

## 第一章 老达尔大尼央的三件礼物

1625年4月的头一个星期一，法国默恩镇陷在一场大混乱之中。不少市民看见妇女朝大街那个方向奔跑，听见孩子在家门口哭喊，就急急忙忙套上护胸甲，拿起一支火枪或者一把长矛来稳住自己有点不够坚定的信心，纷纷朝客店赶去。客店门前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一群吵吵闹闹、满怀好奇的人，人数一分钟比一分钟增多。

在17世纪的法国，恐慌经常出现，如果城市里有一天不出现恐慌、争斗，就会令人惊讶。这些恐慌，有领主与领主之间的争斗，有国王与红衣主教之间的动武，有西班牙人与国王之间的战争。除掉这些暗的、明的、秘密的、公开的战争以外，另外还有盗匪、乞丐、教徒、狼和仆从，向所有的人开仗。市民们一直要拿起武器抵抗盗匪、狼、仆从，常常要拿起武器抵抗领主和教徒，偶尔也要拿起武器抵抗国王；但是从来没有拿起武器抵抗红衣主教和西班牙人。因此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惯得出的结果是，在上述的1625年4月的头一个星期一，市民们听见喧闹声，没有看见黄红两色的西班牙军旗，于是匆匆忙忙朝客店的方向赶去。

他们到了以后，每个人都能看见而且明白这场骚动的原因。

一个年轻人，他没有紧身胸甲，没有锁子甲，也没有护腿甲，身上穿一件蓝颜色褪成近乎葡萄酒渣和碧空的色调的紧身短上衣，棕色的长脸；颧骨突出，这是头脑精明的象征；颌部的肌肉非常发达，这是即使不戴一顶贝雷帽也能让人认出是法国西南加斯科尼人的标记，何况他还戴着一顶插着一根羽毛的贝雷帽；眼神坦诚又聪颖；鼻子是鹰钩鼻，但是模样很秀气；身材对青少年来说显得太高，对成年人来说又显得太矮。如果没有那把挂在皮带上的长剑，别人会把他看成一个出门在外的农民。那把长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它的主人走路时，拍打着他的腿肚子，在他骑马时，拍打着他的坐骑身上的倒竖的毛。

因为那个年轻人有一匹坐骑，而且这匹坐骑非常值得注意：这是一匹法国西南部贝亚恩小马，黄色的毛，尾巴上的毛脱落，腿上长着疮。它走路时头低得比膝盖还低，那条缰绳因此成为多余的了；尽管如此，它还是照样地每天走四公里路。不幸的是这匹马的优点完全被它的古怪的毛色和罕见的走相所掩盖，因此在法国一个人人都对马很在行的时代里，这匹小马大概在一刻钟以前出现在默恩镇时，就引起了轰动，马产生的不好印象甚至殃及到骑在上面的那个年轻人。

这种轰动使那个叫达尔大尼央的年轻人感到格外难受，尽管他是一个高超技术的骑手，但他还是能发现这样的一匹马给他带来可笑的一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老达尔大尼央先生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时，他一边接受，一边频频地叹气。因为他知道像这样的一头牲口还是挺昂贵的；至于老达尔大尼央的那番话则更是无价之宝。

“我的儿子，”那位老达尔大尼央用至死未能改掉的那种纯正的法国贝亚恩土话说，“我的儿子，这匹马出生在您父亲家里，一转眼快满十三年了，从那时候起一直没离开过我，因此您应该喜欢、爱护它。千万不要把它卖掉，让它平平静静、体体面面地过一辈子，让它寿终正寝。如果您骑着它上战场，您要像照顾一个老仆人那样照顾它。在宫廷上，”老达尔大尼央先生继续说，“万一您有去宫廷的荣幸，再说，您的古老的贵族姓氏也让您有权享受这种荣幸。在宫廷上您必须不失尊严地维护您的贵族姓氏——您的祖先们已经不失尊严地使用它已经有五百多年了。为了您，也为了您的亲近的人——我说您的亲近的人，指的是你的亲人和朋友，——决不容忍别人对您有一点冒犯，除非冒犯来自红衣主教和国王。一个贵族子弟在今天取得成功，是靠了他的勇

## 三个火枪手

敢，只能是靠了他的勇敢。谁有一点点胆怯，谁就有可能失去幸运之神带给他的好机会。您还年轻，您有两个理由应该勇敢：一是您是法国加斯科尼人，二是您是您的儿子。机会来了不仅不要害怕，而且要去寻找冒险的事干。我教过您击剑；您有两条铁打的腿，一双钢铸的手臂；您要动不动就跟人决斗，特别是在决斗已经遭到禁止的时候，因为决斗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您更要跟人决斗。我的儿子，我要给您的只有十五个埃居（法国古代的钱币）我的马和您刚才听到的忠告。您的母亲会给您调制某一种药膏的秘方，对一切创伤，只要不触及心脏，这个秘方都有神奇的疗效。尽量利用这一切，您能幸运地、长久地活下去。但我还有一句话要补充，我提供给您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可不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宫廷，仅仅作为志愿兵参加过宗教战争；我想谈的是德·特雷维尔，他从前是我的邻居，有幸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路易十三国王在一起玩耍。他们的游戏有时候发展为打架。在这些打架中，国王并不总是强者，他在打架中被打败反而使他对德·特雷维尔更加敬重，更加友好。后来，德·特雷维尔在他初次到巴黎的旅行中与人决斗过五次，前国王去世一直到小国王成年，决斗过七次，还不算一次次战争；从小国王成年一直到今天，也许有一百次！——因此，尽管有那些敕令、规定和判决，瞧，他还是当上了火枪队队长，也就是说，成了国王十分看重而红衣主教颇为畏惧的一群勇士的首领；可是大家都知道红衣主教这个人，他是毫不害怕的。此外，德·特雷维尔先生每年挣一万埃居；因此他是个很阔的达官贵人。可是他开头和您一样。您带着这封信去见他；以他为榜样，像他一样去做。”

说到这儿，老达尔大尼央先生亲手把自己的剑给儿子佩上，亲切地吻了他的双颊，并且为他祝福。

达尔大尼央从父亲的房间出来，找到他母亲，她拿着那张了不起的药方正在等他。从老达尔大尼央给他儿子的那些忠告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这张药方以后要经常用上了。这一次与母亲的告别比刚才的那次告别时间长而且更亲切，这并不是老达尔大尼央不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惟一代的后代，而是因为老达尔大尼央是个男子汉，他认为听从自己的感情摆布与一个男子汉不相称；老达尔大尼央夫人呢，她是女人，而且是母亲。——她痛哭流涕，让我们讲几句赞扬小达尔大尼央的话：不管他做出多大的努力来像一个未来的火枪手所应该的那样保持坚定，但是天性还是占了上风，他流了大量的眼泪，而且好不容易才掩饰住了其中的一半眼泪。

就在这一天，年轻人动身了，他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十五个埃居、一匹马和一封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信；至于忠告，那是额外添加的。

带着这番临别赠言，达尔大尼央在身心两方面都成了和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主人公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有责任把他描绘一番时，我曾经那么成功地拿他和塞万提斯的小说主人公做过比较。唐·吉珂德把风车当成巨人，把羊群当成军队，而达尔大尼央把每个微笑都当成一个侮辱，把每道目光都当成一个挑衅。结果是从法国南部塔布一直到默恩，他的拳头一直紧握，平均每天都有十次把手伸向剑柄；尽管如此，拳头总算没有落到任何一个人的颞部，剑也从未离开过剑鞘。并不是说过路人看见这匹倒霉的小黄马脸上没有露出过微笑，而是因为在这匹小马之上有一把很长的剑在发出响声，在这把剑的上方闪烁着一双与其说是高傲的目光不如说是凶狠的目光的眼睛，所以过路人都忍住不笑，如果想笑出来的欲望超过了自己所能克制笑的程度，那么他们至少也像古代的面具那样，努力做到只让半边脸笑。因此达尔大尼央在到达默恩这个城市以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的感情也没有受到过丝毫的伤害。

但是到了默恩，达尔大尼央在客店门口下马时，不论是老板、伙计还是马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从底层一扇半

## 三个火枪手

开着的窗户望进去，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脸上带有一点愠色、神情很高傲的贵族，正在和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看上去是在恭恭敬敬地听。达尔大尼央照例十分自然地相信自己是他们谈话的题目，于是也仔细地听。这一次达尔大尼央没有完全弄错，他们谈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马。那个贵族好像是在列举它的所有优点，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听的人好像对讲的人非常恭敬，所以他们经常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既然一个不太明显的微笑就能够激起性格暴躁的达尔大尼央的怒火，我们也就能猜到像这样喧闹的大笑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

然而达尔大尼央首先想看清楚的是这个在嘲笑他的傲慢无礼的人的长相。他用十分傲气的目光打量那个陌生人，看清楚了那个人年龄大概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一双目光锐利的黑眼睛，面色苍白，鼻子突出，胡须修剪得十分仔细。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紧身短上衣和一条紫色的、上面有同样颜色的饰带的齐膝短裤，这条短裤和这件紧身上衣，虽然是新的，但是看上去好像长时间搁置在旅行箱里的旅行服装一样，皱得十分厉害。达尔大尼央以观察者的锐利目光迅速地注意到这一切，还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对他的一生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达尔大尼央盯着穿紫色紧身短上衣的贵族的时候，另外一个贵族正在针对那匹贝亚恩小马提出他那些最渊博、最精辟的宏论，他的两个听众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破例有了一抹淡淡的难以捉摸的微笑，如果可以用飘忽不定这四个字的话，这种微笑明显地在他脸上飘忽不定。这一次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达尔大尼央真的受到了侮辱，因此他把头上的贝雷帽往下拉拉，低得几乎遮住眼睛，尽力模仿在旅行中碰巧看见的那些爵爷们显出的宫廷派头，一只手按在剑的护手上，另一只手叉在腰上，向前走。不幸的是随着他一步步朝前走，怒火越来越使他失去理智，他找到的不是他为了提出挑战而准备的那一番既尊严而又高傲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而是伴随着狂怒的手势的、粗鲁的人身攻击。

“喂，先生，”他大声嚷道，“站在这扇户窗板后面的先生！对，就是您，把您在笑什么说点给我听听，让我们一起来笑。”

那个贵族慢慢地把目光从马转移到达尔大尼央身上，好像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明白这番指责是冲着他说的。接着，他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于是眉头微微蹙紧，在相当长时间的停顿以后，用难以描述的挖苦讽刺和蛮横无礼的口气回答达尔大尼央：

“我不是在跟您说话，先生。”

“可是我，我在跟您说话！”达尔大尼央被这种又蛮横又得体、又客气又轻蔑的口气激怒了，大声喊道。

那个贵族又面带淡淡的微笑，把他打量了一会儿，接着离开窗口，慢慢走出客店，来到和达尔大尼央相距两步远的地方，正好在那匹小黄马的前面站定。他的平静的态度和嘲笑的表情使和他谈话的那两个人笑得更加厉害，他们仍旧留在窗口。

达尔大尼央看见他过来，把剑从剑鞘里拔出一尺来长。

“这匹马肯定是在它年轻时曾经是黄色，”那个贵族说，他的话是对窗口的听众说的，看上去好像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达尔大尼央已被激怒的神色，然而达尔大尼央就站在他和他们中间，那个贵族继续说，“这是在植物学里非常著名的一种颜色，但是直到现在在马身上还非常罕见。”

“笑马的人未必敢笑马的主人！”达尔大尼央在狂怒中大声嚷道。

“我并不常常笑，先生，”那个贵族说，“这一点您自己也可从我脸上的表情中清楚地看出来；不过我要坚决保留我什么时候高兴笑就什么时候笑的权利！”

“我呢，”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我不愿意别人在我不高兴他笑的时候笑！”

“真的吗，先生？”那个贵族接着说，他显得更加平静，“好

## 三个火枪手

吧！这倒很公正。”说着转过身去，准备从大门回到客店里去。达尔大尼央刚才来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大门旁边有一匹备好鞍的马。

但是，就这样把一个曾经蛮横无礼地嘲笑过他的人放走，这不是达尔大尼央的性格。他把剑从剑鞘里拔出，开始一边追，一边叫喊：

“转过身来，转过身来，爱嘲笑人的先生，我可不愿意从背后刺您。”

“我！刺我！”那个贵族猛地转身，一边说，一边望着年轻人，目光中流露出惊奇和蔑视的宫廷派头，“好啦，好啦，朋友，您一定是疯了！”

接着他自言自语地继续低声说下去：

“真可惜！陛下正在到处寻找勇士来充实他的火枪队，对他来说，这是多好的一个活宝！”

他刚说完，达尔大尼央已经猛地一剑刺过来，他要不是急忙往后跳开一步，很可能这是他最后一次开玩笑。那个贵族看到事情已经超出开玩笑的范围，于是拔出剑，向对手行了个礼，认认真真地摆好架式。可是就在这同时，他的两个听众在客店老板的伴随下扑了过来，他们用棍子、铲子和火钳猛打达尔大尼央。这是一次来势迅猛，完全彻底的进攻，当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对付这雹子般的攻击时，他的对手同样动作准确地把剑插回了鞘内，变成了斗殴的旁观者，他一边像平常那样无动于衷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一边嘴里喃喃自语：

“该死的加斯科尼人！让他骑上他的橙黄马，赶快滚开。”

“那要等我先把您杀掉，胆小鬼！”达尔大尼央叫道。他尽力抵挡三个敌人的围攻，一步也没有后退。

“还在吹牛，”那个贵族低声说，“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些加斯科尼人真是不可救药！既然他坚决要这么办，那就继续跳你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舞吧。等他累了，他就会说他跳够了。”

但是那个贵族还不知道同他打交道的是怎样一种顽固的人；达尔大尼央决不是一个会讨饶的人。因此斗殴又继续了几秒钟；最后达尔大尼央筋疲力尽，丢下了被一棍子打成两截的剑。另外一棍子，几乎就在这同时打破了他的额头；他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上，几乎昏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地点来。客店老板怕事情闹大，让他的伙计们帮着，把受伤的人抬进厨房，稍微给他医治了一下。

至于那个贵族，他已经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神色望着这一大群人；他们留在这儿不走，似乎引起了他的强烈的不快。

“喂！那个疯子怎么样了？”他听见开门的声音回过头去，对来探问他的身体状况的老板说。

“阁下安然无恙吧？”老板问。

“是的，安然无恙，我亲爱的客店老板，我要问您，我们的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了？”

“他好些了，”老板说，“他刚才已经昏过去了，不省人事。”

“真的吗？”那个贵族说。

“不过他在昏过去以前，曾经拼着命喊您，一边喊，一边向您挑战。”

“这么说，这个家伙真是个魔鬼，”那个贵族叫了起来。

“啊！不，阁下，他不是魔鬼，”老板轻蔑地撇了撇嘴回答说，“因为他昏过去以后我们曾经搜过他，他的包裹里只有一件衬衣，他的钱袋里只有十二个埃居，尽管如此，他在昏过去时还是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巴黎，您会立刻后悔的，在这儿呢，您以后也会后悔的。”

“如此说来，”那个贵族冷静地说，“他是一个乔装打扮的王



族。”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您，爵爷，”老板接着说，“是为了让您有所提防。”

“他在发怒时提到什么人吗？”

“他拍拍口袋说：‘我们以后会看到，德·特雷维尔在知道他的被保护人受到这个侮辱以后会怎么想。’”

“德·特雷维尔？”那个贵族说，他变得警觉起来，“他拍拍口袋说出德·特雷维尔的名字？……嗯，我亲爱的老板，您的年轻人昏过去以后，我敢断定，您不会不去看看这个口袋，口袋里有什么？”

“一封写给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的信。”

“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阁下。”

老板没有敏锐的洞察力，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说的话在那个贵族脸上引起的反应。那个贵族原来肘尖一直支在窗台上，这时他离开了窗口，心事重重地皱紧了眉头。

“见鬼！”他低声嘀咕，“难道特雷维尔会派这个加斯科尼人来对付我？他还非常年轻！但是一剑总是一剑，不管刺这一剑的人是什么年纪，况且一个孩子不易引起怀疑。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障碍就足以破坏一个伟大的计划。”

那个贵族陷入沉思之中有好几分钟之久。

“听好，老板，”他说，“您难道不能替我把这个疯子摆脱掉吗？良心不允许我杀死他，然而，”他脸上又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表情补充说，“然而他碍我的事。他现在在哪儿？”

“在二楼我老婆的房间里，有人在替他包扎伤口。”

“他的衣服和袋子跟他在一起吗？他没有脱下他的紧身短上衣吗？”

“正相反，这些东西全都在楼下厨房里。不过，这个年轻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疯子既然妨碍您的事……”

“那还用问。他在您的客店里闹出这么大乱子，凡是正派的人都受不了。上楼到您的房间去，把我的账算清，再通知一下我的仆人。”

“怎么！先生要离开我们这儿了？”

“这您知道得很清楚，既然我早已吩咐过您给我的马备上鞍子。难道您没有照我吩咐去做？”

“做了。阁下也能够看到，您的马就在大门底下，完全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很好，那就照我说的去做。”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板心里想，“他莫非害怕这个毛孩子？”

但是那个贵族射来的一道命令式的目光把他心里想的打断了。他谦恭地行完礼走了出去。

“不能让我的太太被这个怪家伙看见，”那个贵族继续说，“她很快就要到这儿；最好还是让我骑马去迎接她……要是我能知道写给特雷维尔的那封信的内容就好了！”

那个贵族低声咕哝着，朝厨房走去。

客店老板深信是年轻小伙子的来到迫使那个贵族离开他的客店，这时候他回到楼上他妻子的房间里，看到达尔大尼央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于是让他明白警察很可能来找他的麻烦，因为他曾经找碴儿跟一位达官贵人吵架，——因为照老板看来，那个贵族只可能是一位达官贵人，——因此劝他别顾身体虚弱，赶快起床，继续赶他的路。达尔大尼央还有些头晕，身上没有穿紧身短上衣，头上缠满了绷带，爬起来，被老板推着，开始下楼；但是到了厨房里，他头一眼看见的是他的挑衅者——那个贵族，他正站在一辆套着两匹粗壮的法国诺曼底马的、重型四轮马车的踏板上平静地在跟人谈话。

## 三个火枪手

他的交谈者的头从车窗的窗框里露出来，是一个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女人。我们已经说起过，达尔大尼央能以怎样敏锐的观察力抓住一个人脸上的全部特征。因此他头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既年轻又貌美。不过她的美之所以特别打动他，是因为这种美在他一直居住的法国南方是十分罕见的。她脸色苍白，头发金黄，卷曲的长发披在肩头，蓝色的大眼睛没精打采，玫瑰色的嘴唇，雪花石膏一般洁白晶莹的手。她这时正在激动地和那个贵族谈话。

“这么说红衣主教命令我……”夫人说。

“立即返回英国，如果白金汉公爵离开伦敦，直接向他禀报。”

“还有什么指示？”美丽的女旅客问。

“全藏在这个盒子里，等您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才能打开。”

“好，您呢，您怎么办？”

“我吗，我回巴黎。”

“不教训教训那个蛮横无礼的浑小子吗？”夫人问。

那个贵族正要回答，但是嘴刚张开，全都听在耳里的达尔大尼央冲到了门口。

“是那个蛮横无礼的浑小子来教训别人，”达尔大尼央大声喊道，“我希望应当受到教训的人这一次不会像刚才那样从他的手掌中逃脱。”

“不会从他手掌中逃脱？”那个贵族皱紧眉头说。

“是的，在女人面前，我敢断定，您不敢逃走。”

“考虑考虑吧，”夫人看见那个贵族把手伸到剑柄上，便大声叫起来，“考虑考虑吧，极小的延误就可能毁掉一切。”

“您说得对，”贵族大声说，“那你就走您的路吧；我也走我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朝那位夫人点点头告别以后，就跳上他的马，同时四轮马车的车夫也使劲用鞭子抽打拉车的马。两个对话者都动身了，各自朝大街的相反方向飞速离去。

“嗨！您的帐呢，”老板叫了起来，他看到他的旅客没有结帐就走了，对这个旅客的好感陡地变成了极端的蔑视。

“快付钱，该死的，”那个贵族一直骑着马飞奔，一边向他的仆人喊道。这个仆人扔下两三个银币在客店老板的脚边，跟着他的主人飞驰而去。

“啊！胆小鬼，啊！坏蛋，啊！冒牌贵族！”达尔大尼央也跟在仆人后面向前跑去。

但是达尔大尼央还太虚弱，经不住这样用劲；他刚跑了十步，耳朵就嗡嗡作响，一阵头晕，眼前模模糊糊一片血红色；他栽倒在路旁，嘴里还在嚷着：

“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

“他确实非常胆小，”老板一边走向达尔大尼央跟前，一边嘴里咕哝，他想用这句奉承话来跟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和解。

“是的，非常胆小，”达尔大尼央咕哝道，“但是她，非常美丽！”

“她是谁？”老板问。

“夫人，”达尔大尼央含糊不清地说。

接着他又一次昏了过去。

“不管怎样，”老板说，“我失掉了那两个，但是我还剩下这一个，我有把握至少可以把他留住几天。好歹能赚进十一个埃居。”

我们知道十一个埃居正好是达尔大尼央的钱袋里剩下的数目。

老板估计养好伤需要十一天，每天一个埃居，但是他没有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估计。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达尔大尼央就起

## 三个火枪手

床，亲自从楼上下来，到了厨房里要了一点儿葡萄酒、橄榄油和迷迭香。他手上拿着他母亲的药方，为自己配制药膏，抹在许多伤口上，亲自换敷料，不愿意再请任何医生。毫无疑问靠了这种神奇的药膏的功效，也许还靠了没有任何医生插手，达尔大尼央当天晚上就可以站起来，第二天就差不多痊愈了。

达尔大尼央绝对禁食，用在迷迭香、橄榄油和葡萄酒上的花费就是他的惟一开支，至于那匹黄马呢，正相反，照客店老板的说法，它吃的至少要比我们可能做出的合理估计要多出三倍以上。但是在付钱的时候，达尔大尼央在他的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已磨损的天鹅绒钱袋和钱袋里的十一个埃居；至于写给德·特雷维尔的那封信，却不见踪影。

达尔大尼央开始极其耐心地寻找这封信，把衣服上的大小口袋翻过来翻过去，足足翻了有二十遍，在他的旅行袋里一次次搜寻，又把他的钱袋打开关上，关上又打开；但是等他深信这封信再也无法找到以后，他的怒火又第三次骤然上升。因为看到这个坏脾气的年轻人大发雷霆，威胁说如果不把信找出来就把客店里的东西全都砸烂，店老板已经抓起一支长矛，他的老婆抓起一根扫帚柄，他的伙计们也各自抓起前天使用过的那几根棍子。

“我的介绍信！”达尔大尼央大声喊道，“我的介绍信！他妈的！否则我把你们全都像麻雀那样串在铁杆子上烤来吃！”

不幸的是有一个情况妨碍了达尔大尼央实现他的威胁：他的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他第一次打斗中已断成了两截。这件事他已经完全忘记。结果是当达尔大尼央真想拔剑出鞘时，拔出来握在手里的只有差不多八寸到十寸长的一段残剑，是客店老板仔细地插进剑鞘里的。至于剑身的其余部分，厨房师傅已经偷偷地藏了起来，准备将来用它改制成将猪膘塞进瘦肉中去的刀子。

如果不是客店老板说达尔大尼央向他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那么这个挫折也许不能阻止我们这个暴躁的年轻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他放低了他的长矛说，“这封信究竟到哪里去了？”

“对，这封信到哪里去了？”达尔大尼央喊道，“我预先告诉您，这封信是给火枪队队官德·特雷维尔的，非找到不可；如果找不到它，他有办法让你们找到的！”

这句威胁话终于把老板吓住了。除了国王和红衣主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名字是最经常被军人，甚至被市民提到的。不错，还有约瑟夫神父（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和顾问，绰号叫“灰衣法座”）；但是他的名字只敢低声提，因为被人称为“灰衣法座”的这位红衣主教的亲信引起的恐怖是那么巨大。

因此他把他的长矛扔得远远的，并且命令他的妻子把她的扫帚柄，他的伙计们把他们的棍子也像他一样扔掉。他首先做出榜样，开始寻找那封丢失的信。

“这封信里装着什么贵重的东西？”老板徒然地寻找了一会儿以后问。

“他妈的！我想是的！”达尔大尼央大声喊道，他指望靠这封信帮他走上通往宫廷的道路，“里面有我的财富。”

“西班牙债券吗？”老板着急地问。

“陛下私人金库的债券，”达尔大尼央回答，他指望靠这封介绍信去为国王效劳，自认为作出这个有点轻率的回答并不是在撒谎。

“见鬼！”老板完全绝望地说。

“不过关系不大，”达尔大尼央神色泰然地接着说，“钱算不了什么，——那封信却无比重要。我宁可丢掉一千皮斯托尔（法国古币）也不愿意丢掉那封信。”

他即使说两万也不会有更大的危险；但是达尔大尼央的羞耻心阻止他这样说。

老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找，还是找不到，忽然间有一道亮光射进他的脑海。

“这封信没有丢！”他大声叫起来。

“啊！”达尔大尼央说。

“没有丢；是给人偷走了。”

“偷走了！谁偷的？”

“昨天的那个贵族。他到过厨房，您的紧身短上衣就放在厨房里。他独自一个待在里面。我敢打赌是他偷的。”

“您这么想？”达尔大尼央嘴里回答，心里却不大相信；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封信仅仅对他个人有重要性，他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引起别人的贪图。事实上任何仆人，任何的旅客，拿了这封信都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您是说，”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您怀疑那个蛮不讲理的贵族。”

“我要对您说，我能肯定是他，”老板继续说，“当我告诉他您是德·特雷维尔的被保护人，您甚至有一封给这位大名鼎鼎的贵族的信时，他显得非常不安，问我这封信在哪里，接着便立刻到厨房里去了，他知道您的紧身短上衣就放在厨房里。”

“这么说，他是贼了，”达尔大尼央回答，“我会向德·特雷维尔申诉，德·特雷维尔会向国王申诉。”

接着他神色威严地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埃居付给老板，老板手里拿着帽子，把他一直送到门口。他骑上他的黄马，一路上没有再出任何意外事故，最后来到了巴黎的圣安东尼门，把马卖了三个埃居，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达尔大尼央在最后一段旅程中已经把它累得筋疲力尽。因此以三个埃居买达尔大尼央的这匹马的马贩子，非常坦率地对年轻人说，他出这个高得惊人的价钱仅仅是因为这匹马的毛色非常独特。

达尔大尼央于是挟着他的小包步行进入巴黎城，他找着了一间和他的微薄的财力相称的房间。这是一间有复折屋顶的顶楼房间，坐落在卢森堡宫附近的掘墓人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付了定金以后，达尔大尼央就立刻住进他的房间，接着他就把花边缝在他的紧身短上衣和齐膝短裤上，这些花边是他母亲从老达尔大尼央的一件几乎还是新的紧身短上衣上拆下来偷偷给他的。接着他到铁器沿河街去给他的剑重新配一个剑身；然后他回到罗浮宫，向头一个他遇到的火枪手打听德·特雷维尔的府邸。德·特雷维尔的府邸坐落在老鸽笼街，也就是说正好在达尔大尼央租下的那间屋子的附近。他把这个情况看成是一个好兆头：他相信这趟旅行必定会获得成功。

随后他怀着对自己在法国默恩的表现十分满意的心情，对过去不感到后悔，对现在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希望，躺在床上，立刻陷入了只有勇士才有的那种酣睡。

这种酣睡而且还是外省人才有的，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才从床上起来上德·特雷维尔家里去。根据他父亲的判断，这位大名鼎鼎的德·特雷维尔是王国里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国王和红衣主教。



## 第二章 德·特雷维尔的候见厅

德·特鲁瓦维尔（他的家族在加斯科尼还姓这个姓），或者说，德·特雷维尔（他后来在巴黎给自己改成了这个姓），开始的时候确实像达尔大尼央一样，也就是说，身无分文，但是，他拥有胆量、机智和判断力，正是这些使得最贫困的加斯科尼小贵族预期得到的父方的遗产常常要比最富有的贵族实际得到的要多得多。他的异乎寻常的勇气，他的在一个动辄动刀动剑的时代里的更加异乎寻常的好运气，使他爬上了被称之为宫廷恩宠的那座难以登上的梯子的顶端，而且是四级一跨地攀登上去的。

他是国王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国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追念着前国王亨利四世。德·特雷维尔的父亲曾经在战争中那么忠心耿耿地为亨利四世效劳，以至于亨利四世由于没有现金——这个国王终生都缺少这个东西，经常总是用精神鼓励来偿还他欠下的债。——在巴黎投降以后，亨利四世准许德·特雷维尔的父亲用一只在红直纹底子上作行走姿态的金狮子做纹章，纹章上还有这么一句题铭：“忠诚的和坚强的”。就荣誉来说，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可是对物质享受来说，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当伟大的亨利国王的这位杰出的伙伴去世后，留给他的儿子的遗产只有他的那把剑和他的纹章上的那句题铭；靠了这两件遗赠以及伴随它们的毫无污点的姓氏，德·特雷维尔被录用，参加了年轻王子路易十三的侍从队伍。他用他的剑尽心尽力地效劳，而且忠于他的纹章上的题铭。以致路易十三国王的击剑好手之一，平常总是说，如果有朋友要参加决斗的话，他会建议这个朋友请副手，首先是请他，其次是请特雷维尔，甚至也许会建议这个朋友先请特雷维尔。

因此路易十三对特雷维尔怀有一种真正的喜爱。这是因为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谁都力图在自己身边聚集一批像特雷维尔这样坚强的人。许多人都能把作为他的题铭的后半句“坚强的”当作座右铭；但是贵族中只有很少的人能有资格要求得到前半句“忠诚的”这个修饰语。特雷维尔属于后面这种人；这种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具有像看门狗那样的驯服天性，盲目的勇猛，敏锐的眼力，迅捷的出手；眼睛仅仅是为了看国王是不是对某一个人感到不满，仅仅是为了打击某一个讨厌的人。总之，特雷维尔所缺少的仅仅是机会；不过他在等待，而且他下定决心，一旦机会来到手边，他一定会把它紧紧抓住，绝不放过，因此路易十三让特雷维尔做他的火枪手的队长。这些火枪手对路易十三的忠诚，或者不如说，对路易十三的狂热崇拜，其程度达到了迷信的地步。

在这方面红衣主教也并不比国王落后。法国的这位第二号国王，或者更可以说是第一号国王，看见路易十三身边有这支可怕的精锐队伍，也想有一支自己的卫队。因此他像路易十三一样有了自己的火枪手。当时的人看到，这两个互相竞争的统治者在法国的各个省份，甚至在国外各个地方，挑选因剑术高超的人来为他们效劳。因此红衣主教黎塞留和路易十三晚上下棋的时候，常常为了各自的侍卫人员的品质发生争执。他们夸耀各自的手下人的仪表和英勇。他们一边公开反对决斗，反对斗殴，一边却又私下怂恿手下人动武，对自己人的失败或者胜利会感到真正的悲伤或者过分的快乐。至少有一个人的回忆录是这么说的，这个人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失败和这种胜利。不过失败的次数很少，胜利的次数很多。

特雷维尔抓住他的主子国王路易十三的弱点，正是靠了这种机灵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位身后并未留下十分忠于友谊的好名声的国王的持久不变的宠信。他让他的火枪手像接受检阅似的在红衣主教面前列队走过，脸上流露出嘲笑的表情，气得红衣主教的

## 三个火枪手

灰色小胡子直往上翘。特雷维尔通晓那个时代的战争；在那个时代里，不靠敌人养活的时候，就得靠自己的同胞养活；所以他的士兵组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魔鬼军团，除了他，对任何人都不服从。

国王的火枪手，或者更确切地说，德·特雷维尔的火枪手，他们总是衣冠不整，醉醺醺的，身上带着擦破碰坏的伤痕，分散在酒馆、公园、游乐场里，他们大声喊叫，捋着小胡子，身上的佩剑碰得哐当哐当响，遇到红衣主教的卫士，就成心地去碰撞；接着他们在大街上拔出了剑，嘴里还说着笑话；他们偶尔也会被人所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信会有人哀悼他们，为他们报仇；他们经常会把别人杀死，这种时候他们拿得稳不会长久呆在监牢里，因为有德·特雷维尔在，他会把他们保释出来。因此，德·特雷维尔受到这些人百般赞扬，千般歌颂。这些人崇拜他；尽管他们全都是凶神恶煞，但是见了他却像小学生见了老师，老鼠见了猫，浑身直打哆嗦，对他惟命是从，如果受到他的责备，哪怕再轻，为了洗刷干净，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

德·特雷维尔运用着这个强有力的工具，首先是为了国王和国王的朋友，其次是为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朋友。但是那个时代留下许多的回忆录里，却没有一部提到过这个可敬的贵族受到过指责，甚至敌人的指责也没有提到过，——他在文人中间的敌人和他在军人中间的敌人一般多，——请听清楚，没有一处提到过这个可敬的贵族受到过指控，说他派亲信去为人效劳，从中收取钱财。他具备罕见的策划阴谋的天分，能和最高明的阴谋家旗鼓相当，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尽管执剑猛刺会把腰扭伤，艰苦操练会把人累得筋疲力尽，但他还是变成了他那个时期经常出入王室贵族的最风流的人物之一，最优雅的纨绔子弟之一，最善于说委婉动听话的行家之一。大家谈特雷维尔在情场上交的那些好运，也啧啧称道。火枪队队长因此受到钦佩、畏惧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戴，也就是说，他已经功成名就，达到了最高峰。

路易十三用他巨大的光辉掩盖了他的宫廷里的所有人的成就，使他们变得黯淡无光；但是他的父亲却是颗与众不同的太阳，让每个亲信都有自己的荣耀，让每个大臣都有个人的价值。除掉国王的起身（注：法国古代宫廷中的一种觐见礼节。）和红衣主教的起身以外，当时在巴黎还有两百多受到不同程度重视的小起身。这两百多小起身中，参加人数最多的就有特雷维尔的小起身。

德·特雷维尔的府邸坐落在老鸽笼街。府邸的院子夏天从六点钟起，冬天从八点钟起，简直就像一座兵营。五六十个火枪手在院子里轮流值班，他们不断地来来去去，身上全副武装，做好了应付一切情况的准备。楼梯很宽大，足够我们今天的建筑师在它所占的地盘上盖整座房子。沿着宽大楼梯上上下下的有遇上什么事情来请求照顾的巴黎人，有渴望被招募的外省贵族，也有替主人给德·特雷维尔送信的、穿着饰有各自主人的纹章的衣服的仆人。候见厅里，沿墙排列的那一圈长凳上坐着那些想得到召见的人，嗡嗡的谈话声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德·特雷维尔呢，在和这间候见厅邻接的书房里接受拜访，听取申诉，发布命令，他只要站在窗口就能像国王在罗浮宫的阳台上一样，检阅自己的士兵和他们的武器。

达尔大尼央来到的那一天，那人多势众的场面，显得十分森严可畏，特别是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人来说，尽管这个外省人确实是一个加斯科尼人，而达尔大尼央的同乡特雷维尔在那个时代又特别享有不会让自己给轻易吓倒的名声。事实上，一旦跨进钉着方头长钉的笨重的大门，就落到一群军人中间；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交错而过，互相打招呼，一会儿争吵，一会儿又在一起玩耍。要想在所有这些拥挤、吵闹的人群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道，非得是军官、大贵人或者漂亮女人不可。

## 三个火枪手

因此在这拥挤和混乱的人群中间，我们的年轻人向前走时心怦怦直跳，让他的长剑紧贴他的瘦腿，一只手举到毡帽的帽边，脸上带着局促不安却又想显得泰然自若的外省人的那种似笑非笑的笑容。他从一群人中间穿过以后，可以比较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他明白别人在回过头来看他。达尔大尼央一直对自己很有好评，直到这时他才觉得生平第一次自己的可笑。

到了楼梯那儿，情况还要糟：在头几级梯级上有四个火枪手在练习剑法作消遣，他们的十一二个同组弟兄在楼梯平台上等候着轮到他们参加比赛。

四个人中间的一个站在上面一级上，出鞘的剑握在手中，正竭力阻止其他三个人上楼。

这另外三个人舞动他们的灵活的剑来对付他。达尔大尼央起先把这些剑当成了训练用的花剑，以为剑头是钝的。但是他很快从一些划破的伤痕看出每件武器都已尽可能磨得又快又尖；每逢划出一道血红的伤口，不仅旁观的人，连比剑的人都笑得像发了疯似的。

占据上面梯级的那个人这时候出色地抵挡住了他的三个对手。大家把他们围住，根据规则，每一个被刺中的人都要退出比赛。在五秒钟里有三个人被梯级的保卫者轻微刺伤，一个伤在手腕，一个伤在下巴，一个伤在耳朵；梯级的保卫者本人没有被刺中；灵巧的剑法，按照规定，为他赢得了三次谒见火枪队队长特雷维尔的荣幸。

年轻的达尔大尼央不管让他显露出他感到惊奇有多么困难，反正这种消遣已经使他感到惊奇。在他的家乡，虽然人们动辄发怒，但是他看到，如果真要决斗的话，毕竟还是需要有一点理由；而且这四个比赛者吹的那些牛皮，达尔大尼央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他以为自己被送到了令人害怕的巨人国；然而他还没有走到头，前面还有楼梯平台和候见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楼梯平台上没有人在斗剑了，而是在讲有关女人的故事；候见厅里的人在讲宫廷里的故事。在楼梯平台上，达尔大尼央脸红了；在候见厅里，他发抖了。他的活跃、任意驰骋的想象力，在加斯科尼使他在年轻的贴身女仆的眼里，甚至有时候在年轻的女主人眼里变得很可怕，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最狂热的时刻，也从来没有能想象出这些爱情奇迹。这些情场上的成就由于提到一些最为人所熟悉的人名，提到一些最赤裸裸的细节，听起来特别富刺激味儿；但是如果说他由于热爱美德，在楼梯平台上感到不快，那么，由于尊敬红衣主教，在候见厅他更加感到了愤慨。使达尔大尼央大吃一惊的是，在候见厅里他听到了有人在对使整个欧洲都怕得发抖的政策，对红衣主教的私生活，大声地进行批评，要知道有很多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就因为企图想了解红衣主教的私生活，受到了惩罚。老达尔大尼央尊敬的这位伟大人物，成了德·特雷维尔的火枪手们的笑料。他们嘲笑他的两膝外翻的腿和驼背。有的人用唱歌来讽刺他的情妇代吉荣夫人，讽刺他的外甥女德·孔巴莱夫人，还有人在商量怎么来对付红衣主教——公爵的年轻侍从和卫士。这一切在达尔大尼央看来都是难以想象的事。

然而当国王的名字意外地偶尔出现在这些正在嘲笑红衣主教的谈论中间时，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把所有这些嘲笑者的嘴巴一下子堵住了似的；大家犹豫不决地朝周围张望，仿佛害怕德·特雷维尔的书房墙壁会把话传进去似的；但是很快地一句带有暗示的话又把话题拉回到红衣主教的身上，嗓音又开始提高，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评论。

“可以肯定，这是一些就要关进巴士底狱被绞死的人，”达尔大尼央十分惊骇地想，“我呢，毫无疑问也要跟他们一块儿去，因为我不仅听而且听见了他们的谈话，我会被看成是他们的同谋犯。我的父亲曾经狠狠地叮嘱我要尊敬红衣主教，如果他老人家知道我和这样一些不尊敬红衣主教的人交往，又会怎么说呢？”

## 三个火枪手

因此，达尔大尼央不敢参加这些谈话；不过他睁大了眼睛看，竖起了耳朵听，为了不漏掉一点，贪婪地尽量利用五种感官的功能。尽管他深信他父亲的叮嘱是正确的，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自己的爱好和本能的左右，更愿意颂扬而不是谴责在这儿发生的种种闻所未闻的事。

然而，在德·特雷维尔的这一群追随者中间，达尔大尼央完全是个陌生人，而且这是第一次让人在这儿看见他，所以有人过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达尔大尼央听到有人问他，谦逊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特别强调了与德·特雷维尔是同乡，请求来问他话的随身男仆替他去要求德·特雷维尔抽出片刻时间接见他，这个随身男仆用顺从的口气答应在适当时候转达他的这个请求。

达尔大尼央从他最初的惊讶中略微恢复过来以后，这时有空闲时间来稍稍研究那些火枪手的服装和相貌了。

处于最活跃的一群人中心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态高傲的火枪手，服装古怪得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当时他身上没有穿宽袖的制服上衣，不过在那个时代里，穿制服上衣倒并不是绝对强制性的；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天蓝色的齐膝紧身上衣，稍许有点褪色，有点磨损；在这件衣服上有一条金线绣花的、华丽的肩带，像太阳下起着鳞波的水面一样闪闪发光。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披风披在肩上，优雅地垂落下来，仅仅在前面露出那条富丽堂皇的肩带，肩带上挂着一把引人注目的剑。

这个火枪手刚刚下岗，抱怨说得了感冒，不时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因此，他对周围的人说，他不得不披上了披风；当他一边高傲地捻着小胡子，一边大声说话时，每个人都在起劲地赞赏他的那条金线绣花的肩带，达尔大尼央比别人赞赏更起劲。

“有什么办法，”那个火枪手说，“如今时兴这个。我也知道，这太浪费，但是如今时兴这个。况且，父亲留下的那份儿钱，总该用在什么上面才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波尔朵斯！”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大声说，“我们不相信这条肩带来自于你父亲的慷慨解囊，它一定是上个星期日我在圣奥诺雷门附近遇见你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位戴着面纱的夫人送给你的。”

“不对，我以我的荣誉和人格担保，是我自己买的，用的是我自己的钱。”火枪手波尔朵斯回答。

“不错，”另外一个火枪手说，“正像我买这个新钱袋一样，用的是我的情妇的钱。”

“我说的是真话，”波尔朵斯说，“证据就是我买它付了十二个皮斯托尔（法国古代钱币）。”

尽管怀疑还继续存在，赞美声却成倍地增加了。

“难道不对吗，阿拉密斯？”波尔朵斯转过身来问另外一个火枪手。

波尔多斯与另外一个叫阿拉密斯的火枪手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这另外一个火枪手是一个只有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显得相当天真而且很温柔，黑眼睛显得十分温存，脸蛋儿粉红色，像秋天的桃子一样长着绒毛；稀疏的胡须在上唇以上勾画出一条笔直的线条；他的手好像害怕青筋会肿胀起来，不敢放下去，不时地捏捏耳朵，为的是让耳朵保持一种浅淡透明的肉红色。通常他说话说又少又慢，经常鞠躬行礼；他笑起来不发出声音，但是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像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这口牙齿看上去也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点了点头，作为对他朋友的问话的回答。

这个肯定的表示看来把有关肩带的所有疑问都打消了。因此大家继续赞赏它，但是不再议论它。说话随着思路突然的改变，一下子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

“你们对夏莱伯爵的马厩总管说的话怎么想？”另外一个火枪手向所有在场的人问。



## 三个火枪手

“他说了什么事？”波尔朵斯用自认为了不起的口气问。

“他说他在布鲁塞尔遇到了红衣主教的忠诚的追随者罗什福尔，化装成了修士。这个该死的罗什福尔，靠了乔装改扮，把德·莱格先生像傻瓜似的耍弄了。”

“他确实是个傻瓜，”波尔朵斯说，“不过这件事是真的吗？”

“我是从阿拉密斯那儿听来的，”火枪手回答。

“真的吗？”

“但是，你明明知道，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说，“我就是昨天也讲给您听过；我们不要再谈它了。”

“不要再谈它了，这就是您的意见，”波尔朵斯反驳道，“不要再谈它了！哟！您下结论下得好快呀。怎么！红衣主教派一个叛徒，一个强盗，一个无赖，暗中侦察一个贵族，偷他的信件；在这个奸细的帮助下，利用偷来的信件，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夏莱伯爵打算杀死国王，让国王的长弟和王后结婚，从而达到把夏莱的头砍下来的目的！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个谜的谜底，您昨天告诉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呢，可您今天竟来对我们说：不要再谈它了！”

“既然你们希望谈，好，那就谈吧，”阿拉密斯耐心地说。

“这个罗什福尔，”波尔朵斯大声叫了起来，“如果我是夏莱的马厩总管的话，我要好好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那红衣公爵也会让您尝尝他的厉害的，”阿拉密斯说。

“啊！红衣公爵！好极了，妙极了，红衣公爵！”波尔朵斯一边回答，一边拍手、点头，我要把这个绝妙的俏皮话传播出去，亲爱的，您放心好了。亲爱的，您没有能够按照您的志向选择职业，多么可惜！您可以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神父！”

“啊！这事不过是迟早的问题，”阿拉密斯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神父。您也知道，波尔朵斯，我在为了成为神父继续学神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说了就会做到，”波尔朵斯说，“不过迟早而已。”

“只会早不会迟，”阿拉密斯坚定地说。

“他只等着一件事来做出最后决定，决定是否在某一天成为神父”一个火枪手说。

“他等的是什么事？”另外一个火枪手问。

“他在等王后为法兰西的王位添一位继承人。”

“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先生们，”波尔朵斯说，“感谢上帝，王后的年纪还能生孩子呢。”

“听说，英国政治家白金汉先生在法国，”阿拉密斯说着，狡猾地笑了笑，笑声给这句表面上十分简单的话添上了几分诽谤性的含意。

“阿拉密斯，我的朋友，这一回您就错了，”波尔朵斯突然打断他的话说，“您的这种爱说俏皮话的怪癖总是让您越过了界限。如果德·特雷维尔在场，您这样说，可就不恰当了。”

“您打算教训我吗，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叫了起来，他的那双一向温和的眼睛里显得有点愠怒。

“我亲爱的，做火枪手或者做神父。随便做哪一种人都行，不要同时做两种人，”波尔朵斯说，“瞧，阿多斯有一天还对您说过：‘您吃所有槽里的料。’啊！您可别发火，我求您了，这会于事无补，您知道在您、阿多斯和我之间是怎么讲定的。您到代吉荣夫人的家里去，您向她献殷勤；您到德·谢弗勒兹夫人的表妹，德·布瓦—特拉西夫人的家里去的时候，您被人认为已经获得这位夫人的欢心。啊！我的上帝，别承认您交的好运，没有人盘问您的秘密，我们也都知道您这个人守口如瓶。不过，既然您有这种美德，就把它用到有关王后陛下的事上。谁都可以谈论与国王和红衣主教有关的事，高兴怎么谈论就怎么谈论；但是王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谈论她，只能谈她好的方面。”

“波尔朵斯，我要告诉您，您太自负了，”阿拉密斯回答，

## 三个火枪手

---

“您知道我讨厌除了来自阿多斯的教训外，讨厌别人给的任何教训。至于您，亲爱的，您有一条非常华丽的肩带，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在适当的时候会去做神父；目前我是火枪手：凭这个身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的就是，您让我感到厌烦。”

“阿拉密斯！”

“波尔朵斯！”

“好啦！先生们！先生们！”周围的人叫了起来。

“德·特雷维尔在等候达尔大尼央！”跟班打开书房门打断了他们的话。

在通知时，门一直开着，每一个人都闭上了嘴，年轻的加斯科尼人达尔大尼央在一片肃静中穿过候见厅的一部分，走进火枪队队长的书房，同时也为自己能及时地避开这场奇怪的结果，从心底里感到庆幸。

## 第三章 拜 见

德·特雷维尔这时的情绪非常坏；然而在年轻人鞠躬朝他行礼时，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还了礼，并且面带笑容地接受了对他的恭维。达尔大尼央的贝亚恩口音使他回想起他青年时代和他的故乡，这种回忆能使任何年纪的人都露出笑容。但是他几乎立刻就向候见厅走去，并且朝达尔大尼央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请达尔大尼央允许在他们谈话之前，先让他把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事了结一下。他连叫了三遍，嗓门一遍比一遍高，大概把命令口气和愤怒口气的所有语调全都用上了：

“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

我们已经认识了的那两个火枪手，波尔朵斯、阿拉密斯立即应声回答，离开他们，朝书房走去。他们一跨进书房的门，门紧跟着就关上了。他们的神态是泰然自若、无拘无束，无拘无束里还同时充满了尊敬和服从，这激起了达尔大尼央的钦佩之情。

在两个火枪手进来，门紧接着关上以后，候见厅里的嗡嗡的说话声又重新开始；刚才两个火枪手被叫进书房，毫无疑问，给谈话增添了新的内容。德·特雷维尔一言不发，眉头蹙紧，从书房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踱了三四个来回，每回都在像接受着检阅似的挺直身体、默不作声从火枪手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前面经过；最后他突然停在他们面前，开始用愤怒的目光上下打量他们。

“你们知道国王对我说了什么吗？”他大声嚷道，“是昨天晚上才说的。你们知道吗，先生们？”

“不知道，”两个火枪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先生，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不过我希望您能告诉我们，”阿拉密斯添了这么一句，语气

## 三个火枪手

极其谦恭，同时还非常优雅地行了一个礼。

“他告诉我，他今后要在红衣主教的卫士中间挑选他自己的火枪手！”

“在红衣主教的卫士中间！这是为什么？”波尔朵斯迫不及待地问。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的火枪手太差，需要加些别的火枪手才能增加自己的防卫力量。”

两个火枪手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达尔大尼央也不知所措，恨不得能钻到地底下。

“是的，是的，”德·特雷维尔继续说，火气越来越大，“是的，陛下是对的，因为，我可以用名誉担保，火枪手在宫廷上常常是丢人现眼。红衣主教昨天和国王打牌的时候，脸上带着令我难受的同情的表情说，前天这些该死的、爱寻衅闹事的火枪手，深更半夜还逗留在费鲁街的一家小酒馆里，他的卫士组成的一支巡逻队——不得不逮捕这些扰乱治安的人。见鬼！你们多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逮捕火枪手，你们，你们也在其中，不要辩解，你们给认出来了，红衣主教还提到你们的名字。这都得怪我，既然我的人都是我挑选的。就说您吧，阿拉密斯，您眼看就要穿上那件您十分合身的修士服，为什么偏偏还向我要火枪手的制服？还有您，波尔朵斯，您有一条如此漂亮的金肩带，难道仅仅是为了在上面挂一把用麦秸扎成的剑吗？还有阿多斯！我没有看见阿多斯，他在哪儿？”

“先生，”阿拉密斯愁容满面地回答，“他病了，病得很重。”

“您说什么，病了，病得很重？是什么病？”

“担心是天花，先生，”波尔朵斯插进来说，“真是的，那可糟了，因为天花会使脸破相。”

“天花！波尔朵斯，您又是在给我编一段动听的故事啦！……在他这个年纪，出天花？……是不可能的！……肯定是受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伤，或是送了命……啊！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他奶奶的！火枪手先生们，我不允许您们经常到这种坏地方去，不允许在大街上争吵，也不允许在十字路口动剑。总之我不愿意您们给红衣主教的卫士们提供笑料，他们既勇敢、沉着、机智，他们决不会落到被人逮捕的地步，而且他们也决不会让自己被人逮捕！……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宁愿死，也决不后退一步……溜呀，跑呀，逃呀，这些只适合国王的火枪手！”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气得浑身直抖。如果他们不是从这番话的骨子里感觉到，德·特雷维尔因为对他们爱得深才对他们这样说，他们真的会扑过去亲手把他掐死。他们的脚在地毯上跺得通通响，嘴唇也咬出了血，手用力地握住剑柄。外面的人，我们已经说过，听见叫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而且从德·特雷维尔的嗓音也猜出了他正在气头上。十来个十分好奇的人靠在门帘上，脸色气得发白，因为他们的耳朵贴在门上，里面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他们陆陆续续向候见厅里所有的人重复说着火枪队队长特雷维尔的那些骂人的话。没有一会工夫，整座府邸都沸腾起来了。

“啊！国王的火枪手听任自己被红衣主教的卫士逮捕，”德·特雷维尔继续说，他的心里和他的火枪手一样愤怒，但是他故意断断续续地说着他的话，为了慢慢激起他的火枪手心中的怒火。啊！红衣主教的六个卫士逮捕了陛下的六个火枪手！见鬼！我已经打定主意，我马上去罗浮宫；我要辞掉国王的火枪手队长的职务，要求在红衣主教的卫队里当一名副队长，要是遭到拒绝，那么，我就去当神父。”

听到这些话，外面的窃窃私语声立刻爆发成一片怒吼，到处都能听到粗话和叫骂声：见鬼！他妈的！他奶奶的！您一言我一语。达尔大尼央正在寻找一幅帷幔，好藏到它后面去；他还感到自己有一种想钻到桌子底下去的特别强烈的愿望。

## 三个火枪手

“好吧，我的队长，”波尔朵斯十分愤怒地说，“我们确实是六个对六个，但是他们趁我们不备，阴险地攻击我们，在我们有时间拔出剑以前，我们中间的两个人就已经倒下去了，阿多斯受了重伤，阿多斯这个人，您也了解；嗯，队长，他试着站起来，试了两次，两次都又倒下去了。然而，我们没有投降！不！是他们强行把我们带走的。在路上我们逃走了。至于阿多斯，他们以为他死了，听任他留在战斗场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他抬走。经过就是这样。见鬼，队长！没有一个人能百战百胜。伟大的古罗马统帅庞培在法萨罗战役中被打败，法国弗朗索瓦一世（1449—1547）国王，我听人说，并不亚于任何人，然而也在帕维亚战役中被打败过。”

“我荣幸地向您保证，我用对手的剑也杀死了一个，”阿拉密斯说，“因为我的剑在第一次招架时就折断了……是杀死的还是攥死的，我也不清楚。”

“我不知道这些事，”德·特雷维尔口气有点缓和地说，“我看，红衣主教有点夸大了。”

“但是，求求您，先生，”阿拉密斯继续说，他看见队长有点平静下来，大着胆子提出一个请求，“求求您，先生，不要说阿多斯受了伤，如果传到国王耳朵里，他会感到绝望的；而且伤势非常严重，肩膀刺穿，一直刺进胸部，只怕……”

就在这同一瞬间，门帘撩了起来，一张高贵而英俊，但是非常苍白的脸出现在面前。

“阿多斯！”两个火枪手叫了起来。

“阿多斯！”德·特雷维尔也跟着叫起来。

“您召见我，先生，”阿多斯对德·特雷维尔说，嗓音微弱，但是十分沉着，“弟兄们告诉我，您召见我，我急忙赶来听候您的吩咐；请问，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说到这儿，这个穿着整齐制服、裹着紧紧腰带的火枪手，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书房。德·特雷维尔被他的这种勇敢表现所感动，急忙朝他迎过去。

“我正在对这两位先生说，”德·特雷维尔说，“我禁止我的火枪手在毫无必要去冒生命危险，因为勇敢的人在国王看来是非常宝贵的，国王知道他的火枪手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把您的手给我，阿多斯。”

德·特雷维尔不等这个刚来的人对他友好的话做出反应，就抓住了他的右手，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握紧。他完全没有注意到阿多斯的反应，尽管阿多斯能够控制自己，但是他还是痛得直打哆嗦，而且他已经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

门一直半开着。阿多斯的受伤虽然保密，但是人人都知道，他的来到引起了轰动。火枪队队长的话说完后便是一片喧哗声。有两三个人兴奋过度，忍不住把头从门缝里伸进来。毫无疑问，德·特雷维尔就要用严厉的话来制止这种不符合规矩的行为，谁知他突然感觉到握在他手里的阿多斯的手抽搐起来。他朝阿多斯一看，发现阿多斯马上就要晕过去了。在这一瞬间，由于疼痛的折磨、阿多斯像死了似的倒在地板上。

“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德·特雷维尔喊道，“找我的，找国王的，找最好的！快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否则，他奶奶的！我的英勇的阿多斯就要没命了。”

随着德·特雷维尔的叫声，外面所有的人都涌进了他的书房，他根本没有想到关上门不准他们进来。每个人都热心地照料受伤的人。但是他们的热心完全没有用，如果要找的医生不在府邸里。外科医生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到仍然昏迷不醒的阿多斯身边。因为人多，又吵又闹，对他妨碍很大，所以他提出第一个也是最紧急的要求，是把这个火枪手抬到隔壁房间里去。德·特雷维尔立刻打开门，给抱起自己伙伴的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领路。外科医生走在他们后面，门在外科医生后面又关上了。



## 三个火枪手

德·特雷维尔的书房，这个平时受到敬重的地方，暂时变成候见厅一个部分。每个人都在夸夸其谈，大发议论，高声说话，骂街，说渎神的话，骂红衣主教和他的卫士。

一会儿，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出来了，外科医生和德·特雷维尔还留在阿多斯身边。

最后德·特雷维尔也出来了。阿多斯已经恢复知觉；外科医生说，这个火枪手的情况不用担心，他的虚弱是由于失血过多造成的。

接着，德·特雷维尔做了一个手势，除了达尔大尼央以外，其余的人都退了出去，达尔大尼央没有忘记自己是来拜见队长的，所以怀着加斯科尼人特有的那股倔强劲儿留在原地不动。

等所有的人都走完了，门关上以后，德·特雷维尔转过身来，跟达尔大尼央单独谈话。刚发生的事多少有点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询问达尔大尼央有什么要求。达尔大尼央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德·特雷维尔一下子把一切事情都记起来了，对自己应持的立场也完全清楚。

“对不起，”他面带笑容对达尔大尼央说，“对不起，我亲爱的同乡，我完全把您给忘了。有什么办法！一个队长也是一家之长，不过责任比普通的一家之长要重得多。弟兄们都是一些大孩子；但是我一定得让国王的命令特别是红衣主教的命令得到执行……”

达尔大尼央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德·特雷维尔从这个微笑判断出达尔大尼央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于是马上改变谈话内容，直接谈起了本题。

“我过去非常喜爱你父亲，”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请快点说，因为我很忙，没有很多的时间。”

“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离开法国塔布到这儿来，打算成为您火枪队里的一名火枪手；但是两个小时以来我亲眼目睹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切以后，我觉得成为一名火枪手有点不可能，我怕我不配得到。”

“年轻人，”德·特雷维尔说，“但是它对您来说，可能也并不像您说的那么高不可攀。不过国王有过决定，对成为火枪队队员作了规定，因此我遗憾地告诉您，任何人在被接纳为火枪手之前，必须经过以下的事先考验：参加过几场战役，立过某种卓越的功勋，等等。”

达尔大尼央鞠了一个躬，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成为火枪手有那么多困难以后，越发觉得自己更加渴望某一天成为国王火枪队里的一名火枪手。

“但是，”德·特雷维尔继续说，同时盯着他的同乡看，目光是那么锐利，好像要一直看到达尔大尼央的心灵深处，“但是，考虑到您父亲是我的老朋友，我愿为您做点什么，年轻人。我们的贝亚恩人通常并不富有，我相信在我离开家乡以后那儿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您身上带的钱未必能够维持生活。”

达尔大尼央挺直了腰，表示他能维持生活，不需要特雷维尔的帮忙。

“很好，年轻人，很好，”德·特雷维尔继续说，“这种姿势我明白；我当初来到巴黎时只有四个埃居，谁要是说我买不起罗浮宫，我会跟他决斗。”

达尔大尼央的腰挺得越来越直；他靠了卖掉他的马，开始他的生涯时，要比德·特雷维尔当年多了四个埃居。

“因此，依我看，您需要保存好您所有的钱，不管有多少钱；但是您也需要在训练中得到提高。我今天就写封信给皇家学院的院长，明天他就免收任何费用接收您。请不要拒绝这个小小的礼物。我们的那些出身最好、家产最多的贵族子弟有时候要得到它，还不能得到呢。您要学马术、剑术和跳舞。您会在那里结识一些朋友，您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谈谈您的情况，看看我能为

您帮点什么。”

达尔大尼央虽然对宫廷的礼仪还一无所知，但还是看出了这次接待的冷淡。

“唉，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要是有我父亲让我带给您的那封介绍信的话，那该多好啊！”

“确实如此，”德·特雷维尔说，“我也感到奇怪，您这样长途跋涉，却不带这件我们这些贝亚恩人的唯一指望的旅行必备品。”

“我曾经有过，先生，而且那封信，写得符合规定格式，”达尔大尼央嚷道，“不过有人不怀好心地从我这儿偷走了。”

接着他把在法国默恩镇发生的全部经过讲了一遍，仔仔细细地把那个陌生的贵族描述了一番。他讲得既生动又真诚，德·特雷维尔几乎听出了神。

“这真奇怪，”德·特雷维尔一边考虑一边说，“这么说，您曾经大声地叫过我的名字？”

“是的，先生，我做了这件冒失事，没有什么办法！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的名字应该成为我路上的护身符；请您想想看，我是常常会用您的大名来保护自己！”

奉承话在当时非常流行，德·特雷维尔像国王或者红衣主教一样喜欢听别人恭维。因此他不由自主地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露出了微笑，但是微笑转眼就消失了，他自己又把话题转到在默恩发生的那件事上。

“告诉我，”他继续说，“这个贵族鬓角上有没有一个不很明显的伤疤？”

“有，好像是一颗枪弹擦伤的。”

“他是不是长得仪表堂堂？”

“是的。”

“高身材？”

“是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脸色苍白，棕色头发？”

“是的，是的，是这样。这个人，您怎么会认识他的？啊！万一我能找到他，我向您发誓，我会找到他，哪怕在地狱里……”

“他在等一个女人？”特雷维尔继续说。

“他是在和他等的那个女人谈了一会儿话以后才走开的。”

“您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吗？”

“他交给她一个盒子，说盒子里放着给她的指示，告诉她到伦敦以后再打开。”

“这个女人是英国人吗？”

“他叫她夫人。”

“是他！”特雷维尔低声地说，“是他！我以为他还在布鲁塞尔呢！”

“啊！先生，如果您知道他是谁，”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请告诉我他是谁，他在哪里，然后我就什么也不再求您了，甚至不求您答应把我收进火枪队；因为首先我要报仇。”

“千万不要这样做，年轻人，”特雷维尔叫了起来，“千万别去碰他，如果您去碰他，就会像一只玻璃杯碰在岩石上一样，碰得个粉碎。”

“尽管如此，”达尔大尼央说，“只要让我找到他……”

“目前，”特雷维尔说，“如果听我的劝告，还是不要去找他。”

特雷维尔突然起了疑心，停住不说下去了。达尔大尼央说这个偷了他父亲的信件，听上去不会是真的；他表现出那么大的仇恨，这种仇恨隐藏着什么阴谋毒辣的用心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红衣主教派来的呢？是不是来设下圈套呢？这个自称叫达尔大尼央的人是不是红衣主教的暗探？有人企图安插到他的家里来，布置在他身边，骗取他的信任以后，再消灭他。这种事经常发生。

## 三个火枪手

他第二次看着达尔大尼央，比第一次还要专心，看到达尔大尼央脸上表现出的近乎狡猾的机智和虚假的谦卑，他感到不太放心。

“我知道他是加斯科尼人，”特雷维尔想，“但是尽管如此，他能为我效劳，同样也能为红衣主教效劳。好，让我们来考验考验他。”

“我的朋友，”他慢吞吞地对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把您丢失那封信的故事看成是真的，所以我会像对待我的老朋友的儿子那样对待您，我是说，为了补偿我对您起先的冷淡，我把政治上的那些秘密说给您听听。国王和红衣主教是最好的朋友；他们表面上的争执仅仅是为了哄骗那些傻瓜。我不认为我的一个同乡，一个英俊的骑士，一个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正直的小伙子，会跟在其他许多傻瓜的后面，受到所有这些弄虚作假的事的欺骗，您要想到我是忠于这两个主人的，我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除了为国王效力和为红衣主教效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红衣主教是法兰西最卓越的天才中的一个。现在，年轻人，您就把这些政治上的秘密作为您为人处世的依据；如果您由于家庭朋友的关系，或者本能的关系，对红衣主教怀有敌意，正如我们看见有些贵族所表现出的那样，那就请您对我说声再见，我们就此分手。以后我可以在无论什么情况下给您帮助，但是不能够把您留用在我身边。我希望我的坦率能使您成为我的朋友，因为直到现在，您是惟一的一个我向他说这些话的年轻人。”

特雷维尔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是红衣主教把这个年轻人派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对他恨之入骨，肯定会对年轻人说，讨好我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讲红衣主教的坏话。因此，尽管我刚才作出了保证，这个狡猾的家伙肯定还会对我说，他对红衣主教感到极其厌恶。”

与特雷维尔预料的相反，达尔大尼央极其爽快地说：

“先生，我正是怀着完全和您相同的目的来到巴黎。我的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叮嘱过我，决不允许别人对我有任何一点冒犯，除非冒犯来自国王、红衣主教先生和您，他认为这是当今法国的三位首要人物。”

达尔大尼央在国王和红衣主教后面添上了德·特雷维尔先生，不过他认为这个增添不会有什么坏处。

“因此我对红衣主教极其崇敬，”他继续说，“对他的所作所为极为尊重。如果您坦率地跟我交谈，那真是让我感到万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您看得起我，并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反之，如果您对我不坦诚，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我感到我刚才说了真话就是在毁掉我自己；但是反正一样，您仍然会尊重我，而这在我看来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

德·特雷维尔惊讶到了极点。总之，达尔大尼央眼光的敏锐，态度的坦诚，激起了他的钦佩，但是这还没有完全消除他的不信任。这个年轻人越是胜过其他的年轻人，如果他看错了的话，就越是可怕。但是他还是握住达尔大尼央的手，说：

“您是个正直的人，不过目前我能为您做的只有我刚才向您提出的事。我的府邸的大门将永远为您敞开。今后您可以随时来找我，因此也就能抓住一切机会，最后您很可能会得到您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换句话说，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等着我使得我配得上得到它的时候，好，请放心，”他又用加斯科尼人特有的那样轻松随便的口气说，“您不会等很久的。”

他行了一个礼，打算回去，好像从此以后什么事都全靠他一个人去干了。

“请等一等，”德·特雷维尔拦住他，说，“我答应您给皇家学院的院长写封信。您是不是自尊心太强，不肯接受，我的年轻贵族？”

“不，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向您保证这一回决不会出

## 三个火枪手

现上一回的事了。我得好好地保存这封信，我向您发誓，一定把它送到院长手里，谁要是企图从我手里抢走，那他就活该倒霉！”

听了这番夸口的话，德·特雷维尔露出了微笑。他们本来在窗口旁一起交谈，这时，德·特雷维尔把年轻的同乡留下，自己到一张桌子前面，开始为他给皇家学院院长写介绍信。在这个时间里，达尔大尼央没有事可做，一边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敲打一首进行曲的节拍，一边望着那些陆续离开的火枪手，目光跟随着他们，一直到他们在街角消失为止。

德·特雷维尔写完信，在信上盖了印，站起来，走近达尔大尼央，准备交给他。但是就在达尔大尼伸出手来接的那一瞬间，德·特雷维尔大吃一惊地看到达尔大尼央突然跳起来，脸被怒火烧得通红，接着朝书房外面冲去，嘴里还叫着：

“啊！他妈的！这一次他逃不了啦。”

“谁？”德·特雷维尔问。

“他，我的那个小偷！”达尔大尼央回答，“啊！坏蛋！”

接着他便追出去了。

“该死的疯子！”德·特雷维尔咕哝了一句，“除非这是一条巧妙的脱身之计，”他接着这么补充，“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企图已经失败了。”

## 第四章 阿多斯的肩膀、波尔朵斯的肩带和阿拉密斯的手绢

达尔大尼央，噌噌噌，三个箭步就穿过了候见厅，向楼梯冲去，火冒三丈的打算四级一跨地下楼。由于他在奔跑中收不住脚，低着的头朝一个从德·特雷维尔的房里走出来的火枪手撞去，额头撞到了他的肩膀，撞得他发出一声号叫。

“对不起，”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想一边继续往前跑，“对不起，不过我有急事。”

他刚跑下第一段楼梯，就有一只铁爪般的手抓住了他的肩带，他只好停下。

“您有急事！”那个火枪手脸白得像块裹尸布，大声嚷道，“在这个借口下您撞我，说声‘对不起’，您以为这就够了？完全不够，我的年轻人。就因为您听见德·特雷维尔今天跟我们说话稍微粗暴了一点，您就以为别人也可以跟他一样对待我们吗？您错了，朋友，您呀，您不是队长德·特雷维尔。”

“请相信我，”达尔大尼央辩解道，他认出了阿多斯；“请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说过了：‘对不起。’因此我觉得这就够了。然而我向您再重说一次，这一次，也许是多余的，但我以名誉担保，我有急事，很急很急。因此我请您放开我，让我到我急着要去的地方去。”

“先生，”阿多斯放开他，说，“您不懂礼貌。看得出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达尔大尼央已经一步跨下三四级楼梯，但是听见阿多斯的话，他又一下子停住了。

“见鬼，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告诉您吧，不管我从多么远的地方来，也轮不到您来给我指指点点。”



“那也说不定，”阿多斯说。

“啊！如果我没有急事，”达尔大尼央嚷道，“如果我不去追赶一个人……”

“有急事的年轻人，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您明白吗？”

“请问，在什么地方？”

“在赤足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旁边。”

“几点钟？”

“中午十二点左右。”

“十二点左右，好，我一定到。”

“别让我等着！因为我要预先通知您，要是您迟到的话，我将追赶您，在追赶中割下您的两只耳朵。”

“好！”达尔大尼央向他喊道，“十二点差十分到。”

接着他就像风一样地开始狂奔，希望还能追上那个步伐平缓、大概还不会走远的陌生人。

但是波尔朵斯这时正立在门口，和一个站岗的士兵在谈话。两个谈话者之间正好有一个人走的空隙。达尔大尼央认为这个空隙对他来说足够了，于是一直向前冲，希望像一支箭一样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但是达尔大尼央没有把风估计在内。他正要穿过去的时候，风猛地吹进波尔朵斯的长披风，达尔大尼央的头栽进了披风。毫无疑问，波尔朵斯不会放弃他的服装中这个主要部分，他不但没有放开手中握着的下摆，反而朝自己这边拉，以致达尔大尼央随着波尔朵斯的旋转动作，竟裹在天鹅绒披风里了。

达尔大尼央听见这个火枪手在破口大骂，想从遮得他什么也看不见的披风底下钻出来，他一个劲地在披风的皱褶里摸索着。他尤其害怕碰坏了我们知道的那条崭新的华丽肩带。但是，当达尔大尼央胆怯地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的鼻子正帖在波尔朵斯两个肩膀的中间，也就是说，正好贴在那条肩带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唉！正像世上的大部分东西都是空有虚名的一样，这条肩带前面是金的，后面却是普通水牛皮做的。波尔朵斯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不能有一条整条是金的肩带，但至少也有一条半条是金的肩带；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伤风感冒为什么是必需的，披风为什么是不可少的。

“见鬼！”波尔朵斯一边叫喊，一边使出全身力量来摆脱在他的背后乱动的达尔大尼央，“您像这样朝人扑过来，是疯了！”

“对不起，”达尔大尼央说，一边从波尔朵斯巨人般的肩膀下面重新露了出来，“不过我有急事，我在追赶一个人，而且……”

“您追人，难道不长眼睛？”波尔朵斯问。

“长了，”恼怒的达尔大尼央回答，“长了，正是靠了我的一双眼睛，我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波尔朵斯也许听懂了，也许没有听懂，反正他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发雷霆。

“先生，”他说，“我预先通知您，您要是像这样招惹火枪手，是成心找死。”

“找死？先生！”达尔大尼央说，“话说得过重了。”

“对一个习惯于面对敌人而毫无惧色的人来说，说这话正合适。”

“啊！见鬼！我知道您决不会把您的背转过来对着您的敌人的。”达尔大尼央对自己的这句玩笑话感到很得意，他敞开喉咙笑着走了。

波尔朵斯气得发抖，动了一下，想朝达尔大尼央扑过去。

“以后吧，以后吧，”达尔大尼央朝他喊道，“等您不再披您的披风的时候。”

“那就一点钟，在卢森堡宫后面。”

“好，一点钟，”达尔大尼央一边回答，一边在街角拐弯。

但是不论是在他刚跑过的那条街上，还是在他现在这条街

## 三个火枪手

上，他都看不见人。那个陌生人，哪怕走得多慢，也该走得很远了；说不定他走进了哪所房子里去了。达尔大尼央一路上向遇到的人打听，沿着下坡道往下一直走到渡口，又沿着塞纳街和红十字路口往上走；可是，连影子也没有。然而随着他的额头上汗如雨下，他的心却冷静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段奔跑还是没有白跑，是有益的。

他于是开始回忆刚发生的事；发生的事还真不少，而且挺不吉利。这时才上午十一点钟，而这个上午已经让他失去了德·特雷维尔对他的好感；德·特雷维尔肯定会认为达尔大尼央离开他的那种方式有点唐突无礼。

另外他还给自己招来了两场非同小可的决斗，跟他决斗的这两个火枪手每个人都能杀死三个达尔大尼央，也就是说，是他如此敬重，因而不论在脑子里还是在心里，都把这两个看成比其他人高出许多的火枪手。

推测起来，结果是不太乐观的，十拿九稳会被阿多斯杀死，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达尔大尼央并不很担心波尔朵斯。因为在人的心里最后破灭的总是希望，所以他到最后还希望自己在两场决斗以后还能活着，当然身上带着可怕的重伤。他为了未来，对自己作出了以下的自责：

“我是个多么没有头脑的蠢人啊！这个勇敢而不幸的阿多斯肩膀上受了伤，而我偏偏像山羊似的一头撞在他这个肩膀上。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没有当场把我杀了。他有权利这么做，我给他造成的疼痛一定难以忍受。至于波尔朵斯！说真的，倒有点滑稽可笑了。”

达尔大尼央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他又四面看看，看看他的笑会不会伤害到哪个过路的人。他独自一个人笑，在别人眼里他是笑得毫无理由的。

“至于波尔朵斯，就有点滑稽可笑了；但我并不因此就不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卑鄙的冒失鬼，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朝他扑过去！不仅如此！还钻到他披风底下去看，看见了里面所有的东西！他肯定不会原谅我；如果我没有提起那条该死的肩带的话，也许他会原谅我，啊！我真是该死的加斯科尼人，我落到煎锅里也要说俏皮话。好啦，达尔大尼央，”他表现出他认为自己应该有的和蔼态度，继续对自己说下去，“如果你能大难不死，将来做人一定要有礼貌。从此以后应该让人钦佩你，应该让人把你引为自己的榜样。待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这不是懦弱。看看阿拉密斯吧；阿拉密斯，他是文雅、谦恭的化身。但是有谁说阿拉密斯是懦夫呢？没有，肯定没有，从此以后我要处处以他为榜样。啊！他正好在这儿。”

达尔大尼央边走边自言自语，这时来到了离代吉荣府邸不远的地方。他看见阿拉密斯正在这座府邸前兴高采烈地跟国王卫队中的三个贵族聊天。阿拉密斯看见了达尔大尼央，但是他没有忘记德·特雷维尔就是当着这个年轻人的面发那么大的火的，而且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喜欢亲眼看见火枪手挨训的人，因此他装着没有看见。达尔大尼央正好相反，他专心地想着他的和解和谦恭的计划，走到四个年轻人跟前，郑重地同时脸上还露出极其亲切的微笑朝他们行了一个礼。阿拉密斯稍微点了点头，但是没有微笑。而且四个人全都立即停止了他们的谈话。

达尔大尼央还不会傻到看不出自己是多余的人；但是他还不很熟悉上流社会的礼数；一个人来到他勉强认识的人中间，打扰了与他无关的谈话而陷入的那种尴尬处境，他还不会很巧妙地摆脱掉。因此他绞尽脑汁地寻找一种尽可能显得比较聪明的办法离开，恰巧这时候他见到阿拉密斯的手绢掉了下来，而且他无心地踩在上面；达尔大尼央觉得弥补自己失礼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弯下腰，不管火枪手多么使劲踩住不放，还是以他能找到的最优雅的姿势从火枪手阿拉密斯的脚底下把手绢拉了出来。一边奉还

给火枪手，一边说：

“这儿有一条手绢，先生，我想您丢了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手绢确实绣得很华丽，一只角上还绣着花。阿拉密斯脸涨得通红，与其说是从达尔大尼央手里把手绢接过去，还不如说是夺了过去。

“哈！哈！”卫士中的一个叫起来，“守口如瓶的阿拉密斯，你以后还要说你跟德·布瓦—特拉西夫人没有关系吗？这位可爱的夫人跟你亲热得连自己的手绢都借给你了。”

阿拉密斯朝达尔大尼央看了一眼，用的那种目光让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刚给自己招来了一个死敌；接着阿拉密斯又恢复了那过分温柔的表情。

“你们弄错了，先生们，”阿拉密斯说，“这条手绢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为什么会想到把它交给我，而不是交给你们中间的一个。能为我说的话作证的是我的手绢，你们看，它当然在我的口袋里。”

说到这儿，他掏出了自己的手绢，这条手绢也非常雅致，是上等细麻布做的，虽然在当时细麻布很贵，不过这条手绢没有绣花，没有纹章，仅仅有一个以手绢主人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作为装饰。

这一次达尔大尼央没有作声，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是在旁的人并没有被阿拉密斯否认的话说服，他们中间的一个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年轻的火枪手阿拉密斯说：

“如果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亲爱的阿拉密斯，我就不得不向你讨回那块手绢；因为，你也知道，布瓦—特拉西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愿意有人拿他妻子的东西来炫耀自己。”

“你这个要求提得很不妥当，”阿拉密斯说，“我因为你提出要求所采用的这种方式而不得不加以拒绝。”

“事实上，”达尔大尼央战战兢兢地大着胆子说，“我没有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手绢从阿拉密斯口袋里掉下来。他的脚踩在手绢上面，仅此而已；我当时想，既然他的脚踩在上面，手绢一定是他的。”

“您弄错了，我亲爱的先生，”阿拉密斯冷冰冰地说，对达尔大尼央改正过错的表示毫不领情。

阿拉密斯接着朝自称是布瓦—特拉西的朋友转过身去，继续说：

“况且，我考虑到，我亲爱的布瓦—特拉西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朋友，而且交情并不比你浅多少；因此严格地说，这条手绢可以从我的口袋里掉下来的，同样也可以是从你的口袋里掉下来的。”

“不是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卫士叫了起来。

“你以你的人格来发誓，我呢，我以我的荣誉来发誓，我们两人中间显然有一个人在说谎。好，让我们想个更好的办法，蒙塔朗，让我们每人拿半条怎么样？”

“半条手绢？”

“是的。”

“好主意，”另外两个卫士嚷了起来，“没错儿，阿拉密斯，你全身都是智慧。”

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想象得出，事情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过了一会儿，谈话停止了，在友好地握过手以后，三个卫士朝他们的各自房间走去，阿拉密斯也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跟火枪手阿拉密斯和解的机会到啦，”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在这场谈话的整个后半部分时间里，他一直略微离开他们一些站在一边。他怀着这个美好的愿望走近阿拉密斯，阿拉密斯已经走开，根本没有注意他。

“先生，”他对阿拉密斯说，“我希望您能原谅我。”

“啊！先生，”阿拉密斯打断他的话，说，“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您在今天的这个场合里的表现，不像个有道德的人所应有的

表现。”

“什么，先生！”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您认为……”

“我认为，先生，您不是一个傻瓜；尽管您从加斯科尼来，您还是知道别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踩在手绢上。见鬼！巴黎的街道又不是用亚麻布铺成的。”

“先生，您企图侮辱我是大错而特错了，”达尔大尼央说，他的喜欢争吵的天性再次压倒他的开始时想和解的决心，“不错，我是从加斯科尼来的；既然您已经知道，我也用不着告诉您，加斯科尼人是不大有耐心的；因此他们道过一次歉，哪怕是为了一件蠢事道过一次歉，他们也相信他们所做的已经比他们应该做的多了一半。”

“先生，我对您这么说，”阿拉密斯说，“我决不是为了找事跟您吵架。我不是一个好斗的人，我当火枪手仅仅是暂时性的，我只有在我被逼得非打架不可的时候，才非常勉强地跟人打架。但是这一次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是一位夫人的名誉受到了您的损害。”

“应该说，受到我们的损害，”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您为什么那么笨，把手绢交给我？”

“您为什么那么笨，让它掉下来？”

“我已经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先生，这条手绢不是从我的口袋里掉下来的。”

“好呀，您说了两次谎，先生，因为我看见它从您的口袋里掉下来的！”

“啊！您竟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达尔大尼央先生！好吧，我要教教您怎么做人。”

“我呢，我要送您回去做您的弥撒，神父先生！请现在拔出剑来吧。”

“请别拔，我的漂亮朋友；至少别在这儿。您没有看见我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在代吉荣府的对面吗？那里面全是红衣主教的亲信。谁能向我保证不是红衣主教派您来替他取我的脑袋呢？可笑的是我十分珍惜我的这颗脑袋，因为我觉得它配我的肩膀再合适没有了。因此我要宰了您，您放心好了，不过在一个偏僻、幽静的地方慢慢的把您宰掉，在那里您就不可能拿您的死来向任何人夸耀了。”

“我同意，不过您别太自信了；带好您的手绢，不管它是不是您的，也许您有机会用上它。”

“先生是加斯科尼人？”阿拉密斯问。

“是的。为慎重起见，先生不推迟我们碰头的时间吗？”

“慎重，先生，对火枪手来说是不太有用的，但是对教会里的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当火枪手只是暂时性的，所以我坚持要慎重行事。两点钟，我将荣幸地在德·特雷维尔的府邸等您。在那里我再把合适的地点告诉您。”

两个年轻人互相行完礼以后，阿拉密斯沿着通往卢森堡宫的那条街走去，达尔大尼央呢，他见时候已经不早，就朝赤足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方向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想：

“可以肯定我再也不能死里逃生、幸免于难了；但是我如果被杀死，肯定是被一个火枪手杀死的。”



## 第五章 国王的火枪手和红衣主教的卫士

达尔大尼央在巴黎没有认识的人。因此他到阿多斯约定的地点去，没有带副手，决定接受对方挑选的副手作自己的副手。况且，他的意图也很明确，他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这个英勇的火枪手道歉，不过决不能因此显得软弱可欺。他之所以有这个意图，是因为担心一个年轻、健壮的人和一个受伤、虚弱的人决斗，后果总是令人不高兴的；打败了，他会使对手获得加倍的荣誉；打赢了，别人会说他占小便宜，胜利得来太容易，微不足道。

再说，达尔大尼央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他一边重复对自己说他的死不可避免，一边又不甘心像另外一个没有他那么勇敢，没有他那么稳健的人处在他的位置那样，听任自己去死。当他考虑到他将与之决斗的那几个人的不同性格，开始把自己的情况看得更清楚了。他非常喜欢阿多斯的贵族气派和严肃的表情。他希望能够成为阿多斯的朋友。他因为肩带的故事使波尔朵斯害怕而感到得意，如果他没有当场被杀死，那么他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所有的人听，只要讲得巧妙，效果好，一定会使波尔朵斯成为众人的笑料。至于狡猾的阿拉密斯，他倒并不怎么可怕，假如能轮到和阿拉密斯决斗，他保证能把阿拉密斯干净彻底地打发掉，或者，采取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恺撒叮嘱的对付庞培的士兵的办法，专刺阿拉密斯的脸，把阿拉密斯感到自豪的美貌永远破坏掉。

其次，达尔大尼央的决心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那是他父亲的教导在他心里奠定的。他父亲的教导的要点是：“除了国王、红衣主教和德·特雷维尔以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有一点冒犯。”因此他与其说是走向，不如说是飞向赤足加尔默罗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修道院。那座修道院是一幢没有窗子的建筑物，旁边是干旱的草地，可以说是教士草地的一部分，好浪费时间的人通常把它用作决斗的场所。

当达尔大尼央看见修道院旁边的那一小片草地时，阿多斯不过刚等了他五分钟。中午十二点的钟声这时敲响了。因此即使是对决斗规则要求最严格的裁判也对达尔大尼央准时到达无话可说。

阿多斯的伤口虽经德·特雷维尔的外科医生替他重新包扎过，但还是疼得难以忍受。他坐在一块界石上等着他的对手达尔大尼央，显露出他惯有的态度和庄严的神色。一看到达尔大尼央，他就立刻起来，很有礼貌地走了几步迎上去。达尔大尼央呢，他把帽子拿在手里，走近他的对手阿多斯，帽子上的羽毛一直拖到地上。

“先生，”阿多斯说，“我请人通知我的两个朋友做我的副手，但是这两个朋友还没有到。我对他们迟迟不到感到奇怪，他们从来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副手，先生，”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昨天刚到巴黎，除了德·特雷维尔以外，我还不认识其他人。我的父亲有幸多少算得上是德·特雷维尔的朋友，我是我父亲介绍来找他的。”

阿多斯考虑了片刻。

“您仅认识德·特雷维尔？”他问。

“是的，先生，我仅认识他。”

“居然有这样的事……”阿多斯一半是对自己一半是对达尔大尼央继续说，“居然有这样的事……不过如果我把你杀了，那我看上去不是像一个吃小孩子的怪物了吗？”

“不太像，先生，”达尔大尼央回答，同时行了一个不缺乏尊严的礼，“不太像，既然您身上带着一处伤，使您感到十分不便，还肯拔剑和我交手，这是给我的莫大荣幸。”

## 三个火枪手

“我可以发誓，确实很不方便，我还应该说，您撞了我一下，撞得非常疼；但是我可以左手，我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总是用左手。因此您别以为我是在让您，我两只手使剑使得一样好。甚至这会对您不利，一个左撇子对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人来说，不好应付。我感到抱歉，没能把这个情况早点告诉您。”

“先生，”达尔大尼央又鞠了一个躬说，“您真是殷勤周到，让我不知怎么感激才好。”

“您叫我感到惭愧，”阿多斯带着贵族的气派说，“如果您感到愉快，请让我们谈谈别的事吧。啊！见鬼！您把我撞得多么疼啊！肩膀像有火在烧。”

“如果您允许的话……”达尔大尼央胆怯地说。

“什么事，先生？”

“我有一种医治伤口、疗效神奇的药膏，这种药膏是从我母亲那里得来的，我曾经在我自己身上试过。”

“嗯？”

“嗯，我有把握，用不了三天这种药膏就能把您治好，三天以后，等您治好了，好吧，先生，能和您交锋，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件莫大的荣幸的事。”

达尔大尼央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朴实、得体，既为他的谦恭增添光彩，又无损于他的勇敢。

“见鬼，先生，”阿多斯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但并不是说我能接受它，而是它在一法里以外就能让人感到只有贵族才能提出来的。查理曼（742—814）时代的那些勇士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一个骑士都应该努力去模仿学习他们。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那个伟大的皇帝的时代。我们是生活在红衣主教的年代，三天以后，他们会知道，我是说，不管秘密保守得多么好，他们也会知道我们要决斗，他们会阻止我们决斗。怎么回事！那两个在外面闲逛的人怎么还不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您时间来不及的话，先生，”达尔大尼央说，口气和片刻前他向阿多斯提出把决斗推迟三天时的口气一样朴实，“如果您时间来不及的话，而且您高兴立刻让我走，那我就请您不要感到不好意思。”

“这又是一句我喜欢的话，”阿多斯动作优雅地向达尔大尼央点了点头说，“说这句话的非但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可以肯定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先生，我喜欢您这种性格，我看，如果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杀死谁，以后我会从您的谈话里得到真正的快乐。请让我们再等等这两位先生吧，我有的是时间，那样比较符合规则。啊！我相信来了一位。”

果然在沃吉拉街的尽头出现了身材魁梧的波尔朵斯身影。

“怎么！”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您的第一个证人是波尔朵斯？”

“是的。这让您感到不满意吗？”

“不，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满意。”

“第二个也来啦。”

达尔大尼央朝阿多斯指的方向转过头去，马上认出了是阿拉密斯。

“怎么！”他用比第一次更加惊讶的语气叫了起来，“您的第二个证人是阿拉密斯先生？”

“当然；从来没有人看到我们分开过，在火枪手中间和卫士中间，在宫廷上和城里，都管我们叫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或者叫三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难道这些您都不知道？话说回来，您刚从法国西南部的达克斯还是波城来……”

“从塔布来，”达尔大尼央说。

“……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是情有可原的，”阿多斯说。

“我看，”达尔大尼央说，“这样称呼三位先生十分恰当，我的这次不平常的遭遇如果宣扬出去，那么可以证明你们的友谊决

不是建立在性格的悬殊差别之上的。”

这时波尔朵斯走到跟前，举手向阿多斯打了个招呼；接着朝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一惊之下愣住了。

让我们顺便说一句，波尔多斯已经换了肩带，脱下了披风。

“啊！啊！”波尔多斯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跟这位先生决斗，”阿多斯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达尔大尼央。

“我也是跟他决斗，”波尔朵斯说。

“不过要等到一点钟，”达尔大尼央回答。

“我呢，我也是跟这位先生决斗，”阿拉密斯也来到跟前，说。

“不过要等到两点钟，”达尔大尼央用同样用沉着的口气说。

“不过，你，阿多斯，你为什么要决斗？”阿拉密斯问。

“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他撞疼了我的肩膀，你呢，波尔朵斯？”

“说真的，我因为决斗而决斗，”波而朵斯满脸通红地回答。

阿多斯什么也不会漏掉，他看见在达尔大尼央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微笑。

“我们在衣着上有过一场争论，”达尔大尼央说。

“你呢，阿拉密斯？”阿多斯问。

“我，我为了神学而决斗，”阿拉密斯回答，同时向达尔大尼央示意，请求达尔大尼央为他的决斗原因保守秘密。

阿多斯看见在达尔大尼央的嘴唇上掠过第二次微笑。

“真的？”阿多斯说。

“是真的，在神学的一个论点上我们意见不一致，”达尔大尼央说。

“可以肯定这是个聪明人，”阿多斯低声咕哝。

“先生们，既然你们聚到了一起，”达尔大尼央说，“请允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向你们道歉。”

听到“道歉”这两个字，阿多斯的额头上出现一片阴影，波尔朵斯的嘴唇上出现一丝傲慢的微笑，阿拉密斯的则是一个否定的示意动作。

“你们没有听懂我的话，先生们，”达尔大尼央抬起头来说，正好这时候一道阳光射进来，把他清秀、果敢的脸镀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向你们道歉是防备万一我不能把我欠你们三个人的债都还掉，因为阿多斯先生有权头一个杀我，这就使得波尔朵斯的债权的价值减少许多，而阿拉密斯的债权几乎完全没有价值了。现在，先生们，我再重复一遍，请接受我的道歉，不过仅仅为了这个原因，现在请作好准备！”

说完这番话，达尔大尼央使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最自负的动作拔出了剑。

达尔大尼央已经热血沸腾，在这一瞬间，他可以拔出剑来对付国王的所有的火枪手，正像他刚刚拔出剑来对付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一样。

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一刻。这时烈日当空，选作决斗场所的这块草地整个儿晒在火辣辣的阳光下。

“天气很热，”阿多斯也拔出剑来，说，“因为刚才我还感觉到我的伤口在出血；我不能脱掉我的紧身短上衣；先生，我担心让您看到不是您亲自刺出来的血，您会感到不高兴。”

“这倒是真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不论是别人还是我刺出来的，我向您保证，看到一个如此英勇的贵族的血我总会感到不自在。因此我像您一样穿着紧身上衣决斗。”

“好啦，好啦，”波尔朵斯说，“客套话也说得够多了，别忘了我们在等着轮到我们的决斗呢。”

“您要是如此这样不得体的话要说，波尔朵斯，就代表您自己一个人去说吧，可别代表我，”阿拉密斯打断他的话说，“至

## 三个火枪手

于我，我觉得这两位先生互相说的那些话说得非常好，而且完全和这两位贵族身份相配。”

“请开始吧，先生，”阿多斯说着摆好架势。

“听候您的吩咐，”达尔大尼央说着两剑交了锋。

但是就在两剑相碰、刚发出一下响亮的声音的时候，红衣主教的一个卫士班，在德·朱萨克的率领下出现在修道院的拐角。

“红衣主教的卫士！”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同时叫起来，“快收剑，先生们，快收剑！”

但是已经太迟了。阿多斯与达尔大尼央被看见时的姿势让红衣主教的卫士对他们的意图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喂！”朱萨克一边叫喊，一边朝他们走过来，同时还招手叫他的部下也过来，“喂！火枪手，这么说，是在这儿决斗？那些禁令，你们把它们当成什么了？”

“你们都是很大度的，卫士先生们，”阿多斯满怀怨恨地说，因为朱萨克是前两天的那些向火枪手们挑衅的人中的一个，“如果我们看见你们决斗，我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决不来阻止你们决斗。因此让我们干我们的吧，你们用不着花什么力气，就可以大饱一下眼福。”

“先生们，”朱萨克说，“我十分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职责高于一切。因此请把剑插回剑鞘，跟我们走一趟。”

“先生，”阿拉密斯戏谑地模仿朱萨克的腔调说，“如果我们作主的话，我们会非常乐意接受您的亲切的邀请；不过，很遗憾，我们不能这样做，德·特雷维尔严禁我们这样做。因此请您走您的路吧，这对您来说是上策。”

这番话惹怒了朱萨克。

“如果你们不服从，”他说，“我们就向你们发动进攻。”

“他们五个人，”阿多斯低声说，“我们只有三个人；如果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又要被打败，那么我们必须死在这里，因为我已经声明，我决不在被打败的情况下再次出现在队长的面前。”

在朱萨克把他的士兵排成一行时，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互相靠拢。

这短短的一刹那就足够让达尔大尼央作出决定。必须在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将对一个人的一生起决定作用。这个选择一旦作出，他就得坚持下去。参加决斗，也就是说，不服从法律，也就是说，拿脑袋去冒险，也就是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权力比国王还大的红衣主教的敌人。达尔大尼央隐约看到了以上这些，让我们说句称赞他的话，他一秒钟也没有犹豫。他朝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转过身来，说：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的话稍稍作一点修正。你们说你们只有三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四个人。”

“不过您不是我们中间的人，”波尔朵斯说。

“不错，”达尔大尼央回答，“我没有你们的制服，但是我有颗和你们一样的心。我的心是火枪手的心，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先生们，也正是这个促使我作出了决定。”

“走远点，年轻人，”朱萨克喊道，毫无疑问地从达尔大尼央的手势和表情已经猜到他的打算，“我们同意您离开。逃命吧；快逃！”

达尔大尼央丝毫不动。

“您确实是个好小伙子，”阿多斯抓住达尔大尼央的手说。

“年轻人，快点！快点！快作决定，”朱萨克又喊起来。

“哦，我们总该干点什么，”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说。

“达尔大尼央真是心地高尚，”阿多斯说。

但是三个人都想到达尔大尼央还年轻，担心他缺乏战斗经验。

“我们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还带伤，还有一个孩子，”阿多



斯继续说，“但是以后别人仍旧会说我们有四个人。”

“对，后退！”波尔朵斯说。

“这也有困难，”阿多斯回答。

达尔大尼央知道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决。

“先生们，还是让我试试吧，”达尔大尼央坚决地说，“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决不活着离开这儿。”

“您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阿多斯问。

“达尔大尼央，先生。”

“好，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前进！”阿多斯大声喊道。

“喂，先生们，你们作出决定了吗？”朱萨克第三次大声叫喊。

“已经作出了，先生们，”阿多斯说。

“你们决定怎么办？”朱萨克问。

“我们就要向你们发动进攻，”阿拉密斯回答，一只手略微举了举帽子，另一只手拔出了剑。

“啊！你们抗拒法律！”朱萨克大声叫喊起来。

“见鬼！这难道让您感到吃惊？”

九个参加厮杀的人相互朝对方猛扑过去，在狂怒中他们还是遵循着一定的章法。

阿多斯选中红衣主教手下的一个叫卡于扎克的红人，和波尔朵斯交锋的是比斯卡拉；阿拉密斯同时对付两个敌人。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向首领朱萨克本人冲了过去。

年轻的达尔大尼央心跳得很厉害，几乎把他的胸膛都要炸开了，谢天谢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好胜心太强，他像一只狂怒的老虎那样厮杀，不停地围着对手转，屡次改换招式和位置。朱萨克是个剑迷。经验极其丰富；然而遇到这样一个对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还是难以招架，因为达尔大尼央身体灵活，蹦蹦跳跳，时时刻刻都背离成规，同时从各个不同方向进攻，又像对自己的性命特别看重的人那样一下下挡住了对手的攻击。

这种打法到最后终于使朱萨克失去了耐心。他因为自己被一个他看成是毛孩子的人围困住，怒不可遏；达尔大尼央虽然缺乏实践经验，却掌握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他成倍地加快了动作的速度。朱萨克一心想赶快结束，于是一腿跨前，膝部向前一屈，同时狠狠地一剑朝达尔大尼央刺去；但是对手敏捷地挡开，就在他重新挺直身子时，像蛇一样钻到他的剑底下，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朱萨克一头栽倒在地上。

达尔大尼央这时焦急地朝整个战场迅速扫了一眼。

阿拉密斯已经杀死了两个对手中的一个；但是另一个却紧紧逼住他不放。然而阿拉密斯的情况比较好，他还能够抵挡。

比斯卡拉和波尔朵斯刚刚同时刺中了对方：波尔朵斯胳膊上挨了一剑，比斯卡拉大腿上挨了一剑。但是双方的伤势都不很严重，他们反而斗得比刚才更加顽强凶猛了。

阿多斯再一次被对手卡于扎克刺伤，脸色显得十分苍白，但是他一步也没有后退，只不过剑换了手，用左手在继续战斗。

按照当时的决斗规则，达尔大尼央可以去帮助其他战斗的成员，在他用目光寻找他的伙伴中有哪一个最需要他支援时，遇到了阿多斯的一个眼色。这个眼色具有卓越无比的说服力。阿多斯宁愿死也不愿意叫人来帮忙；但是他可以用眼睛、用目光来请求支援。达尔大尼央猜到了，猛地朝前跳了一步，落到卡于扎克的侧面，叫道：

“冲我来吧，卫士先生，我要杀了你！”

卡于扎克转过身来；真险哪！阿多斯仅仅靠了非凡的勇气支撑着，这时一条腿已跪倒在地上。

## 三个火枪手

“他妈的！”他向达尔大尼央嚷道，“不要把他杀了，年轻人，我求你；等我伤养好，身体健康了，我还有一笔旧帐要跟他算。解除他的武装，缠住他的剑。就是这样。好！很好！”

这句欢呼是阿多斯看见卡于扎克的剑飞到二十步以外时发出的。达尔大尼央和卡于扎克同时扑过去，一个想重新拾起来战斗，另一个想占有它；但是达尔大尼央比较敏捷，他先到一步，用脚踩住。

卡于扎克朝被火枪手阿拉密斯杀死的那个卫士奔去，拾起他的长剑，想回来找达尔大尼央战斗；但是半路上遇上了阿多斯。阿多斯在达尔大尼央帮他得到片刻休息以后，已经喘过气来，他担心达尔大尼央会替他杀死他的仇敌，因此想重新加入战斗。

达尔大尼央明白如果不让阿多斯动手，会让阿多斯不高兴。果然在几秒钟以后，卡于扎克的喉咙被阿多斯一剑刺穿倒了下去。

在同一瞬间，阿拉密斯用剑抵住翻倒在地的卫士的胸口，逼着他讨饶。

还剩下波尔朵斯和比斯卡拉。波尔朵斯不停嘴地自吹自擂，他问比斯卡拉可能有几点钟了，还祝贺他的兄弟在纳瓦拉军队里荣升了连长；但是他尽管开玩笑，却没有什么结果。比斯卡拉是那种只有死了才会倒下去的铁汉子。

然而一定得赶快结束。巡逻队可能马上就来，参加战斗的人，不管受伤没有受伤，不管是国王派还是红衣主教派，全都要被抓起来。阿多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团团围住比斯卡拉，勒令他投降。尽管一个人对付这么多人，而且大腿上还刺中了一剑，比斯卡拉还是要坚持打下去；朱萨克用臂肘支起身子，大声叫他投降。比斯卡拉像达尔大尼央一样是加斯科尼人，他假装没有听见，只是笑，他用剑尖在地上划定一个位置。

“这儿，”比斯卡拉戏谑地模仿《圣经》里的一句话说，“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卡拉，在所有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将死在这儿。”

“可是他们四个对付你一个；住手吧，我命令你。”朱萨克说。

“啊！如果你命令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比斯卡拉说，“你是我的班长，我必须服从你的命令。”

他朝后跳了一步，为了不交出剑，在膝头上使劲地把剑折断，然后把断剑扔出修道院的围墙，双臂交叉在胸前，用口哨吹着一支红衣主教派的曲子。

勇敢永远受人敬重，哪怕它表现在一个敌人身上。火枪手们拿起剑来向比斯卡拉致敬，然后他们把剑插回剑鞘。达尔大尼央也跟他们一样做，接着在比斯卡拉这个唯一还没有倒下去的人的帮助下，把朱萨克、卡于扎克和阿拉密斯的对手中受伤的那一个，抬到修道院的门廊下。第四个，我们说过，他已经死了。接着他们敲响了钟，带着对手五把剑中的四把，欣喜若狂地朝德·特雷维尔的府邸走去。

他们挽着胳膊，占去了街道的整个宽度，他们叫上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火枪手，到最后成了一次凯旋大游行。达尔大尼央的心陶醉在幸福之中。他走在阿多斯和波尔朵斯中间，亲切地挽紧他们。

“如果说我还不是一个火枪手，”他在跨进队长德·特雷维尔的府邸的大门时，对他的新朋友们说，“至少，我现在已经被收下做学徒了，是不是？”

## 第六章 路易十三国王陛下

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德·特雷维尔大声地训斥他的火枪手，却低声地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得赶紧禀报路易十三国王，德·特雷维尔急急忙忙赶到罗浮宫。已经太迟了，国王和红衣主教正关着门在密谈；德·特雷维尔被告知国王正在工作，这时候不接见任何人。晚上，德·特雷维尔在国王打牌时又来了。由于陛下非常爱财，所以赢了钱情绪非常好，他远远地看见特雷维尔，就说：

“过来，队长先生，过来让我好好训斥训斥您。您知道不知道红衣主教来向我告您的火枪手的状，而且他很激动，今天晚上病得起不来了？唉呀呀，您的火枪手，都是些暴徒，该绞死的人！”

“不，陛下，”特雷维尔说，他一眼就看出情况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不，恰恰相反，他们是些善良的人；温顺得像羔羊一样；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们的剑仅仅为了替陛下效劳才从剑鞘里拔出来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红衣主教的卫士不断地找事跟他们寻衅，正是为了团体的荣誉，这些可怜的年轻人才不得不自卫还击。”

“您听我说，德·特雷维尔！”国王说，“您听我说，说真的，我亲爱的队长，我真想解除您的职务，把它给德·谢姆罗小姐，我曾经答应让她掌管一个女修院。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会相信您的话。我被人称为是“公正者路易”，德·特雷维尔，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吧。”

“啊！正因为 I 信赖您的公正，陛下，我将耐心地、放心地等待陛下的旨意。”

“那就等着吧，先生，等着吧，”国王说，“我不会让您等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时间的。”

果然运气发生了变化，国王开始输掉赢到手的钱，很高兴能够找个借口离开赌场。因此不一会儿以后国王站起来，把面前的钱放进口袋，这些钱大部分是他刚赢的。

“拉维欧维尔，”他说，“来接替我，我需要和德·特雷维尔谈件重要的事。啊……我面前有八十路易（法国旧金币）；放同样数目的钱在您面前，别让输钱的人有理由抱怨。首先应该公正。”

接着朝德·特雷维尔转过身去，一同朝一扇窗子的窗洞走过去。

“嗯，先生，”他继续说，“您说是红衣主教的卫士找事和您的火枪手寻衅？”

“是的，陛下，跟以前完全一样。”

“说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因为，您也知道，我亲爱的队长，法官应该听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啊！我的上帝！这件事再简单再自然没有了。我的三名最好的士兵，陛下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表扬过他们的忠诚，我完全可以向国王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您效劳。我是说，我的三名最好的士兵，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带着我上午介绍给他们的一个从加斯科尼来投军的年轻贵族子弟出去玩玩。我相信，他们打算到巴黎西郊圣日耳曼去玩，约定在赤足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碰头，在那里突然遭到了德·朱萨克和卡于扎克、比斯卡拉两位先生以及另外两名卫士的打扰，这些人一下子去了那么大一帮子，肯定有违反禁令的罪恶意图。”

“啊！啊！您是要我相信，”国王说，“他们也是去决斗的。”

“我不是告发他们，陛下，而是说出来请您判断判断，五个全副武装的人到像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四周这样荒僻的地方去，会去干什么。”

“对，您说得有道理，特雷维尔，您说得有道理。”

## 三个火枪手

“不过，他们看见我的火枪手以后，改变了主意，他们为了团体的仇恨，忘了个人的仇恨；因为陛下是知道的，火枪手效忠于国王，仅仅效忠于国王，是效忠于红衣主教的卫士们的天敌。”

“是的，特雷维尔，是的，”国王面带愁色地说，“像这样在法兰西形成两派，请相信我，这的确让人伤心。不过这一切会结束的，特雷维尔，这一切会结束的。您是说那些卫士找事跟火枪手寻衅？”

“我是说事情有可能是红衣主教卫士的寻衅发生的，但是我不能保证，陛下。您也知道真相是很难了解的。”

“您说得有道理，特雷维尔；不过不是只有您的火枪手，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孩子？”

“是的，陛下，其中有一个人带着伤，因此是包括一名伤号在内的三名国王的火枪手和一个孩子，他们不仅仅顶住了红衣主教的最可怕的卫士中的五个，而且还把其中的四个打翻在地。”

“这可是一次伟大胜利呀！”国王喜气洋洋地叫了起来，“一次伟大的胜利！”

“是的，陛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您说四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伤号和一个孩子？”

“勉强可以说是年轻人；在这个场合中他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我得冒昧地把他推荐给陛下。”

“他叫什么名字？”

“达尔大尼央，陛下。他的父亲是我的一个过去的老朋友，曾经作为志愿兵跟随先王参加过战争。”

“您是说，这个年轻人表现得很出色？讲给我听听，特雷维尔；您知道我很喜欢听人讲打仗和斗殴的故事。”

路易十三国王一只手高傲地往上捋他的小胡子，一只手叉在腰上。

“陛下，”特雷维尔接着说，“我跟您说过达尔大尼央因为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乎还是孩子，还没当火枪手的荣幸，所以穿着普通老百姓的服装；红衣主教的卫士注意到他很年轻，而且不是军队里的人，因此要他们在他们发动攻击以前离开战场。”

“您了解清楚了吧，特雷维尔，”国王打断他的话，说，“是他们先发动攻击的？”

“完全正确，陛下；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他们催他赶快离开，但是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他内心里是个火枪手，完全效忠于陛下，因此他要和几位火枪手一起留下战斗。”

“勇敢的年轻人！”国王咕哝了一句。

“他确实跟他们一起留下来了；陛下有了一个如此坚定的保卫者，正是达尔大尼央给了朱萨克那可怕的一剑，气得红衣主教发了那么大的火。”

“是他刺伤朱萨克的？”国王叫了起来，“他，一个孩子，这，这，特雷维尔，不可能。”

“我向陛下报告的完全是真的。”

“朱萨克，王国的一个一流击剑好手！”

“不错，陛下！朱萨克找到了他的老师。”

“我想见见这个年轻人，特雷维尔，我想见见他；如果需要做点什么，好，由我们来负责吧。”

“陛下什么时候能屈尊接见他呢？”

“明天中午，特雷维尔。”

“我只带达尔大尼央一个人来？”

“不，把四个人给我一起带来。我想同时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谢意。忠心的人不多，特雷维尔，应该对忠心给予奖赏。”

“中午，陛下，我们准时到罗浮宫。”

“啊！走小楼梯，特雷维尔，走小楼梯。没有必要让红衣主教知道……”

“是，陛下。”



## 三个火枪手

“您也明白，特雷维尔，禁令终归还是禁令；决斗仍然应该严加禁止。”

“不过这次遭遇，陛下，完全超出决斗的一般格局；这是一场斗殴，证据就是，他们是红衣主教的五名卫士对付我的三名火枪手和达尔大尼央。”

“说得有理，”国王说，“不过，没有什么关系，特雷维尔，还是从小楼梯上走吧。”

“特雷维尔露出了微笑。能够使得国王反抗红衣主教，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恭恭敬敬地朝国王行了个礼，等到国王允准后，便向国王告辞。

当天晚上，三个火枪手就得到谒见国王的殊荣的通知。他们早就认识国王，所以并不感到太兴奋。但是达尔大尼央呢，他的想象力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成功，整个夜里都在做着美梦。因此，早上八点钟他就来到阿多斯家。

达尔大尼央发现阿多斯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因为觐见国王的时间定在中午，所以他和波尔朵斯以及阿拉密斯计划好到卢森堡宫的马厩旁边的网球场去打一次网球。阿多斯邀达尔大尼央跟他们一起去；达尔大尼央尽管来没有打过，也不会打，但还是接受了，因为当时才九点钟，从九点钟到中午十二点这段时间他没有什么事可做不知道怎么消磨。

另外两个火枪手已经到了，正在一起练网球。阿多斯对各种体育锻炼都很擅长，他和达尔大尼央走到场子的另一边，向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挑战。他虽然用左手打球，但是刚做了一个动作，就知道他刚受伤的伤口不允许他做这样的运动。达尔大尼央单独留下；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对网球很不熟悉，不可能按规则进行正式比赛，所以他们继续打下去，光打不记分。但是有一个球是波尔朵斯打过来的，在离达尔大尼央的脸很近的地方飞过，于是达尔大尼央心里想，这一球如果不是从旁边飞过，而是击中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话，那他将不是一命呜呼，就是身受重伤，如果那样，他就完全不可能到宫里去了。然而在他的想象中，他的整个前程都决定于这次觐见，所以他恭恭敬敬地向波朵斯和阿拉密斯行了个礼，宣布他要等到熟练网球的时候再来跟他们打。接着他退出场子，来到观众廊的界绳旁边观看。

对达尔大尼央来说，不幸的是观众之中有一个是红衣主教的卫士，他在为战友们昨天刚遭到的失败愤愤不平，决心遇到机会就要报仇。他觉得机会来了，对他的身旁的人说：

“这个年轻人怕挨球击，毫无疑问他是火枪队里的一个小学徒。”

达尔大尼央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刚说过话的卫士。

“见鬼！”这个卫士傲慢地捋着小胡子接着又说，“您喜欢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吧，我的小先生。我说过的话不赖账。”

“您说过的话非常清楚，不需要再解释了，”达尔大尼央压低声音回答，“我请您跟我到外面走一趟。”

“什么时候？”卫士用同样嘲弄的口气问。

“现在。”

“您大概知道我是谁吧？”

“我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那您就错了，因为您如果知道我的名字，那么您就没有这么着急了。”

“您叫什么？”

“贝纳儒。”

“很好，见纳儒先生，”达尔大尼央镇静自若地说，“我到门口等您。”

“去吧，先生，我跟着您。”

“不要着急，先生，别让人看到我们是一起出去的；您也明

白，对我们来说，人太多了反而会碍事。”

“对，”卫士回答，他的名字对年轻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贝纳儒的名字确实人人都知道，也许达尔大尼央是惟一的例外；因为在国王和红衣主教的屡次禁令都没能制止的那些天天都在发生的斗殴中，最经常出现的人中就有他。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正忙于打球，阿多斯又专心地在看他们打球，他们甚至没有看见达尔大尼央出去。达尔大尼央正如他对红衣主教卫士说的，在门口站住；过了一会儿，那个卫士也出来了。觐见国王定在中午，达尔大尼央没有多少时间好浪费，他朝四周扫了一眼，看到街上没有人，于是对他的对手说：

“说真的，尽管您叫贝纳儒，但对您说来，对付火枪队的一个学徒，就够运气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做好一切准备的！”

“不过，”那个卫士说，“我觉得这个地方选得不太好，我们最好还是到圣日耳曼修道院后面去，或者到教士草地去。”

“您说得很有道理，”达尔大尼央回答，“但是我中午十二点正有个约会，我的时间不多。做好准备吧，先生，做好准备！”

贝纳儒是一个性急的人。就在这同一刹那，他的闪闪发光的剑已经拔在手中，他朝达尔大尼央猛扑过去；他希望他的对手会被他吓倒。

但是达尔大尼央头天已经当过学徒，刚从胜利中走出来，心里充满了未来的恩宠，下定决心，一步也不后退。因此决斗开始了。达尔大尼央坚持到最后，迫使他的对手后退了一步。但是贝纳儒的剑在后退一步的时候，偏离了肩、臂、剑保持的一条直线，达尔大尼央抓住这个时机，来了一个冲刺，刺中了对手的肩膀，紧接着也往后退了一步，举起他的剑；但是贝纳儒向他大声叫喊说这没有关系，接着又轻率地冲刺过去，结果自投于达尔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尼央的剑上。然而贝纳儒没有倒下去，也没有承认自己已被打败，只是朝德·拉特雷姆依府邸逃去；他有一个亲戚在为德·拉特雷姆依效力。达尔大尼央也不知道对手后来受的一次剑伤有多么重，紧紧逼住他不放，毫无疑问就要用第三剑来结果他的性命了，这时突然有一片喧闹声从街道上传来。这个卫士的两个朋友曾经听见他和达尔大尼央交谈过几句，还看见他谈过后就走了出去，于是那两个人也手上握着剑冲出球场，向达尔大尼央猛扑过去。但是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立刻出现了，就在两个卫士攻击他们的年轻伙伴时，他们不得不转过身来与卫士决斗。就在这时候，贝纳儒倒下去了；卫士们因为自己只有两个人却要对付四个人，开始大声喊叫：“快来帮忙，德·拉特雷姆依府里的人！”听到叫喊，府邸里的人全都跑出来，朝四个伙伴冲去，四个伙伴也开始叫喊：“快来帮忙，火枪手。”

这种叫喊通常会有人响应；因为大家都知道火枪手是红衣主教的仇敌，都因为火枪手憎恨红衣主教而喜爱他们。因此除了属于红公爵（阿拉密斯给红衣主教起的绰号）的卫士，其他卫队的卫士通常都站在国王的火枪手一边参加斗殴。这时正有德·艾萨尔的卫队的三个卫士路过，其中的两个当时就来援助火枪手，另外一个朝德·特雷维尔府邸奔去，一边奔，一边叫喊：“快来帮忙，火枪手，快来帮忙！”像平常一样，德·特雷维尔的府邸里满是火枪手；他们立即赶来帮助他们的兄弟；斗殴变成了一场大混战，但是优势在火枪手一边。红衣主教的卫士和德·拉特雷姆依手下的人退入府邸，及时地把门一道道关上，才阻挡住敌人，否则就会和他们一起涌进来。至于那个受伤的人，已经先抬进去，他的情况非常不妙。

火枪手和他们的同盟者全都十分激动，他们已经在商议，德·拉特雷姆依手下的人竟然肆无忌惮地攻击国王的火枪手，为了惩罚他们，是不是放把火烧掉德·拉特雷姆依的府邸。这个建议

## 三个火枪手

已经被兴高采烈的采纳，幸好这时十一点的钟声敲响了；达尔大尼央和他的伙伴们记起了他们要去觐见国王，如果他们不去觐见，以后会感到后悔莫及的；经他们的一再说服，那些人的脑袋终于冷静下来，因此仅仅朝门上砸了几块石头；再说，干这件事的几个带头人达尔大尼央他们片刻之前又离开了人群，朝德·特雷维尔的府邸走去。德·特雷维尔已经知道这次冲突，正在等他们。

“赶快到罗浮宫去，”德·特雷维尔说，“到罗浮宫去，片刻也不能耽误，让我们争取在国王得到红衣主教通知，以前见到国王。我们就对国王说这件事是昨天的事的继续，让两件事一同了结。”

德·特雷维尔因此由四个年轻人陪同，朝罗浮宫走去；但是使火枪队队长大吃一惊的是，有人通知他国王到圣日耳曼森林去打猎了。德·特雷维尔让人把这个消息连说了两遍，每说一遍他的火枪手都看见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

“陛下是不是昨天就有这次打猎的计划？”他问。

“不，阁下，”随身男仆回答，“是犬猎队队长今天早上来向他禀报，昨天夜里已经为他撵出了一头鹿。开始时国王回答他不去，后来他想到这次打猎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快乐，于是他吃过饭就走了。”

“国王见过红衣主教吗？”德·特雷维尔问。

“肯定见过，”随身男仆回答，“因为我今天早上看见红衣主教的马车套上了马，我问他到哪里去，得到的回答是：‘上圣日耳曼。’”

“我们被他抢先了，”德·特雷维尔说，“先生们，我今天晚上能见到国王；至于你们，我劝你们不要冒这个险。”

因为这个劝告是从一个对国王太了解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所以四个年轻人没有丝毫反对。德·特雷维尔要他们各自回到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的住处，等候他们的消息。

德·特雷维尔回到他的府邸，忽然想到应该抓紧时间抢先提出控诉。他打发仆人送一封信给德·拉特雷姆依的家里去，信里要求德·拉特雷姆依把红衣主教的卫士赶出去，并要求他斥责他手下的人竟然敢大胆地向火枪手发动攻击。德·拉特雷姆依已经接到他的马厩总管的报告，我们知道，这个马厩总管是贝纳儒的亲戚。德·拉特雷姆依回信说，应该提出控诉的不是德·特雷维尔，也不是他的火枪手，而应该是他，火枪手曾经攻击他手下的人，并且打算烧他的府邸。因为这两位有地位的人的争论可能旷日持久，双方都会固执己见，德·特雷维尔想出了一个以彻底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他亲自去德·拉特雷姆依一趟。

因此他立刻就到德·拉特雷姆依的府邸去，让人向德·拉特雷姆依通报。

德·特雷维尔和德·拉特雷姆依恭恭敬敬地互相行礼，因为在他们之间，如果说没有友谊，至少还有尊重。两个人都是勇敢、重视荣誉的人。德·拉特雷姆依是新教徒，很少见到国王，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一般说来不带有任何偏见。然而这一次他虽然彬彬有礼的接待，但是比平时要冷淡得多。

“先生，”德·特雷维尔说，“我们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控告对方，我这趟亲自来，就是为了让咱们一同把这件事弄清楚。”

“我很乐意，”德·拉特雷姆依回答，“不过我要告诉你，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错全在您的火枪手。”

“您是一个公正无私、通情达理的人，先生，”德·特雷维尔说，“不可能不会接受我要提出的一个建议。”

“请提吧，先生，我在听。”

“您的马厩总管的亲戚，贝纳儒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吗，先生，非常坏。他肩膀上中了一剑，这倒没有多大危险；但除了这一剑以外，他别处还挨了一剑，那一剑刺穿了

他的肺部，医生说凶多吉少。”

“不过，受伤的人神志还清醒吧？”

“完全清醒。”

“能说话吗？”

“有点困难，不过还能说。”

“好，先生！我们到他身边去。他也许就要到上帝面前去了，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他说真话。我把他看成是他自己案件的审判官，先生，我相信他说的话。”

德·拉特雷姆依考虑了片刻，因为很难提出一个比它更合理的建议，所以他接受了。

两个人下楼，来到贝纳儒躺着的那间屋子里。伤者看见这两位尊贵的老爷进来看他，试图从床上坐起来，但是他身体很虚弱，只要勉强一使劲，就累得精疲力尽，他又倒了下去，几乎失去了知觉。

德·拉特雷姆依走到他跟前，让他闻了闻嗅盐，使他苏醒过来。德·特雷维尔不愿意让人以后说他影响受伤的人，于是请德·拉特雷姆依亲自问贝纳儒。

德·特雷维尔预料的事发生了。贝纳儒在生死关头，没有丝毫隐瞒真相的想法，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身旁两位老爷听。

这正是德·特雷维尔所希望的；他祝贝纳儒早日康复，向德·拉特雷姆依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府邸，立刻派人通知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密斯，他等着他们吃晚饭。

德·特雷维尔接待的都是些很有教养的反对红衣主教的宾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晚饭期间的谈话都是以红衣主教的卫士刚遭到的两次失败为中心。达尔大尼央是这两天的主角，所有的赞扬都落到他的身上。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不仅作为好朋友，而且也愿意心甘情愿地把赞扬全都让给达尔大尼央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六点钟左右，德·特雷维尔宣布他必须到国王那儿去一趟；不过陛下约定的觐见时间早已过了，他没有要求从小楼梯进去，而是和四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候见厅。国王打猎还没有回来。我们的年轻人混杂在成群的廷臣中间，等了不过半个小时，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有人宣布陛下驾到。

听见这声宣布，达尔大尼央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一阵哆嗦，一直颤抖。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很可能对他以后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的眼睛焦急不安地牢牢盯住国王进来的那扇门。

路易十三出现了，他走在最前面，身上穿着沾满尘土的猎装，脚登一双长统靴，手上握着一根马鞭。达尔大尼央头一眼就判断出，国王的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陛下的这种心情虽然是很常见的，但是并不能阻止廷臣们迎上前，排列在他经过的路上，在国王的候见厅里，哪怕被国王愤怒地瞧上一眼，也比没有被国王看见要好。三个火枪手因此毫不迟疑，向前迈了一步，达尔大尼央呢，他没有动，躲在他们后面。国王虽然认识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斯的面孔，但是在他们前面经过时却没有看他们，就像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也没有跟他们说话。至于德·特雷维尔，国王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他坚定的经受住了这道目光，最后是国王把视线移开，在这之后，陛下一边嘴里咕哝着，一边回到他的房间里去。

“情况不好，”阿多斯面露笑容说，“这一次我们又得不到骑士封号了。”

“在这儿等十分钟，”德·特雷维尔说，“如果十分钟后你们还没有看见我出来，就回到我的府邸，因为再等下去也没有什么用。”

四个年轻人等了十分钟，一刻钟，二十分钟；看到德·特雷维尔仍不露面，他们惴惴不安地走了。

德·特雷维尔壮着胆子走进国王的书房，发现国王情绪十分



## 三个火枪手

不好，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马鞭柄拍打着靴子；尽管如此，德·特雷维尔还是像没有事地问到他的健康状况。

“不好，先生，不好，”国王回答，“我感到无聊。”

这确实是路易十三的最严重的疾病，他常常抓住他的廷臣，一边拖到窗口，一边说：“某某先生，让我们一起尝尝无聊的滋味吧。”

“怎么！陛下感到无聊！”德·特雷维尔说，“陛下今天不是享受了打猎的快乐吗？”

“真是太快乐了，先生！凭我的灵魂发誓，一切都变得糟透了，我不知道是猎物没有了踪迹，还是狗没有了嗅觉。我们逐出一头有十只叉角的鹿，追了它几乎六个小时，等到快要追上它的时候，糟糕！那群猎狗忽然换了目标。去追一头幼鹿。我已经放弃了猎鹰，您看，我又将不得不放弃围猎了。啊！我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国王，德·特雷维尔先生！我只剩有一只大隼，它前天也死了。”

“陛下，我能理解您的失望，这确实是个巨大的不幸。不过，我觉得您好像还剩下不少隼啦、鹰啦，和其他的猛禽。”

“可是没有人来训练它们，训练猎鹰的人都走了，懂得犬猎术的人也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我死了以后什么都完了，将来只能用捕兽器、陷阱和活板来打猎了。我要是能有时间培养几个学生就好了！是呀，红衣主教先生在那儿，他不让我有片刻空闲的时间，他跟我谈西班牙，跟我谈奥地利，跟我谈英国！啊！提到红衣主教先生，德·特雷维尔先生，我对您感到不满。”

德·特雷维尔正等着国王说这最后的一句话。他对国王很了解；他懂得所有那些抱怨只仅仅是一个开场白，是国王用来激励自己鼓起勇气的一种手段。国王现在终于说出了他原来想说的话。

“我在什么事上竟惹得陛下这么不高兴？”德·特雷维尔装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吃一惊的表情问。

“难道您就是这样来尽您的职责吗，先生？”国王继续说下去，没有直接回答德·特雷维尔提出的问题，“火枪手杀了一个人，闹翻了整整一片市区，还想把巴黎烧个净光，而您连话也不说一句，难道我任命您做这些火枪手的队长就是为的这个？不过，”国王继续往下说，“我指责您一定是太心急了；那些闹事的火枪手也许已经下到牢里，您这趟来是向我报告对他们已经进行过审判。”

“陛下，”德·特雷维尔心平气和地说，“我是来要求您进行审判的。”

“审判谁？”国王叫了起来。

“审判那些诽谤者，”德·特雷维尔说。

“啊！这倒是件稀奇事，”国王说，“您莫非要对我说，您的三个该死的火枪手，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还有您的那个贝亚恩来的小伙子，并没有像疯子似的扑向红衣主教的卫士贝纳儒，也没有把他打成重伤，说不定这时候他正在喘大气呢！您莫非要说，接下来他们没有攻打德·拉特雷姆依的府邸，也没有想把它烧掉！如果在战争年代，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可是在这太平年代，就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说吧，您不会否认这一切吧？”

“是谁给您编的这个动听的故事，陛下？”德·特雷维尔心平气和地问。

“是谁给我编的这个动听的故事，先生！如果不是权力无边的红衣主教，还会有谁呢？”

“陛下想说的一定是上帝，”德·特雷维尔说，“因为在我眼里只有上帝才有可能这样高高地在您之上。”

“不，先生，我想说的是国家的支柱，我的惟一的仆人，我的惟一的朋友，红衣主教先生。”

“红衣主教不是罗马教皇，陛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的意思是只有罗马教皇不会犯错误，他的这种不会犯错误的品德没有扩大到红衣主教身上。”

“您的意思是说他欺骗我，背叛我。这么说，您在控告他。说吧，坦白地承认您在控告他吧。”

“不，陛下；但是我要说红衣主教弄错了；我要说他得到的情报不正确；我要说他急于控告陛下的火枪手，他对他们不够公正，我还要说他没有从可靠的来源获取真实情报。”

“控告来自德·拉特雷姆依公爵，您对这还有什么要回答？”

“陛下，我可以这样说，他跟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不可能是一个很公正的证人。但是，陛下，我知道公爵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愿意信他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陛下。”

“什么条件？”

“条件是陛下派人去把他召来，问他，不过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亲自单独问他；等陛下接见过德·拉特雷姆依公爵以后，我立刻再来见陛下。”

“当然！”国王说，德·拉特雷姆依说什么您都相信？”

“是的，陛下。”

“您接受他的意见？”

“毫无疑问。”

“您接受他提出的赔偿要求？”

“完全接受。”

“拉谢斯内！”国王叫道，“拉谢斯内！”

路易十三的心腹随身男仆拉谢斯内一直守在门口，这时走了进来。

“拉谢斯内，”国王说，“派人立刻去替我把德·拉特雷姆依公爵叫来；我今天晚上就要和他单独谈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陛下是否向我许下诺言，在德·拉特雷姆依公爵和我之间不见任何人？”

“以我国王的荣誉担保，不见任何人。”

“那就明天见了，陛下。”

“明天见，先生。”

“陛下喜欢几点钟？”

“随您的便。”

“不过，来得太早，我怕会吵醒陛下。”

“吵醒我？难道我还睡觉？我不再睡觉了，先生；我偶尔做梦，仅此而已。来吧，您愿意多早就多早，就七点钟吧；不过您的火枪手要是有事，您可得当心一点！”

“我的火枪手要是有事，陛下，就一定交到陛下的手里，按照您的旨意处置他们。陛下另外还有什么要求？请说出来，我准备服从。”

“没有了，没有了，大家叫我“公正者路易”，不是没有道理的。明天见，先生，明天见。”

“愿上帝保佑陛下！”

国王虽然睡得少，德·特雷维尔睡得比国王还要差。他当天晚上就让人通知他的三个火枪手和达尔大尼央，早上六点半到他家里来。他带着他们一起去，什么也没有向他们保证，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许诺，而且什么也没有向他们隐瞒，他们甚至他自己是否能得到宠幸都难以预卜。

到了小楼梯下面，他让他们等着。如果国王还在对他们生气，他们就不必露面，悄悄离开算了；如果国王同意接见他们，那就只需要派个人叫一声就行。

走进国王的专用候见厅，德·特雷维尔找到了仆人拉谢斯内。拉谢斯内告诉他，头天晚上在德·拉特雷姆依公爵的府邸没有找到公爵，公爵回家太晚又不便进罗浮宫，所以公爵刚到，这时候

正在国王的房间里。

这个情况让德·特雷维尔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肯定，在德·拉特雷姆依的作证和他之间没有人能有机会对国王施加任何影响了。

果然十分钟刚过去，书房的门就开了，德·特雷维尔看见德·拉特雷姆依公爵从里面出来，朝他走过来，对他说：

“德·特雷维尔先生，陛下刚派人找我来，了解昨天上午在我的府邸发生的事。我把是我手下人的错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还有我准备向您道歉。既然我遇到您了，请接受我的道歉，并且永远把我看作您的朋友。”

“公爵先生，”德·特雷维尔说，“我一向对您的为人正直充满信心，除了您，我不愿意在陛下面前再有别的辩护人。现在我看到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很好，很好！”国王说，他在门里面听见了德·特雷维尔和德·拉特雷姆依之间说的所有恭维话，“只不过，特雷维尔，既然拉特雷姆依说他是您的朋友，请您对他说，我也希望做他的朋友，但是他却疏远我，我没有见到他快要满三年了，还是我派人把他找来，才见到他一次面。把这一切都替我告诉他，因为这些话是一个当国王的不便亲口说的。”

“谢谢，陛下，谢谢，”公爵说，“不过，除德·特雷维尔先生以外，并不是陛下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些人才是最忠诚的人。”

“啊！您听到了我说的话；那很好，公爵，那很好，”国王来到门口，说，“啊！是您呀，特雷维尔！您的火枪手在哪儿？我前天曾经对您说过，把他们给我带来，为什么您没有照办？”

“他们就在楼下，陛下，您只要吩咐一声，拉谢斯内就可以去叫他们上来。”

“好，好，让他立刻上来；快八点钟了，九点钟我还要等一个客人。请便吧，公爵先生，千万别忘了常常来。进来吧，特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维尔。”

公爵行了一个礼走了。在他打开门时，三个火枪手和达尔大尼央由拉谢斯内领着，来到楼梯的顶端。

“来吧，我的勇士们，”国王说，“来吧；让我来训斥训斥你们。”火枪手边走近，边鞠躬；达尔大尼央跟在他们后面。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王继续说，“你们四个人，在两天里就让红衣主教七个卫士失去了战斗力！太多了，先生们，太多了。照这样算起来，红衣主教在三个星期以后就得把卫士队伍全都换成新人，而我呢，我不得不极其严格地执行我的那些禁令。偶然一个，我不会说什么；但是两天里七个，我再重复一遍，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但是，陛下也看到他们悔恨万分地来请求陛下宽恕。”

“悔恨万分！哼！”国王说，“我才不相信他们虚伪的脸，特别是那边的那张加斯科尼人的脸。到这儿来，先生。”

达尔大尼央明白这句称赞话是对他说的，于是装出伤心地走向前去。

“好呀，您怎么能对我说他是个年轻人？他还是个孩子，德·特雷维尔，一个名符其实的孩子！狠狠给朱萨克一剑的是他吗？”

“还有那给贝纳儒出色的两剑。”

“真是难以置信！”

“还有呢，”阿多斯说，“如果达尔大尼央不把我从比斯卡拉的手里救出来，我肯定不会在这时候有机会谦卑地向陛下致敬的荣幸。”

“如此说来，达尔大尼央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了，正如先王说的，见他妈的鬼，德·特雷维尔。干您们这个行当，紧身短上衣肯定要刺破许多件，剑肯定要折断许多把。可是达尔大尼央如今还是那么穷，对不对？”

“陛下，对，加斯科尼人现在还很穷。”

## 三个火枪手

“您说这话的意思是，既然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那也是加斯科尼人让我当上国王的，对不对，特雷维尔？好得很。拉谢斯内，去翻翻我的口袋，看看能不能找到四十个皮斯托尔；如果找到，就给我拿来。坦率地说吧，达尔大尼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于是达尔大尼央详细地叙述了头天发生的事；他是因为能见到陛下，高兴得睡不着，在觐见前三小时来找他的朋友们；他们是一块儿到网球场，以及他是怎么因为显露出怕脸上挨球的担心，遭到贝纳儒的嘲笑，为了这次嘲笑，贝纳儒差点儿被他刺死，而跟这事毫无关系的德·拉特雷姆依也差点儿丢掉他的乌纱帽。

“正是这样，”国王低声说，“是的，德·拉特雷姆依讲给我听的也正是这么回事。可怜的红衣主教！两天里损失了他最心爱的七个人；够了，先生们，听清楚，够了，你们已经报了费鲁街的仇，甚至报得过了头，你们应该满意了。”

“如果陛下满意，”特雷维尔说，“我们也满意。”

“是的，我很满意，”国王补充说，同时从拉谢斯内手里抓起一把金币，放在达尔大尼央手里。“看”他说，“这就是我满意的一个证明。”

在我们今天，时髦的自尊观念在那个时代还不风行。一个贵族直接从国王手里接受金钱，并不感到丝毫丢脸。达尔大尼央因此把四十个皮斯托尔毫不客气地放进自己的口袋，还向陛下说了许许多多感谢话。

“好啦，”国王望着钟说，“好啦，现在已经八点半了，你们可以走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九点钟要等一个人。谢谢你们的忠诚，先生们，我能够依靠你们，对不对？”

“啊！陛下，”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我们可以为陛下赴汤蹈火，粉身碎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好；不过不要轻易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在，会对我更有用。特雷维尔，”国王在其他人退出去时，低声补充说，“因为您的火枪队里没有空缺，况且我们已经决定了进火枪队必须有个见习期，您就把达尔大尼央安排在您的妹夫德·艾萨尔的卫队里吧。啊！见鬼！特雷维尔，我一想到红衣主教的脸色就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会气坏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有权这样做。”

国王接着向特雷维尔挥手致意，特雷维尔退出去，找到了他的火枪手，他发现他们正在和达尔大尼央分那四十个皮斯托尔。

正如陛下说的，红衣主教确实气坏了，气得有一个星期没有跟国王打牌，尽管如此，国王还是极其亲切地笑脸相迎，每次相遇都要用最温和的语气问他：

“哦，红衣主教，您手下那个可怜的贝纳儒和朱萨克身体怎么样了？”



## 第七章 火枪手的家务事

达尔大尼央在罗浮宫外面，向他的朋友们请教，国王奖赏的钱他该怎么使用。阿多斯建议他在松果酒店吃一顿丰盛的饭菜，波尔朵斯建议他雇一个跟班，阿拉密斯建议他找一个情妇。

当天就吃宴了，跟班在一旁伺候。饭是阿多斯预订的，跟班是波尔朵斯提供的。雇的跟班是底卡底人，雇他时他正朝河水里吐痰，望着在河面上形成的一个个圆圈。

波尔朵斯认为这种娱乐证明他是个爱深思、做事审慎的人，阿尔朵斯气派十足的贵族外表迷住了这个底卡底人跟班普朗歇。他原以为自己是为贵族波尔多斯雇用的，后来他看见位子已经被另一个叫穆斯格东的同行占据，而且波尔朵斯还向他解释说，他不需要用两个仆人，他应该去服侍达尔大尼央，因此他心里多少有点感到失望。然而等到他的主人达尔大尼央请客吃这顿晚餐的时候，看见他的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付账，他相信交上了好运，感谢老天爷让自己遇上这样一个有钱的人。这个看法他一直保持到盛宴结束，他还用这顿盛宴的残羹剩菜来弥补长时期来的饮食不足。但是到了晚上给主人铺床时，普朗歇的幻想便破灭了。由一间前厅和一间卧房组成的套房里只有这一张床，普朗歇睡在前厅里的一条毯子上，这条毯子还是从达尔大尼央的床上抽出来的。从此达尔大尼央就少了一条毯子。

阿多斯也有一个名叫格里莫的跟班，他使用一套特殊方法把他训练出来服侍自己。阿多斯沉默寡言，他跟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亲密相处已经有五六年之久，他们觉得在这五六年里，常常看见他微笑，但是从来没有听见他笑出声来，他的话简短又富有表达力，他的谈话内容一般都是不带任何插曲的事实。

尽管阿多斯刚满三十岁，相貌英俊而且天资聪颖，但是没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知道他有情妇。他从来不谈女人。尽管在阿多斯面前谈论女人会使他感到极其不愉快，但是他不阻止别人在他面前谈。他仅仅偶尔插进一句辛酸或者愤世嫉俗的评语。他的矜持、孤癖和寡言少语，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老人。为了不和他的习惯相抵触，他使格里莫养成了根据他的简单手势或者嘴唇动作来服从他的命令的习惯。他只有在一些极其重要的场合才跟他说话。

格里莫一方面对他的主人阿多斯十分依恋，十分崇敬他的主人的才智，一方面又像老鼠怕猫一样怕他的主人。有时候他以为完全理解了阿多斯的要求，急急忙忙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偏偏做的却和他的主人的要求完全相反。阿多斯于是耸耸肩膀，也不发怒，只是把格里莫狠狠地揍上一顿。在这种日子里他才稍微开口说一两句话。

波尔朵斯，他的性格和阿多斯截然不同：他不仅说得很多，而且声音很响；别人听不听，他倒完全不在乎。他只是为了得到说话的乐趣，为了得到听见自己说话的乐趣而说话。他从古到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是自然科学除外。他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据他自己说，他从小就对科学家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他的样子没有阿多斯那么气派；这方面的自卑感，在他们刚结交的时候，常常使他不能礼貌地对待这个贵族，于是竭尽全力地用他的奢华服饰来压倒对方。但是，阿多斯穿着普普通通的火枪手上衣，仅仅靠了他朝后仰仰头的仰法，朝前伸伸脚的伸法，就立刻使摆阔的波尔朵斯相形见绌。波尔朵斯安慰自己的办法是，在德·特雷维尔的候见厅和罗浮宫的警卫室里大讲特讲他的艳遇，而这正是阿多斯从来不谈的。在从穿袍贵族的妻子谈到佩剑贵族的妻子，从法官太太谈到男爵夫人，目前波尔朵斯谈的是一位外国公主，说她对自己十分钟情。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有其主必有其仆。”因此让我们放过阿多斯的仆人，谈谈波尔朵斯的仆人；放过格里莫，谈谈穆斯格

东。

穆斯格东是一个诺曼底人，原名博尼法斯。他的主人波尔多斯替他把这个温和的名字改成为一个响亮得无法形容的名字：穆斯格东。在法语上有“短筒火枪”的意思。他给波尔朵斯当差，提出的条件是只要供给他的穿和住，不过穿的和住的都得讲究；他仅仅要求每天给他两个小时的自由，让他从事一种能满足他的其他需要的行当，波尔朵斯接受了他的要求，因为这些条件非常合他的心意。他让人用他的旧衣服和披风给穆斯格东改成了几件紧身短上衣。有一个裁缝很聪明，替他把旧衣服翻个身，变成新衣服；有人怀疑这个裁缝的老婆打算让波尔朵斯放弃他的贵族习惯。穆斯格东靠了这个裁缝，跟随在波尔朵斯的身后，显得非常神气。

至于阿拉密斯，我们已经充分地阐述过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像他的伙伴们的性格一样，以后我们可以随着它的发展更加充分地了解。他的仆人叫巴赞。由于阿拉密斯抱着将来有一天要成为神职人员，他也像神职人员的仆人所应该的那样，一年到头穿着黑衣服，他是贝里人，年龄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温和、安详、肥胖，把他主人留给他的闲暇时间用来阅读宗教书籍，严格地为两个人烧一顿菜肴的品种不多但是美味可口的晚餐。另外，他为人谨慎，可以说是又哑、又瞎、又聋，他的忠诚可靠经得起任何考验。

既然我们已经肤浅地认识了这些主人和仆人，接下来我们谈谈他们每个人的住处。

阿多斯住在离卢森堡宫只有几步远的费鲁街。他的套房在一所连同家具出租的房子里，一共有两小间，里面的陈设很整洁。女房东还年轻，也很美丽，朝他暗送秋波，做媚眼。几件能炫耀昔日的辉煌的遗物，使简朴的住所蓬荜生辉。譬如说，墙上挂着一把金银丝嵌花嵌得富丽堂皇的剑，从款式看来可以追溯到弗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索瓦一世时代，单单宝石镶嵌的剑柄就能值两百皮斯托尔，但是在最穷困的时候，阿多斯也不愿意把它当掉或者卖掉。这把剑长久以来一直是他的朋友波尔朵斯垂涎的对象。为了得到这把剑，波尔朵斯连少活十年也愿意。

波尔朵斯有一天和一个公爵夫人幽会，他甚至想尝试向阿多斯借用它。阿多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掏空，把所有珠宝、钱袋、军服饰带和金链条都放在一起，表示愿意将一切都给波尔朵斯；但是剑，他对波尔朵斯说，它已经被牢牢地固定在墙上，只有在阿多斯离开他的住所时，它才可以离开那堵墙。除了他的剑，还有一幅画像，画的是亨利三世时代的一位贵族老爷，服饰很漂亮，佩带着圣灵勋章，这幅画像和阿多斯的外貌有点像某些亲属之间的相似，说明了这位大贵族，是他的祖先。

最后还有一只华丽无比的用金银精制而成的匣子，上面的纹章和剑、画像上的纹章相同，摆在壁炉台当中作为装饰，和壁炉上的其他装饰品极不协调，阿多斯把这只匣子的钥匙一直带在身上。但是有一天他当着波尔朵斯的面把它打开，波尔朵斯因此能够亲眼证实匣子里只有几封信和几份文件：毫无疑问是情书和家书。

波尔朵斯住在老鸽笼街的一套很宽大、外表很豪华的房间里。波尔朵斯每次跟朋友在他的窗子前面经过，仆人穆斯格东总是站立在一扇窗子那儿，波尔朵斯就抬起头，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家，”但是在他家里从来找不到他，他也从来不邀请别人上楼到他家里去，也没有人能想象得出在这豪华的外表里有什么样的真实财富。

至于阿拉密斯，他的一套住房不大；有一间小客厅，一间餐厅和一间卧室，卧室像套房的其他房间一样，也是在底层，朝向一片凉爽宜人、青葱翠绿、遍地阴影、别人的眼光穿不透的花

园。

至于达尔大尼央，我们不但知道他的居住情况，而且我们已经认识他的仆人：普朗歇师傅。

达尔大尼央像有搞阴谋诡计的天赋的人那样，生来好奇心很重，他尽一切努力去了解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的确切身份，因为这三个年轻人，每个人都是在入伍时用假名字来掩盖自己的贵族的名字。特别是阿多斯，相距不远都能闻出他的大贵人的气味。因此他向波尔朵斯打听阿多斯和阿拉密斯的情况，向阿拉密斯了解波尔朵斯。

遗憾的是波尔朵斯对阿多斯的身世，除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一些情况以外，也是一无所知，据说他在爱情生活中遭到过很大的不幸，而且有一桩极其可怕的背信弃义的事毁了这个高尚文雅的人的一生。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桩背信弃义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波尔朵斯，他的真实姓名和他的两个同伙一样，只有德·特雷维尔一个人知道。除了他的姓名以外，他的生平倒是很容易了解的。他爱慕虚荣而又守不住秘密，别人就像看透水晶似的可以把他完全看个透。只有一件事可能会把研究他的人引入歧途，那就是对他的吹嘘自己的所有那些好听话都信以为真。

至于阿拉密斯，一方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秘密，另一方面又像是个非常神秘的单身汉，他很少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有关其他人的问题，而且尽力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有关他自己的问题。有一天，达尔大尼央盘问有关波尔朵斯的事盘问了很长时间，得知外面流传这个火枪手遇到了一位公主交上好运的消息，接着也想探听出阿拉密斯的艳史。

“我亲爱的朋友，您自己呢？”他对阿拉密斯说，“您光谈别人的男爵夫人、伯爵夫人，亲王夫人……”

“请原谅”阿拉密斯打断他的话，说，“我谈是因为波尔斯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也在谈，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大声嚷嚷所有这些事。不过，请您相信，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如果我是从另外的来源听来的，那么世界上决不会有比我更守口如瓶、更可以信赖的人了。”

“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达尔大尼央说，“但是我觉得您跟那些纹章也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有一条绣花手绢可以作为证明，我正是靠了它才有认识您的荣幸。”

阿拉密斯流露出最谦逊的神色，亲切地回答：

“我亲爱的，请别忘了我回避一切社交机会，希望出家做个教士，您看见的那条手绢不是别人送给我的，而是我的一个朋友忘在我家里的。我不得不收起来，免得连累他和他的那位夫人。至于我，我没有，也不想有情妇，在这方面我学习阿多斯的明智的榜样；和我一样，他也没有。”

“见鬼！您既然是火枪手，就不可能是神父。”

“我亲爱的临时的火枪手，正如红衣主教说的那样；我是一个违反自己心愿的火枪手，但是请相信我，我内心里是一个教士，阿多斯和波尔朵斯把我塞进火枪队，好让我有点事做做；我正好在成为火枪队的队员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是跟……不过这不会引起您的兴趣，对不起我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

“不，我非常感兴趣，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而且我现在一点事也没有。”

“是的，不过我现在要念我的经了，”阿拉密斯回答，“接下来还要为代吉荣夫人写诗，然后我必须到圣诺雷街去替德·谢弗勒兹夫人买胭脂。我亲爱的朋友，您看见了，您一点也不忙，可我忙得很呢。”

阿拉密斯亲切地朝他的年轻伙伴达尔大尼央伸出手，向他告别。

达尔大尼央不管费了多么大的力气，但还是不能把他的三个

## 三个火枪手

新朋友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此他打定主意暂且相信别人谈到他们的那些话，希望将来能有更准确、更广泛的认识。

此外，这四个年轻人的生活总是快乐的，阿多斯赌钱，手气总是欠佳。然而他从来不向他的朋友借一分钱，尽管他的钱不断地借给他们；在他不赌钱的时候，他总是在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叫醒债主，还清头天晚上欠下的赌债。

波尔朵斯有时候也会赌兴大发。在那些日子里，如果他赢了，他会变得目空一切；如果他输了，他会一连几天完全不见踪影，接着又重新露面，脸色苍白，神情颓丧，但是口袋里有了钱。

至于阿拉密斯，他从来不赌钱，他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坏的火枪手，饭桌上最令人扫兴的客人。他经常总是需要工作。有时候当晚宴吃到一半的时候；酒喝得正酣，话谈得正欢，每个人都认为还要在饭桌边待上两三个小时的时候，阿拉密斯却看看他的表，带着优雅的笑容立起来，向所有的人告辞，据他自己说，他要去请教一个他约好的教士。另外几次，他说是要回到住所去写一篇论文，还要求他的朋友们不要去打扰他。

但是这时候阿多斯却露出迷人的、忧郁的笑容，跟他那高贵的脸是那么的相配；波尔朵斯却一边喝酒，一边发誓说阿拉密斯将来大不了做一个乡村教士。

达尔大尼央的跟班普朗歇在有好运的日子里表现得十分豁达庄重；他每天能拿到三十个苏（法国辅币）的工钱；在一个月里他回到自己的家时快活得像一只燕雀，对他的主人达尔大尼央也十分亲切。换句话说，等到路易十三国王的四十个皮斯托尔被吃光或者差不多被吃光时，他开始抱怨了；这叫阿多斯听了觉得恶心，波尔朵斯听了觉得粗鄙，阿拉密斯听了觉得可笑。阿多斯因此又劝达尔大尼央把这个家伙辞退，波尔朵斯希望先把他揍一顿，阿拉密斯却认为仆人只应说恭维他的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你们来说，说起来容易，”达尔大尼央回答，“阿多斯，对您来说，您跟仆人格里莫在沉默中生活，您禁止他说话，因此您跟他在一起永远听不到不中听的话。波尔朵斯，对您来说，您过着豪华的生活，在您的仆人穆斯格东眼里，您就是一个神。最后对您来说，阿拉密斯，您总是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习神学上，引起您的佣人称赞，他是一个性情温和、信教虔诚的人。可是我呢，我一无地位，二无钱财，我不是火枪手，甚至还不是卫士，我该怎么办才能引起普朗歇对我的喜爱、恐惧或者敬重呢？”

“这件事确实很重要，”三个朋友回答，这是一件家务事，仆人与女人一样，应该一上来就让他老老实实呆在他应该呆的地方。好好考虑考虑吧。”

达尔大尼央考虑后，决定先揍普朗歇一顿以防万一；这件事就像他干任何事一样干得很认真；在狠狠揍完了以后，他还不允许普朗歇擅自走掉，不再给他当佣人。“因为”他补充说，“我不可能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可避免地在等待着更好的机会。如果你留在我身边，你的好运气也是有保证的，我是一位好主人，决不会因为 you 要求解雇，我就同意解雇你，让你失去交好运的机会。”

这种做法使三个火枪手对达尔大尼央的谋略产生了敬意。普朗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不提要离开达尔大尼央的事了。

四个年轻人变成为形影不离的共同生活。达尔大尼央来自外省，他本来没有任何癖习，一下子来到一个对他说来是崭新的世界里，立刻沾染上了他的朋友们的习惯。

他们冬天八点钟左右起床，夏天六点钟左右起床，然后上德·特雷维尔的府邸去问问当天的口令和了解了解情况。达尔大尼央虽然还不是火枪手，但总是认真地执行着火枪手的任务，一丝不苟得令人感动。他总是不断地在站岗，因为他的三个朋友中不论谁站岗，他总是陪着。府邸里的火枪手都认识他，把他看成是



## 三个火枪手

一个好伙伴。德·特雷维尔第一回见面就很赏识他，现在真的喜欢上他了，不断地在国王面前推荐他。

三个火枪手呢，他们也非常爱他们的年轻伙伴达尔大尼央。把这四个人连结在一起的友谊，或者为了决斗，或者为了公务，或者为了消遣，或者为了每天见面三四次的需要，使他们不断地像影子似的你跟着我，我跟着你。从卢森堡宫找到圣苏尔比斯广场，从老鸽笼街找到卢森堡宫，别人经常都能遇到这四个分不开的人在互相寻找。

在此期间，德·特雷维尔许诺过的事仍在继续进行。有一天国王命令德·艾萨尔骑士把达尔大尼央收进他指挥的卫队做见习生。达尔大尼央叹着气穿上新制服，他情愿以少活十年为代价来换取火枪手的上衣。不过德·特雷维尔允诺在两年见习期满后让他成为真正的火枪手，而且见习期还可以缩短，只要达尔大尼央有机会在什么事情上为国王效劳，或者是干出了什么丰功伟绩。达尔大尼央得到这个许诺以后，退了出来，第二天就开始服役了。

现在轮到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在达尔大尼央站岗时，和他一起站岗了。德·艾萨尔骑士的队伍，就这样在收下达尔大尼央的那一天，收下了四个人，而不是收下达尔大尼央一个人。

## 第八章 宫廷的一件密谋

然而路易十三国王赐给达尔大尼史四十个皮斯托尔以后，正像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在有了一个开始以后，总会有一个结束。从这个结束起，四个年轻人陷入了经济拮据之中。先是阿多斯用他自己的钱维持他们四个人的开销，维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是波尔朵斯接替他；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不在家生活，波尔朵斯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又维持了将近半个月；最后轮到了阿拉密斯，他高高兴兴地负起这个责任，据他说，他卖掉了他的神学书籍，终于弄到一些钱。

于是他们像往常一样向德·特雷维尔请求帮忙。德·特雷维尔答应给他们预支一部分军饷，但是三个火枪手每人的账上都有不少拖欠，而有的卫士甚至还拿不到军饷，因此他们靠预支的钱也维持不了多久。

最后他们看到自己就要身无分文了，于是尽最后一次努力凑集了八九个皮斯托尔，交给波尔朵斯去赌博。不幸的是他手气不好，钱不仅输光，而且还欠下了二十五个皮斯托尔的赌债。

真正的贫困于是围绕着四个年轻人。我们看到这几个饥肠辘辘的人，后面跟随着他们的跟班，跑遍一条条沿河的街道和一个个卫队，到外面的朋友家里混一顿饭吃；因为阿拉密斯认为，一个人在兴旺发达的时候，应该向左右施舍一些小恩小惠，等到倒霉的时候就能获得别人的帮助。

阿多斯被邀请了四次，每次都带着他的朋友和他们的跟班。波尔朵斯也有六次机会，他也让他的伙伴们一同去吃。阿拉密斯被邀请八次。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他是一个说得少、干得多的人。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在京城里还一个人也不认识，只在他的

## 三个火枪手

同乡的教士家里混了一顿喝巧克力茶的早餐，在一个卫队的卫士家里混了一顿晚餐。他带着他的伙伴们到教士家里，一顿早餐吃光了教士两个月的积蓄；他带着他的伙伴们到掌旗官家里，掌旗官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但是正如普朗歇说的，即使吃得再多，也仅仅是吃一顿饭而已。

与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弄到的那些丰盛宴会相比，达尔大尼央只有一顿半饭提供给他的伙伴们，因此感到很丢脸；说一顿半饭，是因为在教士家里吃的那顿早餐只能算是半顿。他认为自己是受着朋友们的供养，但是他却怀着满腔的诚意，忘记了他曾经养活这伙人足足一个月，于是，他的头脑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后，他觉得这四个勇敢的、有进取心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联盟除了闲逛、上剑术课和有点疯狂的打抱不平以外，还应该另外有一个目标。

确实如此，从钱袋到生命，四个年轻人彼此之间都是可以做出牺牲的人，四个永远互相支持、决不后退、共同作出的决定不论是单独执行还是一起执行都会坚决执行到底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不可避免地应该或者秘密地，或者公开地，或者通过坑道，或者通过战壕，或者用计谋，或者用武力，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往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的道路，尽管这个目标不太现实，或者离现实很远。惟一的一件使达尔大尼央感到惊奇的事是，他的伙伴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他却想到了，甚至想得非常认真；他绞尽脑汁要给这股绝无仅有的、增大了四倍的力量寻找一个共同的方向，如果使用这股力量，就能像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寻找杠杆一样，把地球撬起来。正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敲门。达尔大尼央叫醒仆人普朗歇，吩咐他去开门。

四点钟的钟声刚刚敲过。两个小时前普朗歇来向他的主人达尔大尼央讨饭吃，他的主人用下面这句谚语来回答：“谁睡觉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在吃饭。”因此，普朗歇是在拿睡觉来代替吃饭。

一个穿戴朴素的男子被带进来，看上去像一个平民。

普朗歇很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但是由于这个平民对达尔大尼央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和他谈的事既重要，又绝对机密，因此希望能和他单独谈。

达尔大尼央叫普朗歇出去，请客人坐下。

两个人片刻的沉默，互相望着，好像是两个人才初步认识，接着达尔大尼央点了点头，表示他在听。

“我听人说您是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平民说，“您完全有理由享有这个好名声，因此我作出决定，把自己的一桩秘密说给您听。”

“请说吧，先生，请说吧，”达尔大尼央说，他本能地觉察到会有什么对他有利的事。

那个平民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下去：

“我的妻子在宫里给王后管理内衣，先生，她长得可以说是既聪明又美丽。在别人的介绍下我娶她为妻快要满三年啦。尽管她只有一笔很小的财产，然而王后的持衣侍从，德·拉波尔特先生，是她的教父，保护她……”

“接下来呢！先生？”达尔大尼央问。

“接下来！”平民说，“接下来！先生，我的妻子昨天上午从她的工作间出来后，被人绑架了。”

“您的妻子是被谁绑架的？”

“我当然不知道，先生，但是我怀疑一个人。”

“您怀疑的这个人是谁？”

“一个追踪她很久的男人。”

“见鬼！”

“不过，请允许我对您说，先生，”平民继续说，“我认为在这件事里面爱情的成分比政治的成分要少。”

## 三个火枪手

“爱情的成分比政治的成分要少，”达尔大尼央带着深思的样子说，“您有什么好怀疑？”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把我怀疑的事告诉您……”

“先生，我提醒您，我没有向您提出任何要求。是您自己找上门来的。是您对我说您有一桩秘密要说给我听。因此随您的便吧，您要走现在还来得及。”

“不，先生，不，我看您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我很信赖您。我的妻子被绑架，我相信并不是因为她自己的恋情，而是因为一个地位比她高得多的贵夫人的恋情。”

“啊！啊！会不会是德·瓦—特拉西夫人？”达尔大尼央说，这个平民显得自己对宫廷里发生的事十分了解。

“比她高，先生，比她高。”

“代吉荣夫人？”

“还要高。”

“德·谢弗勒兹夫人？”

“比她高，高得多！”

“那是王……”达尔大尼央愣了一下说不下去了。

“是她，先生，”惊骇万分的平民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跟谁？”

“如果不是跟那位公爵还能是谁……”

“跟那位公爵……”

“是他，先生！”平民说，嗓音比上次更低。

“您，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啊！我是怎么知道的？”

“对，您是怎么知道的？要全部说出来，否则……您也明白。”

“我是从我的妻子那儿知道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又是从谁哪儿知道的？”

“从德·拉波尔特先生那儿。我不是对您说过，我的妻子是王后的亲信德·拉波尔特先生的教女吗？嗯，德·拉波尔特把她安置在王后陛下身边，好让我们的可怜的王后在受到国王的抛弃，受到红衣主教的侦察，受到所有人的背叛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啊！啊！事情有点清晰了，”达尔大尼央说。

“四天前我的妻子回来过，先生；她提出的工作条件中有一条是她每个星期得回来看我两次；因为我的妻子非常爱我，因此我的妻子她回来的时候，私下里告诉我，王后现在非常害怕。”

“真的吗？”

“是的。红衣主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跟踪她，迫害她。他为了跳西班牙萨拉班德舞的那件事不能原谅她。您知道跳萨拉班德舞那件事吗？”

“还用问，当然知道！”达尔大尼央说，其实他一无所知，但是他希望装得了如指掌。

“因此，现在不再是仇恨，而是报复了。”

“真的吗？”

“王后相信……”

“嗯，王后相信什么？”

“她相信有人以她的名义写信给白金汉公爵。”

“以王后的名义？”

“是的，为了把他引到巴黎来，一旦来到巴黎，再把他诱进陷阱。”

“见鬼！但是您的妻子，我亲爱的先生，她怎么会卷到这件事里面去呢？”

“他们知道我的妻子对王后忠心耿耿；他们的打算迫使她离

开她的女主人，或者是恐吓她说出王后陛下的秘密，或者是引诱她充当密探。”

“很可能，”达尔大尼央说，“但是绑架她的那个人，您认识吗？”

“我对您说过，我相信我认识他。”

“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死心塌地的亲信、走狗。”

“您见过他吗？”

“见过，我的妻子前一天指给我看过。”

“他有什么外貌特征，让人能够认出他来？”

“啊，当然，他是一个态度傲慢的老爷，黑头发，晒得黑黑的脸，锐利的目光，雪白的牙齿，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鬓角上有一道伤疤！”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还有雪白的牙齿，锐利的目光，晒得黑黑的脸色，黑头发，傲慢的态度；他正是我在法国默恩镇遇到过的那个贵族！”

“您说，他是您遇到过的那个人？”

“是的，是的，不过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不，我说错了，正相反，如果您的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反而会使这件事简单化，我可以一下子报两个仇，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上哪儿去找这个人？”达尔大尼央说。

“我不知道。”

“您对他的住处一点也不知道吗？”

“一点也不知道。有一天我送我的妻子到罗浮宫去，她进去的时候，他正好出来，她指给我看过。”

“见鬼！见鬼！”达尔大尼央低声咕哝，“所有这些都太含糊，不够明确；您是从谁那儿知道您的妻子被绑架的？”

“是从德·拉波尔特那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告诉您什么？”

“什么详细的情况也没有告诉我。”平民说。

“您没有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什么吗？”

“不，我接到过……”

“什么？”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说。”

“您又提这个了；不过我要再次提醒您，这一次您要后退已经有点迟了。”

“因此我决不后退，他妈的！”平民嚷了起来，他骂街是为了给自己鼓起勇气，“而且以我博纳希厄的人格起誓……”

“您叫博纳希厄？”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问。

“是的，这是我的名字。”平民说。

“您刚才说以博纳希厄的人格起誓！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不过这个名字我觉得挺熟。”

“有这个可能，先生。我是您的房东。”

“啊！啊！”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略微弯了弯腰行了个礼，“您是我的房东？”

“是的，先生，是的。您住在我这儿已经有三个月了，毫无疑问您忙着重要的事，忘了付我房租；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打搅过您，我想您一定注意到我的体贴入微、照顾周到。”

“当然，我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对您的厚待感激不尽；如果我能够在什么事上对您有用的话……”

“我相信您，先生，我相信您，正如我刚才准备对您说的，以博纳希厄的人格发誓！我信任您。”平民说。

“那就把您已经开始对我说的话说完。”

平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达尔大尼央。

“一封信！”达尔大尼央说。

“今天早上刚收到。”



## 三个火枪手

因为天色已经暗了，就走到窗前，达尔大尼央打开信，市民跟着他。

“不要寻找您的妻子，”达尔大尼央念道，“等到不再需要她时，会把她给您送回来的。如果您为了找到她而进行任何活动，您必将完蛋。”

“说得很明确，”达尔大尼央接着说，“不过这只是一个威胁。”

“是的；但是这个威胁叫我害怕，先生，我不是一个军人，我害怕巴士底狱。”

“哼！”达尔大尼央说，“不过我呀，我也不喜欢巴士底狱。要是光动动剑的话，还可以。”

“可是，先生，这件事我原来就指望着您呢。”

“真的？”

“我不断看见有一些外表令人肃然起敬的火枪手围在您身边，并且认出这些火枪手是德·特雷维尔的火枪手，因此也就是红衣主教的敌人，于是想到您和您的朋友们一定愿意高兴插手帮助我们可怜的王后，给红衣主教一点厉害看。”

“那当然。”

“后来我想到您还欠着我从来没有向您提过的三个月房租。”

“是的，是的，您已经向我提到了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很不错。”达尔大尼央说。

“而且我还打算在您继续居住我的房子期间，我决不向您提以后的房租……”

“很好。”

“另外，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您目前手头拮据的话，我打算奉送给您五十个皮斯托尔。”

“太好了；我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这么说您很有钱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得恰当些，先生，我生活还算富裕。做服饰用品买卖我积攒了大约有两三千埃居的年收入，特别是在著名航海家让·莫凯的最近一次旅行里投资了一笔数目；因此，您也明白，先生……啊！……”平民叫了起来。

“什么事？”达尔大尼央问。

“在那边我看见了什么？”平民说。

“哪边？”

在您的窗子对面的大街上，在那家人家的门洞里，有一个裹着披风的人。”

“是他！”达尔大尼央和平民一同叫了起来，他俩同时认出了他们要找的那个贵族。

“啊！这一次，”达尔大尼央一边嚷着，一边朝他的剑跳过去，“这一次他再也逃不了啦！”

他从剑鞘里拔出剑，冲出了他的套房。

在楼梯上他遇到了来看他的阿多斯和波尔朵斯。他们避到一旁，达尔大尼央像一支离弦的箭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

“啊，您这是上哪儿去？”两个火枪手同时向他大声问道。

“默恩镇的那个人！”达尔大尼央说；接着就跑得无影无踪。

达尔大尼央曾经不止一次向他的朋友们讲起过他与那个陌生人的冲突，讲起过那个美丽的女旅客的出现，那个贵族当时很可能有一封重要的信件交给她去送。

阿多斯认为是，达尔大尼央自己在斗殴中丢失了信：照他看来，一个贵族，根据达尔大尼央对陌生人的描绘，这只能是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绝不会干偷一封信这种卑劣的勾当。

波尔朵斯则把整个这件事仅仅看成是一次幽会，不是一个夫人约一个骑士，就是一个骑士约一个夫人，结果被达尔大尼央和他的黄马的出现搅散了。

阿拉密斯觉得，这件事太神秘，最好还是不要深究。

## 三个火枪手

---

因此他们根据达尔大尼央说的话，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达尔大尼央不论是追上他要找的那个人，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最后总会回到楼上自己的家里来，所以他们继续上楼。

他们走进达尔大尼央的房间，房间里空无一人；房东认为在达尔大尼央和陌生人之间肯定会发生一场斗殴，他害怕冲突造成的后果，根据他自己所说的性格作出的估计，觉得还是赶快溜走为好。

## 第九章 达尔大尼央大显身手

半个小时以后，正如阿多斯和波尔朵斯预料的，达尔大尼央就回来了。这一次他又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那个人像施了魔法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达尔大尼央握着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街道，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回过头来做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敲陌生人身子靠过的那扇门。但是他连续白白地用门环敲了十一二次，也没有人答应；邻居们听到响声，有的跑出自己的家门，有的把头伸出窗口，他们都说，这所房子已经有半年没有人住了；再说，所有的门窗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达尔大尼央在街上奔跑、敲门的时候，阿拉密斯来和他的两个伙伴碰头，因此达尔大尼央回到家里时发现该到的人都到齐了。

“怎么样？”三个火枪手看见满头大汗的达尔大尼央进来，脸气得变了色，他们一齐问道。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一边把剑扔到床上，一边大声嚷道，“这个人一定是魔鬼的化身；他像幽灵、像影子、像鬼魂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相信吗？”阿多斯问波尔朵斯。

“我吗，我只相信我看见的；我从来没有看见鬼魂出现，所以我不相信。”

“《圣经》，”阿拉密斯说，“告诉我们必须相信：撒母耳的鬼魂曾经出现在扫罗面前。波尔朵斯，这是一个信条，如果有人不相信，我会感到不快的。”

“不论是人还是鬼，不论是肉体还是影子，不论是幻影还是现实，这个人总之是我的灾星；因为他逃走了，害得我们做不成一桩大买卖，先生们本来有一百皮斯托尔可赚，也许还不止呢。”

达尔大尼央说。

“怎么回事？”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同时问。

恪守沉默寡言原则的阿多斯，仅仅用目光询问达尔大尼央。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对他的仆人说，这时候他的仆人正从门缝里探进头来打听他们的谈话，“下楼去找一下房东博纳希厄先生，告诉他给我送六瓶我喜欢喝的法国博让西葡萄酒来。

“哟！这么说您在您的房东那儿开了一个赊购账户了？”波尔朵斯说。

“是的，”达尔大尼央回答，“从今天开始，你们放心好了，如果他的酒不好，我们可以再打发他去换别的好酒。

“应该使用而不应该滥用，”阿拉密斯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我一直说达尔大尼央是我们四个人中最有才能的一个，”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鞠了一个躬，而阿多斯自己在发表这个意见以后，立刻又陷入在沉默之中。

“但是，您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波尔朵斯问。

“对，”阿拉密斯说，“有什么秘密说给我们听听吧，我亲爱的朋友，除非是牵涉到某一位夫人的荣誉。”

“放心，”达尔大尼央说，“我说给你们听的事，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个人的荣誉。”

于是他把刚刚在他和房东之间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还讲了绑架房东妻子的人，和他在客店起就与之发生纠纷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您的这桩买卖不坏，”阿多斯很内行地品尝了葡萄酒后，点了点头说，“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好心的房东那里挤出五六十个皮斯托尔。现在要知道的是为了这五六十个皮斯托尔，是不是值得拿四颗脑袋去冒险。”

“不过，请你们注意，”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在这桩买卖中有一个女人，一个被劫持的、毫无疑问受到威胁、也许还受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折磨的女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忠于她的女主人王后。”

“当心，达尔大尼央，当心，”阿拉密斯说，“依我看，您有点过分关心博纳希厄太太的命运了。女人是为了毁掉我们而创造出来的，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来自她们。”

阿多斯听到阿拉密斯的这个格言警句，皱了皱眉，咬了咬嘴唇。

“我决不是为博纳希厄太太担心，”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而是为王后，她遇到国王的遗弃，她受到红衣主教的迫害，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所有朋友一批接一批地被杀。”

“为什么她要爱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呢？”

“西班牙是她的祖国，”达尔大尼央回答，“她爱西班牙人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你们对她的第二个指责，我曾经听人说她不是爱所有的英国人，只是爱一个英国人。”

“说真的！”阿多斯说，“应该承认这个英国人确实值得爱。我还从来没见过象他这样气派的人呢。”

“且不提他的穿戴没有人能和他比，”波尔朵斯说，“他撒珍珠的那一天我正好在罗浮宫；真的，我拾到两颗，每颗卖了十个皮斯托尔。您呢，阿拉密斯，您认得他吗？”

“不比你们差，先生们，因为我曾是在法国北部亚眠的花园里抓他的人中间的一个，是王后的马厩总管德·皮唐热先生把我带进去的。当时我还在神学院上学，我觉得这件事对国王说来是很残酷的。”

“尽管如此，”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我现在知道白金汉公爵在哪里，只要能惹得红衣主教生气；我还是会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王后身边去，因为我们真正的、惟一的、永恒的敌人，是红衣主教；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狠狠地同他开一个玩笑，我情愿拿我的脑袋去试一试。”

## 三个火枪手

“还有，”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房东博纳希厄对您说过，王后认为有人用一封假信把白金汉公爵骗来。”

“她是这么担心的。”

“请等一等，”阿拉密斯说。

“等什么？”波尔朵斯说。

“继续谈下去吧，让我回忆一下情况。”“现在我相信，”达尔大尼央说，“劫持王后手下的这个女人与我们谈的这些事，也许与白金汉先生来巴黎也有关系。”

“达尔大尼央真有见解，”波尔朵斯怀着钦佩的心情说。

“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阿多斯说，“他的方言我觉得很有趣。”

“先生们，”阿拉密斯说，“听听这件事吧。”

“让我们听阿拉密斯说”三个朋友说。

“为了研究神学，我偶尔去向他求教，……昨天，我在一位造诣很深的神学博士家里。”

阿多斯露出了笑容。

“他住在一个僻静冷落的街区，”阿拉密斯继续说，“因为他的爱好、职业要求如此。后来，在我从他家里出来时……”

说到这儿阿拉密斯停住了。

“怎么啦？他的三个朋友问，“在你从他家里出来时，怎样啦？”

阿拉密斯看上去就像一个说着谎话，突然被人戳穿一样，在竭力勉强自己违心地说下去。但是他的三个伙伴的眼睛盯住他，他们正在等着听，他不能不说真话了。

“这位博士有一个侄女，”阿拉密斯继续说。

“啊，他有一个侄女，”波尔朵斯打断他的话。

三个朋友都笑出声来。

“啊！如果你们笑或者你们不相信，”阿拉密斯说，“你们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我们应该像伊斯兰教徒一样坚信不移，像灵枢台一样保持缄默，”阿多斯说。

“那我就继续说下去，”阿拉密斯说，“这个侄女偶尔来看看她的叔父；昨天碰巧她和我一起来到，我当然主动提出送她上她的马车。”

“啊！博士的侄女，她有一辆马车？”波尔朵斯插了一句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的朋友结识了一个挺不错的人嘛！”

“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说，“我已经不止一次提醒您注意，您这个人太冒失。”

“先生们，先生们，”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他已经隐约猜到了这次奇遇的内情，“事情很严重；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尽力做到不要开玩笑。说下去，阿拉密斯，说下去。”

“突然间来了一个身材高大、棕色头发、举止像一个贵族的男人，瞧达尔大尼央，和您那个人十分相像。”

“也许就是同一个人，”达尔大尼央说。

“很可能，”阿拉密斯继续说下去，“他走到我跟前，五六个伴随他的人，在他后面跟着，他客气地对我说：‘公爵先生，’接着又对挽着我的胳膊的那位夫人说：‘还有您，夫人。’……”

“对博士的侄女说？”

“别作声，波尔朵斯！”阿多斯说，“您真叫人无法忍受。”

“那人说，‘请上这辆马车，不要拒绝，也不要出一点声音。’”

“他把您当成白金汉了！”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

“我认为是这样的，”阿拉密斯回答。

“可是这位夫人呢？”波尔朵斯问。

“他把她当成王后了！”达尔大尼央说。“完全正确，”阿拉密



斯说。

“达尔大尼央真聪明！”阿多斯叫了起来，“无论什么都逃不过他。”

“应该承认，”波尔朵斯说，“阿拉密斯的高矮和英俊的公爵白金汉一样，体形上也有些相似之处，不过我觉得火枪手的服装……”

“我穿了一件很大的披风，”阿拉密斯说。

“在七月里，见鬼！”波尔朵斯说，“是不是博士怕您被认出来？”

“密探被体型骗住，”阿多斯说，“这我还能够理解；但是脸……”

“我戴了一顶大帽子，”阿拉密斯说。

“啊！我的上帝，”波尔朵斯叫起来，“为了研究神学，采取了多少预防措施啊！”

“先生们，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开玩笑上；让我们分散，去寻找房东博纳希厄的妻子，这是揭破这个阴谋的关键。”

“达尔大尼央，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女人！您真的相信？”波尔朵斯轻蔑地撇着嘴说。

“她是王后的心腹仆人、德·拉波尔特的教女。再说，王后陛下这一次找一个如此卑下的人作为依靠，也许有她的打算。红衣主教的眼力又非常好。”

“好吧！”波尔朵斯说，“您先跟房东博纳希厄谈好价钱，价钱要高些。”

“用不着，”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相信即使他不付，另外一方也会付给我们很多钱的。”

这时候急促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不幸的博纳希厄冲进正在开会商量的房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先生们，”他大声嚷叫，“救救我，看在老天的份上，救救我！来了四个人要抓我；救救我，救救我！”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站了起来。

“等一等，”达尔大尼央大声叫喊，同时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暗示他们要把已经拔出一半的剑重新插进剑鞘，“等一等，此时此刻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谨慎。”

“可是，”波尔朵斯大声叫喊，“我们不能让……”

“我们让达尔大尼央去对付，”阿多斯说，“我再重复一遍，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能力最强的人，至于我，我声明我服从他。达尔大尼央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这时候四个卫士出现在前厅的门口，他们看见门口站立着四个火枪手，身边还佩着剑，于是无法决定是不是再往前走。

“请进，先生们，请进，”达尔大尼央嚷道，“你们这是在我家里；我们全都是国王和红衣主教的忠实仆人。”

“那么，先生们，你们不反对我们执行我们接到的命令吧？”看上去像是班长的那个人问。

“不反对，先生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协助你们。”

“他这是在说什么？”波尔朵斯低声咕噜。

“你是一个傻瓜，”阿多斯说，“别作声！”

“可是您答应过我……”可怜的博纳希厄低声说。

“我们只有在不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救您，”达尔大尼央迅速地低声回答，“只要我们表示出要保卫您的样子，他们就会把我们和您一起抓走。”

“然而我觉得……”。

“来吧，先生们，来吧”达尔大尼央高声说，“没有任何理由我要保卫这位先生。今天我才第一次看见他，是他为了来向我讨我欠他的房租。是真的吧，博纳希厄先生？回答呀！”

“完全是真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大声嚷道，“不过这位

先生没有告诉你们……”

“千万不要提到我和我的朋友们，特别是不要提到王后，否则您不仅不能救你自己，而且会毁掉我们所有的人，动手吧，动手吧，先生们，把这个人带走！”

达尔大尼央把惊慌失措的博纳希厄推到卫士们的旁边，同时对他说：“我亲爱的，您是一个无赖；您来找我要钱！找一个火枪手要钱！关进监狱！先生们，再说一遍，把他带到监狱去，关起来，尽可能多关些日子，这样我就可以有宽裕的时间来准备还钱了。”

这几个打手连声道谢，把房东博纳希厄带走。

在他们正要下楼时，达尔大尼央拍拍卫士班长的肩膀。

“为什么我们不相互举杯祝对方健康呢？”他一边说，一边斟满两杯博纳希厄慷慨地送给他的博让西葡萄酒。

“对我说来这将是莫大的荣幸，”卫士班长说，“我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

“好，为您的健康干杯，先生……请问您叫什么名字？”达尔大尼央说。

“布瓦勒纳尔。”

“布瓦勒纳尔先生！”

“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贵族，现在轮到我问您了，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达尔大尼央。”

“也为您的健康干杯，先生！”

“在所有这些祝词之上，”达尔大尼央在兴奋中好像控制不住自己，叫了起来，“再让我们为国王和红衣主教的健康干杯。”

如果酒不是好酒，卫士们的头儿也许会对达尔大尼央的真诚产生怀疑，但是酒是好酒，他相信了。

“您这玩的是个什么卑劣勾当？”波尔朵斯说，这时那个卫士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追赶他的伙伴们去了。四个年轻人单独留下，波尔多斯说，“呸！四个火枪手竟让人从他们中间抓走一个向他们求救的不幸的人！”

“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说，“阿多斯告诉过你，你是一个傻瓜，我完全赞同达尔大尼央的意见。达尔大尼央，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将来你到了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地位上，我要请求你的保护，让我主持一座修道院。”

“哎呀！我搞糊涂了，”波尔朵斯说，“你们赞成达尔大尼央刚才做的事？”

“当然是这样”，阿多斯说，“我不仅赞成他刚才做的事，还要向他表示祝贺。”

“现在，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他没有向波尔朵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全体为一人，一人为全体；这是我们的座右铭，对不对？”

“不过……”波尔朵斯说。

“伸出你的手来，宣誓！”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同时嚷了起来。

波尔朵斯被达尔大尼央的力量挫败了，他一边低声发着牢骚，一边伸出了手，四个朋友异口同声地重复说着达尔大尼央口授的誓词：

“全体为一人，一人为全体。”

“很好，现在各自回家，”达尔大尼央说，好像他这一生除了下命令没有做过别的事似的，“注意，因为从此刻起，我们开始和红衣主教较量了。”

## 第十章 十七世纪的捕鼠笼

捕鼠笼很早就产生了，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一旦成立警察局，这个警察局就立即发明了捕鼠笼。

读者也许还不熟悉耶路撒冷街。当时巴黎警察局所在地的这个切口，而且我写书写了十五年，这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因此让我来解释解释捕鼠笼是什么意思。

一所不论是什么样的房子，如果在里面逮捕了一个被怀疑犯有某桩罪行的人，于是就对这次逮捕严守秘密，然后在这一间屋子里埋伏四五个人，只要有人进来，就立即再关上门，进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被逮捕；这样一来，用不了两三天就可以把常来这所房子的人全都抓起来。

这就是一个捕鼠笼。

按照这个推理，博纳希厄老板的那套房间就变成了一个捕鼠笼，不论谁进来，都加以逮捕，受到红衣主教手下的人审问。但是，通到达尔大尼央住的二楼有一条单独的过道，上他家来的人当然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况且上他这儿来的也只有三个火枪手；他们三个已经开始调查，各人调查自己应该调查的，但什么情况也没有查到，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阿多斯甚至跑去询问德·特雷维尔。因为这个可敬的火枪手平时沉默寡言，所以这件事使得他的队长大为惊奇。但是，德·特雷维尔最近一次见到红衣主教、国王和王后时，红衣主教看上去忧虑重重，国王神情不安，王后的眼睛红红的，说明她彻夜不眠或哭过，除此以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过王后眼睛红红的并没有使他感到惊讶，因为王后自从结婚以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哭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不管怎样还是嘱咐阿多斯要为国王效劳，特别是要为王后效劳，还请他把这话转告他的朋友们。

达尔大尼央，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家。他把他的房间改变成为观察所。从窗口他可以看见那些来到房东那间屋自投罗网的人的到来；另外他搬开地上的方砖，挖掉镶木地板，只剩下一层天花板把他和楼下的房间隔开，审讯就在楼下这间房间里进行，他能听到审问者和被审问者之间的谈话。

在审讯之前先要对被逮捕的人进行一次仔细的搜身。审讯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

“博纳希厄太太交给您什么东西，要您转交给她的丈夫或者其他什么人吗？”

“博纳希厄先生交给您什么东西，要您转交给她的妻子或者其他什么人吗？”

“他们两人向您透露过什么秘密吗？”

“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情况，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问了，”达尔大尼央心里这么对自己说，“现在，他们想知道什么呢？显然是想知道白金汉公爵是不是在巴黎，他是不是已经和王后见过面，或者打算和王后见面。”

达尔大尼央停留在这个想法上，根据他听到的来判断，他的这个想法看上去很可能是正确的。

不管怎样，捕鼠笼还要使用下去，因此达尔大尼央的警惕也不能放松。

逮捕可怜的博纳希厄的第二天晚上，阿多斯刚刚离开达尔大尼央到德·特雷维尔家里去，九点钟的钟声刚刚响过，还没有铺床的仆人普朗歇开始动手干活儿了，突然传来敲临街楼下的大门声；这扇门立刻打开又关上了，又有人被捕鼠笼捉住。

达尔大尼央连忙跑到搬开方砖的地方，俯卧在地上，仔细地听。

## 三个火枪手

立刻响起了几声叫喊，接着他们不让那个人喊出呻吟声。这一次没有审讯。

“见鬼！”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听上去像个女人：有人搜她的身，她进行反抗，有人对她使用暴力。”

处事谨慎的达尔大尼央，还是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介入到发生在他楼下的事中去。

“我要告诉你们，我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博纳希厄太太；我要告诉你们，我是王后手下的人！”那个女人大声叫嚷。

“博纳希厄太太！”达尔大尼央低声说，“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人，可以说运气够好了吧？”

“我们等的正是您，”那些审问者大声地说。

女人声音被捂住，变得越来越低；一阵乱哄哄的喧闹震得墙壁都发出了响声。受害的女人尽最大的力量在反抗四个男人。

“放开我，先生们，放……”女人说，声音很低，听上去有点含糊不清。

“他们用毛巾塞住她的嘴巴，他们要把她带走，”达尔大尼央一边大声嚷叫，一边像装了弹簧似的，一下子跳起来，“我的剑；好，它就在我身边。普朗歇！”

“先生？”普朗歇说。

“快跑去找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三个人中间肯定有一个人在家，也许三个人都回家了。让他们拿上武器跑着来。啊！我记起来了，阿多斯上德·特雷维尔先生家里去了。”

“可是您上哪儿去，先生，您上哪儿去？”

“我从窗口跳下去，”达尔大尼央大声叫喊，“好快一点到；您呢，把方砖重新铺好，扫扫干净，从门口出去，赶快跑去叫他们来。”

“啊！先生，先生，您会摔死的！”普朗歇叫了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蠢货，闭嘴，”达尔大尼央说。他紧紧抓住窗台，让自己从二楼跳下去，二楼幸好不是很高，他连皮也没有擦破一点。

紧接着他就去敲门，一边敲，一连低声说：

“我也把自己送进这个捕鼠笼了，活该那些人倒霉了，谁叫他们招惹这样一只老鼠。”

门环刚在达尔大尼央的手底下发出响声，里面的骚动就停止了，传来走近的脚步声，门打开，达尔大尼央握住出鞘的剑，冲进博纳希厄先生的套房，门紧接着在他背后砰的一声关上。

接着，住在博纳希厄的这所不幸的房子里的人，还有靠得最近的邻居，都听见了高喊声，顿脚声，剑与剑相碰的丁当声，家具毁坏的哗啦声。过了一会儿以后，听到这些声音的人，都跑到窗口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所能看到的是门开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不是从门里走出来，而是像四只受了惊吓的鸟飞出来一样，地上，桌子角上，留下了他们的衣服的破布片和他们的披风的碎片。

达尔大尼央，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成了胜利者，因为只有一个人有武器，而且他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稍微抵抗一下而已。其他三个人确实想用椅子、凳子和陶瓷皿砸死这个年轻人；但是被达尔大尼央的长剑划破的两三处轻伤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花不了十分钟就把他们打败了，整个战场被达尔大尼控制了。

在这个经常发生骚乱和斗殴的时代里，邻居们用巴黎居民特有的冷静态度打开窗子，等到他们看到四个穿黑衣服的人逃走，立刻就把窗子关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暂时告一段落了。

况且时间已经很晚，那时候和今天一样，卢森堡区的人都睡得很早。

达尔大尼央单独一个人和博纳希厄太太留在屋里，他朝她转过身去，可怜的女人处在半昏迷状态之中，仰卧在一把扶手椅上。达尔大尼央迅速地看了她一下。



## 三个火枪手

她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极其可爱的女人，棕色头发，蓝眼睛，鼻子微微有点翘，一口牙齿非常好看，面色有点白里透红。手虽然白，但是不够细巧；脚也不是出身高贵的女人的脚。幸好达尔大尼央对这些细节还不关心。

达尔大尼央打量博纳希厄太太，而且正如我们说的，看到她的脚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有一条细麻布手绢，他按照他的习惯把它拾起来；手绢的角上，他认出了他在那条差点儿害得他和阿拉密斯拼命的手绢上的相同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从那时候起，达尔大尼央对绣有纹章的手绢就存有戒心了，因此他什么也没说，把拾起的手绢塞进博纳希厄太太的口袋里。

这时候博纳希厄太太恢复了知觉。她睁开眼，万分恐惧地朝四周张望，看见套房空了，她单独一个人和达尔大尼央在一起，立刻露出微笑，朝他伸出双手。博纳希厄太太有着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啊！先生！”她说，“是您救了我，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

“太太，”达尔大尼央说，“我做的仅仅是任何一个贵族处在我的地位上都会做的事，因此您完全不用谢我。”

“不，先生，恰恰相反，我向您证明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可是这些人到底要我干什么？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强盗，为什么博纳希厄不在这儿？”

“太太，这些人比起强盗来要危险得多了，因为他们是红衣主教先生手下的人。至于您的丈夫，博纳希厄先生，他不在这儿，因为昨天有人来抓他，把他带到巴士底狱去了。”

“把我丈夫带到巴士底狱去了？”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啊！我的上帝，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可怜的心爱的人！他是清白无辜的呀！”

博纳希厄太太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做了什么事吗，太太？”达尔大尼央说，“我相信他惟一的罪过是，他同时既是有幸而又不幸地做了您的丈夫。”

“这么说，先生，您知道……”

“我知道您曾经被绑架，太太。”达尔大尼央说。

“被谁绑架的？您知道吗？啊！如果您知道，您说给我听听。”博纳希厄太太说。

“是一个四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黑发头，晒得黑黑的皮肤，左边鬓角有一块伤疤。”

“不错，一点不错；他叫什么名字呢？”

“啊！他的名字吗？这我就知道了。”达尔大尼央说。

“我的丈夫，”博纳希厄太太说，“知道我被绑架了？”

“有一封绑架者亲自写的信通知他。”达尔大尼央说。

“他是不是在猜测造成这件事的原因？”博纳希厄太太局促不安地问。

“博纳希厄认为这件事出于一个政治原因。”

“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我和他想法一样。这么看来，博纳希厄先生连一分钟也没有对我起过疑心……”

“啊！非但没有起过疑心，太太，他还对您的明智，特别是对您的爱情感到自豪呢。”

美丽的博纳希厄太太玫瑰红的嘴唇上又出现了难以觉察的微笑。

“那么，”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您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我趁着他们让我单独待着的机会，逃出来的，因为从今天早上起我就知道了绑架我是为了什么，我用我的床单从窗口吊下来；当我相信我的丈夫在这儿，我就跑来了。”

“为了得到他的保护？”

“啊！不，可怜的心爱的博纳希厄，我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保卫我；但是他可以在别的事上帮助我们，我想通知他。”

“什么事？”

“啊！这是秘密，因此我不能告诉您。”

达尔大尼央说，“请原谅，太太，虽然我是一名卫士，但是我还是提醒您要小心一点，况且，我认为现在在这儿也不是一个适合于说秘密的地方。我打跑的那些人可能就要带着大队人马回来。如果他们再在这儿找到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不错，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我的三个朋友了，但是谁知道他们在不在家！”

“对，对，您说得有道理，”博纳希厄太太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快逃，让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说着，她用胳膊挽住了达尔大尼央的胳膊，急忙把他拉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达尔大尼央说。

“首先我们应该远远离开这所房子，其他的以后再说。”

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甚至连门也没有关，就迅速地沿着掘墓人街往下走去，转入王子壕沟街，一直走到圣苏尔比斯广场才停下。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达尔大尼央问，“您要我把您送到哪儿去？”

“我感到非常为难，没法回答您，”博纳希厄太太说，“我本来打算让我的丈夫去通知德·拉波尔特先生，好让德·拉波尔特先生能够告诉我们这几天在罗浮宫里发生的事，到罗浮宫去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

“不过，我，”达尔大尼央说，“我可以去通知德·拉波尔特先生。”

“但是，罗浮宫里的人认识博纳希厄，会放他进去，而您呢，那儿的人不认识您，因此连门也不会让您进的。”

“没关系！”达尔大尼央说，“您在罗浮宫里一定有哪个边门的看门人对您很好，他凭一个暗号……”

博纳希厄太太目不转睛地望着达尔大尼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如果把这个暗号告诉您，”她说，“您在用过以后，会不会立刻把它忘掉？”

“以我的荣誉保证，以贵族的名义保证！”达尔大尼央用那种让人决不会对他的真诚产生怀疑的口气说。

“好，我相信您；您看上去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况且您的前程也许与您的效忠密切相关。”

“我不需要任何许诺，真心诚意地做一切能为国王效劳，能让王后高兴的事，”达尔大尼央说，“像支使一个朋友那样支使我吧。”

“可是我呢，您把我安顿在哪儿？”

“难道您没有一个人，可以让德·拉波尔特先生上他家里去找您吗？”

“没有，我不愿意信赖任何人。”博纳希厄太太说。

“等等，”达尔大尼央说，“我们来到了阿多斯的门口。”

“阿多斯是谁？”

“我的一个朋友。”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如果他在家里，看见我，怎么办？”

“他不在家，等我把您送进他的房间以后，我把钥匙带走。”

“如果他回来呢？”博纳希厄太太说。

“他不会回来；即使回来了，我的仆人会告诉他，我带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他家里。”

“可是我的名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您知道吧！”

“对您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认识您；况且就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说，也顾不到什么礼仪了。”达尔大尼央说。

“那就上您的朋友家里去吧。他住在哪儿？”

“离这儿只有几步远的费鲁街。”

“走吧。”

两个人来到阿多斯的家里，果然不出达尔大尼央所料，阿多

## 三个火枪手

斯不在家。达尔大尼央是阿多斯的至友，看门人把钥匙交给他；他拿了钥匙，上楼把博纳希厄太太领进那套不大的房间里。

“您在这儿就跟在您自己家里一样，”他说，“把门从里面关上，任何人来了也别开门，除非您听见像这样敲三下，听好。”他敲了三下：两下连着，相当重；一下时间隔开一点，比较轻。

“很好，”博纳希厄太太说，“现在轮到我给您指示了。”

“我听着。”达尔大尼央说。

“您去梯子街的罗浮宫的边门，找热尔曼。”

“好。接下来呢？”

“他会问您要干什么，您就回答他：塔楼和布鲁塞尔。他立刻就会听候您的吩咐。”

“我吩咐他什么呢？”达尔大尼央说。

“去找王后的近侍拉波尔特先生。”博纳希厄太太说。

“拉波尔特先生来了以后怎么办呢？”

“您叫他上我这儿来。”博纳希厄太太说。

“好的，但是我以后在哪儿又怎么能再见到您呢？”达尔大尼央说。

“您非常希望想再见到我吗？”

“那当然。”达尔大尼央说。

“好吧！我会安排这件事的，您放心好了。”

“我相信您的话。”

“您完全可以相信。”博纳希厄太太说。

达尔大尼央向博纳希厄太太行礼告别，同时把他那最钟情的目光投向她那娇小可爱的身体上。下楼梯时他听见背后传来门紧紧锁上的声音。他三蹦两跳就到了罗浮宫；当他进梯子街的边门时，已经十点钟了。

接下来一切都照博纳希厄太太说的做了。热尔曼听到暗号以后，照达尔大尼央吩咐他的去做。十分钟后，拉波尔特来到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里。达尔大尼央三言两语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且告诉他博纳希厄太太在哪里。拉波尔特连问了两次，把博纳希厄太太的地址记住以后，就立刻跑走了。但是他刚跑了十步又转了回来。

“年轻人。”他对达尔大尼央说，“我对您提个忠告。”

“什么忠告。”

“您可能因为刚发生的事而受到追究。”热尔曼说。

“您是这么认为吗？”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您有没有什么朋友，他的钟经常总是走得慢？”

“有又怎么样？”达尔大尼央说。

“去看他，好让他能证明您九点半钟在他家里。在法律上这叫做‘不在现场’。”

达尔大尼央认为热尔曼这个提醒很明智。他拔腿就跑，来到了德·特雷维尔家里，但是他没有到客厅里去，而是请求到书房里直接去见德·特雷维尔。因为达尔大尼央是府邸里的常客，所以他没有遇到任何阻挠就得到了同意。有人去禀报德·特雷维尔，达尔大尼央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请求一次特别接见。五分钟以后，德·雷维尔先生问达尔大尼央，他这么晚了还来看他有什么事，要不要帮忙。

“请原谅，先生！”达尔大尼央说，他利用他单独一个人待着的几分钟把钟拨慢了三刻钟，“才九点二十五分，上您这儿来还不算太晚。”

“九点二十五分！”德·特雷维尔望着钟，叫了起来，您是不是弄错了？”

“您还是看看吧，先生，”达尔大尼央说，“瞧，它可以证明。”

“不错，”德·特雷维尔说，“我还以为已经很晚了呢。好，说吧，您要我做什么？”

于是达尔大尼央讲了一个与王后有关的长故事给德·特雷维

尔听。他讲了他替王后陛下担心，讲了他耳闻的红衣主教针对白金汉定下的一些计划。他讲的时候态度是平静有把握的，德·特雷维尔先生不能不相信，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注意到在红衣主教、国王和王后之间出现了什么新问题。

十点钟了，达尔大尼央离开德·特雷维尔。德·特雷维尔感谢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嘱咐他要时刻为国王和王后效劳，接着就回客厅里去了。但是，当达尔大尼央到了楼梯底下的时候，记起了把他的手仗忘了，又急急忙忙上楼。回到德·特雷维尔的书房里，用手指一拨，立刻把钟拨回到原来的时间，免得第二天让人发现钟被拨慢过。在有把握从此以后可以有一个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以后，他下了楼梯，很快地就到了街上。

## 第十一章 事情渐渐复杂起来

达尔大尼央拜访过德·特雷维尔以后，他陷在沉思之中，挑了最近的一条路回家。

他望着天上的星星，时而叹气，时而微笑，他在想博纳希厄太太。对一个见习火枪手达尔大尼央来说，这个年轻女人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恋爱对象。她既漂亮又神秘，熟悉几乎所有的宫廷秘密，因而给她的妩媚容貌添上了几份迷人的表情。看上去她不像是一个冷漠的人，这对情场上的新手达尔大尼央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况且，达尔大尼央把她从那些想要搜她身，想要折磨她的魔鬼手里救出来，这次事关重大的效劳在她和他之间奠定了难以磨灭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很容易产生爱情的。

美梦由幻想的翅膀载着，飞得那么快，达尔大尼央已经看见博纳希厄太太派了一个信使来找他，交给他一封约他幽会的短信，还有一根金链条或者一粒钻石。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年轻的骑士们会毫不感到耻辱地从国王手里接受财物；现在让我们再加以补充：在那个社会风气败坏的时代里，在他们的情妇面前他们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情妇们不断地送给他们珍贵的、耐久的纪念品，好像她们是在试图用她们坚固的礼物来克服他们脆弱的感情。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男人靠女人发迹并不感到脸红。当时法国有一句谚语：“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也只能付出她之所有。”也就是说女人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一无所有，只能付出她们的美貌。有钱的女人还付出她们的部分钱财，我们可以举出不少那个风流时代的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情妇挂在他们的马鞍架上的、多少装着些钱的钱袋，就不可能先是小立战功，然后是在一次次战役中大获全胜。



## 三个火枪手

达尔大尼央一无所有。他犹豫不决的心情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清漆、生命短暂的花朵、桃子皮上的绒毛，在听了三个火枪手向他所作的那些不符合正统观念的劝告以后，就像给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达尔大尼央按照当时的习俗，把自己所在的巴黎看成是一个战场，到处都有需要去攻打的敌人，到处都需要去征收军税。

不过应该说，此时此刻达尔大尼央还是受着一种比较高尚、无私的感情所左右。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曾经告诉达尔大尼央他很有钱；达尔大尼央认为跟博纳希厄先生这样一个傻瓜生活在一起，可以肯定是妻子掌管钱财。但是这对见到博纳希厄太太后产生出来的感情没有丝毫影响。金钱利益跟这刚萌发出来的爱情毫不相干，虽然说起来这刚萌发出来的爱情还是贪图金钱利益的后果。因为想到一个美丽、和蔼、聪明的年轻女人同时又有钱，不但不能削弱这刚萌发出来的爱情，而且能够加强它。

生活在富裕中的女人有许许多多对仪表上的要求，并有许多高雅的爱好和她的美丽相配。一双精美的白袜子，一件绸连衫裙，一件镶花边的无袖胸衣，脚上一双漂亮的皮鞋，头上一根鲜艳的缎带，可以使一个漂亮女人变得越发美丽，更何况还有一双被这一切衬托得秀美无比的手：手，特别是女人的手，需要闲着才能保持美丽。

再说，达尔大尼央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当然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百万富翁，但是达尔大尼央认为他成为百万富翁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眼下呢，眼看着博纳希厄太太希望得到女人们用来构成她们的幸福的那许许多多的小玩意儿，而自己却不能把这许许多多的小玩意儿提供给她，这又多么让人绝望啊！如果女的富有而情夫并不富有，他不能向她提供东西，但是，至少她可以自己向自己提供，她通常是靠了丈夫的钱获得这种快乐。

而且，准备做最温柔体贴的情夫的达尔大尼央，暂时还是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实可靠的朋友。他在对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的妻子做着各种爱情的打算时，并没有忘掉他的朋友们。博纳希厄太太那么漂亮，是完全可以和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的陪同下，领到巴黎北面城镇圣德尼平原上或者圣日耳曼集市上去散步的女人，达尔大尼央能在他们面前炫耀炫耀被自己征服的漂亮女人将会感到骄傲。散步的时间长了以后，饥饿就会来到；达尔大尼央注意到这一点已经有好一会儿了。那么就共进那种小型的晚餐，在这种晚餐上可以一边碰碰朋友的手，一边碰碰情妇的脚。最后，在紧急的、危难的关头，达尔大尼央还可以成为接济他的朋友们的救星。

还有博纳希厄先生呢，达尔大尼央曾经高声否认和他有关系，把他推到警探的手里，可是又曾经轻轻地答应救他。这个博纳希厄又会怎么样呢？其实，达尔大尼央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他，或者说，即使想到过他，也是为了对自己说，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待在那儿就行：爱情是所有情感中最自私的一种。

然而我如果说达尔大尼央忘记了房东，或者在不知道他被人带到哪里去的借口下，假装把他忘记了，而我们呢，我们并没有忘记房东，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暂且让我们像坠入情网的达尔大尼央一样把他忘了吧。这位可敬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我们以后还会谈他。

达尔大尼央一边考虑他与博纳希厄太太未来的爱情，向黑夜倾诉着，朝星星微笑着，一边沿猎取中午街，朝上坡走去。因为当时他在阿拉密斯居住的街区里，所以他想到了去拜访他的这个朋友，解释一下他刚才打发普朗歇去找他，要他立刻去捕鼠笼的原因。普朗歇去时，如果阿拉密斯在家，那么毫无疑问他会赶到掘墓人街去，也许那儿除掉他的两个伙伴以外什么人也找不到，可以肯定他们谁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这次对他们的打扰需要解释。这就是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的内容。

## 三个火枪手

接着他又暗自心里想，对他说来这是一个谈谈他的漂亮的博纳希厄太太的机会，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她。对自己的初恋没有必要守口如瓶。初恋总是伴随着无比的快乐，必须让这种快乐告诉他的朋友，否则会把您憋死。

在两个小时以前巴黎已经是黑黝黝的了，而且变得十分冷清。圣日耳曼区的所有大时钟都同时敲响了十一点的钟声，天气很暖和。达尔大尼央沿着一条坐落在今天的阿萨街的位置上的小街走去。他呼吸着从沃吉拉街吹来的馥郁的香气，这种香气是在傍晚的露水和深夜的薄雾下变得清新凉爽的花园里散发出来的。在平原上的几家小酒馆里有人在喝酒，远远地传来了他们的歌声，不过因为厚实的门窗关着，歌声变得不太清晰。到了小街的尽头，达尔大尼央朝左转。阿拉密斯住的那所房子就坐落在首饰箱街和塞尔旺多尼街之间。

达尔大尼央刚刚走过首饰箱街，就认出了他的朋友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隐藏在一丛桐叶槭和铁线莲下面，桐叶槭和铁线莲的枝叶在房子上面形成了一圈青葱翠绿的天篷。这时他突然发现一样东西，好像是个人影从塞尔旺多尼街出来，这个人影裹着一件披风，达尔大尼央起初认为是个男人；但是从身材的矮小、步伐的迟疑不决和迈步的困难上他很快就认出了这是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似乎不能肯定这所房子是她要找的房子，抬起眼睛来辨认，停下来，往回走，接着又重新朝前走。达尔大尼央感到有点儿奇怪。

“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帮帮她的忙？”他想，“从她的步伐可以看出她很年轻；也许她还很美丽。啊！当然美丽。不过一个女人这个时候在街上奔走，肯定是出来与她的情夫约会。哎哟！如果我去打扰了他们的幽会，那我与她就无缘相识。”

这时候年轻女人一边数着房子和窗户，一边继续朝前走。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那一边街上一共只有三所住宅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扇朝着这条街的窗子；一扇是和阿拉密斯的房子平行的房子，还有一扇是阿拉密斯的房子。

“见鬼！”达尔大尼央忽然想起了那个神学家的侄女，对自己说，“见鬼！深夜还在外面的她，如果找的是我们朋友的房子，那才有趣呢。不过，凭良心说，她很可能找我们的朋友，啊！我亲爱的阿拉密斯，这一次我非弄清楚不可。”

达尔大尼央躲进这条街的最暗的一侧，藏在墙龕里的一条石凳的旁边。

年轻女人继续朝前走；她的轻盈的步子证明她年纪很轻，刚刚她还轻轻咳嗽了一声，嗓音再清脆没有了。达尔大尼央想，这声咳嗽该是个暗号。

这时候，也许是有人用一个相同的暗号回答了这声咳嗽，使得这个在夜间寻找的女人不再犹豫不决，也许是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她自己认出了她这趟奔走的目的地，只见她果断地走到阿拉密斯房子的墙壁跟前，用她的弯曲的手指连续敲了三下。

“她找的正是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低声说，“啊，阿拉密斯是个伪君子，这下子可让我撞见您是在怎样学神学了！”

三下刚敲过，里面的窗子就打开了，灯火从玻璃窗透出来。

“哈哈！”在窗边偷听的达尔大尼央想，“哈哈！里面的人在等着她来。现在玻璃窗就要打开了，这位女士就要爬进去了。很好！”

但是使达尔大尼央大吃一惊的是玻璃窗一直关着。灯光亮了片刻也消失了，一切都在黑暗之中。

达尔大尼央心里想，不可能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他继续张大了眼睛看，并竖起了耳朵听。

他没有想错：几秒钟以后，里面响起了连敲两下的笃笃声。

街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只敲了一下，玻璃窗微微打开了一点儿。

## 三个火枪手

我们可以看出达尔大尼央是在贪婪地看，贪婪地听。

不幸的是灯被转移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但是达尔大尼央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况且，达尔大尼央的眼睛，像猫眼睛一样，具有在黑夜里看见东西的本领。

达尔大尼央因此看见年轻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样白蒙蒙的东西，迅速地把它展开，看上去像一条手绢。这样东西展开后，她要她的交谈者看它的一只角。

这使达尔大尼央想起了在博纳希厄太太脚边拾到的那条手绢，而那条手绢曾经使他想起在阿拉密斯脚边拾到的另一条手绢。

见鬼，这条手绢能表示什么意思呢？

达尔大尼央在他那个位置上看不到阿拉密斯的脸，可他毫不怀疑从里面和外面的女人对话的是他的朋友。因此好奇心战胜了谨慎心，他趁着他们两个看那条手绢看得十分专心之际，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像闪电一样迅速，不发出一点脚步声地过去贴在一个墙角上，从那儿达尔大尼央的眼睛可以一直看到阿拉密斯的房间里。

到了那里，差点儿达尔大尼央大吃一惊地叫出来：与深夜来访的女人谈话的不是阿拉密斯，而是一个女人。可惜的是他能够看清楚她的衣服的式样，却不能看清楚她的容貌。

在这一瞬间，房间里的那个女人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条手绢，和刚刚让她观看的那一条做了交换。接着两个女人匆匆交谈了几句。最后玻璃窗板又关上了；窗子外面的那个女人转过身来，一边把披风上的兜帽拉拉低，一边在朝达尔大尼央四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但是她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已经太晚了。达尔大尼央已经认出她是博纳希厄太太。

博纳希厄太太！当她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时，他已经怀疑可能是她的念头；但是博纳希厄太太曾经打发他去找德·拉波尔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了让德·拉波尔特把她领回罗浮宫；她怎么可能晚上十一点半钟，冒着第二次被绑架的危险，单独一个人在巴黎的街上奔走呢？

因此这一定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什么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的重要事呢？只有爱情。

不过，她冒这样的危险是为她自己，还是为另外一个人？这正是达尔大尼央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他心里燃起了嫉妒的火，就像他已经是她的情夫似的。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查清博纳希厄太太上哪儿去：这就是跟踪她。这个办法如此简单，因而达尔大尼央十分自然地，而且是出自本能地使用了。

但是博纳希厄太太看见达尔大尼央像一尊雕像离开壁龛似的离开墙壁，又听到在背后响起一阵脚步声，便低低地叫了一声，往前逃去。

对达尔大尼央说来，追上一个披着披风行动不便的女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在她逃进那条街的三分之一时，达尔大尼央就把她追上了。博纳希厄太太筋疲力尽，不是因为太累，而是因为害怕，当达尔大尼央的手放到她的肩膀上时，她一条腿跪倒在地，用哽住的嗓音叫喊：

“如果您愿意，就把我杀了吧，您什么也不会知道的。”

达尔大尼央伸出胳膊抱住她的腰，把她扶起来；但是他从她的重量上感觉到她就要昏过去了，于是急忙用保证来使她放心。这些保证对博纳希厄太太说来毫无意义，因为怀有世上最坏的意图的人也可以作出同样的保证；但是嗓音的作用巨大。博纳希厄太太相信听见这个嗓音，她睁开眼睛，朝那个把她吓得半死的达尔大尼央望了一眼；她认出了达尔大尼央，发出一声高兴的叫喊。

“啊！是您呀，是您呀！”她说，“谢谢，我的上帝。”

## 三个火枪手

“不错，是我，”达尔大尼央说，“是上帝让我来照看您的。”

“您就是抱着这个愿望跟着我的吗？”博纳希厄太太卖弄风情地微笑着说；略微有点爱开玩笑的性格重新又占了上风，从她认出她原来以为是敌人的人是一个朋友的那一时刻起，她的恐惧已经完全化为乌有了。

“不是的，”达尔大尼央说，“不是的；我是偶然和您走到同一条路上来的；我看见一个女人敲我的一个朋友的窗子……”

“您的一个朋友？”博纳希厄太太打断他的话，问。

“当然，阿拉密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

“阿拉密斯！他是谁？”博纳希厄太太说。

“得啦！您是不是不认识阿拉密斯？”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

“这么说您是第一次来到那所房子？”达尔大尼央说。

“当然。”博纳希厄太太说。

“您不知道那儿住着一个年轻男子？”

“不知道。”

“是一个火枪手。”达尔大尼央说。

“根本不知道。”

“这么说来您不是来找他的了？”

“绝对不是。况且，您也看清楚了和我谈话的是个女人。”

“确实如此，不过这个女人可能是阿拉密斯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

“那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博纳希厄太太说。

“但是她住在他的家里。”

“这与我无关。”

“那么她是谁呢？”达尔大尼央说。

“啊！这是秘密。”博纳希厄太太说。

“亲爱的博纳希厄太太，您很可爱；但您也是最神秘的女人

.....”

“是不是因此我就不好了呢？”

“不，您反而更值得崇拜了。”达尔大尼央说。

“既然如此，让我挽着您的胳膊。”博纳希厄太太说。

“乐意效劳，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送送我。”

“送到哪儿？”达尔大尼央问。

“送到我去的地方。”博纳希厄太太回答。

“可是您去哪儿呀？”

“您会知道的，因为您一直要把我送到门口才分手。”

“需要等您吗？”达尔大尼央说。

“不必了。”博纳希厄太太说。

“这么说您单独一个人回去？”

“也许是，也许不是。”

“不过以后陪伴您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呢？”达尔大尼央说。

“我还一点也不知道。”博纳希厄太太说。

“我呀！我能知道？”

“怎么知道？”

“我等您，看着您出来。”达尔大尼央说。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再见了！”博纳希厄太太说。

“为什么？”

“我不需要您。”

“可是您曾经请求.....”达尔大尼央说。

“一个贵族的帮助，而不是一个暗探的监视。”博纳希厄太太说。

“这个词儿有点严厉。”

“对那些违背他人意愿而跟在他人后面的人该怎么称呼呢？”



“冒失鬼。”达尔大尼央说。

“这个词儿太温和了。”

“好啦，太太，我明白了，我一切都照您的去做。”

“为什么您不能立即照我所希望的去做呢？”博纳希厄太太说。

“难道您不后悔吗？”

“您真的后悔吗？”

“我自己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您让我一直护送到您要去的的地方，我答应您做您所希望做的每一件事。”达尔大尼央说。

“然后您就离开我？”

“是的。”

“不在我出来的时候侦察我？”博纳希厄太太说。

“是的。”

“以名誉保证？”

“以我的贵族的人格保证！”达尔大尼央说。

“挽住我的胳膊，让我们走吧。”

达尔大尼央把胳膊伸给博纳希厄太太，她紧紧地挽住，虽然她有说有笑，但是身体还在颤抖。两个人走到了竖琴街地势高的一头。到了那里，年轻女人博纳希厄太太显得犹豫不决，就像她在沃吉拉街上已经表现过的那样。然而她似乎从一些特征上认出了一扇门；她走到这扇门前，说：

“现在，先生，我到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使我免遭我单独一个人走会遇到的所有危险。但是执行您的诺言的时刻到了：我已经到了我的目的地。”

“在回去的路上您什么也不害怕了吗？”达尔大尼央问。

“只有强盗我才害怕。”

“难道这不要紧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能抢我什么呢？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博纳希厄太太回答说。

“您忘了那条饰有纹章的绣花手绢。”

“哪一条？”

“我在您脚边找到，放回到您口袋里的那条。”达尔大尼央说。

“住嘴，住嘴，坏东西！”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难道您想毁掉我？”

“您清楚地知道您还存在危险，既然一个词儿就能吓得您发抖，而且您也承认如果有人听见这个词儿，就会毁掉您。啊！听我说，太太，”达尔大尼央握住她的手，用火热的目光盯住她，叫了起来，“听我说！请您更大方一点，请您信赖我；难道您没有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的忠诚和同情吗？”

“看出了，”博纳希厄太太说，“因此请您问我个人的秘密吧，我会说给您听的，但是别人的秘密，我就不能说给您听了。”

“好吧，”达尔大尼央说，“博纳希厄太太；既然这些秘密会影响到您的生命，就应该让这些秘密变成我的秘密。”

“千万不要这么做，”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严正的态度使达尔大尼央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啊！千万不要插手那些与我有关的事，千万不要在要我完成的那些事里协助我。以您被我引起的对我的关怀的名义，以您给我的、今生今世我不会忘掉的帮助的名义，我要求您这样做。您应该相信我对您说的话，不要管我，对您说来我已经不存在，就像您从来没有见过我一样。”

“阿拉密斯也应该跟我一样做吗？”达尔大尼央愤怒地问。

“您向我提到这个人名已经有两三次了，先生，但是，我不认识他。”

“您敲那个人的屋，却不认识阿拉密斯，得了吧，太太！别以为我这个人太容易轻信别人。”

## 三个火枪手

“老实承认吧，您编出这段故事，造出这个人物，是为了使我说出真相。”博纳希厄太太说。

“太太，我什么也没有编，我什么也没有造，说的是没有半点虚假的事实。”

“您说您有一个朋友住在那所房子里？”

“我第三遍重复说，那所房子里住着我的朋友，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说。

“这一切以后会弄明白的，”博纳希厄太太低声说，“现在呢，先生，把嘴闭上！”

“如果您能看到我完全向您敞开的心房，”达尔大尼央说，“您会看到那么多的好奇心，您就会可怜我，您会看到那么多的爱情，您就会立刻满足我的好奇心，对爱您的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您太快地谈到爱情，先生！”博纳希厄太太摇着头说。

“这是因为爱情朝我来得快，而且是第一次来，要知道我还不满二十岁。”

博纳希厄太太偷偷看了他一眼。

“请您听好，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达尔大尼央说，“三个月前我差点儿为了一条手绢跟阿拉密斯决斗，这条手绢和您给在他家里的那个女人看的那条手绢一个样，而且我可以肯定，上面有着相同的标志。”

“先生，”博纳希厄太太说，“我向您发誓，您拿这些问题烦我已经把我烦得受不了啦。”

“可是您，那么谨慎，太太，好好想想，如果您带着这条手绢被逮捕，如果这条手绢被搜出来，您会受到牵连的。”

“怎么会呢，姓名开头字母不就是我的姓名开头字母吗：C·B·，康斯坦丝·博纳希厄。”

“或者是卡米耶·德·布瓦—特拉西，德·谢弗勒兹夫人的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妹。”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别作声，再说一遍，别作声！啊，既然我为我自己所冒的危险不能阻止您，那就请您想想您可能冒的危险！”

“我？”

“是的，您。认识我会有进监狱的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博纳希厄太太说。

“那我就再也不离开您。”

“先生，”年轻女人博纳希厄太太双手合掌恳求说，“先生，以上帝的名义，以一个军人的荣誉的名义，以一个贵族的谦恭的名义，请您走吧，瞧，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有人还会等我呢。”

“太太，”达尔大尼央鞠了一个躬说，“像这样对我提出要求的人，我什么也不能拒绝她，您放心吧，我走了。”

“您不会跟着我，您不会侦察我吧？”

“我立刻回自己的家。”

“啊！我本来就知道，您是个正直的年轻人！”博纳希厄太太大声说，她把一只手伸给他，另一只手放到一扇小门的门环上。

达尔大尼央抓住伸过来的那只手，满腔热情地吻着。

“啊！我真希望从来没有见过您，”达尔大尼央态度粗暴地叫起来；这种天真的粗暴态度，女人往往比彬彬有礼的矫揉造作的态度更喜欢，因为它暴露出真实思想，它证明了感情胜过了理智。

“不！”博纳希厄太太用温存的嗓音说，同时握紧达尔大尼央的手，达尔大尼央的手一直没有放开她的手，“不，我不会跟您说；今天不成功，将来就未必不成功。谁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自由了，我会不会满足您的好奇心呢？”

“您对我的爱情也作出同样的许诺吗？”达尔大尼央快乐到了顶点，叫了起来。

## 三个火枪手

“啊！这方面我不能作出保证，这取决于您以后在我心里能激起什么感情。”

“那么，今天呢，太太……”

“今天，先生，我还只有感激之情。”博纳希厄太太说。

“啊！您太可爱了，”达尔大尼央伤心地说，“您辜负了我的一片痴情。”

“不，我利用了您的好心，仅此而已。但是，请您务必相信，跟有些人打交道，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

“啊，您使我成为最最幸福的人。别忘了今天晚上，别忘了这个许诺”达尔大尼央说。

“放心吧，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我会记起一切的，好！您就走吧，以上帝的名义，走吧，有人在午夜十二点正等我，我已经迟到了。”

“迟了五分钟。”

“是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五分钟就是五个世纪。”博纳希厄太太说。

“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

“哟！谁对您说我不是在和一个恋人打交道？”

“等您的是一个男人？”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一个男人！”

“瞧，争论又开始了，”博纳希厄太太脸上露出了带着不耐烦的、淡淡的笑容说。

“不，不，我这就走，我这就离开。我相信您，我希望我的这种近于愚蠢的忠诚能得到您的充分信任，再见，太太，再见！”

达尔大尼央猛下决心，放开他握住的那只手，急匆匆地跑了。这时候博纳希厄太太就像刚才敲玻璃窗那样慢慢地、间隔均匀地敲了三下。后来，达尔大尼央跑到了街角，回过头来看看：门打开又关上，漂亮的博纳希厄太太不见了。

达尔大尼央继续走他的路，他曾经许下诺言不去侦察博纳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厄太太；即使她的生命全靠她去的那个地方或者将陪她的那个人来决定，他也要回家去，因为他已经说过要回家去。五分钟以后他到了掘墓人街。

“可怜的阿多斯，”他说，“他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他可能等我等着睡着了，也有可能已经回到他自己家里去了；如果回到家里他会听说有一个女人来过。一个女人在阿多斯家里！总之，”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在阿拉密斯家里也有一个女人。这一切太离奇了，我真想知道这件事怎么了结。”

“糟透了，先生，糟透了，”有人回答；达尔大尼央从声音上听出是普朗歇；因为他一边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一边已经走进了一条过道，通往他的房间的楼梯就在这条过道的尽头。

“怎么，糟透了？蠢货，您这是什么意思？”达尔大尼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各种各样的不幸。”

“哪些不幸？”达尔大尼央问。

“首先是阿多斯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阿多斯！被逮捕了？为什么？”

“有人在您家里找到他，他们把他当成您了。”仆人普朗歇说。

“是谁逮捕他的？”

“是被您赶跑的那些黑衣人找来的卫队。”

“他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为什么不说他跟这件事无关？”达尔大尼央说。

“他不肯说，先生，相反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这时候需要自由的是您的主人达尔大尼央，而不是我，既然他知道一切，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以为抓的是他，这样他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三天以后我再说出我是谁，他们只能把我放掉。’”

“好样的，阿多斯！高尚的品德，”达尔大尼央低声说，“只

有他才会这样！那些卫士做了些什么？”

“四个人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是带到巴士底狱，也许是带到主教堡。两个人和那些黑衣人留下来。到处都搜遍了。带走了所有的文件。还有两个人在那些人搜查时，到门口站岗放哨。等一切都结束以后，他们走了，留下了门窗大开的空房子。”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呢？”达尔大尼央问。

“他们没有来，我没有找到他们。”

“但是，您曾经让人转告他们我在等他们，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来吧？”

“是的，先生。”仆人普朗歇说。

“好，别离开这儿；如果他们来了，就把我遇到的事告诉他们，让他们到松果酒店去等我；这儿会有危险，房子可能受到监视。我马上赶到德·特雷维尔先生家里去，把这一切向他报告，然后我上那儿去找他们。”

“好的，先生，”普朗歇说。

“不过您得留下等他们，您用不着害怕！”达尔大尼央又折回来以鼓起他的跟班的勇气。

“先生，请放心，”普朗歇说，“您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想到要勇敢，就会勇敢；问题在于我想到要；况且我是庇卡底人。”

“那就说定了，”达尔大尼央说，“你宁可被人杀了也不要离开你的岗位。”

“是的，先生，为了向先生证明我对先生的忠诚，我什么事都能去做。”

“好，”达尔大尼央心里说，“看来我针对这个庇卡底人普朗歇使用的方法肯定是正确的；以后遇到机会我还要使用。”

达尔大尼央一天奔走下来，两条腿已经感到有点累，然而他还是迈开双腿，以最快速度朝老鸽笼街奔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不在府邸；他的队伍在罗浮宫值班，他和他的队伍在一起。

必须找到德·特雷维尔，重要的是让他知道发生的事。达尔大尼央决定去罗浮宫。他身上穿着德·艾萨尔部队的卫士服装，对他说来，这应该算是一张通行证。

因此他沿着小奥古斯丁街往下坡走，又顺着沿河街往上坡走，一直朝新桥走去。一瞬间他曾经想到乘渡船过河，但是到了河边，他把手伸进口袋，发现他没有付渡船艄公的钱。

当他走到盖内戈街附近时，他看见有两个人从王太子妃街出来，他们的外表引起了达尔大尼央的注意。

这两个结伴同行的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

女人的身材与博纳希厄太太一样，男人和阿拉密斯也非常像。

而且女人披着的那件黑披风，达尔大尼央眼前好像还浮现着它出现在沃吉拉街的护窗板前和竖琴街的大门前的情景。

此外，男人穿着火枪手的制服。

女人的兜帽拉着很低，男人拿着手绢遮住脸。这种严密的预防措施也表明了他们两人全都不希望自己被人认出来。

他们走上了桥，就是达尔大尼央走的那条路，因为达尔大尼央是到罗浮宫去，达尔大尼央就跟着他们。

达尔大尼央还没有走满二十步，就确信这个女人是博纳希厄太太，这个男人呢，就是阿拉密斯。

就在这同一瞬间，他感觉到由嫉妒引起的怀疑都在他心里折腾开了。

达尔大尼央受到了他的朋友和他已经像爱情妇那样爱着的女人的双重背叛。博纳希厄太太曾经发誓赌咒说她不认识阿拉密斯，在她向他发了这个誓以后还不到一刻钟，他又遇到她挽着阿拉密斯的胳膊。



## 三个火枪手

达尔大尼央没有考虑到他认识漂亮的博纳希厄的妻子才不过三个小时，除了因为他把她从那些打算绑架她的黑衣人手里解救出来，她应该对达尔大尼央有点儿感恩之情以外，她什么也不欠他的，而且她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他。但是达尔大尼央却把自己看成一个受到侮辱，受到背叛，受到嘲笑的情人；血和怒火涌上了他的脸，他决定把一切弄清楚。

年轻女人和年轻男人已经发觉有人跟着他们，他们加快了步伐。达尔大尼央开始奔跑，超过他们，接着正好在他们到了撒马利亚女人水塔前面时，又回过身来朝他们走了回来，一盏路灯照亮了撒马利亚女人水塔，还把灯光投在这一部分桥面上。

达尔大尼央在他们面前停住，他们也在他面前停住。

“您想干什么，先生？”火枪手往后退了一步问，用的那种外国人的口音向达尔大尼央证明他的部分猜测是错误的。

“您不是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不是阿拉密斯；从您的惊呼声我看出您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原谅您。”

“您原谅我！”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

“是的，”陌生人回答，“让我过去，既然您不是跟我打交道。”

“您说得对，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不是找您打交道，是找这位太太打交道。”

“找这位太太！您并不认识她呀，”外国人说。

“先生，你弄错了，我认识她。”

“啊！”博纳希厄太太用责备的口气对达尔大尼央说，“啊！先生！我得到过您的保证和诺言；我希望我能够信任它们。”

“我呢，太太，”达尔大尼央局促不安地说，“您曾经答应过我……”

“挽住我的胳膊，太太，”外国人说，“让我们继续走我们的

路。”

但是达尔大尼央已经被他遇到的事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一直呆呆地站在火枪手和博纳希厄太太面前。

火枪手朝前走了两步，用手把达尔大尼央推开。

达尔大尼央往后跳了一步，拔出了剑。

在这同时，那个陌生人也迅如闪电地拔出了剑。

“爵爷！”博纳希厄太太一边叫喊，一边冲到两个殴斗者中间，两只手抓住了两把剑。

“爵爷？”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一个想法突然在他的脑子闪现，“爵爷！请原谅，先生；难道您是……”

“白金汉公爵，”博纳希厄太太小声说，“现在您可能把我们全都毁了。”

“爵爷，太太，请原谅，请多原谅；但是我爱她，爵爷，因此我嫉妒了；您知道爱是怎么回事，爵爷；请原谅我，并且请告诉我怎样才能为公爵大人献出我的生命。”

“您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白金汉说着朝达尔大尼央伸出一只手，达尔大尼央恭敬地握了握，“我接受，您为我效劳；隔二十步跟着我们，一直跟到罗浮宫；如果有人侦察我们，把他杀了！”

达尔大尼央把拔出剑鞘的剑夹在腋下，让博纳希厄太太和公爵先走了二十步以后，才跟着他们，准备严格地执行这位高贵的、优雅的大臣的命令。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年轻的狂热亲信达尔大尼央没有机会来向公爵证明他的忠诚。博纳希厄太太和白金汉公爵从梯子街的边门进入罗浮宫，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之后达尔大尼央立刻到松果酒店去，找到在那儿等他的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

但是，他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打扰他们，仅仅告诉他们，他曾

## 三个火枪手

---

经以为需要他们干预的那件事，他已经单独一个人处理完毕了。

现在我们已经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那就让我们的三个朋友各回各的家；我们呢，就跟随着白金汉公爵和他的向导进入罗浮宫，转弯抹角地朝前走吧。

## 第十二章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

博纳希厄太太和白金汉公爵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进入了罗浮宫。大家都知道博纳希厄太太是王后手下的人；公爵穿的是德·特雷维尔的火枪手的制服。这天晚上，德·特雷维尔的火枪手在宫里值班。况且边门的看守人热尔曼把王后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发生什么事，博纳希厄太太会受到把情夫带进罗浮宫的控告。她会把罪过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不错，她的名声会败坏，但是一个小小的服饰用品商的妻子的名声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公爵和年轻女人博纳希厄太太到了院子里，立即沿着墙脚走了大约二十五步；走完这段路以后，博纳希厄太太推推一扇供仆人进出的后门，这扇门白天开着，但是到了晚上通常都关上。门一推就推开了，两个人走进来，到了黑暗之中，但是博纳希厄太太熟悉罗浮宫里供仆人使用的这一部分地方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她随手关上门，拉住公爵的手，摸索着走了几步，抓住一个楼梯扶手，开始上楼；白金汉公爵计算出已经上了两层楼。接着她向右转，沿着一条长走廊走下去，又下了一层楼，再走了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打开一扇门，把公爵推进一套点着一盏彻夜不灭的小灯的房间，说：“待在这儿，白金汉公爵，一会儿她就来了。”接着她从同一扇门出去，用钥匙锁上门，公爵成了一个囚犯。

然而白金汉公爵尽管孤孤单单一个人，他却没有一点恐惧；他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渴望冒险和喜爱浪漫色彩，勇敢，大胆，敢闯敢干，在类似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相信奥地利安娜的信是真的，他才来到巴黎。但是当他知道了那封所谓的奥地利安娜的信是个陷阱以后，非但没有

## 三个火枪手

回到英国去，反而利用别人给他造成的处境，趁机向王后表示他不见到她就不离开。王后起初坚决拒绝，可是后来她又担心公爵一气之下会干出什么蠢事来。她已经决定接见他，并且要求他立刻离开；也就是在作出这个决定的当天晚上，负责去找公爵，并且把公爵领进罗浮宫的博纳希厄太太被绑架了。在连着两天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博纳希厄太太的下落，一切只好暂时停止。但是她一旦获得了自由，和拉波尔特恢复了联系，事情又重新进行；她刚刚完成了危险的使命，如果她不逮捕的话，这个使命她原来应该在三天前执行的。

白金汉一个人走到一面镜子前面。这身火枪手制服他穿在身上非常合适。

他当时才三十五岁，被公认为是英法两国的最英俊的贵族，最风雅的骑士。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是两代国王的宠臣，腰缠万贯，在一个王国里具有无限权力，他可以让这个王国动荡不安，也可以让这个王国平静无事。他过着那种传奇般的生活，在一连几个世纪里一直引起后代人的惊奇。

白金汉公爵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疑，对那些支配别人的法律不能伤害自己有绝对把握，因此他径直地朝着他确定的目标走下去，这是一个那么高不可攀，眩人眼目，换了另外一个人连想想都会认为是发疯的目标。他就是这样成功地几次接近了美丽而高傲的奥地利安娜，靠了自己令人着迷的力量，使自己被她爱上了。

乔治·维利尔斯站立在镜子前面，使他那被帽子压平了的美丽的金黄头发重新恢复波浪形，把小胡子捋得重新向上翘起，他心里充满着快乐，为了他盼望已久的时刻的临近而感到高兴和得意。他骄傲地、充满希望地对自己微笑着。

就在这时候，一扇隐藏在挂毯后面的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人，白金汉公爵从镜子里看见她，忍不住叫了出来，进来的是王后！

王后奥地利安娜当时二十六七岁，正处在她的美貌的顶峰时期。

她的步态是一个王后或者一个女神的步态；她的眼睛闪出绿宝石般的光彩，非常非常美，同时充满了温柔和威严。

她的嘴又小又红，虽然下唇像那些奥地利王族一样，略微有点比上唇突出，但是在微笑时显得分外地和蔼，不过在鄙视时，却又显得极度地倨傲。

她的皮肤以柔嫩、光滑而著称于世，她的手和胳膊美得出奇，当时的诗人无一例外地都曾歌唱过王后的手，说她的手举世无双。

最后，她少年时代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变成了很淡很淡的褐色，有点卷曲，按照欧洲古时的习惯，上面扑了许多粉，令人赞赏地围绕着她的脸；对她的这张脸，红润的面色稍微再淡一点，除了鼻子稍微再细巧一点，没有什么再可以挑剔的了。

白金汉看得出了神，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他在舞会上，在节日里，在骑兵竞技场上，看见过王后奥地利安娜，但是在他看来她从来没有现在那么美丽，这时候她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白缎子连衣裙，由夫人埃斯特法尼亚陪伴着。她手下的那些西班牙女人，遭到国王的嫉妒和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迫害，已经被驱赶得只剩下埃斯特法尼亚一个人了。

王后奥地利安娜向前走了两步；白金汉猛地跪倒在她膝下。在王后能够阻止他以前，他吻着她的连衣裙的下摆。

“公爵，您已经知道不是我叫人写信给您的。”

“啊！是的，王后，是的，陛下，”公爵叫了起来，“我知道我是一个疯子，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他很容易相信爱情；况且，我这趟旅行并没有

白跑一趟，因为我见到了您。”

“是的，”安娜回答，“但是您是否知道为什么我要见您，因为您对我的所有痛苦无动于衷，坚持要留在巴黎，您自己要冒生命危险，而且让我也要冒名誉受到败坏的危险。我见您是为了对您说，大海的深渊，两个王国之间的敌视，神圣的誓言，一切都把我们分隔开。向这么多东西作斗争，这是犯渎神罪，公爵。我见您，最后还是为了对您说，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请说吧，王后，请说吧，”白金汉说，“您嗓音的温柔掩盖了您说的话的冷酷。你说到渎神罪！可是，把上帝为了彼此而造出来的两颗心强行分开，这就是犯渎神罪。”

“公爵，”王后叫了起来，“您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您。”

“但是您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您不爱我。说真的，对我说这样的话，您未免太负情了。因此，您说说看，您到哪儿能找到像我这样的爱情，时间、分离、绝望都不能扑灭的爱情，一根遗落的缎带、一道短暂的目光、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就能满足的爱情？王后，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您，三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地爱着您。您愿意让我说说您在我第一次见到您时的穿戴吗？您愿意让我详细地说说您衣服上的每一件饰物吗？瞧，我现在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您按照西班牙的习俗坐在坐垫上，您身上穿着一件上面有金银线绣花的绿缎子连衣裙，宽松下垂的袖子用大粒的钻石扣在您的美丽的令人赞不绝口的胳膊上，您脖子上围着一圈绉领，头上戴着一顶无边小软帽，颜色和您的连衣裙一样，在这顶软帽上插着一根白鹭的羽毛。

“啊！瞧，瞧，我闭上眼睛，我看见的是当时的您；我睁开眼睛，我看见的是现在的您，也就是说比当时的还要美一百倍的您！”

“简直是发疯！”王后奥地利安娜低声说，她没有勇气责怪公爵把她的形象那么清楚地储存在他的心头，“用这样的回忆来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持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简直是发疯！”

“那么您愿意我用什么活下去呢？我呀，我只有回忆才是我的幸福、财富、希望。我每看见您一次，就在我心头珍藏的首饰盒里多出一颗钻石。这颗是我捡起的您丢下的第四颗钻石。因为在三年里，王后，我只见到您四次；我刚才对您说起的是第一次，在德·谢弗勒兹夫人家里是第二次，在亚眠的花园里是第三次。”

“公爵，”脸涨红了的王后说，“请不要说那天晚上。”

“啊！正好相反，我们要谈，王后，要谈：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最光辉的一个夜晚。您还记得那天美丽的夜色吗？空气是多么温和、芳香，天空是多么蓝，并且布满了很多星星。那一次，王后，我能够单独和您待上一会儿；那一次您把您生活的孤独，把您心头的忧伤，把一切都告诉我。您靠在我的这条胳膊上。我头向您这边歪，感觉到您美丽的头发轻拂到我的脸上，每次拂到我的脸上，我都从头哆嗦到脚。啊！王后，王后！啊！您不知道天国的幸福，极乐世界的快乐全都蕴藏在像这样的片刻时间里。瞧，我的财产、前程、光荣，今生我都可以放弃！因为那个夜晚，王后，我可以向您发誓说，您是爱我的。”

“公爵，地点的影响力，那个美丽夜晚的魅力，您的目光的迷惑力，总之，毁掉一个女人的那许许多多的情况，在那个致命的夜晚聚集在我周围；但是，您已经看见了，公爵，您刚敢于对我说出头一句话，您刚有头一个大胆表示，我就立刻叫人来了。”

“啊！是的，是的，确实如此，换了别人的爱情，一定会在这个考验下屈服了；但是我的爱情，反而会变得更强烈、更永恒。您以为您回到巴黎来就可以避开我，您以为我不敢离开我的主人委托我照管的宝藏。啊！世上所有的宝藏，人间的所有国王，对我又算得了什么！一星期以后我又回来了，王后。这一次您没有什么好指责我的：我冒着失去恩宠、生命的危险，为了和



## 三个火枪手

您见上一秒钟的面；我甚至没有碰您的手，您看到我如此驯服，如此后悔，因而宽恕了我。”

“是的，但是，公爵先生，您十分清楚，在这些傻事中我是完全无辜的。国王在红衣主教的挑动下，大发雷霆。德·韦尔内夫人被赶走了，皮唐热被流放了，德·谢弗勒兹夫人也从此失宠，当您打算作为大使再来法国时，国王本人，请您记住，公爵先生，是国王本人提出了反对。”

“是的；国王的这次拒绝所付出的代价意味着法国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不能再见到您了，王后，好吧！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听见谈到我。我计划的这次远征法国西部滨海的雷岛，以及这次和拉罗舍尔的新教徒结成联盟，您认为我有什么目的吗？不过是想得到和您见面的快乐！我并不希望一直手执武器进入巴黎，但是这场战争可以带来和平，而和平又将需要一个谈判代表，这个谈判代表将会是我。到那时没有人再敢拒绝我，我将再来到巴黎，我将再见到您，我将有片刻的幸福。成千上万的人将为我的幸福付出他们的生命；但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重新见到您！这一切也许是真的发疯，真的丧失理智，但是，请告诉我，哪个女人能有一个比我更钟情的情人？哪个王后能有一个比我更热心的仆人？”

“公爵先生，您为了替您辩护引用的这些事，反而是对您的更进一步的指责。您向我提出的所有这些爱情的证据，几乎是一桩桩罪行。”王后说。

“王后，因为您不爱我；如果您爱我，对所有这一切您都会有另外的看法；如果您爱我，啊！如果您爱我，我将会是多么的幸福，我会发疯的。啊！您刚才谈到了德·谢弗勒兹夫人，德·谢弗勒兹夫人至少没有您这么残酷；霍朗伯爵爱她，他对他的爱情作出了反应。”

“德·谢弗勒兹夫人不是王后，”奥地利安娜已经不由自主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他表达出的如此深厚的爱情所打动了，低声地说。

“这么说，您如果不是王后，您，您就会爱我了，是不是，您就会爱我了？您不爱我仅仅是您的尊贵的身份。因此我能够相信，如果您是德·谢弗勒兹夫人，我将大有希望了？我的美丽的陛下，谢谢您这些美妙动听的话。”

“啊！公爵先生，您听错了，理解错了；我意思并不是说……”

“别说了！别说了！”公爵说，“如果我是因为理解错误而感到幸福，请您别那么残酷地替我把它纠正。您自己也说过，有人把我诱进一个陷阱，因为，近来我有预感，预感到我就要死了。”公爵露出既忧郁而又迷人的微笑。

“啊！我的上帝！”王后奥地利安娜叫了起来，那种恐惧的声调证明了她对公爵是非常关心的。

“王后，我说这些，决不是为了吓唬您；我说给您听的甚至很可笑，请相信我并不把这样的梦放在心上。但是您刚说的话，几乎给了我希望，将对我可能遇到的一切，甚至失去我的生命，是一个补偿。”

“噢！”奥地利安娜说，“我，公爵，我也有预感，我也做过梦。我梦见您受了一处伤，倒在血泊中。”

“在左肋，对不对，一把刀子扎的？”白金汉打断她的话说。

“不错，是这样，公爵先生，是这样，在左肋，一把刀子扎的。有谁会对您说过我做了这个梦？我只给上帝说过，而且还是在我做祷告的时候。”

“我不再有所求了，您爱我，王后，很好。”

“我爱您，我？”

“是的，您。如果您不爱我，上帝会把相同的梦也送给您吗？如果我们两人的生命不是靠心维持在一起的，我们会有相同的预感吗？”

## 三个火枪手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奥地利安娜叫了起来，“这超出了我能承受的范围。公爵，以上帝的名义，走吧，离开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爱您，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不会做一个违背结婚誓言的人。因此请您可怜可怜我，赶快走吧！啊！如果您在法国受到攻击，如果您死在法国，如果我知道您对我的爱是造成您死亡的原因，那我就永远无法安慰自己，我会因此而发疯的。因此您走吧，我求求您，走吧。”

“啊！您这样有多么美呀！啊！我多么爱您哟！”白金汉说。

“走吧，我求求您，走吧！以后作为大使再回来，作为大臣再回来，再回来时周围簇拥着保护您的卫士，照看您的仆人，到那时我就不会再为您的生命担忧，我就能从再和您见面中得到幸福了。”

“啊！您对我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王后说。

“好！请给我一件证明您宽容的证物，一件来自您的、能使我明白我不是在做梦的东西；一件您曾佩戴过，我也能够佩戴的什么东西，一枚戒指，或一条项链，或一根链条。”

“如果我把您向我要的东西给您，您会走吗，您会走吗？”

“会的。”白金汉说。

“立刻就走？”

“立刻就走。”

“您离开法国，回到英国去，是吗？”王后问。

“是的，我可以向您发誓！”

“那就等一等，等一等。”

王后奥地利安娜回到她的套房，马上又回来，手上拿着一只香木匣子，上面有用金丝镶嵌出的她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拿去，白金汉公爵，拿去，”她说，“好好保存这个作为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纪念。”

白金汉接过小匣子，第二次跪倒在地。

“您答应过我要走的，”王后说。

“我遵守诺言。您的手，您的手，王后，我一定走。”

奥地利安娜闭上眼睛伸出手去，同时用另一只手按在埃斯特法尼亚身上。因为她感到她的力气快要没有了。

白金汉热情地把嘴唇贴在这只美丽的手上，然后立起身来说：

“只要我不死，用不了半年，我就会再见到您，王后，为再次见到您，即使把整个世界闹个天翻地覆，我也在所不惜。”

白金汉公爵信守他已许下的诺言，匆匆地走出了这间房间。

在走廊上他遇到了在等他的博纳希厄太太。她同样谨慎地、顺利地把公爵送出了罗浮宫。

## 第十三章 博纳希厄其人

读者能够注意到，在这整个事件中，有一个人物尽管处在危难之中，大家却对他并不关心。这个人物就是博纳希厄，政治阴谋和爱情密谋的受害者。在那个富有骑士精神，充满了风流韵事的时代里，政治和爱情总是错综复杂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幸好，幸好我们曾经答应过不把他忘掉。

逮捕他的那些打手把博纳希厄直接送到巴士底狱，到了巴士底狱以后，他被押着，浑身颤抖地在一小队正在给火枪装弹药的士兵前面经过。

接着他被带进一条一半陷在地下的长走廊里，遭受到那些人的最粗鲁的辱骂和最野蛮的对待。打手们看到他不是一个贵族，于是把他当成真正的乡下佬对待。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名书记官，下令把博纳希厄带到审讯室去，这一来虽然结束了折磨，但是没有结束他的担心。通常审讯犯人都是在犯人的牢房里，但是对博纳希厄就不必这样客气了。

两个卫士抓住博纳希厄，押着他穿过一座院子，进入一条有三名卫兵守卫的走廊，打开一扇门，把他推进一间低矮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名审判官。审判官坐在椅子上，正忙着写着什么。

两个卫士把博纳希厄带到桌子前面；审判官的一个手势，他们退到声音不能听到的地方。

在这之前，审判官的脑袋一直俯得很低，这时抬了起来看看站在面前的是怎样一个人。这个审判官相貌丑陋，尖鼻子，黄颜色的高颧骨，眼睛虽然小，但是锐利有神，他的样子像狐狸。他的脑袋由一个活动的长脖子支撑着，从他的宽大的黑长袍里伸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不停地晃动，有点像乌龟把脑袋伸出甲壳后的动作。

审判官一开始先问博纳希厄的姓名、年龄、职业和住址。

博纳希厄回答说叫他叫雅克一米歇·博纳希厄，五十一岁，退休的服饰用品商，家住掘墓人街十一号。

审判官没有再问下去，而是长篇大论地向他谈到参与国家大事对一个地位微贱的市民会有多么危险。

他接着开始的一段叙述，使他的这番开场白变得复杂起来；在这段叙述里他谈到了红衣主教的权力和他的所作所为；这位位极人臣的大臣，这位击败了过去的大臣们的胜利者，这位未来的大臣们的楷模，没有一个人能够反抗他的权力和行为而不受到惩罚。

在审判官的长篇大论的第二部分以后，他一边用他那老鹰般的目光盯住可怜的博纳希厄，一边要博纳希厄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情况的严重性。

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的考虑早已经成熟：他诅咒德·拉波特想到让他娶他教女的那一瞬间，特别诅咒这个教女同意做王后的内衣保管女侍的那一瞬间。

博纳希厄的老板性格是和可鄙的吝啬混在一起的极端的自私，另外再加上过分的怯懦。他年轻的妻子在他心里激起的爱，完全是一种次要的感情，根本敌不过他那些原始的感情。

博纳希厄确实考虑了刚才审判官对他说的话。

“不过，审判官先生，”他冷静地说，“务必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而且敬重无与伦比的红衣主教的功勋，在他的统治下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真的吗？”审判官用怀疑的口气问，“如果真是这样，您怎么会在巴士底狱里呢？”

“我怎么在这儿，或者不如说，我为什么在这儿，”博纳希厄回答，“这正是我完全不可能说给您听的，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

道；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我故意冒犯过红衣主教先生。”

“然而您一定犯了罪，因为您在这儿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

“叛国？”博纳希厄吓了一跳，叫了起来，“叛国！一个厌恶胡格诺派、痛恨西班牙人的服饰用品商，怎么会犯叛国罪？请您考虑考虑，先生，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博纳希厄，”审判官说，同时望着博纳希厄，就像他那双小眼睛有一直看到别人内心深处的能力似的，“博纳希厄，您有一个妻子吗？”

“是的，先生，”博纳希厄浑身打着哆嗦回答，他感觉这样一来他的事情要变得复杂了，“我曾经有过一个。”

“怎么？您曾经有过一个？如果您现在没有了，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给人绑架了，先生。”博纳希厄说。

“她被人绑架了？”审判官说，“啊！”

博纳希厄从这个“啊”里感觉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她被人绑架了！”审判官接着说，“您知道绑架她的人是谁吗？”

“我相信我认识他。”

“他是谁？”审判官问。

“请您注意，审判官先生，我什么也不能肯定，我仅仅是有所怀疑。”

“您怀疑谁？好，痛痛快快地说吧。”

博纳希厄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应该什么都不说呢，还是什么都说出来？什么都不说，别人会以为他没有把他知道的招认出来；什么都说出来，他就表现出了诚意。因此他决定什么都说出来。

“我怀疑，”他说，“一个高个子，头发棕色的人，态度傲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上去像个贵族大老爷。我在罗浮宫边门前等我的妻子接她回家时，我觉得有好几次他跟着我们。”

审判官好像感到了几分不安。

“他叫什么名字？”他问。

“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如果我遇见他，我一下子就可以认出他，我可以向您保证，在一千个人中间，我也能把他认出来。”

审判官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您说，您在一千个人中间也认得出他？”他问。

“我是说，”博纳希厄说，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我是说……”

“您已经说您认识他，”审判官说，“很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在我们进一步问下去以前，先要通知一个人，告诉他您认识绑架您妻子的人。”

“可是我没有对您说我认识他！”博纳希厄在绝望中叫了起来，“我对您说的正相反……”

“把犯人带走，”审判官对两个卫士说。

“应该把他押到哪儿去？”书记官问。

“单人囚室。”审判官说。

“哪一间？”

“啊！我的上帝，随便哪一间，只要能锁住就行，”审判官回答，那种冷淡的口气，让可怜的博纳希厄感到了恐惧。

“唉！唉！”博纳希厄对自己说，“灾难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的妻子一定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以为我是她的同谋，会把我和她一起惩办；她会说出来，会承认她什么都告诉过我；一个女人哟，是那么软弱！一间单人囚室，随便哪一间！正是这样！一夜很快就会过去，明天，上车轮刑，上绞架！啊！我的上帝！可怜可怜我吧！”



## 三个火枪手

两个卫士根本没有去听博纳希厄老板的哀诉；况且这种哀诉他们也习以为常了，他们一人抓住犯人的一条胳膊，把他押走了。这时候审判官在匆匆地写一封书记官等着的信。

博纳希厄没有闭上眼睛，并不是因为他的囚室太不舒服，而是因为他的忧虑太重了。他整夜坐在他的凳子上，听见一点响声就吓得发抖；当黎明的几道亮光钻进他的牢房时，他觉得曙光都有了哀悼的色彩。

忽然间他听见有人拉门闩，吓了他一大跳。他以为是来找他，要把他送到断头台上去的；因此当他看见进来的不是他等待的刽子手，而仅仅是审判官和书记官时，他几乎跳起来去搂他们的脖子。

“您的案子从昨天晚上起变得非常复杂，博纳希厄，”审判官对他说，“我劝您把真实情况全都说出来；因为只有您的真诚的悔过才能平息红衣主教的怒火。”

“可是我已经准备好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博纳希厄叫了起来，“问吧，我求您了。”

“首先，您的妻子在哪里？”

“我已经告诉您，她被绑架了。”博纳希厄回答说。

“是的，但是在昨天下午五点，她靠了您的帮助逃走了！”

“我的妻子逃走了！”博纳希厄大声叫嚷，“啊！不幸的女人！先生，如果她逃走了，这不能怪我，我可以向您发誓。”

“那么您到您的邻居达尔大尼央先生家去干什么？当天白天您跟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审判官问。

“啊！是的，审判官先生，是的，这是真的，我承认我错了。我到过达尔大尼央先生家里去过。”

“您这趟去的目的何在？”

“求他帮助我找回我的妻子。我当时认为我有权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请求您多多原谅。”博纳希厄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先生怎么回答？”

“达尔大尼央先生答应他将帮助我，但是我很快发现他出卖了我。”

“您在欺骗法庭！达尔大尼央先生和您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他赶跑了逮捕您妻子的警方人员，并且帮助她逃避所有的搜捕。”

“达尔大尼央先生抢走了我的妻子？啊！您这是在跟我说些什么？”

“幸好达尔大尼央先生已经落到我们手里，您这就跟他对质。”审判官说。

“啊！说真的，我求之不得，”博纳希厄叫了起来，“能见到达尔大尼央面孔，我感到很高兴。”

“带达尔大尼央先生进来，”审判官对两个卫士说。

两个卫士带阿多斯进来。

“达尔大尼央先生，”审判官对阿多斯说，“讲讲在您和这位先生之间发生的事吧。”

“不过！”博纳希厄叫了起来，“这个人不是达尔大尼央先生！”

“怎么！他不是达尔大尼央先生？”审判官也叫了起来。

“绝对不是，”博纳希厄回答。

“那么，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审判官问。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不认识他。”

“怎么！您不认识他？”

“不认识”博纳希厄说。

“您从没见过他。”

“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您的名字？”审判官问。

“阿多斯，”火枪手回答说。

“不过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好像是希腊北部一座山的名字。”

字！”可怜的审讯者叫了起来，他的脑袋已经开始被搞糊涂了。

“这是我的名字，”阿多斯心平气和地说。

“但是您曾经说过您叫达尔大尼央。”

“我？”

“是的，您。”审判官说。

“不对，是有人对我说：‘您是达尔大尼央先生吗？’我回答：‘您这么认为吗？’抓我的那些卫士嚷着说他们有把握。我不想惹他们生气。况且我也可能弄错了。”

“先生，您无视法律的尊严。”

“我没有无视法律的尊严，”阿多斯平静地说。

“您是达尔大尼央先生。”

“可是，”博纳希厄也叫了起来，“我对您说，审判官先生，达尔大尼央是我的房客，因此尽管他没有付我房钱，甚至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应该认识他。达尔大尼央是一个刚十九岁出头的年轻人，而这位先生至少有三十岁了。达尔大尼央是德·艾萨尔的卫队里的卫士，这位先生是德·特雷维尔先生的火枪队里的火枪手；请看看他的制服，审判官，请看看他的制服。”

“对，”审判官低声说，“再对没有了。”

这时候，门忽然打开，一个送信的人被巴士底狱的看门人带进来，交给审判官一封信。

“啊！这个该死的女人！”审判官叫了起来。

“怎么？您说什么？您说的是谁？我希望，不是我的妻子吧？”博纳希厄说。

“不，是她。您的案子这一下可不得了啦。”

“怎么回事！”博纳希厄恼怒地叫起来，“先生，请您讲给我听听，我关在监狱里，我的案子怎么会因为我的妻子做的事变得更糟了！”

“因为她做的事是你们之间拟订的一个恶毒的计划的結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审判官，我向您发誓，您陷在一个很大的错误中，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妻子要干什么，我和她干的事毫不相干，如果她干了什么蠢事，我就不认她，我要揭穿她、诅咒她。”

“好啦！”阿多斯对审判官说，“如果您不再需要我了，请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您的这位博纳希厄，实在叫人厌烦。”

“把犯人们送到各自的牢房去，”审判官用同一个手势指着阿多斯和博纳希厄，说，“让他们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

“不过，”阿多斯用他那习以为常的冷静口吻说：“您要找的是达尔大尼央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在哪一方面能代替他。”

“照我说的去做！”审判官大声叫嚷，“您听清楚！绝对保密！”

阿多斯耸耸肩膀，跟着看守他的卫士们走了；博纳希厄先生呢，哭得很伤心，连老虎听了也会伤心。

博纳希厄被带到他原来的那间单人囚室，整个白天就关在里面。整个白天他哭得像一个泪人，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军人，他自己也跟我們这么说过。

晚上，九点钟左右，在他就要下决心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脚步声离他的单人囚室越来越近，门开了，出现了几个卫士。

“跟我走，”一个跟在卫士后面进来的士官说。

“跟您走？”博纳希厄叫了起来，“在这个时候跟您走！我的上帝，上哪儿去？”

“上我们奉命送您去的地方去。”

“但是这不是一个回答。”

“然而这是我们惟一能够向您做出的回答。”士官说。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可怜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低声说，“这一次我全完蛋了！”

他机械地、没有丝毫反抗地跟着卫士们走了。

## 三个火枪手

他走过曾经走过的那条走廊，穿过头一个院子，接着穿过第二座主体建筑物；最后到了前面院子的大门口，发现一辆由四名骑马的卫士围着的马车。他被押上马车，那个士官坐在他身边，车门被钥匙锁上，两个人就像被关在一间装有轮子的活动监狱里。

马车开始动了，慢得像一辆柩车。隔着锁上的窗栅栏，犯人仅仅能看见房屋和路面，但是作为真正的巴黎人，博纳希厄从界石、招牌、路灯可以认出每一条街。到了圣保罗教堂，处决巴士底狱的犯人的地方，他差点儿昏过去，连着划了两次十字。他本来以为马车要在这儿停下来，然而马车却走过去了。

再往前些，又一次他被吓得心惊胆战，这是在圣约翰公墓，国家的要犯都埋在这座公墓里。只有一件事让他多少放下一点心，这就是在埋葬他们之前一般都先砍下他们的脑袋，而他的脑袋还好好地长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当他看到马车走上沙滩广场的那条路，见到了市政厅的尖屋顶，马车钻进了拱廊时，他相信他一切都完了，他想向那个士官忏悔，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发出一声声可怜的叫喊；士官不得不宣布，他吵得自己耳朵都聋了，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吵下去，非用东西把他的嘴塞住不可。

博纳希厄被这个威胁稍微平静了一点；如果在沙滩广场上处他死刑，那么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处刑的地点，犯不上再用什么东西塞他的嘴。事实上，马车在这个凶险的广场上穿了过去，没有停下。还剩下特拉瓦尔十字架这一个地方叫他害怕。马车走的路正是通向那里。

处决那些次要的罪犯通常是在特拉瓦尔十字架。博纳希厄原以为自己配得上圣保罗教堂或者沙滩广场，还感到骄傲呢。然而他的旅途和他的命运将终止在特拉瓦尔十字架上！他还不能看见这个不幸的十字架，在离十字架还剩下二十步的距离时，他听见一片喧哗声，马车停住了。可怜的博纳希厄已经被他连续感到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激动恐怖情绪压垮了，他再也支持不住，发出一声微弱的、别人听了会当成是垂死者的呻吟声，接着就昏过去了。

## 第十四章 默恩镇的那个人

聚集在那儿的人群正在观看一个已经上绞刑架的人。

因此马车停了片刻，又开动了。马车穿过人群，继续赶路，驶进圣奥诺雷街，绕过老好人街，在一扇低矮的门前停下。

门开了，两个卫士把博纳希厄推下马车；他们把他推进一条过道，让他爬上一座楼梯，把他安置在一间前厅里。

对博纳希厄说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的。

他走路像做梦的人在梦中走路一样；他看到的東西模糊不清；他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这时候处决他，他不会做一个动作来进行自卫，也不会发出一声叫喊来乞求怜悯。

因此，他就这样背靠着墙，两条胳膊搭拉在卫士们把他安置在那儿的长凳上。

然而，因为博纳希厄望望四周，没有看见任何一样威胁他生命的东西，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表明他遇到真正的危险，长凳的软垫凳面坐着挺舒适，墙面蒙着漂亮的科尔多瓦古时以出产皮革而著名的皮，用金丝带系住的红锦缎大窗帘在窗子前面飘动，所以他渐渐明白他害怕得太过分了，于是开始向左向右，由下向上扭动他的脑袋。

没有人来阻止他，于是他恢复了一点儿勇气，冒险抽回一条腿，接着又抽回另外一条腿；最后，他从凳子上抬起身子，站了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相貌和蔼可亲的军官撩起门帘；一边继续在跟隔壁一间屋子里的人谈话，谈了几句以后才朝博纳希厄转过身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叫博纳希厄？”他问。

“是的，军官先生，”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结结巴巴地说，他已经吓得半死不活，“愿为您效劳。”

“进来”军官说。

然后他侧转身子，让博纳希厄过去。他老实地走进房间；显然房间里有人在等他。

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墙上挂着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作为装饰，门窗紧闭，空气很闷，虽然才九月末，但是屋子里已经生了火。屋子中间有一张方桌子，堆满书籍和文件，书籍和文件上摊开着一张很大的拉罗舍尔城的地图。

壁炉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神情高傲自负，两眼炯炯有神，前额宽阔，瘦瘦的脸由于蓄了一撮山羊胡子，越发显得长了，山羊胡子上面有两撇八字胡。这个人虽然才三十六七岁，但是头发、八字胡和山羊胡子却开始花白了。这个人没有佩剑，给人的印象却完全像个军人，他的牛皮靴子上还微微沾着一层尘土，说明他当天骑过马。

这个人就是德·黎塞留红衣主教阿尔芒—让·德·普莱西。他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弯腰曲背的像个老人，病痛缠身像个殉道者，身体虚弱不堪，声音微弱得听不清，整个身子落在一张大扶手椅里，仅仅靠了他的天才的力量活着，仅仅靠了他的思想的永不停止的运用，来支持与整个欧洲的斗争；红衣主教身体虽然衰弱，但是靠着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正是这股精神力量使他变成世上曾经有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芒托瓦公爵领地支持德·内维尔公爵的统治，以及在攻占法国南方的尼姆、加斯特尔和于宰斯以后，正在准备把英国人赶出雷岛和围攻拉罗舍尔。

因此在初次见面时从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红衣主教，不认识他的人根本不可能猜到面对的是谁。

可怜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站在门口没有动，眼睛牢牢盯住



他，就像要把他的过去底细看个一清二楚似的。

“这就是那个博纳希厄？”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问。

“是的，大人，”军官回答。

“好，把这些文件给我，让我与他单独交谈。”

军官从桌上拿起那些文件，交给红衣主教，然后军官一躬到地，行完礼就走了出去。

博纳希厄认出这些文件就是他在巴士底狱的审讯记录。红衣主教不时从记录上抬起眼睛，像两把匕首似的目光一直扎进可怜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的内心深处。

在阅读了十分钟，观察了十秒钟以后，红衣主教已经打定主意。

“这个家伙从来没有搞过阴谋，”他低声说，“不过没有关系，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

“您被控告犯了叛国罪，”红衣主教慢慢地说。

“大人，别人已经跟我说过，”博纳希厄叫了起来，他刚才听见军官这么称呼问他话的人，于是也用了这个称呼，“但是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

红衣主教抑制住微笑说：

“您和您的妻子，德·谢弗勒兹夫人，以及白金汉公爵共同搞阴谋。”

“说真的，大人，”博纳希厄回答，“我确实听说过这些人名。”

“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的？”

“我妻子说德·黎塞留红衣主教引诱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是为了毁掉他，也是为了在毁掉他的同时，毁掉王后。”

“她是这么说的？”红衣主教口气粗暴地嚷了起来。

“是的，大人，不过我对她说：说这样的话您是错误的，红衣主教不可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蠢货，闭嘴，”红衣主教说。

“大人，我的妻子正是这么回答我的。”

“您知道是谁绑走了您的妻子吗？”红衣主教说。

“不知道，大人。”

“然而，您有所怀疑？”

“是的，大人；但是这些怀疑让审判官先生感到不快，我现在不再有怀疑了。”博纳希厄说。

“您的妻子逃走了。您知道吧？”

“大人，不知道，我还是到了监狱里才听说的，也是通过审判官先生，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才知道的！”

红衣主教又一次抑制住微笑说。

“那么您不知道在您的妻子逃走以后发生的情况了？”

“大人，当然不知道，不过她应该回到罗浮宫去了。”

“凌晨一点钟她还没有回去。”红衣主教说。

“啊！我的上帝！那她怎么样了？”

“放心吧，我们会知道的，什么事也瞒不过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什么都知道。”

“大人，在这种情况下，您相信红衣主教会同意告诉我，我的妻子怎么样了？”

“也许，但是，您首先得招认有关您的妻子和德·谢弗勒兹夫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况，”

“大人，不过，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博纳希厄说。

“您到罗浮宫去接您的妻子时，她直接跟您回家吗？”

“几乎从来没有，她总是有事要去找布商，我送她到他们家里去。”

“有多少个布商？”

“两个，大人。”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红衣主教问。

“一个，在沃吉拉街；另一个，在竖琴街。”

“您和她一起走进他们的家吗？”

“大人，从来没有；我总是在门口等她。”博纳希厄回答说。

“她单独一个人进去，用的是什么借口？”

“她没有用什么借口；她要我等着，我就等着。”

“我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您是一个随和的丈夫。”红衣主教说。

“他叫我亲爱的先生！”博纳希厄暗自琢磨，“哟！事情好转了！”

“您还认识那两扇门吧？”

“认识。”

“您知道门牌号码吗？”

“知道。”

“什么号码？”

“一个是沃吉拉街二十五号；另外一个竖琴街七十五号。”博纳希厄回答说。

“很好，”红衣主教说。

说完这句话，他拿起银铃摇了摇，军官进来了。

“去给我找罗什福尔，”他低声说，“如果他回来了，让他立刻就来。”

“伯爵在这儿，”军官说，“他迫切请求和您谈话！”

“那就让他快进来！”红衣主教黎塞留急忙说。

军官冲出房间，用的是红衣主教的仆人们通常服从他的差遣时用的速度。

“和红衣主教谈话！”博纳希厄一边低声说，一边惊慌失措地转动着眼睛。

军官出去了还不到五秒钟，门开了，进来一个新出场的人

物。

“是他！”博纳希厄叫了起来。

“他是谁？”红衣主教问。

“绑架我的妻子的那个人。”

红衣主教第二次打铃。军官又进来了。

“把这个人带到看管他的那两个卫士手里，让他等着我再次传唤他。”

“大人，不，不是他！”博纳希厄叫了起来，“不，我弄错了，这是另外一个人，跟他一点也不像。这位先生是个正派人。”

“把这个蠢货带走！”红衣主教说。

军官用胳膊挟住博纳希厄，把他带到前厅里，交给看管他的那两个卫士。

我们刚介绍的这个新出场的人物焦急地望着博纳希厄，一直望到他出去；等到门在他背后刚关上，这个人就立刻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红衣主教跟前说：

“他们见过面了。”

“谁？”红衣主教问。

“她和他。”

“王后和公爵！”红衣主教黎塞留叫了起来。

“是的。”

“在什么地方？”

“在罗浮宫。”

“您能肯定？”红衣主教问。

“完全能肯定。”

“谁告诉您的？”

“德·拉努瓦夫人，红衣主教，您知道，她是完全效忠于您的。”

“她为什么没有早点说？”

“或者是偶然，或者是不信任，王后让德·絮尔吉夫人睡在她房里，并且把她留了一整天。”

“很好，让我们想办法进行报复。”红衣主教说。

“大人，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帮助您，请放心。”

“这件事的经过是怎样的？”

“午夜十二点半，王后跟她的那些女侍……”

“在哪里？”红衣主教问。

“在她的卧房里……”

“好。”

“这时有人交给她一条手绢……”

“后来呢？”

“顿时王后表现得非常紧张，尽管她涂着胭脂，脸还是一下子变白了。”新出场的人物说。

“后来呢！后来呢！”

“她站起来，嗓音都变了，她说：‘夫人们，等着我，我十分钟就回来。’她打开她的门，接着就出去了。”

“德·拉努瓦夫人为什么不立刻就来通知您？”红衣主教问。

“当时还什么也不肯定；况且，王后说过‘夫人们，等着我’；她不敢违背王后。”

“王后在卧房外面待了多长时间？”

“三刻钟。”新出场的人物说。

“她的女侍没有一个陪伴她吗？”

“只有唐娜埃斯特法尼亚一个人。”

“她后来回来了吗？”红衣主教问。

“是的，不过是回来取一只香木小匣子，那上面有她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接着立刻又去了。”

“她回来时，带着那只小匣子吗？”

“没有。”新出场的人物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拉努瓦夫人知道这只小匣子里盛的是什么呢？”

“知道是国王送给王后的钻石坠子。”

“她没有带着小匣子回来？”

“没有。”

“德·拉努瓦夫人认为是王后把它们交给白金汉了？”红衣主教问。

“这她可以肯定。”

“为什么”。

“作为王后的梳妆女侍德·拉努瓦夫人，在第二天白天寻找过这只匣子，没有找到，显得很着急，最后去问王后。”

“王后说什么？”红衣主教问。

“王后脸涨得通红，回答说，前一天这些坠子中有一颗被打碎了，她送它到金银匠那儿去修了。”

“应该上那儿去一趟，查明这件事是真是假。”红衣主教说。

“我已经去过了。”

“很好！金银匠是怎么说的？”

“金银匠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罗什福尔，好！好！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也许……也许反而更好。”

“事实是我相信红衣主教的天才不会……”

“不会没有办法弥补我手下人干的蠢事，对不对？”

“如果红衣主教让我有时间把我的话说完，这正是我所要说的。”

“现在，您知道德·谢弗勒兹公爵夫人和白金汉公爵躲在什么地方吗？”

“大人，不知道，我的人还没有能够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况。”罗什福尔说。

“我倒知道了。”

“大人？您，”

“是的，我猜到了，他们一个在沃吉拉街二十五号，一个在竖琴街七十五号。”红衣主教说。

“您是不是要我派人把他俩都抓起来？”

“太晚了，他们可能都离开了。”

“不管怎样，可以去查查清楚。”罗什福尔说。

“您从我的卫士中挑十个人去，搜查那两所房子。”

“大人，我这就去。”

罗什福尔奔出房间。

红衣主教一个人考虑了一会儿，又第三次打铃。

军官又来了。

“带那个犯人进来，”红衣主教说。

博纳希厄老板又被带进来，红衣主教又让军官退了出去。

“您欺骗了我，”红衣主教声色俱厉地说。

“我，”博纳希厄叫了起来，“我，欺骗您？”

“您的妻子，到沃吉拉街和竖琴街去，并不是去见布商。”

“那她去见谁，公正的上帝？”

“她去见德·谢弗勒兹公爵夫人和白金汉公爵。”

“对，”博纳希厄说，他全都记起来了，“对，是这样，您说得对。我曾经好几次对我的妻子说，布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连块招牌都没有，真是太离奇了，我的妻子每次听到我这么说，都会笑起来。啊！大人，”博纳希厄跪倒在红衣主教的脚边，继续说下去，“啊！您的确是红衣主教，人人尊敬的天才人物，伟大的红衣主教。”

尽管打败博纳希厄这样一个平凡人物所取得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红衣主教还是享受到了片刻的快乐。接着，有一个新的主意出现在他的脑际，只见一丝微笑掠过他的嘴唇，他把手伸给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朋友，起来吧，您是一个好人。”

“红衣主教碰过我的手！我碰过伟人的手！”博纳希厄叫了起来，“伟人称我为他的朋友！”

“是的，我的朋友；”红衣主教说，有时候他很会使用这种慈祥的口气，但是只能欺骗那些不熟悉他的人，“因为您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好吧！应该给您补偿；喂，拿去吧，这个袋子里装着一百皮斯托尔以补偿对您的不公正，并且说您原谅我。”

“大人！要我原谅您，”博纳希厄犹豫不决地说，想拿这个袋子又不敢拿，毫无疑问是怕这个礼物仅仅是一个玩笑，“但是您完全有让人把我逮捕起来的自由，现在您也完全有让人拷打我的自由，完全有让人把我绞死的自由：您是主人，我决不会有半句怨言。原谅您，大人！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

“啊！我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我看出来了，您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我感谢您。因此，您拿上这些钱高兴地离开吧。”

“大人，我将非常高兴地离开。”

“那我们就再见了，因为我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大人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完全听凭您的吩咐。”

“请放心，会经常见面的，因为我发现跟您谈话有极大的乐趣。”

“啊！大人！”博纳希厄说。

“再见，博纳希厄先生，再见。”

红衣主教朝博纳希厄摆了摆手，博纳希厄一躬到地，接着一步步倒退着出去，到了前厅以后，红衣主教听见他在兴高采烈中声嘶力竭地喊着：“大人万岁！红衣主教万岁！伟大的红衣主教万岁！”红衣主教面带笑容地听着博纳希厄老板欣喜若狂的精采表达；等博纳希厄的喊声在远处消失以后，他说：

“好，这是一个从今以后会为我卖命的人。”

红衣主教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拉罗舍尔的地图，这幅地图摊



开在他的书桌上；他用铅笔在一年半以后封锁住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港口的那条著名堤坝上画出一条线。

他正深入地在作战略思考，门开了，罗什福尔走了进来。

“嗯？”红衣主教连忙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速度那么快，证明了他对交给罗什福尔伯爵办的事是何等重视。

“嗯！”伯爵说，“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的男人确实在您指出的那两所房子里住过，一个住了四天，一个住了五天；但是女的昨天夜里走了，男的今天早上走了。”

“是他们！”红衣主教叫了起来，他望着时钟；“现在，”他继续说下去，“追赶他们已经太晚了；公爵夫人到了巴黎西南的图尔，公爵到了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布伦。应该到伦敦去找他们。”

“您有什么命令？”

“一个字也不要提已经发生的事；让王后继续感到绝对的安全；别让她知道我们晓得她的秘密；让她以为我们在另外策划什么别的密谋。去替我把掌玺大臣塞吉埃找来。”

“那个人，您把他怎么处置了？”

“哪个人？”红衣主教问。

“博纳希厄？”

“我已经尽我们所能地安排了他。我已经把他变成了他妻子身边的暗探。”

德·罗什福尔伯爵对红衣主教的无比高超的能力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退了出去。

剩下了红衣主教一个人，他重新坐下，写好一封信，用他的私章盖在封口的火漆上；然后打铃。军官第四次进来。

“去把维特雷叫来，”他说，“告诉他做好旅行准备。”

片刻之后，维特雷站立在他面前，不仅穿好了靴子，而且上好了马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维特雷，”他说，“您马上赶到伦敦去。在路上您连片刻都不要停留。您把这封信交给公爵夫人米莱狄。这是一张两百皮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到我的司库那儿去一趟，让他把钱付给您。如果您六天之内赶回来，如果我交办的差使您完成得好，还可以拿到同样数目的一笔钱。”

信使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鞠了一个躬，拿了信和两百皮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就出去了。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夫人：去参加白金汉公爵将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他的紧身短上衣上将会有十二颗钻石坠子，您接近他，割下两颗钻石坠子。

这两颗坠子一旦到手，立刻通知我。

## 第十五章 司法人员和军人

阿多斯没有在发生这些事的翌日出现，德·特雷维尔得到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通知，知道他已经失踪了。

阿拉密斯请了五天假，据说他为了处理一些家务事到巴黎的外港鲁昂去了。

德·特雷维尔是他的士兵们的父亲。他们之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最最默默无闻的人，只要一穿上火枪队的制服，肯定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就像肯定可以从亲兄弟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一样。

因此队长立即去见刑事长官。指挥红十字街口哨所的军官被找来；根据报告，查明了阿多斯暂时关押在主教堡巴黎的一座古代监狱。

阿多斯经受了博纳希厄经受过的种种考验。

我们曾经见到两个犯人的对质场面。阿多斯因为担心达尔大尼央也会受到追究，没有时间去办他的事，所以在对质以前什么也没有说过，直到对质时才开始说出自己的名字叫阿多斯，而不是叫达尔大尼央。

阿多斯还补充说，他既不认识博纳希厄，也不认识博纳希厄太太；他从来没有和博纳希厄谈过话，也从来没有和他太太谈过话；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去拜访他的朋友达尔大尼央，不过在这以前他一直是待在德·特雷维尔家里，在德·特雷维尔家吃的晚饭；他还补充说，有二十个证人可以为这件事作证，他提到了几个名声显赫的贵族，其中有德·拉特雷姆依公爵。

第二个审判官听到火枪手阿多斯的简单而又坚定的声明，和第一个审判官一样吃了一惊；他很想向这个火枪手进行报复，因为司法人员是很喜欢打败军人的；但是德·特雷维尔的名字和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拉特雷姆依公爵的名字值得他郑重考虑。

阿多斯也被送到红衣主教那儿去，不巧的是红衣主教到罗浮宫去晋见国王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德·特雷维尔分别见过刑事长官和主教堡司令官以后，没有找到阿多斯，也来到国王陛下那儿。

作为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随时可以入宫晋见国王。

我们知道国王对王后抱有很大的成见，而且红衣主教能够巧妙地使国王的成见长久地保持下去。红衣主教认为在搞阴谋诡计方面女人要远比男人可怕。造成这种成见的最大原因之一是王后奥地利安娜对德·谢弗勒兹夫人怀有深厚的友谊。这两个女人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和英国之间的纠纷以及法国本国财政上的困难还要让他感到担心、害怕。在他的眼里，而且在他的信念中，德·谢弗勒兹夫人不仅仅在政治阴谋中为王后效劳，而且在爱情密谋中也为王后效劳。

红衣主教谈到被放逐到图尔的德·谢弗勒兹夫人，其实已经来到巴黎，在她留在巴黎的五天里巧妙地甩掉了警察的跟踪。国王刚听红衣主教说第一句，就大发雷霆。国王喜怒无常而且不忠实，偏偏别人称呼他“公正者路易”和“贞洁者路易”。后代人将很难理解他的这种性格，因为历史仅仅用事实，而从来不用推理来解释它。

红衣主教又补充说，不仅仅德·谢弗勒兹夫人来到过巴黎，而且王后还借助了神秘的通信方法与她恢复了联系；他还肯定地说，他有一次眼看就要理清这次阴谋的那些最模糊不清的线索的时候，在掌握了充分罪证，准备当场逮捕现行犯罪的、王后派去与被放逐的女人联系的密使时，有一个火枪手竟敢使用暴力阻止司法侦讯的进程，手里握着剑扑向负责秉公审讯这件案子的司法人员。路易十三听了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憋在心头的那股气使他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会驱使他

干出最最冷酷无情的蛮不讲理的事来。

不过红衣主教在他所说的这一切里，还只字未提白金汉公爵。

就在这时候德·特雷维尔进来了；他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浑身穿戴无懈可击。

从红衣主教的在场，以及从国王变得十分难看的脸色，德·特雷维尔猜出刚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坚强有力。

路易十三已经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了；听见德·特雷维尔进来的声音，他转过身来。

“您来得正好，先生，”国王说，他正在怒火升到一定程度后再也不能掩饰，“我听到一些有关您的火枪手的好事。”

“我呢，”德·特雷维尔冷静地回答，“我也有一些关于司法人员的好事要禀报陛下。”

“您说什么？”国王口气高傲地说。

“我荣幸地向国王禀报，”德·特雷维尔用同样冷静的口气接着说下去，“有一伙值得尊重的检察官、审判官、警务人员，但是他们对军人抱有极其仇视的态度，擅自在一所房子里逮捕了我的一个火枪手，陛下，说得更确切些，您的一个火枪手，押着他在大街上行走，最后还关进主教堡，所有这一切根据的是一份拒绝让我看的命令。这个火枪手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名声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显赫的火枪手，陛下也很赏识他，他叫阿多斯。”

“阿多斯，”国王不由自主地说，“不错，我知道他。”

“但愿陛下还记得，”德·特雷维尔说，“阿多斯先生就是在那场您也知道的那场令人遗憾的决斗中，不幸地把德·卡于扎克先生刺成重伤的火枪手。顺便问一句，大人，”特雷维尔对红衣主教继续说下去，“德·卡于扎克先生完全恢复了，是不是？”

“谢谢！”红衣主教愤怒地咬紧嘴唇说。

“阿多斯先生是去拜访他的一个当时没有在家的朋友。”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雷维尔先生继续说下去，“达尔大尼央是一个年轻的贝亚恩人，德·艾萨尔先生卫队里的为陛下效力的见习卫士。但是阿多斯刚在他朋友家坐下来，拿起一本书，边看边等，就有一大帮警察和士兵，围攻这座房屋，冲破了好几扇门……”

红衣主教朝国王做了一个示意动作，意思是说：“就是我对您说的那件事。”

“我们完全知道，”国王进行反驳，“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效劳。”

“这么说，”特雷维尔说，“抓住一个清白无辜的火枪手，像罪犯似的被两个卫士挟着，而且押着这个曾经流过十次鲜血为陛下效劳，还做好了再为陛下流一次血的、高尚文雅的人，在蛮横无理的下等人中间走过去，这也是为陛下效劳了。”

“哦！”国王开始动摇了，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吗？”

“德·特雷维尔先生没有说，”红衣主教异常冷静地开口说，“这个清白无辜的高尚文雅的火枪手，一个小时以前，刚用剑刺伤了四名预审官，他们是我派去预审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的。”

“我看您未必能拿出证据来，”德·特雷维尔用坦率和完全是军人的粗暴的口气叫了起来，“因为在一个小时以前，阿多斯先生，他是一个出身极其高贵的人，我作为秘密吐露给陛下，他在我家吃完晚饭以后，又在我的府邸的客厅里，跟在场的德·拉特雷姆依公爵先生和德·夏吕伯爵先生聊天。”

国王望望红衣主教。

“有一份笔录可以作证，”红衣主教大声回答陛下的没有出声的询问，“那几个遭到粗暴对待的火枪手写的这份笔录，我有幸呈给陛下过目。”

“司法人员的笔录，”特雷维尔自负地说，“能和军人以荣誉作出的保证有同等的价值吗？”

“好啦，好啦，特雷维尔，别说了，”国王说。

## 三个火枪手

“如果红衣主教对我的一个火枪手有什么怀疑，”特雷维尔说，“红衣主教先生的公正是相当出名的，因此我要求亲自进行一次调查。”

“在进行这次现场侦查的那所房子里，”红衣主教沉着地说，“我相信，住着一个贝亚恩人，火枪手的朋友。”

“您想说的是达尔大尼央先生。”

“德·特雷维尔先生，我想说的是受到您保护的一个年轻人。”

“不错，红衣主教，是这么回事。”

“难道您不怀疑这个年轻人曾经唆使……”

“唆使一个年纪有他两倍的阿多斯先生”德·特雷维尔打断他的话说，“大人，不可能，况且，那天晚上达尔大尼央先生是在我家里度过的。”

“哟！”红衣主教说，“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在您家里度过晚上？”

“红衣主教对我说的话有怀疑吗？”特雷维尔满脸通红地说。

“没有，绝对没有！”红衣主教说，“不过，他是几点钟到您家的？”

“啊！这个吗，我可以准确地告诉您；因为他进来时，我注意看了看钟，是九点半，尽管当时我认为已经很晚了。”

“他是几点钟离开您的府邸的？”

“十点半，在事件发生后一小时。”

“但是，”红衣主教说，他对德·特雷维尔的正直不曾有过片刻的怀疑，感到胜利又从他的手里逃走了，“但是，阿多斯毕竟是在掘墓人街的那所房子里逮捕的。”

“难道禁止朋友拜访朋友吗？禁止我的队伍里的火枪手跟德·艾萨尔先生的队伍里的卫士来往吗？”

“是的，如果他在里面跟这个朋友亲如兄弟地来往的那所房子是可疑的，那么我们会禁止他们的交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雷维尔，因为那所房子是可疑的，”国王说，“也许您还不知道吧？”

“确实如此，陛下，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到处都可以是可疑的；但是我否认达尔大尼央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是可疑的；因为我可以向您肯定，陛下，如果我相信红衣主教说的话，那么陛下就没有一个更忠诚的仆人，红衣主教先生就没有一个更由衷的仰慕者了。”

“这个达尔大尼央是不是有一天在赤足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旁边进行的那场不幸的决斗中刺伤朱萨克的那个人？”国王望着红衣主教说，红衣主教气得满脸通红。

“第二天，又刺伤了贝纳儒。是的，陛下，是的，正是这样，陛下的记性真好。”

“好啦，我们怎么决定？”国王说。

“这件事与陛下的关系比我大，”红衣主教说，“我可以肯定他有罪。”

“我否认，”特雷维尔说，“但是陛下有不少法官。法官们会作出判决的。”

“是这样，”国王说，“让我们把这个案子交给法官，审判是他们的事，他们会作出判决的。”

“不过，”特雷维尔又说，“可悲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最清白无辜的生活，最无庸置疑的德行，也不能使一个人免遭污辱，免遭迫害。因此，军队如果因为治安案件而遭到严厉对待，那么他们是一定不会感到满意的。”

这些话说得太轻率，有点儿不顾后果了；但是德·特雷维尔说出口时充分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是希望来一次爆炸。

“治安案件！”国王抓住德·特雷维尔的话，叫了起来，“治安案件！您知道些什么，先生？管管好您的那些火枪手阿多斯，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照您这么说，如果不幸抓了一个火枪手，整



## 三个火枪手

个法国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为了一个火枪手，吵成什么样了？他妈的！我要让人逮捕十个，甚至一百个；整个火枪队！而且我不准别人说一句话。”

“既然火枪手在陛下眼里是可疑的，”特雷维尔说，“那他们就是有罪的；因此，陛下，您瞧，我准备把我的剑交还给您；因为在控告我的士兵以后，我猜想红衣主教最后还会控告我。这样我最好还是投案自首，跟已经逮捕的阿多斯和毫无疑问即将逮捕的达尔尼央关在一起。”

“加斯科尼人的牛脾气，您有个完没有？”国王说。

“陛下，”特雷维尔丝毫没有压低嗓音地说，“请下命令把我的火枪手阿多斯释放，或者让他受到审判。”

“会审判他的，”红衣主教说。

“那就太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得请求陛下准许我为他辩护。”

国王担心双方会一下子闹翻，他说：

“只要红衣主教没有什么个人的理由……”

红衣主教明白国王的意思，抢在特雷维尔前面说：

“请原谅；不过，既然陛下认为我是一个有成见的法官，那我就退出这件案子。”

“哦，”国王说，“特雷维尔，您能以我父亲的名义对我发誓说，事件发生时阿多斯先生在您家里，他没有参与？”

“以您光荣的父亲的名义，并且以我在这个世上最热爱最崇敬的您本人的名义发誓。”

“陛下，请您考虑考虑，”红衣主教说，“如果我们就这样把犯人放掉，那么就再也不可能查清真实情况了。”

“阿多斯先生将始终在这儿，”德·特雷维尔说，“准备随时回答司法人员的询问。他不会逃跑，红衣主教先生；请放心，我，我可以替他担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错，他不会逃跑，”国王说，“正像德·特雷维尔先生说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他。况且，”他压低嗓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红衣主教，补充说，“让我们给他们安全感；这是策略。”

路易十三的这种策略使红衣主教黎塞留露出了笑容。

“那就下命令吧，陛下，”他说，“您有特赦权。”

“特赦权仅仅适用于罪犯，”特雷维尔说阿多斯希望获得彻底自由，“我的火枪手是没有罪的。因此，陛下，您要做的不是特赦，而是主持公道。”

“他关在主教堡吗？”国王问。

“是的，陛下，而且像罪大恶极的罪犯那样秘密地关在单人囚室里。”

“见鬼！见鬼！”国王低声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签署无罪释放的命令，事情就会了结了，”红衣主教说，“我像陛下一样，相信有德·特雷维尔先生的保证就足够了。”

特雷维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在他的喜悦里掺杂着恐惧；比起这种突如其来的随和态度来，他更喜欢红衣主教的顽强到底的抵制态度。

国王签署了释放命令，特雷维尔立即把它带走了。

在他正要走出去时，红衣主教朝他友好地微微一笑，接着对国王说：

“在您的火枪队里，陛下，长官和士兵之间非常和睦融洽；这对为陛下效劳有利，对大家也带来荣誉。”

“红衣主教马上就会再耍坏点子对付我了，”特雷维尔心里在想，“遇到这样一个人，你永远不能说 you 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让我们赶快点，因为国王很可能过一会就改变主意，而且一个从巴士底狱或者主教堡出来的人，再把他关进去，毕竟要比犯人继续关在里面麻烦得多。”

德·特雷维尔得意洋洋地走进主教堡，救出了一直抱着安详

的无所谓态度的火枪手阿多斯。

后来，在他第一次重新见到达尔大尼央时，特雷维尔对达尔大尼央说：

“您总算走运逃脱了，这是您给朱萨克的那一剑的报酬。还剩下您给贝纳儒的那一剑，您可别掉以轻心。”

德·特雷维尔对红衣主教不信任，认为一切并没有结束，这完全是对的，因为火枪队队长刚把背后的门关上，红衣主教就对国王说：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如果陛下高兴的话，让我们严肃认真地谈谈。陛下，五天前白金汉先生来到巴黎，今天早上刚离开。”

## 第十六章 像从前那样司法大臣塞 吉埃不止一次地寻钟敲

国王路易十三听了这几句话，产生了不可想象的影响。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红衣主教一下子就把失去的地盘全都收回来了。

“白金汉在巴黎！”国王叫了起来，“他来干什么？”

“毫无疑问是跟您的敌人，胡格诺派和西班牙人，进行密谋。”

“他妈的，不对，他是来跟德·谢弗勒兹夫人、德·隆格维尔夫人和孔代家的那些人密谋破坏我的荣誉！”

“啊！陛下，想到哪儿去了！王后太贤惠，特别是太爱陛下了。”

“红衣主教先生，女人是软弱的，”国王说，“至于说到非常爱我，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还是坚决认为，”红衣主教说，“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是为了一个完全是政治性质的计划。”

“红衣主教先生，我可以肯定他是为了另外的事来的；不过，如果王后有罪，那就让她发抖害怕吧！”

“说实在的，”红衣主教说，“我很不情愿朝这种背叛的事上去想，陛下还是使我不得不想。遵照陛下的吩咐，我曾经问过德·拉努瓦夫人好几次，她今天早上对我说，昨天夜里王后陛下熬夜熬到很晚才睡，早上哭得很厉害，整天都在写。”

“是这样，”国王说，“毫无疑问是写给他。红衣主教，我需要拿到王后写的信。”

“可是，陛下，怎么样才拿到呢？我觉得我和陛下都不能担负这样一桩使命。”

## 三个火枪手

“过去对当克尔元帅夫人是怎么干的？”国王的愤怒已经升到顶点，他叫了起来，“搜查了她的橱柜，最后还搜查了她本人。”

“当克尔元帅夫人仅仅是当克尔元帅夫人，她是一个从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来的女冒险家，仅此而已。而陛下的妻子是奥地利安娜，法兰西王后，也就是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后之一。”

“公爵先生！因此她反而罪更大，她越是忘掉她所处的高位，她越是堕落得低下。况且我早已打定主意要结束所有这些政治的和爱情的小密谋。她身边也有一个叫拉波尔特的……”

“我承认，我相信他是一个关键人物，”红衣主教说。

“这么说，您像我一样认为她在欺骗我吗？”国王说。

“我相信，我再向陛下重复一遍，王后在密谋反对她的国王的权力，不过我没有说过，她在反对国王的荣誉。”

“我要对您说，两者都反对；我要对您说，王后并不爱我；我要对您说，她爱另外一个人；我要对您说，她爱白金汉这个无耻之徒！他在巴黎的时候，您为什么不派人逮捕他？”

“逮捕白金汉公爵！逮捕查理一世国王的首相！您这么想吗，陛下？那会引起怎样的哄动啊！如果陛下的那些猜疑有几分可靠的话，那会引起多么可怕的哄动啊！会成为怎样令人悲痛的丑闻啊！”

“但是，既然他像一个流浪汉、一个小偷那样来冒险，就应该……”

路易十三对自己要说的话感到害怕，他自己停住不说下去了，红衣主教黎塞留呢，伸长脖子，白白地等待留在国王嘴边没有说出来的话。

“就应该？”

“没什么，”国王说，“没什么。不过他在巴黎的时候，您一刻都没有让白金汉公爵逃过您的监视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陛下。”

“他住在哪里？”

“竖琴街七十五号。”

“这条街在哪里？”国王问。

“在卢森堡宫旁边。”

“您能肯定王后和他没有见过面吗？”

“我相信王后非常看重她的职责，陛下。”

“不过他们通过信，王后写了一整天的信，就是写给他的；公爵先生，我需要这些信！”

“陛下，不过……”

“公爵先生，不论花什么代价，我都要得到。”

“然而我要提请陛下注意……”

“红衣主教先生，难道您也背叛我，所以一直反抗我的旨意？难道您也和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德·谢弗勒兹夫人、王后串道一气？”

“陛下，”红衣主教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还以为我决不会受到怀疑。”

“红衣主教先生，您听见了我说的话，我要得到这些信。”

“那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把这个使命交给掌玺大臣塞吉埃先生去完成。这件事完全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红衣主教回答说。

“立刻派人去把他找来！”

“他大概在我家里，陛下；我上罗浮宫来的时候，曾经吩咐过，如果他来了，就请他等着。”

“那就立刻去把他找来。”国王说。

“陛下的命令将得到执行；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王后也许会拒绝服从。”

“拒绝服从我的命令？”

“是的，如果她不知道这些命令来自国王。”红衣主教回答说。

“好吧！为了不让她有怀疑，我亲自去通知她。”

“陛下别忘了我曾经尽了我所能尽的一切力量来防止您和王后闹翻。”

“是的，红衣主教，我知道您对王后非常宽容；我预先通知您，我们以后还要谈谈这件事。”

“陛下愿意什么时候谈就什么时候谈；不过，我希望看见您和法国王后和睦相处，陛下，能为这种和睦相处鞠躬尽瘁，我将永远感到幸福和骄傲。”

“好，红衣主教，好；不过，暂且还是请您先派人把掌玺大臣找来；我呢，我去找王后。”

路易十三推开一扇便门，走进从他的住处通往奥地利安娜住处的走廊。

王后在他的那些女侍，德·吉托夫人，德·萨布莱夫人，德·蒙巴松夫人和德·盖梅内夫人中间。在一个角落里的是马德里来的那个西班牙女侍唐娜埃斯特法尼亚。德·盖梅内夫人正在朗读；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着她念，只有王后一个人例外，她发起这次朗读，是为了一边装着听，一边能够顺着她自己的思路想下去。

她想的那些事虽然曾经被爱情的反光染成美丽的金黄色，但仍然是忧郁的。奥地利安娜得不到丈夫的信任，受到红衣主教的仇恨的困扰；红衣主教之所以不能原谅她，是因为她拒绝接受一种他的爱情，她眼前就有太后这个榜样，太后被这种仇恨折磨了整整一生，尽管太后玛丽·德·美迪奇一开始就把奥地利安娜始终拒绝给的那种感情给予了红衣主教。奥地利安娜看见自己的那些最忠诚的仆人、最亲密的心腹、最心爱的宠臣，纷纷地在她周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倒了下去。正像那些不幸者一样，她给她接触到的一切带来不幸；她的友谊是给人招来迫害的灾星。德·谢弗勒兹夫人和德·韦尔内夫人已经被放逐；最后连拉波尔特也不向她的女主人隐瞒，他随时都在等待被逮捕。

就在她陷入这些最深刻的、最阴郁的思考之中时，房门开了，国王走了进来。

朗读顿时停止，屋里一片寂静，所有的女侍都站了起来。

国王没有做出任何礼貌方面的表示，仅仅在王后面前站住，用变了调的嗓音说：

“王后，您将接待司法大臣（当时也就是掌玺大臣）先生的晋见，他有我交他办事转告您。”

不幸的王后不断地受到离婚、放逐、甚至审判的威胁，她擦着胭脂的脸一下子发白了，忍不住说：

“陛下，为什么晋见？司法大臣要对我说什么，陛下为什么不能亲口对我说？”

国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几乎就在这同时，卫队长德·吉托禀报司法大臣求见。

司法大臣来时，国王已经从另外一扇门走了。

司法大臣走了进来，脸上似笑非笑，半红不红。

这位司法大臣是一个可笑的人物。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德·罗什·勒玛尔曾经给红衣主教当过随身男仆，是他把司法大臣做为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推荐给红衣主教的。红衣主教信任他，对他感到十分满意。

有关他的故事外面流传着不少，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生活放荡的青年时代过去以后，他躲进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可以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为年轻时干的那些荒唐事赎赎罪。

但是在这个可怜的悔罪者进入这块圣地时，没有能够那么快地悔过自新，因此他所逃避的情欲也跟着他一起进来了。他不间



断地受到情欲的纠缠；他把这个不幸告诉了院长；院长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他摆脱这种纠缠，建议他使劲地拉钟绳打钟来驱除诱人的魔鬼。钟声一响，修道士们就得到通知：诱惑开始纠缠一个兄弟，于是整座修道院的人都开始为他祈祷。

未来的司法大臣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他用修道士的大量祈祷来驱除情魔；但是情魔在什么地方住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你越是加倍地驱魔，情欲也越是加倍地诱惑你。因此钟不论白天黑夜都在拼命地敲响，用来宣告未来的司法大臣怀有的禁绝肉欲的强烈愿望。

修道士们再也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了。他们白天在那座通往小教堂的楼梯上不停地上上下下；夜里，除了晚祷和晨祷以外，他们还不得不从床上跳下来二十次，匍匐在他们的单人小室的方砖地上。

也不知是情魔放弃了，还是修道士们厌倦了，反正在三个月以后，这个未来的司法大臣重新出现在世俗社会中。

从修道院出来，他进了司法界，代替他的叔父当上了最高法院院长，投到了红衣主教一边，这件事足以证明他不乏远见，因而变成了司法大臣。他在红衣主教对太后的仇恨中，对奥地利安娜的报复中，起劲地为红衣主教效劳，他还在夏莱案件中鼓励那些法官，支持法国最大的猎物袋制造者德·拉弗玛先生的种种试验。最后，他得到了红衣主教的完全信任，他终于接受了特殊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来见王后。

他进来时王后还站着，但是她看见他以后，就立刻在她的扶手椅上重新坐下，并且向她的女侍们做了个手势，要她们也在她们的坐垫和凳子上重新坐下，然后用极其高傲的口气问：

“先生，您要干什么；您上这儿来有什么目的？”

“以国王的名义，请王后陛下恕我冒昧，在您的文件中进行一次仔细的搜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什么！在我的文件里进行一次搜查……在我的文件里！这可是一件可鄙的事！”

“请原谅我这么做，王后；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仅仅是国王使用的工具。陛下不是从这儿出去，亲自要您为这次搜查做好准备吗？”

“先生，那就搜查吧；看来我是一个罪犯；埃斯特法尼亚，把我的桌子和写字台的钥匙交出来。”

司法大臣在形式上查了查那些家具，他知道王后决不会把白天写的那封重要信件收藏在家具里。

司法大臣把写字台的那些抽屉开了关，关了开，开关了二十次以后，他不得不搜查王后本人。司法大臣因此朝王后奥地利安娜走过去，口气很困惑地，神色非常为难地说：

“现在我还剩下最主要的搜查要进行。”

“什么搜查？”王后问，她不懂。

“国王陛下肯定您在白天写过一封信；他还知道这封信没有按地址送出去。这封信在您的桌子里和写字台里没有找到，而这封信一定在其他什么地方。”

“您敢碰您的王后吗？”王后奥地利安娜挺直身子立起来说，同时两眼紧紧盯住司法大臣，射出几乎可以说是威胁性的凶光。

“王后，我是国王的一个忠实的臣民；凡是国王命令的事，我都得做到。”

“不错，确实如此！”奥地利安娜说，“红衣主教先生手下的那些暗探替他干得多么出色。我今天是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发出。信在这儿。”

王后把她的那只美丽的手放到连衫裙的胸前。

“王后，那就请您把这封信交给我，”司法大臣说。

“先生，我只交给国王，”安娜说。

“王后，如果国王希望这封信交给他，他早就亲自向您要了。

## 三个火枪手

但是，我再对您重复一遍，他派我来向您索取，如果您不交出来……”

“怎么样？”王后说。

“他派我从您那儿取。”

“什么，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接到的命令的适用范围很广，王后，我被授权在陛下的身上寻找这封可疑的信件。”司法大臣说。

“真是骇人听闻！”王后叫了起来。

“因此，王后，请您表现得更随和一些。”

“先生，这是下流可耻的强暴行为；您知道吗？”王后说。

“王后，国王下的命令，请您宽恕我。”

“我不能容忍，不，不，宁可死！”王后叫了起来，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的傲慢的血在她身上沸腾了。

司法大臣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为了完成一项他接受的委托、决不后退一步的明显意图，走近了奥地利安娜，就在这同一刹那，愤怒的泪水从她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王后，真是美极了。

因此司法大臣的这项使命可以说是很危险的；国王由于嫉妒白金汉，对任何人也不再嫉妒了。

毫无疑问司法大臣塞吉埃这时候正在寻找那口出了名的钟的钟绳；但是他没有找到，于是打定主意，朝王后承认放信的地方伸出手去。

王后奥地利安娜朝后退了一步，脸色白得不能再苍白了；为了不倒下去，她左手撑在背后的一张桌子上，用右手从胸口掏出一张纸递给司法大臣。

“先生，拿去，这封信，在这儿，”王后叫了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微微有点抖动，“别让我再看到您，赶快滚吧。”

司法大臣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接过信来，一躬到地行完礼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就退了出去。

门刚在他背后重新关上，王后就半昏迷地倒在女侍们的怀里。

司法大臣去把信呈给国王，自己一个字也没有看。国王用一只抖动的手接过信来，寻找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信上没有写，他的脸变得十分苍白，慢慢打开信以后，从头几个字看出信是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他匆匆地看了一遍。

这封信是一个向红衣主教发动进攻的完整计划。红衣主教黎塞留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打垮奥地利皇室，王后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受到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策伤害，她劝说她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假装向法国宣战，提出免去红衣主教的职务作为和平条件。关于爱情，在这封信里从头至尾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国王非常高兴，询问红衣主教是不是还在罗浮宫里。他得到的回答是红衣主教在书房里等候陛下的吩咐。

国王马上去找他。

“公爵，瞧，”国王对他说，“您说得对，是我错了。整个密谋是政治性质的，瞧，在这封信里丝毫没有提到爱情。然而谈到您的地方非常多。”

红衣主教接过信来，聚精会神地看；他从头至尾看了两遍。

“很好！陛下，”他说，“您清楚我的敌人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他们用两场战争来威胁您，要您把我免职。说真的，换了我是您，陛下，我会对这样强有力的要求让步，我呢，能退出国家事务，也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公爵，您在说些什么呀？”

“陛下，我是说，我的健康在这些紧张的斗争中，在这些永远干不完的工作中遭到了损害。我是说，我十之八九不能经受住围攻拉罗舍尔的劳累，最好您能委派德·孔代，或者德·巴松皮埃尔，或者哪个以指挥作战为职业的勇敢的人去战场，而不是委派

## 三个火枪手

我去。我是一个神职人员，被人不断地从我终身职业中引开，让我去干些我没有能力干的事。陛下，这样一来您在国内事务中会更顺利，在国外事务中会更强大。”

“公爵先生，”国王说，“我明白，请放心；所有在这封信里提到的人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连王后本人也不例外。”

“陛下，您这是在说些什么？但愿王后不要因为我而感到不高兴！陛下，她一直认为我是她的敌人，尽管陛下能够证明我经常总是支持她，有时甚至支持她反对您。啊！如果她背叛您，玷污了您的荣誉，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会是头一个说：‘对女罪犯决不宽恕，陛下，决不宽恕！’幸好并非如此，陛下刚刚掌握了新的证据。”

“红衣主教先生，确实如此，”国王说，“您是对的；但是我仍然要对王后大动肝火。”

“陛下，是您，惹得她大动肝火；说真的，她赌气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陛下待她太严厉……”

“公爵，我将永远像这样对待我的敌人和您的敌人，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也不管我严厉地对待他们要冒多大的危险。”

“陛下，王后是我的敌人，不是您的敌人；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忠诚、顺从、无可指责的妻子；因此陛下，请让我为她向陛下说情。”

“那就让她低下头来先来向我认错。”国王说。

“不，陛下，请您做出榜样来；既然是您怀疑王后，首先有错的是您。”

“我先认错！”国王说，“决不！”

“陛下，我求您啦。”红衣主教恳求地说。

“况且，用什么办法我先认错呢？”

“做一件能使她感到高兴的事。”

“什么事？”国王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一个舞会；您知道王后多么喜欢跳舞；我向您保证，看到您这样殷勤，她的怨恨马上会烟消云散的。”

“红衣主教先生，我不喜欢所有那些社交性的娱乐。”

“王后既然知道您不喜欢这种娱乐，那她就会对您更加感激了。况且，这对她将是一个佩戴您在她生日的那天送给她的钻石坠子。”

“以后再说吧，红衣主教先生，以后再说吧，”国王说，他发现王后犯的是他不怎么关心的一种罪行，没有犯他非常害怕的一种罪行，心里非常快乐，已经准备和她言归于好，“以后再说吧，不过，以我的荣誉发誓，您太宽容了。”

“陛下，”红衣主教说，“宽容是国王的美德；使用它吧，您将看到，这对您反而会有好处。”

说到这儿，红衣主教听见时钟敲响十一点，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请求回去，并且恳求国王和王后言归于好。

王后奥地利安娜在信被抄走以后，估计会受到严厉的责备，第二天当她看到国王有接近她的表示时，感到非常惊讶。她出自本能的第一个反应是反感，作为女人的自尊和作为王后的尊严，她二者皆遭到了如此残酷的冒犯，她不可能一下子就这样重修旧好；但是她被她的女侍们的劝告说服了，她看上去终于好像已经开始忘掉发生过的事情。国王看到她态度改变，就立刻趁这个机会告诉她，他打算马上举办一个盛大的舞会。

舞会对可怜的奥地利安娜王后来说是那么稀罕的一种事，正如红衣主教说的，国王刚一宣布，她那最后剩下的一点怨恨的痕迹，已经化为乌有了。她问这次舞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是国王回答说，还需要和红衣主教商量。

事实上国王每天都在问红衣主教这次舞会定在什么日期举行，红衣主教每天都找个借口推迟决定。

十天就这样过去了。

## 三个火枪手

一星期后，红衣主教接到了一封信，上面盖有伦敦的邮戳，信的内容只有这么寥寥几行：

东西到手，但是由于不方便，我不能离开伦敦；请速送五百皮斯托尔来，收到之后四五日我即可到达巴黎。

红衣主教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国王又向他提出了舞会什么时候举行的老问题。

红衣主教黎塞留掐着手指计算，并且低声对自己说：

“她说，她收到钱后四五天到达；钱送去需要四五天，她再需要四五天来到这儿，一共是十天；还应该估计到逆风、意外耽搁和女人的种种弱点，就算十二天吧。”

“喂！公爵先生，”国王说，“您算好了吗？”

“是的，陛下；今天是九月二十日；在十月三日本市的市政官们要举行一次庆祝会。舞会就在这一天进行；因为这看上去就不会像是您在对王后作一次让步。”

接着，红衣主教又补充说：

“陛下，顺便提一提，在这次舞会的前一天别忘了对王后陛下说，您希望看看她的钻石坠子是不是配得上她。”

## 第十七章 博纳希厄夫妇

钻石坠子已经被红衣主教向国王提了二次。旧话重提使路易十三产生了怀疑，心想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红衣主教已经不止一次使国王感到屈辱，因为他手下的警务人员的能耐虽然没有现代警察那样高超，但在当时也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了；对发生在国王家里的事情，红衣主教竟然比国王自己还要清楚。因此国王想和奥地利安娜谈一次话，从谈话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随后带着这些红衣主教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的蛛丝马迹到红衣主教那儿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红衣主教眼里的地位必将大大提高。

于是国王便去找王后，当走到王后身边时，他对她的仆人恶言相向。奥地利安娜低下头去，任凭他滔滔不绝地发泄而不作任何回答，希望他能停下来。可是路易十三却不是这样想，他希望与王后之间引起一场争论，在争论中他可以发现线索；他断定红衣主教心怀鬼胎，正在策划一次对自己的可怕的突然袭击。国王不断的指责果真产生了他预想的效果。

“可是，”王后叫了起来，对国王这种不着边际的攻击终于感到厌烦了，“陛下，您还是没有把您心里的话全都讲出来。我究竟干了些什么？说呀，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陛下总不至于为了一封写给我弟弟的信这样大动肝火。”

这一下国王也受到了攻击，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起了不如现在就把本该到舞会前夕再叮嘱她的话告诉她。

“王后，”他神色庄严地说，“市政厅里很快就要举行舞会了；为了向我们那些正直的市政长官表示敬意，您要穿上您的礼服赴会，特别要记住佩戴我作为您生日贺礼送给您的那副钻石坠子。”

这个话使王后大吃一惊。奥地利安娜以为路易十三全知道了，以为是红衣主教使国王熬了七八天之久没有把这件事捅出



## 三个火枪手

来，不过这也符合他的脾气。她一下子变得脸色煞白，一只美得令人赞叹的手这时候白得像白蜡制成的，支在一张小茶几上；她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国王，连一个字也说不出。

“王后，您听到了吗？”国王问，他正在最大限度地享受着王后的窘困在他心中引起的愉悦，不过他并未知道个中原委，“您听到了吗？”

“陛下，听到了，我听到了，”王后结结巴巴地说。

“您去参加舞会吗？”

“去的。”

“戴上您的钻石坠子？”国王说。

“是的。”

王后的脸色这时候变得更白了。国王发现了这种情况，并且冷酷地感到高兴；这种冷酷是他性格中的缺点之一。

“那么，讲定了，”国王说，“我要对您说的话说完了。”

“那么舞会在哪天举行？”奥地利安娜问。

路易十三觉得他不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王后对他提这个问题时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

“王后，就在这几天，”他说，“可是我记不起确切的日子，我得去问问红衣主教。”

“这么说，是红衣主教告诉您要举行这次舞会的？”王后大声问。

“王后，是的，”国王吃惊地回答说，“可是您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要您吩咐我佩戴着钻石坠子去参加舞会的也是他？”

“也就是说，王后……”

“是他，陛下，是他！”王后说。

“怎么！是他还是我有什么关系？这次邀请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的，陛下。”

“那么您参加吗？”

“陛下，是的。”

“那好，”国王一边走一边说，“那好，就这样吧。”

王后行了一个屈膝礼，这倒并不完全是出于宫廷礼节，而是因为她的双膝已经支撑不住她的身体了。

离去时国王显得非常高兴。

“我完了，”王后失魂落魄地低声说，“因为红衣主教全都知道了，是他唆使国王这样干的，国王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我完了！主啊！主啊！主啊！”

她跪在一个垫子上开始祷告，脑袋埋在两条微微颤动的胳膊中间。

她的处境的确很危险。白金汉回伦敦去了，德·谢弗勒兹夫人又在图尔。王后她自己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密的监视，她隐约地觉得她的女侍中有一个出卖了她，但她不知道是哪一个，拉波尔特是不可能离开罗浮宫的；在这个世界上她连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也没有。

因此，面对她的不幸，又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她不由得哭了起来。

“难道我不能在什么事上为王后陛下效劳吗？”突然有一个充满温柔和怜悯的声音说。

王后急忙回过头去，因为这个声音里的感情是不会搞错的，说话的人肯定是她可以信赖的人。

果然，从王后的套房的一扇门里，走出了漂亮的博纳希厄太太的身影；刚才在国王进来的时候，她来不及退出，正在内屋替王后整理衣衫，所以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对话她全都听到了。

王后发现自己被人撞见，不由得尖叫一声，因为她在慌乱之中，一开始没有认出这个由拉波尔特推荐给她的年轻妇人。

## 三个火枪手

“啊，王后陛下，请不用害怕，”博纳希厄太太合着双手流着眼泪说，“我的身心都是属于陛下的，尽管我和陛下的距离非常远，我的地位又极其低下，我相信我已找到了替陛下解决困难的方法。”

“是您，天啊！是您！”王后叫了起来，“可是，请把眼睛对着我看。到处都有人出卖我，难道我能信任您吗？”

“啊，陛下！”博纳希厄太太跪下来叫喊着说，“以我的灵魂起誓，我准备为您献出我的生命！”

这声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叫喊，它所包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是啊，”博纳希厄太太接着说，“是啊，这儿是有一些奸诈小人，可是我可以凭圣母的名义发誓，没有任何人能比我更忠于您的了。国王向您再次提起的钻石坠子，您不是已经送给白金汉公爵了吗？这副钻石坠子不是放在一只香木盒子里，被他夹在胳膊下带走的吗？会不会是我弄错了？不是这件首饰？”

“啊，主啊！主啊！”王后低声说，她害怕得牙齿都打起架来了。

“那么，这副钻石坠子，”博纳希厄太太接着说，“一定得把它要回来。”

“是啊，一定得要回来。”王后高声说，“可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应该派人到公爵那儿去。”博纳希厄太太说。

“可是派谁去呢？……派谁去呢？……我能相信谁呢？”

“王后陛下，请相信我，请给我这个任务，我的王后，我，我能找到这个信使！”

“不过我一定得写信！”王后说。

“啊，那是免不了的。由王后陛下亲笔写下几个字，再盖上您的专用印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那几个字被查获将成为我的罪证，随后是离婚和被驱逐。”

“假如这几个字落在坏人的手里，后果的确会像您所说的一样。可是我保证这封信将落在白金汉公爵手里。”

“喔，主啊！这么说我一定得把我的生命、幸福和荣誉全都托付给您啦！”

“王后陛下，是的，是的，一定得这样办，我，我一定能把这件事挽救过来！”博纳希厄太太说。

“可是您用什么办法呢？”

“在两三天以前我丈夫已经被释放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还没有见到他。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为人正直，既不恨，也不爱。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只要我吩咐一声，他就会把信送到指定要他送去的地方，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这封信是出之于陛下之手。”

王后情绪激动地握着博纳希厄太太的两只手，就像要把她看穿似的紧紧地盯着她看，在她的眼睛里她看到除了真诚之外，别无其他感情，便温柔地拥抱了博纳希厄太太。

“就这样办吧，”她大声说，“您将救出我的生命，我的荣誉。”

“啊！请别言过其实，因为我能为陛下效劳是我的荣幸；陛下只不过是一桩卑鄙的阴谋的牺牲品，根本谈不上要我来拯救您。”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王后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陛下，时间很紧，请把信给我吧。”

王后快步走到一张小桌子前面，纸张、墨水、羽笔全在那儿。她写了两行字，用她的印章加封后便把信交给了博纳希厄太太。

“还有，”王后说，“我们忘了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

“什么东西？”

“钱呀！”

博纳希厄太太脸红了。

“倒也是，”她说，“不瞒王后陛下说，我丈夫……”

“你是要说你丈夫没有钱吧？”

“那倒不是，他有钱，可是他很吝啬，不过王后也不必担心，我们总会想出办法……”

“偏偏我也没有，”王后说，“不过，请等一下。”

奥地利安娜跑去开她的首饰箱。

“拿去，”她说，“这只戒指据说很值钱；是我的兄弟西班牙国王给我的。这是我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把这枚戒指拿去卖掉，你丈夫就有钱可以动身了。”

“一小时以后，就可以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

“地址你看到了，”王后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送交伦敦白金汉公爵。”

“这封信一定会送到他的手里。”

“好心的孩子！”王后奥地利安娜高声说。

博纳希厄太太吻了吻王后的双手，把信塞进连衣裙的前胸，随后像小鸟一般轻快地走了。

十分钟以后，她便回到家里。正像她刚才说过的那样，自从她丈夫被释放以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所以她对丈夫在红衣主教那儿所起的变化是一无所知的，而且这种变化，在德·罗什福尔伯爵成了博纳希厄最好的朋友，并拜访了他两三次以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德·罗什福尔伯爵使博纳希厄相信了别人绑走他的妻子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活动中的防范措施。

她看到博纳希厄独个儿在家里：他正在费劲地收拾屋子；他发现家具几乎全都被砸坏了，所有的柜子差不多全都是空的；至于女佣人呢，她已经在她主人博纳希厄被捕时逃之夭夭。当时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恐怖情景吓得那个可怜的姑娘从巴黎一口气逃到了她的故乡勃艮第，中间连歇脚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正直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看见妻子回来，便把他如何因祸得福，完全归来的经过告诉了他的妻子。博纳希厄太太首先向他祝贺，然后对他说，她的工作实在太忙，只要有空闲时间，她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家来看他。

博纳希厄太太回来看他，却让他等了五天时间。如果在从前，博纳希厄肯定会觉得这种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些，不过最近红衣主教，德·罗什福尔伯爵又经常来看他，因此现在他有很多重大问题要思考；大家都知道，思考是很能消磨时间的。

更何况博纳希厄思考的是自己的锦绣前程，所以他的时间也就过得更快了。德·罗什福尔称他为朋友，称他为亲爱的博纳希厄，并经常对他说，红衣主教对他非常器重。博纳希厄已经看到有高官厚禄在等着他。

博纳希厄太太也在思考，可是这些思考和个人野心是毫无关系的。当时她所想的，总是那个仿佛已坠入了爱河的既正直又英俊的年轻人达尔大尼央；她不想也不行，这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从十八岁嫁给了博纳希厄以后，她始终生活在她丈夫的朋友们的小圈子中；由于她的情操要比她所处的地位崇高得多，她的生活引不起她任何情感，对一些庸俗的诱惑也完全无动于衷。而且，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贵族在市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达尔大尼央是贵族；而且他身上穿的是国王卫队的制服，那是妇女们最最珍视的服装之一。达尔大尼央年轻、英俊，富有冒险精神；他在谈到爱情时，就像一个正在恋爱、并渴望被人爱上的青年。为了让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爱得晕头转向，达尔大尼央的这些条件已经绰绰有余了，而博纳希厄太太的年龄正好处于这个幸福阶段。

他们夫妇俩虽然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过面，可是因为这一

## 三个火枪手

周之中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好几次严重的事件，因此夫妻俩再次重逢时各有各的心事；不过博纳希厄还是显示出一种由衷的高兴，张着胳膊向他的妻子迎上前去。

博纳希厄太太伸出额头接受他的抱吻。

“我们谈谈吧，”她说。

“怎么？”博纳希厄吃惊地说。

“是的，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

“是的，我也一样，我也有些很严肃事情跟您谈谈。请把您被绑走的事稍许跟我解释一下。”

“眼下要谈的和这件事毫无关系，”博纳希厄太太说。

“那么跟什么有关系？跟我被关押的事情有关系吗？”

“那件事情我当天就知道了；可是因为您根本没有犯过任何罪，也没有参加过任何阴谋策划，而且到头来完全不知道是谁连累了您，您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件事并没有过分重视。”

“太太，您说得倒很轻巧！”博纳希厄看到他的妻子并不怎么关心他，心里有些不痛快，接着说，“您知不知道我在巴士底狱的牢房里关了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先别谈您被关押的事，还是先来谈谈我回到您身边来的原因吧。”

“什么！回到我身边来的原因！难道您不是回来看您离别一周的丈夫吗？”被刺痛了的博纳希厄问。

“是回来看您，但是还有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

“一件关系到我们的前途、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

“太太，从上次我们分别以后，我们的前途已经大有改观；几个月以后如果有很多人羡慕我们，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博纳希厄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不过首先要您按照我吩咐您的去做。”

“吩咐我？”

“是的，吩咐您。先生，有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要做；同时还可以赚到很多钱。”

博纳希厄太太知道，对他的丈夫谈钱，也就是抓住了他的要害。

可是一个人如果跟红衣主教黎塞留谈过十分钟话以后，那么即使他是一个服饰用品商，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可以赚到很多钱！”博纳希厄撅起他的嘴唇说。

“是的，很多。”

“大概有多少？”

“可能有一千皮斯托尔。”博纳希厄太太说。

“您要我做的事情很重要吗？”

“是的。”

“要做什么呢？”博纳希厄问。

“您马上动身出发，为我送一封信，您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信脱手，直到把这封信交到收信人的手里。”

“我要去哪儿？”

“去伦敦。”

“我，去伦敦！算了吧，您这是在开玩笑，我跟伦敦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人需要您到那儿去。”

“那些人是谁？我可告诉您，我再也不会像瞎子一样随便乱闯了，我不仅要知道我冒的是什么危险，而且也要知道我是在为谁冒危险。”

“派您去的是一位有名望的人，在那儿等您去的也是一位有名望的人；所以您得到酬劳将超过您的期望。”

“又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多谢了，现在我不再相信这一



套了，红衣主教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开导过我了。”

“红衣主教！”博纳希厄太太高声说道，“您见过红衣主教了？”

“是他叫人找我去的，”博纳希厄得意洋洋地说。

“所以您就接受了他的邀请，您真是太不谨慎了。”

“应该说我当时根本无法选择去还是不去，因为有两个卫士把我夹在中间。此外我还应该说，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红衣主教，所以我要是能避免这次会见的话，我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那么他虐待您了？他威胁您了？”博纳希厄太太说。

“他伸出手来让我握，把我称作是他的朋友，太太，您听到了吗？我是伟大的红衣主教的朋友！”

“伟大的红衣主教！”

“太太，您不赞成这个称呼吗？”博纳希厄说。

“我没有什么不赞成，可是我要告诉您，红衣主教的恩惠就像是昙花一现，只有疯子才会去巴结红衣教主。国王比红衣主教的权势更大，并且它们不是建立在某个人一时的好恶上，也不是建立在一个重大事件的结果上，您应该去接近国王。”

“太太，我真是感到遗憾，可是我除了有幸为红衣主教的权势效劳以外，我跟其他权势没有任何关系。”

“您为红衣主教效劳？”

“太太，是的。作为他的仆人，我不容许您参与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也不容许您为一个不是法国籍、一心向着西班牙的女人的鬼花样效力，幸好现在有伟大的红衣主教在，他的警惕的眼光无所不在，他能洞察一切。”

博纳希厄把他从德·罗什福尔伯爵那儿听来的一句话一字不错地重复了一遍；可是博纳希厄太太，原来指望丈夫能帮助她，所以她才向王后担保了他，她想到自己差点儿就要陷身进去的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险和她本人的软弱无能，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不过她深知自己丈夫的弱点，尤其是他贪婪的本性，所以她还抱着一线希望想使他回心转意。

“先生，喔！你成了红衣主教的人了，”她大声说，“啊，他们那伙人既虐待你的妻子，还侮辱你的王后，您竟然为他们办事！”

“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不值一提。我支持那些拯救国家的人！”博纳希厄神气活现地说。

这又是一句德·罗什福尔伯爵讲过的话。

“您知不知道您所说的国家是什么？”博纳希厄太太耸耸肩说，“您就安心地做一个不要什么小聪明的市民吧，快回头，转到能获利最多的方面来吧！”

“喂，喂！”博纳希厄拍拍一只胀鼓鼓的口袋，发出一些金银币碰撞的响声，一边对她说，“太太，您对此有何说法？”

“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您猜不出来吗？”博纳希厄说。

“从红衣主教那儿来的？”

“有的是他给的，有的是我朋友德·罗什福尔伯爵给的。”

“德·罗什福尔伯爵！可是绑架我的就是他呀！”博纳希厄太太惊讶地说。

“太太，这有可能。”

“您还接受他的钱？”

“您刚才不是还对我说，这次绑架完全是政治性的么？”

“是的；可是这次绑架的目的是想逼我背叛我的女主人王后，是用酷刑来逼我的口供，去败坏我王后的名声，甚至可能要谋害王后的性命。”

“太太，”博纳希厄接着说，“您的至尊的女主人王后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西班牙女人，红衣主教这样做是对的。”

## 三个火枪手

“先生，”博纳希厄太太说，“我原来以为您仅仅是胆小、吝啬和愚蠢，可是我并不知道您还是个无耻之徒！”

“太太，”博纳希厄还从来没有见他妻子发过脾气，面对他妻子的怒火，他退让地说，“太太，您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您是一个不要脸的混蛋！”博纳希厄太太看到自己又能对丈夫起到一定的影响，于是便接着说，“啊，您，您在搞红衣主教的政治！啊，您为了一点儿钱便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都出卖给魔鬼了。”

“不，只是出卖给红衣主教。”

“这还不是一样！”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红衣主教就是魔鬼！”

“太太，住嘴，会让人听到的！”

“是的，您说得对，我为您的怯懦感到羞耻。”

“喂，您这样逼着我去做的究竟是什么事呀？”博纳希厄问。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先生，您立即动身，去忠实地完成我托付给您的使命；如果能够办到，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我原谅您，还有……”她向他伸出手去说，“我仍旧和以前一样和您友好相处。”

博纳希厄是怯懦的，也是吝啬的；可是他爱他的妻子，所以他软下来了。一个五十岁的男子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怀恨是不会长久的。博纳希厄太太看到他在犹豫，便说：

“喂，您拿定主意了吗？”

“亲爱的，请考虑一下您逼着我去干的事情吧；伦敦离巴黎很远很远，也许您逼我去做的那件差使是要冒危险的吧？”

“如果您能避开那些危险，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听着，太太，”博纳希厄说，“我拿定主意了，我不同意；我害怕搞阴谋诡计，我去过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太可怕了！只要一想到它，我便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威胁过要对我上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知道什么是上刑吗？用木楔子往您的腿里插，一直插到骨头碎裂！不，我打定主意了，我不去。真见鬼，您为什么自己不去？因为，说真的：我现在相信您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男子汉！”

“那么您呢，您是一个毫无用处，既愚蠢又糊涂的娘们。啊！您害怕了！那么，如果您不马上就走，我就用王后的命令叫人逮捕您，把你扔进那个使你怕得发抖的巴士底狱里去。”

博纳希厄陷入了沉思；他仔细地掂量着王后和红衣主教哪一种厉害，结果是红衣主教大大地占了上风。

“您就用王后的命令逮捕我吧，”他说，“而我，我要去红衣主教那儿申诉。”

这一下，博纳希厄太太看到自己走得太远了，远得使自己感到了害怕。她惶恐地注视了一下这张愚蠢的脸。

“那就算了！”她说，“也许说到底还是您对，因为在政治上男子汉总比女人强，博纳希厄先生，尤其是您，您曾经和红衣主教谈过话。不过，”她接着说，“我的丈夫，一个我认为可以作为我感情依靠的男子，对我如此无情无义，一点不能满足我一时的要求，我总觉得心里很难受。”

“那是因为您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了，”博纳希厄得意地说，“我要有所提防。”

“那么我就放弃这个过分的要求吧，”年轻女人博纳希厄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们别再谈下去了。”

“我们还是可以谈谈嘛，至少您可以告诉我您要我去伦敦干的是什么事情，”博纳希厄接着说，因为他想起了德·罗什福尔伯爵曾嘱咐他设法探知他妻子的秘密；但是已经迟了。

“这您是没有必要知道的，”博纳希厄太太说，这时她开始退缩了，“只不过是一件一般女人希望做到的小事情，一笔赚头很大的买卖。”

## 三个火枪手

可是越是太太不露口风，博纳希厄越是觉得她不肯告诉他的这件秘密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立即跑到德·罗什福尔伯爵家里去，向他报告王后正在找一个替她去伦敦办事的信使。

“我亲爱的太太，请原谅，我现在就要离开您了，”他说，“因为我已经约好要去看一个朋友；不过我马上就回来，您只要等我半分钟，我跟我朋友的事一结束，我就回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我要陪送您回罗浮宫去。”

“先生，谢谢，”博纳希厄太太回答说，“不论替我办什么事，您的胆子都太小了点儿；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回罗浮宫去。”

“太太，那就悉听尊便，”博纳希厄说，“我能很快再见到您吗？”

“当然；希望下一星期我们能见到，到时候我的工作不太忙，我可以抽空回来把我们的东西整理一下，这些东西都被搞乱了。”

“好吧，我等您。您不怨我吧？”

“我？哪儿会呢！”博纳希厄太太说。

“那就再见了？”

“再见。”

博纳希厄吻了吻妻子的手，匆匆走了。

“唉，”博纳希厄太太看到她丈夫关上了门。便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白痴居然成了红衣主教的走狗！而我呢，我曾经向王后作过保证，曾经答应过王后……啊，主啊！主啊！王后就要把我当成是一个被人安插在她身边监视她的无耻小人了！啊，博纳希厄先生！我从来就没有怎么爱过您；现在更加不爱了，我简直恨您！”

正在她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她听到天花板上有人敲了一下，跟着又有一个声音穿过楼板在对她叫喊：

“亲爱的博纳希厄太太，请把过道里的小门打开，我这就下楼到您这儿来。”

## 第十八章 情人和丈夫

达尔大尼央从博纳希厄太太为他打开的门走进来说，“啊，太太，您的丈夫真不是个东西。”

“这么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了？”博纳希厄太太不安地望着达尔大尼央急忙问。

“全都听见了。”

“怎么听见的？”

“我自有办法，我还听到了您和红衣主教的打手们还要热闹得多的谈话。”达尔大尼央说。

“从我们的谈话中您知道了些什么？”

“很多很多事情：首先，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一个傻瓜，是一个糊涂虫；其次我知道您现在的处境很尴尬，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给了我一个为您效劳的机会，上帝知道我随时准备为您赴汤蹈火；最后我还知道王后需要一个勇敢聪明而且忠诚的人为她到伦敦去一次。在这三种必需的条件中，我至少符合其中的两条，所以我就来到了您的面前。”

博纳希厄太太没有回答，可是她的心却快活得怦怦乱跳，内心产生的喜悦使她的眼睛发亮。

“如果我把这项任务托付给您，”她问，“您给我什么保证呢？”

“我对您的爱情就是保证，下命令吧：该怎么干？”

博纳希厄太太轻声说：“先生，究竟我该不该把这样一项秘密任务托付给您呢？您几乎还是个孩子！”

“是吗？我看得出您还需要有个人来为我担保。”

“我承认，这样可以使我放心得多。”年轻女人说。

“您认识阿多斯吗？”

“不认识。”

“波尔朵斯呢？”

“不认识。”

“阿拉密斯呢？”

“不认识；这几位先生是些什么人？”

“都是国王的火枪手。您认不认识他们的队长德·特雷维尔先生？”达尔大尼央说。

“啊，这一位我认识；不过不是认识他本人，而是听人向王后提起过好几次，说他是一个勇敢而正直的贵族。”

“您不怕火枪队队长为了红衣主教而出卖您，是不是？”

“啊，当然不怕。”博纳希厄太太说。

“那好，那就请您把秘密告诉他，并且请您问他，不管这个秘密有多么重要、珍贵、可怕，是不是可以托付给我。”

“可是这秘密不是我自己的，我不能把秘密说出来。”

“您不是差点儿就要告诉博纳希厄了吗？”达尔大尼央气恼地说。

“这不过就像把一封信放在树洞里，系在鸽子的翅膀上，或者塞在狗颈圈里一样。”

“可是我呢，我是爱您的。”达尔大尼央说。

“您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相信。”

“我是勇敢的。”

“啊！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博纳希厄太太说。

“那就请考验我吧。”

博纳希厄太太怀着最后一丝疑虑瞧瞧达尔大尼央；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热情，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以致她感到自己被征服了，终于完全相信他了。再说她当时的处境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她不得不孤注一掷。王后固然会因为她过于轻信而遭殃，同样也会因为过于谨慎而遭殃。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最后促使她下决心的是她对她的年轻的保护人达尔大尼央油然而生的柔情。

“请听我说，”她对达尔大尼央说，“我相信您的保证，听从您的劝告。不过，我在上帝面前对您起誓：如果您出卖了我，那么我就自杀，用死亡来控拆您。”

“我呢，太太，我在上帝跟前向您起誓，”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我在执行这项您交给我的任务时被捕，我宁死也不会做出或说出什么连累别人的事情来。”

于是博纳希厄太太便把这个可怕的秘密告诉了他，其中的一部分达尔大尼央已经在撒马利亚女人水塔前亲眼看到过了。

这是他们相互间的爱情的表白。

达尔大尼央笑逐颜开，很是得意。这个他已掌握了秘密，这个他所爱的女人，这种信任和爱情，使他顿时变得像个巨人一样。

“我走了，”达尔大尼央说，“我马上就动身。”

“什么！您走了！”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那么您的队部呢？您的队长呢？”

“是啊，您使我把一切都忘记了，亲爱的！是的，您说得对，我得请个假。”

“又是一个困难，”博纳希厄太太愁云满面地低声说。

“啊，这个困难，”达尔大尼央考虑了一下后高声说，“我有办法克服，请放心好啦！”

“您有什么办法？”

“今天晚上我去找德·特雷维尔，请他替我向他的妹夫德·艾萨尔先生要求照顾。”

“还有另一件事。”



## 三个火枪手

“什么事？”达尔大尼央看到博纳希厄太太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便问。

“您也许没有钱吧？”

“‘也许’，两个字是多余的，”达尔大尼央微笑着说。

“那么，”博纳希厄太太打开一只柜子，从里面拿出那只半小时以前她丈夫深情地抚摸过的口袋，一边接着说，“把这只口袋拿去吧。”

“红衣主教的口袋！”达尔大尼央哄然大笑地说，靠了几块可以揭起的地板，博纳希厄夫妻间的谈话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红衣主教的口袋，”博纳希厄太太回答说，“瞧它的外表有多么体面。”

“见鬼！”达尔大尼央高声说，“用红衣主教的钱去救王后，这件事真是有趣极了。”

“您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年轻人，”博纳希厄太太说，“王后陛下会报答您的。”

“啊！我已经得到重大奖赏了！”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您也允许我对您说我爱您；这已经是不敢企求的幸福了。”

“别出声！”博纳希厄太太打了个哆嗦说。

“什么事？”

“街上有人说话。”

“这声音是……”达尔大尼央说。

“是我丈夫的，是的，我听出是他的声音。”

达尔大尼央奔到门前，把门闩插上。

“在我走掉以前他是进不来的，”他说，“等我走了以后您再开门。”

“可是我，我也得走。如果我待在这儿，钱袋没有了，我怎么说得清楚呢？”博纳希厄太太焦急地说。

“您说得对，一定得出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去？怎么出去？我们一出去，他不就看见我们了。”

“那只能上楼到我房间里去。”

“啊！”博纳希厄太太大声说，“您的音调使我感到害怕。”

博纳希厄太太讲这句话时连眼泪也流出来了。达尔大尼央看到眼泪便没了主意，他心软了，跪到在她的面前说：

“在我家里，您会像在一个修道院里一样安全，我以我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

“那么我们走吧。”她说，“我的朋友，我信赖您。”

达尔大尼央小心地把插上的门闩又抽去，两个人轻巧得像两个影子似的从内门溜进了过道，没有一点声音地上了楼梯，走进了达尔大尼央的房间。

达尔大尼央进了自己家以后，为了万无一失，便把房门堵住了，随后两人走到窗前，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看到博纳希厄正在和一个身穿披风的人谈话。

一看到这个披披风的人，达尔大尼央就跳了起来，把剑抽出一半，向门口冲去。

那正是在默恩镇遇到过的那个人。

“您去干什么？”博纳希厄太太大声说，“您会把我们两人都断送了的。”

“可是我曾经发誓要杀了他！”达尔大尼央说。

“现在您的生命已经献出去了，不再属于自己的人。所以除了旅途上的危险以外，我以王后的名义不准您冒任何危险。”

“那么以您的名义您就没有任何事情要命令我吗？”达尔大尼央问。

“以我的名义，”博纳希厄太太激动地说，“以我的名义，我请求您。不过注意听听，好像他们在谈论我。”

达尔大尼央靠近窗口，侧耳细听。

博纳希厄刚才已经打开了门，看到屋子里没有人，就回到在

街上的那个披披风的人身边。

“她走了，”他说，“她回罗浮宫去了。”

“您能肯定，”那个陌生人回答说，“她没有猜到您离开家里的用意吗？”

“她是猜不到的，”博纳希厄信心十足地说，“她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

“那个国王卫队里的见习卫士达尔大尼央在不在家？”

“我想不在；您看，他窗上的百叶窗关着，窗缝里也看不见有光。”

“这没有用，应当查个明白。”

“怎么查呢？”

“去敲他的房门。”

“我去问他的跟班。”

“去吧。”那个披披风的人说。

博纳希厄回到家里，穿过那扇小门，登上楼梯来到达尔大尼央房门前敲门。

屋里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波尔朵斯那天晚上要摆场面，把普朗歇叫去了。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当然不会露出有人在家的迹象。

在博纳希厄的手指敲门的时候，达尔大尼央和博纳希厄太太紧张得能感到自己的心跳。

“他家里没有人，”博纳希厄下楼对那个人说。

“那就不管它了。我们还是到您家里去吧。”

“啊，主啊！”博纳希厄太太轻声说，“这样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了。”

“恰恰相反，”达尔大尼央说，“我们能听得更清楚。”

达尔大尼央拿掉三四块铺在地上的方砖，随后在地上铺一块毯子，自己跪下来，向博纳希厄太太做了个手势，要她像自己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向那个开口处俯下身子。

“您能肯定屋子里没有人？”陌生人说。

“我可以肯定，”博纳希厄说。

“您认为您的妻子……？”

“回罗浮宫去了。”

“她除了对您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讲过？”陌生人说。

“我可以肯定。”

“您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这么说，我告诉您的那个消息的价值……”博纳希厄说。

“我亲爱的博纳希厄，非常重要，我对您并不隐瞒。”

“那红衣主教会对我满意吗？”

“我想是的。”陌生人说。

“伟大的红衣主教！”

“您能肯定，您妻子在跟您的谈话中，没有提到过什么人？”

“我想没有。”

“她没有提起过德·谢弗勒兹夫人，白金汉公爵，德·韦尔内夫人的名字？”

“没有，她只是对我说，要我到伦敦去，为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办事。”博纳希厄回答说。

“叛徒！”博纳希厄太太低声说。

“别出声！”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握住了她无意之中伸给他的一只手。

“不管怎么说吧，”披披风的人接着说，“您没有接受她的托付真是个白痴，否则这封信现在在您手中了；受到威胁的国家得救了，而您……”

“我？”博纳希厄说。

“是啊，您！红衣主教就会把您封为贵族了……”

“他对您说起过？”

## 三个火枪手

“说起过，我知道他原来想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披披风的人说。

“请放心，”博纳希厄接着说，“我的妻子非常爱我，现在还来得及。”

“笨蛋，”博纳希厄太太低声说。

“别出声！”达尔大尼央说，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怎么还来得及？”披披风的人说。

“我这就去罗浮宫，要求见我的妻子；我对她说，经过考虑我愿意接受这个使命；我一拿到信就跑去找红衣主教。”

“好，快去吧，我回头再来听您的汇报。”

披披风的人走了。

“无耻之徒！”博纳希厄太太说。

“别出声！”达尔大尼央又说了一遍，一边更加紧地握着她的手。

突然，一声可怕的号叫打断了达尔大尼央和博纳希厄太太的思考，因为她的丈夫发现他那只装钱的口袋不见了。

“啊，上帝啊！”博纳希厄太太说，“他要把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来了！”

博纳希厄叫了很长时间；可是因为住在附近一带的人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叫声，尤其是因为博纳希厄近来声誉不好，所以竟然没有把任何人叫来。他看到没有人来，便走出门去一路喊叫，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朝着摆渡街的方向越去越远。

“现在他走了，您也得走了，”博纳希厄太太说，“勇敢些，不过首先要谨慎小心，要想到您这是在为王后办事。”

“为王后，也是为您！”达尔大尼央大声说，“请放心，我以后回来，一定能配得上王后对我的感谢；不知道是不是能配得上您的爱情？”

博纳希厄太太的脸涨得绯红。过了几分钟以后，达尔大尼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也出去了，他也披上一件大披风，一柄长剑的剑鞘把披风顶了起来，看上去威风凛凛。

博纳希厄太太的眼睛一直跟在他的后面，这种久久注视的、充满爱的目光是妇女们陪伴自己所爱的男人时那种特有的目光。可是当达尔大尼央在街角转弯消失以后，博纳希厄太太却跪了下来，合起双手高声说道：

“啊，上帝啊！请保护王后，保护我吧！”

## 第十九章 作战计划

达尔大尼央已经知道那个陌生人显然是红衣主教的手下，只需几分钟以后，红衣主教就会得到他的报告，所以他觉得时间紧迫，容不得有半点耽误。因此达尔大尼央径直去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那儿。

达尔大尼央这时正乐得心花怒放。一个既可以得到光荣又能得到钱的机会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刚才他成功地接近了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对他来说，这种偶然的巧合几乎一开始便超出了他敢于祈求苍天的期望。

德·特雷维尔在客厅里，身旁是些经常和他来往的贵族。达尔大尼央是府上的常客，一直走进了他的书房，并叫人通报德·特雷维尔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会面。

达尔大尼央等了五分钟光景，德·特雷维尔进来了。一看到达尔大尼央脸上快乐的神色，便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

达尔大尼央在来这儿的路上一直在考虑他该不该信任德·特雷维尔，把一切都告诉他，或者只是请求德·特雷维尔给他搞到一张准假单，让他去办一件秘密的事情。可是德·特雷维尔对他一直关怀备至，对国王和王后又那么忠心耿耿，而且也十分厌恶红衣主教，所以决定对他和盘托出。

“达尔大尼央，是您叫人找我的吗？”德·特雷维尔说。

“是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当您知道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后，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打扰了您。”

“那就请说吧，我听着。”

“这件事，”达尔大尼央压低声音说，“跟王后的荣誉、跟王后的生命关系十分重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说什么？”德·特雷维尔向四周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随后又回过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盯着达尔大尼央问。

“先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那我就希望您，达尔大尼央，用生命来保住这个秘密。”

“先生，可是我应当告诉您，因为只有您才能在王后陛下交给我的这个使命中帮助我。”达尔大尼央说。

“这个秘密是属于您自己的吗？”

“先生，不，这个秘密是属于王后的。”

“王后是否允许您告诉我？”德·特雷维尔说。

“不，先生，恰恰相反，因为有人叮嘱我一定要严守秘密。”

“那您为什么还要向我泄漏这个秘密？”

“因为，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为了这件事我要向您提出一个请求，但是如果您不知道我提这个请求的原因，我怕您会拒绝我。”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达尔大尼央守住您的秘密吧，请把您的请求说给我听听。”

“我希望您能代我从德·艾萨尔先生那儿取到一张为期十五天的准假单。”

“什么时候开始？”德·特雷维尔说。

“今天晚上。”

“您要离开巴黎吗？”

“我去完成我的任务。”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您能告诉我去哪儿吗？”

“去伦敦。”

“如果您到不了目的地，有谁能从中得到好处？”

“我相信红衣主教将竭尽全力来阻止我的成功。”

“您一个人去吗？”德·特雷维尔问。

“我一个人去。”



“这样的话，您连巴黎东面的邦迪也过不去。”

“怎么会呢？”达尔大尼央说。

“有人会来暗杀您。”

“那我就以身殉职。”

“那您的使命就完成不了啦。”德·特雷维尔说。

“倒也是，”达尔大尼央说。

“请相信我，”特雷维尔接着说，“要办这样一件事，去四个人才能有一个人到达目的地。”

“啊，先生，您说得对，”达尔大尼央说，“您了解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我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此事？”

“如果您不把那个秘密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参与此事吗？”

“我们曾经起过誓，我们一辈子都要不问情由地相互信任，忠心耿耿地接受任何考验。此外，您可以对他们说，您对我绝对信任，那么他们肯定会信任我。”

“我可以给他们每人送一张十五天的准假单去，这件事就这样安排；阿多斯的伤口始终未能痊愈，要去福尔日温泉休养；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不愿把他们的伤势未愈的朋友阿多斯放在一边，决定陪他一同去。给他们送准假单就是证明我同意他们去旅行。”

“先生，谢谢，您真是太好了。”

“马上去找他们吧，一切都要在今晚办妥。啊！首先，您把要求德·艾萨尔的准假的事写一个书面申请给我。也许已经有个暗探在盯您的梢，那么您到这儿来，红衣主教已经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有个书面申请，这件事就名正言顺了。”

达尔大尼央填好了申请表格，德·特雷维尔在亲手收下时，保证在清晨两点钟以前，四份准假单都将送到他们家中。

“请麻烦把我那张也送到阿多斯家里，”达尔大尼央说，“我怕我回到家里会遇到麻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放心吧。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噢！”德·特雷维尔又叫住达尔大尼央“还有一件事。”

达尔大尼央又折了回来。

“您有钱吗？”

达尔大尼央拍拍口袋里的钱袋，响起一阵钱币的声音。

“够了吗？”德·特雷维尔问。

“够了，有三百皮斯托尔。”

“很好，有了这些钱，全世界都能去了；去吧。”

达尔大尼央向德·特雷维尔行礼，德·特雷维尔伸出手来，达尔大尼央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和他握手。自从他来到巴黎以后，他一直在称颂这个杰出的人，并始终认为他非常高贵、公正和伟大。

达尔大尼央首先要去拜访阿拉密斯，自从他跟踪博纳希厄太太那个夜晚以后，他还没有到阿拉密斯家里去过。还有，他本来就很少见到这个年轻的火枪手，而且每次见到的时候，他认为在阿拉密斯脸上总有一种深沉的痛苦表情。

这天晚上同样如此，阿拉密斯神色忧郁地在沉思；达尔大尼央问他为什么如此愁闷，阿拉密斯说下个星期要交出一篇用拉丁文写的关于圣奥古斯丁一部著作的评论文章，所以他有点心事重重。

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阿拉密斯交谈了一会儿，德·特雷维尔的一个仆人送来了一个加封的纸包。

“这是什么东西？”阿拉密斯问。

“这是先生要的准假单，”仆人回答说。

“我，我又没有要求请假。”

“别说了，收下就是了，”达尔大尼央说，“还有您，这半个皮斯托尔是给您的；您去对德·特雷维尔说，阿拉密斯表示衷心的感谢。去吧！”

仆人一躬到地，然后出门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阿拉密斯问。

“拿上旅行半个月的必需品，跟我走。”

“可是现在我不能离开巴黎，除非能知道……”

阿拉密斯不说下去了。

“她现在怎样了，”达尔大尼央接下去说。

“谁”阿拉密斯问。

“原来待在这儿的，用绣花手帕的女人。”

“谁对您说这儿待过一个女人？”阿拉密斯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惊慌地说。

“我见过她。”达尔大尼央说。

“您知道她是谁吗？”

“我想我能够猜到。”

“请听我说，”阿拉密斯说，“既然您知道许多事情，您可知道这个女人现在怎么了？”

“我想她回图尔去了。”

“回图尔去了？是的，肯定是这样；您认识她。可是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就回图尔去了？”

“因为她怕被逮捕。”达尔大尼央说。

“她怎么没有写信给我呢？”

“因为她怕连累您。”

“达尔大尼央，您真是救了我的命！”阿拉密斯叫了起来，“我原以为自己受到蔑视，被背叛了。我重新见到她时是多么幸福啊！我不能相信她为了我竟然还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可是她是为了什么又回到巴黎来的呢？”

“原因和今天我们要去英国一样。”

“什么原因？”阿拉密斯问。

“阿拉密斯，总有一天您会知道的；可是现在，我不能告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

阿拉密斯想起了他有一天晚上讲给他朋友们听的那个故事，于是微微地笑了。

“达尔大尼央，好吧，既然您认为她肯定已经离开巴黎，我就什么牵挂也没有了，我准备跟您走。您说我们要去……？”

“现在我们要去阿多斯家里，如果您愿意去，那么得赶紧些，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还有，请带上仆人巴赞。”

“巴赞也和我们一起去？”阿拉密斯问。

“有可能。现在无论如何，他得跟我们一起到阿多斯家里。”

阿拉密斯把巴赞叫来，吩咐他到阿多斯家里去。

“我们走吧！”他对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拿起他的披风、长剑和三支短枪，还打开三四只抽屉，看看有没有钱；随后，在肯定他没有留下什么钱，便跟在达尔大尼央身后走了，一边心中在想，达尔大尼央怎么会知道被他留宿的女人是谁，而且对她的情况，了解得比他还清楚。

不过在走出门的时候，阿拉密斯把手搭在达尔大尼央的胳膊上，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问：

“您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吧？”

“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对阿多斯和波尔朵斯也没有说过？”阿拉密斯问。

“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在他们面前提起过。”

“那太好了。”

对这个问题感到放心以后，阿拉密斯跟着达尔大尼央继续往前走，两人很快就到了阿多斯家里。

他们看到阿多斯正一只手拿着他的准假单，另一只手拿着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的一封信。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刚才收到的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是怎么回事？”阿多斯说，他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亲爱的阿多斯，根据您的健康情况，我批准您休养十五天。您可以去福尔日温泉或者其他您认为合适的地方去疗养，使您尽快康复。

您的挚友  
特雷维尔

“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的意思是要您跟着我走，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

“去福尔日温泉吗？”

“是的，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是为国王效劳吗？”阿多斯问。

“为国王或者王后：我们不是他们两位陛下的仆人吗？”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这时候，波尔朵斯也进来了。“真见鬼，”他说，“这真是一件怪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火枪队队员没有请假便可以拿到准假单？”

“从他们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代替他们请假时开始。”

“啊！啊！”波尔朵斯说，“看来有什么新闻？”

“是的，我们要出门了，”阿拉密斯说。

“去什么地方？”波尔朵斯问。

“我也不太知道，”阿多斯说，“问达尔大尼央吧！”

“先生们，去伦敦，”达尔大尼央说。

“去伦敦！”波尔朵斯叫了起来，“我们去伦敦干吗？”

“先生们，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一定得信任我。”

“可是去伦敦一定得有钱，”波尔朵斯说，“我可没有钱。”

“我也没有，”阿拉密斯说。

“我也没有，”阿多斯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有，”达尔大尼央接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放在桌子上，“这只口袋里有三百皮斯托尔；每人拿七十五个皮斯托尔，去伦敦打个来回刚好够用。还有，请大家放心，我们不用全去伦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间很可能有几个人要留在半路上。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我们是不是去打仗？”

“是，而且是危险性非常大的仗，我预先告诉你们。”

“啊，是这样！不过，既然我们要冒生命危险，”波尔朵斯说，“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想得太多了！阿多斯说。

“可是，”阿拉密斯说，“我同意波尔朵斯的意见。”

“国王是不是总是对你们说明原因的呢？不是的吧。国王常常只是简单地对你们说：‘先生们，加斯科尼或者佛兰德斯在打仗，你们去打吧，’你们就去了。那又是为什么？你们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原因而感到担心。”

“达尔大尼央说得对，”阿多斯说，“这是德·特雷维尔送来的三张准假单，这是不知从哪儿来的三百皮斯托尔。我们就应该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去拼命。为了自己的性命犯得上提这么许多问题吗？达尔大尼央，我准备好了，我跟你去。”

“我也去，”波尔朵斯说。

“我也去，”阿拉密斯说，“再说我也很高兴能离开巴黎，我需要散散心。”

“好吧！散心的事你们有的是，先生们，请大家放心！”达尔大尼央说。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阿多斯问。

“马上动身，”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不能再耽搁一分钟了。”

## 三个火枪手

“来啊！格里莫，普朗歇，穆斯格东，巴赞！”四个年轻人呼唤他们的仆人，“替我们擦靴子，到队部里去把我们的马牵来！”

每个火枪手的确都把他们的马和仆人的马留在队部里。

普朗歇，格里莫，穆斯格东和巴赞立即都走了。

“现在，我们来拟定作战计划吧，”波尔朵斯说，“我们首先去哪儿？”

“去加来，”达尔大尼央说，“这是去伦敦的最近路线。”

“好吧，”波尔朵斯说，“我的意见同您一样。”

“讲吧。”

波尔朵斯说：“四个人一起旅行会引起怀疑。我首先动身，从通往布伦的大路走，先去探路；两个小时以后阿多斯动身，走通往亚眠的大路；阿拉密斯从通往诺瓦永的大路走，跟在我们后面；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喜欢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不过他要穿上普朗歇的衣服；普朗歇呢，穿上国王卫队的服装，扮成达尔大尼央跟在我们后面。”

“先生们，”阿多斯说，“我的意见是，这样一件事情让仆人参与进去是不合适的。一件秘密有时候会被贵族泄漏出去，可是如果让跟班们知道了，十之八九会被泄漏出去的。”

“我看波尔朵斯的计划，似乎难以实行，”达尔大尼央说，“我也不知道我能给你们下什么指示。我负责送一封信，仅此而已。这封信我没有三份，也不可能抄三份，因为这封信是封住的；因此依我看，应该结伴同行。这封信在这只口袋里，”他指指放信的口袋，“假如我被杀死，你们中的一个就把信拿去继续赶路；如果他也被杀死了，那么另一个就接替上去，以后也一样；只要有一个人抵达目的地，这件事就算办成了。”

“好啊，达尔大尼央！我的意见和您一样，”阿多斯说，“此外，我们还必须做得合情合理；你们陪我去洗温泉浴；我不去福尔日而去洗海水澡，这是我的自由。如果有人要逮捕我们，我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德·特雷维尔的信给他们看，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准假单；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就自卫；如果有人审问我们，我们就都说我们只是想去洗几次海水浴，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四个人分开走，敌人会占很大便宜，而四个人一起走就成了一支队伍了。我们用手枪和火枪把我们的四个仆人武装起来；如果有人派一支人马来攻打我们，我们就可以开战，而最后一个活下来的，把信拿走。”

“讲得真好，”阿拉密斯高声说，“阿多斯，你不经常讲话，可是你一讲就一鸣惊人。我同意阿多斯的计划。波尔朵斯，你呢？”

“如果达尔大尼央认为合适的话，我也同意，”波尔朵斯说。“达尔大尼央身上带着信，他是首领；让他作决定，我们来执行。”

“好，”达尔大尼央说，“我决定我们接受阿多斯的计划，半小时以后我们就动身。”

“赞成！”三个火枪手齐声叫道。

四个年轻人每人拿了七十五个皮斯托尔，随后立即去作准备，以便能准时出发。



## 第二十章 在旅途中

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在凌晨两点钟从圣德尼门出了巴黎。天色很黑，他们谁也不说话；他们受到黑暗的威胁，仿佛看到处处都有陷阱。

天刚拂晓，他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随着太阳的出现，他们的快乐的心情也重新恢复。这就像在战斗的前夜，心儿在跳动，眼睛里洋溢着笑意。

此外，火枪手们的黑马，他们雄赳赳的姿态，这几匹作为高贵的马在行进中的列队的习惯，使得最严格的隐姓埋名也暴露无遗了，这种气势使旁人看了望而生畏。

仆人也全副武装，紧随在后。

早上八点钟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平安无事地来到了尚蒂利，他们在一家招牌上画着法国图尔主教圣马丁把自己披风的另一半给穷人的故事的客店前面下了马。他们吩咐仆人不卸下马鞍子，以便随时可以启程。

他们走进客店的大堂里，在一张饭桌前面坐下。

有一个贵族刚来到，和四个年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早饭。他开始谈起了天气好坏，他们也和他交谈；他们为他们的健康干杯，他们也以礼相对。

可是就在仆人穆斯格东来向他们报告马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大家都站立起来准备动身，那个陌生人向波尔朵斯提议要为红衣主教干杯。波尔朵斯回答说，如果对方愿意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他当然也愿意为红衣主教干杯。可是那个陌生人大声叫着说，他除了红衣主教以外不认识其他的国王。波尔朵斯骂他是醉鬼，陌生人拔出了剑。

“您真是干了一件蠢事，”阿多斯说，“不过现在已经骑虎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把这个家伙杀了，随后赶快和我们会合。”

随后他们三人上了马，策马疾驰而去；波尔朵斯则向他的对手说，他要使出剑术中所有的绝招来刺穿他。

“少掉了一个！”阿多斯在走出五百步以后开口说。

“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跟波尔朵斯过不去，而不是跟其他人？”阿拉密斯问。

“因为波尔朵斯讲起话来声音比我们都高，那个人把他当作我们的首领了，”达尔大尼央说。

“所以我总是说您是个机灵鬼，”阿多斯低声说。

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和阿拉密斯继续赶路。

在瓦兹省省会博韦，他们逗留了两个小时，一方面为了让牲口喘口气，另一方面为了等波尔朵斯。两个小时以后波尔朵斯还是没有赶来，他们只好继续赶路。

在离开博韦一法里的地方，有一段路被两道土坡紧紧地夹在中间，铺路面的石板，已清除掉，有十来个人好像在那儿干活；有的在挖坑，有的在掘泥泞的车辙。

阿拉密斯怕这些烂泥坑弄脏他的马靴，骂了他们几句，阿多斯想拦阻也来不及了。这些工人开始嘲笑他们，甚至连沉着冷静的阿多斯也被他们的傲慢无礼激怒了，他策马向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撞去。

这一下他们全都往后退到路边的土沟里去，每个人取出一支预先藏在那儿的火枪；七个旅行者都成了枪靶子了。阿拉密斯中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穆斯格东也被打中了，子弹嵌在他的屁股里。可是落马的只有穆斯格东一个人；倒不是受伤严重，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伤口，以为自己受了重伤，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这是埋伏，”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别开枪，快走吧。”

阿拉密斯尽管受了伤，还是抓住他那匹马的马鬃，和大家一

## 三个火枪手

起走。穆斯格东的马独自奔上前来，回到队列里一起往前赶路。

“这样我们倒有一匹可以替换使用的马了，”阿多斯说。

“我宁愿它是一顶帽子，”达尔大尼央说，“我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飞了。不过还真算运气好，我没有把那封信放在帽子里。”

“是吗！可是等会儿波尔朵斯过来时，他们会打死他的，”阿拉密斯说。

“如果波尔朵斯杀了那个贵族，他现在应该赶上我们了，”阿多斯说，“我认为波尔多斯到了决斗场上，酒就醒了。”

尽管他们的马已经跑得很累，随时都有不能向前跑的可能，他们还是继续骑着马奔驰了两个小时。

达尔大尼央他们走了一条近路，以为这样可以减少些麻烦，可是在到达瓦尔省城克雷沃克尔时，阿拉密斯说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事实上，他能来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不顾伤痛，保持着风流倜傥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不得不经常扶着他，不让他从马上摔下来。在一家小酒店门口，大家把他扶了下来，并让巴赞留给了他；这个仆人在这种小冲突中非但派不上用场，而且是个累赘。随后大家继续赶路，希望能赶到亚眠投宿。

“见鬼！”阿多斯说，当他们再次上路时，只剩下了两个主人以及格里莫和普朗歇两个仆人了，“见鬼！我再也不会受他们的骗了。我向你们保证，从这儿到加来，他们再也别想让我开口，再也别想让我拔出剑来了。我发誓……”

“我们别发誓了，”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快跑吧，”

他们用马刺狠狠地刺压马的肚子，受到了强刺激的牲口，又提起了精神。他们到达亚眠时已经是半夜了，在一家名叫金百合花的客店住宿。

客店老板看上去像是一个老实人；他一手托着烛台，一手拿着他的棉睡帽接待达尔大尼央一行。他要他们各住一个漂亮的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间，不幸的是这两个房间在这家客店的两头。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不愿接受；客店老板回答他们说，没有其他配得上他们两人使用的房间了。可是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声称他们两人愿意合用一个房间，只要在地上铺两张床垫就行。老板拼命坚持，旅客寸步不让；最后只能按照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的意思去办。

他们两人刚把床铺安排停当，把门堵住，就听到有人从院子里敲打房间的百叶窗。他们问外面是谁，听出是他们两个仆人的声音才开了窗。

果然是普朗歇和格里莫。

“管住马匹有格里莫一个人就够了。”普朗歇说，“如果您们愿意，我可以在你们的房门口睡；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谁也到不了你们的身边。”

“那么你睡在什么东西上面呢？”达尔大尼央问。

“这就是我的床，”普朗歇回答说。

他指指一捆麦秆。

“那你就进来吧，”达尔大尼央说，“你说得对，客店老板的那张殷勤的脸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阿多斯说。

普朗歇从窗口爬进来，横在门口睡下，格里莫则在马棚里，他负责到早上五点钟，把四匹马准备好，自己也要收拾停当。

夜里相当安静，只是在清晨两点钟左右有人敲门想进来；可是普朗歇被惊醒了，他高声问“外面是谁”时，那人回答说是走错了房间，随后便走了。

早晨四点钟，从马房里传来很大的响声。格里莫想叫醒马棚里的小厮，却被他们打了一顿。房间里的人打开窗子，看到格里莫脑袋被叉柄打开了花，已失去了知觉。

普朗歇跑到院子里想去备马，发现马脚都跛了。只有原来穆斯格东使用的那匹，头天空跑了五六个小时的马，兴许还能继续

## 三个火枪手

赶路；可是，出于一个难以理解的错误，一个原来为客店老板的马放血的兽医，却阴差阳错地替穆斯格东的马放了血。

情况看来有些不妙：所有这些接二连三的意外，也许事出偶然，但也可能是一次阴谋。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走出客店，这时候普朗歇则去打听附近有没有马可以出售。走到门外，他便看见有两匹鞍辔齐全，而且身强力壮的骏马，他便问这两匹的主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马主人昨晚在客店里过的夜，现在正和客店老板结帐。

阿多斯去付房钱，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站在大门口。老板在客店后面的、一间天花板低矮的房间里，他请阿多斯到里面去。

阿多斯毫无戒备地走了进去，拿出两个皮斯托尔付账；老板独自坐在桌子后面，桌子的抽屉有一只半开着。老板接过阿多斯交给他的钱，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看了又看，突然他大叫一声，说这钱是假的，说阿多斯和他的旅伴是造假币的人，要叫人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坏蛋，”阿多斯一边向他走去一边说，“我要割掉你的耳朵。”

就在这时，四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从边门冲进来，扑向阿多斯。

“我中计了！”阿多斯用足力气大喊一声，“走吧！达尔大尼央，快冲，快冲！”接着他放了两枪。

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立即解开那两匹系在门外的马便跳了上去，用马刺拼命刺马肚子，风驰电掣般地跑掉了。

“你知道阿多斯怎样了？”达尔大尼央一边赶路一边问普朗歇。

“先生，啊！”普朗歇说，“他放了两枪以后我看到有两个人倒下了；从门上的玻璃望进去，好像他在用剑跟人厮杀。”

“阿多斯真是好样的！”达尔大尼央低声说，“真不忍心就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离开他！而且，说不定几步以外同样也有人在等着我们决斗。快走吧，普朗歇，快走吧！你是条好汉！”

“先生，我曾经跟您说过，”普朗歇说，“庇卡底人要到派上用场时才会显出能耐；而且这儿是我的家乡，我更加觉得浑身是劲了。”

他们两人更加使劲地用马刺刺马，一口气跑到了圣奥梅。在圣奥梅，他们怕再遇不测，只是把马缰绳绕在胳膊上让马休息，在街上胡乱吃了些东西，随后继续赶路。

他们两人来到离加来城门一百来步的地方，达尔大尼央的马倒下了，没有办法使它再站起来，它的眼睛和鼻子都流出了血；只剩下普朗歇的马，可是它停下来以后，也没法让它再往前走。

幸好他们离加来城只不过一百来步光景，所以他们就扔下两匹马，往港口方向跑去。普朗歇要他的主人注意走在前面五十步远的一个带着一个仆人的贵族。

他们很快便赶上了那个贵族。那个贵族显得很匆忙，马靴上全是尘土，正在打听能不能立即渡海到英国去。

“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一艘正在准备启航的海船的老板告诉他说，“只不过今天早上接到一道命令，没有红衣教主先生的特别许可证，谁也不让走。”

“我有这种许可证，”这位贵族从衣袋里拿出证件说，“这就是。”

“请拿去让港口总监签证，”船老板说，“随后请先生照顾我的生意。”

“港口总监在哪儿？”

“在他的别墅里。”

“他的别墅在哪儿？”那个贵族问。

“离城四分之一法里；瞧，在这儿也能望得见，就在那座小山脚边，屋顶是石板盖的。”

“谢谢”那个贵族说。

他带着他的仆人向港口总监的别墅走去。

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与他们相距约五百步，尾随着他们。

一旦出了城，达尔大尼央就加快脚步，到那个贵族走进小树林的时候，达尔大尼央已经来到他身边。

“先生，”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我觉得您很匆忙，是不是？”

“是呀，简直不能更匆忙了，先生。”

“真是太遗憾了，”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也很匆忙，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

“帮什么忙？”

“让我先走。”

“这是不可能的，”那个贵族说，“在四十四个小时以内我赶了六十法里路，明天中午我一定要抵达伦敦。”

“用四十小时我赶了同样的路程，而且一定要在明天上午十点抵达伦敦。”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很抱歉，可是我是第一个到的，不能第二个过去。”

“先生，很抱歉；可是我是第二个到的，我一定要第一个过去。”

“这是国王的任务！”贵族说。

“我是自己的任务！”达尔大尼央说。

“您好像故意在跟我找碴儿。”

“对啊，您看怎么办呢？”

“您想要什么？”那个贵族问。

“您想知道吗？”

“当然想知道。”

“那好！我想要的是您身上带的那张出海许可证；因为我没那张东西，而我又非有不可。”达尔大尼央说。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从来不开玩笑。”

“让我走。”

“您走不了啦。”

“勇敢的年轻人，我要打碎您的脑袋，来啊，吕班！把我的手枪给我！”

“普朗歌，”达尔大尼央说，“仆人由你对付，我来对付主人。”

已经有过经验的普朗歌，胆子也大了；他向吕班扑去，因为他身强力壮，一下子便把吕班打倒在地，用一只膝盖顶住了吕班的胸脯。

“先生，您干您的吧，”普朗歌说，“我呢，已经干完了。”

看到这种情形，那个贵族便拔出剑来向达尔大尼央刺去；可是他的对手太厉害了。

达尔大尼央在三秒钟之间，便刺中了他三剑，每次都说一句话：

“这一剑是阿多斯的，这一剑是波尔朵斯的，这一剑是阿拉密斯的。”

刺中第三剑时，那个贵族扑通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达尔大尼央以为他死了，或者至少是晕过去了，于是走到他身边去取那张出海许可证；可是就在他要去搜他的身时，那个手里仍握着剑的受伤者，突然向达尔大尼央的胸口刺了一剑，一边说：

“这一剑是您的。”

“还有这一剑是我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怒不可遏的达尔大尼央一边叫道，一边用第四剑刺进了他的肚子，这一次，这个贵族闭上眼睛，晕死过去了。

达尔大尼央曾经看见这个贵族把出海证放进口袋里，他从那只放许可证的口袋里把它搜了出来；许可证是开给德·瓦尔德伯



爵的。

随后，他朝这个英俊的年轻伯爵看了一眼，这个被刺中的年轻人看上去还不到二十五岁，已经失去了知觉，也许已经死了。达尔大尼央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叹气是为了这种奇怪的命运，促使人们为了某些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利益而互相残杀。

不过达尔大尼央很快便从这种沉思中惊醒过来了，因为吕班在号叫，正在拼命呼救。

普朗歇用手按着他的脖子，使劲地掐着。“先生，”他说，“只要我这样掐住他，他就没法叫，可是只要我一松手，他就会重新叫喊。我认出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诺曼底人，”

果然，尽管被掐得紧紧的，吕班还是想叫喊。

“等等！”达尔大尼央说。他拿出自己的手帕，塞住了他的嘴。

“现在，”普朗歇说，“我们把他绑在树上！”

这件事情就这样仔细地办妥了，随后他们把德·瓦尔德伯爵拖到他的仆人的旁边。这时候夜幕已经逐渐降临；德·瓦尔德伯爵和他的仆人都在离大路几步远的树林里，看来他们不得不在树林里过夜了。

“现在，”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到港口总监家里去吧！”

“不过您好像受了伤？”普朗歇说。

“没有关系，我们有要紧的事要干，我的伤不重，没有危险。”

于是两个人迈开大步向港口总监的别墅走去。

有人通报德·瓦尔德伯爵先生来访。

达尔大尼央被带进去了。

“您有红衣主教签署的出海许可证吗？”总监问。

“先生，有啊，”达尔大尼央回答，“这就是。”

“啊，啊，证件介绍得很清楚，”总监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很简单，”达尔大尼央说，“我是红衣主教的忠实部下。”

“好像红衣主教想阻止一个人到英国去。”

“是的，那是一个叫达尔大尼央的贝亚恩人，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从巴黎动身，想到伦敦去。”

“您认识他吗？”总监问。

“您指的是谁？”

“那个达尔大尼央。”

“熟悉得很呢。”达尔大尼央说。

“那么请把他的外貌说给我听听。”

“那太容易了。”

于是达尔大尼央把德·瓦尔德伯爵的外貌仔仔细细地描绘了一番。

“他有人同行吗？”总监问。

“有，一个名叫吕班的仆人。”

“我们会注意他们的，如果能抓住他们，红衣主教就会放心，他们一定会在严密的监护之下被押回巴黎。”

“总监先生，如果能这样做，”达尔大尼央说，“红衣主教对您一定会大加赞赏。”

“您回去以后能见到红衣主教吗，伯爵先生？”

“当然能见到。”

“我请您告诉他，我是他忠实的仆人。”总监说。

“我一定做到。”

总监听了很高兴，立即在出海许可证上签了名，然后交给达尔大尼央。

达尔大尼央为了以免浪费时间，不再多说客套话了，他向总监行了一个礼，谢了几句，退了出来。

一走到门外，他和普朗歇就开始奔跑；他们绕了一个圈子，避开了树林，回到城里。

那条准备出发的船还在那儿；船老板在港口等着。

“什么事？”船老板看到达尔大尼央就问。

“这是我的出海许可证，”达尔大尼央说。

“另一位贵族呢？”

“他今天不走了，”达尔大尼央说，“不过请放心，我付我们两个人的费用。”

“这样的话，我们走吧，”船老板说。

“我们走吧？”达尔大尼央重复了一句。

于是他和普朗歇跳上小艇，五分钟以后，他们便上了大船。

他们走得正是时候；因为他们的船刚驶出半法里光景，达尔大尼央便看见一片闪光，接着便听到一声炮响。那是通知封港的号炮。

现在可以关心他的伤口了；幸好伤势不重，剑尖擦着肋骨滑到一边去了，仅仅出了几滴血而已。

这时达尔大尼央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有人为他在甲板上铺了一个床垫；他一倒下去便睡着了。

第二天拂晓，他离英国海岸只有三四法里了；夜里的风很小，船行驶得很慢。

十点钟，船在多佛尔港下锚。十点半，达尔大尼央踏上了英国的国土，一面大声喊道：

“我终于到了英国啦！”

不过达尔大尼央的事还没有结束：他还得去伦敦，在英国，驿站的工作被安排得有条不紊，非常严密。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每人租了一匹小马，一个马夫在前面跑着带路；他们四个小时以后便到了英国首都的城门口。

达尔大尼央在伦敦人地生疏，他又不懂英语；可是他只要说出白金汉的名字，任何人都会为他指引道路。

白金汉公爵陪国王到温莎去打猎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去找公爵的随身仆人——他曾陪着公爵到处旅行，会说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达尔大尼央对他说，他从巴黎赶来是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要立即跟他的主人白金汉公爵谈话。

这个随身仆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他被达尔大尼央充满自信的态度打动了。他叫人备了两匹马，亲自陪达尔大尼央去见白金汉公爵。至于普朗歇，他被扶下马时，已经累得不能再走了。而达尔大尼央还是像铁铸一样全身充满力量。

到了温莎的行宫，他们打听到，国王和白金汉带着猎鹰到两三法里以外的沼泽地去打猎了。又花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到达那里，不久以后，帕特里克便听到了白金汉公爵呼唤猎鹰的叫声。

“我该向爵爷通报是谁来了呢？”帕特里克问。

您就说有一天晚上，在新桥上撒马利亚女人水塔前面，跟他吵架的那个年轻人要见他就行了。”

“这种介绍真是稀奇古怪！”

“您会看到这个介绍跟别的介绍同样管用。”

帕特里克策马飞奔到公爵身边，用上面的介绍向他报告有一位信使找他。白金汉一听就知道来人是达尔大尼央，他以为法国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派他来告诉他消息的，因此他只是问来人在哪儿。当他远远地看到法国国王卫队的服装后，便策马径直向达尔大尼央奔过来。帕特里克审慎地避在一边。

“王后没有遭到什么不幸吧？”白金汉大声问道，在这个提问里流露出了他对王后所有的思念和爱情。

“没有遇到什么不幸；不过她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只有爵爷才能救他。”

“我？”白金汉大声说，“怎么回事！如果我能为她做什么事，那么我将感到非常幸福！快说呀！快说呀！”

“请看这封信，”达尔大尼央说。

“这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想，是王后陛下写的。”

“王后陛下写的！”白金汉说，他的脸突然一下子变得像雪一般苍白，他弄碎了信口的封漆。

“怎么已经破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信封上一个窟窿指给达尔大尼央看。

“啊！啊！”达尔大尼央说，“原先我没有看到过这个窟窿，是德·瓦尔德伯爵的剑刺中我胸部时刺破的。”

“您受伤了吗？”白金汉一边问，一边拆开信封。

“喔，没有关系，”达尔大尼央说，“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啊，上帝，我在信中看到的是什么啊！”白金汉公爵叫道，“帕特里斯，你待在这儿，不不，你还是去找国王。你去禀告陛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我回伦敦去。来吧，先生，来吧。”

白金汉公爵和达尔大尼央立即策马朝首都伦敦疾驰而去。

## 第二十一章 温特伯爵夫人

一路上，白金汉公爵请求达尔大尼央把他所知道的事情的经过详细讲给他听。他把达尔大尼央讲给他听的事和他记忆中的事通盘考虑以后，对目前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此外，王后那封又短又含糊其辞的信，却也使他明白了情况严重程度。可是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一心不愿意让达尔大尼央踏上英国国土的红衣主教，却没能半路上拦住他。达尔大尼央看出他脸上表现出来的奇怪神色，便向他叙述了曾经采用过哪些预防措施；他把三个血淋淋的朋友先后留在半路上，正是靠了他们的忠诚帮助，他才最后只挨了刺穿王后那封信的一剑，不过他已经狠狠地回报过德·瓦尔德伯爵了。公爵在听达尔大尼央讲得十分简单明白的故事时，不时地用惊奇的神色望着达尔大尼央，似乎他不能理解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怎么有这样谨慎、勇敢和忠心。

两匹马飞驰而去，没有几分钟，他们就到了伦敦的城门口。达尔大尼央原以为进了城以后公爵会减慢奔跑的速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照旧不顾会不会撞倒路上的行人策马飞奔。果然，在穿过市中心时，发生了两三件撞倒路上行人的事情；可是白金汉连头也不回，根本不去看看被他撞倒的那些人。达尔大尼央紧随在后，只听到一片咒骂声。

进了府邸，白金汉从马上跳下，他把马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扔，就冲上台阶，达尔大尼央也和他一样做，只是对那两匹名种良驹有点儿担忧，但是他看到有三四个从厨房和马棚里奔出来的佣人把他们的坐骑牵住，也就放下心来。

公爵走得很快，达尔大尼央几乎跟不上。他接连穿过好几间豪华得即使是法国最大的贵族也难以想象的客厅；最后他走进一间雅致、富丽的卧房。在这个房间放床的凹室的壁毯后面有一扇

门，公爵用一把小金钥匙打开了这扇门。

达尔大尼央出于慎重站在后面，可是就在白金汉跨进这扇门时，他回过头来，看到达尔大尼央在迟疑不决。

“请进来吧，”他说，“如果您能见到王后，请把您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达尔大尼央听到这个邀请，便跟着公爵进去，公爵立即把门关上。

这时白金汉和达尔大尼央都在一个小教堂里，四周墙上都蒙着金线绣花的波斯绸缎，许多蜡烛把它照得金碧辉煌。在一个像祭台的台子上，顶上装饰着红白两色羽毛的蓝天鹅绒华盖的下面，挂着一副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得非常逼真的奥地利安娜的画像，就好像王后快要开口说话了；达尔大尼央吃惊得叫了起来。在祭台上面，画像下面，就是那只放钻石坠子的匣子。

公爵走到祭台前面，跪了下来，随后他打开匣子。

“您瞧，”他一边从匣子里取出一个很大的上面满缀着光芒四射的钻石的蓝色缎带结一边说，“您瞧，就是这些我曾发誓要和我一起安葬的珍贵的坠子。王后把它们给了我，现在又要收回去；她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不能违反。”

随后他开始一颗一颗地吻着这些不得不拿回去的钻石坠子。突然，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

“怎么啦，”达尔大尼央担心地问，“公爵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一切都完了，”白金汉大声说，他的脸色一下子白得像死人一样，少了两颗坠子，只剩下十颗坠子。”

“是您自己弄丢的，还是认为被人偷走的？”

“有人从我这儿偷走的，”公爵回答说，“这是红衣主教干的。瞧！系坠子的缎带被剪断了。”

“您知道是谁偷的……可能坠子还在那个人的手里。”

“等等，等等！”公爵大声说，“这些坠子我只佩戴过一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国王在温莎举行的舞会上，我和温特伯爵夫人闹过别扭，在那次舞会上她却主动过来和我接近，看来这次和解是一个妒忌的妇人的报复手段。从那天开始，我没有再见到过她。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暗探。”

“真是全世界都有他的暗探！”达尔大尼央大声地说。

“啊，是的，是的，”白金汉咬牙切齿地说，“是的，他是一个可怕的对头。可是，那个舞会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还有五天，时间很紧，帕特里克！”公爵打开小教堂的门叫道，“帕特里克！”他的随身仆人帕特里克出现了。

“把我的首饰匠和秘书找来！”

随身仆人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就出去了，这证明他早已养成了只知服从、永不多嘴的习惯。

不过，尽管首先召唤的是首饰匠，先来的却是秘书；因为秘书就住在公爵府邸里。他进来时看到白金汉坐在他卧室的一张桌子前面亲手写几道命令。

“杰克逊先生，”白金汉对他说，“您这就到大法官那儿去，要他执行这几道命令。我希望立即把这几道命令颁布出去。”

“大人，可是，如果大法官问，爵爷您采取这些不同寻常的措施，究竟是为什么，我又该怎样回答呢？”

“就说是我高兴这么办，并对他说，我没有必要把我的意志告诉任何人。”

“如果国王陛下也偶然出于好奇心，”秘书微笑着回答，“想知道任何船只都不得驶出大不列颠各港口的理由，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向陛下回禀呢？”

“先生，您说得有道理，”白金汉回答说，“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说我决定要开战，这是我针对法国的第一个敌对行动。”秘书躬身行礼，随后就出去了。



## 三个火枪手

“这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放心了，”白金汉回头对达尔大尼央说，“如果那两颗坠子还没有被送到法国，只能在您回去以后它们才会送到。”

“为什么呢？”

“刚才因为我已经对所有停泊在陛下港口里的船只下了禁航的命令，除非有我的特别批准，没有一艘船敢起锚出航。”白金汉说。

达尔大尼央惊讶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为了自己的爱情，竟凭借国王对他的信任而使用了无限的权力的白金汉公爵。白金汉从年轻人的表情上看出他在想些什么，不禁微笑起来。

“是的，”他说，“是的，奥地利安娜是我惟一的王后，只要她一句话，我可以背叛我的国家，我的国王、我的上帝。我曾经答应过派援军给拉罗舍尔的新教徒，她要求我别派，我就一个也没有派。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服从了她的愿望，您说，我的服从不是得到了大大的褒奖了吗？就因为这次服从，我得到了她的画像！”

达尔大尼央想到有时候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些人的生命就悬挂在一些如此脆弱和不可知的细线上，不禁感慨万分。

达尔大尼央正陷在这种深深的沉思之中时，首饰匠进来了。首饰匠是一个手艺非常精湛的爱尔兰人，他毫不隐讳地说，他每年要从白金汉公爵手里赚到十万利弗尔。

“奥雷利先生，”公爵一边领他走进小教堂，一边对他说，“您看看这些钻石坠子，告诉我每颗坠子值多少钱。”

首饰匠向这些款式高雅的坠子瞥了一眼，随后毫不犹豫地回答：

“每颗一千五百皮斯托尔，公爵先生。”

“制作两颗这样的坠子要多少天？您看这上面缺了两颗。”

“一星期，公爵先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付三千皮斯托尔一颗，后天我一定要拿到。”

“您会拿到的。”首饰匠说。

“奥雷利先生，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可是这些坠子不能托付给任何别人制作，而且一定得在我的府邸里制作。”

“不可能托付给别人，公爵先生，只有我才能做得看不出任何新旧之间的区别。”

“所以，亲爱的奥雷利先生，您现在是我的囚犯了；现在，您已经不可能再走出我的府邸了。把您的帮手的名字和他们应该带来的工具的名称都告诉我。”

首饰匠知道公爵的脾气，知道任何反对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他马上打定了主意。“总可以让我通知我的妻子吧，”他问。

“啊！亲爱的奥雷利先生：您甚至可以和她会面，囚禁您的环境还是很宽松的，而且因为任何打扰都应得报偿，我除了两颗坠子的代价以外，我再给您一张一千皮斯托尔的期票，让您忘记我给您带来的烦恼。”

首相白金汉随意差遣别人和挥金如土的作风使达尔大尼央惊讶到了目瞪口呆的地步。

首饰匠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随信附去这张一千皮斯托尔的期票，嘱咐她把一个最能干的学徒派来，并且把一套他注明了重量和名称的钻石和他开列在一张单子上的工具带来。

白金汉领着首饰匠走进一个给他用的房间，在半小时后这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工场。随后他在每个门口派一个岗哨，除了他的随身仆人帕特洛克，不准任何人进去，当然更不准首饰匠奥雷利和他的助手以任何借口走出来。

这些事解决以后，公爵又来到达尔大尼央的房子。

“现在，达尔大尼央。”他说“您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

“一张床”达尔大尼央回答，“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东西。”

白金汉把他隔壁的一个房间给达尔大尼央使用。他要把这个

## 三个火枪手

年轻人留在身旁，不是因为不信任这个年轻人，而是为了能有人和他不断地谈到王后。

一个小时以后，不准任何船离港驶往法国的命令在伦敦颁布了，在人们的眼中，这就等于是英法两个王国之间的宣战。

第三天十一点钟，两颗钻石坠子制作完毕，跟原来的完全一模一样，别说白金汉认不出哪几颗是新的，哪几颗是旧的，就连经验最丰富的行家也难以区分。

白金汉立即派人把达尔大尼央找来。

“瞧，”公爵对他说，“这就是您到这儿来取的钻石坠子；请为我作证，凡是我能做到的事我都做了。”

“请放心，公爵先生；我会把我看到的都告诉王后；可是大人为什么不把放坠子的匣子一起给我？”

“匣子会使您感到不便的。而且我失去了钻石坠子，匣子对我来说更加宝贵。您就说我把它保存起来了。”

“您交下的任务，我一定能完成，公爵先生。”

“现在，”白金汉一边紧紧地盯着达尔大尼央看，一边说，“我怎样来报答您呢？”

一下子达尔大尼央的脸涨得通红。他看到公爵正在设法给他一些东西，可是一想到他的伙伴们和他自己流的血将由英国的黄金来偿付，他感到非常厌恶。

“公爵先生，请让我们来相互了解了解吧，”达尔大尼央说，“事先我们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以免产生误会。我是为法国的国王和王后服务的，我是德·艾萨尔率领的国王卫队中的一员，德·艾萨尔先生和他的兄弟德·特雷维尔都是无限忠于国王和王后的。而且，如果我不是为了讨一位太太的喜欢，这一切我也许什么也不会做。”

“是的，”公爵微笑着说，“我还认识那个人，她是……”

“公爵先生，您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达尔大尼央急速地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断他的话说。

“对，”公爵说，“那么我应该向她感谢您的忠诚。”

“您说得对，公爵先生，因为恰恰在这个时候谈起了战争，我坦白地告诉爵爷，您在我眼里仅仅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也是我的敌人；我宁愿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温莎的花园里和罗浮宫的走廊里遇到我的敌人；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我执行我的任务，甚至为了完成它，我会献出我的生命。不过，我要向爵爷再说一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替爵爷做了一些事，这次我们第二次会面我为自己做了一些事，爵爷对我第二次做的事不必比对我第一次做的事表示更多的感谢。”

“您骄傲得像个苏格兰人，”白金汉咕噜着说。

“而我们那儿的人常常说：骄傲得像个加斯科尼人，”达尔大尼央回答，“加斯科尼人是法国的苏格兰人。”

达尔大尼央向公爵行礼后准备走了。

“那么，您就这样走吗？从哪儿走？怎么走？”

“这倒是真的。我不知道。”

“该死！法国人总是不顾一切的！”

“我忘记了英国是个岛国，而您是它的国王？达尔大尼央说。”

“您到港口去寻找一艘叫‘桑德号’的双桅船，把这封信交给船长；他会把您送到一个平时只停泊渔船的法国小港口。”

“那个小港口叫什么名字？”

“圣瓦勒里，不过到了那个小港口以后，您去找一家没有名字没有招牌的专供水手们住宿的小客店，是一间破房子，您不会弄错，因为那儿只有这一家。”白金汉公爵说。

“以后呢？”

“您去找小客店的老板，对他说：前进。”

“这是什么意思？”

## 三个火枪手

“这是暗号。听到这个暗号他会给您一匹备好了鞍辔的马，告诉您该怎么走；这样一路上您会找到四匹替换的驿马。如果您愿意，可以把您巴黎的住处告诉每一个驿站的人，那么这四匹马都会跟随您到那儿去的。这四匹马中您已经见过两匹，就是我们骑过的两匹；而另外两匹决不在它们之下，这四匹马都是为了作战而装备起来的。无论您有多么骄傲，您也不会拒绝接受一匹，并让您三个伙伴各收下一匹吧？还有，你们可以骑上它们跟我们作战。像你们法国人所说，‘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是不是？”

“是的，公爵先生，我接受，”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将会好好使用您的礼物。”

“年轻人，现在，请把手伸给我；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战场上见面，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我们能友好地分手。”

“是的，公爵先生，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很快就变成敌人。”

“请放心，我答应您。”

“公爵先生，我相信您的诺言。”

达尔大尼央向公爵行礼告别，然后急忙向港口走去。他在伦敦对面找到了那艘船，他把公爵的信交给船长，船长又把信交给港口总监签署，随后立即启航。有五十条船已经作好了出航准备，他在港口等待着启航。

在其中的一条船擦舷而过时，达尔大尼央相信自己认出了在默恩遇到过的那个女人，也就是陌生贵族称她为米莱狄、达尔大尼央认为她长得非常漂亮的那个女人；不过由于当时水流很急，又是顺风，他的船驶得很快，没有多久他便看不见她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到达圣瓦勒里上岸。达尔大尼央立即向那家客店走去，从那座房子里传出的喧嚷声他认出了它。人们都在谈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而那些兴高采烈的水手正在大吃大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穿过人群向老板走去，对他说声“前进”。老板当即向他做了个手势要达尔大尼央跟他走，带着他从一扇通向天井的小门走出去，走到马棚里，那儿有一匹已备好鞍辔的马在等他，老板问他是不是需要其他东西。

“我需要知道我该走哪条路，”达尔大尼央说。

“从这儿到布朗齐，从布朗齐到纳夫夏戴尔，到了纳夫夏戴尔后，走进金耙客店，把暗号告诉老板，您就会得到一匹鞍辔齐全的马。”

“我要付钱吗？”达尔大尼央问。

“全部都付过了，”老板说，“而且还付得不少，快走吧，愿上帝保佑您！”

“阿门，”达尔大尼央一边回答一边策马飞奔。

四个小时以后，到了纳夫夏戴尔。他严格地按照老板的话去做；在纳夫夏戴尔像在圣瓦勒里一样，他看到了一匹鞍辔齐全的马在等他。他想把放在原来马鞍旁的手枪转移到新的坐骑的马鞍旁，却发现新坐骑马鞍旁的皮袋里已经配备好了同样的手枪。

“请问您巴黎的住址在哪儿？”老板问。

“德·艾萨尔指挥的国王卫队队部。”

“好，”老板说。

“我该走哪条路？”达尔大尼央问。

“走通往鲁昂的大路；从城外右面的路走，到了小村子埃古伊停下，那儿只有一家叫法兰西盾牌的小客店，您别看它外貌不像样，马棚里也有一匹和这匹马一样好的马。”

“暗号相同吗？”

“完全相同。”

“再见，老板！”

“骑士先生，一路顺风！您还需要什么吗？”老板问。

达尔大尼央摇摇头，接着就飞也似地跑掉了。在埃古伊，他

遇到一个同样殷勤的老板，一匹生气勃勃已经休息过的马；跟以前一样他把他的地址留了下来，随后同样飞快地向蓬图瓦兹进发。在蓬图瓦兹，他最后一次换了坐骑；九点钟，他的马飞快地冲进了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府邸的院子。

在十二小时里，达尔大尼央走完了将近六十法里路。德·特雷维尔像就在当天早上还见过他似的接待了他，只是在和他握手时似乎比平时更加热烈了些，他告诉达尔大尼央说，德·艾萨尔的卫队正在罗浮宫值勤，他可以归队去了。

## 第二十二章 梅尔莱松舞

在达尔大尼央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人们都在谈论市政长官将为国王和王后举行的舞会，在这次舞会上，国王和王后都要跳国王非常喜爱的梅尔莱松舞。

一个星期以来，市政厅一直为这个隆重的舞会作准备。他们搭起了一些看台，供夫人小姐们使用；市政厅的杂货供应商在一间间大厅里装上了两百支白蜡火炬；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豪华排场；最后，还请了二十位提琴手。

上午十点钟，国王卫队的掌旗官德·拉科斯特率领着两名副官和十来名卫士，来向市政厅秘书克莱芒索取市政厅里所有大小房间和各处通道门的钥匙；这些钥匙，每把都系着一个作为识别标记的纸条；从那时候起，德·拉科斯特便担负起看守市政厅里各处门户和出入要道的责任了。

十一点钟，国王卫队中一位队长杜阿利埃带着五十名卫士来了；这些卫士立即在市政厅里分散开，各自来到要他们警卫的门口站岗。

下午三点钟，来了两队卫士；一队是法国人，另一队是瑞士雇佣兵。那队由法国人组成的卫队，一半是杜阿利埃先生的部下，另一半是德·艾萨尔的部下。

傍晚六点钟，来宾开始入场；他们进来以后，都坐在大厅里预先准备好的看台上。

晚九点钟，高等法院院长的夫人到了，她在这次舞会上的地位是仅次于王后的大人物，市政厅里的官员们都出来迎接她，并安排她坐在与王后坐的包厢相对的一个包厢里。

晚十点钟，在靠近圣让教堂的那个小厅里，为国王摆出了一桌夜宵甜食，这张桌子的对面是一个由四名卫士守着的银酒柜。



## 三个火枪手

半夜十二点，国王从罗浮宫出来，穿过一条条两旁挂满五颜六色的灯笼的街道，向市政厅走来。到处传来了响亮的呼喊声和阵阵的喝彩声。

顿时，穿着呢长袍的市政长官们由六个手执火炬的军士引着去迎接国王，国王和他们在台阶上相遇；市长向国王致欢迎辞，国王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但是他把责任推到红衣主教的身上，因为红衣主教留住他谈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晚十一点钟。

国王身穿礼服，陪同他一起来的有大王爷，德·索瓦松伯爵，大修道院院长，德·隆格维尔公爵、德·埃尔伯夫公爵、德·阿尔古尔伯爵、德·拉罗什一居荣伯爵、德·利昂古尔先生、德·巴拉达斯先生、德·克拉马依伯爵和德·苏弗雷骑士。大家都看出国王神情忧郁，有点儿心事。

有一间休息室是为国王准备的，另一间休息室是为大王爷准备的。在两个休息室里都备有供化装用的衣服。对王后和法院院长夫人，也有同样的安排。跟随两位陛下下来的那些贵族老爷和夫人可以依次两个两个到几间房间里去化装。

国王在进入休息室以前，吩咐说，红衣主教一到立即通知他。国王到后半小时，又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说明是王后驾到。市政长官们再次由军士引导着，前去迎接他们尊贵的女宾。

王后走进大厅；大家都注意到她跟国王一样，神情忧郁，特别是显得很疲乏。就在她进来时，有一间小包厢的帷幔拉开了，露出了穿着西班牙骑士服装的红衣主教的那张苍白的脸。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后的眼睛看，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得意的微笑：他发现王后没有佩戴钻石坠子。

王后继续站了一会儿，倾听市政长官的颂词，回答贵妇们的敬礼。突然，国王和红衣主教都出现在大厅的门口。红衣主教正在低声跟国王说话，国王脸色十分苍白。

国王穿过人群，他没有戴面具，紧身短上衣上的缎带还没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全系好，他走到王后身边，用一种变了音调的声音对她说：“王后，请问您明明知道我很喜欢看到钻石坠子，您为什么不戴上它们？”

王后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到红衣主教在背后阴险地狞笑着。

“陛下，”王后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因为这儿的人太多，我怕出什么意外。”

“王后，您错了！我之所以把这件礼物送给您，是要您佩戴的。”

国王的声因生气而发抖了；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听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王后说，“坠子在罗浮宫，我可以派人去取，您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

“快派人去取，王后，越快越好；因为一小时以后舞会就要开始了。”

王后行了个礼表示服从，随后跟在替她引路的贵妇们去她的休息室了。

国王也回到他的休息室里去。大厅里的人一时间有些惊慌和混乱。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因为两位陛下讲话都很轻，大家出于尊敬离他们有好几步路，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提琴手拼命地拉着，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

国王首先走出休息室，他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猎装，大王爷和其他贵族们的穿着和国王一样。他这样一穿扮，真像是他王国中的首席贵族。

红衣主教走到国王身旁，递给他一只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颗钻石坠子。

## 三个火枪手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红衣主教。

“没有什么意思，”红衣主教回答，“只是我有点怀疑王后是否还保存着整副坠子，请陛下数一数，如果只有十颗，请陛下问问王后，谁又能从她身边偷走这两颗呢？”

国王瞧了瞧红衣主教，仿佛有话要问他，可是来不及向他提问了，因为这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喝采声。如果说国王是他王国里的首席贵族，那么王后肯定是法国的首席美人。

她的那身女猎手的打扮真是太合适了；她头戴一顶插着蓝色羽毛的呢帽，身披一件用一些钻石搭扣扣住的银灰色丝绒披风，还有一条绣满银花的蓝色绸缎连衣裙。在她左肩上有一个跟羽毛和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大缎带结，系着光彩四射的钻石坠子。

国王高兴得全身发抖，但是红衣主教气得发抖，然而他们两个和王后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们没法数清王后肩上的坠子。王后的确佩戴着坠子，但是不知究竟是十颗还是十二颗。

这时候，提琴发出了开始跳舞的信号。国王向大法官夫人走去，他应该和她共舞；大王爷应该和王后共舞。大家走到各自的位置上，跳舞开始了。

国王的位置在王后对面，每次在她旁边经过时，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坠子，但总是数不清，红衣主教的额头也冒出了冷汗。

跳舞持续了一个小时，一共有十六小段。当跳舞结束的时候，整个大厅响起了一片掌声，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舞伴引回到她原来的坐位上去；可是国王扔下他的舞伴急匆匆地向王后走去。

“王后，您满足了我的愿望，”他对王后说，“我很感谢您，可是我相信您的坠子少了两颗，我替您把它带来了。”

说到这儿，他把红衣主教刚才给他的两颗坠子递了过去。

“怎么，陛下！”王后故作惊奇地大声说，“您又要给我两颗，那么一共不是要有十四颗了吗？”国王细细一数，果然，王后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共有十二颗坠子。

国王招呼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国王声音严厉地问。

“这陛下，”红衣主教回答，“我想请王后陛下收下这两颗坠子，可是又不敢自己献给她，所以就用了这个办法。”

“我呢，我更应对您表示感谢，”奥地利安娜一边说，一边用微笑来表示她并没有被这种过分的殷勤所欺骗，“对您来说，我可以肯定，单单这两颗坠子的代价，就跟国王陛下送给我的那十二颗一样大。”

说完以后，王后向国王和红衣主教行了个礼，随后走向休息室去卸装。

本章开始之时，在我们的笔下出现了一些有名人物，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因而暂时冷落了那个使王后在对红衣主教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达尔大尼央。他这时正悄悄地混在人头攒动的某一个门口，从那儿遥望着这个只有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他自己四个人心里有数的戏剧场面。

王后刚刚回到她的休息室里，达尔大尼央也准备离开了；这时他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看到有一个年轻女人对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跟她走。这个女人脸上蒙着一个黑丝绒的半戴面具；不过这种防范措施她是为了对付别人而不是对付他的，因为顿时他就认出了她就是那个机灵而聪明的博纳希厄太太。

前一天，在罗浮宫看门人热尔曼那里，达尔大尼央让人把她叫来，匆匆见了一面。当时，博纳希厄太太急于要把达尔大尼央幸运地带回来的好消息报告给王后，所以这两个情人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现在达尔大尼央跟着博纳希厄太太走，心情因爱情和好奇组成的双重感情而激动。过道中的人越来越少，在半路上达尔大尼央想拉住这个女人，抓住她，好好地看看

## 三个火枪手

她，即使看一会儿也行；可是这个女人轻巧得就像一只鸟儿，总是能在他的手中滑掉；而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她使用一个手指头靠在她的嘴唇上，这种带着命令意味的小动作充满魅力，使他明白自己正处于一种强大的权力之下，他只能盲目服从，即使是最微小的抱怨也不允许。最后，在转来拐去地走了一两分钟之后，博纳希厄太太打开了一扇门，把年轻人引进一个漆黑的小房间。在那儿她又对他做了一个不准讲话的手势，随后打开一扇隐藏在一条壁毯后面的另一扇门，一束强烈的光突然从这扇门外照进来；博纳希厄太太不见了。

达尔大尼央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心里在寻思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很快便有一道亮光射进这个房间，暖和而香喷喷的空气飘到他的身边，两三个女人谈话的声音，恭敬和优雅的谈吐，重复过好几次的“陛下”这个称呼，都清楚地向他说明了他现在正在一间和王后的休息室相通的房间里。达尔大尼央在黑暗中恭候着。

王后显得很高兴，很幸福，使得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她平时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王后把这种快乐的情绪归之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归之于跳舞给她带来的乐趣，由于对王后不管是在微笑还是在落泪，她的意见是不容许持异议的，因此大家都对巴黎市政长官们的殷勤招待大加称赞。

达尔大尼央虽然不认识王后，但是很快便从很多人的声音中辨认出王后的声音；首先是从一种轻微的外国口音，随后是从一种凡是权威的口吻中都自然流露出来的高于一切的气势。他听见她的声音渐渐接近，后来又消失了，有两三次他甚至看见了一个人影子挡住了门外的亮光。突然有一条可爱的白皙的胳膊从壁毯后面伸出来，达尔大尼央懂得这是对他的奖励：他双膝跪下，握住这只手，恭敬地把嘴唇贴了上去，随后这只手又缩了回去，在他的手里留下了一样东西，他认出那是一枚戒指。那扇门立即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上了，达尔大尼央又陷在一片漆黑之中。

达尔大尼央把这枚戒指套在指头上，重新等待。很清楚，他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对他的忠诚的奖励之后，接下来的该是对他的爱情的奖励。再说，跳舞虽然已经结束，但晚会还只刚刚开始；三点钟吃夜宵，圣让教堂的钟已经敲过了两点三刻。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果然慢慢地越来越少了，最后达尔大尼央待着的那个房间的门开了，博纳希厄太太快步走了进来。

“您终于来了！”达尔大尼央大声说。

“别出声！”博纳希厄太太把手按在达尔大尼央的嘴上说，“别出声！走吧。”

“可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您呢？”达尔大尼央高声地问。

“回家后您会看到一封信，它会告诉您的。走吧，走吧。”说到这儿，她打开了过道的门，把达尔大尼央推出房间。达尔大尼央像孩子一样听话，他既不抗拒也不提出任何异议；这证明他的确已经坠入爱河了。

## 第二十三章 约会

这时已经是清晨三点钟，达尔大尼央赶快跑回家去；经过的又是巴黎最不安全的街区，但是他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是专门保佑酒鬼和恋人的。

他看到他家那条过道的门虚掩着，就走上楼梯，用他和他的仆人约定的方式轻轻地敲门。这时正在家里等他的仆人普朗歇开了门。

“有没有人给我送过信来？”达尔大尼央急不可耐地问。

“先生，没有人送过信来，”普朗歇回答，“可是有一封信是自己长脚走来的。”

“笨蛋！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却在您卧房里桌子的绿桌布上看到有一封信。”

“信在哪儿？”

“先生，信还在那儿，我没有动。像这样来的信是不正常的。如果窗子开着或者半开着，我没有什么可说；可是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先生，要当心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魔法。”

就在他说话的当儿，达尔大尼央冲进了他的房间，把信拆开，信是博纳希厄太太写的，上面写着：

有很多热烈的谢意要向您转达。今晚十点请到圣克卢来，地点就矗立在德·埃斯特雷先生家的房子一隅的那座小楼对面。

C. B.

在读这封信时，达尔大尼央感到他的心在不停地舒张和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缩，这种舒张和收缩正是折磨和爱抚情人们的心灵的那种甜蜜的痉挛造成的。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是对他提出的第一次约会。他的那颗因为快乐而陶醉、膨胀的心，感到融化了。

“先生，怎么样！”普朗歇刚才看到他的主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就问，“怎么样！我是不是猜对了，大概是件倒霉的事吧？”

“普朗歇，你错了，”达尔大尼央回答说，“这儿有一个埃居，让你去为我的健康干杯。”

“我感谢先生给我的埃居，并且我答应一定不折不扣地按先生的指示办；可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像这样进入房子里的信……”

“我的朋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么，先生觉得很高兴？”普朗歇问道。

“亲爱的普朗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么我可以托先生的福去睡觉啦？”

“可以，去吧。”达尔大尼央说。

“但愿天上所有的福分全都掉在先生身上；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这封信……”

带着怀疑的神气的普朗歇摇着头出去了，达尔大尼央尽管大方地给了他一个埃居，还是消除不了他的疑虑。只剩下达尔大尼央一个人时，他又拿起这封信读了再读，随后他又在他美丽的情妇写的几行字上一连吻了二十来次。最后他躺下去睡着了，做了些金色的美梦。

早上七点钟，他起身叫普朗歇；叫到第二遍，脸上仍保留着头天晚上的疑虑神气的普朗歇才来开门。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我可能要出去一整天，晚上七点以前没有你的事，可是一到七点钟，你要把两匹马安排好。”

“好啦！”普朗歇说，“看来我们又要让人在身上扎几个窟窿



了！”

“带上你的火枪和手枪。”

“嘿，我怎么说的？”普朗歇叫了起来，“我早就料到了，这封倒霉的信！”

“不过你放心吧，笨蛋，只不过是出去玩玩。”

“喔！就像前两天的那趟愉快的旅行一样；枪子像雨点般落下，到处都是陷阱。”

“好！普朗歇先生，如果您感到害怕，”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就一个人去；我宁愿一个人去，也不想有一个发抖的伙伴。”

“先生是在侮辱我，”普朗歇说，“不过这不公平，因为先生好像曾经看过我是怎样干活的。”

“是的，所以我以为你的勇气一下子都用完了。”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会看到，只要机会来到，我还有剩下的勇气；不过我请先生也不要过分浪费，如果先生愿意我的勇气留得更久一些。”

“今天晚上你还有一点钱可以用用吗？”

“我希望有。”普朗歇回答说。

“好！那我就指望你了。”

“到时候我会准备好的；不过先生在国王卫队的马棚里只有一匹马。”

“可能现在只有一匹，不过今天晚上就会有四匹。”

“看来我们上次旅行是为了补充马匹，是吗？”

“一点不错！”达尔大尼央说。

他最后向普朗歇做了一个叮嘱的手势便走了。

博纳希厄正在门口。达尔大尼央本想从他旁边绕过去，不跟这位服饰用品商搭话，可是博纳希厄却和颜悦色地行了个礼，使得达尔大尼央不仅仅要对他回礼，还得和他敷衍几句。再说对一位当晚要在圣克卢的德·埃斯特雷先生的小楼对面和自己约会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人的丈夫，怎么能不稍许客气些呢！所以达尔大尼央显示出最亲切的态度向他走了过去。

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博纳希厄被拘捕的事情上。博纳希厄不知道达尔大尼央已经听到过他和默恩的那个陌生人的谈话，所以他对达尔大尼央讲起德·拉弗玛先生这个恶魔如何迫害他，在他的整个叙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称呼这个恶魔为红衣主教的刽子手，仔仔细细地描绘巴士底狱，牢狱中的门闩、矮门、通风窗、铁栅栏和各种刑具。

达尔大尼央显得十分殷勤地听他讲，等他讲完以后才说：

“博纳希厄太太呢，您知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她？因为我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情况下我才有幸认识了您。”

“啊！”博纳希厄说，“他们都不肯告诉我，而且我的妻子也对我指天罚誓地说她也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她。不过您呢，”博纳希厄用一种非常亲切的语调接着说，“最近几天您在干什么？我没有见过您，也没有见过您那些朋友。普朗歇昨天在刷您的马靴，那上面厚厚的尘土大概也不会全是从巴黎的大街上沾来的吧？”

“亲爱的博纳希厄，您说得对，我和我的朋友曾作过一次旅行。”

“路途远吗？”

“喔，老天！不远，只不过四十来法里路；我们陪阿多斯先生到福尔日温泉去，我那些朋友还在那儿。”

“而您，您回来了，是不是？”博纳希厄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接着说，“像您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情妇那儿是请不到长假的，有人在巴黎苦苦地等着您，是吗？”

“说句真心话，”达尔大尼央笑着说，“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我向您坦白，再说我看什么事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是的，有人在苦苦地等着我，的确是这么回事。”

## 三个火枪手

博纳希厄的额头上掠过一片非常轻淡的阴云，但是达尔大尼央没有看出来。

“我们这样殷勤就会得到回报了，是吗？”博纳希厄继续说，他的嗓音起了点儿变化，但这种变化非常小，达尔大尼央没有发觉，就像刚才他没有看到博纳希厄的脸上有过稍纵即逝的阴云一样。

“啊！装您的正人君子去吧！”达尔大尼央笑着说。

“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博纳希厄接着说，“您是不是要很晚才回来。”

“我亲爱的房东，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达尔大尼央问，“您是不是打算等我回来？”

“不，因为自从我被逮捕、家中遭劫以来，每当我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就感到害怕，尤其是在夜里。天啊，有什么办法呢！我，我可不是一个舞枪弄剑的人！”

“好！如果我一直到凌晨一点钟、两点钟或者三点钟回来，请您不必害怕；甚至我根本不回来，您也不必害怕。”

这一下博纳希厄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甚至连达尔大尼央也看出来了，问他是什么缘故。

“没事，”博纳希厄回答说，“没事！当我在遭到不幸时，我总是会突然感到身子发虚，我刚才觉得一阵发冷。请您别在意，您只需沉湎在幸福中就行了。”

“这么说我确实很忙，因为我非常幸福。”达尔大尼央说。

“还没有呢，再等等吧，您刚才说是今天晚上。”

“可是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谢谢上帝！也许您像我一样在焦急地等待今天晚上。也许今天晚上博纳希厄太太要回家来与您团聚。”

“博纳希厄太太今天晚上没有空，”这位做丈夫的神态严肃地回答说，“她在罗浮宫当差，有事走不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亲爱的房东，那对您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可是我，我幸福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幸福，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达尔大尼央终于离开了，一想到这句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懂的玩笑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好好地去玩吧！”博纳希厄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说。

可是达尔大尼央已经走远，他已经听不到了；而且即使他听见，在当时这种心情下，他也肯定听不出什么名堂的。

他向德·特雷维尔的府邸走去；前一天他会见队长时只待了很短一会儿，也没有讲上几句话。

达尔大尼央见到德·特雷维尔时心里很高兴，这是因为国王和王后在舞会上对他都很亲切，而红衣主教又显得心情很坏。

凌晨一点钟，红衣主教借口身体不舒服便退出了舞会，而两位陛下回到罗浮宫时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

“现在，”德·特雷维尔向房间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随后压低声音对他说，“现在，我们来谈谈您，我的年轻人，因为很明显您的幸运归来和国王的高兴、王后的得意以及红衣主教的屈辱有些关系，您可要格外当心。”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达尔大尼央回答，“只要我能得到两位陛下的恩宠就行了。”

“不管怎样，红衣主教吃了亏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他肯定会跟您算帐。”

“您相信红衣主教和您一样消息灵通，知道去伦敦的是我？”达尔大尼央问。

“见鬼！您去过伦敦了。您手指上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是您从伦敦带回来的吗？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当心呀，一件敌人的礼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有一句拉丁文的诗……等等……”

“有，肯定有，”达尔大尼央从来也没能把拉丁文的基本规则塞进脑子里去，以致德·特雷维尔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时他

却回答说，“有，肯定有，应该有那么一句。”

“肯定有那么一句，”曾经受过一点儿教育的德·特雷维尔说，“诗人德·邦塞拉德先生有一天曾经在我面前引用过……等等……啊！我记起来了！……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意思是说：当心那个送您礼物的敌人。”

“先生，这枚钻石戒指不是敌人送给我的，”达尔大尼央说，“而是王后送给我的。”

“噢！噢！王后送的！”德·特雷维尔说，“这的确是一件真正的王室珍宝，至少值一千皮斯托尔。王后是通过谁把这件礼物送给您的呢？”

“是她自己给我的。”

“在哪里？”德·特雷维尔问。

“在和她换衣服的那间休息室相通的小房间里。”

“怎样给您的？”

“她伸手给我吻。”

“您吻过王后的手了！”德·特雷维尔看着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王后陛下给了我这个恩典。”

“还有别人在场吗？冒失的女人，太冒失了！”

“没有，先生，请放心，没有任何人看见，”达尔大尼央接着说。于是他经过全部告诉了德·特雷维尔。

“啊，女人！女人！”德·特雷维尔高声说，“她们脑子里全都充满了传奇故事，仅此而已；一切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都能使她们入迷。因此，您看到了那条胳膊，您将来遇见王后时也不会认识她，她将来遇见您时也不会知道您是谁。”

“不，幸亏有了这枚戒指……”达尔大尼央接着说。

“请听我说，”德·特雷维尔说，“让我给您一个忠告，一个很好的忠告，一个朋友的忠告，您要不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那是您给我的荣幸，”达尔大尼央说。

“好吧！到随便哪家首饰店去把这枚钻石戒指卖了，价钱也随他们给。皮斯托尔上面不写名字，年轻人，而这枚戒指上却有一个可怕的名字，会把戴它的人出卖的。”

“把这枚王后陛下给我的戒指卖掉？万万不能！”达尔大尼央说。

“可怜的疯子啊！那就把戒面翻转朝里，因为谁都知道，一个见习卫士是决不可能有这样的首饰的。”

“这么说，您真以为我有危险？”达尔大尼央问。

“是的，即使是躺在引线已经点燃的地雷上的人也要比您安全得多。”

“见鬼！”达尔大尼央说，德·特雷维尔充满自信的语气开始使他感到不安，“见鬼！那该怎么办呢？”

“您一定要小心翼翼。红衣主教的记性特别好，而且权势极大；他一定会对您耍什么花招的。”

“什么花招？”达尔大尼央问。

“啊，这我怎么知道！红衣主教的所有那些阴谋诡计，他有哪一样不会使用？至少他会逮捕您。”

“什么！他敢逮捕一个为陛下服务的人？”

“是的！他们逮捕阿多斯时有什么顾虑吗？无论如何，达尔大尼央，请相信我：您可别高枕无忧，否则您就完了。恰恰相反，这是我对您说的，您应该看到到处都是敌人。如果有人向您寻衅吵架，即使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您也要躲开他；如果有人要跟您打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您要不怕害臊地边战边退；如果您过桥，您要试试桥板，以防您脚下的桥板坠落。如果您在一座正在建造的房子前面走过，您要向上面望望，以免有石头掉到您的头上来；如果您很晚才回家，您得带一个仆人，如果您信得过您的仆人，您要让他带上武器。别相信任何人，不论是您的

朋友、兄弟、情妇，尤其是您的情妇。”

达尔大尼央的脸红了。“我的情妇，”他机械地重复着说，“为什么尤其是我的情妇呢？”

“那是因为情妇是红衣主教最喜欢使用的工具之一，没有比使用情妇更快速奏效的法子了：一个女人为了十个皮斯托尔就会把您卖了。”

达尔大尼央想起了博纳希厄太太当天晚上和他的约会；不过我们应该说明，达尔大尼央值得称赞，因为德·特雷维尔先生刚才对一般妇女的不好的评价并没有在他心里引起对博纳希厄太太有一丝一毫怀疑。

“还有，”德·特雷维尔接着说，“您的三位伙伴怎么样了？”

“我本来就是来问您是否有过他们的消息。”

“什么消息也没有，先生。”

“是这样的。我把他们留在半路上了：为了要进行一场决斗，波尔朵斯在尚蒂利；阿拉密斯的肩在克雷夫科尔中了一颗子弹；还有阿多斯在亚眠，身上背着一件伪造货币案。”达尔大尼央说。

“您看到了吧！”德·特雷维尔说，“那么说，您是怎么脱身的呢？”

“先生，我应当说是由于出了奇迹；我胸部挨了一剑，随后我把德·瓦尔德伯爵杀死了。”

“您看到了吧，这又是一个证据！德·瓦尔德，他是红衣主教的手下，罗什福尔的一个表兄弟。有了，达尔大尼央我有了一个主意。”

“先生，请说吧。”达尔大尼央说。

“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会去干一件事。”

“什么事？”

“就在红衣主教在巴黎找我时，我却不声不响地又重新走上了去庇卡底的路，去打听三个伙伴的消息。是呀！他们三个是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值得关心的人。”德·特雷维尔说。

“先生，这个主意倒不错，明天我就走。”

“明天？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走？”

“先生，今天晚上，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一定得留在巴黎。”

“啊，达尔大尼央！是什么风流勾当？我再对您说一遍：当心啊，从前是女人把我们毁了，将来毁了我们的还是女人。请相信我，今天晚上就走。”

“先生。不可能！”

“这么说您已经跟人约好了？”

“是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

“这又另当别论了；不过您要答应我，如果您今天夜里没有死，您明天一定得走。”

“我答应您。”

“您需要钱吗？”德·特雷维尔说。

“我还有五十个皮斯托尔，我想够花了。”

“可是您的伙伴呢？”

“我想他们也不缺钱花。我们离开巴黎时每人口袋里都有七十五个皮斯托尔。”

“在您动身前我还能看到您吗？”

“先生，我想是看不到了，除非有什么新的情况。”达尔大尼央说。

“走吧，一路顺风！”

“先生，谢谢。”

达尔大尼央告辞以后便走了，德·特雷维尔对他父兄般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

他先后去了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的家里；他们谁也没有回过家，他们的仆人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 三个火枪手

他当然可以去向他们的情妇打听，但他既不认识波尔朵斯的情妇，也不认识阿拉密斯的情妇；至于阿多斯，他没有情妇。

在经过国王卫队队部时，达尔大尼央向那儿的马棚瞥了一眼：四匹马中已经有三匹回来了。受惊不浅的普朗歇正在洗刷马儿；有两匹已经洗刷好了。

“啊，先生，”普朗歇看到了达尔大尼央以后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普朗歇，为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你相不相信我们的房东博纳希厄先生？”

“我吗？一点也不相信。”

“啊！先生，您说得对。”普朗歇说。

“可是你怎么会问起这个问题？”

“因为在你们刚才谈话的时候，我在观察你们；先生，我看到他的脸变了两三次颜色。”

“是吗？”

“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先生心里在想不久前收到的那封信；可是我，由于这封信来得奇怪，所以我格外当心，因此他脸上的变化，我始终没有漏掉一点。”

“你觉得他脸相怎么样？”

“先生。一副叛徒的奸相，”

“是吗？”达尔大尼央说。

“还有呢，先生刚一离开，在街角拐弯以后，博纳希厄就拿了他的帽子，关上门，朝相反方向跑去了。”

“普朗歇，你说得有道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怀疑，不过，你放心吧，在把所有这些事情弄清楚以前，我们不付给他房租。”

“先生在说笑话，不过，先生，你等着瞧吧。”普朗歇说。

“普朗歇，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要发生的总是要发生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先生不放弃今天晚上的散步吧？”

“不放弃，普朗歇，那封使你心神不定的信给了我一个约会。我越是憎恨博纳希厄，我就越是要赴这个约会。”

“如果这是先生的决定……”

“我的朋友，这是决不动摇的决定；因此，晚九点钟，你在队部里作好准备；我到时候来找你。”

普朗歇看到，要他主人改变计划是毫无希望了，于是长叹一声。开始洗刷第三匹马。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实际上是十分谨慎的，所以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到那个在他和他们三个朋友穷困潦倒的时候曾经请他们喝过巧克力茶的加斯拉尼教士的家里去吃晚饭了。

## 第二十四章 小 楼

达尔大尼央在晚九点钟准时到了国王卫队队部；他看到普朗歇已经武装好了，第四匹马也来了。普朗歇带着他的火枪和一把手枪。

达尔大尼央带着他的剑，又在腰上插了两把手枪；随后他们两人各骑上一匹马，一点声音也没有地走了。天色漆黑，没有人看见他们走出去。普朗歇跟在达尔大尼央身后，相距十步远左右。

达尔大尼央穿过那些沿河街，从会议门出城，踏上了通向圣克卢的道路。

在城里时，普朗歇一直恭而敬之地保持着他和他主人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可是现在路上变得比较冷落、比较阴暗时，他就慢慢地靠近达尔大尼央；以致在走到布洛涅树林以后，他已经和他的主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事实的确如此，大树的摇曳和月光照在黑糊糊的矮树林里的反光使他感到强烈的不安。达尔大尼央发现他的仆人心里产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想法。

“喂，普朗歇先生。”他问，“你怎么啦？”

“先生，您有没有觉得，树林就像教堂一样？”

“普朗歇，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树林里就像在教堂里一样，人们不敢高声说话。”普朗歇回答说。

“普朗歇，为什么你不敢高声说话？因为你感到害怕了吗？”

“是的，先生。怕被人听到。”

“怕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是合乎道德的，我亲爱的普朗歇，谁也找不到有什么可以指责我们的地方。”

“啊，先生，”普朗歇又想起了他一直留在脑子里的念头，说道，“这个博纳希厄的眉毛长得很阴险，嘴唇的动作也使人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厌！”

“真见鬼，你怎么又想起了博纳希厄？”

“先生，人总是想他能够想的，而不是想他希望想的。”

“普朗歇，因为你是个胆小鬼，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别把谨慎和胆小混为一谈，谨慎是一种美德。”

“那么，普朗歇，你是有美德的人，是吗？”

“先生，那边闪闪发亮的会不会是火枪的枪筒？我们是不是把头低下来？”

“说真的，”达尔大尼央这时想起了德·特雷维尔叮嘱他的话，他低声说，“说真的，博纳希厄到最后真要使我感到害怕了。”

他开始策马小跑起来。普朗歇丝毫不差地学达尔大尼央的样子，也在他主人旁边小跑。

“先生，我们要这样奔跑一整夜吗？”他问。

“不，普朗歇，因为，你已经到了。”

“什么，我已经到了？那么先生呢？”

“我么，我还要走几步。”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先生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吗？”

“普朗歇，你害怕了吗？”

“不，我只是想提请先生注意，夜里将会很冷，寒气会使人得风湿病，而一个患风湿病的仆人对一个像先生一样灵活敏捷的主人来说就更糟糕了。”

“普朗歇，好吧，如果您感到冷，你看，那边有几家小酒店，你随便走进一家去就行了；明天早上六点，你在酒店门口等我。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我已经把你早上给我的那个埃居恭恭敬敬地喝光吃光了，所以到了我感到冷的时候，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这儿是半个皮斯托尔，明天见。”

达尔大尼央跳下马，把缰绳往普朗歇的胳膊上一扔，披着他

的披风急匆匆地走了。

“老天，我真冷啊！”普朗歇一等到见不到达尔大尼央的影子便叫嚷起来；因为他急于要取暖，便急忙跑到一座有郊区小酒店标志的房子去敲门。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已经走上了一条小岔路，继续朝前走，最后来到了圣克卢。不过他进了镇以后，没有走大路，而是转到了城堡的后面，走进了一条非常偏僻的小巷子，很快便来到了信上指定的那座小楼对面。那个地方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一个。巷子的一边有一堵高墙，墙角处就是那座小楼，另一边是个小园子的篱笆，小园子深处有一座简陋的棚屋。

他已经到了约会地点，因为那封信上没有对他提到他来到后要发出什么信号，所以达尔大尼央等着。

四下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达尔大尼央向后面察看了一下就背靠在那道篱笆上面。在那道篱笆、那个园子和那座棚屋另一边的无垠的空间里，迷漫着一片阴沉沉的雾气，在那无垠的空间里只有几个光亮的点在闪烁，就像是那座地狱里的凄凉的星星。

可是对达尔大尼央说来，所有眼前的东西都蒙上了幸福的外衣，所有的念头都是乐观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透明的。约会的时间快要到了。

果然，没有过多久，从圣克卢的钟楼里慢慢地传来了十下响亮的钟声。这种钟声多少带有一点凄凉的味道。

可是这每一下被期待着的钟声却温柔地拨动了达尔大尼央的心弦。

他的眼睛注视着墙角的小楼，这座小楼只有二楼上有一扇窗子是开着的，其他所有窗子的百叶窗都是关着的。

有一道柔和的灯光，从那个窗口里射出，照亮了园子外面的两三棵椴树，在它们颤动的叶丛上洒下了一片银光。显然是在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扇灯光幽雅的小窗子里面，美丽的博纳希厄太太在等他。

达尔大尼央沉醉在这个甜美的想象里面，心平气和地等待了半个小时，眼睛盯着那个可爱的小房间；他看得见房间里有金色线脚的天花板，

圣克卢的钟楼的钟敲响了十点半。

这一次，达尔大尼央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忽然打了一个寒噤；可能是寒气开始侵入了他的肌体，可是他却把这种生理反应当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感觉。

接着，达尔大尼央想他也许是看错了信，约会是不是会定在十一点钟？他走近窗口，置身于一道亮光下面，从口袋里掏出信重新读了一遍；他没有看错，约会时间是十点钟！

他又回到刚才位置，开始对目前这种寂静和孤独担心起来了。

十一点钟敲响了。

达尔大尼央真的开始感到害怕了，害怕博纳希厄太太遇到了什么不测。他拍了三次掌，这是情人间通常使用的暗号；可是没有人回答他，甚至连回声也没有。

于是他又气恼地想到，也许博纳希厄太太在等他的时候睡着了。

他走到墙前，试着爬上去；可是那堵墙新近抹上灰泥，达尔大尼央白白折断了手指甲。

这时候，他又看中了那些树叶继续被灯光照成银白色的大树。那些大树中有一棵伸到了街道上方。达尔大尼央想，他可以穿过枝叶看到小楼的里面。

这棵树很容易爬；毕竟达尔大尼央才二十来岁，因此他想起了他在做小学生时的那些本领。他一下子便爬到了树顶，他的眼睛通过透明的窗玻璃一直看到小楼的房间里。

事情太奇怪了，一股寒气从达尔大尼央脚底心一直升到头发

## 三个火枪手

根。那片柔和灯光，那盏宁静的灯，照亮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凌乱场面：窗子上的一块玻璃打碎了，房间的门被撞碎，已经四分五裂，挂在它的铰链上；一张桌子倒在地上，好些瓶子打得粉碎，水果滚得到处都是；一切都说明在这个房间里曾进行过一次激烈的和拼死的决斗。达尔大尼央甚至相信在这个房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认出了一些从衣服上撕下来的碎片和沾在桌布和帷幔上的血迹。

达尔大尼央急忙爬下树，跳到街上，心怦怦乱跳，他想看看他是不是能找到其他的暴力行为留下的痕迹。

那道柔和的灯光始终在宁静的夜色中照亮着，达尔大尼央这时才发现他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因为当时他没有做这种仔细的观察；有些地方的土地被践踏过，有些地方留下一些坑坑洼洼，呈现出人的脚印和马蹄留下的蹄痕。此外，马车轮子在松软的泥地上压出的车辙印子，说明车子可能是从巴黎来的，没有超过小楼再向前跑，后来又折回巴黎去了。

在继续探查时，达尔大尼央在墙边又发现了一只撕碎了的女人手套。可是这只手套没有沾上一点泥泞，非常干净。这样一只香味芬芳的手套，正是情人们喜欢从一只美丽的手上脱下来的。

在达尔尼央继续搜索时，他流出了越来越多的冷汗，他的心因可怕的焦虑而收紧，他开始喘气了；可是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下来，一直在对自己说，这个小楼也许和博纳希厄太太毫无关系；她给他的约会地点是在这个小楼前面，而不是在这个小楼里面；她可能是由于宫里的事务，或许是由于丈夫吃醋而没有来。

可是所有这些推断，都被内心的悲痛的感觉粉碎了，破坏了，推翻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悲痛的感觉，会控制住我们整个人，并对着我们全身的听觉神经大声疾呼：大祸临头了！

所以，达尔大尼央几乎变成疯子了，他在大路上奔跑，一直走到渡口，去问那个划渡船的人。船夫说：“在傍晚七点钟左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摆渡的船夫曾把一个披着黑色披风的女人从对岸渡过来，这个女人似乎不想让人认出她来；可是就是因为她百般提防，船夫才对她特别注意；他看出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那个年代，有好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到圣克卢来，都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可是达尔大尼央立刻就确信，船夫看到的一定是博纳希厄太太。

借助船夫的棚屋里的灯光，达尔大尼央再一次读了一遍博纳希厄太太的短信，肯定自己没有看错，约会地点在圣克卢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在德·埃斯特雷小楼前面，而不是在别的街上。所有这一切都向达尔大尼央证明：大祸临头了。

他又向城堡那个方向跑去，他仿佛觉得在他离开以后，那座小楼里也许又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

那条小巷子还是杳无人影，那个窗口仍射出和刚才一样的柔和而宁静的灯光。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想到了那座棚屋，篱笆门关着，他从篱笆上跳了进去；他不顾一条用链子拴着的狗汪汪乱叫，径直向那座棚屋走去。

他敲了几下门，没有声音。棚屋里死一般地沉寂，就像那座小楼一样，可是因为这座棚屋是他最后的希望，所以他又继续敲门。

很快他好像听到里面有一些轻微的、连自己都怕被听到的响声。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停止敲门，用一种充满忧虑、许诺、害怕和奉承的语调向屋里的人恳求；他的声音可以使最胆小的人放心。终于，有一扇被虫蛀坏了的窗板打开了一条缝。可是，当房子角落里一盏小灯的微光照亮了达尔大尼央身上的肩带、剑柄和手枪柄以后，那扇窗子马上又关上了。不过，虽然这个动作非常迅速，但是达尔大尼央还是依稀看到了一个老头儿的脸。



## 三个火枪手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请听我说，我在等一个人，没有等着，我很担心。请告诉我，这儿附近是不是出过什么事？”那扇窗子又慢慢地推开，那张脸又露出来了。只是那张脸变得比刚才更加苍白了。

达尔大尼央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只是没有提到姓名；他说他如何跟一个年轻女人在这座小楼前面约会；因为不见她来赴约会，他又是怎样爬上大树，看见在微弱的灯光下，那个房间里面一片混乱的情景。

老头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点头；随后，当达尔大尼央讲完以后，他又摇了摇头。

“您这是什么意思？”达尔大尼央大声说，“以上帝的名义，喂，请讲给我听听吧。”

“啊，先生，”老头儿说，“请什么也别问我，因为如果我把我看到的事情告诉您。那对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这么说，您是看到什么事情了？”达尔大尼央继续说，“既然如此，那就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一边扔了一个皮斯托尔给老头儿，一边说，“告诉我吧，把您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我吧。我以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您的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出去。”

老头儿从达尔大尼央的脸上看出他一片真诚和万分痛苦，便向他做了个手势，然后低声对他说：

“今晚九点钟左右，我听到街上有声音，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向门口走去，可是我发现有人正想进来，因为我很穷，不怕被人抢，便把门打开了，看见几步外站着三个人。在黑影里有一辆套着马的华丽的四轮马车和几匹牵在手里的马。我大声嚷道：

“‘喂，先生们，你们要干什么？’

“‘你大概有梯子吧？’一个人问。

“‘有，先生，是我摘果子用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梯子给我们，给你一个埃居作为打扰你的酬劳。不过你要记住。如果你把你将要看到和将要听到的事情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没命了。’

“讲到这里，他扔了一个埃居给我，我捡了起来；他把我的梯子拿走了。

“不错，我把篱笆门关上以后，装着走进屋子，可是我马上又从后门溜了出去，溜进黑暗中，钻进这丛接骨木里；在那里面什么我都能看见，但别人却看不见我。

“那三个人招呼那辆马车没有一点声音地驶了过来，从里面拉出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深色衣服的矮胖子，他小翼翼地爬上梯子，鬼头鬼脑地往那个房间里张望了一会儿，随后又蹑手蹑脚地爬下梯子，低声说：

“‘是她！’

“和我讲过话的那个人立即走到小楼门口，从身上掏出一把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去关上门就不见了，与此同时，另外两人爬上了梯子。那个矮老头站在车门旁。马车夫抓着拉车的马，还有一个仆人牵着其余的马。

“突然，从这座小楼里发出尖厉的叫声，有一个女人冲到窗口，把窗打开，像是要往外跳；可是她马上就发现了窗外的两个人，于是她又缩了回去，那两个汉子紧跟着从窗口跳进去。

“此后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听到砸碎家具的声音。那个妇人呼喊救命。可是她的叫声很快就没有了；那三个人走到窗前，两个人把那个妇人挟在胳膊下面爬下梯子，抬进马车，那个小老头也跟着进去了。留在房间里的那个人关上窗子，过了一会儿又从门里出来，亲自看看那个女人是不是在马车里。从小楼爬下来的他那两个伙伴已经骑在马上等他，他也骑上了马鞍；仆人跳上马车重新坐在马车夫旁边；四轮马车由那三个骑士护送着快速离去，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从那时候起，我再也看不到，

听不到什么了。”

达尔大尼央被这样一个坏消息吓得不知所措，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呆着，同时，所有的愤怒和嫉妒都在他心里号叫。

“我的老爷，可是，”老头儿接着说，达尔大尼央的这种无言的绝望，使他产生了怜悯之心，“别伤心啦。他们没有把她杀掉，这是最重要的。”

“您大概知道，”达尔大尼央说，“那个领头干这坏事的是什么人？”

“我不认识他。”

“可是既然他曾经和您谈过话，您一定看清楚他了。”达尔大尼央说。

“噢，您是问我他的外貌吧？”

“是的。”

“一个干瘦的高个儿，脸晒得很黑，黑色的小胡子，黑眼睛，外表像个贵族。”老头儿回答说。

“是啊，”达尔大尼央嚷道，“又是他，永远是他！这个人简直是我的丧门星！另外一个呢？”

“哪一个？”

“那个矮个子。”达尔大尼央问。

“喔，我可以肯定！那个人不是贵族，而且他没有佩剑，其他几个人也并不尊敬他。”

“是个仆人，”达尔大尼央低声说，“啊！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他们会把你怎么啦？”

“您答应过我不说出去的，”老头儿说。

“请放心。我现在再把我的诺言重复一次，我是贵族，贵族是说话算数的，我已经答应过您了。”

达尔大尼央心情沉重地又向渡口走去。有时候他希望那个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不是博纳希厄太太，希望第二天他能在罗浮宫里见到她；有时候他又怕她会不会和另一个人有私情，由于那个人吃醋而把她突然劫走了。他犹豫、悲痛、绝望。

“啊！如果我的朋友们在身边就好了！”他叫了起来，“我至少可以有重新找到她的希望；可是谁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

半夜十二点钟了；应当去找普朗歇。于是达尔大尼央看见哪家酒店还有点灯光就去敲哪家酒店的门，可是他没有找到普朗歇。一直找到第六家，他才觉得这样寻找根本没有一点把握。达尔大尼央原来和他仆人约好早晨六点钟见面，那么不论他现在在哪儿，都是他的权利。

况且，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他留在出事地点的附近，也许能得到一些线索。因此他走进了这第六家酒店，就留下不出去了，他要了一瓶上等葡萄酒，在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坐下，双肘支在桌子上，下决心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虽然达尔大尼央竖起耳朵静听，可是因为在他周围都是些工人、跟班和马车夫，所以他听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之间的嘲笑和辱骂，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可怜的被劫走的女人的线索。因此，由于无事可做，也为了不引起怀疑，在喝完了那瓶酒以后，达尔大尼央便在他的角落里，装着已经睡着了，可是达尔大尼央只有二十岁，在这个年纪上，睡眠有着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即使对于最最绝望的心灵，也同样专横地非得到睡眠不可。

大约在早上六点钟，达尔大尼央醒来了，觉得很不舒服。他的梳洗没有花太多时间，他在自己身上摸了摸，为了查明有没有人趁他睡觉时偷了他的东西；他看到钻戒还在他的手指上，钱袋还在衣袋里，手枪仍别在腰带上，于是他站起来付了酒帐往外走去，想去看看仆人普朗歇。果然，透过灰蒙蒙、温漉漉的雾气，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正直的普朗歇；他手里牵着两匹马，在一家昨天夜里达尔大尼央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小酒店门前等着他。

## 第二十五章 波尔朵斯

达尔大尼央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德·特雷维尔的府邸门口下了马，快步走上楼梯。这一次，他决定把事情都告诉德·特雷维尔。德·特雷维尔先生一定能在这个事件中帮他的忙；此外，由于德·特雷维尔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王后，他也许能从王后那儿得到一些有关博纳希厄太太的消息。她对她的女主人忠心耿耿，别人使她为此付出了代价。

德·特雷维尔神情严肃地听着达尔大尼央叙述事情经过，当达尔大尼央讲完以后，他说：

“嗯！在一法里以外，就可以闻到这里面有红衣主教的气味。”

“那该怎么办呢？”达尔大尼央说。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除了尽快离开巴黎以外，绝对没有其他办法。我会见到王后的，我会把博纳希厄太太失踪的事情详细地告诉她；这件事王后肯定还一无所知，她知道后会考虑该怎么办。在您回来的时候，也许我会有好消息告诉您。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您放心好了。”

达尔大尼央知道，德·特雷维尔没有对人许愿的习惯，不过如果偶尔他许了愿，那么他做的一定会比他答应要做的更多。于是他向德·特雷维尔敬了个礼，他对他的队长非常感激；而正直的队长对勇敢坚强的达尔大尼央也十分关心，所以一边亲切地和他握手，一边祝他旅途平安。

达尔大尼央决心立即按照德·特雷维尔的劝告去做，他向掘墓人街走去，准备去整理一下行装。在快要走到自己的房子时，他认出博纳希厄穿着早上穿的衣服站在家门口。他又一次记起了谨慎的普郎歇前一天对他说的关于房东博纳希厄的阴险性格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所以比任何时候更仔细地看了看他。果然，除了病态的、青黄色的脸色，达尔大尼央还注意到在他脸上的皱纹里，还有些奸诈虚伪的东西。一个坏蛋的笑容和一个老实人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伪善者的哭泣和一个忠厚的人也是不同的，任何虚假都是一个面具，不管这面具制作得有多么好，只要我们稍许留意一点，总是能辨别得出面具和真面目是两样的。

因此，达尔大尼央仿佛看到博纳希厄戴着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舒服的面具。

因此他强忍着他心中对博纳希厄的厌恶，准备在他前面走过去而不跟他讲话，可是像前一天一样，博纳希厄先生又叫住了他。

“喂！年轻人，”博纳希厄说，“我们这一夜都过得很好，是吗？现在是早上七点钟，我觉得您多少改变了普通人的习惯，在别人出去的时候您却回来了？”

“博纳希厄老板，别人可不会像这样来责备您，”达尔大尼央说，“您品行端正。是啊，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他是不需要去追求幸福的；因为幸福会来找他；博纳希厄先生，是不是？”

博纳希厄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勉强装出了一个笑容。

“啊！啊！”博纳希厄说，“您是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不过昨天夜里您跑到哪里去了？看来您走过的那些小路不太干净。”

达尔大尼央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沾满泥浆的马靴，也顺便看了看博纳希厄的鞋袜，他们沾上的是完全相同颜色的污泥斑点。看上去好像他们两人是在同一个泥坑里踩过似的。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在达尔大尼央的头脑中闪过。这个花白头发的矮胖子，这个穿着深色衣服、像仆人一样的人，这个被那些佩剑的军人瞧不起的家伙，就是博纳希厄本人！丈夫竟然领着别人去绑架自己的妻子！

## 三个火枪手

达尔大尼央这时真想扑到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的身上去掐死他；可是达尔大尼央是一个很谨慎的小伙子，所以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过达尔大尼央的脸色吓得博纳希厄想往后退，但因为在他身后是关着的门扉，所以他不得不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噢，是这样吗！博纳希厄，您真会开玩笑，”达尔大尼央说，“您的鞋袜和我的马靴一样该擦一擦了。博纳希厄老板，您会不会也是在找女人？啊，真见鬼！这种事对您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况且您还有一个这样年轻漂亮的妻子。”

“啊！上帝啊，我可不是在找女人，”博纳希厄说，“昨天我去了圣芒代，去打听女佣人的消息，因为那条路很糟糕，带了些泥浆回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擦掉。”

博纳希厄说他去的地方，为达尔大尼央的怀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博纳希厄刚说的是圣芒代，而圣芒代和圣克卢正好位于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这种可能性给达尔大尼央带来了第一个安慰。如果博纳希厄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那么就可以强迫这个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开口，让他把秘密说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证实博纳希厄知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请原谅我对您一点也不讲客气，我现在渴得要命；您能要我到您家里去喝一杯水吗？您也知道，这种事在邻居间总是不好拒绝的。”

没有等到房东博纳希厄同意，达尔大尼央便快步走进了他的屋子，他匆匆地往床上扫了一眼，床铺得整整齐齐一点不乱；博纳希厄夜里没有睡过。看来他把他的妻子至少押送到了第一个调换马匹的驿站。

“博纳希厄老板，谢谢，”达尔大尼央喝完了那杯水以后说，“我要求您的事就是这些。现在我回家去，我要叫普朗歇擦靴子，擦完以后，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让他到您这儿来替您擦。”

说完他就离开了这个吓得不知所措的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里在想，他自己是不是在作茧自缚。

达尔大尼央走到楼上，看到普朗歇的神情很慌张。

“先生，啊，”普朗歇一看到他的主人便说，“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我真希望您赶快回来！”

“究竟是什么事？”达尔大尼央问。

“啊！先生，我让您猜一百次，猜一千次，您也猜不出，您不在家的时候，有谁来拜访过。”

“什么时候的事？”

“半个小时以前，您在德·特雷维尔府邸的时候。”仆人普朗歇回答说。

“喂，你说吧，到底是谁来过了？”

“德·卡伏瓦先生。”

“德·卡伏瓦先生？”

“是他本人。”

“红衣主教卫队队长？”达尔大尼央问。

“正是他。”

“他是来逮捕我吗？”

“先生，尽管他有点儿客气，我想是的。”

“你说他有点儿客气？”

“先生，也就是说口头上甜言蜜语。”普朗歇说。

“是吗？”

“他说他是红衣主教派来的，对您很有好感，请您跟他到王宫去一趟。”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您不在家。”

“他又怎么说？”达尔大尼央问。

“他说要您今天一定到他那儿去一次；随后他又压低声音补充说：‘告诉你的主人，红衣主教对他非常器重，可能这次会见



对他的前程非常有利。’”

“对红衣主教来说，这个圈套真是笨拙极了。”达尔大尼央微笑着说。

“所以，我看这里面有圈套；您知道以后一定会感到懊丧的。”

“德·卡伏瓦先生问我：‘他到哪去了？’

“我回答说，‘他到香槟的特鲁瓦去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晚上。’”

“普朗歇，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

“先生，您也明白，我心里想，如果您想去见德·卡伏瓦先生，您可以否认我说过的话，您只要说您根本没有动身就行了。这样的话，说谎的是我；因为我不是贵族，说说谎也无所谓。”

“普朗歇，放心吧，你能保持你的诚实可靠的好名声的，因为一刻钟以后我们就动身。”

“这正是我要劝您做的事；我们去哪儿？”

“听好！我要去的地方和你说的方向正相反。我现在急于要知道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的情况；你不是也同样急于想知道格里莫、穆斯格东和巴赞的情况吗？”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是啊，”普朗歇说，“您什么时候想走我就走；眼下外省比巴黎对我们更有利，因此……”

“因此，普朗歇，赶快整理我们的行装吧，然后我们就动身。我呢，我先走，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让别人怀疑我要出门。然后你到卫队队部来和我会合。普朗歇，还有，你对我们房东博纳希厄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的确是个下流透顶的混蛋。”

“啊，先生，因为我会看相，请相信我说的，真的！”

达尔大尼央先下了楼，随后，为了让自己以后不会因为他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个朋友在家而他没有去而感到懊悔，最后他又一次到他三个朋友家里去转了一圈，没有他们任何人的消息；只是阿拉密斯那儿收到一封芳香扑鼻、字迹纤细秀丽的信。达尔大尼央拿了这封信。十分钟以后，在卫队队部的马棚里普朗歇见到了达尔大尼央。为了不耽搁时间，已经替他备好了鞍子。普朗歇把旅行包裹缚在鞍子上，达尔大尼央对他说：“很好，现在你把那三匹马也备上鞍子，随后我们就动身。”

“我们各人骑两匹马会走得快些吗？”普朗歇神态狡猾地问。

“当然不是。普朗歇先生，你这个玩笑开得不怎么样，”达尔大尼央回答说，“可是我们有了四匹马，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三个朋友带回来了，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们还能找到他们的话。”

“那真是交好运了，”普朗歇回答说，“不过，我们总应该对上帝的慈悲抱希望。”

“阿门！”达尔大尼央一边跨上马一边说。

他们两人出了国王卫队的队部，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一个从维莱特门出城，另一个从蒙马特尔门出城，然后在圣德尼门外会合；这个战略措施被精确地执行，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一起进入了巴黎北面的皮埃尔菲特。

应该说，普朗歇在白天要比在黑夜里勇敢。可是他天生的谨慎的性格是片刻也不会改变的；上次去伦敦时遇到的那些意外他一点也没有忘记，因此他把在大路上遇到的人全都当成敌人。结果他不断地把帽子取下来拿在手里，可是这却引起了达尔大尼央的严厉斥责，因为达尔大尼央怕这种过份的礼貌会使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

然而，也许是行人们被普朗歇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感动了，也许是这一次没有人在路上设埋伏，达尔大尼央和他的仆人普朗歇终于平平安安地抵达了尚蒂利，走进了那次去伦敦时歇脚的圣马丁客店。

## 三个火枪手

看到年轻人带着一个仆人和两匹备用的马，客店老板便恭敬地来到门口迎接。这时候他们已走了十一法里路，达尔大尼央认为他们应该歇一会儿了。可是他又想到，如果一开口就打听火枪手波尔朵斯的事情也许不太适宜。出于这种考虑，达尔大尼央便什么事也不问，只是跳下马来，把马交给他的仆人普朗歇，走进了一间专门为不喜欢与别人接触的旅客而设的小房间里，向客店老板要了一瓶他店里最好的葡萄酒和一顿丰盛的午餐；这些吩咐加强了客店老板第一眼看见他这位顾客时便有的好感。因此达尔大尼央的午餐马上就准备好了。

那时候国王卫队中的卫士都是从王国的第一流贵族中征集来的，达尔大尼央后面跟着一个仆人，带着四匹骏马旅行，尽管他穿的是普通的卫士制服，还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老板想亲自侍候他。达尔大尼央看到这种情况，便叫人拿来两只酒杯，开始进行谈话。

“我亲爱的老板，说真的，”达尔大尼央一边把两只酒杯斟满，一边说，“我向您要的是您的最好的酒，如果您欺骗我，那您就要自作自受了，因为我讨厌一个人喝酒，您来陪我一起喝吧：请拿起这杯酒，我们一起喝。不过，为了不伤害我们任何人的感情，我们就为您的客店生意兴隆干杯吧。”

“爵爷阁下真使我感到荣幸之至，”客店老板说，“我真诚地感谢客下的真诚祝愿。”

“不过请别误会，”达尔大尼央还说，“在我的祝愿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我的自私的成份。因为只有在生意兴隆的客店里旅客才能受到良好的款待，而在那些营业萧条的客店里，一切都乱七八糟，旅客成了客店老板的牺牲品。而我呢，经常旅行，尤其在这条路上，所以我希望客店老板个个都能发财。”

“真的，”老板说，“我好像不是第一次见到您。”

“啊，我在尚蒂利经过也许有十来次了，在这十来次中我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少在您店里住过三四次。瞧，大概在十一二天前，我还到这儿来过呢；我那次是带着的我朋友，几个火枪手一起来的；他们之中有一个还和一个不相识的旅客吵了起来，那个人不知为什么故意找我朋友的岔子。”

“啊，是的，一点也不错！”客店老板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爵爷跟我谈起的不就是波尔朵斯吗？”

“是的。上帝啊！我亲爱的老板，请告诉我，他是不是遭到不幸了？”

“不过爵爷应该注意到，他没能继续赶路。”客店老板说。

“的确如此，他曾经答应要追上我们，可是后来没有追上我们。”

“他留在这儿了。”

“什么！他留在这儿了？”达尔大尼央惊奇地说。

“是的，先生，在敝店，我们还感到很担心呢。”

“担心什么？”

“担心他的某些开销。”客店老板说。

“是吗？不过他的开销，他会照付的。”

“啊，先生！您真会说宽心话！我们已经垫上了很多钱，今天早上外科医生还对我们说，如果波尔朵斯先生不付账，他就要向我收钱，因为最早是我派人找他来的。”

“这么说波尔朵斯受伤了？”

“先生，这件事我可不能对您说。”

“什么，这件事您不能对我说？可是这件事您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呀。”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是知道什么便能说什么，先生，尤其是有人预先警告过我们说，如果我们透露出秘密，我们会被杀的！”

“好！我能见见波尔朵斯吗？”

## 三个火枪手

“先生，当然可以。请从楼梯上去，他住在二楼一号房间。不过您得预先通知他是您。”客店老板说。

“什么，我要预先通知他是我？”

“是的，要不您也许会遇到什么意外。”

“你认为我会遇到什么意外？”达尔大尼央问。

“波尔朵斯可能会把您当作客店里的什么人；他一生气也许会一剑把您刺个对穿，或者一枪把您的脑袋打花。”

“你们惹过他了？”

“我们曾经向他收过账。”客店老板说。

“见鬼！我明白了；当他手头没钱的时候，这种要求是他最不能接受的；可是我知道他身边应该有点儿钱。”

“先生，我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店有我们的店规矩；我们每星期结一次账，他住了一个星期我们把账单送给他，可是我们好像送去得不是时候，因为我刚一开口谈这件事，他就把我们轰了出来；他上一天赌过钱，这倒是真的。”

“什么，他上一天赌过钱，跟谁赌的？”达尔大尼央问。

“喔，主啊，谁也不知道呢！是一位路过的爵爷，他提议和这位爵爷赌一局纸牌。”

“啊！他会把一切都输光的。”

“先生，他连他的马也输掉了，因为当那位爵爷动身时，我们发现他的仆人把鞍子装在波尔朵斯的马上。当时我们就向他提出了这件事，可是他回答我们说这匹马已经是他的了。我们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波尔朵斯，可是他回答我们说，我们都是些无赖，怎么能怀疑一个贵族说的话，既然那个人说马是他的，那当然是他的。”

“我一听就知道是他，”达尔大尼央轻声说。

“于是，”老板接着说，“我叫人回答他说，既然在付账问题上我们出现了分歧，我希望波尔多斯能通融一下，到金鹰客店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板那儿去住。可是波尔朵斯先生回答我说，我的客店是最好的，他希望住下去。波尔多斯说了这些话，我不能再坚持要他搬走。于是我请求他把住的那一个房间退还给我，住到四楼一个小巧玲珑的房间里去，因为他现在住的是本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可是对这个请求，波尔朵斯回答说，因为他随时都在等候他的情妇光临，她是宫里最显赫的贵妇人之一，我明白他现在住着的那个房间对一个如此尊贵的夫人来说实在是太蹩脚了。

“当在我了解了他所说话的真实以后，我认为我还是应该让波尔多斯退出那个房间。可是他简直不屑和我商量，只是拿出一把手枪放在床头柜上，声称搬家不搬家是他个人的私事，与旁人无关，谁要是再对他提起搬家这件事，不论是搬出本店，还是在店内换房间，只要一开口，他就开枪打碎谁的脑袋。因此，先生，从那时候起，除了他的仆人，谁也不敢走进他的房间。”

“那么他的仆人穆斯格东也在这儿？”

“先生，是的，他走了五天以后又回来了，他的脾气非常坏；好像是在旅途中也遇到些什么不顺心的事。不幸的是他比他的主人波尔多斯步履轻健，因此他为了侍候他的主人，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他认为我们也许会拒绝他的要求，所以他干脆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连问也不问我们一句。”

“的确如此，”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我知道穆斯格东是个相当忠心、相当聪明的人。”

“先生，这有可能；可是请先生设想一下，我每年只要跟这样的既忠心又聪明的人打上四次交道，我就要破产了。”

“不会的，波尔朵斯会付帐的。”

“哼！”客店老板不相信地应了一声。

“有一位贵妇人非常喜欢他，她不可能让他为了欠您这么一点小钱而陷入困境的。”达尔大尼央说。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敢于说出我所相信的……”

“您所相信的？”

“我可以进一步说：我所知道的。”客店老板说。

“您所知道的？”

“甚至是我可以肯定的。”

“您可以肯定什么，嗯？”达尔大尼央问。

“我要说我认识那贵妇人。”

“您？”

“是的，我。”客店老板说。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啊，先生！如果您不随便说出去……”

“说吧，我不会说出去，您信任我，将来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先生，好，您不难理解，一个人有了忧虑，会做出很多事情来。”

“您做了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噢！全是一个债主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事情？”

“波尔朵斯把一封写给夫人的信交给我们，吩咐我们送到驿站去。他的仆人当时还没有回来。因为他不能离开房间，不得不差我们替他跑跑腿。”

“后来呢？”

“因为驿站送信经常是靠不住的，所以我没有把信送往驿站，而是趁我店里一个伙计到巴黎去时，把信交给他吩咐他把信交给公爵夫人。这是为了满足波尔朵斯的心愿，因为他为了这封信曾对我们千叮嘱万关照，非常郑重，所以我们这样做了，对不对？”

“对。”达尔大尼央说。

“好吧！先生，您知道这位贵妇人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我只是听波尔朵斯谈起过，别的就不知道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知不知道这位所谓的公爵夫人是怎么样的人？”客店老板问。

“再一次我对您说，我不认识她。”

“她是夏特莱，一位上了年纪的诉讼代理人的妻子，名字叫科克纳尔夫人，有五十岁了，还硬装作是一个醋劲很大的女人。使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贵妇人怎么会住在狗熊街。”

“您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因为她收到这封信时大发雷霆，说波尔朵斯朝三暮四，说他这次挨了一剑又是为了女人。”客店老板说。

“这么说他挨了一剑？”

“啊，上帝啊！我说了什么啦？”

“您刚才说波尔朵斯挨了一剑。”

“是的；可是他曾严厉地禁止我谈这件事！”

“为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哎哟，先生！您那天不是走了，而他在和一个陌生人吵架吗？波尔朵斯自吹要把那个人一剑刺个对穿，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却被那个陌生人打败在地上。但，波尔朵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他挨了一剑，又是公爵夫人除外，因为她认为他听了他的这段冒险故事一定会感到兴趣。”

“那么，是这一剑使他待在床上，动弹不得的？”达尔大尼央问。

“是的，这一剑相当厉害。您朋友的命一定硬得很，才没有死。”

“您当时在场吗？”

“在场，先生，因为我很好奇，所以也跟着去了；我看到了这场决斗，不过决斗的人没有看见我。”

“经过情形是怎么样的？”

“啊！时间并不长，他们都做出了防守的架势，那个陌生人



## 三个火枪手

先做了个假动作随后向前冲去；他的动作非常迅速，所以当波尔朵斯想招架时，剑尖已经刺进他的胸脯。他向后倒下去，那个陌生人立即用剑尖顶住他的喉咙。波尔朵斯眼看已不能抵抗，便向陌生人承认自己输了。这时陌生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他叫波尔朵斯而不是叫达尔大尼央时，便向他伸出胳膊，扶他回客店，随后骑上马走了。”客店老板说。

“这么说，陌生人要找的是达尔大尼央？”

“好像是。”

“您知道他的下落吗？”达尔大尼央问。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那以后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很好；我想知道的全知道了。现在，您说波尔朵斯的房间在二楼一号？”

“是的，先生，本店最好的房间。”

“好啦！放心吧，”达尔大尼央笑着说，“波尔朵斯会用科克纳尔公爵夫人的钱付您的账的。”

“啊，先生！是诉讼代理人夫人还是公爵夫人，都没有关系，只要她能付波尔朵斯欠我的钱就行了，可是她曾回答过我，她对波尔朵斯的一再要求和不忠实已经感到厌烦，她连一个子儿也不愿再送给他了。”

“您有没有把这个回答告诉波尔朵斯？”

“这一点我们是很小心的，不会对他说；否则他会看出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替他送信的。”客店老板回答说。

“所以他一直在等她寄钱来，是吗？”

“啊，上帝啊，是这么回事！昨天他还写了信呢；不过这一次是他的仆人把信送到驿站去的。”

“您说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又老又丑！”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至少五十岁，一点也谈不上漂亮，这是我的伙计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托说的。”

“如果是这样，您就放心吧！她的心会软下来的；再说波尔朵斯也欠不了您多少钱。”

“什么！欠不了多少钱！已经欠了二十来个皮斯托尔了，还不算医生的诊疗费用呢。啊，他什么都不能少！哼，看得出他是享福享惯了的人。”

“好吧，如果他的情妇扔下他不管，他还有朋友我呢，我可以向您担保。所以，我亲爱的老板，您大可以放心，继续关心他，凡是需要的东西我都可给他代办。”

“先生已经答应过我，别向他提到诉讼代理人夫人，也别提他的伤口。”客店老板说。

“这件事已经讲好，相信我的诺言吧。”

“啊，否则他会杀了我的！”

“别怕；他外表凶狠，其实并不坏。”

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在登上楼梯；留在楼下的老板对他所注重的债权和性命这两件事才稍许安心了些。

达尔大尼央走到楼梯上面，看到过道里一扇门上用黑墨水写着一个巨大的“1”字；达尔大尼央敲了一下门，里面的人叫他走开，他却走了进去。

波尔朵斯躺在床上，正在和穆斯格东玩纸牌消遣，一只串着竹鸡的铁叉在炉火前转动，在大壁炉两边的两个角落里，各有一个上面放着一只锅子的小火盆，锅子里的东西在沸腾，从里面散发出使人垂涎欲滴的白葡萄酒烩兔肉和鱼汤的味道。此外，一张写字台和一只柜子上放满了喝空了的酒瓶。

波尔朵斯一看见自己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就高兴地大叫一声；仆人穆斯格东也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把位子让给达尔大尼央，随后走过去看看那只锅子。

“啊，见鬼，是您啊！”波尔朵斯对达尔大尼央说，“欢迎光

临，请原谅我不能起来欢迎您。可是，”他不安地看了看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您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

“客店老板什么也没有对您说吗？”波尔朵斯问。

“我问了问您住在哪个房间就直接上来了。”

波尔朵斯的呼吸好像自然了些。

“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您究竟遇到什么事了？”达尔大尼央接着说。

“我遇到的事是这样的：我已经刺了那个陌生人三剑，正冲过去想用第四剑把他刺死时，我踩在一块石头上一滑，把膝盖扭伤了。”

“是吗？”

“当然是真的！算那个混蛋交运，因为我本来可以当场把他杀死的。”

“后来他怎样了？”达尔大尼央问。

“啊，我一无所知；他也够受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便溜之大吉；可是您，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的事情怎么样了？”

“就因为这个扭伤，”达尔大尼央接着问，“把您留在床上了吗？”

“啊，上帝啊！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再过几天我可以起床了。”

“那您为什么不叫人把您送回巴黎？您待在这儿一定闷死了。”

“我本来是打算这么办的；可是达尔大尼央，我不得不向您交待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是这样，因为我实在闷得无聊，口袋里又装着您分给我的七十五个皮斯托尔，所以我为了散散心，把一位路过这儿的贵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了上来，提出要跟他玩骰子赌博。他同意了，可是，天啊，我输了，我口袋里的七十五个皮斯托尔全部进了他的口袋，还把我那匹马也输了。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不过您呢？”

“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不能处处都交好运，”达尔大尼央说，“有句谚语：赌场失意，情场得意。由于您在情场上总是左右逢源处处得意，所以您在赌场上就要输了。不过损失些钱财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在大不了！像您这样一个交上桃花运的小伙子，您的公爵夫人肯定会来帮您一把的，是吗？”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对呀！”波尔朵斯用天下最潇洒的神气说，“就因为我在赌场上倒了霉，所以我写信给他，要她寄五十个路易给我；由于我目前的处境，这笔钱是省不了的。”

“后来呢？”

“后来！她大概到她的领地去了，因为她连封回信也没有给我。”

“是吗？”达尔大尼央说。

“是呀，所以我昨天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口气比第一封信更加迫切；不过现在您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来谈谈您吧。我已经在开始为您担心了。”

“我亲爱的波尔朵斯，看来你的客店老板对您招待得很好，”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指着两只满满的锅子和那些空酒瓶。

“凑合着过吧！”波尔朵斯回答说，“三四天以前客店老板把他的账单交给我，我把他赶了出去，所以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战胜者、一个占领者那样住在这儿。因此，您也看到了，我总是害怕受到攻击，整天不离开武器。”

“不过，”达尔大尼央指指那些空酒瓶和炉子上的锅子笑着说，“我觉得您还在不时地出击。”

“不幸的是这些都不是我干的！”波尔朵斯说，“可恶的扭伤把我困在床上，不过我的仆人穆斯格东可以去打游击，可以带些

## 三个火枪手

粮食回来。穆斯格东，”波尔朵斯接着说，“您看我们来了增援部队，我们的给养也得增加。”

“穆斯格东，”达尔大尼央说，“您一定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先生？”

“把你的烹调法教给普朗歇；因为我也可能有一天遭到围困，如果他能用您伺候您主人波尔朵斯的方法来使我得到享受，我是会感到很满意的。”

“上帝！”穆斯格东神情谦虚地说，“没有再容易的事了，只要手脚灵活就行，我原来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的父亲空闲时是个偷猎者。”

“那么在其余时间里他干些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先生，他从事一种相当幸运的行当。”

“什么行当呢？”

“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派作战的那些年头，他看见了天主教徒灭绝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灭绝天主教徒，这一切都是以宗教的名义，于是他有时候是天主教徒，有时候是胡格诺教徒，因此他经常肩扛着他那支喇叭口火枪在小路旁边的篱笆后面散步；他看到走过来一个单身的天主教徒，胡格诺派的宗教观念马上在他的脑子里占了上风；他就拿下他的火枪，向来人瞄准；随后，当来人离他只有十步远时，他就开始和来人谈话，谈话的结果差不多总是来人扔下钱袋逃命。当然，如果过来的是一个胡格诺教徒，他便觉得浑身燃烧起强烈的天主教的热情，因此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仅仅在一刻钟之前，他怎么能对我们神圣的宗教产生怀疑。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父亲忠于他的原则，他让我哥哥做了胡格诺教徒。”

“您的父亲最后结局是怎样的？”

“先生，啊，结局非常悲惨。一天，他在一条低凹的道路上和他曾打过交道的一个胡格诺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狭路相逢，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两人都认得他，所以他们两人联合起来对付他，把他吊死在一棵树上，随后他们到附近一个村子的小酒店里把他们的丰功伟绩大吹大擂了一通，正巧我的哥哥和我也在那个酒店里喝酒。”

“那你们怎么办呢？”达尔大尼央问。

“我们听任他们说下去，”穆斯格东接着说，“后来，他们出了小酒店，各自走向一条相反的道路，于是我哥哥去埋伏在那个天主教徒走的道路边，我去埋伏在那个胡格诺教徒走的道路旁。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都被我们杀死，我们分别和他们算清了帐，同时也赞叹我们可怜的父亲富有远见；他早已有所提防，使我们两人各信一个不同的宗教。”

“穆斯格东，如果照您所说，的确您的父亲是一条相当聪明的汉子；您刚才说您的父亲在空闲的时候是个偷猎者，是吗？”

“先生，是的，他教会了我打捕兔子的活扣和安放沉入水底的钓丝。因此我看到客店老板给我们吃的是一大堆粗人吃的、对我们这两个肠胃虚弱的人极为不相宜的肥肉，我就又悄悄地干起我的老行当来了，我一边在亲王的树林里散步，一边在一些有兔子出没的踪迹的地方放下一些活扣，有时候躺在亲王的湖边钓鱼。所以现在，感谢上帝，我们不缺少竹鸡和野兔，鲤鱼和鳊鱼，还有各种适宜于病人吃的容易消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可是葡萄酒呢，”达尔大尼央问，“谁供应葡萄酒？你们的客店老板吗？”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穆斯格东说。

“这话怎么说？”

“不错，是他供应的，可是他并不知道他有这份荣幸。”

“请您说清楚，穆斯格东；跟您谈话很有趣并能获益非浅。”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是这样的。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我在各地游历时遇见一个西班牙人，他曾经到过很多国家，其中有新大陆。”

## 三个火枪手

“新大陆和写字台以及柜子上的酒瓶子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请耐心等待，每一样东西都会讲到的。”穆斯格东说。

“穆斯格东，是的；我听您说。”

“那个西班牙人有一个陪他一起去墨西哥旅行过的仆人。这个仆人是我的同乡；特别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相像，我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我们两个对打猎的喜爱超过了一切，因此他告诉了我，潘帕斯的当地土著如何用简单的套索猎取老虎和野牛，他们只是在绳子的末端打上一活结扔向那些可怕的野兽，套住它们的脖子。起先，我根本不相信人的技巧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程度，能够随心所欲在二三十步以外想把活结扔到哪儿就扔到哪儿；可是在活生生的证据前面，我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故事是真实的：我的朋友西班牙人的仆人把一个酒瓶放在相距三十步以外，他扔出去的活结每次都套住瓶颈。于是我也开始用心做这种练习，因为我生来就具有某些才能，所以我今天扔起套索来不比任何人差。怎么样，您明白了吧？我们的客店老板有一个地窖，里面藏酒丰富，可是地窖门的钥匙他从不离身；但是那个地窖有个通风窗口。所以我就往那个窗口里扔套索；现在我已知道哪个角落有好酒，我就往那儿扔我的套索。喏，先生，新大陆跟写字台和柜子上的酒瓶的关系就在于此。现在您愿意尝尝我们的葡萄酒，然后公正地说说您对它的评价？”

“我的朋友，谢谢，谢谢；遗憾的是我刚吃过午饭。”达尔大尼央说。

“好吧！”波尔朵斯说，“穆斯格东；摆桌子！在我们吃午饭时，达尔大尼央可以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们。”

“非常愿意，”达尔大尼央说。

“波尔朵斯和穆斯格东开始吃午饭了，胃口跟正常人那样好；他们的兄弟般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达尔大尼央讲了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伤的阿拉密斯留在克雷沃克尔休养；阿多斯留在亚眠，和四个诬陷他是伪造货币犯的人较量；还有他自己又是如何不得不刺倒了德·瓦尔德伯爵后，取得出海许可证，然后到了英国。

不过达尔大尼央的话讲到这儿就停住了；他只是说他从英国回来时带回了四匹骏马，其中一匹是他自己骑的，他的二个伙伴各得一匹；随后他告诉波尔朵斯，他的一匹已经安置在旅店的马棚里了。

正在这时候普朗歇走了进来，他告诉达尔大尼央说马儿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休息，赶到克莱蒙去过夜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已经放心了，他还急于知道他另外两个朋友阿多斯和阿拉密斯的消息。他把手伸向养伤的波尔朵斯，告诉他说自己要动身去继续寻找，并打算以后仍从原路返回；假使七八天以后波尔朵斯仍住在圣马丁客店，那么他会在回来时接他一起回巴黎。

波尔朵斯说他的伤不太可能容许他在这段时间内离开这儿；再说，他还得留在尚蒂利等待他的公爵夫人的回信。达尔大尼央祝他很快便会得到使他满意的公爵夫人的回信；然后，他再次嘱咐穆斯格东要好好照顾波尔朵斯。在和客店老板结清了账以后，又重新和普朗歇一起上路了；这时普朗歇手中牵的马已经少了一匹，因为他们留下一匹马给了波尔朵斯。



### 第二十六章 阿拉密斯的论文

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只字不提他的伤口和诉讼代理人夫人。他虽然年轻，却非常聪明，所以那个高傲的火枪手朋友波尔朵斯讲的话他都装作相信。因为他认为揭穿别人的秘密肯定无助于保持友谊，尤其是与自尊心有关的秘密。再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些人的私事，那么我们总是在精神上有些优越感。为了未来的种种秘密策划，达尔大尼央决定把他的三个伙伴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作为自己取得成功的工具，所以如果他能知道他的三个朋友的种种秘密，他感到很高兴。

可是一路上却有一种深沉的悲哀压在他的心头；他在想那个年轻漂亮的博纳希厄太太。可是我们应当赶快说明，达尔大尼央心中的悲痛情绪，大部分来自于担心博纳希厄太太遭到的不幸，只有小部分来自于对失去的幸福的懊丧。在他看来，无疑她成了红衣主教复仇的牺牲品，而谁都知道，红衣主教的那些报复手段是非常可怕的。他怎么会得到红衣主教的青睐，这是他自己一无所知的；如果卫队队长德·卡伏瓦在达尔大尼央家里找到了他的话，也许队长会替他解开这个谜。

最能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并使路程缩短的，莫过于达尔大尼央全身沉缅于博纳希厄太太的思念之中。这时候的达尔大尼央沉浸在一种幻觉之中，这种幻觉能使时间没了尺度，空间失去了距离，达尔大尼央听任他的坐骑驮着他，信步由缰地走完了从尚蒂利到克雷沃克尔之间的七八法里路，在走到这个镇口时，他一点也记不起在这段路程中他曾经遇到过些什么。

一直到这时达尔大尼央才恢复了记忆力，他晃了晃脑袋，发现了那家他当初把阿拉密斯留在那里的小酒店，他催马小跑，一直跑到小酒店门前停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一次接待他的是老板娘；达尔大尼央很会看面相，他朝老板娘的喜滋滋的胖脸蛋扫了一眼，就知道了他不必对她隐瞒什么，对一张如此喜气洋洋的笑脸，他根本用不着害怕。

“好心的太太，”达尔大尼央问她，“十一二天以前，我们把一位朋友留在这儿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是不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温柔、和蔼、强壮的年轻人？”

“是的。”达尔大尼央问。

“他肩上还受了伤，是吗？”

“是的！”

“好，先生，他一直在这儿。”

“老天啊，亲爱的太太，”达尔大尼央一边下马，把缰绳扔在普朗歇的胳膊上，一边说，“您真是救了我的命了；这个亲爱的阿拉密斯，他在哪儿？我要拥抱他。因为，我急于要见到他。”

“先生，很抱歉；我怕他现在不能接待您。”老板娘说。

“为什么不能接待我？是不是有一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上帝！您在说些什么啊！先生，没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那跟谁在一起？”达尔大尼央问。

“跟蒙迪埃的本堂神父，还有亚眠的耶稣会修道院院长在一起。”

“上帝！”达尔大尼央大声说，“是不是阿拉密斯的身体更糟了？”

“不，先生，恰恰相反，身体很好；可是在这场病以后，他蒙受了上帝的恩宠，决定出家做神父。”

“是吗，”达尔大尼央说，“我已经忘了他做火枪手不过是暂时的。”

“先生还是一定要见他吗？”

“我更想见他了。”

“好吧，先生只要从院子右边的楼梯走上去就行，他在三楼

五号房间。”老板娘说。

达尔大尼央往老板娘所指的方向跑过去，找到了建在屋外的楼梯。可是要想就这样进入那位未来的神父阿拉密斯的房间是不可能的，因为通往阿拉密斯房间的通道被守着。仆人巴赞站在走廊里挡住了他。巴赞在经受了多少年的艰苦考验以后，终于看到自己快要得到日夜盼望的结果，所以他显得格外坚决勇敢。

事实的确如此，仆人巴赞的梦想是要为一个教士服务，所以他一直在焦急地等着有朝一日阿拉密斯扔下他的火枪，换上教士的长袍。据巴赞说，他现在服侍一个火枪手有点丧失灵魂，只是因为阿拉密斯每天都在答应他出家做神父的日子不会再拖延，所以他才留下来了。

根据所有情况判断，这一次他的主人阿拉密斯是一定要出家做神父了，因此巴赞乐得心花怒放。肉体的痛苦加上精神的痛苦产生了他期望已久的效果；阿拉密斯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受到了创伤，终于把眼睛和思想都落到了宗教上，他把最近遇到的双重意外，也就是巴赞情妇的突然失踪和肩膀上的剑伤，看作是上帝给他的警告。

正因为这样，达尔大尼央的到来是巴赞最最不愿意看到的了。阿拉密斯长久以来一直被卷在世俗观念的漩涡之中，现在达尔大尼央一来，很可能重新把他的主人扔进漩涡中去。所以巴赞勇敢地决定要把门守住；不让达尔大尼央进去，可是因为客店的老板娘已经说了，他不可能再说阿拉密斯不在这儿，只得试着对达尔大尼央说他的主人阿拉密斯从清晨开始，就在和人开始讨论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讨论在黄昏降临以前不会结束，所以在这时候去打扰他的主人是非常不知趣的。

可是达尔大尼央对巴赞滔滔不绝的雄辩根本不加理睬，而且他也不想去和他朋友的仆人进行一场争论，只是简单地一只手把他推开，另一只手转动了五号房门上的圆把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门开了，达尔大尼央走进了房间。

阿拉密斯穿着一件宽大的黑罩衫，头戴一顶平顶圆便帽。他坐在一张上面堆满了一卷卷的纸和一本本大书的长桌子前面。在他右首坐着的是耶稣会修道院院长，左首坐着的是蒙迪迪埃的本堂神父。窗布似遮非遮，充满神秘气氛，适合于虔诚的沉思。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火枪手的房间里，所有那些世俗的东西，全都像变戏法似的失踪了。这肯定是因为巴赞害怕主人看到这些东西会重新产生世俗的念头，所以拿走了他的剑、手枪、插有羽毛的帽子和各种各样的花边和绣饰。代替这些的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条像苦鞭似的东西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阿拉密斯听见开门的声音，抬起头来，认出了他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可是使达尔大尼央感到诧异的是，他的出现并没有对阿拉密斯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火枪手阿拉密斯的精神世界已经和世俗的东西格格不入了。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好，”阿拉密斯说，“我看到您有多么高兴啊。”

“我也是。”达尔大尼央说，“虽然我还不能肯定我这是在跟阿拉密斯本人讲话。”

“是我，达尔大尼央，是我；不过是什么使您产生这样的怀疑的呢？……”

“我还以为我走进了哪一位教士的屋子呢，后来又看见这两位先生陪着您，使我又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会不会您病情危急。”那两个穿黑袍的人领会了达尔大尼央的意思，都向达尔大尼央亚狠狠地瞪了一眼；不过达尔大尼央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亲爱的阿拉密斯，我可能打扰了您，”达尔大尼央接着说，“因为根据我看到的，我认为您在向这两位先生忏悔呢。”

阿拉密斯的脸微微红了起来。

“您，打扰我？啊！恰恰相反，我向您发誓，请允许我为看

到您安全健康而感到高兴。”

“啊，他总算清醒过来了！”达尔大尼央想，“还不算太坏。”

“因为这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刚刚逃脱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阿拉密斯指着达尔大尼央十分热情地向两位神职人员说。

“请赞美上帝吧，先生，”这两位教士同时躬身说。

“两位神父，我没有忘记这一点，”阿拉密斯一边回礼一边回答。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来得正是时候，”阿拉密斯说，“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讨论，用您的真知灼见来启发我们的讨论。亚眠的院长先生，蒙迪迪埃的本堂神父先生和我，我们正在讨论我们早已在关注的某些神学问题；如果能听到您的意见，我将感到很高兴。”

“一个军人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达尔大尼央有点担心地说，“您可以信任这两位先生的学识。”

两位穿黑袍的人也行了礼。

“恰恰相反，”阿拉密斯接着说，“您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现在的问题是：院长先生认为我的论文应该完全符合教义，并且应该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您的论文！这么说，您在写论文！”达尔大尼央说。

“当然，”那个耶稣会会士说，“对授任圣职前的审查来说，一篇论文是必不可少的。”

“授任圣职！”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授任圣职！”他用吃惊的眼光先后看看面前的三个人。

阿拉密斯坐在扶手椅里继续说下去，姿态优雅得就像坐在一位贵妇人的小客厅里，一边还举着他的白皙而丰满的手，让里面的血液往下流，一边满意地欣赏着；他接着说：

“噢，达尔大尼央，您已经听到了，院长先生希望我的论文符合教义，而我则希望它能符合理想。所以院长先生向我提出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从来还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我承认对这个题目可以大加发挥。题目是：下级教士在祝福时，一定要用两只手。”

达尔大尼央的博学是公认的；他的反应极其敏捷，马上领会了题目的意思。

阿拉密斯为了给他一些方便重复着，接着说，“下级教士在祝福时，一定要用两只手。”

“值得赞赏的题目！”院长高声说。

“既值得赞赏，又符合教义！”本堂神父跟着说；他对拉丁文方面的知识和达尔大尼央不相上下，他时时刻刻注意着院长的一举一动，以便和他步调一致，并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对两个穿黑长袍的人的激动情绪完全无动于衷。

“是的，值得赞叹！教父！”阿拉密斯继续说，“可是这需要教父们和《圣经》都要有很深刻的研究。我已经向这两位学识渊博的教士极其谦恭地承认，由于值班守夜以及为国王效劳，使我在研究方面有所忽略。因此用我自己选中的题目，写起来一定会挥洒自如，这个题目当然也属于神学方面的难题，就像在哲学上，伦理学属于形而上学一样。”

达尔大尼央听了感到很厌烦，本堂神父也是如此。

“看看这是怎样一个开场白！”院长大声说。

“开场白，”本堂神父用拉丁文重复了一遍耶稣会会士的话。

阿拉密斯向旁边的达尔大尼央瞥了一眼，看到他正在张着大嘴打呵欠。“我们说法语吧，神父，”他对耶稣会会士说，“达尔大尼央就能够更好地领会我们的谈话。”

“是的，我赶路赶得很累，”达尔大尼央说，“所有这些拉丁文我都理解不了。”

“好吧，”耶稣会会士不太愉快地说，本堂神父却感到很高兴，用感激的眼光向达尔大尼央望了一眼，“现在，请看看从这

个注释中能得出什么结论。”

“摩西，上帝的仆人……请您听清楚了，他仅仅是仆人！摩西用双手祝福；因为在希伯来人攻打他们的敌人时，他教人扶着他的两条胳膊，因此，他用双手祝福。而且，《福音书》中说的是：把您的双手放在……而不是把您的手放在……”。

“把您的双手放在……”本堂神父做着手势再一次说。

“可是对历代教皇都是他的继承人的圣彼得来说就不一样了，”耶稣会会士继续说，“*Porrigere digitos*，意思是‘伸出你的手指头’；您现在明白了吗？”

“当然，”阿拉密斯高兴地说，“不过意思相差不大。”

“手指头！”耶稣会会士接着说，“圣彼得用手指头祝福，那么教皇也是用手指头祝福；不过他用几个手指头祝福呢？用三个；一个代表圣父，一个代表圣子，一个代表圣灵。”

所有人都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达尔大尼央也跟着做了一遍。

“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代表三种神权；其余的人，教士等级中的下级教士都是以大天使和天使的名义祝福。地位最低的神职人员，比如说副祭和圣器室管理人，都用圣水刷祝福，刷子便代表无数祝福的手指头。这样一来题目就变得简单了，没有任何修饰的论证。“用这个题目，”耶稣会会士接着说，“我将写出这样大小的两本书。”

说到这儿，耶稣会会士兴奋地拍了拍那本对开本的、很重的《圣克里索斯托集》。

达尔大尼央打了个哆嗦。

“当然，”阿拉密斯说，“我认为这个题目相当精彩，可是同时我也认为对我来说它的份量太重。我已经选好了这个题目：‘对世俗稍有留恋并不妨碍侍奉上帝，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请告诉我，这合乎您的口味吗？’”

“别说了！”耶稣会会士叫了起来，“因为这个题目有点接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异端邪说，在异端邪说的鼻祖詹森所写的《奥古斯丁书》中，就有一种说法几乎和您的相同，他的书迟早要被烧掉。当心啊，阿拉密斯，您偏离正道，接近了伪学说；年轻的朋友，您要把自己毁了！”

“您要把自己毁了！”本堂神父痛苦地摇摇头说。

“您触及了自由意志这个著名的论点，它是一种致命的暗礁。您和贝拉基派和半贝拉基派的邪说有直接关系。”

“可是，我尊敬的神父……”阿拉密斯回答，面对像雹子般落在他头上的论据，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您怎么能证明，”耶稣会会士不等他讲下去便抢着说，“人在事奉上帝时应该对世俗有所留恋？请听听这个推理吧：上帝是天主，世俗是魔鬼。留恋世俗就是留恋魔鬼，这就是我的结论。”

“这也是我的结论，”本堂神父说。

“发发慈悲吧！……”阿拉密斯接着说。

“不幸的人啊！你留恋魔鬼、留恋世俗。”耶稣会会士说。

“他留恋魔鬼！啊，阿拉密斯，”本堂神父叹着气说，“请别留恋魔鬼，我求您了！”

达尔大尼央目瞪口呆，他好像进入了一座疯人院，自己也快变成疯子了。只不过他根本不懂得他们讲的话，所以只能不开口。

“可是请听我说啊，”阿拉密斯有点儿不耐烦，但是仍然很有礼貌地说，“我没有说我留恋世俗，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耶稣会会士朝天举起了双臂，本堂神父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不，但是把自己完全厌弃的东西奉献给天主，那是太不应该了；达尔大尼央，我说得对不对？”阿拉密斯说。

“我看呀，他妈的对极了，”达尔大尼央说。



## 三个火枪手

本堂神父和耶稣会会士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下面是我的三段论法：世俗不缺乏吸引力，我离开了世俗，因此我作出了奉献；《圣经》上确实说过：向上帝作出奉献。”

“这倒是真的。”两个教士说。

“而且，”阿拉密斯捏着耳朵继续说，“而且，我还为此作过一首回旋诗，去年我曾经给诗人瓦蒂尔看过，这位大人物看了后备加赞赏。”

“一首诗！”耶稣会会士不屑地说。

“一首诗！”本堂神父机械地跟着重复了一遍。

“念出来吧，念出来吧，”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这会改变一下我们眼下的气氛。”

“不会的，因为这是一首宗教小诗，”阿拉密斯说，“是诗体的神学。”

“见鬼！”达尔大尼央说。

“下面就是，”阿拉密斯用谦虚中带着点虚伪的口气说。

哭泣的你呀，在哀悼充满魅力的过去，  
你在不幸中苦苦地捱着时光，  
如果你的眼泪只奉献给上帝，  
你的所有不幸都将化为乌有，  
哭泣的你呀！

达尔大尼央和本堂神父显得有点儿高兴。但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坚持他的看法。

“在神学作品的文体中您千万要防止世俗的趣味。圣奥古斯丁说：‘神职人员的说教应该严肃。’”

“是的，说教应该清楚明白！”本堂神父说。

“然而，”耶稣会会士发现本堂神父弄错了，连忙打断他的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然而，那些贵妇人看了您的论文会感到高兴，它会得到像大律师帕特吕的一篇辩护词那样的成功。”

“但愿如此！”阿拉密斯兴奋地说。

“您看，”耶稣会会士叫了起来，“世俗还在您心中大声说话，您跟着世俗走，阿拉密斯，我认为圣宠是没有用处了。”

“我尊敬的神父，放心吧，我为我自己负责。”

“世俗的自负啊！”

“我了解我自己，神父，我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阿拉密斯继续说。

“那么您坚持要继续写您那篇论文？”

“我探讨的是这个题目，而不是别的题目。因此我要继续完成它；我将根据你们的意见修改这篇论文，我希望明天你们会对这些修改感到满意。”阿拉斯密说。

“慢慢地干吧，”本堂神父说，“我们把您留在最佳的精神状态中。”

“是啊，”耶稣会会士说，“我们把您留在最佳的精神状态中。”

“但愿瘟疫把你和你的拉丁文一起闷死！”达尔大尼央说，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

“再见吧，阿拉密斯，”本堂神父说，“明天见。”

“明天见，”耶稣会会士说，“您答应将成为教会里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愿上帝别让您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大火！”

达尔大尼央一个小时以来厌烦得一直在啃手指甲，现在开始啃手指了。

本堂神父和耶稣会会士站起来，向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行了个礼，随后向门口走去。仆人巴赞一直站在门口，带着虔诚愉快的心情听完了这场辩论，这时赶快迎上前去，从本堂神父手里接过日课经，从耶稣会会士手里接过弥撒经，然后恭恭敬敬地为

他们带路。

阿拉密斯一直把他们送到楼下，又立刻上楼来到达尔大尼央身旁。

现在只剩下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两个人了，开始他们都感到有些尴尬，没有说话；然而总得有个人首先打破这种冷场，而达尔大尼央已经下决心要他的朋友先开场。

“您看见了吧，”阿拉密斯说，“我回到我原有的想法上来了。”

“是的，圣宠感动了您。”

“啊，我打算出家做教士的计划早就有了，您已经听我谈起过，朋友，是不是？”

“当然，不过老实对您说吧，我原来还以为您是在开玩笑呢！”

“拿这样的事开玩笑！啊！达尔大尼央！”

“是啊！人不是常拿死开玩笑吗？”达尔大尼央说。

“达尔大尼央，那是不对的，因为死是把人引向永罚或者永福的门户。”

“我同意，不过请原谅，我们别再谈什么神学了，阿拉密斯；今天您谈神学已经谈得够多了，至于我，我本来也识不了几个拉丁字，现在也几乎全都忘了；此外，从今天早晨十点起，我就没有吃过东西，我真要饿死了。”

“达尔大尼央，我们马上就吃，不过您要记得今天是星期五；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不能看见肉，也不能吃肉。如果您愿意吃我的饭，我只有番杏和水果。”

“您说的番杏是什么？”达尔大尼央担心地问。

“是菠菜，”阿拉密斯接着说，“不过，我另外给您加几个鸡蛋，这已经严重违反教规了，因为鸡蛋可以孵小鸡，也是肉。”

“这样的筵席没有什么味儿，不过也没有关系；为了跟您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一起，我也认了。”

“感谢您肯作这样的牺牲，”阿拉密斯说，“不过，这对您的灵魂是有好处的。”

“这么说，阿拉密斯，您是肯定要进教会了。阿多斯和波尔朵斯会怎么说呢？德·特雷维尔会怎么说呢？我告诉您，他们会把您当成开小差的。”

“我这不是进入教会，而是回到教会，从前我是为了世俗而从教会逃出来的，因为您知道我是出于无奈才穿上火枪手的外套的。”

“我，我不知道。”达尔大尼央说。

“您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修道院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故事；而且《圣经》上也说过：你们要相互忏悔；达尔大尼央，我现在就向您忏悔。”阿拉密斯说。

“我呢，我事先就赦免您的罪。”

“达尔大尼央，请别拿神圣的事情开玩笑。”

“那就请说吧，我听着。”

“从九岁起我就进了修道院，再有三天满二十岁，就要当神父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天晚上，我按照习惯到我经常去的一户人家——当时我还年轻，有什么办法呢，我还很软弱——有一个总是用嫉妒的眼光望着我的军官未经通报突然闯了进来。碰巧那天晚上我翻译了一段关于犹滴的小故事，刚把译好的诗朗诵给女主人听，她就对我百般赞扬，俯在我的肩上和我一起念。我承认我们当时的姿势是有点儿放肆，因此伤了那个军官的自尊心。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当我出门以后，他也跟在后面出来，并且赶上了我。

“‘教士先生，’他说，‘您想挨几棍子吗？’

“‘先生，这很难说，’我回答，‘因为从来没有人敢打我。’

## 三个火枪手

“‘好吧，神父先生，请听我说，如果您再回到那个人家去，我呀，我就敢打你。’

“我相信我害怕了，我脸色变得煞白，我感到我快站不稳了，我想找话回答，但是找不到，当时我一声不吭。那个军官看到我始终没有开口，他就放声大笑，转过身去，回到那个人家去了。我回到了修道院。

“我是个出身名门的贵族。而且血气方刚，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这种侮辱是可怕的。尽管这个侮辱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它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我向我的院长声称，我对授任神职一事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根据我的要求，院长把我的圣职授任礼延迟一年。

“我去找了巴黎最好的剑术老师，我和他讲好条件，每天一次剑术课，一连上了一年。我受侮辱已经有一周年了，我穿上全套骑士服装，去参加一个贵夫人举行的舞会；我知道那个侮辱我的对头也会去。那是在靠近福尔斯监狱的自由民街上。

“果然，那个军官在那儿；我走近他，他那时正一边含情脉脉地望着一个女人，一面在唱一首情歌，我在他唱第二段正当中的时候打断了他。

“‘先生，’我对他说，‘您是不是讨厌我回到帕叶纳街上的那所房子里去？如果我去，您还想打我几棍子吗？’

“军官惊奇地看了看我，随后说：

“‘先生，您想干什么？我并不认识您。’

“‘我是，’我回答说，‘念圣徒的传记和把犹滴的故事翻译成诗的小教士。’

“‘啊！啊！我记起来了，’军官用嘲笑的口吻说，‘您想干什么？’

“‘我希望您有空和我出去散散步。’

“‘我很乐意，明天早上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要明天早上，请马上去吧。’

“‘如果您坚持……’

“‘是的，我坚持。’我说。

“‘那我们就出去吧，’军官说，‘各位夫人请放心，我只需要一点儿时间把这位先生宰了便回来把最后一段唱完。’

“我们出去了。

“我把他带到帕叶纳街。那天晚上月光明亮，我们拔剑相向，我一个冲刺便把他杀死了。”

“见鬼！”达尔大尼央说。

“不过，”阿拉密斯接着说，“因为那些大人小姐不见军官回来，后来又有人发现他被刺死在帕叶纳街，所以就有人想到是我把他杀死的。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所以我不得不暂时脱下教士服。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阿多斯，而波尔朵斯在我上剑术课之余，还教了我几下绝招；是他们两人使我下决心加入了火枪队。我父亲是在围攻阿腊斯的战役中阵亡的，国王很喜欢他，便批准了我的要求。所以您应该懂得，今天是我该回到教会中去的时候了。”

“为什么是今天，而不是昨天或者明天呢？今天您遇到了什么事情？是谁给您出了这样的馊主意？”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是这道伤口，这道伤口是上天对我的警告。”阿拉密斯说。

“这道伤口？算了吧！它已经快痊愈了，在今天使您最感痛苦的根本不是这道伤口。”

“那是什么呢？”阿拉密斯满脸涨红地问。

“阿拉密斯，您的心上有一道伤口，一道更加严重、血淋淋的伤口，一个被一个女人刺伤的伤口。”

阿拉密斯的眼睛不由得亮了一亮。

“啊！”他装作不在意地强忍着心中的激动说，“请别谈这些

## 三个火枪手

事情了；我，我怎么会因为失恋而伤心？依您看，我是神魂颠倒了吗？是为了谁呢？难道是为了我在队部驻地追求的一个缝衣女工或者女佣人吗？呸！”

“我亲爱的阿拉密斯，请原谅。不过我相信您的眼界要比这高一些。”

“要比这高一些？我是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野心？我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讨厌种种束缚的、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穷火枪手！”

“阿拉密斯，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一边看着他的朋友，一边叫了起来。

“我是尘土，我回到尘土之中去。人生充满了屈辱和痛苦，”阿拉密斯继续说，神色变得越来越忧郁，“所有把人生和幸福联系起来的线都一根根地断了。啊，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说，声音中透露出他内心的辛酸，“请相信我，一旦您也有了创口，要把它好好掩藏起来。沉默是不幸的人的最后的快乐，别让任何人知道您的痛苦的伤痕；好奇的人就会像苍蝇吮吸一头受伤的鹿的血一样吮吸我们的眼泪。”

“唉，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您刚才讲的也是我的故事。”

“什么？”

“是的，一个我心爱的、我崇拜的女人，刚被人绑架走了。我不知道她被弄到何处去了；她也许被囚禁着，也许已经死了。”

“不过您至少还可以有个安慰，她并不是自愿离开您的；如果您得不到她的消息，那是别人引起的，与您和您心爱的人无关，而……”阿拉密斯说。

“而什么？……”

“没有什么，”阿拉密斯接着说，“没有什么。”

“这么说，主意已经打定，您要永远告别尘世；决心不能改

变了？”

“永远告别。今天您是我的朋友，明天您对我来说不过是个影子；甚至可以说您将不再存在。至于尘世，那只不过是一座坟墓而已。”

“见鬼！，您说得这么凄惨啊。”

“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在召唤我，它要带我走。”

达尔大尼央没有回答，微微一笑。阿拉密斯接着说：

“可是，在我还在尘世时，我想和您谈谈您和我们的朋友阿多斯和波尔朵斯。”

“而我呢，”达尔大尼央说，“我本来想和您谈谈您，可是我看到您对什么都不在乎，对爱情，您说‘呸！’还说朋友是影子，尘世是坟墓。”

“唉！您将来自己也会看到的，”阿拉密斯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就别再谈了，”达尔大尼央说，“让我们把这封信烧了吧，这封信肯定会告诉您一些关于您的缝衣女工和女佣人对您不忠实的消息。”

“什么信？”阿拉密斯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一封在您离家以后送到您家里的信，有人交给我，要我带给您。”

“这封信是谁写来的？”阿拉密斯问。

“是某个伤心的女佣人，某个绝望的缝衣女工写来的吧；也许是德·谢弗勒兹夫人的使女写来的吧，她不得不跟着她的女主人回图尔了，而且为了故作风雅，她使用带香味的信纸，还在封蜡上盖上了公爵夫人的纹章印模。”

“您在说些什么呀？”

“啊哟！我可能把那封信给搞丢了！”达尔大尼央一面狡猾地说，一面装作在寻找，“幸好尘世是坟墓，人，当然女人也在内，是影子，爱情也只是一种被您‘呸！’的一声唾弃掉了的情感。”



“啊，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叫道，“您这可要我的命！”

“唷！总算找到了！”达尔大尼央说。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

阿拉密斯跳过去把信抓过来，打开后便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脸上露出了喜色。

“看来那个女佣人文才很好，”达尔大尼央阴阳怪气地说。

“谢谢，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叫道，他高兴得快疯了，“她是没有办法才回图尔去的；她没有欺骗我，她始终是爱我的。来，达尔大尼央，来，让我拥抱你；我幸福得透不过气来了！”

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阿拉密斯开始跳起舞来了。一页页的论文掉在地板上，他们用力地在上面对踏着。

这时候仆人巴赞端着菠菜炒鸡蛋进来了。

“滚开，你这个倒霉蛋！”阿拉密斯把自己头上的无边圆帽向他的脸上扔去，“回去，把这些可怕的蔬菜和讨厌的炒鸡蛋快端回去！去要一盆嵌猪油的野兔肉、一只肥阉鸡、一盆大蒜煨羊腿和四瓶勃艮第陈年葡萄酒。”

巴赞瞧着他的主人阿拉密斯，对这样的突然变化感到莫名其妙，忧伤地听任炒鸡蛋掉进了菠菜里，菠菜滑到了地板上。

“现在是把您的存在献给上帝的时候了，如果您要向他表示一下礼貌，”达尔大尼央接着用拉丁文继续说，“那么对世俗有所留恋并不妨碍侍奉天主。”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跟您的拉丁文一同见鬼去吧！我们一起来喝酒，该死的！倒满就喝，喝了再倒满；同时请把您和朋友们的的事儿讲些给我听听。”

## 第二十七章 阿多斯的妻子

达尔大尼央把他们离开以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精神振奋的阿拉密斯以后说，“现在只剩下阿多斯的情况不知道”，美酒佳肴已经使他们一个忘了论文，另一个忘了疲劳。

“难道您认为他遭到了不幸？”阿拉密斯问，“阿多斯非常冷静、勇敢；他的剑又使得好。”

“是的，当然是这样，可是我宁愿我的剑碰上贵族而不愿碰上奴仆，也不愿碰上棍子。所以我担心阿多斯挨了奴仆们的打，奴仆们打起来下手是很重的，而且一打起来就不肯罢手。因此我想我还是越早动身越好。”

“我陪您去，”阿拉密斯说，“虽然我觉得我还不能骑马。昨天，我曾经试用过那条挂在墙上的苦鞭，可是我痛得难以忍受，不得不停止了这种虔诚的练习。”

“阿拉密斯，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用鞭打来治疗枪伤的。不过您病了，病人的脑袋不好使，我原谅您。”

“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拂晓；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明天如果您能行，我们就一起动身。”

“那么明天见，”阿拉密斯说，“因为尽管您精力充沛，您也需要休息。”

第二天，达尔大尼央走进阿拉密斯房间时，看到他正站在窗前。

“您往那边看什么啊？”达尔大尼央问。

“是啊！我在欣赏马厩里的小马夫牵着三匹骏马；能够骑在这样漂亮的马上旅行，一定会快活得不得了。”

“好吧，我亲爱的阿拉密斯，您就让自己享受一下这样的乐

趣吧，因为这三匹马中有一匹是您的。”

“真的吗，哪一匹？”阿拉密斯问。

“三匹中随您挑一匹。”

“盖在马身上的华丽的马衣也是我的？”

“当然。”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您是在开玩笑，达尔大尼央。”

“从您开始讲法语起我就没有再开过玩笑。”

“这两只系在马鞍两旁的涂金的手枪套，这条天鹅绒的马衣，这副镶银的马鞍，都是我的了？”阿拉密斯问。

“都是您的。”

“天啊！三匹都是了不起的好马。”

“能得到您的赞赏我非常高兴。”达尔大尼央说。

“这份礼物是国王送给您的吗？”

“可以肯定不是红衣主教送的；可是您别去管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想想三匹中有一匹是属于您的就行了。”

“我就要那个小马夫牵着的那匹。”

“太好了！”

“伟大的主啊！”阿拉密斯嚷道，“我剩下的病痛这样一来也一扫而光了；哪怕我身上挨了三十颗子弹我也会骑上去的。啊，多漂亮的鞍镫！喂，巴赞，到这儿来，马上就来！”

仆人巴赞闷闷不乐、没精打采地出现在门口。

“擦亮我的剑，整整我的毡帽，刷刷我的披风，在我的手枪里装上子弹！”阿拉密斯说。

“最后一件事情可以免了，”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在您马鞍旁的枪套里已经有装上子弹的手枪。”

巴赞叹了一口气。

“喂，巴赞师傅，请放心吧，”达尔大尼央说，“随便干哪一行的人都可以进天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主人，已经是个很像样的神学家了！”巴赞说，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他会当上主教，说不定还会当上红衣主教。”

“嗯，可怜的巴赞，好吧，稍许考虑考虑，请问，做神职人员又有什么用？他们也要去打仗；你看得很清楚，红衣主教就要头戴头盔，手握长矛去打第一仗。还有德·诺加莱·德·拉瓦莱特，你对他怎么看的？他也是红衣主教，你不妨去问问他的仆人，他曾替他的主人包扎过多少次伤口。”

“唉！”巴赞叹了一口气说，“先生，这我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都乱套了。”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和这个可怜的仆人都已经走到了楼下。

“巴赞，替我稳住马镫，”阿拉密斯说。

像过去一样阿拉密斯用他矫捷优美的姿势跳上了马鞍，可是那匹高贵的坐骑打了几个转，还腾跃了几下，使阿拉密斯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的脸色顿时发白，身子也摇晃起来了。达尔大尼央事先就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所以一直在注意着他；这时立即冲上前去，把他抱住，送回到他的房间去。

“我亲爱的阿拉密斯，好了，您好好养伤，”他说，“让我一个人去找阿多斯吧！”

“您是铁打的，”阿拉密斯对他说。

“不，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可是在我离开您期间您怎么打发日子呢？”

阿拉密斯微微一笑。

“我要写些诗，”他说。

“好啊，做些像德·谢弗勒兹夫人的女佣人的信一样香气扑鼻的诗吧；讲些诗律学给巴赞听听，这能使他得到安慰。至于那匹马，您每天都可以稍微骑上一会儿，但时间别太长；这样您就可以恢复您骑马的习惯了。”

## 三个火枪手

“啊，这方面您可以放心，”阿拉密斯说，“回来时您一定会看到我已经准备好跟您走了。”

他们相互告别，十分钟以后，达尔大尼央在再三叮嘱巴赞和老板娘要好好照顾他的朋友阿拉密斯以后，便策马向亚眠驰去。

他怎样才能找到阿多斯呢？他还能找到他吗？

达尔大尼央在离开阿多斯时，阿多斯所处的情况是很危险的；阿多斯很可能抵挡不住，被打死了。这使他脸色阴沉，叹了几口气，还使他轻轻地咕囔了几句复仇的誓言。在他所有的朋友之中，阿多斯的年龄最大，在趣味和爱好方面跟他又很不一样。

可是他对阿多斯的敬重是显而易见的。使达尔大尼央赞赏和仰慕的是：阿多斯的高贵、优雅的气派，那种不愿透露自己优点的崇高心灵，那种心平气和的性格，那种快乐情绪，那种如果不是出于他的非凡的镇静就会被人当作盲目的愚勇。

在宫廷中德·特雷维尔可以算是个风度翩翩的高贵人物，可是阿多斯若是在他心情愉快的日子里，他的风度翩翩、高贵气质甚至超过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阿多斯中等身材，可是体态健壮、四肢匀称，所以在和波尔朵斯的摔交中，不止一次地使众口交誉的巨人波尔朵斯甘拜下风。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挺直的鼻子、线条酷似布鲁图的下巴，使他的头部具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威严和优雅的特征。他那双从不修饰的双手，使花了很大力气用杏仁膏和香油来保养双手的阿拉密斯自叹勿如。他的嗓音既深沉有力又和谐悦耳，最后在这个总是不声不响、事事谦逊的阿多斯身上，还有些难以形容的优点，那就是他对人情世故和最显赫的上流社会的习俗的深刻了解，以及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流露出来的大家风度。

如果是一场宴会，阿多斯会安排得很周到，他能使每个宾客坐在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适合的位子上。如果谈到有关纹章方面的学问，阿多斯熟悉法国所有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世系和姻亲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系、他们的家徽和家徽的渊源。他熟悉宫廷里所有礼仪的细枝末节，他知道大领主有多少权利，他对如何进行犬猎和鹰猎了如指掌，所以有一天他在谈起这门本事时，连在这方面被认为是大师的路易十三国王也不免大吃一惊。

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大贵族一样，阿多斯对马术和使用各种武器样样精通。而且在年轻时他学习就很用功，甚至关注的经院式的课程他也决不忽视，所以他经常对阿拉密斯说出来的那些拉丁文的片言只语付之一笑。甚至有两三次，当阿拉密斯说拉丁文时说出几个属于基本语法的错误时，他还替阿拉密斯纠正了动词的时间和名词的格，使他的朋友们大为惊讶。此外，阿多斯的正直也是无可指摘的；在那个世纪，军人们对宗教和良心并不认真对待，情夫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丝不苟。所以阿多斯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然而，天性高贵、体魄强健、本质高雅的阿多斯却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物质生活，阿多斯在他经常有的潦倒的日子里，他身上的全部优点突然会消声匿迹，如同被淹没在深沉的黑夜之中。

每逢这种时候，剩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阿多斯耷拉着脑袋，两眼无光，说话迟钝而费劲；他经常久久地注视着他的酒瓶和酒杯，或者注视着他的仆人格里莫。格里莫已经习惯于根据阿多斯示意的动作去做，从主人毫无表情的眼光中领会他的意思，并且立即去满足他。如果四个朋友在这种时候聚集在一起，好不容易他才能说出一两句话。可是，阿多斯喝起酒来却一个人能顶得上四个人，这时候他除了比平时更明显地皱着眉头和更加愁闷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表情。

达尔大尼央是个喜欢寻根刨底、心灵聪慧的人，但是尽管在这件事上他很想知道，却无法探明阿多斯这种意志消沉的原因，也没有发现在他意志消沉时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阿多斯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来信，也从来没有做过不让他所有的朋友知道

的事情。

也不能说阿多斯这种忧愁是喝酒引起的，因为恰恰相反，他喝酒正是为了消愁，可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结果，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也不能把这种忧愁归之于赌钱，因为阿多斯的赌品和波尔朵斯完全不同，波尔朵斯赢了钱就唱歌，输了钱便骂人；可是阿多斯不论输赢都是一样的无动于衷。有人看见他某天晚上在火枪手俱乐部里赢了一千皮斯托尔，接着又输得精光，还输了在盛大节日时使用的绣金腰带，后来又全部赢了回来，还多赢了一百个路易；他那两条清秀的黑眉毛一丝一毫也没有抬高或者降低，他那双带有珠光色泽的手也没有失去一点儿光彩，他那天晚上的愉快谈吐也始终是平静的。

阿多斯也不像我们的邻居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受气候的影响而脸色阴沉，可是阿多斯的忧愁却通常随着天气变好而格外深沉；六月和七月对阿多斯来说是两个最可怕的月份。

目前他没有什么忧心事，当有人向他谈起未来时，他总是耸耸肩膀，所以他的秘密一定是属于过去的。

即使阿多斯在酩酊大醉时，无论别人对他提的问题有多么巧妙，也不能从他那里掏出什么来，所以这种充满他全身的神秘色彩，使别人对他更加感到兴趣。

“不过，”达尔大尼央咕噜着说，“可怜的阿多斯，他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是由于我的错误才死的，因为是我把他拖到这件事情中来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起因，将来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而且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先生，还有呢，”普朗歇接口说，“我们的性命还可以算是他救的呢。您是否还记得他那时曾经叫过：达尔大尼央，快走！我中圈套了。后来在放了两枪以后，他在击剑时发出的叮当声有多么可怕！像是有二十个怒气冲天的魔鬼在那儿搏斗。”

这些话使达尔大尼央想快些见到阿多斯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他用马刺刺他的马；他的马本来就无需他的催促，这时更放开四蹄狂奔起来。

上午十一点左右，亚眠已经在望；十一点半，他们来到了那家该死的客店门口。

达尔大尼央经常盘算着要对那个阴险的客店老板好好报复一下；因此，他走进客店的时候，把帽子拉得低压在眼睛上面，左手握着剑柄，右手把他的马鞭挥得呼呼直响。

“您还认得我吗？”

达尔大尼央对迎上前来向他行礼的客店老板说。

“大人，我还没有这种荣幸认识您，”老板回答，达尔大尼央携带的华丽的行装使他眼花缭乱，一时恢复不过来。

“啊，您不认识我？”

“大人，不认识。”

“那么，我说两句话就可以使您认识我。大概在两星期以前，您竟敢控告一位贵族伪造货币；您把那位贵族怎么样了？”

老板脸色发白了，因为达尔大尼央显得一脸凶相，咄咄逼人，而且普朗歇也在学他主人的模样。

“啊！大人，请别提这件事了，”老板声音显得极其悲痛地说，“啊！大人，为了这个错误，我花了多大的代价啊！唉，我真是倒霉透了！”

“我问您，那位贵族怎样了？”

“大人，请听我说，发发慈悲，请开恩坐下吧！”

达尔大尼央因为生气和担心而没有吭声，他坐了下来，脸色威严得像个审判官。普朗歇神气活现地背靠在扶手椅上。

“大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老板抖抖索索地说，“现在已经认出您了；当初那位贵族发生不愉快的纠纷时您已经走了。”

“不错，是我；所以您看得很清楚，如果您不把全部事实告诉我，我是不会饶您的。”



“请听我说吧，您会知道全部事实的。”

“我听着。”达尔大尼央说。

“我得到地方当局的通知，有一个伪造货币的人要和他的几个同党一起来到我的客店里，他们都将乔装改扮成国王卫队卫士或者火枪手；你们的马，你们的仆人，你们各位大人的相貌，都对我描绘过。”

“后来呢？后来呢？”达尔大尼央说，他很快便明白了那些如此正确的体貌特征是从哪儿来的。

“地方当局派了六个人来做我的帮手，我根据地方当局的命令，采取了一些必需的应急措施，以便保证查获那些伪造货币的人。”

“您还这么说！”达尔大尼央说，他听到伪造货币的人这个名称觉得十分刺耳。

“大人，请原谅，请原谅我说了这些话，不过这也是我要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地方当局使我感到害怕，您也知道客店老板不能和地方当局搞坏关系。”

“我要再说一次，那位贵族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死了吗？还活着吗？”达尔大尼央问。

“大人，请别急，我们就要讲到了。后来发生了您也知道的事，您的匆匆离开，”老板补充说，他的狡猾用心没有逃过达尔大尼央的眼睛，“使得办这件事更有理由了。您的朋友，拼命地抵抗；没想到他的倒霉的仆人也找碴儿和装扮成马厩小厮的地方当局的人打了起来……”

“啊！混蛋！”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你们都是串通好的，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全部杀光！”

“唉，不是的，大人，我们不是串通好的，您马上就会明白的。先生，您的朋友，放了两枪打倒了两个人以后，便挥舞着他的剑边战边退；他把我的一个手下刺成了残废，又用剑面一下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我打得晕了过去。”

“可是，刽子手，你有完没完？”达尔大尼央说，“阿多斯呢，阿多斯怎么样了？”

“他边战边退，发现身后是通向酒窖的楼梯，酒窖的门正好开着，他就取下钥匙，退进去后把门关上，守在里边。既然可以肯定他在里边，我们也就随他去了。”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人家并不一定要杀掉他，只要把他关起来就行了。”

“公正的上帝啊！把他关起来吗，大人？他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在这之前他使尽全力拼杀，一个人被他当场杀死，另外两个受了重伤。死去的和受伤的被他们的伙伴抬走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他们。我自己在恢复知觉以后去找了省长，把发生的事情向他报告，并问他我应如何对待您的那个朋友。可是省长仿佛堕入了五里云雾中，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那些我接到的命令根本不是他下达的，还说如果我糊里糊涂对任何人说他跟这场殴斗有关，他就要叫人吊死我。看来当初是我搞错了，先生，是我抓错了人，而让该抓的人逃走了。”

“可是阿多斯呢？”达尔大尼央嚷道，他因为地方当局对这件事撒手不管而更加烦躁起来，“阿多斯呢，他怎么样了？”

“当时因为我急于要向您的朋友赔罪认错，”客店老板接着说，“就向酒窖走去，想恢复他的自由。啊！先生，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魔鬼了。听到我说要放他出来，他声称这是一个对他设下的圈套，要他出来先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我说由于我抓错了一个国王陛下的火枪手而处境尴尬，所以我非常谦卑地告诉他说我愿意接受他的条件。”

“‘首先，’他说，‘要把我的全身武装好的仆人还给我。’”

“我们忙不迭地服从了他的吩咐；因为您也明白，我们已经作好准备，您那位朋友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仆人格里

## 三个火枪手

莫先生（虽然他很少讲话，却已报过他的名字），格里莫先生便带着伤到酒窖里去了。他的主人把他接进去以后，又把门堵了起来，命令我们仍旧待在店堂里。”

“可是，”达尔大尼央大声说，“他究竟在哪儿呢？阿多斯在哪儿？”

“在酒窖里，先生。”

“什么，混蛋，您竟然把他一直扣在酒窖里？”

“老天爷行行好吧！不是的。我们把他扣在酒窖里！您这么说是不知道他在酒窖里干了些什么吧？啊！如果您能使他从酒窖里走出来，先生，我一辈子都会感激您。”

“这么说他在酒窖里？我能在酒窖里找到他？”

“先生，当然；他坚持一定要留在酒窖里。每天我们都用一把大叉子从气窗口把面包递给他，他要肉的时候就递给他肉。可是，唉！他最大的消费还不是面包和肉。有一次我想带着我的两名伙计到酒窖里去，可是他却大发雷霆。我听到他扳动手枪扳机和他的仆人扳动火枪扳机的声音。我们问他们想干什么，您的朋友回答说他和他的仆人一共有四十枪好放；他们宁愿放到最后一枪也不允许我们有一个踏进酒窖。于是，先生，我去向省长申诉。他回答我说这是自作自受，说这样可以教训教训我以后别再侮辱在我店里住宿的高贵的老爷们。”

“因此从那个时候起……”达尔大尼央问，他看到他的老板那副可怜相不禁笑了起来。

“先生，因此从那个时候起，”老板继续说下去，“我们过的是所能见到的最最悲惨的日子，因为，先生，您一定也知道，我们所有的食品都存在酒窖里；里面有我们的瓶装葡萄酒，我们的散装葡萄酒，啤酒，油，各种调味品，肥肉和香肠。由于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没法向来到我们这儿的旅客供应吃喝，所以弄得我们客店的买卖天天都亏本。如果您的朋友在我的酒窖里再待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月，我们就破产了。”

“活该！坏蛋。您倒是说说看，光凭我们的外貌，难道就看不出我们是上等人而不是伪造货币的人吗？”达尔大尼央说。

“是呀，先生，是呀，您说得对，”老板说，“可是，您听，您听，他又在发脾气了。”

“一定是有人打扰了他，”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没有办法呀，总得打扰他呀，”老板大声说，“刚才我们店里来了两位英国贵族。”

“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您也知道，先生，英国人喜欢喝上等葡萄酒；他们吩咐要最好的。我的妻子一定是去央求阿多斯让她进去，好满足那两个英国人的要求；可是阿多斯就是不让进去。哎呀，好心的上帝！现在越闹越凶了。”

果然，达尔大尼央听见酒窖那边吵得天翻地覆；他站起来，由无可奈何的老板领着，向酒窖走去，后面还跟着拿着装好弹药的短筒火枪的普朗歇。

那两位英国贵族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他们刚才赶了一段很长的路程，感到饥渴难忍。

“真是蛮横无理，”他们用稍带外国口音的很地道的法语大声说道，“这个疯子不让我们喝他们的酒。如果他再这么凶狠，我们就把门撞破；我们要把他杀了。”

“两位先生，慢点！”达尔大尼央从腰带上拔出两把手枪说，“对不起，你们休想杀人。”

“好啊，好啊，”从门后传来阿多斯的平静的声音，“这些冒充好汉的人，让他们进来试试，我们等着瞧。”

那两位看上去气壮如牛的英国贵族有点犹豫了，他们相互望望，就像在酒窖里的是一个吃人妖怪，是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巨人；谁要是侵犯了他的巢穴，都会受到惩罚。

## 三个火枪手

接着寂静了片刻，可是末了两个英国人有点骑虎难下，如果后退又怕被人笑话，其中的一个脾气比较暴躁，走下了通往酒窖的楼梯的五六个梯级，朝门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扳上两把手枪的扳机，“我负责上面那个，你负责下面那个。喂，两位先生，你们想打一仗吗？那么，来吧！”

“上帝！”阿多斯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好像听到是达尔大尼央的声音。”

“不错！”达尔大尼央也提高了声音说，“是我，我的朋友！”

“啊！好！”阿多斯说，“那就让我们来收拾这些撞门的家伙！”

那两位英国贵族的剑已经握在手里，可是他们现在被夹在达尔大尼央和仆人普朗歇的两道火力之间，他们又犹豫了片刻；可是他们的傲气占了上风，又向门上踢了一脚，把门踢出了一条从上到下的裂缝。

“你闪开，达尔大尼央；你闪开，”阿多斯叫道，“你闪开，我要放枪了。”

“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他始终是比较理智的，“你先忍耐一下！两位先生，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卷进一件糟糕的事情中来了，你们将被打得浑身都是窟窿。我的仆人和我每人都可以放三枪，酒窖里面也可以放三枪；此外我们还有剑，而且我的朋友和我两人的剑术还是不错的。我们双方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吧。你们马上会有得喝的，我向你们保证。”

“如果还有剩下的话，”阿多斯用嘲笑的声音咕噜着说。

客店老板觉得有一道冷汗顺着他的脊梁在往下流。“什么，如果还有剩下的话？”他喃喃地说。

“见鬼！会有剩下的，”达尔大尼央说，“请放心，他们两人是喝不完酒窖里所有的酒的。先生们，把你们的剑插回到剑鞘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吧。”

“好！您也把您的两把手枪插回到腰带上去。”

“当然可以。”

达尔大尼央首先作出了榜样，随后回过头来叫普朗歇把他的短筒火枪的枪机扳下。

两个英国人被说服了，一边嘴里咕噜着，一边把他们的剑插回剑鞘。有人把阿多斯被关在酒窖里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正派的贵族，都说这件事是客店老板做得不对。

“先生们，现在，”达尔大尼央说，“请回到上面你们的房间里去吧；十分钟以后，我保证叫人把你们想要的上等葡萄酒送到你们的房间里去。”

两个英国人行了个礼，走了。

“亲爱的阿多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达尔大尼央说，“请替我把门打开吧。”

“马上就开，”阿多斯说。

接着便听到一阵响亮的柴捆的磨擦声和大木料的叽嘎声：那是阿多斯的护墙和防御工事，现在由他这个防卫者亲手来拆除了。

一会儿以后，门拉开了，出现了阿多斯的苍白的面孔；他快速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达尔大尼央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亲热地拥抱了他；随后他想把阿多斯拉出这个潮湿的酒窖；这时候他才发现阿多斯的身子有点儿摇晃。

“您受伤了吗？”达尔大尼央问。

“我！一点伤也没有；我是醉得快死过去了，没有别的。在这方面还从来没有能创造出比我更好的成绩呢。上帝万岁，我的老板！我想我一个人至少喝了有一百五十瓶酒！”

“老天啊！”老板嚷道，“即使仆人喝的只有主人的一半，我

也破产了！”

“格里莫是个高贵人家训练出来的仆人，他不会允许自己和我吃喝同样的东西；他只喝了些桶里的酒；哟，我相信他忘了塞桶塞子了。您听到了没有？酒还在流呢！”

达尔大尼央哈哈大笑，笑得老板从打冷战变成了发高烧。

就在这时候，格里莫在他主人阿多斯身后出现了，他肩上扛着短筒火枪，脑袋瓜摇摇晃晃。他的全身都沾着粘乎乎的液体，老板认出那是他最上等的橄榄油。

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和他们的仆人穿过店堂，走进了这家客店最好的房间，那是达尔大尼央凭他的权威占下的。

这时候，老板和老板娘拿着灯冲进已经有好久不准他们进入的酒窖里去了；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

阿多斯原来的防御工事是用柴捆、木板和空酒桶根据兵法的常规堆筑起来的，他在出来时在这个工事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老板和老板娘从这个缺口走进以后，看到这儿那儿都有一些被啃光了肉的火腿骨头浸泡在由葡萄酒和油聚积成的洼塘里；还有一大堆打碎了的酒瓶堆满在酒窖的左角；另外还有一只龙头没有关好的酒桶，正在从那个口子里流出最后几滴酒。整个场面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原来挂在搁栅上的五十串香肠还剩下十串。

这时候，老板夫妇俩的号叫声透过了酒窖的穹顶，连达尔大尼央听了也受到了感动；阿多斯却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可是，随着痛苦而来的是狂怒。老板绝望之余抓起一把烤肉铁钎当作武器，冲进了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待着的房间里。

“来点葡萄酒！”阿多斯看到老板便说。

“来点葡萄酒？”惊得发呆的老板说，“来点儿葡萄酒！可是您已经喝了我一百多皮斯托尔的葡萄酒了；我现在已经破产了，完了，一无所有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了！”阿多斯说，“我们可是一直都感到口渴得很。”

“如果您只是喝喝也就罢了；可是您还把所有的瓶子都打碎了。”

“是您把我推到那堆瓶子上去的，它们一下子坍下来了；这是您的错。”阿多斯说。

“我所有的油也完了！”

“油是涂伤口的良药，可怜的格里莫被你们打伤了，他总得敷药吧。”

“我所有的香肠也被啃完了！”客店老板说。

“酒窖里的耗子多得数不清。”

“这些损失，您要赔我！”老板怒气冲天地叫了起来。

“该死的坏蛋，”阿多斯说着站了起来，可是紧跟着又坐了下去，他的力气刚才已经全部使光了。达尔大尼央举起鞭子过来帮助他。

老板后退一步，开始号啕大哭。

“这件事可以使您得到些教训，”达尔大尼央说，“对待上帝给您送来的客人，您要更加客气一些。”

“上帝送来的？应该说是魔鬼送来的！”

“老板，”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您还要在我们耳朵边喋喋不休，我们就把我们四个人全都关进您的酒窖里去，好好地去看看这次损失是不是真有您说的那样大。”

“那么好吧，先生们，”老板说，“是我错了，我承认，可是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你们是老爷，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客店老板，你们会对我发慈悲的。”

“啊，如果你这样说，”阿多斯说，你会使我心碎的，眼泪会像酒桶里流出来的葡萄酒那样冒出来。我们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凶恶。喂，你过来，到这儿来跟我们谈谈。”

老板提心吊胆地走近他们。



## 三个火枪手

“我对你说过来你就过来，别害怕，”阿多斯接着说，“我上次付账的时候，把我的钱袋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是的，大人，”

“这只钱袋里有六十个皮斯托尔，现在钱袋在哪儿？”

“交给法院了，大人；因为当时有人说是伪造的货币。”客店老板说。

“好了，你去把那只钱袋要回来，六十个皮斯托尔就是你的了。”

“可是大人也知道，法院到手的东西是不肯还的。如果是假的倒还有点儿希望；不幸的是那些皮斯托尔都是货真价实的。”

“这件事你去跟法院解决吧，客店老板，这与我无关；再说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喂，”达尔大尼央说，“阿多斯骑来的那匹马在哪儿？”

“在马厩里。”

“它值多少钱？”

“最多值五十个皮斯托尔。”

“它值八十个皮斯托尔；你就拿去吧，这样就一切都解决了。”

“怎么！你卖掉我的马，”阿多斯说，“你卖掉我的马？我骑什么去打仗？骑格里莫的马吗？”

“我给您带来了另外一匹马，”达尔大尼央说。

“另外一匹？”

“而且是一匹顶呱呱的好马！”老板大声说。

“好，如果另外一匹更漂亮、更年轻，那就把这匹老的拿去吧；现在让我们来喝酒。”

“哪一种酒？”老板说，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靠近那些木板条子的那一种；还剩下二十五瓶，其余的都在我摔下去时打碎了。把这种酒拿六瓶上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家伙真能喝！”老板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他要是哪怕再在这儿待上半个月，喝酒付钱，我的买卖就可以恢复了。”

“你也别忘了，”达尔大尼央说，“拿四瓶同样的酒去送给那两位英国贵族。”

“现在，”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我们等他拿酒来，你先把其他人的情况对我说；快说吧。”

于是达尔大尼央告诉了他怎样找到了因扭伤躺在床上的波尔朵斯，以及被两个神学家夹在中间坐在桌前的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刚讲完，老板拿着六瓶酒进来了，还有一块没有藏在酒窖里的火腿。

“很好，”阿多斯一边说，一边斟满了他自己的和达尔大尼央的酒杯，“我们为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喝一杯；可是您呢，我的朋友，您怎么了？您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我看您的脸色很难看。”

“唉！”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呀，我是我们之中最不幸的一个！”

“你，不幸！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嗯，你怎么不幸？讲给我听听。”

“以后吧，”达尔大尼央说。

“以后！为什么要以后？因为你以为我醉了？达尔大尼央，你要记住：我只有在喝酒时头脑才格外清楚。你说吧，我好好听着。”

于是达尔大尼央把他和博纳希厄太太的事讲给阿多斯听。

阿多斯听他讲完，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随后他说：

“这种事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这是阿多斯常说的一句话。

“亲爱的阿多斯，您老是说算不了什么！”达尔大尼央说，“这句话您说是不适合的，因为您从来也没有爱过。”

## 三个火枪手

阿多斯的眼睛原来是死气沉沉的，这时突然发出了光辉；不过这只不过像是一道闪电，闪电过后，他的眼睛又变得和从前一样黯淡无光。

“这倒是真的，”他平静地说，“我，我从来没有爱过。”

“那您就应该清楚，像您这样铁石心肠的人，”达尔大尼央说，“不应该对我们这些温柔多情的人这样生硬。”

“温柔多情的心肠，也就是千疮百孔的心肠，”阿多斯说。

“您说什么？”

“我说爱情是抽签，谁抽到了谁就死！您没有抽中真是太幸运了，请相信我，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如果我可以对您提个忠告，那就是永远别抽中。”

“她好像是那么爱我！”达尔大尼央说。

“她好像很爱您。”

“啊！她是爱我的。”

“真是个孩子！每一个男人都认为他的情妇是爱他的，可是没有一个男人不被他的情妇欺骗。”

“阿多斯，您从来不曾有过情妇？”

“这倒是真的，”阿多斯在沉默了片刻以后又说，“我，我，我从来不曾有过情妇，我们喝酒吧。”

“可是，既然您是个哲学家，”达尔大尼央说，“请指点我，支持我；我需要知识和安慰。”

“安慰什么？”

“安慰我的不幸。”

“您的不幸只会引人发笑，”阿多斯耸耸肩膀说，“如果我讲一个爱情故事给您听听，我倒很想知道您会说些什么。”

“是您的故事吗？”

“是我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无关紧要。”

“讲吧，阿多斯，讲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喝酒，这样更好些。”阿多斯说。

“您边喝边讲吧。”

“是啊，是可以这样，”阿多斯一边干杯一边说，接着又把杯子斟满，“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进行，毫无冲突。”

“我听着，”达尔大尼央说。

阿多斯开始沉思，当他沉思的时候达尔大尼央发现他脸色越来越白；一般来说，一个人醉到这个程度就会倒下睡大觉了，可是他却没有睡着，而在高声说梦话。这种在沉醉中的梦游症使人有些害怕。

“您一定要听吗？”他问。

“我请求您讲，”达尔大尼央说。

“那我就从命了。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您听清楚了，不是我……”阿多斯说，同时露出一个阴郁的微笑，“不是我那个省的，也就是说，是贝里省的一位高贵的伯爵，他在二十五岁时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美得像天使般的姑娘。在她那妙龄少女的天真烂漫里，却透出一种诗人的火热的思想，这能使人不知不觉地陶醉；她住在一个小镇上，她哥哥是这个镇上的本堂神父。他们两人都不是本地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可是谁都因为看到她长得如此美丽，她的哥哥又如此虔诚，所以谁也没有问他们的来历；而且据说他们出身高贵。我那位朋友是当地的领主，本来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引诱她或者强逼她的，因为他是当地的主宰；谁会来帮助这两个外地来的陌生人呢？不幸的是我那位朋友是个正派人，他娶了她作妻子，真是个笨蛋，傻瓜，白痴！”

“既然他爱她，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达尔大尼央问。

“等一会您就明白了，”阿多斯说，“他把她带进他的城堡，使她成了省里的第一夫人；应该说，她的举止完全配得上她的地位。”

“后来呢？”达尔大尼央问。

“后来吗！有一天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去打猎，”阿多斯继续说下去，声音很低，但是说得非常快，“她从马上摔下来，晕过去了，丈夫赶过去救她，发现她被衣服束缚得喘不过气来，于是用他带在身边的匕首割破她的衣服，露出了她赤裸的肩膀。达尔大尼央，您倒是猜猜看她肩膀上有什么东西？”阿多斯讲到这儿竟放声大笑起来。

“我怎么会知道？”达尔大尼央问。

“一朵百合花，”阿多斯说，“她被上过烙印！”说到这里，阿多斯一仰脖子，把手里那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真可怕！”达尔大尼央大声说，“您在对我说些什么啊？”

“这是真的，达尔大尼央，天使原来是魔鬼。可怜的姑娘做过贼。”

“伯爵怎么办？”

“伯爵是个大贵族，他在他的领地上掌握着低级和高级裁判权，他撕去了伯爵夫人的衣服以后，把她双手绑在背后，吊在一棵树上。”

“天啊！阿多斯！这是凶杀！”达尔大尼央高声说。

“是的，也不过是凶杀而已，”阿多斯说，他的脸白得像死人一样，“不过，我好像我的酒不够了。”

说着他抓起剩下的最后一瓶酒的瓶颈，嘴对着瓶口，一口气把那瓶酒喝完。随后他听任他的脑袋倒在他的双手上；被吓坏了的达尔大尼央坐在他的面前。

“这事使我以后不再去想那些漂亮的、富有诗意的和多情的女人了，”阿多斯说着站了起来，他不想再继续讲他的有关那位伯爵的寓言了，“但愿上帝也能使您和我一样。让我们喝酒吧！”

“这么说她死了？”达尔大尼央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啦！”阿多斯说，“举起您的杯子来；拿火腿来，混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东西！”阿多斯嚷道，“我们不能再喝了！”

“她的哥哥呢？”达尔大尼央怯生生地问。

“她的哥哥？”阿多斯重复他的话。

“是的，那个教士呢？”

“啊！我曾打听过他的消息，想把他也吊死；可是他早一天就离开了他的教堂。”

“至少有人知道这个坏蛋是什么人吧？”达尔大尼央说。

“肯定是那个美人儿的第一个情夫和共谋犯，他之所以装作本堂神父也许是为了把他的情妇嫁出去。我真希望他被四马分尸。”

“啊，主啊！主啊！”达尔大尼央说，他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吓得昏头昏脑了。

“达尔大尼央，把这片火腿吃了吧，味道很好，”阿多斯一边说着，一边切了一片火腿递到年轻人的盆子里，“多遗憾啊！在酒窖里连四只这样的火腿也没有！否则，我还可以再多喝五十瓶酒。”

达尔大尼央没法再继续忍受下去这样的谈话，否则他真要发疯；他的脑袋垂倒在自己的双手上，装作睡着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喝酒，”阿多斯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说，“不过您还算是好样的！……”

## 第二十八章 归 来

达尔大尼央听了阿多斯的知心话大为震惊；但是在这件只露出一半真相的事情中，有很多情况他觉得还不清楚。首先，这些话是一个完全醉了的人向一个半醉的人倾吐的；可是，尽管那两三瓶勃艮第葡萄酒把达尔大尼央折腾得迷迷糊糊，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阿多斯的每一句话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仍然怀着的疑问使他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所以他走进他朋友阿多斯的房间，说要把昨天的谈话继续下去；不过他看到阿多斯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又成了一个很精明、很难让人看透的人。

而且，阿多斯在跟他握过手以后，抢在前面先谈起了他想谈的事。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今天我醉得很厉害，”他说，“今天早上我还感到舌头转动不过来，脉搏跳得非常快；我可以打赌，我昨天一定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胡话。”在讲这些话时，他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朋友看，看得达尔大尼央很不自在。

“没有呀，”达尔大尼央说，“您只不过说了一些很平常的事。”

“啊！您真让我感到惊奇！我原来以为对您讲过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接着他便死死地看着达尔大尼央。

“说真的！”达尔大尼央说，“昨天我好像醉得比您还厉害，因为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阿多斯对这句话不以为然，他接着说：

“您不会不注意到，达尔大尼央，每个人醉后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悲伤，有的高兴；而我呢，我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喝醉，就把所有那些伤心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这是我的怪癖，也是我的主要缺点，我承认；不过，除此以外，我的品酒能力很好。”

说这话时阿多斯的态度很自然，这使得达尔大尼央了解阿多斯的信心有些动摇了。

“噢，是的，的确是这样，”达尔大尼央说，他重新又想试图引诱对方说出真相，“确实如此，我记起来了，我们谈到过吊死人的事。”

“瞧！您看见了吧？”阿多斯说，他的脸一下子发白了，可是他还试着要笑笑，“我可以肯定，我一做恶梦就看到吊死人。”

“是的，是的，”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现在记起来了；是的，好像……请等等……好像说的是一个女人……”

“您看，”阿多斯脸色发青地说，“这是那个金发女人的动人故事；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醉得快要死了。”

“不错，是这个故事，”达尔大尼央说，“是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非常漂亮的金发姑娘。”

“是的，被吊死了。”

“被她的丈夫吊死了，她的丈夫是您认识的一位领主，”达尔大尼央一边紧紧地盯着阿多斯，一边说。

“嗯！当一个人不太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往往会损害别人，”阿多斯耸了耸肩膀说，“我下决心不再喝醉了，达尔大尼央；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

达尔大尼央没有吭声。阿多斯接着突然改变了话题。

“噢！”他说，“谢谢您替我带来了那匹马。”

“您中意吗？”达尔大尼央问。

“中意，但是它不是一匹经得起劳累的马。”

“您错了；我骑着它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赶了十法里路。”

“是吗！不过这会使我感到后悔了。”阿多斯说。



“后悔？”

“是的，我已把它打发掉了。”

“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今天早晨，我六点钟醒来，您还在酣睡，我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因为昨天多喝了酒，我脑子里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走到下面店堂里，看到我们的那两个英国人中的一个正在和一个马贩子就一匹马讨价还价，因为他的马昨天晚上中风死了。我走过去，看到他为一匹深栗色的马出到了一百皮斯托尔。我就对他说：

“‘正好，先生，我也有一匹马要卖掉。’

“‘而且是一匹相当漂亮的马？’他说，‘我昨天看见您那位朋友的仆人牵着。’

“‘您看值不值一百个皮斯托尔？’

“‘值；您愿意用这个价钱让给我吗？’

“‘不，可是我愿意拿它来和您赌。’

“‘您愿意拿它和我赌？’

“‘是的。’

“‘用什么赌？’

“‘用骰子。’

“我们讲完以后便赌了起来；我把马输掉了。啊，不过，还好，”阿多斯继续说，“我又把马衣给赢回来了。”

达尔大尼央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我这样做您感到不高兴吗？”阿多斯说。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这匹马原来有朝一日可以让我们战场上出出风头的。它是一件证物，一件纪念品。阿多斯，您这件事做错了。”

“唉，达尔大尼央，请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那位火枪手说，“我，我当时厌烦得要命；而且，说句真心话，我不喜欢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马。好，如果只是为了出出风头，那么有马鞍就够了。至于马，我们可以找到说明它失去的原因。见鬼！任何一匹马都是要死的；就当我那匹马得了鼻疽病或者皮疽病好啦！”

达尔大尼央还是高兴不起来。

“您看上去这样关心那匹马，”阿多斯接着说，“这使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还没有把我的事讲完呢。”

“那您还干了些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我九点对十点输掉了那匹马，接着我念头一转，想到了拿您的那匹去赌。”

“是吗！可是我希望您仅仅转了转念头？”

“不是的，我立即付诸行动。”阿多斯说。

“啊，糟糕！”达尔大尼央担心地嚷道。

“我赌了，又输了。”

“把我的马输了？”

“把您的马输了；七点对八点，只差一个点子。”阿多斯说。

“阿多斯，您的脑子不太清醒。”

“达尔大尼央，这句话您应该在昨天我讲那些愚蠢的故事时对我说，而不是在今天早上对我说。我已经把马连同鞍辔装备全都输掉了。”

“这真可怕！”

“等等，您根本就不明白，我本来可以做一个高明的赌徒，只要我不一意孤行的话；可是就像我在喝酒时一样我却一意孤行；我一意孤行……”

“可是您还想赌什么，您什么也没有了啊！”达尔大尼央说。

“有，有，达尔大尼央；我们还有呢，您手指上还有一枚戒指在闪闪发光。”

“这枚钻戒！”达尔大尼央一边叫了起来，一边立即用手按住了戒指。

## 三个火枪手

“这我是个行家，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几枚，我估计您这一枚值一千皮斯托尔。”

“我希望，”吓得半死的达尔大尼央神情严肃地说，“您没有提起过我的戒指。”

“达尔大尼央，当然提起过了，您也知道，这枚戒指现在我们惟一的财产。有了它，我可以把我们的马和鞍辔赢回来，而且，还可以赢点钱来做旅费。”

“阿多斯，您真使我不寒而栗！”达尔大尼央嚷道。

“我对我那位赌友谈到了您的戒指，他也曾注意到它。真见鬼！亲爱的，您手上戴了一颗天上的星星，却不愿意别人注意它！这不可能！”

“快说下去，快说下去！”达尔大尼央说，“因为，说真的，您这种若无其事的模样真要把我急死了！”

“我们就把这枚戒指分为十份，每份一百皮斯托尔。”

“啊！您这是想开玩笑，想考验我吧？”达尔大尼央说，这时候他愤怒地抓住了他的头发。

“不，我不是开玩笑，见鬼！您呀，我真想看看您会怎么样。我有十五天没有见过一个人；只跟酒瓶子打交道，有点儿呆头呆脑了。”

“这决不是把我的戒指拿去赌的理由，”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一边紧握着自己的拳头。

“听我说完吧；一共分十份，每份一百皮斯托尔，掷十次，输光了就不能再赌；掷到第十三次我就输了个精光。十三这个数字总是不吉利的；又正好是七月十三日……”

“妈的！”达尔大尼央一边叫了起来，一边从桌前站了起来，当天的故事已经使他忘了头天的故事。

“耐心些，”阿多斯说，“我当时想到了一个计划，那个英国人有点儿古怪，早上我看到他在和仆人格里莫谈话，格里莫告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英国人要他去做他的仆人。所以我就用格里莫和他赌；沉默寡言的格里莫，也分作十份。”

“啊！真妙！真是不可思议！”达尔大尼央说，他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就是格里莫，您听明白了！格里莫整个儿也值不了什么钱，还把他分了十份；可是我就是用他赢回了戒指。您现在还能说一意孤行不是一种美德吗？”

“是啊，这件事太滑稽了！”放下心来的达尔大尼央一边大声说，一边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您也明白，我运气来了，所以马上又再拿钻石去赌了。”

“啊，见鬼！”达尔大尼央说，他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我赢回了您的鞍辔，接着是您的马，然后是我的鞍辔和我的马；后来呢，又重新输掉。总而言之，最后我又赢回了您和我的两匹马的鞍辔。这一次我赌得相当不错，所以我就歇手了。”

达尔大尼央松了一口气，就像压在他胸脯上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

“总之，我的戒指还在？”他怯生生地问。

“整个都在！还有您的那匹心爱战马，和我的那匹心爱战马的两副鞍辔。”

“可是我们光有鞍辔没有马又有什么用？”达尔大尼央问。

“我倒有个想法。”

“阿多斯，您真叫我害怕。”

“听着，您已经有很久没有赌了，达尔大尼央，是吗？”阿多斯说。

“我根本不想赌。”

“话不能说得太绝。您已经有很久没有赌了，我看，您的手气一定很好。”

“是吗，那又怎么样呢？”

## 三个火枪手

“怎么样！那两个英国人还在店里。我注意到他们非常喜欢那两副鞍辔；而您呢，您好像又非常舍不得您那匹马。换了我，我就用您的鞍辔去赌您的马。”

“可是他不会只想要一副鞍辔的。”达尔大尼央说。

“那就赌两副呗，真是的！我，我可不会像您这样自私。”

“您会这么干吗？”达尔大尼央说，他有点犹豫了，因为阿多斯的信心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他。

“您一次赌两副鞍辔。”

“可是因为已经没有了马，我非常想保住鞍辔。”

“那就用您的戒指赌吧。”阿多斯说。

“噢，那是另一回事；我永远不会拿它来赌的。”

“见鬼！”阿多斯说，“我本可以向您建议拿普朗歇去赌的，可是这种办法已经用过，英国人也许不同意。”

“亲爱的阿多斯，我的主意已定，”达尔大尼央说，“我宁愿什么也不赌。”

“真是太遗憾了，”阿多斯冷冷地说，“英国人口袋里有的是钱。啊，上帝，试一次吧，掷一下就行了，快得很。”

“如果我输了呢？”

“您会赢的。”

“万一输了呢？”达尔大尼央问。

“就把两副鞍辔给他。”

“好吧，去掷一下，”达尔大尼央说。

阿多斯去找那个英国人，在马厩里找到了他，英国人正在用贪婪的目光看着那两副鞍辔；机会太好了！阿多斯提出了条件：两副鞍辔赌一匹马或者一百皮斯托尔，英国人立即很快地盘算了一下：两副鞍辔值三百皮斯托尔。他拍板同意了。

达尔大尼央浑身在发抖，他掷下了骰子，掷出了个三点；他那苍白的脸色把阿多斯也吓着了，阿多斯只得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朋友，这一下掷得糟透了；先生，您那两匹马有全副装备了。”

英国人得意洋洋，骰子拿在手里连摇也懒得摇一下，便看也不看地掷了出去；他认为自己已稳操胜券了；达尔大尼央也把头转了过去，免得让人看到他那副难受相。

“看，看，看，”阿多斯说，声音还是那么平静，“这一下掷得真是不同寻常，我一生中只见过四次：两个幺！”

英国人看了一下，不禁目瞪口呆，达尔大尼央看了一下，顿时大喜若狂。

“是的，”阿多斯接着说，“只有四次：一次在德·克莱基的家里；一次在我乡下的城堡里……那时候我还有一座城堡；第三次在德·特雷维尔家里，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最后，第四次是在一家小酒店里，那是我掷的，让我输了一百个路易和一顿夜宵。”

“这么说，先生是想要收回马了，”英国人说。

“当然，”达尔大尼央说。

“这么说，不让翻本了。”

“我们的条件里面讲定不让翻本，您还记得吧。”达尔大尼央说。

“的是。那就让您的仆人把马牵去，先生。”

“等等，”阿多斯说，“先生，请允许我，跟我的朋友说几句话。”

“请说吧。”

阿多斯把达尔大尼央拉到一边。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您还要我干吗？您又要吊我的胃口，让我再赌下去吗？”

“不是的，我要您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您是想收回您的马，对不对？”阿多斯问。

“当然。”

“您错了，要是我的话，我宁愿拿一百皮斯托尔；您知道您是用两副鞍辔赌一匹马或者一百皮斯托尔。”

“是的。”

“我宁愿拿一百皮斯托尔。”阿多斯说。

“可是我呢，我要收回马。”

“您错了，我们两个人要一匹马干吗？我不能骑在您后面的马屁股上。您也不能在我身边骑着这匹骏马来羞辱我。我呀，我一定拿一百皮斯托尔，我们回巴黎需要钱用。”

“我还是想要那匹马，阿多斯。”

“您错了，达尔大尼央；一匹马会扭伤，会摔交，会膝关节受伤；一匹马会在另一匹患鼻疽病的马吃过草料的马槽里吃草料。您看，要了一匹马，还不如说白白丢了一百皮斯托尔。马得靠它的主人供养，而一百个皮斯托尔却能供养它们的主人。”阿多斯说。

“可是我们怎么回去呢？”

“当然是骑我们仆人的马回去！别人照样能从我们的神色看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将来阿拉密斯和波尔朵斯骑着他们的马耀武扬威的时候，我们骑的却是矮小的劣马，那才真叫好看呢！”达尔大尼央说。

“阿拉密斯！波尔朵斯！”阿多斯说着笑了起来。

“笑什么？”达尔大尼央问，他对他朋友的高兴劲儿有点莫名其妙。

“很好，很好，让我们继续说下去，”阿多斯说。

“这么说，您的意思是……”

“达尔大尼央，把那一百皮斯托尔拿来；有了那笔钱以后，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到月底。我们都已经十分累了，您看，能够休息一下一定是不错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我休息！啊，不！阿多斯，一到巴黎我就要去找我的情人博纳希厄太太。”

“很好，为了干这件事，难道您认为您那匹马跟钱同样有用吗？去把那一百皮斯托尔拿来吧，达尔大尼央，去把那一百皮斯托尔拿来吧。”

其实达尔大尼央只要有一个理由就会让步的；他觉得阿多斯的这个理由挺不错。再说，如果他再坚持下去，他怕被阿多斯看作是自私，所以他同意了要一百个皮斯托尔不要马；英国人立刻如数点交给他。

剩下来要考虑的便是如何动身了。和客店老板的条件谈好了，除了阿多斯的那匹老马以外再贴六个皮斯托尔；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分别骑上了普朗歇和格里莫的马，两个仆人把两副鞍辔顶在头上赶路。

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尽管骑的马很不好，但是没有多久便跑到他们仆人的前面，到了克雷沃克尔。他们隔着很远就看到了阿拉密斯神情忧郁地靠在窗口上。

“喂，喂！阿拉密斯！您在那儿干什么啊？”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叫道。

“啊，达尔大尼央，是您！阿多斯，是您！”阿拉密斯说，“刚才我在想，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得有多么迅速，我那匹英国马走了。刚刚消失在飞扬的尘埃之中，世间万物是多么变化无常。人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存在。”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达尔大尼央问，他开始疑心出了什么事。

“意思是说，我刚才做的一笔买卖被人坑了；六十个路易卖掉了一匹马。可是从这匹马刚才奔驰的速度来看，它每小时可以跑五法里路。不止这个钱。”



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放声大笑起来。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说，“请别过分埋怨我，需要面前无法律；况且首先受到惩罚的是我，因为那个下流的马贩子至少少给了我五十个路易。啊，你们两位倒是挺会爱惜！你们骑着你们仆人的马，却让他们牵着你们的好马慢慢地溜达。”

就在这时候，一辆大篷车来到他们面前停下；从上面走下了头上各顶着一副鞍辔的格里莫和布朗歇。那辆大篷车原来是空着回巴黎去的，两个仆人和车夫讲好一路上替他付酒钱作为车资，便搭上了这辆大篷车。

“这是怎么回事？”阿拉密斯看到这个情况问道，“怎么只有鞍辔了？”

“您现在明白了吧？”阿多斯说。

“朋友们，跟我完全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仅把鞍辔给留下来了。喂，巴赞！把我那副新的鞍辔和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的放在一起。”

“您把您那两位教士怎么样了？”达尔大尼央问。

“我在您走后第二天请他俩吃晚饭，”阿拉密斯说，“顺便说说，这儿有上好的葡萄酒；我尽量把他们灌醉，到最后那个本堂神父不准我脱下火枪手的制服，那个耶稣会会士请求我介绍他加入火枪队。”

“不用做论文！”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不用做论文！”

“从那以后，”阿拉密斯接着说，“我活得很快乐。我开始做一首每句只有一个音节的诗；做起来相当困难，可是任何事情的价值就在于困难。这首诗的内容是很风流的，我要把第一节念给你们听，一共有四百行，念完需要一分钟。”

“亲爱的阿拉密斯，说真的，”达尔大尼央说，他对诗的憎恶和对拉丁文的憎恶不相上下，“至少可以肯定您的诗将会有两种价值：困难和简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且，”阿拉密斯继续说下去，“我那首诗表现出了高尚而强烈的爱情，你们将会看到的。啊！我们就回巴黎去吗？好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跟那个好心的波尔朵斯重逢，那正是太好了。这个大傻瓜，你们不相信我有多么想念他吗？他决不会卖掉他的马的，哪怕是拿一个王国和他交换。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骑在马上的样子；我可以肯定，他的神气一定像一个蒙古帝国的皇帝。”

他们让马休息了一个小时；阿拉密斯付清了他的账，随后让巴赞也坐上大篷车，和他的伙伴们待在一起，于是大家动身去找波尔朵斯。

找到波尔朵斯时他已经下床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虽然只有他一个人，桌子上却放着够四个人吃的一顿晚餐；有捆扎得很雅致的烤肉、上等葡萄酒和时鲜水果。

“啊，欢迎！”他站起来说，“先生们，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正在喝汤呢，你们来跟我一起吃饭吧。”

“哟，哟！”达尔大尼央说，“穆斯格尔没有用套索吊过这些瓶酒，瞧，这儿还有嵌猪油的烤小牛肉片和牛里脊肉……”

“我正在康复，”波尔朵斯说，“我正在康复，那些倒霉的扭伤最伤元气，您曾经扭伤过吗，阿多斯？”

“从来没有过；不过我记得在那次费鲁街的小接触中，我曾挨过一剑；过了两三个星期以后，我就康复了。”

“亲爱的波尔朵斯，这顿饭不是为您一个人准备的吧？”阿拉密斯说。

“不是的，”波尔朵斯说，“我正在等附近几位贵族，可是刚才他们派人来通知说他们不来了，你们来了正好代替他们；我就没有什么损失了。喂，穆斯格东！把椅子搬来，要他们送加倍的酒来。”

“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吃的是什么呢？”十分钟以后阿多斯说。

## 三个火枪手

“那还用说！”达尔大尼央回答，“我，我吃的是配刺菜蓟和骨髓的小牛肉。”

“我吃的是羊里脊肉，”波尔朵斯说。

“我吃的是鸡胸脯肉，”阿拉密斯说。

“先生们，你们全错了，”阿多斯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吃的是马肉。”

“怎么会呢！”达尔大尼央说。

“马肉！”阿拉密斯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表示倒胃口的鬼脸。

只有波尔朵斯没有回答。

“是的，是马肉；波尔朵斯，我们吃的是马肉，对不对？也许连马衣也在里面了！”

“不，先生们，我还留着鞍辔呢”波尔朵斯说。

“说真的，我们都是不约而同地只把鞍辔留着，”阿拉密斯说，“就好像我们事先讲好了一样。”

“有什么办法呢，”波尔朵斯说，“这匹马太棒了，会使您们自惭形秽，我不愿意使他们感到屈辱。”

“再说，您那位公爵夫人一直还在温泉，是不是？”达尔大尼央问。

“还在温泉，”波尔朵斯回答说，“所以，说真的，本省的省长，也就是我今天等他们来吃饭的贵族中的一位，他十分看中那匹马，我就给了他。”

“给了他！”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啊，上帝啊，是的，给了他！”波尔朵斯说，“因为那匹马至少值一百五十个路易，而那个吝啬鬼只肯给我八十个。”

“鞍辔没有卖？”阿拉密斯问。

“是的，鞍辔没有卖。”

“各位先生，你们可以看到，”阿多斯说，“我们之中最精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还是波尔朵斯。”

这时候大家一阵狂笑，使可怜的波尔朵斯莫名其妙；其他人连忙向他解释了他们感到高兴的原因，于是他大吵大闹地和大家一起乐了起来。

“所以说现在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钱了，是不是？”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我不在其内，”阿多斯说，“因为我发现阿拉密斯喝的那种西班牙葡萄酒很好，所以我买了六十瓶，放在仆人们坐的大篷车里；这花了我不少钱。”

“我呢，”阿拉密斯说，“请你们想想，我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钱给了蒙迪迪埃的教堂和亚眠的耶稣会修道院；另外我还作出过许诺，我必须遵守，讲定了请他们为我，也为了你们，先生们，做几台弥撒。这样做，先生们，对我们是会有好处的。”

“我呢，”波尔朵斯说，“难道你们以为我的扭伤就不费钱了吗？还有穆斯格东的伤；为了治他的伤，我不得不请外科医生每天来两次。外科医生要我付双倍的出诊费，用的借口是，穆斯格东这个蠢货挨子弹的地方一般只让药剂师看的，而现在却要他来医治。所以我已再三叮嘱穆斯格东别再让那个地方受伤了。”

“好啦，好啦！”阿多斯说，一边跟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我看得出您对您的仆人穆斯格东照顾得也周到；您是个好主人。”

“总之，”波尔朵斯接着说，“付清了我的开销以后，我还剩下三十来个埃居。”

“我呢，我还剩下十来个皮斯托尔，”阿拉密斯说。

“好啦，好啦！”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您那一百皮斯托尔还剩下多少？”

“我那一百皮斯托尔吗？首先，我给了您五十。”

“是吗？”阿多斯说。

“当然啦！”

“啊，不错，我记起来了。”

“后来我又付了老板六个皮斯托尔。”达尔大尼央说。

“这个老板真是个畜生！您为什么给他六个皮斯托尔？”

“是您叫我给他的。”

“我真是太好心了。一句话，还剩多少？”

“二十五个皮斯托尔，”达尔大尼央说。

“我呢，”阿多斯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零钱，“我……”

“您，一点钱也没有了？”

“是啊，或者说少得可怜，根本可以不必算在总数里了。现在，让我们算算我们一共有多少？”阿多斯说。

“波尔朵斯？”

“三十个埃居。”

“阿拉密斯？”

“十个皮斯托尔。”

“您呢，达尔大尼央？”

“二十五个。”

“一共是多少？”阿多斯问。

“四百七十五利弗尔！”达尔大尼央说；他像阿基米德一样精通计算。

“到巴黎时，我们还能剩四百利弗尔，”波尔朵斯说，“还有鞍辔。”

“可是我们的马呢？”阿拉密斯说。

“这样吧，仆人的四匹马拿两匹出来给我们骑，我们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由谁骑。把我们的四百利弗尔分作两份，给两个不骑马的人；再把我们口袋里剩下的零钱交给达尔大尼央，他的手气好；一路上如果遇到有赌钱的地方就去赌一下。就这么办吧。”阿多斯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我们吃饭吧，”波尔朵斯说，“菜要凉了。”

四位朋友对今后的前途比较放心了，开始吃了起来，并把吃剩的东西给了穆斯格东、巴赞、普朗歇和格里莫四位仆人。

到达巴黎时，达尔大尼央看到有一封德·特雷维尔给他的信，信上说，国王刚根据他的请求，恩准他加入火枪队。

达尔大尼央除了想找到博纳希厄太太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火枪队，所以他便兴冲冲地跑去告诉他的伙伴们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可是发现他们个个愁容满面、心事重重。他们正聚在阿多斯家里商议严重的事情。

原来是德·特雷维尔刚才派人通知他们，国王陛下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五月一日开战；要他们立即筹措各人的装备。

这四个平时十分乐观的人却面面相觑了，因为德·特雷维尔在纪律问题上是从不开玩笑的。

“你们估计这些装备需要多少钱？”达尔大尼央问。

“啊，没什么好说的，”阿拉密斯接着说，“我们刚才尽量节省地算了一下，每人需要一千五百利弗尔。”

“四乘十五是六十，那就是六千利弗尔，”阿多斯说。

“我呢，”达尔大尼央说，“我似乎觉得，每人只要有一千利弗尔……当然，我是像诉讼代理人那样说话……”

诉讼代理人这个词提醒了波尔朵斯。

“有了，我有了一个主意！”他说。

“那就是说已经有点苗头了；而我呢，我甚至连个影儿也还没有，”阿多斯冷冷地说，“至于达尔大尼央，先生们，由于他成了我们队中的一员，高兴得有点儿不正常了：一千利弗尔！我宣布，光我一个人就要两千。”

“四乘二得八，”阿拉密斯说，“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的装备需要八千利弗尔；在所有的装备中，马鞍子我们已经有了。”

“此外，”阿多斯等去向德·特雷维尔道谢的达尔大尼央关上

门以后，说，“此外还有达尔大尼央手指上戴的那枚闪闪发光的漂亮的戒指。见鬼！达尔大尼央的中指上戴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很够朋友，肯定不会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感到为难的。”

## 第二十九章 获得装备

达尔大尼央是四个朋友中心事最重的。尽管作为国王卫队的卫士，达尔大尼央筹备起装备来要比那些既是火枪手又是爵爷的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容易得多，但是达尔大尼央是一个深谋远虑，而又节俭得近乎有点儿吝啬的人；同时，他几乎比波尔朵斯更加爱慕虚荣。除了由爱慕虚荣产生出的这种操心之外，达尔大尼央这时还有一种不很自私的担忧。他曾向人打听博纳希厄太太的消息，但一无所获。德·特雷维尔曾和王后谈过，王后也不知道博纳希厄太太的下落，不过她答应派人去找一找。但是这种许诺是不牢靠的，很难使达尔大尼央安下心来。

阿多斯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足不出户；他决心不为装备的事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还有十五天时间，”他对他的朋友说，“那好吧，如果十五天满了，我恐怕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用手枪来打碎自己的脑袋，那么我要去跟红衣主教卫队的四名卫士或是八个英国人寻衅找碴儿，一直打到有一个人把我杀死为止。由于对方人多，我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到时候别人就会说，我是为国王而死的，因此我既尽到了我的职责，而又不必装备自己。”

波尔朵斯把手抄在背后继续来回踱步，一边点着头说：

“我还是要照我的想法去做。”

阿拉密斯郁郁不乐，一声不吭，头发都懒得用手去梳。

至于他们的仆人，分担着主人的苦难。穆斯格东收集了很多面包皮；原来就十分虔诚的巴赞，现在不离开教堂了；普朗歇望着苍蝇飞来飞去；而格里莫呢，大家的忧伤没能使他打破他主人嘱咐他要沉默寡言的规定，整天长吁短叹，连石头听了也会感动。



## 三个火枪手

三个朋友——阿多斯已经发誓不为自己的装备跨出房间一步——三个朋友都是一大早出门，到很晚才回家。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留意地上每一块石板，看看有没有别人遗留下的钱袋。不论在什么场所，他们都是如此留意地张望，就像他们在打猎，追索野兽的踪迹一样。在相互遇见时，他们悲痛的眼光就仿佛在说：你找到什么没有？

不过，因为波尔朵斯第一个有了主意，并且一直坚持要实现它，所以他就第一个行动了。波尔朵斯是实干家。有一天，达尔大尼央看见他朝圣勒教堂走去，便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在进入教堂以前，波尔朵斯先把他的上嘴唇的唇髭卷得向上翘，又把下嘴唇的胡子拉拉直；这意味着他有了非把女人征服不可的意图。因为达尔大尼央小心翼翼地后面躲藏着，波尔朵斯以为没有被人看见，便走进了教堂；达尔大尼央随即在后面跟了进去，波尔朵斯走到一根柱子跟前便背靠着它；未被发现的达尔大尼央背靠着这根柱子的另一边。

这一天教堂里在讲道，人很多；趁此机会波尔朵斯盯着一些女人在看。由于穆斯格东的悉心照料，波尔朵斯丝毫没有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他的毡帽有点儿磨损了，帽子上的鸟羽有点儿褪色了，绣花有点儿黯淡了，花边有点儿陈旧了，可是在光线不足的教堂里，所有这一切都看不出来：波尔朵斯始终是英俊潇洒的波尔朵斯。

在最靠近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靠着的柱子旁边有一条长凳，坐着一个戴着黑帽子的夫人，皮肤稍许黄了些，身材也瘦了些，但态度生硬、高傲。波尔朵斯的眼睛向下偷偷地看着这个女人，随后又远远地向教堂的中殿望去。

那位夫人的脸色不时地有点儿发红，并不时地用迅如闪电的眼光向波尔朵斯望一下，波尔朵斯的眼睛立刻发疯似的扫来扫去。很明显这是一种刺激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的方法，因为她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劲地咬自己的嘴唇，连血都咬出来了，还不停地擦着自己的鼻尖，在她的座位上绝望地扭动着身子。

看到这种情况，波尔朵斯又一次卷了卷唇髭，拉了拉胡子，开始向一个坐在祭台旁的美丽的夫人丢眼色。那位夫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可能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贵夫人，因为在她身后还侍立着一个小黑人和一个使女；她跪在膝下的那个垫子就是小黑人替她带来的，侍女手里提着一个上面绣着纹章的袋子，袋里装着她念的弥撒经书。

戴黑帽子的夫人斜着眼睛注意着波尔朵斯的转来转去的目光，看到他的目光总是落到那个跪在天鹅绒跪垫上的、身后有小黑人和使女侍候着的贵夫人身上。这时候，波尔朵斯的把戏玩得很谨慎：眨眨眼睛，手指按在嘴唇上，显出迷人的微笑；可实际上这微笑却要了那个漂亮女人的命。

因此她捶着自己的胸脯，发出了“唔”的一声，声音响得使所有的人，包括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跪垫上的夫人都回过头来朝她看。波尔朵斯却不露声色：虽然他全明白，但他只当没有听见。

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垫子上的贵夫人长得非常美，使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她觉得有了一个真正可怕的情敌；贵夫人也使波尔朵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发现这个女人要比戴黑帽子的女人美得多；也使达尔大尼央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他早先在默恩、在加来和在多佛尔遇见过的那个女人，也就是那个曾欺凌过他的、脸上有伤疤的汉子用太太这个尊称称呼过她的女人。

达尔大尼央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跪垫上的女人，一边继续注意着波尔朵斯的伎俩。他相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就是狗熊街上的诉讼代理人夫人，更何况圣勒教堂和那条街离得不太远。

## 三个火枪手

通过归纳，他猜到了波尔朵斯在设法为自己在尚蒂伊遭到的失败报复，当时那位夫人在钱的问题上表现得那么难以通融。

达尔大尼央也注意到，可是在所有这一切中，没有一张脸对波尔朵斯的殷勤作出反应，所以说这不过是一个空想、一个幻象；可是对真正的爱情来说，还有什么比空想、比幻象更加真实的东西呢？

讲道结束了，诉讼代理人夫人向圣水盂走去，波尔朵斯赶到她前面，不是用一根手指，而是把整只手伸进了圣水盂。诉讼代理人夫人微微一笑，以为波尔朵斯如此卖力是为了她，可是她很快就伤心地发现自己的这种想法错了；在她走到离他有三四步远的地方，突然发现波尔朵斯侧过头去，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刚才跪在红跪垫上、现在已站起来、身后跟着小黑奴和使女、正在向圣水盂走过来的贵夫人。

当跪在红跪垫上的夫人走近波尔朵斯时，波尔朵斯把他的湿淋淋的手从圣水盂里抽了出来。贵夫人用她十指纤纤的手和波尔朵斯的大手轻轻地碰了一下，随后带着微笑，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走出了教堂。

这个打击对诉讼代理人夫人来说真是太大了：她认为，这位贵夫人在和波尔朵斯互献殷勤。如果她自己也是个贵夫人，她一定会晕过去的，可是她只不过是个诉讼代理人夫人，所以她只能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对波尔朵斯说：

“哎，波尔朵斯先生，您不献些圣水给我吗？”

听到她的声音，波尔朵斯轻轻一跳，就像一个沉睡了一百年的人刚醒来一样。

“夫……夫人！”他大声说，“真的是您吗？您的丈夫，您的那位亲爱的科克纳尔，身体怎么样？他还是像过去那样小气吗？这次讲道讲了两个小时，我怎么没有看见您呢？真不知道我的眼睛望到哪里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我离您只有两步远，”诉讼代理人夫人说，“可是您的眼睛老是盯着您刚才献给她圣水的那个漂亮女人看，所以您没有看见我。”

波尔朵斯故意装出很尴尬的样子。

“噢！”他说，“您看到了……”

“除非是瞎子才看不到。”

“是啊，”波尔朵斯漫不经心地说，“那是我的一个女朋友，一位公爵夫人；因为她丈夫妒忌心重，我和她会面是相当困难的；她派人通知我说，她今天要到这个教堂里来看看我，仅仅是为了看看我。”

“波尔朵斯先生，”诉讼代理人夫人说，“能不能麻烦您把您的胳膊让我挽上五分钟？我很想跟您谈谈。”

“夫人，当然可以，”波尔朵斯就像看到有人就要上钩、在暗自窃笑的赌徒那样，眨了眨眼睛说。

这时候，跟踪那个贵夫人的达尔大尼央正好从旁边经过；他朝波尔朵斯斜着看了一眼，看到了波尔朵斯的这个得意的眼光。

“嗯！嗯！”达尔大尼央一边用那个放荡年代的极其轻佻的道德观念推理，一边对自己说，“波尔朵斯很可能在限期以前准备好他的装备。”

这时波尔朵斯就像一艘受操纵的船一样受着他的诉讼代理人夫人的胳膊的压力指挥，来到了圣马格卢瓦尔修道院的回廊，这条回廊的两端都有一个旋转栅栏门，平时很少有人经过。白天在那儿只有一些在吃东西的乞丐或者在戏耍的孩子。

“啊，波尔朵斯先生！”诉讼代理人夫人叫了起来，她已经看清楚除了一些平时在那儿的老百姓以外，没有其他人能听到他们讲话，“啊，波尔朵斯先生，看来您真是个伟大的征服者！”

“夫人，我吗？”波尔朵斯挺胸凸肚地说，“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的那些心照不宣的暗号，还有圣水，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那位带着小黑人和使女的贵夫人，至少是位公主吧！”

“您搞错了；我的老天，不是的，”波尔朵斯说，“她不过是位公爵夫人。”

“那个等在门口的仆人，那辆四轮马车和那个身穿号衣坐在驾车人位子上等着的车夫又是怎么回事呢？”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波尔朵斯既没有看见那个跟班，也没有看见那辆四轮车，可是那位妒火中烧的诉讼代理人夫人的眼睛却全都看见了。

波尔朵斯对自己没有把那位跪在红跪垫上的贵夫人称作公主感到很懊悔。

“啊，波尔朵斯先生，您是美女们的宠儿！”诉讼代理人夫人叹着气说。

“可是，”波尔朵斯回答，“您知道，有了上天赐给我的这副外貌，我是不会缺少好运气的。”

“我的上帝！男人忘得多么快啊！”诉讼代理人夫人抬头望着天嚷道。

“我看，还没有女人忘得那么快。”波尔朵斯回答，“因为，总之，就我来说，夫人，可以说我是您的牺牲品；当时我受了伤，快死了，眼看着就要被外科医生丢下不管了；而我呢，出身名门，一直信任您的友谊；可是在尚蒂利的一家客店里，先是差点儿死于受伤，后来又差点儿死于饥饿。我给您写了那么多急如星火的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波尔朵斯先生，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低声说，她开始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对。

“我为您曾经牺牲过一位男爵夫人。”

“这件事我清楚。”

“一位伯爵夫人。”波尔朵斯说。

“波尔朵斯先生，请别再说了，我受不了啦！”

“一位公爵夫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波尔朵斯先生，请行行好吧！”

“夫人，您说得有理，我不说下去了。”

“可是，是我丈夫不肯借钱。”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科克纳尔夫人，”波尔朵斯说，“请您想想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吧，这封信的内容我始终铭记在心。”

诉讼代理人夫人长叹一声。

“更何况，”她说，“您要借的那笔钱数目也太大了些。”

“科克纳尔夫人，我宁愿先找您借。其实我当时只要写封信给那位公爵夫人，因为我是不会去败坏一个女人的名声的。不过我所知道的就是，只要我写信给她，她就会寄给我一千五百利弗尔。”

诉讼代理人夫人流下了一滴眼泪。

“波尔朵斯先生，”她说，“您已经把我惩罚得够了，如果您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找我就行了。”

“夫人，算了吧！”波尔朵斯生气地说，“对不起，我们别谈钱了，这太让人感到丢脸了。”

“这么说，您不再爱我了！”诉讼代理人夫人悲伤而缓慢地说。

波尔朵斯神色威严，一言不发。

“您就这样回答我吗？唉，我懂了！”

“夫人，请想想您所给我的伤害吧；它还留在这儿呢，”波尔朵斯一边说，一边把手紧紧地按在心窝上。

“好啦，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我会作出补救的。”

“再说，那次我要求您的是什么？”波尔朵斯和颜悦色地耸耸肩膀说，“一次借款，仅此而已。总之，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知道您并不富有，而您的丈夫为了要得到几个可怜的埃居，不得不吸穷诉讼人的血。唉，如果您是一位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您也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诉讼代理人夫人被激怒了。

“波尔朵斯先生，您要知道，”她说，“我的钱箱，虽然是诉讼代理人夫人的钱箱，也许比所有您的那些装腔作势的女人的钱箱要丰实得多。”

“那您以前给我的损害还要加倍，”波尔朵斯说，一边抽回了被诉讼代理人夫人挽着的那条胳膊，“因为如果您很有钱，您当时拒绝我的要求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理由了。”

“如果我说有钱，”诉讼代理人夫人发现她一时昏了头，接着说，“请别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确切地说，我并不是很有钱，而只是生活比较富裕、充实而已。”

“夫人，好啦，”波尔朵斯说，“我们别再谈这些了，我求您啦。您看不起；在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

“您真是没有良心！”

“啊，您只管抱怨好了！”波尔朵斯说。

“找您的漂亮的公爵夫人去吧，我不再留您了！”

“啊，我看她还挺有风韵呢！”

“喂，波尔朵斯先生；最后一次问您：您还爱我吗？”

“唉，夫人，”波尔朵斯用最最忧伤的声调说，“当我们即将奔赴一个我们预感到自己要阵亡在那儿的战场的时候……”

“唷！请别谈这些事情！”诉讼代理人夫人一边哭，一边大声说。

“我好像有这样的预感，”波尔朵斯继续说，他似乎越来越忧伤了。

“还不如说是您另有所爱了。”

“不是的。我老实对您说，没有任何女人能打动我的心，相反，在这儿，在我的心底深处，只有您。可是，半个月以后，不管您是不是知道，这场命中注定的就要开始打了；我将为了我的装备操碎我的心。此外，我还要到我的老家，布列塔尼的边远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区走一遭，去筹措我出征时必不可少的开支。”

波尔朵斯注意到爱情和吝啬之间在作最后的斗争。

“您刚才在教堂里看到的那位公爵夫人，”他接着说，“恰好她的领地和我的家乡相距不远，我们将要一起动身。您也知道，旅行时有人作伴，路程会让人觉得短得多。”

“波尔朵斯先生，您在巴黎难道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吗？”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我原来以为是有的，”波尔朵斯不胜惆怅地说，“可是我以前想错了。”

“您有朋友，波尔朵斯先生，您有朋友，”诉讼代理人夫人在一阵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的冲动中说，“明天请到我家里来。您是我姑母的儿子，因此您就是我的表兄弟；您是从庇卡底的诺瓦永来的，您在巴黎要打好几场官司，可是还没有请到诉讼代理人。这些事情您是不是记得呢？”

“夫人，完全记得。”

“在吃午饭的时候来。”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很好。”

“在我丈夫面前您可要当心，尽管他已经有七十六岁了，他这个人还是很精明的。”

“七十六岁！了不得！真是高寿！”波尔朵斯接着说。

“波尔朵斯先生，您是想说年纪太大了吧。因此，他随时都有可能让我当上寡妇，”诉讼代理人夫人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向波尔朵斯瞥上一眼，“幸好根据我们的结婚契约，全部财产归到最后活着的一方名下。”

“全部？”波尔朵斯问。

“全部。”

“我亲爱的科克纳尔夫人，您是个有远见的女人，我看得很清楚，”波尔朵斯亲切地握着诉讼代理人夫人的手说。



“亲爱的波尔朵斯先生，我们现在言归于好了，是不是？”她撒娇地说。

“永远不变，”波尔朵斯以同样的神情回答。

“那就再见了，我的负心人。”

“再见了，我的善忘的女人。”

“明天见，我的天使。”

“明天见，我的生命之火。”

## 第三十章 米 莱 狄

达尔大尼央跟在教堂里碰到的那位叫米莱狄的公爵夫人后边，没有让她看见。他看见她登上了她的四轮马车，听到她吩咐车夫驶向圣日耳曼。

要想徒步跟上一辆由两匹奔跑的骏马拖拉的马车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达尔大尼央又向费鲁街走回去。

在塞纳街上，他遇到了普朗歇，普朗歇正站在一家糕点铺的前面望着-块非常美味可口的蛋糕出神。

达尔大尼央吩咐他到德·特雷维尔的马厩里去准备两匹马，他们两人一人一匹，随后去找阿多斯。德·特雷维尔曾关照过，任何时候他的马厩里所有的马都可以供达尔大尼央使用。

普朗歇向老鸽笼街走去，达尔大尼央向费鲁街走去。阿多斯正神色忧郁地在家独饮。喝的是一瓶他到底卡底去带回来的那种有名的西班牙酒。他向格里莫做了个手势，要他拿一只酒杯给达尔大尼央。

于是达尔大尼央把教堂中发生在波尔朵斯和诉讼代理人夫人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了阿多斯，并且说，波尔朵斯这时候很可能正在为自己筹措装备。

“至于我，”阿多斯听完他的叙述后回答，“我一点不急，为我提供装备费用的决不会是娘们。”

“可是，亲爱的阿多斯，您这样一位英俊而有礼貌的爵爷，大概没有一位公主或者后妃能躲过您射去的爱情之箭。”

“您多么年轻啊！”阿多斯耸耸肩膀说。

做了个手势要格里莫去拿来第二瓶酒。

就在这时候，普朗歇畏畏缩缩地把头伸进了半开着的门，向达尔大尼央报告说，两匹马已经带来了。

“什么马？”阿多斯问。

“德·特雷维尔借了两匹马给我，我要到圣日耳曼去。”

“您到圣日耳曼去干什么？”阿多斯问。

于是达尔大尼央把刚才在教堂里相遇的事讲给他听，讲到他是怎样又见到了那个曾经和身披黑色披风、脸上有伤疤的爵爷在一起，使他老是忘不掉的女人。

“这就是说，就像您以前爱上博纳希厄太太一样，您已经爱上这个女人了，”阿多斯一边说着一边耸耸肩膀，好像是在对人类弱点表示怜悯。

“我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我只是好奇，想弄清楚那些神秘的事情。尽管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女人对我的一生有重大影响。”

“是啊，您说得对，”阿多斯说，“我并不认识一个如果失踪了还值得我费劲去寻找的女人。博纳希厄太太失踪了。活该她倒霉，但愿她自己能回来。”

“不，阿多斯，不，您错了，”达尔大尼央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的可怜的博纳希厄太太，如果我现在知道她在哪儿，即使是在地球的尽头，我也要去把她从她的敌人手里解救出来。可是我并不知道她在哪里，所有寻找她的力气都白费了，有什么办法呢，总得散散心吧？”“那您就跟那个贵夫人去散心吧，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如果这能使您开心的话。我衷心地希望能这样。”

“阿多斯，请听我说，”达尔大尼央说，“您别待在这儿闭门不出，骑上马和我一起到圣日耳曼去溜达溜达吧。”

“亲爱的朋友，”阿多斯说，“我在有马的时候骑我自己的马，否则我就用两条腿走。”

“好吧，我呢”，达尔大尼央回答，他听了阿多斯这句愤世嫉俗的话，只是露出微微一笑，如果换了别人，非生气不可，“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可没有您这样高傲，只要有马我都骑。这样吧，再见了，我亲爱的阿多斯。”

“再见，”阿多斯一边说，一边做手势要格里莫把刚才拿来的一瓶酒打开。

达尔大尼央和普朗歇跨上马鞍，向圣日耳曼进发。

一路上，达尔大尼央又想起了阿多斯刚才对他说的关于博纳希厄太太的那番话。尽管达尔大尼央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俊俏的博纳希厄的妻子已经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印象，他准备去地球的尽头找他。可是地球是圆的，它的尽头太多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眼前，他想设法搞清楚在教堂碰到的那位贵夫人是什么人。她曾和身披黑披风的人谈过话，所以她一定认识他。而且，在达尔大尼央的脑子里，第二次绑走博纳希厄太太的人，就是第一次绑走她的人，也就是那个身披黑披风的人。所以当达尔大尼央说他在找那个贵夫人时就是在找博纳希厄太太。

达尔大尼央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策马疾驰，终于到了圣日耳曼。他起先顺着十年以后路易十四将在那儿出世的那座独立的小楼的外墙走，然后穿过一条行人稀少的街，左顾右盼地张望，看看有没有那个英国美人儿的什么踪迹。他又看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根据当时的习惯，这座房子没有一扇窗是朝街的；他就在那座房子的底层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个人正在摆满鲜花的平台上散步。普朗歇首先认出了这个人。

“喂，先生，”他对达尔大尼央说，“难道你已经记不起那张正在张口呆望的脸儿了吗？”

“记不起，”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我可以肯定这张脸我熟悉。”

普朗歇说，“他就是可怜的吕班，德·瓦尔德伯爵的仆人；一个月以前，您曾经在加来的乡下别墅的大路上狠狠教训过那位伯

爵。”

“噢，对了，”达尔大尼央说，“现在我认出他来了。你，你认为他还认得你吗？”

“先生，说真的，那时候他已吓破了胆，他是不会再认得我了。”

“那好，你去和那个小伙子攀谈攀谈，”达尔大尼央说，“在谈话中间打听一下，他的主人死了没有。”

普朗歇跳下马来，径直向吕班走去，吕班果然不认识他。两个仆人谈得十分投机；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把两匹马牵到一条小巷子里，绕着一座房子兜了一个圈子，接着又走回来，躲在一道榛树篱后面偷听他们的谈话。

在树篱后面观察了一会儿以后，他听到有马车驶来的声音，接着看到那个英国贵夫人的四轮马车停在他的对面。这是不会弄错的，因为她就在车子里面。为了把什么都看在眼里而不被别人看见，达尔大尼央的身子躺倒在马脖子上。

那个英国贵夫人的美丽的金黄色头发的脑袋从车门里伸了出来，向她的使女吩咐了几句话。

这个使女是个二十一二岁的漂亮姑娘，行动轻盈活泼，做一位贵妇人的使女非常合适。她本来依照当时的习惯坐在马车的脚踏板上，这时她跳了下来，朝着达尔大尼央发现吕班的地方走去。

达尔大尼央盯着那个使女看，看着她向平台走去。可是事有凑巧，屋子里有人把吕班叫进去了，平台上只留下普朗歇一个人；他正在四处张望，想看看达尔大尼央这时走到哪去了。

使女以为他就是吕班，向她走去，并把一封信交给他。

“给您主人的，”她说。

“给我主人的？”普朗歇奇怪地问道。

“对，是封急信，快拿去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女交出了信以后，往四轮马车跑去，马车这时已经掉头转向它来的方向；她跳上了踏脚板，马车立即驶走了。

普朗歇把信转来转去了一会儿，随后他跳下平台，穿进小巷，不过走了二十米便遇到了迎着他走来的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先生，给您的，”普朗歇说，一边把信递给达尔大尼央。

“那还用说，我当然能肯定，那个使女说，‘给您主人的，’我只有您一位主人；所以……那个使女，说真的，还真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丽姑娘！”

达尔大尼央打开信，看到下面这几句话：

一个关心您、爱您的人，很想知道您哪一天能到森林里来散步。明天，有一个穿红黑相间的号衣的仆人，在金锦营客店等您的回信。

“噢！噢！”达尔大尼央心里想，“真有点太过分了；看来那个贵夫人和我牵挂着同一个人的健康，”想到这里他又喊道，“喂，普朗歇，那位瓦尔德先生身体怎么样？他真的没有死吗？”

“先生，没有死，他的身体基本康复了，但是您当时就结结实实给过他四剑；他当时全身的血几乎流光了，身子现在还很虚弱。吕班没有认出我，把我们那次遭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给我听。”

“普朗歇，太好了，你是仆人之王；现在您再骑上马，和我一起去追那辆四轮马车吧。”

五分钟以后，他们就看到了那辆马车停在大路的边上；一个衣着华丽的骑士正靠在马车门口站着。

贵夫人和那位骑士的谈话显得很激动，使得达尔大尼央在马车的另一边停下来；除了那个漂亮的使女以外，谁也没有看到

他。

他们的谈话用的是达尔大尼央听不懂的英语；可是从谈话的声调判断，达尔大尼央相信那位英国美人正在大发雷霆。最后，她用手里的扇猛力一敲，敲得这件精巧的妇女用品立即粉身碎骨。

骑士放声大笑，这种笑声似乎更使贵夫人火冒三丈。

达尔大尼央心里想这正是他介入进去的好时机。他到了另一边车门口跟前，恭恭敬敬脱下帽子说：

“夫人，能允许我为您效劳吗？我觉得这位骑士惹您生气了。夫人对他这种失礼，只要您一句话，我就负责来惩罚他。”

一听到说话声，米莱狄就回过头来好奇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等他说完以后，她用纯正的法语说：

“先生，如果这位跟我吵嘴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我会真心诚意地请求您保护我的。”

“啊！那就请原谅我吧，”达尔大尼央说，“您也知道，这一点我是不知道的。”

“这个冒失鬼来管什么闲事，”那个被夫人称为兄弟的骑士把身子弯到车门同样的高度，大声说，“他为什么不去赶他自己的路。”

“您自己才是冒失鬼，”达尔大尼央也把身子伏在马脖子上从另一扇马车门向这边答话，“我不去赶我自己的路是因为我喜欢待在这儿。”

那个骑士用英语和米莱狄讲了几句话。

“我，我跟您讲的是法语，”达尔大尼央说，“请您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我。您是这位夫人的兄弟，那就算了；不过幸好您不是我的兄弟。”

大家一定会以为米莱狄胆小怕事，马上来调停这场刚开始的争吵，免得使双方的挑衅升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她突然往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车深处一靠，语气果断地向车夫喊道：

“回府邸去！”

那个年轻的使女用不安的眼光看了达尔大尼央一眼，他的英俊的外貌似乎吸引了她。

四轮马车走了；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待在那儿，没有任何障碍物把他们隔开。

骑士刚想策马去追赶那辆马车，可是达尔大尼央已经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亚眠赢了他的马，还几乎从阿多斯手里赢了他的钻石戒指的英国人。他的已经升起的怒火这时更加炽烈了。他追上去拦住他。

“喂，先生，”他说，“您好像比我还要冒失，因为您已经忘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点儿小争执。”

“啊，啊！”英国人说，“我的先生，原来是您。您一定是还想跟我赌点儿什么？”

“是的，您使我记起了我要翻一下本。亲爱的先生，我们来看看，您玩起剑来是不是跟玩骰子筒同样高明。”

“您看得很清楚，我身边没有带剑，”英国人说，“您想在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跟前逞英雄？”

“我很希望您家里有剑，”达尔大尼央说，“不管怎样，我身边有两把剑；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拿出一把来跟您赌。”

“那倒不必，”英国人说，“这类家什我有的是。”

“我尊敬的贵族，那好，”达尔大尼央接着说，“请今天傍晚去挑一把最长的剑给我看看。”

“请问在什么地方？”

“在卢森堡宫后面，对散步来说，那儿是个可爱的去处。”

“行，我会去的。”

“什么时间。”达尔大尼央说。

“六点钟。”



“还有，您也可能有一两个朋友吧？”

“我有三个呢，如果他们能跟我一起来赌一局，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

“三个？太好了！真是太巧了！”达尔大尼央说，“我也有三个。”

“现在，您说说您是谁？”英国人问。

“我是达尔大尼央，加斯科尼的贵族，在德·艾萨尔的国王卫队服役。您呢？”

“我吗？我是温特勋爵，歇菲尔德男爵。”

“好吧，男爵先生，听候吩咐，”达尔大尼央说，“尽管您的这些名字都很难记住。”

达尔大尼央策马飞奔，顺着通往巴黎的大路疾驰而去。他直接去了阿多斯家里。

达尔大尼央看到阿多斯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在等待他的装备来找他。

除了写给德·瓦尔德的那封信以外，达尔大尼央把刚才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了他。

阿多斯知道要去和一个英国人决斗，非常高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们当即派仆人去找来了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把情况讲给他们听。

波尔朵斯拔出他的剑对着墙壁作冲刺动作，不时地退退进进，做些屈膝动作。阿拉密斯把自己关在阿多斯的书房里，一直在做他的诗，请大家在决斗的时候到来之前别去打扰他。

阿多斯向格里莫做了个手势，要他去拿一瓶酒来。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心中正在盘算着一个小小的计划。从他嘴边不时闪现的、照亮了他那张陷在沉思中的脸的微笑可以看出，这个小小的计划将使他可能要经历一次愉快的冒险。

##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达尔大尼央他们四个人带着四个仆人来到了卢森堡宫后面一个已经废弃的园子里，只有一些山羊在那儿吃草。阿多斯拿出一点零钱给放羊的人，让他走开。四个仆人负责放哨。

很快又有一群不声不响的英国人也来到了这个园子，走进去了四个火枪手会合；随后，根据英国人的习惯，双方作了介绍。

那些英国人都是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一听到达尔大尼央他们四个人的古里古怪的名字，不仅感到奇怪，而且有点儿担心。

“可是尽管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温特勋爵在听了三个火枪手的自我介绍后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能和这些有牧羊人名字的人决斗啊！”

“你们猜得不错，公爵先生，这些都是假名字，”阿多斯说。

“这就使得我们更想知道你们的真名实姓了，”英国人回答。

“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也跟我们赌过，”阿多斯说，“您不是还赢了我们两匹马吗？”

“是的，可是那一次我们只拿我们的钱冒险；而这一次我们是拿我们的鲜血冒险：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赌钱，但只能和地位相等人的决斗。”

“您说得很正确，”阿多斯说，他在四个英国人中间找了一个他要跟他决斗的对手，悄悄地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他。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如法炮制。

“这样行了吗？”阿多斯问他的对手，“我是一个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您可以赏脸跟我比剑了吧？”

“先生，是的，”英国人躬身说。

“那么，现在让我告诉您一件事，好吗？”阿多斯冷冷地说。

“什么事？”英国人问。

“那就是您如果刚才不坚持要我说出我的真实姓名，也许对您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有人以为我已经死了，而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还活着，所以我就不得不杀死您，好让我的秘密不泄漏出去。”

英国人望望阿多斯，以为他在开玩笑。

“各位先生，”阿多斯同时对他的伙伴们和他们的对手们说，“全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英国人和他的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开始吧！”阿多斯说。

顿时，八把剑在夕阳下闪射出光芒，战斗开始了；他们既有个人的恩怨，又有国家的仇恨，所以拼杀得格外激烈。

阿多斯像在击剑练习场上那样神色泰然，一招一式极其规范。

波尔朵斯无疑在尚蒂利那场遭遇战中因为过于自信而得到了教训，所以现在表现得非常认真和谨慎。

阿拉密斯想把他那篇诗的第三节写完，所以急着想把眼下这场决斗赶快结束。

阿多斯首先刺死了他的对手。阿多斯只刺了他那一致命的剑，就刺穿了他的心脏。

波尔朵斯第二个把他的对手撂倒在草地上；他刺穿了对方的大腿。那个英国人不想再抵抗了，就把他的剑交了出来；于是，波尔朵斯抱起他来送进他的马车。

阿拉密斯凶猛地攻击，把对方逼退了五十来步，最后杀得他在仆人们的一片喝采声中逃跑了。

达尔大尼央，起先纯粹是招架，后来看到对手已经累了，才突然开始从侧面猛地一击，把他的剑击飞了。男爵看到自己被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除了武装，朝后退了两三步：不料突然脚底一滑，仰面摔倒在地。

达尔大尼央一步便跳到他的面前，把剑抵在他的脖子上说：“先生，您完全在我的手掌之中，我是可以杀死您的；不过我看在您姐姐的份上饶您一命。”

达尔大尼央乐得心花怒放；他刚才实现了他的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现使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英国人看见一位随和的人，心里非常高兴，伸出胳膊把达尔大尼央紧紧抱住，并对三位火枪手说了许多好话；因为这时波尔朵斯的手已经被安置在马车里，阿拉密斯的对手已经逃之夭夭，他们只须去料理已经咽气的那一位了。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解开他的衣服，想看看他的伤口是不是致命伤，这时候有一只胀鼓鼓的钱袋从他腰带上掉了下来。达尔大尼央捡起钱袋，递给温特勋爵。

“您要我把这个东西怎么处置？”英国人说。

“您去把它交给他家里的人，”达尔大尼央说。

“他家里的人才不在乎这点钱呢；他家里继承的遗产每年有一万五千路易的年金收入！把这只钱袋里的钱留给您的仆人吧。”

达尔大尼央把钱袋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现在，”温特勋爵说，“达尔大尼央，如果您愿意，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把您介绍给我的姐姐克拉丽克夫人；因为我希望她也能喜欢您；她在宫里有不少关系，也许日后她说一句话会对您有点儿用处。”

达尔大尼央满脸通红，弯弯腰表示同意。

这时候，阿多斯来到达尔大尼央身旁。

“您打算把这只钱袋怎么办？”他轻轻地在达尔大尼央耳边说。

“我亲爱的阿多斯，我打算把它交给您。”

“交给我？为什么？”

“当然交给您，是您把他杀了的，这是战利品。”

“我，继承一个敌人的遗产！”阿多斯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是战场上的规矩，”达尔大尼央说，“难道决斗场上就不能按这个规矩办事吗？”

“即使在战场上，”阿多斯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波尔朵斯耸耸肩膀。阿拉密斯动了动嘴唇，表示同意阿多斯的做法。

“那么，”达尔大尼央说，“就照温特勋爵的建议，把这些钱给仆人们。”

“行，”阿多斯说，“不过，不是给我们的仆人们，而是给英国人的仆人们。”

阿多斯接过钱袋，把它扔在马车夫的手里，说：

“给您和您的伙伴们。”

没有钱的阿多斯所做出的豪爽行为使波尔朵斯受到了震动；后来英国人温特勋爵和他的那个朋友在英国到处宣传那种法国式的慷慨，于是这种慷慨在英国受到普遍的赞许。

温特勋爵在分手时，把他姐姐的住址告诉了达尔大尼央；她住在王宫广场的高等住宅区，门牌号码是六号。他答应来接达尔大尼央去和他姐姐会面。达尔大尼央约他当晚八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

去见那个贵夫人老是在达尔大尼央的脑海中盘旋，他想起了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奇怪。他深信她是红衣主教手下的人，可是他总是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可抵御的感情在把他拖向她。他感到害怕的是，那个贵夫人也许会认出他就是在默恩和多佛尔见过的那个人，那么她就会知道他是德·特雷维尔的朋友，因此也就知道他是为国王效劳的。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他的一部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优势；因为既然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较量时他和她的地位就完全平等了。至于她和德·瓦尔德伯爵之间已经关系不错，但是达尔大尼央是很少想到的，尽管这位伯爵年轻、英俊、有钱，并深得红衣主教的欢心。达尔大尼央只有二十岁，而且出生在塔布，在女人眼里是决不会一无可取的。

达尔大尼央先回到自己家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随后他去阿多斯家，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他。阿多斯听了他的计划，随后摇摇头，叮嘱他要小心行事。

“什么！”他对达尔大尼央说，“您刚刚失掉了一个非常温柔、美妙、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女人，而现在您又在追逐另一个女人了！”

达尔大尼央认为这种责备是公正的。

“我爱博纳希厄太太是用心去爱的，而我爱那个贵夫人用的是头脑，”他说，“在我到她家里去时，我是想搞清楚她在宫中扮演什么角色。”

“她在宫中扮演的角色，那还用说！根据您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不难猜出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密探，是一个将要诱使您落入她陷阱里的女人。”

“见鬼！阿多斯，我觉得您对什么事都是那么悲观。”

达尔大尼央，我对女人就是不相信，为了女人，尤其是金头发的女人，我已付出过代价。那个贵夫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您不是对我说过吗？”

“她的金黄色头发漂亮得世上少有。”

“啊，我可怜的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

“请听我说，我要去把事情打听清楚；到我知道了想知道的事情以后，我就离开她。”

“那您就去打听吧，”阿多斯冷淡地说。

温特勋爵在晚上八点钟来了，可是阿多斯避到另一个房间里

## 三个火枪手

去了；所以温特勋爵只看到达尔大尼央一个人。他就带着达尔大尼央走了。

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等在楼下，拉车的是两匹出色的骏马；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王宫广场。

贵夫人郑重地接待了达尔大尼央。她的府邸非常豪华；尽管大部分英国人由于战事而受到驱逐，离开了法国，可是为了装饰她的房屋，贵夫人新近还花了不少钱，这说明了遣返英国侨民的通令跟她关系不大。

“您看，”温特勋爵在把米莱狄介绍给达尔大尼央时说，“这位年轻的贵族曾经把我的生命掌握在他手中，但是他没有杀死我，因为我侮辱了他，我又是英国人，因此我们之间有双重仇恨。所以夫人如果关心我的话，您就好好地谢谢这位年轻的贵族。”

贵夫人微微地皱了皱眉头，她的额头掠过一片难以觉察的阴影，接着在她的嘴唇上又露出怪异的微笑；达尔大尼央看见她这种瞬息万变的表情不禁打了个哆嗦。

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有看到；刚才他正转过身去跟夫人非常喜欢的一只猴子戏耍；猴子拉住了他的击剑短衣。

“先生，欢迎光临，”夫人说，她那甜蜜的声音跟达尔大尼央刚才瞥见的神色完全不相配，“我永远感激您。”

于是，温特勋爵转过头来，把白天那场决斗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夫人极其仔细地听着他说；可是这个故事一点也不使她感到高兴。她的血涌上了她的脑袋，两只小脚不耐烦地在她的裙子里面动来动去。

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有发现；接着，在他说完以后，他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有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两杯酒，招呼达尔大尼央过去一起喝。

达尔大尼央知道，拒绝和一个英国人碰杯是不礼貌的，于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走近桌子，拿起了杯酒；不过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米莱狄，在镜子里他看到她的脸容又起了变化。她以为没有人瞧着她了，脸上突然呈现出残酷的表情；她恶狠狠地撕咬着自己的手绢。

这时，那个漂亮的使女进来了，她用英语对温特勋爵讲了几句话，勋爵立即说有些重要事情要他去办，并请他的姐姐为他表示歉意。

达尔大尼央和温特勋爵握过手以后又回到夫人身边。她的脸色变得真快，这时又变得非常亲切，只是她的手绢上留下的几个血红的斑点，很明显她曾把嘴唇咬出过血。她的嘴唇非常鲜润，像是珊瑚做的一样。

谈话很风趣。夫人似乎完全恢复了镇定。她说温特勋爵只是他的小叔而并非兄弟：她嫁给了温特勋爵的哥哥，生下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寡妇。如果温特勋爵一直不结婚，那么这个孩子就成了他的惟一继承人。这些话使达尔大尼央听了后觉得有什么秘密。

此外，在交谈了半个小时以后，达尔大尼央断定米莱狄是法国人；因为她说的法语纯正悦耳。

达尔大尼央说了很多表示殷勤和忠诚的话。米莱狄亲切地对着这个一味恭维她的小伙子微笑。该告辞的时间到了，达尔大尼央向米莱狄告别后，像一个最幸福的男人那样走出了客厅。

他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个漂亮的使女，在擦肩而过时她轻轻地和他碰撞了一下，又脸涨得通红地请他原谅。

第二天，达尔大尼央又去了，他受到了更好的接待。温特勋爵不在场，这一天夫人整个晚上都是在接待他。她似乎对他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还问他是不是也想到要替红衣主教效力。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达尔大尼央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他这时想起了对米莱狄的种种怀疑。他对红衣主教大大赞颂了一



番，说自己如果当初认识的是像德·卡伏瓦那样的人，而不是认识德·特雷维尔，那么他一定会参加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会当上国王的卫士。

米莱狄非常自然地又改变了话题，问达尔大尼央是否去过英国。

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他是被德·特雷维尔派到那儿去采购一批军马的；他还带回了四匹样品马。

米莱狄在谈话中间咬了两三次嘴唇；因为和她谈话的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加斯科尼人。

在达尔大尼央告辞后，他在走廊里又遇到了那个美丽的名叫凯蒂的使女。她用一种脉脉含情的神态看着他。可是达尔大尼央一心都在思念刚才和他谈过话的米莱狄，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态。

接下去的两天达尔大尼央天天都到米莱狄家中去，米莱狄对他的招待也越来越亲切。

每天晚上，有时候在前厅里，有时候在走廊里，有时候在楼梯上，达尔大尼央总会遇到那个美丽的使女。可是，对那个可怜的苦苦追求他的使女凯蒂，达尔大尼央根本就没有注意。

## 第三十二章 诉讼代理人的一餐午饭

在那场决斗中表现得很出色的波尔朵斯，没有忘记他的情人诉讼代理人夫人邀请他去吃的午饭。所以到了第二天一点钟左右，他叫穆斯格东把他的衣服最后刷了一遍，随后便迈着轻松而愉悦的步代向狗熊街走去。他的心在一个劲地跳动，但不是像达尔大尼央的心那样，在为一种青年人的迫不及待的爱情而跳动；不是的，而是为一种更加物质化的利益而跳动，波尔朵斯终将跨进那个神秘的门槛，登上那座他从未见过的用一个个古老的埃居堆积而成的楼梯。

他就要看到那口又长又深，装上铁门，挂上铁锁，嵌进地面的大钱柜。那口大钱柜他经常听人谈起，而现在，诉讼代理人夫人就要用她那双的确稍显干瘦、但还算得上漂亮的手把它打开了。

再说，波尔朵斯原是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家庭、四处漂泊的人，一个习惯于在客店、饭馆、酒店和小客栈里混日子的大兵，一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遇上什么吃什么，现在他要去去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了，去听凭自己接受一些小殷勤；据那些老兵说，越是生活艰苦，越是会觉得这些小殷勤非常受用。

波尔朵斯以表亲的身份每天去吃上一顿好饭，设法使皮肤枯黄、满脸皱纹的老诉讼代理人高兴，以传授玩纸牌和掷骰子的巧妙手法来骗取年轻的办事员们一些钱，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当做替他们授课一个小时的薪金赚过来。想到这一切，波尔朵斯乐得心花怒放。

波尔朵斯曾经听到过很多至今还在流传的一些诉讼代理人的传闻，什么斤斤计较啦，一毛不拔啦，斋戒禁食啦。可是，除了有几件波尔朵斯始终认为过于节约的事情以外，他觉得那位诉讼

## 三个火枪手

代理人夫人毕竟是相当大方的，当然，这种大方是就一个诉讼代理人夫人而言的。

然而，刚走到门口，波尔朵斯便产生了一些疑虑；那座房子是吸引不了什么人的：过道里臭气熏天，漆黑一片，楼梯上光线微弱，阳光是从隔壁院子里通过一些狭小的气窗透进来的。二楼上有一扇低矮的门，上面钉着一些巨大的钉子，就像监狱的大门似的。

波尔朵斯用手指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儿的办事员，苍白的脸庞埋在森林般的头发下面。这个办事员从波尔朵斯的魁梧身材看到了他的力量，从他的军人制服看到了他的身份从他的满脸红光看到了他舒适的生活，所以恭敬地向他行了个礼。

另外一个身材矮些的办事员站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稍许高些的站在这第二个的后面，最后面还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跑腿。

一个共是三个半办事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生意非常兴隆。

虽说波尔朵斯要到一点钟才会来，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从中午起便不断地向外张望，她认为她的情夫波尔多斯对她的一片深情，还有他的胃口，都会使他提前到达。

所以，当来吃饭的波尔朵斯刚走进楼梯门时，诉讼代理人夫人便出现在房门口；她的出现使波尔朵斯摆脱了困境。因为当时那些办事员们的眼睛都好奇地盯着他，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这位是我的表弟，”诉讼代理人夫人高声说，“请进，波尔朵斯先生。”

听见波尔朵斯的名字，这些办事员都笑了起来；可是当波尔朵斯回头望他们时，他们的脸上立即又恢复了庄重的神色。

他们走过了前厅和办公室，来到了诉讼代理人的书房里。这后面一间是一个黑糊糊的大房间，放着很多卷宗。从办公室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右边就是厨房；这时他们走进了客厅。

所有这些相连的房间没有给波尔朵斯留下一点儿好印象。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便能听到。此外，在路过时，他向厨房里很快地扫了一眼，却没有看到那种准备宴席时必定会有的熊熊的炉火以及一片忙碌景象；他顿时感到非常失望，诉讼代理人夫人一定也感到丢了面子。

诉讼代理人肯定预先知道有这次拜访，因为他见到波尔朵斯泰然自若地走到他跟前，并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时，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

“波尔朵斯先生，我们好像是表亲吧？”诉讼代理人在他那把藤椅上用胳膊撑起身子说。

诉讼代理人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上衣，瘦小的身体几乎都看不见了；但他虽然干瘦却仍很有精神；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发出宝石般的光辉，他脸上惟一还有生命的一部分仿佛就是那双眼睛和那张嘴。不幸的是他那双腿已经不那么听使唤了；五六个月以来，他这种衰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诉讼代理人几乎已经变成他的妻子的奴隶了。

诉讼代理人他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位表弟。如果他手脚轻健，他也许不会承认跟波尔朵斯有任何亲属关系的。

“是啊，先生，我们是表兄弟，”波尔朵斯自然大方地说，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会受到热情接待。

“我想，是女方的吧？”诉讼代理人狡猾地说。

波尔朵斯根本没有听懂那是一句嘲讽话，而是把它当作一句天真的话了，因此他露出了笑容；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知道她丈夫的意思，因此她只是勉强地笑笑，脸却涨得通红。

波尔朵斯刚一进来，诉讼代理人便心神不安地向放在他的橡木书桌对面一口大柜子望了望。波尔朵斯知道，这口大柜子肯定就是那口会给他带来幸福的大钱柜；而且，这口现实中的柜子要

比他梦中的柜子高出五六尺，这就更使他欣喜不已。

诉讼代理人科克纳尔大师把他不安的眼光从大柜子移向了波尔朵斯，一边说：

“我们的表弟在奔赴前线之前，一定肯赏光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夫人，是不是？”

这一次，波尔斯的胃上像是挨了一下，而且他感觉到了它的份量；诉讼代理人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接着她说：如果我的表弟觉得我们待他不好，他就不会再来了；不过，假使情况相反，他眼下能待在巴黎的时间已经不多，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再来看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能请他把所有能安排的时间都给我们。”

“啊，我的可怜的腿啊！你们到哪儿去了呀？”科克纳尔大师咕噜着说。他勉强地笑了笑。

诉讼代理夫人这几句表示支援他的话正是波尔朵斯想说出来的，这使他对诉讼代理夫人格外感激。

吃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家走进一间在厨房对面的光线暗淡的餐厅。

办事员们仿佛已经闻到了那种不常有香味，都走来了，手里端着凳子准备坐下。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垂涎三尺。

“天啊！”波尔朵斯心中在寻思，一边看了看那三个像饿鬼般的办事员。那个跑腿在这种正式场合是不能上桌的。所以就他们三个，“天啊！如果换了我是诉讼代理人，我是不会把这些贪嘴的办事员留下来的，他们真像是一些已经饿了六个星期的海上遇难者。”

科克纳尔大师进来了，他是被他的夫人推进来的；于是，波尔朵斯也过来帮着他把她的丈夫一直推到饭桌前面。

科克纳尔大师刚一进来，便像他的几个办事员一样，鼻子和牙床骨都微微动了起来。

“噢！噢！”他说，“汤的味道真不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鬼！他们在汤里究竟闻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味道？”波尔朵斯心里在说，他看到了一盆灰白色的汤，可是看不见一丁点油花，面上漂浮着不多的几片面包皮。

诉讼代理人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以后，大家便匆匆忙忙地坐下了。

汤首先舀给科克纳尔大师，随后是波尔朵斯，随后科克纳尔夫人把自己的汤盆也盛满了。剩下的几片面包皮给了饿急了的小办事员。

正在这时候，饭厅的门吱地一声打开了；波尔朵斯从半开着的门缝里，看到那个未能参加这顿筵席的小办事员，正在那里啃他的干面包。

喝完汤以后，女用人端上来一只清炖母鸡，这道菜真是太奢侈了，使得各位宾客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夫人，看得出您对您表弟的感情很深厚，”诉讼代理人带着一种近乎悲痛的微笑说，“您对您的表弟真是照顾周到啊。”

这可怜的母鸡瘦骨嶙峋，蒙着一层疙疙瘩瘩的老皮。

“见鬼！”波尔朵斯心里在想，“这件事可真叫人有点儿伤心。一般来说，我是尊重老的；不过要是炖熟或是烤熟了以后，我就不大尊重了。”

于是，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冒火，都已经在心中吞吃着这只波尔多斯不屑一顾的母鸡。

诉讼代理人夫人把那只盛鸡的盘子拖到自己面前，麻利地把两只黑色的鸡爪扯下，搁在他丈夫盆子里；把鸡的脖子和脑袋留给自己；撕下一只翅膀给波尔朵斯，随后又把那只几乎还是完整的鸡还给了刚才把它端上来的女佣人，让她拿走。波尔多斯还没有来得及去察看感到失望的小办事员的脸上表情变化，那只鸡已经不见了。

## 三个火枪手

一盆蚕豆代替失踪的鸡送了上来，这只盆子很大很大，蚕豆中还有几块好像还带着肉的羊骨头。

可是这种骗局瞒不了这几位职员，原来是灰心失望的神色这时变成逆来顺受的了。诉讼代理人夫人像一个节俭的主妇那样把这道菜分给那些年轻的办事员们。

开始喝葡萄酒了。科克纳尔大师举起一只很小的酒瓶，在每个年轻人的酒杯里斟了三分之一杯，又给自己斟了几乎是同样多的酒，接着又立刻把酒瓶向波尔朵斯和科克纳尔夫人那边传去。

职员们在各自的三分之一杯的酒里倒满水，随后，在喝了半杯以后又加满，再喝再加，始终如此；以致到这餐饭快吃完时，一杯原来像红宝石般鲜红的酒已经变成淡黄色的了。

波尔朵斯战战兢兢地啃着他的鸡翅膀，感到科克纳尔夫人的膝头在桌子底下碰撞他的膝头时不免一阵哆嗦。他也把他那杯诉讼代理人非常珍惜的葡萄酒喝完了半杯，尝出了那是难以下咽的蒙特勒伊葡萄酒；对一个味觉训练有素的波尔朵斯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科克纳尔大师看着他在喝这种不兑水的葡萄酒，不禁长叹一声。

“我的表弟波尔朵斯，要不要再吃些蚕豆？”诉讼代理人夫人说，可是她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在说，“请相信我，别吃它。”

“我要是尝它，那才见鬼呢！”波尔朵斯低声咕浓……

接着他高声说：

“谢谢，我的表姐，我已经吃饱了。”

大家都不说话。波尔朵斯不知道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才好。诉讼代理人一遍又一遍地说：“噢，夫人！我要向您祝贺，您的这顿饭真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哪！天啊，我这是吃完了吗？”

科克纳尔大师已经喝光了他的汤，吃完了那两只黑色的鸡爪子和一块上面稍许带有点肉的羊骨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波尔朵斯认为自己受了欺骗，于是开始卷胡子和皱眉头了；不过这时诉讼代理人夫人的膝又凑近来轻轻地碰了碰他，劝他要耐心一点。

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再上菜，对这两件事波尔朵斯难于理解，可是对职员们来说有着一种可怕的意义。看到诉讼代理人的眼色和科克纳尔夫人的微笑，办事员都在桌子跟前慢慢地站起来，更加缓慢地折好他们的餐巾，随后打了个招呼，走了。

“去吧，去一边工作一边消化吧，”诉讼代理人神情严肃地说。

职员们走了，诉讼代理人夫人站起来，从一只食品柜里取出一块乳酪，一些木瓜果酱和一块她亲自用杏仁和蜂蜜做的蛋糕。

科克纳尔大师皱了皱眉头，因为他看到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波尔朵斯咬了咬嘴唇，因为他看到这餐饭简直没有什么可吃的。

他看看那盆蚕豆还在不在；蚕豆已经不见了。

“真正是宴席啊，”科克纳尔大师晃动着身子大声说，“真正的宴席啊。”

波尔朵斯看了看身旁的那只酒瓶，他希望喝些酒，吃些面包和乳酪当作午餐。可是瓶子空了，酒已经没有，科克纳尔夫妇似乎根本没有觉察。

“好吧，”波尔朵斯心里想，“我有数了。”

他舀了一小匙果酱舔了舔，又尝了点儿诉讼代理人夫人做的蛋糕。

“现在，”他说，“牺牲已经作出。啊！如果我没有希望跟诉讼代理人夫人一起去瞧瞧她丈夫的柜子里有什么东西，那我就更倒霉了。”

科克纳尔大师享用了这顿被他称作过于丰盛的美味的宴席以后，感到有小憩一下的需要。波尔朵斯希望他能在饭厅里就地休



## 三个火枪手

息，可是这位可恶的诉讼代理人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坚持要把他送回他的书房里去，他还高声嚷嚷要躺在那口大柜子前面，他还把他的双脚搁在柜子上面。

于是，诉讼代理人夫人把波尔朵斯带到隔壁房间里，两人开始商量重归于好的基本条件。

“您每星期可以来吃三次饭，”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谢谢，”波尔朵斯说，“我不想做得太过分；再说，我还要考虑筹措我的装备。”

“是啊，”诉讼代理人夫人唉声叹气地说……“就是那些倒霉的装备。”

“唉！是的，”波尔朵斯说，“就是那些东西。”

“可是，波尔朵斯先生，您那个部队里装备到底包括些什么东西啊？”

“噢，包括很多东西，”波尔朵斯说，“您也知道，火枪手是士兵中的精华，他们需要很多东西。”

“不过，请对我再讲得详细点儿。”

“一共可能要花到……”波尔朵斯说，他喜欢讨论总数而不愿意在细账上多花时间。

诉讼代理人夫人心惊胆战地等待着。

“要花到多少？”她说，“我希望别超过……”

她想不出数目，说不下去了。

“啊！不会，”波尔朵斯说，“不会超过两千五百利弗尔；我甚至相信，只要节省着用，有两千利弗尔我也可以把所有装备办成了。”

“仁慈的上帝啊，两千利弗尔！”她叫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波尔朵斯做了一个鬼脸，科克纳尔夫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问问细节，”她说，“因为我在生意场上有很多亲戚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所以，我买这些东西，百分之百要比您自己去买便宜。”

“啊！啊！”波尔朵斯说，“如果您刚才要说的是这个意思就好了。”

“是的，亲爱的波尔朵斯先生！首先您是不是需要一匹马？”

“是的，一匹马。”

“好吧，正巧我有办法。”

“啊！”波尔朵斯兴高采烈地说，“那么我的马解决了；其次我需要全副鞍辔；那套东西只能由火枪手自己去买，而且价格不会超过三百利弗尔。”

“三百利弗尔！那么我们就算它三百利弗尔吧，”诉讼代理人夫人叹了口气说。

波尔朵斯露出了笑容：他仍保留着白金汉送的那副鞍辔；也就是说，他已经巧妙地把三百利弗尔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此外，他接着说，‘还有我仆人骑的马和我的旅行袋；至于兵器您就别操心了，我全有。’”

“您仆人骑的马？”诉讼代理人夫人犹犹豫豫地说，您真像是一位大爵爷。”

“啊，夫人！”波尔朵斯骄傲地说，“难道我是一个乡巴佬？”

“不是的，我只是想对您说，一头漂亮的骡子有时候和一匹马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能替穆斯格东找到一头漂亮的骡子……”

“有一头漂亮的骡子也成，”波尔朵斯说，“您说得对，‘您说得对，我看见过有些西班牙大贵族的随从都是骑骡子的。可是，夫人，骡子头上要戴羽饰，脖子上要挂铃铛，您可知道！’”

“这您可以放心，”诉讼代理人夫人说。

剩下的只是旅行袋了，”波尔朵斯接着说。

“啊！这您一点也不用担心，”科克纳尔夫人大声说，“我丈夫有五六只旅行袋，您可以挑一只最好的；其中有一只大得简直

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去。”

“这么说，您那只旅行袋是空的吗？”波尔朵斯似乎很天真地问。

“当然是空的，”诉讼代理人夫人也天真地回答。

“啊！可是我需要的旅行袋，”波尔朵斯高声说，“是一只装满东西的旅行袋啊。”

科克纳尔夫人又叹了几口气。那时候法国作家莫里哀还没有写出他的《吝啬鬼》，所以吝啬鬼阿巴贡只是步了科克纳尔夫人的后尘而已。

最后，其余的装备也一件件用同样的方法讨论过了，结果是由诉讼代理人夫人拿出八百利弗尔现金，再提供一匹马和一头骡子让波尔朵斯和穆格斯东两位使用。

这些条件讲定以后，波尔朵斯便向科克纳尔夫人告辞。她做了好些媚眼想把他留住，可是波尔多斯推托说队里有急事在等他，所以诉讼代理人夫人只得向波尔朵斯让步让他走。

于是，波尔朵斯终于饿着肚子，悻悻然地回去了。

## 第三十三章 使女和女主人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达尔大尼央有自己良心上的呼喊和阿多斯的明智的忠告，但是他对那位贵夫人的爱情却在与日具增；所以他每天都来向米莱狄献殷勤，喜欢冒险的达尔大尼央深信他迟早会得到她的爱情的。

一天傍晚，他春风得意地又来到米莱狄的家里，轻松自在得像一个在等待天上落下金子的人；他在大门口遇到了米莱狄的使女，可是这一次，漂亮的凯蒂不在他身边经过时碰碰他，而是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

“好啊！”达尔大尼央心想，“她受了她女主人的嘱托，要带什么信给我，她就要把不敢对我当面讲的约会告诉我了。”

于是他瞧着这个美丽的姑娘，显出他最得意的神情。

“骑士先生，我很想跟您讲几句话……”使女吞吞吐吐地说。

“说吧，我的孩子，说吧，”达尔大尼央说，“我听着呢。”

“在这儿没法说，我要对您说的话很多，而且是相当秘密的。”

“是吗！那怎么办呢？”

“骑士先生是不是愿意跟我走？”使女凯蒂羞答答地说。

“我的漂亮姑娘，随便你去哪儿都行。”

“那么，请来吧。”

凯蒂没有松开过达尔大尼央的手，这时候就拉着他登上一条阴暗的螺旋式楼梯，走了十五六级以后，推开了一扇门。

“骑士先生，请进来，”她说，“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以谈了。”

“我的漂亮姑娘，这是什么房间？”达尔大尼央问。

“骑士先生；这是我的房间，通过这扇门可以直接进入我的

女主人的房间。不过请放心，她不会听到我们说话，她从来不在午夜之前回房睡觉。”

达尔大尼央向四周扫了一眼。这个小房间的清洁和雅致叫人赏心悦目，可是他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着那扇通向夫人卧房的门。

凯蒂猜出了他的心事，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么说，您真是很爱我的女主人啦，骑士先生！”她说。

“啊，凯蒂，我已经爱得发疯了！”

凯蒂又叹了一口气。

“唉，先生，”她说，“那真是太遗憾了！”

“真见鬼，你看这件事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达尔大尼央问。

“因为，先生”凯蒂接着说，“我的女主人根本就不爱您。”

“噢！”达尔大尼央说，“是她派你来告诉我的吗？”

“啊！不是的，先生！只是因为我关心您，所以才下决心把这件事告诉您。”

“谢谢你，我的好凯蒂；不过我只谢谢你的好意，因为这个秘密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换句话说，您根本不相信我对您说的话，是不是？”

“我的漂亮姑娘，这样的事总是很难相信的。”使女说。

“所以您不相信我，是吗？”

“我承认，除非你能对刚才说过的话提出一些证据……”达尔大尼央说。

“您对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凯蒂边说边从胸前取出一封信来。

“给我的吗？”达尔大尼央赶忙抓住那封信说。

“不是的，是给另一个人的。”

“给另一个人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

“什么名字？什么名字？”达尔大尼央高声问。

“请看看信封上写的。”

“德·瓦尔德伯爵先生。”

圣日耳曼那个场面立刻就闪现在这个自负的加斯科尼人达尔大尼央的脑海之中；接着他迅速地撕开了信封；凯蒂看到他正在拆信的动作不由得叫了起来，他也全然不顾。

“啊！我的上帝！骑士先生，”她说，“您这是要干什么？”

“我吗，我什么也不干，”达尔大尼央说，接着他看信。

您没有答复我上次给您的信；您是生病了，还是忘了您在德·吉斯夫人的舞会上对我使的是什么眼色？现在机会来了，伯爵！请别错过。

达尔大尼央的脸色发白了，他以为自己的爱情，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可怜的、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凯蒂用充满同情的语气说，一边重新握紧了达尔大尼央的手。

“你同情我，凯蒂！”达尔大尼央说。

“啊！是呀，我真心真意地同情您，因为我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您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第一次用关注的目光看着她。

“唉！是的。”

“好吧，你与其同情我，还不如帮我向你的女主人复仇。”

“您想在她身上怎样复仇？”使女说。

“我要战胜她，取代我情敌的位置。”

“骑士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帮您做这件事，”凯蒂语气激烈地

说。

“为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有两个原因。”

“哪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女主人永远不会爱您。”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达尔大尼央说。

“您伤了她的心。”

“我！我怎么会伤了她的心；我，自从认识她以后，我一直像一个奴隶般地俯伏在她的脚下过日子！说呀，我求你了。”

“除非有人能看到我灵魂的深处！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对人说。”

达尔大尼央又看了看凯蒂。她美艳绝伦的外貌，并不比一些贵夫人逊色。

“凯蒂，”他说，“只要您愿意，我是能看到你灵魂深处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亲爱的姑娘。”

说完他吻了她一下，凯蒂的脸顿时红得像樱桃一样。

“啊，不！”凯蒂高声说，“您并不爱我！您爱的是我的女主人，您刚才还是对我这样说的。”

“这并不妨碍你把第二个原因告诉我吧？”

“骑士先生，第二个原因是，”凯蒂接着说，由于刚才的一个吻和现在的达尔大尼央的眼神，她变得大胆起来了，说，“在爱情上人人都为自己。”

直到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才想起了凯蒂的忧伤的眼神，他每次在前厅里、楼梯上和过道里遇到她时，她的手总是轻轻地碰碰他，还有她那强忍下去的叹息声。可是，他一心都在想讨好贵夫人，对使女是不屑一顾的：猎鹰的人是决不会关心小麻雀的。

可是这一次，达尔大尼央一眼便看到了可以从凯蒂刚才如此不顾脸面地承认的爱情中得到好处：中途截获送给德·瓦尔德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爵的书信，在女主人的身边有一个内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和女主人卧房相通的凯蒂的房间。达尔大尼尼为了得到贵夫人，已经在想到牺牲那个可怜的姑娘凯蒂。

“好吧，”他对凯蒂说，“我亲爱的凯蒂，要不要我对你所怀疑的那种爱情给你一个证明？”

“证明哪种爱情？”年轻姑娘问。

“证明我完全准备对你倾心相爱的爱情。”

“怎样证明呢？”

“今天晚上，我用平时陪伴你女主人的时间来陪伴你，你可愿意？”

“啊！好的，”凯蒂拍着手说，“非常愿意！”

“好吧，我亲爱的姑娘，”达尔大尼尼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说，“过来吧，让我来对你说，你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最漂亮的使女！”

他对她这样说，而且说得又那么动听，因此可怜的姑娘凯蒂，终于相信了他……不过，使达尔大尼尼感到大为吃惊的是，漂亮的凯蒂的抵抗相当坚决。在进攻和防卫中间，时间过得飞快。

半夜的钟声敲响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听到了夫人房间里的打铃声。

“伟大的上帝！”凯蒂高声说，“我的女主人叫我了！走，快走！”

达尔大尼尼站起来，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可是紧接着他并不是去打开通往楼梯的门，而是去拉开了一口大橱的门，钻了进去，躲在米莱狄的连衣裙和睡衣之间。

“您这是干什么？”凯蒂嚷道。

达尔大尼尼事先已经取下了钥匙，这时他一声不响地把自己锁在大橱里面了。



## 三个火枪手

“喂！”米莱狄尖声叫道，“我打铃您怎么不来，您睡着了吗？”

接着，达尔大尼央听到有人猛地打开了两个房间之间的门。

“我来了，夫人，我来了，”凯蒂赶忙向她的女主人迎上前去，一边高声说道。

她们两人都走到隔壁的卧房里去了，因为两个房间中央的那扇门还是开着的，达尔大尼央听到米莱狄还在训斥她的使女。过了一会儿，女主人的怒气终于平息下来了。在凯蒂侍候女主人换装时，谈话内容落到了达尔大尼央的身上。

“怎么啦！”米莱狄说，“今天晚上我没有见到达尔大尼央！”

“怎么，夫人，”凯蒂说，“他没有来！会不会因为他不能如愿而去另打主意了？”

“喔，不会的！一定是德·特雷维尔或是德·艾萨尔使他耽误了时间。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凯蒂，我已经获得了他的心。”

“将来您准备把他怎么办呢？”使女问。

“将来我把他怎么办……放心吧，凯蒂；在他和我之间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差点儿害得我失去红衣主教的信任……哼，我以后是要报复的！”

“我原以为夫人是爱他的呢？”

“我，爱他？我恨死他了！他是个白痴，他曾经把温特勋爵的生命掌握在手里，可是又不杀掉他；结果使我损失了每年三万利弗尔的年金！”

“是啊，”凯蒂说，“您的儿子是他叔父的惟一继承人，在您儿子成年以前，您是可以享用他的财产的。”

听到这个表面温柔的女人用她尖锐的声音，指责他没有杀掉一个对她充满友情的人，达尔大尼央不由得毛骨悚然。

“所以，”米莱狄接着说，“本来我早已经可以对他进行报复了，要不是红衣主教叮嘱我要好好地对待他；不过我不知道这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了什么。”

“嗯，是这样！可是夫人对他所爱的那个小女人却没有好好对待。”

“噢，是掘墓人街的那个服饰用品商博纳希厄的老婆吗？他不是已经忘记了还有她这个人吗？这样的报复真是太妙了！”

一阵冷汗从达尔大尼央的额头上流下来：这女人真是个魔鬼。

他接着再听，可惜换装已经结束。

“行了，”米莱狄说，“回您自己的房间去吧，明天想法子去拿回信来，就是已经交给您的那封信的回信。”

“给德·瓦尔德先生的吗？”凯蒂问。

“当然是给德·瓦尔德先生的。”

“这个人看上去，”凯蒂说，“跟那个可怜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完全不一样。”

“走吧，小姐，”米莱狄说，“我不喜欢议论人。”

达尔大尼央听到中间那扇门关上了，随后又听见米莱狄把她那边的两道门闩插上，凯蒂这一边呢，她也把钥匙转了一圈把门锁上了，但是声音非常轻。达尔大尼央这时才推开了大橱的门。

“我的上帝啊！”凯蒂悄声说，“您怎么啦？您的脸色怎么这样白？”

“可怕的女人啊！”达尔大尼央低声说。

“别说话，别说话，您走吧。”凯蒂说，“我和夫人的卧房之间只有一道隔墙，两边说话都能听见。”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走呢，”达尔大尼央说。

“怎么！”凯蒂说，脸一下子红起来了。

“或者至少我要过一会儿……再走。”

说着他把凯蒂拉向自己的身边；凯蒂无法再抵抗了，因为一抵抗便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她只能让步。

## 三个火枪手

这是一个对米莱狄的报复行动，达尔大尼央发现“报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乐趣”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达尔大尼央只要稍许有点良心，便会对这次新的征服感到满意；可是他只有野心和自负。

不过他首先利用对凯蒂的影响去设法打听博纳希厄太太的目前情况；可是凯蒂对着十字架向达尔大尼央发誓，说她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她女主人的秘密，她从来只能知道一部分，不过她相信博纳希厄太太肯定还活着。

至于米莱狄失去红衣主教的信任的原因，凯蒂更不知道了，不过对这件事，达尔大尼央知道得比凯蒂要多些：在他离开英国的时候，曾看到米莱狄在一艘当时不准离境的船上，所以他怀疑这跟钻石坠子事件有关。

不过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有一件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杀掉她的小叔子温特勋爵，所以她才真正咬牙切齿地恨他，不可理喻地恨他。

第二天，达尔大尼央又来到夫人的家里。夫人的情绪很不好，达尔大尼央怀疑是她没有收到德·瓦尔德的回信所以生气。凯蒂进来了，米莱狄对她的态度很生硬。凯蒂向达尔大尼央丢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说：“我在为您受苦，您看到了吧！”

可是在这次会见快结束时，那头漂亮的母狮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些；她带着微笑倾听达尔大尼央的甜言蜜语，甚至还伸手给他吻。

达尔大尼央在离开她时心中有些茫然。不过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搅糊涂的小伙子；在他向米莱狄献殷勤时，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一个小小的计划。

他在大门口找到了凯蒂，上楼到了她的房间里。凯蒂已经受到她女主人的一顿痛斥，说她干事漫不经心，米莱狄搞不懂德·瓦尔德伯爵怎么不给她回信，吩咐凯蒂次日早上九点到她卧房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取她写的第三封信。

达尔大尼央要凯蒂第二天早上把那封信送他家里去；她已经被他弄得神魂颠倒，她的情夫提出任何要求她都答应。

以后的事情和头天完全一样；达尔大尼央躲在大橱里，米莱狄呼喊凯蒂替她卸装，然后把凯蒂打发走后把自己卧房的门关上。达尔大尼央也像头天那样，一直到次日清晨五点才回家。

十一点钟，他看见凯蒂来了，手里拿着夫人新写的信。这一次，凯蒂甚至没有跟达尔大尼央争论，听凭他随意处置那封信；因为她的身心已经都属于他了。

达尔大尼央拆开信，看到了以下内容：

为了表示我对您的爱情，这已经是第三次写信给您了。请当心，别让我第四次写信给您说我恨您。

如果您为对待我的方式感到后悔，送这封信来给您的这个姑娘就会告诉您，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如何求得宽恕。

达尔大尼央在看信时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红，变了好几次。

“啊！您始终在爱她！”一直在注意着达尔大尼央脸色的凯蒂说。

“不，凯蒂，你搞错了，我不再爱她了；可是我要为她对我的蔑视进行报复。”

“是的，我知道您要怎样报复；您已经对我说过了。”使女说。

“凯蒂！这对你有什么关系，你很清楚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可以从我将如何轻蔑地对待她中知道。”

凯蒂叹了一口气。达尔大尼央拿起一支羽笔写道：

夫人，在此以前，我始终怀疑您前两封信真的是写给我的，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能配得上您如此的垂青；而且我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迟迟未给您回信。

可是今天，不仅仅有您的来信，而且还有您的使女，都向我证实了我有幸得到了您的爱情，所以我才不得不相信您对我的爱情了。

您的使女不必告诉我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如何求得宽恕。今天晚上十一点我一定来请求您的宽恕。现在在我看来，再拖延一天也是对您的新的冒犯。

您使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德·瓦尔德伯爵

这是一封冒名顶替的信，而且写得也很粗俗；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此外，达尔大尼央根据米莱狄的自述，知道她曾在许多事情上干过背信弃义的事，所以他对她只怀有很微小的敬意。可是，尽管这些敬意十分微小，他还是感到自己对这个女人有一种丧失理智的热情。那是一种由于蔑视而引起的醉人的热情；究竟是热情还是渴望，谁也不清楚。

达尔大尼央的企图是很简单的：通过凯蒂的房间进入她的女主人的卧房，利用米莱狄突然看到他时产生的惊讶、羞愧和害怕去征服她。他当然也可能失败，可是有时候就应该去碰碰运气。一星期以后就要开战，一定得奔赴战场；达尔大尼央没有时间去编织完美的爱情之梦。

“拿去，”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把盖上封印的信交给凯蒂，“把这封信交给夫人，这是德·瓦尔德先生的回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怜的凯蒂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她猜到了这封信的内容。

“我亲爱的姑娘，听我说，”达尔大尼央对她说“你也明白，这件事不论结果如何，总得了结。米莱狄总有一天可能会发现你第一封信没有交给伯爵的仆人，而是交到了我的手里；她也可能发现是我拆了另外两封本该由德·瓦尔德先生拆的信。这样的话，夫人就会撵走你；而且你是了解她的，她报复不会只限于把你撵走。”

“唉！”凯蒂说，“我这是为了谁才冒这些险的啊？”

“为了我呀，我很清楚，我的美人，达尔大尼央说，“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这我可以向你发誓。”

“可是，您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啊？”

“夫人会告诉你的。”

“啊，您不爱我！”凯蒂嚷道，“我真是不幸啊！”

达尔大尼央用一种可以把女人们骗住的答案使凯蒂陷在极大的误解之中。

然而在决定把这封信交给米莱狄之前凯蒂哭了很久；不过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把这封信送给米莱狄。

此外，达尔大尼央还答应晚上早些离开她的女主人；并且在下楼以后再上楼到她的房间去。

这个许诺终于使凯蒂得到了片刻的安慰。

### 第三十四章 阿拉密斯和波尔朵斯的装备

自从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去寻找各自的装备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规定好的聚会时间了。他们各自寻饭吃，能在什么地方吃就在什么地方吃。再说，队里的公务也占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不过他们还是约好了每星期一次，下午一点钟左右，在阿多斯家里，会一次面；因为阿多斯曾发过誓决不再跨出家门一步。

凯蒂刚离开，达尔大尼央便向费鲁街走去。凯蒂来找达尔大尼央的那一天正是他们要聚会的日子。

在阿多斯家里，他看到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在讨论哲学。阿拉密斯还想出家做教士；阿多斯根据自己的为人之道，既不劝阻他也不鼓励他。阿多斯是个听凭各人行使自己意志的人。如果别人不请教他，他从来不提供意见，而且要请教他两次才肯说。

“一般来说，”阿多斯说，“人们征求了意见后并不听从；即使听从了也只是为了在事后能有一个人可以抱怨。”

达尔大尼央到了以后不久，波尔朵斯心平气和，达尔大尼央满怀希望，阿拉密斯忧心忡忡，阿多斯漫不经心。

他们一起谈了一会儿，谈话中波尔朵斯透露出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表示愿意帮他准备装备；这时候穆斯格东进来了。

仆人穆斯格东是来请波尔朵斯回家的；他对波尔朵斯说家里有急事要他回家。

“是不是跟我的装备有关？”波尔朵斯问。

“也是也不是，”穆斯格东回答说。

“可是究竟有什么事呢，你就不能说吗？……”

“先生，请出来。”

波尔朵斯站起来，向他的朋友们打了个招呼，跟着穆斯格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仆人巴赞在门口出现了。

“我的朋友，您有什么事找我？”阿拉密斯语气温和地说，每逢他脑中有重返教会的念头时，朋友们总能听到这样的语气。

“有一个人在家里等着您，”巴赞回答。

“一个人！什么人？”

“一个要饭的。”

“巴赞，给他一点儿施舍，请他为一个可怜罪人祈祷。”

“这个要饭的一定要找您说话，还说您看到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告诉我？”阿拉密斯问。

“有。”他说：“如果阿拉密斯先生拿不定主意见不见我，您就告诉他说我是从图尔来的。”

“从图尔来的，”阿拉密斯高声说，“各位先生，非常抱歉；不过这个人肯定带来了我在等待的消息。”

他马上就站起来，急匆匆地走了。

还剩下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两个人。

“我相信这两个家伙的装备都解决了；达尔大尼央，您说呢？”阿多斯说。

“我知道波尔朵斯的事进行得很顺利，”达尔大尼央说，“至于阿拉密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为他担心过；可是您呢？我亲爱的阿多斯；您把属于您的英国人的钱慷慨地全都送光了，现在您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杀了那个英国人我是很高兴的。可是如果我把他的皮斯托尔放进自己袋里，沉重的悔改就将永远压在我的心头。”

“亲爱的阿多斯，算了吧！您的有些想法的确不可思议。”

“不谈了，不谈了！昨天德·特雷维先生到我这儿来看我，您



## 三个火枪手

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他说您经常去那些受到红衣主教保护的可疑的英国人家里。”

“说得正确点，是我经常去一个我对您谈起过的英国女人的家里。”

“啊！是的，就是那个我劝过您别去跟她打交道的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

“我也曾把原因告诉过您了。”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根据您对我说的原因，是想从中得到您的装备。”

“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已经可以肯定那个女人和绑架博纳希厄太太的事件有牵连。”

“是的，我懂；为了找回一个女人，您去追求另外一个女人；这可是最长的最有趣的道路。”

达尔大尼央差点就要对阿多斯和盘托出了；可是有一件事阻止了达尔大尼央把全部事说出来。阿多斯在荣誉方面是个严肃的贵族，而达尔大尼央针对夫人所制定的小小计划，阿多斯绝对不会赞同。因此他想想还是不说为好，再说阿多斯这个世界上最不爱管闲事的人。

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谈；我们就离开他们，去追随阿拉密斯吧。

阿拉密斯在听到想和他谈话的人是从图尔来的以后，他迅速地跟着巴赞走。因此他一转身就从费鲁街奔到了沃吉拉街。

回到家里以后，他果然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眼精里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可是身上却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是您找我吗？”阿拉密斯说。

“我找的是阿拉密斯先生，您叫阿拉密斯吗？”

“就是我，您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吗？”

“如果您能给我看看一块绣花绢那么我有东西交给您。”

“就在这儿，”阿拉密斯说，一面从胸前取出一枚钥匙，打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只镶嵌螺钿的乌木小匣子，“就在这儿，请看。”

“很好，”要饭的说，“把您的仆人打发走吧。”

巴赞很想知道这个要饭的找他主人有什么事，所以一直紧随着他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在听了要饭的提出的要求以后便挥挥手要他走开，他不得不听从了。

巴赞走了以后，要饭的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解开他用一根皮带马马虎虎地束住的破烂烂的外衣，拆开紧身短上衣胸口的线缝，从面里掏出一封信。

阿拉密斯看到信，快乐地叫了起来，吻着信封上的字，并且带着一种虔诚的恭敬态度拆开了信；信上写道：

朋友：

命运又要我们分开一些时候，不过年轻时的美好日子并非一去不复返了。您到战场上去尽您的义务吧，在另外方面我尽我的义务。请收下带信人交给您的东西；像一个优秀而英俊的贵族那样去参战吧。请想着我，想着这个温柔地吻您那双黑眼睛的人。

别了，也许更应该说再见！”

要饭的一直在拆身上的线缝；从他的肮脏的衣服里面取出了一百五十枚西班牙的双皮斯托尔，排列在桌子上；随后他打开门，行了个礼便走了，一时间惊呆了的阿拉密斯竟不敢跟他说一句话。

阿拉密斯接着又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发现信后还有一个附言。

附言：您可以招待带信人，他是一位伯爵，也是西班牙的大公。

“金色的梦啊！”阿拉密斯高声说，“啊，美丽的人生！是啊，我们都还年轻！是啊，我们将来还会有幸福的日子！啊，我的爱情，我的鲜血，我的生命，是你的，是你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你的，我的美丽情妇啊！”

他热烈地吻着那封信，甚至没有去瞧瞧那些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的金币。

仆人巴赞在轻轻地敲门；阿拉密斯已经没有理由避开他了。他允许他进来。

看到桌子上的金币巴赞一下子愣住了，忘记了他是为达尔大尼央通报的，因为达尔大尼央也很想知道要饭的是什么人，他离开了阿多斯的家来到了阿拉密斯的家里。

因为达尔大尼央跟阿拉密斯是不拘小节的，他看到巴赞忘了替他通报，便自己进来通报。

“啊，见鬼！我亲爱的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说，“如果这些金币是从图尔替您送来的，您真得替我向送钱币的人恭维几句。”

“亲爱的朋友，您搞错了”一向小心谨慎的阿拉密斯说，“我上次在那儿开始写的一篇单音节的诗，现在出版社替我把稿酬送来了。”

“啊！是吗！”达尔大尼央说，“嗨！您那家出版社可真大方，亲爱的阿拉密斯。”

“什么，先生！”巴赞叫了起来，“一首诗可以卖这么多的价钱！真是使人难以置信！啊！先生您想做什么都能做成功，您可以变成跟德·瓦蒂尔和德·邦塞拉德两位先生一样的人。我更喜欢这样。一个诗人，几乎跟一个神父差不多。啊，先生，那您就做诗人吧，我请求您！”

“巴赞，”阿拉密斯说，“我想您有点儿多嘴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赞知道自己错了，垂下脑袋走了出去。

“啊！”达尔大尼央微笑着说，“您的诗卖的价格真高；您真是幸福啊。可是您要当心，您插在外套里的这封信要掉出来了，这封信肯定也是您那家出版社送来的吧。”

阿拉密斯的脸涨得通红；他把信重新塞进袋里，重新扣好了紧身短上衣的纽扣。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去找我们的朋友们吧，找阿多斯和波尔朵斯吧。既然现在我有钱了，我们今天又可以开始一起吃饭了，一直到你们也富起来为止。”

“当然！”达尔大尼央说，“我非常愿意。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餐像样的饭了；今天晚上再说我要去干一件颇为冒险的事情，如果能喝上几瓶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给自己壮壮胆，我是很高兴的。”

“去喝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吧，我也喜欢喝，”阿拉密斯说；看到金币后就像有一只手把他头脑中想出家的念头驱走了。

他拿起了三四枚双皮斯托尔放在口袋里，随后把其余的放进了那只镶嵌螺钿的小匣子，匣子里已经收藏着那条他当作护身符的手绢。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首先到阿多斯家里去，因为他有足不出户的誓言，所以他叫人把饮食送到家里来。因为他精通美食方面的种种细节，所以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毫不犹豫地便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他。

他们两人接着往波尔朵斯家走去，刚走到巴克街的拐角，就遇到赶着身前的一头骡子和一匹马的穆斯格东。

达尔大尼央吃惊得叫了起来，“啊！我的黄马！”他嚷道，“阿拉密斯，您瞧这匹马。”

“啊，这匹马可真难看！”阿拉密斯说。

“是吗？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说，我就是骑着这匹马到巴

黎来的。”

“怎么，先生认得这匹马？”穆斯格东问。

“这种颜色真怪，”阿拉密斯说，“这种毛色的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相信的确如此，”“达尔大尼接着说，“所以我三个埃居就把它卖掉了。而且是由于它的毛色古怪才卖了三个埃居，因为它整副骨头架肯定不值三个埃居。可是，穆斯格东，这匹马怎么会到了您的手里？”

“啊！”仆人说，“请先生别跟我谈这个啦，这是我们那位公爵夫人的丈夫的一次恶作剧。”

“穆斯格东，怎么回事？”

“是啊，我们得到了一位有地位的公爵夫人的青睐，名字叫德……噢，对不起，我主人叮嘱过我别乱说。她一定要我们接受一点小小的纪念品，一匹西班牙的骏马和一头安达卢西亚的骡子，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做丈夫的知道了这件事，在半路上把那两头好牲口没收了，用这两只畜生来代替。”

“现在您把它们赶回到那儿去吗？”达尔大尼央问。

“一点不错！”穆斯格东接着说，“您也懂得，用这样的坐骑去交换那匹骏马和那头漂亮的骡子，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当然不能接受，尽管我很想看看波尔朵斯在我的这匹黄马上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并不拦住你，穆斯格东；去为你的主人办事吧，去吧，他在家吗？”

“先生，他在家，”穆斯格东说，“不过心情很不好，去吧！”

说完后他继续向大奥古斯丁会沿河街走去，而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尔密斯则到倒霉的波尔朵斯家拉门铃。波尔朵斯看到他们穿过院子却不去开门，让他们白白地拉了一阵子门铃。

这时候穆斯格东继续往前走，赶着他的两头牲口，穿过新桥，来到了狗熊街。到了那儿，他便把马和骡子系在诉讼代理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门的门环上；随后，他就回去找波尔朵斯，告诉波尔朵斯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两头牲口从早上起就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所以没有过多久就扯动了门环，门环举起，落下，又举起，发出那样嘈杂的响声，诉讼代理人听到后吩咐他的学徒到附近去问问这匹马和这头骡子究竟是谁的。

诉讼代理人夫人认出了那是她送人的礼物，但是开始她不懂得这些礼物怎么被退回来；可是很快波尔朵斯便来告诉了她。波尔朵斯尽管强自克制着自己，但眼睛还是冒着怒火，使诉讼代理人夫人看了感到害怕。事实是穆斯格东把在路上遇到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的事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还说达尔大尼说那匹黄马就是当初他来到巴黎时骑的那匹贝亚恩小矮马，后来他把那匹小马卖了三个埃居。

波尔朵斯跟诉讼代理人夫人约好在圣马格卢瓦尔修道院会面以后就告辞了。诉讼代理人看到他要走反倒要留他吃饭，但被他神色威严地拒绝了。

科克纳尔夫人抖抖索索地来到修道院，因为她猜出到那儿她一定会遭到一顿痛斥；但是她被波尔朵斯的那副不可一世的派头给迷惑住了，弄得神晕颠倒。

波尔朵斯把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男人所能给与一个女人的责备和训斥全都给了他的情妇诉讼代理人夫人了。

“唉！她说，‘我本来是想尽可能把这件事办好的。我们的委托人中有一个是马贩子，他欠我们事务所一笔钱总是不肯还。我牵了那头骡子和那匹马来抵他欠的帐；他原来答应给我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马和骡子。

“太太，好啦！”波尔朵斯说，“如果您那个马贩子欠您不止五个埃居，那么他就是个骗子。”

“波尔朵斯先生，找便宜货总还是可以的吧，”诉讼代理人夫

人在为自己辩护。

“夫人，可以的，可是那些找便宜货的人总该允许别人去找更大方些的朋友吧。”

波尔朵斯说完以后，便回过头去，准备离开。

“波尔朵斯先生，波尔朵斯先生！”诉讼代理人夫人叫了起来，“我错了，我承认我是错了。”波尔朵斯没有回答，继续跨出了第二步。

诉讼代理人夫人似乎看到了他在光辉夺目的云彩里，周围簇拥着许多公爵和侯爵夫人，她们在往他的脚边扔着一袋袋的金币。

“请别走，看在上帝的份上！波尔朵斯先生，”她嚷道，“请别走，让我们谈谈。”

“跟您谈会使我倒霉的，”波尔朵斯说。

“可是请告诉我，您究竟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因为如果我向您要什么东西，到头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诉讼代理人夫人一边吊在波尔朵斯的胳膊上了，一边非常伤心地嚷道：“波尔朵斯先生，这些事，我呀，我是一窍不通；我怎么知道一匹马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一副鞍辔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您本来就该让我来办，因为我是行家，夫人；可是您却要省钱，结果却反而多花了钱。”

“波尔朵斯先生，这是一个错误，我用人格担保，我一定会补救的。”

“怎么补救？”波尔朵斯问。

“请听我说。今天晚上科克纳尔先生要到德·肖纳公爵先生家里去，是公爵召他去研究一件事情的，至少得两个小时。您来吧，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来解决您上战场的装备问题。”

“太好了！这才像话呢，我亲爱的！”

“您原谅我了？”

“我们以后再看吧，”波尔朵斯威严地说。

两人在说过“晚上见”以后分手了。

“真见鬼！”在离开时波尔朵斯心里想，“我觉得我终于离科克纳尔大师的大钱柜越来越近了，有钱的日子不远了。”



## 第三十五章 黑夜里的猫全是灰色的

这一天，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都焦急地等待着天黑；天终于黑下来了。

像往常一样，达尔大尼央在九点钟左右来到了米莱狄的家里。他发现她的情绪非常好；过去她从来没有这样殷勤地接待过他。他一眼便看出了他写的那封信已经交到了她的手里，因此它产生了作用。

凯蒂端着果汁饮料进来了。她的女主人和颜悦色地望望她，还十分妩媚地向她微笑；可是，唉！这个可怜的姑娘却非常伤心，甚至没有察觉出米莱狄对她的好意。

达尔大尼央看了看这两个女人。他不得不暗自承认，大自然在造就她们两人时犯了错误；它把卑劣的灵魂给了贵夫人，把高贵的心灵给了使女。

到十点钟时夫人开始显得有点儿坐立不安起来，达尔大尼央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瞅瞅时钟，站起来，又坐下，向达尔大尼央微微一笑，好像在说：您当然是非常可亲的，可是如果您现在就走的话那就更加可亲了。

达尔大尼央站起来，取下自己的帽子；米莱狄把手伸给他让他吻。达尔大尼央感到她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知道她这不是故意卖俏，而是感谢他的离开。

“她真是爱他爱得发了疯，”他自言自语地说。随后他就走了。

这一次凯蒂没有在等他，前厅里没有，走廊里没有，大门口也没有。达尔大尼央不得不自个儿登上楼梯，走进了她的小房间。

凯蒂坐在那儿，双手捂着脸；她在哭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听到达尔大尼央进来，可是她连头也没有抬起来；达尔大尼央向她走去，握住她两只手；这时她竟放声哭了起来。

就像达尔大尼央预见的那样，米莱狄在收到这封信时，在一阵狂喜之中，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她这个使女；随后，为了奖励她，给了她一袋钱。

凯蒂回到自己房里，把这袋钱扔在一个角落里，袋口一直张开着，有三四枚金币撒落在地毯上。

凯蒂在达尔大尼央的爱抚下抬起了脑袋。看到她失魂落魄的脸庞，达尔大尼央吓了一跳；她脸上带着祈求的神色，合着双手，可是连一句话也不敢讲。

虽然达尔大尼央是铁石心肠，他也感到自己被这种无言的痛苦感动了；可是他一向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一次的计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他绝不会改变他的计划。所以他没有屈服告诉她说他这个行动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报复。

而且，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因为米莱狄，肯定是为了在情夫面前掩盖自己的羞惭，曾经吩咐凯蒂要熄掉全家的灯火。德·瓦尔德应该在天明以前离开，让他始终处在黑暗之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米莱狄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了。达尔大尼央马上跳进他的大橱里。他刚在里面蹲下，就听见拉铃声了。

凯蒂走进女主人的房间，把中间那扇门关上；可是因为隔墙太薄，两个女人的谈话达尔大尼央几乎全都能听到。

米莱狄似乎快乐得忘乎所以了，她要凯蒂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所谓的她和德·瓦尔德见面时的详情细节；他是怎样收下她的信的，他是如何回答的，他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他是不是显得像坠入了爱河。对所有这些问题，凯蒂不得不一一作答，米莱狄没有从凯蒂快要窒息的声音中听出她的痛苦的语调，一个幸福的人有多么自私哟！

和伯爵约会的时间快到了，米莱狄叫凯蒂熄掉了她房间里的

## 三个火枪手

灯火，要凯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等德·瓦尔德伯爵一到就把他带进来。

凯蒂等待的时间不长；达尔大尼央刚从大橱的锁眼里看到屋子里全都黑下来了。在凯蒂关上中间那扇门时，他就跳了出来。

“什么声音？”米莱狄问。

“是我，”达尔大尼央低声说，“是我，德·瓦尔德伯爵。”

“啊！天啊，天啊！”凯蒂喃喃地说，“他连自己定下的时间也等不及了！”

“那么，”米莱狄用一种发抖的声音说，“为什么他不进来？伯爵，伯爵，”她接着又说，“您很清楚我在等您！”

听到这声呼唤，达尔大尼央慢慢地离开了凯蒂，快步走进夫人的卧房。

当一个用别人的名字来接受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山盟海誓时，他会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受到心灵的煎熬。

这时达尔大尼央正陷身于极端痛苦的境况之中，他的心正在受到嫉妒的煎熬，他几乎跟正在隔壁房间里哭泣的凯蒂一样痛苦。

“是啊，伯爵，”米莱狄温柔地紧握着他的手，一面用她那种最最甜美的声音说道，“是啊，以前我们每次相遇时，您的眼光里和言语中都流露出您对我的爱情，我对此感到非常幸福。我呢，我也爱您。啊！明天，明天我希望得到一个能证明您在思念我的证物；因为您也许会忘掉我，请把这个拿去。”

说着她把自己手指上的一枚戒指套在达尔大尼央指头上。

达尔大尼央记得曾经在米莱狄的手上见过这枚戒指，这是一枚四周镶着钻石的非常漂亮的蓝宝石戒指。

达尔大尼央把戒指还给她，可是米莱狄说：

“不，不，把这枚戒指作为我对您的爱情收下吧，如果您接受了，”她接着用一种十分激动的声音说，“那就是帮了我一个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忙啦！”

“这个女人身上充满了谜，”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准备把一切都讲出来了。他正要张嘴对米莱狄说他是谁，他是抱着怎样的报复目的来的；可是米莱狄又接着说：

“可怜的天使加斯科尼人达尔大尼央差点儿把您杀掉！”

“啊！”米莱狄继续说，“您的伤口还痛吗？”

“是啊，很痛，”达尔大尼央说，其实他不太知道该如何回答。

“您放心，”米莱狄轻轻地说，“我会狠狠地替您报仇！”

“见鬼！”达尔大尼央心里想，“看来还不到说真话的时间。”

要使达尔大尼央清醒过来还得费点儿时间；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些复仇的念头全都消失了。这个女人对他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影响力；他既恨她同时又崇拜她。他从来也不相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能够在同一颗心中并存，而且在结合以后会形成像魔鬼一般凶狠的爱情。

然而，一点钟刚刚敲响，应该是分手的时候了；达尔大尼央在和米莱狄分手时感到难分难解，在相互依依不舍地道别时，约定了下星期再次幽会的时间。

凯蒂希望达尔大尼央在经过她房间时对他说几句话，可是米莱狄在黑暗中却亲自把他一直送到了楼梯口才分手。

第二天早上，达尔大尼央急匆匆地来到阿多斯家里，因为他干出了一个罕见的冒险行动，所以想来听听阿多斯的意见。他把前后经过全告诉了阿多斯；阿多斯皱了好几次眉头。

“您那位米莱狄，”他对达尔大尼央说，“我看像是个下贱女人，可是并不说明您就可以欺骗她；无论如何现在您身边有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在跟达尔大尼央讲话时，阿多斯注意地看着他手指上戴着的

那枚四周镶着钻石的蓝宝石戒指；原来戴在那个手指上的王后的戒指已被小心地放进一只首饰盒里了。

“您在看这枚戒指吗？”达尔大尼央说，一边得意洋洋地把珍贵的戒指举到了阿多斯眼前。

“是啊，”阿多斯说，“这枚戒指使我想起了一件祖传的珍宝。”

“它很美，是不是？”达尔大尼央说。

“非常美！”阿多斯说，“像这样晶莹澄澈的蓝宝石，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颗。您是用您那枚钻石戒指去换来的吧？”

“不，”达尔大尼央说，“这是一件礼物，是我那个漂亮的法国女人送给我的；因为我确信她是在法国出生的。”

“这枚戒指是米莱狄送给您的吗？”阿多斯嚷道，从他的声音里很容易听出他十分激动。

“是她昨天夜里送给我的。”

“让我看看这枚戒指，”阿多斯说。

“拿去，”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褪下了戒指。

阿多斯仔细地察看那枚戒指，脸色变得煞白，随后他试着套在他左手的无名指上；大小完全合适，就像是替他定制的一样。阿多斯的脸上掠过一阵愤怒和仇恨的阴影。

“不可能是那一枚！”他说，“那枚戒指怎么会在米莱狄手里的呢？可是两件首饰又怎么会这样相似的呢？”

“您认识这枚戒指吗？”达尔大尼央问。

“本来我以为认出它了，”阿多斯说，“不过看来是我弄错了。”

接着他把戒指还给达尔大尼央，不过还是不断地望着它。

“喂，”过了一会儿他说，“达尔大尼央，把戒指转一转，把宝石面转到里面去；它使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痛苦的往事，使我心里乱得无法跟您谈话。您不是来向我征求意见的吗？您不是来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您不知怎么办吗？……可是请等等……把这颗蓝宝石再给我瞧瞧；我刚才说的那一颗，有一个刻面上有伤痕，那是一次意外造成的。”

达尔大尼央又把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交给阿多斯。

阿多斯哆嗦了一下。

“喂，”他说，请看，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时他把那条裂痕指给达尔大尼央看。

“可是这枚蓝宝石戒指是谁给您的，阿多斯？”

“是我母亲传给我的，她也是她母亲传给她的；这是一件祖传的珍宝……它永远也不该从我家里流出去。”

“而您把它……卖了吗？”达尔大尼央迟疑地问道。

“不是的，”阿多斯回答说，脸上流露出一种怪异的微笑，“在一个充满爱情的夜晚，我把它送人了，就像您得到它时的情况一样。”

达尔大尼央也陷入了沉思，他仿佛在夫人的灵魂中看到了一些黑糊糊的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他没有把戒指再套到手指上，而是放进了口袋。

“请听我说，”阿多斯握住他的手说，“达尔大尼央，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听我说，请相信我，别再去找这个女人了。我不认识她，可是有一种直觉告诉我，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在她身上有一些不祥的气息。”

“您说得有理，”达尔大尼央说，“所以我会和她分手的；不瞒您说，这个女人也确实让我感到害怕。”

“您有这种勇气吗？”阿多斯问。

“我会有的，”达尔大尼央回答，“而且马上就这么办。”

“好吧，说真的，您这样做很对，”阿多斯怀着慈父般的感情紧握着达尔大尼央的手说，“但愿这个女人别在您的生活中留下可怕的痕迹！”

## 三个火枪手

接着阿多斯朝达尔大尼央点了点头；达尔大尼央明白了，他很想一个人考虑考虑问题。

达尔大尼央回到家里时发现凯蒂正在等他。她变化很大，与昨天相比判若两人，达尔大尼央几乎认不出来了。

她被女主人派来找冒名顶替的德·瓦尔德。她的女主人被爱情陶醉了，快活得像疯子；她想知道她的情人什么时候可以来跟她度第二个良宵。

可怜的凯蒂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等待着达尔大尼央的答复。

阿多斯对达尔大尼央具有一种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劝告和达尔大尼央自己心灵中的呼喊结合在一起，再加现在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挽救，他的复仇心理得到了满足，促使他下定决心不再去见米莱狄了。所以他拿起一支笔来写了以下这封信作为答复：

夫人，请别指望我会来赴下次的约会；自从我健康恢复以来，这类事情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安排一个先后次序。到轮到您的时候，我会有幸通知您的。

吻您的手。

德·瓦尔德伯爵

关于蓝宝石的事他一字未提；达尔大尼央是不是想保存一件攻击米莱狄的武器？或者说，他留下这枚蓝宝石戒指是不是想作为获得他装备的最后财源？

此外，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评判那个时代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今天被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看作是羞耻的行为，在那个时候也许是一件非常普通、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时候一些名门望族的子弟一般都接受他们情妇的供养。

达尔大尼央把这封没有折好的信递给凯蒂；凯蒂看第一遍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看懂，可是在看了第二遍后她几乎是欣喜若狂了。

凯蒂不能相信她会有这样的幸运，所以达尔大尼央把他写在信上的保证向她念了一遍。虽然凯蒂知道夫人的脾气非常暴躁，把信交给她对自己肯定非常危险，可是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尽快奔回了王宫广场。

即使是最善良的女人的心，对情敌的痛苦也是丝毫不会感到同情的。

米莱狄拆信时的动作是急不可耐的；可是一看到第一句话，她的脸色就发青了，随后她把信纸揉成一团，目光凶狠地向凯蒂转过头去。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她问。

“可这是给夫人的回信呀，”凯蒂抖抖索索地回答。

“不可能！”米莱狄大声说，“一个贵族怎么能写这样的信给一个女人，不可能！”

随后她突然一阵哆嗦。

“我的上帝！”她说，“莫非 he 知道了……”说到这儿她又顿住了。

她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脸色灰白；她想走到窗口去透透气，可是她站不起来，只能伸起两条胳膊，两条腿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最后她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凯蒂以为她要晕过去了，连忙奔过来替她解开胸衣；可是米莱狄突然一下子竖起了身子。“您要干吗？”她说，“您的手伸到我身上来干什么？”

“我以为夫人晕过去了，我想来帮您，”凯蒂回答；看到女主人脸上的狰狞的表情，心里害怕极了。

“我晕过去了？我！我！您竟把我当作是一个懦弱可欺的女子！我遭到侮辱时是不会晕过去的，我要报仇，您听明白了！”

随后她让凯蒂出去，她要独自一个人想一会儿。



## 第三十六章 复仇梦

那天傍晚，米莱狄对使女凯蒂说，如果达尔大尼央先生来了，就马上带他进来，可是那天达尔大尼央没有来。

第二天，凯蒂再次来看达尔大尼央，并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达尔大尼央微微笑了笑；米莱狄那种出自嫉妒而引起的愤怒，就是他复仇的结果，也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到了晚上，米莱狄显得比头天还要焦躁不安，她把达尔大尼央的嘱咐又重复了一遍；可是像头天一样，她又白等了。

第三天，凯蒂又来到达尔大尼央的家里，可是她显得不像前两天那样快乐和活泼，相反却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达尔大尼央问凯蒂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没有吭声，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

这封信是米莱狄写的；不过这是写给达尔大尼央而不是写给德·瓦尔德的。

他拆开信，看到信上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像这样冷落朋友是不好的，尤其在就要长期离别的时候。我的小叔和我两人昨天和前天都在等您，但您却没有来。今天晚上会不会是同样的结果呢？

我对您是感激不尽的。

克拉丽克夫人

“这很简单。”达尔大尼央说，“我正在等这封信。由于德·瓦尔德伯爵的信用下降，我的信用就提高了。”

“您去不去？”凯蒂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听着，”达尔大尼央说，他正在设法为自己对阿多斯食言作辩解，“你知道，如果我不接受这个积极的建议是不聪明的。夫人如果发现我不再露面，会对我突然和她断绝来往感到莫名其妙，也许会怀疑到什么事情；像她这样凶狠的女人报起仇来，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啊！我的上帝！”凯蒂说，“无论什么事情您都有办法说成是有道理的。您现在又要去向她献殷勤了。如果这一次您用您的真名字和真面目去讨她的欢心，那就会比第一次糟得多！”

凯蒂出于本能，猜到了一部分将会发生的事情。

达尔大尼央尽力安慰她，要她放心，并向她保证自己不会受米莱狄的诱惑。

他要凯蒂回去告诉女主人，他非常感激她的一片好意，今晚他会听候她的吩咐的；可是他却不敢写回信，生怕目光锐利的米莱狄看出他伪造的笔迹。

晚上九点钟，达尔大尼央来到了王宫广场。很明显等候在前厅里的仆人们事先得到过通知，因为达尔大尼央刚一到达，还没有来得及问米莱狄是否见客，就有一个仆人奔进去通报了。

“请他进来，”米莱狄说，声音短促而尖锐。

他被引进去了。

“我不再见任何人了，”米莱狄说，“听明白了，任何人！”

仆人出去了。

达尔大尼央好奇地朝米莱狄瞧了一眼；她脸色苍白，眼神疲乏，也许是因为曾经哭泣过，也许是因为失眠。客厅里点的灯有意减少了，可是她却未能掩盖住连着两天的情绪激动所留下的痕迹。

达尔大尼央像平时一样殷勤地走到她的身旁；她尽了最大努力来接待他，可是惶惶不安的脸色和亲切的微笑总是难以协调。

达尔大尼央问起了她的健康情况。

“不好，”她回答，“很不好。”

“这么说，”达尔大尼央说，“我有点冒失了，您肯定需要休息，我这就走。”

“不，”米莱狄说，“正相反，达尔大尼央先生，请留下，有您这样一个亲切的伴侣，我会感到高兴的。”

“啊！啊！”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她可从来也没有这么迷人过，可得当心啊！”

米莱狄显出她最最亲热的神情，言谈中她也尽可能增加了风趣的成分。同时，那种暂时退去的激动情绪又来了，使她的眼睛炯炯有神，使她的脸色红润，嘴唇鲜红。达尔大尼央又遇到了那个曾经迷惑过他的美丽的贵夫人。那种他原以为熄灭了的、实际上只是打了一个瞌睡的爱情又在他心头复苏了。米莱狄在微笑，达尔大尼央感到自己为了这种微笑甘愿受到天罚。但是有一刻他似乎感到有点儿后悔。

米莱狄慢慢地变得话多起来了。她问达尔大尼央有没有情妇。

“唉！”达尔大尼央用尽可能伤感的语气说，“您怎么这样残酷，向我提这样一个问题，夫人，自从我看见您以后，我仅仅因为您和为了您而呼吸，而叹息。”

米莱狄露出一个怪异的微笑。

“这么说，您爱我了？”她问。

“那还用我对您说吗？您难道一点也看不出吗？”

“当然看得出；可是您知道，越是高傲的心，越是难以得到。”

“啊！困难吓不倒我，”达尔大尼央说，“只有办不到的事才使我害怕。”

“对真正的爱情来说，”米莱狄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夫人，没有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米莱狄回答。

“见鬼！”达尔大尼央暗自说，“情况完全变了。会不会她爱上了我？前几天她把我当成了德·瓦尔德，送了一枚蓝宝石戒指给我；现在她是不是准备另外送一枚给我？”

达尔大尼央急忙移动自己的坐椅，向米莱狄靠近。

“嗯，”她说，“您可以做点什么来证明您所谈起的爱情呢？”

“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下命令就行，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准备做任何事情吗？”

“做任何事情！”达尔大尼央大声说。他认为这样的许诺并没有多大风险。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米莱狄也移动自己的扶手椅，跟达尔大尼央的椅子靠近。

“夫人，我听您说，”达尔大尼央说。

米莱狄一时间没有说话，似乎有点儿犹豫和顾虑，随后似乎下了决心，说道：

“我有一个仇人。”

“您？夫人！”达尔大尼央故作惊奇地说，“会有这样的事，我的上帝！您是多么漂亮和善良！”

“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真的吗？”达尔大尼央说。

“一个曾经恶狠狠地侮辱过我的仇人。因此在他和我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达尔大尼央马上便懂得报仇心切的夫人在打什么主意。

“您能够，夫人，”他夸张地说，“我的胳膊和生命也像我的爱情一样属于您。”

“那么，”米莱狄说，“既然您是这么大度又这么痴情……”她顿住了没有说下去。

“嗯？”达尔大尼央问。

“嗯！”米莱狄过了一会儿又说，“从今天起别再说些什么不可能的事。”

“您真是使我太幸福了！”达尔大尼央一边高声说，一边扑到米莱狄的膝下狂吻她的一双听任他吻的手。

“替我去找那个下流的德·瓦尔德报仇吧，”夫人心中在说，“以后我当然知道如何再来摆脱你，你这个双料的傻瓜，被人当刀使的活宝！”

“你这个既虚伪又危险的女人，你先是那么无耻地嘲笑我，现在又自愿地倒在我的怀里，”达尔大尼央心里在想，“看来我将来要和她的情人德·瓦尔德一起来笑你了。”

达尔大尼央抬起头来。

“我听候吩咐，”他说。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那么您懂得我的意思了，”米莱狄说。

“我也许能猜出您的意思。”

“您的坚强有力的胳膊已经很出名了，您能为我而使使您的胳膊吗？”

“现在就可以。”

“可是我呢，”米莱狄说，“对这样一种效劳，我该如何报答呢？我知道那些在谈爱情的人，他们做什么事也不会白干的。”

“您知道我所希望得到的，”达尔大尼央说，“惟一对您对我都是合适的答复。”他温柔地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她几乎没有挣扎。

“真是自私！”她微笑着说。

“啊！”达尔大尼央高声说，他被她的温柔妩媚所激动，“啊！我总是觉得我的这种幸福似乎不像是真的，总是怕它会像一场梦似的消失，我要赶快使它变为现实。”

“好吧，您就做点什么，让您配得上您说的这种幸福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听候您的吩咐，”达尔大尼央说。

“是吗？”米莱狄说，她还有最后一丝疑虑。

“请把那个使您的眼睛流泪的下流胚的名字告诉我。”

“谁对您说我曾经哭过？”她问。

“我似乎觉得……”

“像我这样的女人是不哭的，”米莱狄说。

“那太好了！那么，请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您倒是想想，他的名字中藏有我所有的秘密。”

“可是我总得知道他的名字。”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必须知道；您看我对您有多么信任！”

“您真使我高兴死了。他叫什么？”

“您认识他。”夫人说。

“真的吗？”

“真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吗？”达尔大尼央装得似乎有点儿犹豫，为的是使她相信他果真一无所知。

“如果是您的朋友，您就犹豫了吗？”夫人一边高声说，一边眼睛里闪出一道威胁的光芒。

“不，即使是我的兄弟也决不犹豫！”达尔大尼央大声说，兴奋得似乎发了狂。

达尔大尼央不冒任何危险地往前走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秘密，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哪儿。

“我喜欢您的这种忠诚，”夫人高兴地说。

“唉！您只爱我身上的这一点吗？”达尔大尼央问。

“我也爱您，”她握着他的手说。

热情的握手使达尔大尼央浑身颤抖，就好像通过这种接触，米莱狄的激动情绪也传到了他的身上。

“您，您爱我！”他嚷道，“啊！如果真是这样，那真会叫我

丧失理智。”

于是达尔大尼央紧紧地搂着她。她听任他吻她的嘴唇，只是没有回吻他。

她的嘴唇是冰冷的；达尔大尼央觉得刚才吻的是一座雕像。

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减少快乐的陶醉和爱情的激动。他几乎相信了米莱狄对他是一片真情，也几乎相信了德·瓦尔德是罪有应得的。如果这时候德·瓦尔德在他面前，他真会杀了他。

米莱狄抓住了机会。

“他叫……”她说。

“我知道，他叫德·瓦尔德，”达尔大尼央高声说。

“您是怎么知道的？”米莱狄抓住他双手问，同时也试图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的灵魂深处。

达尔大尼央感到自己已经忘乎所以，走错了一步。

“说呀，说呀，您快说呀！”夫人一阵催促，“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吗？”达尔大尼央说。

“是啊。”

“我是这样知道的，昨天我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德·瓦尔德也在；他拿出一枚戒指给人家看，说是您送给他的。”

“这个可恶的混蛋！”夫人嚷道。

米莱狄对她的情人德·瓦尔德的臭骂使达尔大尼央兴奋不已。

“嗯？”她继续说。

“嗯！我要为您找这个可恶的混蛋报仇。”达尔大尼央神气地说。

“谢谢，勇敢的达尔大尼央！”米莱狄嚷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报仇？”

“明天，马上，随您的便。”

米莱狄差点儿要嚷出“马上”两个字，可是她想到这样匆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事也许对达尔大尼央不太客气。

再说，她还有许许多多的预防措施要采取，还要对达尔大尼央提出许许多多的劝告，免得他和伯爵争论不休。可是达尔大尼央的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解决了。

“明天，”他说，“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不！”她说，“您会替我报仇的，不过您不会死。也不能死。他是个懦夫。”

“他和女人打交道时也许是个懦夫，可是和男人打交道时就不是。我多少有点了解这个人。”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我觉得在您上次和他交手时，对您的运气并没有抱怨过。”

“运气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妓女：昨天对您很好，也许明天就背您而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现在有点儿犹豫了。”

“不，我并不犹豫，上帝不让我犹豫。可是我去冒一种可能要送命的危险，却仅仅给我一些希望，其他什么也不给我，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夫人用一个眼色回答他，意思是说：

“仅仅就这个吗？那说出来吧！”

随着这个眼色而来的是解释性的言语。

“我非常公正，”她温柔地说。

“啊，您是个天使，”达尔大尼央说。

“那么，一切都说定了？”她说。

“亲爱的！除了我向您要求的以外。”

“不过，我告诉您，我会对您温柔体贴的。”

“我没有明天可以等待了，立刻出发。”

“别说话；我听到我小叔子温特勋爵的声音。不能让他看到您在这儿。”



米莱狄拉铃：凯蒂进来了。

“您从这扇门出去，”她一边推开一扇暗门，一边说，“十一点钟您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凯蒂会带您到我房间里来的。”

凯蒂听到这些话，差点儿仰面摔倒。

“怎么啦！小姐，您怎么一动不动像座塑像一样待在这儿！喂，把达尔大尼央带走。今晚十一点钟，您听见了吧！”

“看来她的约会总是在十一点钟，”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她已经养成习惯了。”

米莱狄向他伸出一只手来，他亲昵地吻了吻。

“喂，”达尔大尼央一边出去一边说，几乎没有回答凯蒂的责备，“喂，别让自己成了傻瓜；您的女主人肯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我们可要当心啊！”

## 第三十七章 米莱狄的秘密

达尔大尼央从米莱狄的府邸出来后，尽管凯蒂一再恳求，他还是没有立即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避免种种的批评、责难和哀告，其次是因为这时候他很想研究一下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也很想研究一下米莱狄的思想。

毫无疑问，达尔大尼央像发了疯似的爱着米莱狄，可是米莱狄却一点儿也不爱他。有一刹那达尔大尼央想回到家里写一封长信给米莱狄，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说，直到现在为止，他和德·瓦尔德根本就是一个人，因此他不能答应去杀死德·瓦尔德，否则不就变成自杀了么。不过他也受到一种猛烈的报复欲望的刺激，他要占有这个女人；他觉得这种报复行动有某些甜美的滋味，所以他也不想放弃。

达尔大尼央在王宫广场上兜了五六个圈子，每走上十步便回过头来看看米莱狄那套房间里漏出来的灯光。这一次，很明显她不像上一次那样急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灯光终于熄掉了。

最后的犹豫也随着灯光在达尔大尼央心中熄灭了。他记起了头天夜里的详情细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脑袋瓜像火烧一样；他又回到米莱狄的府邸，匆匆走进凯蒂的房间。

凯蒂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浑身都在发抖；她想拖住她的情人；可是米莱狄在留心听，她已经听到达尔大尼央进来时的响声：她把门打开了。

“进来吧，”她说。

所有这一切厚颜无耻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没有羞耻心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以致达尔大尼央几乎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和他

所听到的了。他以为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梦境中才有的那种离奇的幽会里。

可是他还是被米莱狄的魅力所吸引，急忙向米莱狄奔了过去。

中间的那扇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了。

凯蒂也朝那扇门扑过去。

嫉妒、愤怒、被伤害了的自尊心，在折磨着一个在热恋中的女人的心的激情都推动着她去把这件事情揭穿。不过，如果她承认了她曾经促成这样一个诡计的实现，她也就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达尔大尼央也将因为她而遭到灾难。这又促使她要作出最后的牺牲。

达尔大尼央这方面呢，他已达到了他最高的愿望。现在米莱狄真正的在爱他，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他的内心深处清楚地对他说，他只不过是一件复仇的工具，别人一边爱抚他一边等他去送死。可是自负、自尊心和痴心使他这种警惕消失了。随后，达尔大尼央怀着坚强的信心，把自己跟德·瓦尔德作比较，并问自己，为什么米莱狄就不能真正地爱他。

所以他完全沉浸在当时的感受之中了。对他来说，米莱狄已经不是那个曾经一度使他感到恐怖的心怀叵测的女人，而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情妇，她完全沉溺于爱情之中。将近两个小时几乎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这对情人的激情终于平静下来了。米莱狄，她的动机跟达尔大尼央完全不同，所以她忘不了自己的目的，她先回到了现实里来；她问达尔大尼央是不是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第二天用什么办法来挑起德·瓦尔德跟他决斗。

可是达尔大尼央这时的思路跟米莱狄的大相径庭，他忘乎所以，只是殷勤地回答说，时间已经太晚，不要去考虑与德·瓦尔德的决斗的事情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决斗却是米莱狄惟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达尔大尼央的冷漠态度使她大吃一惊。她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了。

然而达尔大尼央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场不可能进行的决斗，所以他想改变话题，不过他没有力量做到。

米莱狄用她超乎常人的智慧和铁一般的意志把达尔大尼央限制在她预先划定好的范围以内。

达尔大尼央劝米莱狄饶恕德·瓦尔德，放弃她在盛怒之下定下的计划。

可是达尔大尼央刚说了头几句话，米莱狄就气得浑身发抖，离开了他。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会不会是感到害怕了？”她说，声音尖锐而带有嘲笑意味。“我不害怕！”达尔大尼央回答，“可是，如果德·瓦尔德伯爵没有您想象的那样坏呢？”

“不管怎么说，”米莱狄严肃地说，“他欺骗了我；既然他欺骗了我，他就得死！”

“既然您判了他死罪，他就非死不可！”达尔大尼央语气坚定地说；米莱狄觉得这是一种忠诚的表白。

她立即又向他靠近过去。

时间过得很快；不过当微弱的青灰色曙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很快地侵入到房间里时，达尔大尼央以为自己在她身边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看到达尔大尼央就要和她分手，米莱狄又重新对他提起他要为她去找德·瓦尔德报仇的那件事。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达尔大尼央说，“可是在此以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米莱狄问。

“就是您到底爱不爱我。”

“我好像已经给过您证明了。”米莱狄说。

## 三个火枪手

“是的，所以我的肉体 and 灵魂都属于您了。”

“谢谢，我的勇敢的情人！不过，您也将向我证明您的爱情，是吗？”

“当然。不过如果您爱我的话，”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您难道就不为我感到担心吗？”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当一个用别人的名字来接受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山盟海誓时，他会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受到心灵至送命。”达尔大尼央说。

“这不可能，”米莱狄说，“您是那么英勇，剑又使得那么好。”

“您难道就不喜欢用另一种方法，”达尔大尼央跟着说，“既可以为您报仇，又不必决斗？”

米莱狄默默地看着达尔大尼央；微弱的曙光照着他明亮的眼睛，显现出一种奇怪的悲惨的神色。

“说真的，”她说，“我觉得您现在有点儿犹豫了。”

“不，我没有犹豫；只不过自从您不再爱德·瓦尔德伯爵以后，我真替他感到难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单单失去了您的爱，就应该说是已经受到了非常残酷的惩罚，所以也不需要再有其他的惩罚了。”

“谁对您说我曾爱过他？”米莱狄问。

“至少您爱着另一个人，”达尔大尼央温柔地说，“而且我要再对您说一遍，我很同情伯爵。”

“您？”米莱狄问。

“是的，我。”

“为什么是您？”

“因为只有我知道……”

“知道什么？”米莱狄问。

“知道他不论现在和过去，远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吗！”米莱狄不安地说，“请您给我说清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您想说些什么。”

她望着搂住她的达尔大尼央，那双眼睛似乎渐渐地燃烧起来了。

“是的，我是一个高尚的人！”达尔大尼央说，他已经下决心要为她报仇，“自从您的爱情属于我以后，自从我确信已经拥有它以后，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它，是不是？……”

“拥有了全部；快说下去。”

“好吧，我觉得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心里有一件事一定要坦白出来。”达尔大尼央说。

“要坦白出来？”

“如果我对您的爱情有所怀疑，我就不会坦白；不过您是爱我的，我的小美人，对不对，您是爱我的？”

“当然。”

“假如由于我爱您爱过了头而对您犯下了罪，您会宽恕我吗？”

“可能会。”米莱狄说。

达尔大尼央露出最最甜美的微笑，试着去吻米莱狄的嘴唇，可是她避开了。

“坦白，”她说，这时她的脸色也发青了，“有什么事要坦白？”

“上星期四，您曾经约德·瓦尔德幽会，就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

“我？没有，哪会有这样的事！”米莱狄她神态自若，要不是达尔大尼央早已知道底细，他也许会对自己的话产生怀疑。

“别说谎了，我的美丽的天使，”达尔大尼央微笑着说，“这是没有用的。”

“究竟怎么啦？您说呀！您真要我的命了！”

## 三个火枪手

“啊，您放心，您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而且我已经完全原谅您了。”达尔大尼央说。

“说下去，说下去！”

“德·瓦尔德不可能有什么好夸口的。”

“为什么？您亲自对我说过那枚戒指……”

“亲爱的，那枚戒指，在我手里。星期四的德·瓦尔德伯爵和今天的达尔大尼央是同一个人。”

轻率的达尔大尼央原来以为他会看到的是一种带有惭愧的惊异表情，一阵小小的可以化解成眼泪的愤怒；可是他大错特错了。

米莱狄脸色煞白、神情吓人，她坐了起来，朝达尔大尼央的胸口狠狠一推，把他推开；随后便跳下床去。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达尔大尼央拉着米莱狄身上的浴衣讨饶；可是她拼命挣扎着要逃走，一使劲那件浴衣撕破了，露出了她的赤裸的肩头。达尔大尼央看到她雪白浑圆而美丽的肩头上有一边烙着一朵百合花，不禁大吃一惊；这种无法消除的印记是刽子手在行加辱刑时亲手烙上去的。

“天啊！”达尔大尼央松开了抓在手里的浴衣嚷道；接着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愣在床上，只觉得浑身冰冷。

可是米莱狄从达尔大尼央那副惊恐的样子中知道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无疑他已经全都看见了，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她的稳私，她的可怕的秘密：别人谁也不知道，可是他知道了。

她转过身子，她已经不再像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人，而像是一头受了伤的豹子。

“啊，坏蛋！”她嚷道，“你卑鄙地欺骗了我，而且还知道了我的秘密，你死定了！”

她接着朝上面放着一只细木镶嵌的小匣子的梳妆台跑去，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它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把非常锋利的金柄小匕首，转过身来猛地向半裸着身子的达尔大尼央扑了过来。

虽然达尔大尼央勇敢，但是当他看到她那张大惊失色的脸，她那双瞳孔放大得非常吓人的眼睛，她那青灰色的脸颊和血红的嘴唇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一直退缩到靠墙的里床旁边。他的一只满是汗水的手碰到了他的剑，他立即把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

可是米莱狄对他的剑并不顾忌，只是想再跳上床来刺他，直到她感到达尔大尼央的剑尖已经顶住了她的脖子才停住。

这时她又想用双手来抓他的剑，不过达尔大尼央总是能避开她不让她抓住，而且握着的剑不住地在她眼睛和胸脯前面作势，一边让自己从床上滑落下来，想设法从那扇通往凯蒂房间的门逃出去。

米莱狄这时像发疯似的向他扑过来，嘴里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不过这有点像决斗，所以达尔大尼央倒是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好吧，美丽的贵夫人，好吧！”他说，“不过我以上帝的名义对您说，您还是平静下来吧，不然我就要在您漂亮的脸蛋上画出第二朵百合花了。”

“下流胚！下流胚！”夫人吼道。

达尔大尼央始终在找那扇门，他采取了守势。

达尔大尼央藏身在家具后面来保护自己，米莱狄则推倒了几件家具向他冲去；在一片嘈杂声中，凯蒂打开了中间的那扇门。达尔大尼央本来就在设法靠近那扇门，这时离这扇门只有三步光景。他一个箭步便从米莱狄的房间冲进了使女凯蒂的房间，接着又疾如闪电地把门关上，再用他全身的重量紧紧地顶在门上，凯蒂则把门闩插上。

米莱狄也使出浑身力气，想把那扇门推开；随后，当她觉出



这办不到以后，便用匕首戳那扇门，她戳穿了门板。

她每戳一下都恶狠狠地骂一句。

“快，快，凯蒂，”达尔大尼央在门闩插上以后便低声对凯蒂说，“快想法子让我逃出去，否则等她缓过神来，她会去叫她的仆人们来杀我的。”

“可是您不能就这样出去呀，”凯蒂说，“您是光着身子的。”

“是啊！”达尔大尼央说，他这时才发现自己身上没穿什么衣服，“是啊！你随便找点什么给我穿穿吧，不过要赶快；你要知道，现在是生死关头！”

凯蒂转手间用一条绣花的连衣裙、一顶宽大的女帽和一件女用短披风把他打扮好了。随后她给了他一双拖鞋让他赤着脚套上，拉着他往楼梯下面走。达尔大尼央走得正是时候，因为米莱狄已经拉过铃，把府邸里所有的人都惊醒了。看门人刚拉绳子把门打开，半裸着身子的米莱狄在窗口叫唤：

“别开门！”

## 第三十八章 阿多斯毫不费事地得到了装备

达尔大尼央已经逃走了，可是米莱狄还在用手势威胁他，直到看不见他时，她才晕倒在她的房间里。

已经惊惶失措的达尔大尼央，根本顾不上凯蒂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他奔跑着穿过了半个巴黎城，一直跑到阿多斯家门口才停下。他精神上的失常，刺激着他神经的恐怖，几个开始追逐他的巡逻兵的吆喝，以及几个一大清早便出门办事的行人的嘲骂，都使他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他穿过院子，登上阿多斯住的三层楼，便乒乒乓乓地捶起门来。

睡眼惺忪的格里莫出来开门；达尔大尼央冲进去，差点儿把他撞倒。

仆人格里莫平时一直噤若寒蝉，这一次却开口说话了。

“哎呀呀！”他大声嚷道，“你这个女人怎么到处乱跑，你究竟要干什么？疯婆子！”

达尔大尼央掀起帽子，从短披风里露出他的两只手。一看到他的髭须和那把出了鞘的剑，可怜的格里莫发现他是在和一个男人打交道。这时他又以为来人是个刺客。

“救命！来人啊！救命！”他叫了起来。

“住口，混蛋！”达尔大尼央说，“我是达尔大尼央，你不认识我吗？你的主人呢？”

“是您！达尔大尼央先生！”格里莫大声说。

“格里莫，”阿多斯穿着睡衣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说，“您居然敢说话了。”

“啊，先生！因为……”

“别说话！”

## 三个火枪手

格里莫只得伸出手向阿多斯指指达尔大尼央。

阿多斯认出了自己的伙伴达尔大尼央，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歪戴的女帽、垂落到鞋子上的裙子，卷起的袖子以及微微翘起的小胡子。

“请别笑，阿多斯，”达尔大尼央大声说，“看在老天的份上请别笑，因为，我用我的灵魂发誓，并没有任何可笑的事情。”

他说这几句话时的神色是那么庄严，还带有一种真正的恐惧感，所以使得阿多斯马上便握住他的手嚷道：

“达尔大尼央，您是不是受伤了？您的脸色真是苍白啊！”

“不，我没有受伤，可是我刚才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阿多斯，您是一个人在家吗？”

“当然！在这种时候您以为还有谁会在我的家里？”

“好，好。”

达尔大尼央立即走进了阿多斯的房间。

“喂，您说呀！”阿多斯说，一边关上门插上门闩，不让别人来打扰，“是不是国王驾崩了？是不是您把红衣主教杀了？瞧您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喂，说呀，我真要急死了。”

“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着脱下身上的女人衣服，只剩下了衬衣，“您就准备好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闻所未闻的故事吧。”

“您先穿上这件睡衣吧，”阿多斯说。

因为达尔大尼央心里仍很激动，他穿睡衣时穿错了袖。

“怎么回事？”阿多斯问。

“怎么回事，”达尔大尼央弯下身子，俯在阿多斯的耳边，压低声音说，“那个贵夫人的肩上有百合花的烙印。”

“啊！”火枪手叫了起来。

“喂，”达尔大尼央说，“您能肯定另外一个已经死了吗？”

“另外一个？”阿多斯说，声音轻得几乎连达尔大尼央也听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

“是的，就是有一天您在亚眠对我提起过的那一个。”

阿多斯叹了一口气，用双手捧住垂下的脑袋。

“现在的这一个，”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金黄色的头发，”阿多斯说，“是不是？”

“是的。”

“淡蓝色的眼睛，闪着不同寻常的光芒，眉毛和眼睫毛都是黑的？”

“是的。”

“身体高而匀称，在左边犬齿旁边缺一颗牙齿，是不是？”

“是的。”

“百合花比较小，橙黄色，颜色有些暗淡。”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您说她是英国人！”

“别人叫她米莱狄！不过她很可能是法国人。要知道，温特勋爵只不过是她的小叔子。”

“达尔大尼央！我想看看她。”

“当心呀，阿多斯，当心呀！您本来想杀掉她，她可是个以牙还牙、而且决不会放过您的女人。”

“她什么也不敢说，因为说了反而会暴露她自己。”阿多斯说。

“她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您曾经看见过她生气时的模样吗？”

“没有，”阿多斯说。

“一只老虎，一只豹子！唉，亲爱的阿多斯！我真担心已经给我们两人招来了可怕的复仇行动！”

于是达尔大尼央把前后经过全都讲了一遍，包括米莱狄的失

去理智的狂怒和她要杀死他的威胁。

“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毫无价值地送掉性命的，”阿多斯说，“幸好，我们后天就要离开巴黎；十之八九，我们要去拉罗舍尔，只要一动身……”

“阿多斯，如果她认出您，她会追您到世界的尽头；因此还是让她的怒气发泄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啊！达尔大尼央！她杀了我又有什么关系！”阿多斯说，“是不是您以为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一些可怕的秘密。阿多斯！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的密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可得小心。如果红衣主教没有对您到伦敦去干的那件事大加赞扬，那就是说他在深深地恨您；可是他无论如何决不可能对您进行公开的指责，而仇恨又必须发泄，尤其是这是红衣主教的仇恨，所以您要小心！如果您出门，不要独个儿行走；如果您吃东西，也得处处当心；总之，对一切都别相信，要谨慎行事。”

“幸好我们只要拖到后天傍晚不发生意外就行了，”达尔大尼央说，“因为一到部队里面，我们该害怕的只是男人而已。”

“在此以前，”阿多斯说，“我放弃我不出家门的诺言；不论您去哪儿我都跟您走。现在您得回掘墓人街去了，我陪您一块儿去。”

“尽管掘墓人街离这儿很近，我也不能就这样回去。”

“您说得很对，”阿多斯说着拉了拉铃。

格里莫进来了。

阿多斯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到达尔大尼央家里去取些衣服来。

格里莫也用手势回答，随后便走了。

“好吧！达尔大尼央，可是我们的装备还是没有进展啊，”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斯说，“因为，您把您的全套衣服都留在米莱狄家里了，她是不会把这些衣服还给您的。幸好您还有那枚蓝宝石戒指。”

“蓝宝石戒指是您的，我亲爱的阿多斯！您不是对我说过，这是一枚祖传的戒指吗？”

“是的，据我父亲以前对我说，他是花了两千埃居把它买下来的；是他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礼物中的一件。我母亲把这枚戒指给了我，而我却昏了头，非但没有把它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保存起来，反而把它送给了这个下贱的女人。”阿多斯说。

“亲爱的，那您就把这枚戒指收回去吧；我懂得，您应该保留它。”

“我！在经过了这个女贱人的手以后，再收回它！没有任何意义，这枚戒指已被玷污了，达尔大尼央！”

“那就把它卖掉！”

“卖掉一颗我母亲给我的宝石！这是一种亵渎圣物的行为。”

“那就把它抵押掉，您肯定可以抵押到一千埃居；用这笔钱安排您的装备是绰绰有余的；将来等您手里一有钱就去把它赎回。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放高利贷者的手，到重新回到您手里时，它原来的污点已经洗净了。”

阿多斯露出了微笑。

“您是一个可爱的伙伴，”他说，“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老是乐呵呵的，能使那些陷在苦恼中的人振奋起来！那好吧！我们就把它抵押掉，可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抵押掉以后，您我两人各拿五百埃居。”

“阿多斯！您倒是想想，我是在国王卫队里的，需要的钱连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也不到，只要把我的鞍辔卖掉，我的事就解决了。我需要些什么呢？替普朗歇买一匹马而已。而且您忘了我自己也有一枚戒指呢。”

## 三个火枪手

“不过我觉得这枚戒指对您，比这枚戒指对我更加重要。”

“是的，因为在重要关头，它不仅能替我们解决重大困难，还能使我们免遭巨大的危险。那不仅是一颗宝贵的钻石，还是一件具有魔法的吉祥物。”

“我不懂您的意思，我们还是再来谈谈我们的戒指吧，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谈谈您的戒指吧。抵押到手的钱您拿一半，否则我就把戒指扔到塞纳河里去。”

“好吧，那么，我接受！”达尔大尼央说。

这时候，格里莫同普朗歇一起回来了。普朗歇一方面为他的主人担心，另一方面也很想知道达尔大尼央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趁此机会亲自把衣服送来了。

达尔大尼央穿上衣服，阿多斯也穿上了他的衣服；当他们两人准备出门时，阿多斯向格里莫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姿势，格里莫马上取下他的短枪，做好了陪他的主人一起走的准备。

他们平安无事地来到了掘墓人街。博纳希厄正在门口，他用一种嘲笑的神情瞧瞧达尔大尼央。

“喂，我亲爱的房客！”他说，“您要赶快；有一个漂亮姑娘在您家里等您呢，而您也知道，娘们是不喜欢等人的。”

“那是凯蒂！”达尔大尼央大声说。

他奔进了小巷子。

他果然在他的屋外楼梯平台上，看到凯蒂抖抖索索地紧靠在他的房门上。凯蒂一见到他就说：

“您答应过保护我，您答应过如果她发怒您会援救我；您别忘了，是您把我毁了的呀！”

“是的，当然，”达尔大尼央说，“凯蒂，放心吧。不过在我走了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当然知道！”凯蒂说，“听到她的呼喊声，所有的仆人都跑来了，她气得像疯了一样，把您骂得狗血喷头，什么骂人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都骂出来了。这时候我想到了她会记起您那天是从我的房间走进她的房间的，因此她会猜想到我是您的同谋；所以我就拿了我的那一点点钱和几件最好的旧衣服逃出来了。”

“可怜的姑娘！可是我把您怎么办呢？我后天就要动身了。”

“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达尔大尼央，不过您要想办法使我离开巴黎，离开法国。”

“可是我总不能带着您一起去围攻拉罗舍尔呀！”达尔大尼央说。

“当然不能；不过您可以把我安排到外省，安排到您熟悉的某个贵夫人家里去；比如说，到您的家乡去。”

“啊，凯蒂！我家乡的贵夫人都不用贴身使女。不过等等，我有办法了。普朗歇，去替我把阿拉密斯找来，要他马上就来。我有些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他说。”

“我懂得是怎么回事，”阿多斯说，“可是为什么不找波尔朵斯呢？我觉得他那位侯爵夫人……”

“他那位侯爵夫人穿衣服时是由她丈夫的那些办事员伺候的，”达尔大尼央笑着说，“再说凯蒂也不愿意住在狗熊街，凯蒂，是不是？”

“要我住在哪儿我就住哪儿，”凯蒂说，“只要我能躲得好好的，别人不知道我在哪儿就行了。”

“现在，凯蒂，我们就要分手了，因此您就不会再有什么嫉妒的念头了。”

凯蒂说，“不论我离您远还是近，我总是爱着您的。”

“见鬼！哪儿有这样的恒心？”阿多斯低声说。

“我也一样，”达尔大尼央说，“我也一样，我永远爱你，你放心吧。不过，现在请回答我；你是不是听说过有一个在半夜里被绑架的女人？”

“请等一等……啊，我的老天，达尔大尼央，难道您还爱着



这个女人吗？”

“不，是我一个朋友爱着她；喏，就是这位阿多斯。”

“我？”阿多斯嚷道，他的语气就像他差点儿踩到一条蛇的身上一样。

“当然是您！”达尔大尼央握了握阿多斯的手说，“您很清楚，我们全都关心这位可怜的博纳希厄太太；而且凯蒂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凯蒂，是不是？你知道，我的姑娘，”达尔大尼央接着说，“你在进来时不是看到有个奇丑无比的男人站在门口吗？他就是那个可怜的女人的丈夫。”

“啊，我的上帝！”凯蒂叫道，“您这样一说更使我感到害怕了，但愿他没有认出我才好。”

“什么，认出你！这么说你曾见过这个人？”

“他到米莱狄家来过两次。”凯蒂说。

“对了，大概在什么时候？”

“大概在十七八天以前吧。”

“完全正确。”

“昨天晚上他还来过。”

“昨天晚上？”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就在您来以前不多一会儿。”

“我亲爱的阿多斯，我们被密探包围了！你认为他认出你了吗？凯蒂？”

“我一看到他就把帽子拉了下来，不过也许有点儿迟了……”

“您下楼去，阿多斯，他不太提防您；您去看看他还在不在门口。”

阿多斯走下楼去，但马上又上来了。

“他走了，”阿多斯说，“他家的门关上了。”

“他报信去了，说所有的人眼下都在笼子里。”

“是吗！那我们就走吧，”阿多斯说，“让普朗歇一个人留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里，由他替我们通风报信。”

“等等，还有阿拉密斯呢，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对，阿多斯，我们等等阿拉密斯。”

正在这时，阿拉密斯进来了。大家把事情告诉了他，并对他说现在最紧急的是要他在上流人士的家里为凯蒂找到一份工作。

阿拉密斯考虑了一会儿，随后涨红着脸说道：

“达尔大尼央，这样做真的是为您效劳吗？”

“我将因此而一辈子感激您的。”

“那好，德·布瓦特拉西夫人曾为她一位住在外省的女朋友托过我，说是要一个靠得住的贴身使女；您是否能够，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向我担保这位小姐……”

“啊，先生，”，凯蒂高声说，“请您尽管放心，我对那个能使我离开巴黎的人，一定赤胆忠心！”

“那就再好不过了，”阿拉密斯说。

他坐到一张桌子前面，写了几句话，封好后，又用一枚戒指在信封上盖了封印，然后把信交给凯蒂。

“现在，凯蒂，”达尔大尼央说，“你知道，再在这儿待下去，对我们对你都是不好的。我们这就分手，到情况好一些以后我们再会面吧。”

“不论我们今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面，”凯蒂说，“您都会看到我还是爱着您。”

“这就是赌徒的誓言，”在达尔大尼央送凯蒂下楼去时阿多斯说。

过了一会儿，达尔大尼央、阿多斯、阿拉密斯在约好了四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以后便分手了，只留下普朗歇看家。

阿拉密斯回他自己的家，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都在盘算如何抵押掉他们的蓝宝石戒指。

就像达尔大尼央所预见的那样，他们把戒指抵押了三百皮斯

## 三个火枪手

托尔。而且，那个犹太人还说，如果他们愿意把戒指卖断，他愿意出到五百皮斯托尔，因为那颗蓝宝石和他另一副漂亮的耳坠十分相配。

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以两个军人的活动能力和两个行家的专门知识，花了几乎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就买齐了火枪手的全部装备。此外，阿多斯是个非常随和的、非常地道的大爵爷。只要东西合他的意，别人要多少钱他就付多少钱，连价钱也不还。达尔大尼央很想在这方面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可是阿多斯总是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以致达尔大尼央明白了，讨价还价这类事情对他这个小贵族来说是可行的，可是对一个具有王公贵族气派的人来说就不合适了。

阿多斯找到了一匹十分英俊的安达卢西亚马，黑得像乌玉般的毛片，火红的鼻孔，俊美的细腿，六岁牙口，他把那匹马检查了一番，找不到什么缺点。马贩子要价一千利弗尔。他也许用不到这些钱也能买下，可是正在达尔大尼央和马贩子讲价钱时，阿多斯已经数好一百个皮斯托尔放在桌子上了。

格里莫有了一匹矮壮有力的庇卡第马，花了三百利弗尔。

可是在买了这匹马的鞍子和格里莫的各种武器以后，阿多斯一分钱也没有了。达尔大尼央把钱借给阿多斯。

可是阿多斯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

“那个犹太人肯出多少钱买这颗蓝宝石戒指？”阿多斯问。

“五百皮斯托尔。”

“那就是说还可以多两百皮斯托尔：一百皮斯托尔归您，一百皮斯托尔归我。这可算是一笔真正的财产；请您再到犹太人那儿去一次吧。”

“怎么，您想……”达尔大尼央说。

“这枚戒指肯定会引起我太多的悲惨的回忆；再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三百个皮斯托尔去赎回它，那就等于在这笔交易中白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损失了两千利弗尔。达尔大尼央，去对他说戒指归他，带两百皮斯托尔回来。”

“阿多斯，请再考虑考虑吧。”

“眼下现钱是最宝贵的，应该作出牺牲。去吧，达尔大尼央。去吧；格里莫带着短枪陪您一起去。”阿多斯说。

半个小时以后，达尔大尼央带着两千利弗尔回来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意外。

就这样阿多斯在自己家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出征的装备。

## 第三十九章 幻 象

到了四点钟，在阿多斯家四位朋友碰头了。他们为装备的担心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每张脸上还留着他们各自的秘密的忧虑，因为在眼前幸福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对未来的恐惧。

突然，普朗歇送来了两封信，信是给达尔大尼央的。

其中一封是一张折成精致的长方形的短笺，上面盖着漂亮的绿色的封印，封印是一只嘴里衔着一根绿色树枝的鸽子。

另一封是一个四方形的大信封，上面光辉夺目地印着红衣主教公爵的纹章。

一看见那封小巧的信，达尔大尼央的心便跳动起来，因为他相信认出了那上面的笔迹，尽管这种笔迹他只见到过一次，但是印象很深，难以忘怀。

所以他拿起这封小信，立即撕开封印。信上是这么写的：

本星期三傍晚六七点钟，请到通往夏约的那条大路上来散步，并仔细地观察那些过往的四轮马车里面的人，不过，如果您重视您的生命以及爱您的人的生命，您就一动也别动，就当作您什么也没有看到。别让人认为您已认出了爱您的女人。

信末没有签名。

“这是个圈套，”阿多斯说“别去！达尔大尼央。”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信上的笔迹我好像认识。”

“笔迹可能是伪造的，”阿多斯接着说，“眼下，通往夏约的大路到了傍晚六七点钟是很荒凉的，和您到邦迪森林里去散步差不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如果我们全都去呢？”达尔大尼央说，“见鬼！总不会把我们四个人全都吃了吧，况且还有四个仆人，还有马匹，还有武器。”

“而且这也是炫耀一下我们的装备的机会，”波尔朵斯说。

“不过假使这封信是一个女人写的，”阿拉密斯说，“假使这个女人不想被人看到，那么请想一想，达尔大尼央，您会损害她的名誉；这样做对一位贵族来说是不相宜的。”

“我们可以跟在后面，”波尔朵斯说，“让达尔大尼央一人走在前面。”

“是的，可是一颗手枪子弹很快就会从飞驰的四轮马车里射出来。”

“唔！”达尔大尼央说，“子弹是打不到我的。我们可以去追那辆四轮马车，把车里面的人杀了。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几个敌人。”

“他说得对”波尔朵斯说，“打一仗吧，再说也该试试我们的武器。”

“唔，让我们去乐一乐吧，”阿拉密斯神色温和而冷漠地说。

“随你们的便吧，”阿多斯说。

“各位先生，”达尔大尼央说，“现在是四点半，如果我们要在傍晚六点钟赶到去夏约的大路上，时间刚来得及。”

“而且，如果我们出发得太晚，”波尔朵斯说，“别人就看不到我们，这就太遗憾了。我们快准备动身吧，先生们。”

“可是这第二封信呢，”阿多斯说，“您把它忘了，我觉得这封信上的纹章说明它还是值得拆开来看看的。至于我呢，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我明白地告诉您，我对这封信的担心远远超过了您刚才看的那封短信。”

达尔大尼央的脸红了。

“好吧！”达尔大尼央说，“先生们，现在来让我们看看红衣

主教要我干什么！”

达尔大尼央撕开信念道：

国王卫队德·艾萨尔部下的达尔大尼央先生，请于今晚八点来红衣主教府等候接见。

卫队长 拉乌迪尼埃尔

“见鬼！”阿多斯说，“这个约会比那一个更叫人放心不下。”

“我从第一个约会那儿出来再去赶第二个，”达尔大尼央说，“第一个约会是七点钟，第二个约会是八点钟；时间来得及。”

“哼！我是不会去的，”阿拉密斯说，“一位殷勤的骑士当然不该错过一位贵夫人提出的约会；可是一个谨慎的贵族是可以借故不去见红衣主教的。”

“我同意阿拉密斯的意见，”波尔朵斯说。

“先生们，”达尔大尼央回答，从前我曾从德·卡伏瓦那儿得到过红衣主教的同样的邀请，我当时没有把它当回事，可是第二天我就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博纳希厄太太不见了！所以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去，”

“如果已经打定了主意，”阿多斯说，“您就去干吧。”

“万一关进巴士底狱怎么办呢？”阿拉密斯说。

“啊！你们会把我救出来的。”达尔大尼央接着说。

“那当然，”阿拉密斯和波尔朵斯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神态非常镇静。“我们当然会把您从那儿救出来，不过，我们后天就要上前线去了，您最好别去冒蹲巴士底狱的危险。”

“我们尽量把事情办得妥当些，”阿多斯说，“今天晚上我们别离开他，每人带三个火枪手跟在后面，各自分别看住主教府一扇门，如果看到有一辆车门关着的、形迹可疑的车子从府里出来，我们便扑上去。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跟红衣主教的卫士们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量了，德·特雷维尔一定以为我们全都死光了呢。”

“阿多斯，”阿拉密斯说，“您肯定是个天生的大将军，各位先生，你们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妙极了！”几个年轻人齐声说道。

“好吧！”波尔朵斯说，“我赶到队里去通知我的弟兄们，要他们在八点以前准备好，约会地点在红衣主教府前面的广场上；你们各位在这段时间里，叫你们的仆人备马吧。”

“可是我，我没有马，”达尔大尼央说，“不过我可以派人到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那儿去牵一匹。”

“这用不着，”阿拉密斯说，“您可以在我的坐骑中牵一匹去。”

“您现在有几匹马？”达尔大尼央问。

“三匹，”阿拉密斯微笑着回答。

“亲爱的！”阿多斯说，“您肯定是全法国最最讲究骑马的诗人了。”

“请听我说，亲爱的阿拉密斯，您有了三匹马，您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吧？我真搞不懂您怎么会买了三匹马。”波尔朵斯说。

“不是的，第三匹是今天早上一个没有穿号衣的仆人牵来的，他不肯说出他是谁家的仆人，只是对我说，他是奉了他主人的吩咐……”

“或者是奉了他女主人的吩咐，”达尔大尼央插嘴说。

“这无关紧要，”阿拉密斯红着脸说，“他对我说他奉了他女主人的吩咐，把那匹马牵到我的马厩里，却不肯对我说他是谁派来的。”

“这种事情只有象您这样的诗人才能遇到，”阿多斯神态严肃地说。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尽量把事情办得好一些，”达尔大尼



央说，“在那两匹马当中您准备骑哪一匹：骑您买来的一匹呢还是骑别人送来的一匹？”

“当然骑别人送来的一匹；您也明白，达尔大尼央，我不能得罪……”

“那个送马的陌生女人，”达尔大尼央说。

“或者是那个送马的神秘女人，”阿多斯说。

“您原来自己买的一匹变成没有用的了？”

“差不多是这样。”

“您自己挑选的吗？”

“而且是非常仔细地挑选的；您也知道安全，几乎总是和坐骑有关。”阿拉密斯说。

“好吧！您就把它原价让给我！”

“我本来就是要让给您的，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等您手头方便的时候再把钱还给我好了。”

“这匹马多少钱？”达尔大尼央问。

“八百利弗尔。”

“阿拉密斯这儿是四十枚双皮斯托尔，”达尔大尼央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这笔钱，“我知道别人就是用这样的现金来付您写诗的稿酬的。”

“您手头上有很多钱？”阿多斯问。

“很多，多极了，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说着把口袋里剩下的皮斯托尔弄得叮当作响。

“把您的马鞍子送到火枪队去，有人会把您的马和我们的马一起牵到这儿来的。”

“很好；可是马上要到五点了，我们得快点。”

一刻钟以后，波尔朵斯骑着一匹非常英俊的西班牙马出现在费鲁街的一端，穆斯格东骑着一匹奥弗涅产的马跟在后面，那匹马小了一点，但很漂亮。波尔朵斯兴高采烈，得意洋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在同一时刻，阿拉密斯骑着一匹英国骏马出现在费鲁街的另一端，仆人巴赞骑着一匹毛片杂色的马跟着它，手里还牵着一匹十分雄壮的德国马：那就是达尔大尼央的坐骑。

这两个火枪手在门口相遇：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从窗口望着他们。

“见鬼！”阿拉密斯说，“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您这匹马真是棒极了”

“是的，”波尔朵斯回答，“这就是人家一开始应该替我送来的那匹，做丈夫的恶作剧，把它掉了包；不过后来做丈夫的受到了惩罚，我呢，得到了我喜爱的马。”

普朗歇和格里莫也来了，手里牵着他们主人的马；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下来了，在他们同伴们的身旁跨上了马鞍，于是四个人一起上路了：阿多斯骑的是他妻子的马，阿拉密斯骑的是他情妇的马，波尔多斯骑的是诉讼代理人夫人的马，达尔大尼央骑的是他的幸运的马，而幸运是最最好的情妇。仆人们尾随在后。

这队骑士威风凛凛：如果这时诉讼代理人夫人正在波尔朵斯经过的路上，能够看到他骑在他的漂亮的西班牙马上有何等气派，就不会为自己从丈夫的钱柜里放血而感到后悔。

这四个朋友在罗浮宫附近遇见了从圣日耳曼回来的德·特雷维尔；他拦住他们，对他们的装备赞美了一番，这样一来便引来了好几百人的围观。

趁此机会，达尔大尼央向德·特雷维尔谈到了那封盖着朱红色大封印、印着红衣主教公爵纹章的信；对于另一封信的情况，他当然只字未提。

德·特雷维尔先生赞同他已经下定的决心，并向他保证，如果第二天他失踪了，他肯定能把他找回来，不论他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撒马利亚女人水塔上的钟敲响了六点钟的钟声，这四个朋友说有个约会，便向德·特雷维尔告辞了。

## 三个火枪手

他们策马狂奔了一阵。来到通往夏约的大路上。这时太阳开始西斜，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达尔大尼央由朋友们保护着，睁大眼睛往每辆经过的四轮马车里面张望，但没有发现有一张熟悉的脸。

最后，在等了一刻钟，夜幕也完全降下来以后，有一辆马车疾驰而来，有一种预感告诉达尔大尼央，这辆车子正关着那个写信和他约会的人，达尔大尼央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几乎就在这同时，有一个妇人的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他的两只手指压在嘴上，这既像是要他别开口，也像是向他送一个飞吻。达尔大尼央高兴得轻轻地叫出声来，因为马车快得像闪电一般一闪而过，那个像博纳希厄太太的女人仅仅是个幻象。

尽管那封信上有过叮嘱，达尔大尼央还是不由自主地策马向前冲去，不久便赶上了那辆马车，不过这时车窗的玻璃已经完全关闭，那个幻象已经看不见了。

直到这时达尔大尼央才想起那封信上的叮嘱“如果您重视您的生命以及爱您的人的生命，那么您就一动也别动，就当作您什么也没有看到。”

因此他立即停住，感到了担心，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可怜那个的女人，她为了约他这样见上一面肯定冒了很大的危险。

那辆马车始终飞快地往巴黎方向驶去，很快就不见了。达尔大尼央待在原地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如果这是博纳希厄太太，如果她是回巴黎去，为什么要约他进行这样一次转瞬即逝的会面呢？为什么只是这样匆匆相互看上一眼，丢来一个不能兑现的飞吻呢？反过来如果这不是她，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暮色已降，光线昏暗，很可能看错，如果这不是她，会不会是有人知道他爱着这个女人，所以利用她作为诱饵开始向他发动进攻？

这时，他的三个同伴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们三人都清清楚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看到车窗里伸出过一个女人的脑袋，可是他们三人除了阿多斯以外都不认识博纳希厄太太。而且据阿多斯说，那个女人肯定是她；不过他不像达尔大尼央那样只顾注意那张漂亮的脸蛋，他还相信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一个坐在马车深处的男人的脸。

“如果是这样的话，”达尔大尼央说，“他们肯定是在为她转移监狱，可是他们究竟想把她怎么样啊，我究竟怎样才能和她见面呀？”

“朋友，”阿多斯严肃地说，“请您记住，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被世界上的人遇到。现在，如果您的情妇没有死，如果我们刚才看到的她就是她，那么您迟早会见到她的。而且很可能，我的上帝，阿多斯跟着又用愤世嫉俗的语气说，“很可能比您原来指望的还要早一些。”

七点半了；那辆马车比原先约定的时间晚到了二十分钟。达尔大尼央的朋友提醒他说他还要进行一次拜访，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他想改变主意不去了，在时间上也来得及。”

可是达尔大尼央是个既倔强又好奇的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到红衣主教府去走一趟，知道一下红衣主教想对他说些什么。他的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改变的。

他们四个人来到圣奥诺雷街和红衣主教府前面的广场，看到了那十二名被邀请来的火枪手正在一边散步一边等着他们，直到这时候他们才对这些火枪手说明了请他们来的原因。

在国王的火枪队里，达尔大尼央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他不久便可当上火枪手，所以早把他当作弟兄看待了。由于这些原因，大家都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再说，这件事十之八九是要跟红衣主教以及他的部下来一场恶作剧；对这样一些活动，这些可敬的贵族是一向有思想准备的。

阿多斯把这些人分成三组，自己指挥其中的一组，把第二组交给阿拉密斯，把第三组交给波尔朵斯；随后每组都去埋伏在一

扇大门的对面。

达尔大尼央自己则勇敢地从正门进去了。

达尔大尼央虽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强大的支持。可是在他一步一步跨上主教府的大楼梯时，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他对付那个贵夫人的行径当然不算是什么背叛，但是他很怀疑这个女人和红衣主教之间有着政治关系。而且，那个被他整得够呛的德·瓦尔德又是红衣主教的忠实部下。达尔大尼央知道，如果说红衣主教对他的敌人是可怕的，他对他的朋友倒是相当照顾的。

“如果德·瓦尔德把发生在他与我之间的事全都告诉了红衣主教，如果他认出了是我，那么我几乎应该把我自己看作是一个已经定罪的人，”达尔大尼央摇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他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今天呢？这很简单，米莱狄也许带着虚假的痛苦控诉了我一番；这最后一件罪行终于使他忍不住了。”

“幸好，”他接着说，“我那些好朋友都在下面，他们不会听任我被人带走。可是德·特雷维尔的火枪队是不能单独跟掌握着整个法国武装力量的红衣主教开战的；在红衣主教面前，王后没有权威，国王也缺乏意志。达尔大尼央，你是勇敢的，你有各种优秀的品质，可是你将断送在这个娘们手里！”

这是达尔大尼央走进前厅时得出的悲惨结论。他把那封信交给了值班的掌门官。掌门官把他领进候见厅以后，就离开了。

在这个候见厅里待着五六名红衣主教的卫士，他们认出达尔大尼央，也知道他曾刺伤过朱萨克，因此都带着一种古怪的微笑瞅着他。

这种微笑对达尔大尼央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只不过他是不会被吓倒的，所以他现在故意神气活现地站在这些卫士前面，一只手撑在腰际，保持着一种不乏庄严的神态。

掌门官回来了，他做了个手势，要达尔大尼央跟他走。达尔大尼央似乎觉得自己在离开时那些卫士在低声交谈。他走完一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廊后又穿过一间大厅，然后走进一间图书室，来到一个坐在一张书桌前写字的人的前面。

掌门官引达尔大尼央进来以后便悄悄地走了。达尔大尼央站着没有动，仔细地察看面前的这个人。

达尔大尼央起初以为他要和一个在审查他档案的司法官员打交道，可是他发现坐在书桌前面的那个人，在修改一些长短不一的句子，一面还用手指头计算着音节，他这才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诗人，过了一会儿，诗人合上他的手稿，手稿的封面上写着：《米拉姆》（五幕悲剧）。随后他抬起头来。

达尔大尼央认出了他就是红衣主教。

## 第四十章 一个可怕的幻象

红衣主教手托着面颊，胳膊肘支在他的手稿上，看了达尔大尼央一会儿。没有人的目光能比红衣主教德·黎塞留的目光具有更深的洞察力了；达尔大尼央被看得浑身直打哆嗦。

不过他还是很镇定，手里拿着自己的毡帽，不亢不卑地等待着红衣主教垂询。

“先生，”红衣主教问他，“您是不是贝亚恩的达尔大尼央族里的人？”

“大人，是的，”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在塔布和它的附近一带有好几支达尔大尼央族里的人，”红衣主教说，“您是属于哪一支的？”

“我的父亲曾经跟随伟大的亨利国王，当今仁慈的陛下的父亲，参加过好几次宗教战争。”

“是的。七八个月前，离开故乡，到巴黎来谋发展的是您吗？”

“大人，正是这样。”

“您经过默恩时，遇到过什么事？”

“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我遇到的事情是这样的……”

“不必说了，不必了，”红衣主教微笑着说，“您是被推荐给德·特雷维尔的，是不是？”

“大人，是的；不过就是在默恩遇到的那件倒霉事中……”

“那封介绍信丢掉了，”红衣主教接着说，“是的，这件事我知道。不过德·特雷维尔是一个善于看面相的行家，他一眼就能把人看透，所以他把您安置在他的妹夫德·艾萨尔先生的卫队里，并且表示您迟早有希望进入火枪队。”

“大人了解得十分正确，”达尔大尼央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那时候起，您干了很多事情：您去任何其他地方都会更好些，可偏偏您到查尔特勒修道院后面去散步，随后您和您的朋友到福尔热温泉去旅行，您那些朋友都留在半路上，而您，您却继续赶路。这很简单，因为您要去英国办事。”

“大人，”达尔大尼央目瞪口呆地说，“我是去……”

“去打猎，在温莎，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这跟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知道这件事，您回来以后就受到了一位非常尊贵的人的接见；我很高兴地看到您还保留着那位大人物送给您的纪念品。”

达尔大尼央的手伸向王后送给他的那枚钻石戒指，并且快速把戒面转到里面去，可是已经太晚了。

“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您曾经接待过德·卡伏瓦的拜访，”红衣主教接着说，“他准备邀请您到我府里来；可是您却没有去回访他；您犯了错误。”

“大人，我那时害怕惹您生气。”达尔大尼央说。

“唔，先生，为什么呢？为了比旁人更聪明更大胆地完成上级交给您的任务吗？在您值得称赞时难道会惹我生气吗？我要惩罚的是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而并不是像您那样的执行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的人。证据就是，您想想我派人叫您来见我的那一天吧，再想想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博纳希厄太太就是在那天晚上被绑走的。达尔大尼央打了个寒噤，这时他又记起了半个小时以前那个可怜的女人在他面前经过的情景；无疑，还是那些使她失踪的有权势的人把她带走了。

“总之，”红衣主教继续说，“因为我已经有些时候没有听见旁人说起您了，所以想知道您在干些什么。再说，您也真该谢谢我，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您受到了多大的照顾。”

达尔大尼央恭敬地弯了弯腰。

“我之所以这样做，”红衣主教继续说，“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天生的公正的感情，而且还出于一个我为您制定的计划。”



达尔大尼央越来越觉得诧异了。

“我原来想把这个计划在您第一次接到我邀请的那一天告诉您，可是您没有来。幸好这种延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今天您就要听到了。请坐在这儿，坐在我的面前，达尔大尼央先生：您是一个优秀的贵族，不该站着听我讲话。”

红衣主教指指一张椅子要达尔大尼央坐下；达尔大尼央因为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过于吃惊，因此一直到红衣主教做了第二次手势时才坐下。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是勇敢的，”红衣主教继续说，“您也是谨慎的，我这个人就喜欢有头脑和有胆量的人；您别怕，”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有胆量的人，意思就是勇敢的人；可是尽管您还这么年轻，刚刚踏进社会，您却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强大的敌人：如果您不多加防备，他们会毁了您的！”

“唉，大人，”达尔大尼央回答，“那还用说，他们用不了费多大劲就能办到；因为他们非常强大，而且有后台，而我却是孤身一人！”

“是的，这是真的；可是尽管您孤身一人，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您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毫不怀疑。不过我相信，您在您现在所进行的冒险生涯中需要有人引导；因为，您是带着想青云直上的雄心来到巴黎的。”

“像我这种年龄，什么痴心妄想都会有，大人，”达尔大尼央说。

“只有傻瓜才会有痴心妄想，而您是个聪明人。好吧，在我卫队里当个掌旗官，打完仗以后让您当队长，您看怎么样？”

“啊，大人！”

“您接受了，是不是？”

“大人，”达尔大尼央神情尴尬地说。

“怎么，您拒绝？”红衣主教吃惊地嚷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在国王陛下的卫队里当差的，大人，我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满意这份工作。”

“可是，我似乎觉得，”红衣主教说，“我的卫队也就是国王陛下的卫队；而且，任何人只要是在法国部队里服务，也就是为国王服务。”

“大人，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您在找借口吧，对不对？我懂。好吧，这个借口，您已经有了：而对您来说，需要可靠的保护；因为最好让您知道，达尔大尼央先生，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对您的严重的指控，您没有把您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国王服务啊。”

达尔大尼央的脸红了。

“此外，”红衣主教伸手搁在一叠文件上说，“我这儿有整整一卷关于您的档案材料。可是，在阅读它以前，我想跟您谈谈。我知道您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如果您为我服务、效劳，您会得到很多好处的。好吧，仔细考虑考虑，再作出决定吧。”

“大人，您的好心使我感到有点担当不起，”达尔大尼央回答，“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种无比伟大的心灵，使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就像一条蚯蚓；可是既然大人允许我可以坦诚相告……”

达尔大尼央停住了。

“是的，我允许您，请讲吧。”

“好吧，我要对您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火枪队和国王卫队里，而我所有的敌人不知为什么全是您的部下。如果我接受了大人的建议，我在这边既不会受到欢迎，在那边还会遭到蔑视。”

“您是不是认为我没有把和您相配的东西赠给您，先生？”红衣主教带着一种轻蔑的微笑说。

“大人，您对我恩宠有加，相反我认为我所做的，还远远配不上您对我的关怀。大人，拉罗舍尔的围城战即将开始，我将要在您眼皮底下服务，如果我在这次围城战中的表现有幸引起您的

## 三个火枪手

关注那就好了。以后我至少有些功劳可以用来证明您对我的保护是不无道理的。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适当的时候，大人；也许过些时候我有权利献出我自己，可是现在我却像在出卖自己。”

“这就是说，您拒绝为我服务，先生，”红衣主教说，在气恼的语气中却不乏敬重之意，“那就保持您的自由，保留您的那些恩怨吧。”

“大人……”

“好，好，”红衣主教说，“我不责怪您；可是您要懂得，一个人对他的朋友是既要保护又要奖励，可是对敌人却什么也不欠。我要给您一个忠告：您要好好保重，达尔大尼央先生，因为，既然我对您撒手不管，那么我不会花一个小钱来救您的命的。”

“大人，我一定尽力而为，”达尔大尼央回答，神态高贵而镇定。

“将来您如果遭到不幸，请想想，红衣主教黎塞留加重语气地说，“为了避免您遭到这种不幸，我已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达尔大尼央说，一边把手放在胸前躬身说，“我对您眼下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将铭记在心。”

“好吧，达尔大尼央先生，就像您说过的一样，我们到打完仗再见吧；我将跟着您，因为我也将去那儿，”红衣主教说，一面指着一副他将披挂的漂亮的盔甲说，“好吧，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算账！”

“啊，大人，”达尔大尼央大声说，“请别让我有遭您嫌恶的心理负担；如果您觉得我的表现像个正人君子，那就请您保持中立。”

“达尔大尼央，”红衣主教黎塞留说，“假如我还能够把我今天对您说过的话再说上一遍，我还会再对您说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红衣主教这最后一句话表示了一种可怕的疑虑；它比威胁更使达尔大尼央感到沮丧，因为这是一种警告。他正要开口回答，可是红衣主教做了一个十分高傲的手势打发他走了。

达尔大尼央走了出来，可是在走到门口时，他几乎失掉了勇气，要退回去了。然而就在这时候，阿多斯的那张庄重威严的脸出现在他脑海里：如果他接受了红衣主教向他提出的条件，阿多斯不会再跟他握手，阿多斯会抛弃他的。

就是这种朋友们抛弃他的恐惧感拉住了他；一个真正伟大的性格对周围的人的影响有多大啊！

达尔大尼央从进来时走过的同一座楼梯上走下去，在门口遇到了等得有点儿焦急的阿多斯和他带领的四名火枪手。达尔大尼央讲了一两句话使他们安下心来，随后普朗歇跑到另外两扇门前去通知说，他的主人已经安全地从红衣主教府邸出来，所有的火枪手都可以撤走了。

回到阿多斯家里以后，阿拉密斯和波尔朵斯问起了这次奇怪的约见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达尔大尼央只是告诉他们说，红衣主教德·黎塞留叫他去是为了要他到德·黎塞留的卫队里去当掌旗官，他已经拒绝了。

“您做得对，”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阿多斯却陷入了沉思，没有答话；但是到了只剩下他和达尔大尼央两人时，他说：

“达尔大尼央，您做了您应该做的事；可是也许您做错了。”

达尔大尼央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阿多斯的这个看法正好和他内心里的一个看法相符，那就是有一些大灾大难在等着他。

第二天的白天他们都用来准备起程；达尔大尼央去向德·特雷维尔辞行。这时候，大家还是认为国王卫队和火枪队的分开是暂时的，因为国王当天还主持着御前会议，要到明天再出发。因此德·特雷维尔只是问了问达尔大尼央是不是需要他帮什么忙，

可是达尔大尼央只是得意地回答说他所需要的已经全都有了。

夜里，德·艾萨尔手下的卫士和德·特雷维尔手下的火枪手聚在一起共叙友情。他们即将分离，而什么时候能够再见或者还能不能再见将全凭天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惟有把一切置之度外才能战胜极度的忧虑，所以这天夜里是非常热闹的。

第二天，听到军号声朋友们便分手了：火枪手往德·特雷维尔的府邸跑，卫士往德·艾萨尔的府邸跑。两个队长带领着各自队里的弟兄开往罗浮宫，听候国王检阅。

国王神情忧郁，似乎健康不佳，因此使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稍微减少了一些。的确，前一天他在主持会议时发过烧，可是这改变不了他当晚就动身的决心。尽管有人劝他要小心，他还是想亲自检阅队伍，希望精神一上来，就能战胜刚开始的小病。

检阅结束了，卫士们单独开拔，火枪手留下来要和国王一起动身，这就使得波尔朵斯有时间连同他华丽的装备，去狗熊街兜个圈子。

诉讼代理人夫人看到他穿着全新的军服，骑着漂亮的骏马经过；她实在太爱波尔朵斯了，不能让他就这样出发。她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下马，到她身边来。波尔朵斯非常威风，靴跟的马刺叮当作响，身上的盔甲闪闪发亮，他的剑神气地拍打着他的大腿。这一次那些办事员笑不出来，因为波尔朵斯太像一个来割他们耳朵的人。

波尔朵斯被带到诉讼代理人的身边；他看到表兄弟全身焕然一新，他的灰色的小眼睛顿时闪耀出愤怒的火花。可是有一件事使他的内心得到了安慰，那就是到处都有人在说，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他内心深处暗暗地希望波尔朵斯将在沙场上战死。

波尔朵斯向诉讼代理人科克纳尔大师讲了些客套话后便向他告辞；科克纳尔大师祝他万事如意。至于诉讼代理人夫人，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不过没有人因为她的悲伤而作出任何于她不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结论；因为谁都知道她很关心她的那些亲戚，为了那些亲戚，她经常跟她的丈夫闹得不可开交。

不过真正的告别是在诉讼代理人夫人的房间里进行的；那种情景真是催人泪下。

诉讼代理人夫人在还看得见她的情人波尔多斯的时候，一直扑在窗外挥舞着一块手绢，几乎使人以为她想从窗口跳出来了。波尔朵斯在走到大街拐角的当口，扬了扬他的毡帽作为告别。

阿拉密斯写了一封长信，写给谁呢？没有人知道。在他隔壁的房间里，当天晚上要动身去图尔的凯蒂在等着。

阿多斯小口小口地呷着他的最后一瓶西班牙葡萄酒。

在这段时间里，达尔大尼央正和他的弟兄们一起在队伍中前进。

在走到圣安托万区时，他回过头来高兴地看了看巴士底狱；不过他看的仅仅是巴士底狱，所以他根本没有看到米莱狄；这时米莱狄正骑在一匹浅栗色的马上，向两个面目狰狞的汉子指着达尔大尼央叫他们看，他们两人立刻靠近过来辨认他。接着他们两人向米莱狄使了一个询问的眼色，米莱狄做了个手势表示就是他。随后，她深信他们在执行命令时不会搞错对象，便策马走掉了。

这两个追杀达尔大尼央的汉子跟在国王卫队后面；到了圣安托万区的出口处，有一个仆人牵着两匹鞍辔齐全的马在等他们；他们两人就骑上马走了。

## 第四十一章 拉罗舍尔围城战

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拉罗舍尔围城战是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红衣主教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

红衣主教在着手进行这次围城战时的政治目标是非常远大的。首先让我们把这些政治目标摆出来，随后再来说说那些私人目标。

亨利四世曾经指定一些重要城市给胡格诺教徒作为设防城堡，到这时候只剩下拉罗舍尔了。因此必须摧毁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这最后一座堡垒拉罗舍尔，因为有许多内忧外患的种子不断地来到这块危险的土壤生根发芽。

感到不满的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各国的冒险家，属于不同教派的那些一心想发迹的士兵，他们一听到召唤都聚集到了新教徒的旗帜之下，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分支轻而易举地分布到了欧洲各地。

由于加尔文派的其他城市已被摧毁，拉罗舍尔因此具有新的重要性，成了滋生不和与野心的基地。而且拉罗舍尔的港口是法兰西王国中英国人最后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门户，如果能封闭它，不让我们的仇人英国人出入，那么红衣主教便是完成了贞德和吉斯公爵的未竟事业。

巴松皮埃尔就信仰来说他是新教徒，作为享有封地的骑士来说，他是天主教徒。他出生在德国，心却向着法国。最后，他在拉罗舍尔围城中担负着一种特别的指挥职务，因此在有一次他率领着其他几个信奉新教的爵爷去冲锋时说：“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我们去攻取拉罗舍尔真是太蠢了！”

巴松皮埃尔说得不无道理。

这位主张平均主义和简化主义的首相的这些目标，在今天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经属于历史范畴；但还有一些属于坠入情网的男人和陷入嫉妒的情敌的小小的私人目标。

红衣主教黎塞留，曾经爱过王后，这种爱情在他心里究竟仅仅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还是很自然地出于一种王后奥地利安娜在她周围的男子心中引起的那种绵绵情意，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从前面的发展情况来看，白金汉公爵占了红衣主教的上风；在两三个事件当中，尤其在钻石坠子事件中，由于三个火枪手的忠诚和达尔大尼央的勇气，白金汉把红衣主教狠狠地戏耍了一番。

因此对红衣主教黎塞留来说，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要为法国除掉一个敌人，而且还要对自己的情敌进行报复；而且这个报复行动还必须是伟大而辉煌的，在各方面都能配得上一个拥有整个王国的兵力作为战斗武器的人。

黎塞留知道，跟英国打仗就是跟白金汉打仗，打败英国就是打败白金汉；总而言之，使英国在所有欧洲人面前出丑，就是使白金汉在王后面前出丑。

从白金汉方面来讲，表面上是为英国的荣誉而战，而实际上也跟红衣主教一样，完全是受了个人利益的驱使。白金汉也是在追求一种个人的报复行动：白金汉现在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以大使的身份来到法国，所以他想以征服者的身份来旧地重游。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最强大的王国英国和法国，为了两个情敌的个人意愿在进行赌博，而真正的赌注只是让王后奥地利安娜看上一眼。

一开始是白金汉公爵占优势：他出人意料地率领了九十条战舰和将近两万人的兵力来到雷岛，对为国王镇守该岛的德·图瓦拉斯伯爵进行突然袭击；经过一场血战以后，白金汉公爵登上了雷岛。

我们顺便在这儿交待一下：德·尚塔尔男爵也在这场血战中



阵亡了，他留下了一个一岁半的孤女。

这个孤女就是后来的法国作家赛维涅夫人。

德·图瓦拉斯伯爵带着他的驻军退到圣马丁要塞里，在一个叫做拉普雷的小炮台里留下一百来人死守。

这种形势迫使红衣主教赶快下了决心；决定由国王和他亲自指挥拉罗舍尔的围城战，在他们两人未到达战场之前，红衣主教请大王爷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并且把所有他能调动的部队都派遣到战场上去。

我们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就在这种先遣部队之中。

国王呢，他应该在主持御前会议结束以后马上启程；可是当他在6月23日开完御前会议以后，他就觉得身上发烧，他并未因此而不想启程，可是因为病情加重，他不得不在走到维尔鲁瓦时停了下来。

当然，国王停在哪里，火枪手也得停在哪里，可是因为达尔大尼央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卫士，因此至少要暂时和他的好朋友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分开。这种分离对达尔大尼央只不过是一件不太称心的事情，如果他能猜到后来那些危险在包围着他，这种分离肯定会变成一种真正的忧虑。不过他还是在1627年9月10日前后平平安安地来到了拉罗舍尔城下的营地里。

战场上的形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已经占领了雷岛的白金汉公爵和他的英国人继续在攻打圣马丁要塞和拉普雷炮台，但是没有什么进展。针对拉罗舍尔的敌对行动在两三天前就开始了，因为前不久当古莱姆公爵在城市附近筑造了一座炮台。

由德·艾萨尔率领的卫队驻扎在米尼姆。

可是我们知道，达尔大尼央的愿望是进入火枪队，他跟现在卫队里的弟兄们没有什么深交，所以他经常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思考。

他的思考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愉快：他来巴黎已经两年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办了一些公务；可是在私生活中，不论关于爱情或者前程方面，都很少收获。

在爱情方面，惟一可以算是他爱过的女人是博纳希厄太太；可是博纳希厄太太失踪了，他至今还没有发现她的下落。

在前程方面微不足道的他却为自己树立了红衣主教这样一个敌人，而红衣主教却是一个能使全国的包括国王在内的大人物都在他面前发抖的人。

红衣主教本来可以把达尔大尼央压得粉身碎骨，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干；对达尔大尼央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是一线光明，他从中看到了一种较好的前途。

此外，他还为自己树立了另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据他想也许不像红衣主教那样可怕，可是他从本能上感到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敌人就是那个贵夫人。

作为回报是他得到了王后的保护和恩惠，可是王后的恩惠在当前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受迫害的原因；至于她的保护，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从这些事情中他得到的比较实在的东西是达尔大尼央戴在手上的那枚价值五六千利弗尔的钻石戒指。不过倘若达尔大尼央有野心，想把这枚戒指留着，以便有朝一日可以在王后面前作为一种感恩的信物拿出来，那么他就不能卖掉它；既然不能卖掉它，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会比他脚底下踩到的石子更大。

我们之所以说到了他脚底下踩到的石子，那是因为达尔大尼央在思考这些事情时正一个人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由于他心里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地走得很远，这时太阳开始西斜，突然他在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辉里，看到在一道篱笆后面似乎有一支火枪的枪管闪耀了一下。

达尔大尼央目光锐利，头脑敏捷，他知道火枪不会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也懂得躲在篱笆后面的拿枪的人也不会是心怀善意

的；所以他决定溜之大吉，这时候他又发现在大路另一边的一块岩石后面露出了第二支火枪的枪口。

显而易见这是一次伏击，达尔大尼央要遇到危险了。

达尔大尼央向第一支火枪瞥了一眼，看到枪管正在慢慢地朝他低下来，紧接着又看到枪口停住不动了，这时他立即扑倒在地，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他听到在他脑袋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声音。

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达尔大尼央一跃而起，就在这时候，另一支火枪的子弹把他刚才扑倒在地时脸贴在那上面的几颗石子打得飞了起来。

达尔大尼央不是那种徒有匹夫之勇的人，决不会莫名其妙地去送死；再说，在这种情况下也谈不上是否勇敢了，达尔大尼央已经陷入了伏击圈。

“如果有第三枪，”他心里想，“我就死定了！”

所以他马上拔腿飞奔，往营地方向逃去，可是尽管他跑得有多么快，那个首先放枪的人已经再装好子弹，并朝他又放了一枪，这一枪瞄得非常准，子弹打穿了他的毡帽，把帽子打飞到十步以外。

因为达尔大尼央只有这一顶帽子，所以他又飞速地去把它捡了回来；等到他气喘吁吁地跑回驻地坐下时，脸色非常苍白，不过他对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是一个人开始思索起来。

发生这件事可能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最合乎情理的：可能是拉罗舍尔那方面的人的一次伏击，他们当然很乐意干掉一名国王陛下的卫士，因为这首先可以减少一个敌人，其次是达尔大尼央身上可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

达尔大尼央拿起他的毡帽，仔细地察看那个被子弹击穿的窟窿，随后摇了摇头。造成这个窟窿的子弹不是一种老式火枪的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弹，那一枪打得那么准已经使他想到了对方使用的是一件特别的武器：那就是说这不是一次军事上的埋伏，因为子弹的口径不同。

第二种原因可能是红衣主教旧情难忘。刚才靠了那一线幸运的阳光使他看到了枪管时，他正在为红衣主教对他的容忍感到纳闷。

可是达尔大尼央又摇了摇头，红衣主教对那些伸手便可以抓到的人，是很少采用这种方法的。

第三原因可能是那个贵夫人的报复。

这种猜测的可能性最大。

他尽力回忆那两个刺客的容貌和服装，但是已经记不清多少了；因为他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这些。

“唉，我可怜的朋友们！”达尔大尼央咕嘟着说，“你们都在哪里？我现在多么需要你们啊！”这天夜里，达尔大尼央睡得很不好。他惊醒了三四次，以为有人拿了匕首到他的床前来刺他。不过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带来什么意外。

可是，达尔大尼央认为这件事不会就这样完了，将来还会出问题。

达尔大尼央找了天气不好的借口，整天留在营地里没有外出。

第三天早上大约九点钟，响起了集合的鼓声，奥尔良公爵来视察各处的哨所。卫士们都奔去拿武器，达尔大尼央也不例外。

大王爷在队伍前面走过，随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到他跟前去讨好他，卫队队长德·艾萨尔也不例外。

过了一会儿，达尔大尼央似乎觉得德·艾萨尔在向他做手势要他过去；他怕自己看错了，所以等着他再做一次手势；果然他又看到了那个手势，于是他离开队伍走上前去接受命令。

“大王爷需要几个志愿人员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使命，完成这

## 三个火枪手

一使命的人将得到莫大光荣，所以我向您打招呼要您做好准备”。

“谢谢，我的队长！”达尔大尼央回答，要他一显身手真是求之不得。

事情是这样的，拉罗舍尔的守军在头天夜里曾出击过一次，并且把两天以前法国的军队攻占的一座棱堡又夺了回去。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去侦察一下城里军队对这座棱堡的防守情况。

果然，过了一会儿，大王爷大声说：

“为了完成这项使命，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带领三四个志愿人员一起去。”

“说到可靠的人，我手下就有一个，大人，”德·艾萨尔指着达尔大尼央说，“至于四五个志愿人员，大人只要说明意图就行，人总是有的。”

“要四个和我一起去送死的人！”达尔大尼央举起他手里的剑说道。

他的卫士弟兄有两名马上跳了出来，另外有两个士兵也和他们站到了一起，需要的人数够了。达尔大尼央拒绝了所有后来报名的人，因为他不想亏待前面那几位享有优先权的人。

谁也不知道，那些拉罗舍尔的守军，在攻占了那座棱堡以后，究竟是撤退了呢，还是在那儿留下了驻军；必须派人查明实情。

达尔大尼央带着他的四个伙伴一起顺着壕沟走了，两个卫士和他并肩前进，两个士兵跟在后面。

他们就这样凭着棱堡护坡的掩护，一直来到离棱堡百来步远的地方。这时达尔大尼央回过头来，发现跟在后面的两个士兵不见了。

他以为他们因为害怕而留在后面了，于是他继续前进。

走到壕沟外护墙的拐角时，他和两个卫士离棱堡大概还有六十步左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不见一个人，敌人好像已经撤走了。

他们三个人讨论是否再往前走，突然在那巨人般的石头建筑物的周围升起了一圈烟雾，接着便有十二三颗子弹呼啸而至，落在达尔大尼央和他的两个伙伴的周围。

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棱堡有人把守，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再待下去是很危险的，达尔大尼央和另外两个卫士都转过身来，开始撤退了。

壕沟的拐角可以作为他们的掩体，可是在退到那儿以前，一个卫士倒了下来：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另外一个继续向营地奔去。

达尔大尼央不愿意就这样扔下那个受伤的不管，便俯下身子去搀扶他想帮助他一起回到营地；可是就在这时又响起了两下枪响，一颗子弹打碎了那个已经受伤的卫士的脑袋，另一颗在离达尔大尼央两三寸的地方飞过去撞扁在石头上。

达尔大尼央立即回头去看，因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来自棱堡。这时候他想起了刚才那两个不告而别的士兵，又想起了前天想杀死他的刺客。因此这一次他决心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便装作已被打死横身倒在他同伴的身上。

紧跟着他立刻就看到在三十步以外的一个已废弃了的工事上面露出了两个脑袋：就是那两个士兵的脑袋。达尔大尼央没有猜错；这两个人跟他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再次谋杀他。

如果达尔大尼央没有死，那么他们的罪行就有可能被揭穿；所以他们走过来想结果他的性命。幸好他们被达尔大尼央的诡计蒙住了，竟然粗心大意地没有在他们的枪里再装上弹药。

达尔大尼央刚才倒下去时，非常小心，没有松开手里握着的剑，等他们两人走到离他还有十步远的地方，他突然一下子便跳到了他们的前面。

这两个刺客心里明白，他们如果没有杀掉他而逃回营地去，

## 三个火枪手

肯定会被他告发的；因此他们第一个念头便是投敌。其中一人抓着枪管把枪当作一把大头棒似的举起来，恶狠狠地向达尔大尼央挥去。达尔大尼央一闪避开了，可是这个动作却给凶手让开了一条路，使他能够立即向棱堡方向逃去。可是守卫棱堡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人跑过来干什么，向他开了枪；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他倒下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举剑向第二个刺客刺去；交手时间不长，这个坏蛋只能用手里的没有装弹药的老式火枪抵挡。达尔大尼央的剑顺着枪管滑过去，刺穿了刺客的大腿，使他倒在地上，马上达尔大尼央用剑尖抵住了他的喉咙。

“啊，别杀我！”凶手嚷道，“饶命！饶命！我的长官！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你的秘密至少值得我饶你的性命吧？”达尔大尼央收住胳膊问。

“是啊！像您这样一个二十二岁、前程远大、既英俊又勇敢的人；如果您认为生命还有点儿价值，饶我的性命还是值得的。”

“好吧！”达尔大尼央说，“你这个坏蛋，快说，是谁派你来暗杀我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别人叫她米莱狄。”

“可是，既然你不认识那个女人，你又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

“我的伙伴认识她，也是这样叫她的。和她打交道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口袋里甚至还有一封她的信呢；我听他说过，那封信对您是相当重要的。”

“可是为什么你也参与这个阴谋？”达尔大尼央问

“他向我提出由我们两人一起来干，我同意了。”

“为了要杀掉我，她给你们多少钱？”

“一百个路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吗，太好了！”达尔大尼央笑着说，“她认为我还值点儿钱；一百个路易！对你们这两个坏蛋来说，的确可以算是一笔钱了，所以我懂得你为什么会同意。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那个士兵担心地问，因为他看到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条件就是，去把你伙伴口袋里的信替我找来。”

“可是，”这个士兵嚷道，“这不是用另一种办法杀我么？我怎么能到棱堡的火力下面去取那封信呢？”

“可是你非去取不可，否则我发誓要你死在我的手中。”

“饶命！先生，可怜可怜我吧！看在那个您爱着的年轻的太太面上；您可能以为她已经死了，可是她没有死！”那个凶手大声说，一边跪下来，还用一只手撑在地上，因为随着他的血往外流，他的体力已经不支了。

“你又怎么知道有一个我爱着的女人，而且我还以为她已经死了呢？”达尔大尼央问。

“就是从我伙伴口袋里的那封信上知道的。”

“那我一定要拿到这封信，”达尔大尼央说，“所以你别再拖延时间，别再犹豫了。否则的话，尽管我非常厌恶再一次用你这样一个坏蛋的血来玷污我的剑，可是我以一个正人君子的荣誉发誓……”

讲到这里，达尔大尼央做了一个非常吓人的姿势，使那个受伤的刺客又站了起来。

“别！别！”他嚷道，由于害怕而又有了勇气，“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达尔大尼央取下士兵的枪，让他走在前面，并用他的剑顶着他的腰，推着他向他的同伴走去。

这个受伤的刺客走过去，一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迹，脸



色十分苍白，他尽量缩着身子想不让人看见，一面向横在二十步以外地上的他的同谋的身子靠过去；这副情景看上去真有点儿可怕。

他那张冒着冷汗的脸上的神情是那么可怜，以致达尔大尼央有点于心不忍了；他轻蔑地瞅着他说：

“好吧，我这就来让你看看一个好汉和一个像你这样的懦夫之间有什么不同；你待着吧，我去。”

达尔大尼央迈着轻捷的步子，眼睛窥探着敌人的行动，一面借助起伏的地形，终于走到了第二个士兵跟前。

要得到那封重要的信，就得在那儿搜他的身；或者是把他背回来，随后在壕沟里搜他的身。

达尔大尼央宁愿用第二个办法，他把那个刺客背到肩上，就在这时敌人开枪了。

一下轻轻的震动，三颗子弹钻进皮肉里的沉浊的响声，最后一声叫唤，咽气时的痉挛。他肩上的那个刺客中弹毙命了。

达尔大尼央又回到壕沟里，把肩上的尸体扔在那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的、受伤的士兵的身旁。

他立刻开始寻找：一只皮夹子，一只钱袋，一只掷骰子用的牛角杯和几粒骰子；这些是死者的全部遗产。

他听凭牛角杯和骰子掉落在地上，把钱袋扔给受伤的士兵，自己则急不可耐地打开了那只皮夹子。

他找到了在几页无关紧要的纸张中间下面这封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信。

既然你们失去了这个女人的踪迹，而且她现在已经进了你们本来无论如何也不该让她进去的修道院，你们至少要设法别放过了那个男的；否则的话，你们也知道我的权势很大，你们要花很大代价来归还我给你们的那一百个路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尾没有签名。不过很明显这封信是那个贵夫人写的，所以达尔大尼央把它当作物证保存起来；接着他躲在壕沟的一个安全的角落里，开始盘问那个受伤的士兵。士兵供认，他和刚才被打死的那个人，一起负责绑架一个要从拉维莱特门出巴黎的年轻妇人，可是因为他们一家小酒店里喝酒误了时间，等他们赶到那儿，那辆马车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你们本来想怎么处置这个女人？”达尔大尼央忧虑地问。

“我们本来应该把她送到王宫广场的一幢府邸里去，”受伤的士兵回答说。

“是啊！是啊！”达尔大尼央轻声说，“是这么回事，送到米莱狄的家里。”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懂得米莱狄为了报仇将来谋害他以及那些爱他的人；而且她什么都知道，说明了她对宫里的事有多么熟悉。这些消息，她肯定是从红衣主教那儿得到的。

可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间，他终于知道了一件事：王后终于发现了关押忠于自己的博纳希厄太太的监狱，并把她救了出来。到这时候他才弄明白了博纳希厄太太寄给他的那封信，还有她像幽灵般经过夏约的大路的这些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此，以后有一天，达尔大尼央很有可能再次和博纳希厄太太相会：一座女修院是不难攻破的。

这种想法使他又产生了对刺客怜悯之心。他转身面向那个心神不定地看着他的受伤的士兵，伸出胳膊对他说：

“我们走吧，我不想就这样扔下你不管，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回营地去。”

“好吧，”士兵怀着惊疑的神态说，他不太相信达尔大尼央会如此宽宏大量，“可是不会绞死我吧？”

“我说话算数，”达尔大尼央说，“我第二次救你的命。”

## 三个火枪手

---

刺客跪在地上，又一次吻救命恩人的脚；达尔大尼央这时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侦察棱堡里有没有敌人，所以他马上赶往营地。

那个逃回去的卫士已经报告说，他四个同伴全都死了。所以当营里的人看到达尔大尼央毫发未伤地回来时，都感到喜出望外。

达尔大尼央解释说，他这个同伴在敌人突然出击时挨了一剑；他又讲述了另一个士兵阵亡的情形和他们所遭到的危险。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出风头的机会。达尔大尼央成为新闻人物，众人注目的大英雄，连大王爷也派人来向他祝贺。

而且，达尔大尼央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使他恢复了原已失去的平静。达尔大尼央以为他可以放心睡大觉了；因为他的两个敌人，一个已经被打死，另一个已改换门庭，效忠于他了。

这种心安理得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达尔大尼央对那个贵夫人还知之不深。

## 第四十二章 安茹葡萄酒

起先，营地中传扬着关于国王的健康情况不好的坏消息，但是过了几天，营地中又在开始传说他快要康复了；后来因为他急于亲自来参加围城战，所以马上又纷纷传说只要他能够骑马就会马上启程。

在这段时间里，大王爷知道他统率全军的指挥权迟早会被人取代，目前在争夺这个指挥权的有三个人：当古莱姆公爵、巴松皮埃尔和绍姆贝格，所以他没有做多少事，不敢冒险采取重大行动去赶走雷岛上的英国军队。这时候那些英国人始终在围攻圣马丁要塞和拉普雷炮台，而法国军队则在围攻拉罗舍尔。

达尔大尼央呢，这时候他的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每当他觉得危险似乎已经消失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的。现在剩下的惟一使他还有点儿不安的事情，那就是他对他几位朋友的近况一无所知。

不过，在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维尔鲁瓦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达尔大尼央先生：

阿多斯先生、波尔朵斯先生和阿拉密斯先生在我的店里享用了一餐丰盛的宴席，高兴过度，大吵大闹，致使一个非常严厉的要塞司令处罚他们禁闭数日。不过我还是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把我的安茹葡萄酒送十二瓶给您；他们要您用这种他们赞赏的葡萄酒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三位火枪手先生下榻的客店老板 戈多手启

## 三个火枪手

“太好了！”达尔大尼央嚷道，“他们在高兴时想到我，就像我在烦闷时想到他们一样；我当然要诚心诚意地为他们的健康干杯，不过我不能一个人独饮。”

在卫队里达尔大尼央有两个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他跑到他们那儿去，邀请他们一起来喝从维尔鲁瓦送来的上等的安茹葡萄酒；可是这两位卫士中有一位今晚已经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另一位明天也已有人请他，所以达尔大尼央的聚会决定安排在第三天。

达尔大尼央回来后便把十二瓶葡萄酒送到卫队的酒吧间里去，吩咐那里的人为他妥善保管。随后，到聚会那天，因为时间定在中午，达尔大尼央在早上九点就派普朗歇去准备一切了。

普朗歇很得意这个差使，他打算像个聪明伶俐的人那样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去邀了两个人来帮忙：一个叫富罗，是达尔大尼央邀请的两位客人之一的仆人；另一个是那个原本想刺杀达尔大尼央的假冒的士兵，他不属于任何部队；自从达尔大尼央救了他的命以来，他就替达尔大尼央当差。

举行酒宴的时间到了。桌子上排列着一盘一盘的菜肴。普朗歇胳膊上搭着餐巾在一旁伺候；富罗打开一瓶一瓶的酒；布里斯蒙——把开了瓶的葡萄酒转倒在长颈大肚的玻璃瓶里。这些酒似乎在长途颠簸中有些沉淀了。第一瓶酒的底部有点儿浑浊，布里斯蒙把这些浑酒倒在一只玻璃杯里；达尔大尼央允许他把这杯酒喝了，因为他身体还很虚弱。

大家喝了汤以后，第一杯葡萄酒已经端到了嘴边，突然路易炮台和新炮台的大炮轰鸣起来；两个卫士以为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也许是被包围的拉罗舍尔人，也许是英国人来了，所以他们都跳起来去取他们的剑。达尔大尼央当然不比他们迟钝，也拿起了剑：三个人一起奔出去，想跑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他们刚跑出酒吧间，就收住了脚步。到处都在叫着“国王万岁！”“红衣主教万岁！”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击鼓声。

事实是，国王急不可耐地带着他的宫廷人员和一万人的增援部队日夜兼程，刚刚赶到。他的火枪手有的在前面引路，有的在后面追随。达尔大尼央和他的弟兄们排成横列，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手势向他的朋友们和德·特雷维尔敬礼；他的朋友们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而德·特雷维尔则一眼便认出了他。

欢迎仪式结束，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很快便拥抱在一起了。

“好极了！”达尔大尼央大声说，“来得可真是时候，桌上的肉还没有凉呢，先生们，是不是？”他回头对两个卫士说，一面把他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啊！啊！好像我们是来赴宴啦！”波尔朵斯说。

“我希望，”阿拉密斯说，“在这次宴席上没有女人。”

“在您这个小地方有没有葡萄酒？”阿多斯问。

“当然有！就是你们的葡萄酒，亲爱的朋友们，”达尔大尼央回答。

“我们的葡萄酒？”阿多斯不解地问。

“是的，就是你们送来给我的。”

“我们送来给您的葡萄酒？”

“你们当然很清楚，就是那种安茹生产的上等葡萄酒。”

“是啊，我当然很清楚您说的是哪种葡萄酒。”阿多斯说。

“你们所偏爱的那一种。”

“当然，在我们既没有香槟酒又没有尚贝尔坦葡萄酒的时候。”

“那么，现在既没有香槟酒也没有尚贝尔坦葡萄酒，你们一定会对这种酒满意的。”

“这么说，我们这些品酒专家，我们真的送来了一些安茹葡

萄酒？”波尔朵斯问。

“不是的，是有人以你们的名义给我送来的。”

“以我们的名义？”三个火枪手同声问道。

“阿拉密斯，是您吗？”阿多斯问，“是您送酒给他的吗？”

“不，是您吗，波尔朵斯？”

“不，是您吗，阿多斯？”

“不。”

“如果不是你们，”达尔大尼央说，“那就是你们的客店老板送的。”

“我们的客店老板？”

“是啊！你们的客店老板，名字叫戈多。”

“真是的，酒从哪儿来就从哪儿来，这没有什么关系，”波尔朵斯说，“我们先尝尝，如果是好酒，我们就喝。”

“不行，”阿多斯说，“我们不能喝来历不明的酒。”

“您说得对，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你们之中没有人吩咐客店老板戈多送酒给我吗？”

“没有！是不是他以我们的名义送酒给您了？”

“这就是他写的信！”达尔大尼央说。说着他把信拿出来给他的朋友们看。

“这不是他的笔迹，”阿多斯说，“我认识他的笔迹。”

“这是一封伪造的信，”波尔朵斯说，“我们没有被关过禁闭。”

“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用责怪的语气说，“您怎么能相信我们会大吵大闹？……”

达尔大尼央的脸色发白，全身像痉挛似的抖了起来。

“你使我感到害怕，”阿多斯说，他只有紧急关头才用“你”称呼对方，“究竟出什么事了？”

“快跑，快跑，朋友们！”达尔大尼央嚷道，“我脑子里突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怀疑！会不会又是这个贵夫人的一次报复行动？”

阿多斯脸色也发白了。

达尔大尼央朝酒吧间奔去，三个火枪手和两个卫士紧紧跟着他。

达尔大尼央跑进酒吧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躺在地上的布里斯蒙，他浑身抽搐着在地上滚来滚去。

普朗歇和富罗两人的脸色苍白，他们在设法救他，但是很明显，任何救助方法都是没有用的；这个濒死的人的脸因为剧痛而紧缩成一团了。

“啊！”一看到达尔大尼央他就高声嚷道，“啊！真可怕，您假装饶了我的命，却用毒药来毒死我！”

“我！”达尔大尼央高声说，“我！您究竟在说些什么啊？”

“我说这个酒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酒是您要我喝的，我说您是想对我报仇，我说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布里斯蒙，别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达尔大尼央说，“别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向您发誓，我向您保证……”

“啊！可是上帝就在这里！上帝会惩罚您的！我的上帝啊！将来有一天也该让您尝尝我现在尝到的痛苦！”

“我发誓，”达尔大尼央赶忙跑到他跟前高声说，“我向您发誓，我不知道酒里下了毒，而且刚才我差一点也要跟您一样喝了。”

“我不相信您的话，”布里斯蒙说。

说着他便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之中咽气了。

“真可怕！真可怕！”阿多斯喃喃地说，这时候波尔朵斯把那些酒瓶砸碎；阿拉密斯则吩咐去找个神父来，不过已经迟了。

“啊，朋友们！”达尔大尼央说，“你们刚才又救了我一次性命；不仅仅是救了我，还救了这两位先生，”他接着又向那两个



## 三个火枪手

卫士说，“先生们，我劝你们对这件事情一个字也别向旁人提起。有些非常有权势的人很可能参与到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件事中来了；一些灾难还会落在我们头上的。”

“啊，先生！”普朗歇结结巴巴地说，他已经吓得半死不活了，“啊，先生，我总算逃过了这个难关！”

“怎么回事，混蛋，”达尔大尼央嚷道，“难道你也喝我的酒了？”

“先生，如果不是富罗对我说有人叫我，我就要喝上一小杯了。”

“唉！”富罗说，他吓得牙齿也打起战来了，“我是想把他支开后一个人喝！”

“先生们，”达尔大尼央对两个卫士说，“你们能够理解，在发生了刚才这种事情以后，这次聚会肯定是高兴不起来的；所以请接受我的歉意，这个聚会我们延期举行。”

两个卫士很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他们知道达尔大尼央和三个火枪手希望单独谈谈，所以就告辞走了。

当只剩下了达尔大尼央和三个火枪手时，他们相互瞧了瞧，他们的神态都说明了事态很严重。

“首先，”阿多斯说，“我们别待在这间屋子里了；和一个暴死的死人待在一起，可不是一件舒心的事情。”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说，“我把这个倒霉鬼的尸体交给你。把他葬在教徒的墓地里。他的确犯过罪，但是他已经悔过自新了。”

于是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走出这间屋子，把布里斯蒙的葬礼交给普朗歇和富罗去安排。房东给了他们另外一个房间，给他们吃了几个带壳煮的鸡蛋，阿多斯亲自去水池汲了些水来给大家喝。只讲了几句话以后，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便明白了目前的形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嗯！” 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说，“ 您看到了，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阿多斯点点头。“ 是啊，是啊，” 他说，“ 我看得很清楚；不过是她吗？”

“ 我可以肯定。”

“ 可是我还是在怀疑。” 阿多斯说。

“ 可是那朵烙在肩膀上的百合花呢？”

“ 有可能是一个在法国犯了罪的英国女人，犯罪以后她被烙上了这朵花。”

“ 阿多斯，我对您说，她是您的妻子，” 达尔大尼央接着又说，“ 您难道不记得她们两个的体貌特征有多么相像？”

“ 可是我相信原来的那个已经死了，明明是我把她吊死的嘛。”

这次轮到达尔大尼央点头了。

“ 可是该怎么办呢？” 达尔大尼央说。

“ 事实是，一个人不可能在剑下面待下去的，” 阿多斯说，“ 必须摆脱这种困境。”

“ 可是怎么摆脱呢？”

“ 请听我说，您要设法见到她，跟她好好谈谈。告诉她：要么讲和，要么开战！我用贵族的人格担保永远不说您的坏话，永远不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在您这方面，您要严守中立，要不我就要去找大法官，找国王，找刽子手，我会挑动宫廷里所有的人来反对您，我会揭发您是个受过烙刑的人，我会把您送交法庭审判，而且即使您得到了赦免，我也要在道路的某块界石旁边把您杀死。”

“ 我很喜欢这个方法，” 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我怎么才能见到她呢？”

“ 等待，达尔大尼央，等待会带来机会；机会是赌输后下的

双倍赌注，赌注越大，善于等待的人赢得就越多。”

“是的，可是要在谋杀犯和下毒犯的包围下等待……”

“算了吧！”阿多斯说，“上帝一直到现在都在保佑着我们；将来上帝还会保佑我们的。”

“是呀，还会保佑我们；况且，我们是男子汉，出生入死毕竟是我们的本分，”说到这儿他又低声加了一句，“可是她呢？”

“她，谁？”阿多斯问。

“博纳希厄太太。”

“博纳希厄太太！啊，说得对，”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我忘了您爱着她。”

“那又怎么样！”阿拉密斯说，“在那个死去的刺客身上找到的那封信上，您不是已经看到她在修道院里吗？在修道院里真是再好没有了；等拉罗舍尔围城战一结束，我也要……”

“好了！”阿多斯说，“好了！是的，亲爱的阿拉密斯！我们知道您已经许下了进入教会的心愿。”

“我做火枪手不过是暂时的，”阿拉密斯谦卑地说。

“看来他有很久没有得到他情妇的消息了，”阿多斯嗓音压得很低地说，“不过您不必在意，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喂，”波尔朵斯说，“我觉得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什么办法？”达尔大尼央问。

“您说，她在一个修道院里？”波尔朵斯又问。

“是的。”

“好，等围城战一结束，我们就去把她从修道院劫走。”波尔朵斯说。

“可是那还得知道她在哪个修道院里呢。”

“说得不错，”波尔朵斯说。

“不过，我想起来了，”阿多斯说，“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您不是说过，这座修道院是王后替她选的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好，在这件事上，波尔朵斯能帮助我们。”阿多斯说。

“请说说看。怎么个帮法？”

“还不是通过您那位侯爵夫人，公爵夫人，王妃；她一定很有势力。”

“嘘！”波尔朵斯伸出一个手指头压在自己的嘴唇上说，她是拥护红衣主教的，什么也不该让她知道。”

“那么，”阿拉密斯说，“这件事由我负责，我，我来打听消息。”

“您，阿拉密斯，”三个朋友齐声嚷道，“您，您有什么办法？”

“我跟王后的神父关系很密切，可以通过他去打听……”阿拉密斯说着脸红起来了。

四位朋友这时已吃完了这顿艰苦的午餐；他们约定当天晚上再见，以后便分手了。达尔大尼央回米尼姆去，三个火枪手回国王的营地，他们要在那儿安排各自的住宿。

## 第四十三章 红鸽棚客店

由于国王比红衣主教更仇恨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他急于和英国人决战，因此，刚一抵达就想作出全面的安排；首先赶走雷岛上的英国人，其次加紧对拉罗舍尔的围城战。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以德·巴松皮埃尔和绍姆贝格为一方，当古莱姆公爵为另一方之间爆发的意见分歧耽误了时间。

德·巴松皮埃尔和绍姆贝格都是法国的元帅，他们两人都要求国王的统率下指挥军队。可是红衣主教知道德·巴松皮埃尔骨子里信仰新教，英国人和拉罗舍尔城里的人都是他的教友弟兄，害怕他不肯全力猛攻他们，所以支持当古莱姆公爵；国王在红衣主教的怂恿下，已经把当古莱姆公爵封为副帅了。为了防止德·巴松皮埃尔和绍姆贝格一走了之，不得不给他们三人各人一份独立的指挥权：德·巴松皮埃尔的驻地在城的北面，防守从拉勒到东皮埃尔这部分地区；当古莱姆公爵的驻地在城的东面，防守从东皮埃尔到佩里尼这部分地区；绍姆贝格的驻地在城的南面，防守从佩里尼到昂古坦这部分地区。

大王爷的住地在东皮埃尔。

国王的住地有时在埃特雷，有时在拉雅里。

最后还有红衣主教，他的住地在拉皮埃尔桥的沙丘地上，一座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普普通通的风房子里。

根据这样的布局：大王爷监视着德·巴松皮埃尔；国王监视着当古莱姆公爵；红衣主教监视着绍姆贝格先生。

这样安排完成以后，大家就专心研究怎样把雷岛的敌人撵走。

形势对法国是很有利的：英国人首先要吃得好才能好好地打仗，可是现在他们吃的只是咸肉和难于下咽的硬饼干，所以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病倒了很多；此外，大海在每年的这个季节是很凶险的，每天都要掀翻几条小船；在海滩上，从埃居翁角一直到壕沟里，每次潮水一退，便会看到到处都是平底渔船、斜桅小帆船和各种船舶的残骸。因此连国王的士兵也只能留在兵营里；事情是明摆着的，英国人总有一天要撤走的。

可是德·图瓦拉克伯爵派人来报告说，敌人正在为一次新的袭击作一切准备，国王认为必须赶快结束战争，于是下了命令准备决战。

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使国王大吃一惊，使红衣主教感到无上光荣。英国人被逼得一步步后退，每次和法国军队相遇均遭败绩，终于在经过卢瓦斯岛时被击溃，上船逃跑。在战场上留下了两千人，其中有五名上校，三名中校，二百五十名上尉和二十来位出身名门的贵族，还有四门大炮和六十面军旗，这些军旗后来带回巴黎，悬挂在圣母院的穹顶，蔚为壮观。

军营里唱起了感恩赞美诗，歌声一直传遍法国各地。

红衣主教因此可以一心围城，暂时不必担心英国人有什么行动了。但是，休息只是暂时的。

一个名叫蒙泰居的白金汉公爵派出的特使被抓住了，法国知道在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英国和洛林之间有个针对法国的联盟。

还有，白金汉撤离他的营地时非常匆忙，法国士兵在营地里找到了一些关于这种同盟的文件，根据红衣主教在他的回忆录里的十分肯定的说法，这些文件都证实了这个联盟跟德·谢弗勒兹夫人有关系，因此也就是跟王后牵连很深。

所有的责任都落在红衣主教身上。因为如果不负责就不可能是权势熏天的首相，所以他不分昼夜地都在施展浑身力量，同时还要仔细静听哪怕是最最小的风声。

红衣主教了解白金汉的活动能力，尤其是了解他心中的憎

恨；如果那个针对法国的联盟取得胜利，意味着他所有的权势都将失去。西班牙的政策和奥地利的政策在他的内阁里都将有它们的代表人物，现在它们只不过有几个支持者；而他，出类拔萃的法国首相就得垮台。国王一方面像个孩子似的听从他，另一方面像小学生恨老师似的恨他，对他进行个人报复；所以他必将垮台，可能法国还会跟着他一起垮台。必须防止发生所有这些事情。

因此，在拉皮埃尔桥红衣主教下榻的那幢小房子里，日夜不息地有信使进进出出。

有些是修士，他们穿的修士服都很不合身，有些是穿着年轻侍从的衣服感到有点儿拘束的妇女，不过这种宽大的灯笼短裤不能完全遮掩住她们丰满的身体外形；最后还有庄稼人，一双手又黑又脏，但是两条腿倒是很细巧的，隔着一法里路都能让人感觉到他们是些有身份的人。

此外也有令人不太愉快的来访，因为曾经有过两三次谣传，说红衣主教差点儿被暗杀。

红衣主教的敌人的确都在说，派出刺客到各地去进行活动，为的是一旦机会来到，可以有权进行报复；不过所有这些是不足为信的。

对红衣主教的英勇气概，即使是攻击他最激烈的敌人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所以尽管谣传有人要暗杀他，也阻挡不了他在黑夜里外出，有时是去向当古莱姆公爵传达重要命令，有时是去跟国王共同商量事情，有时是和某个信使会面。

火枪手因为在围城期间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所以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生活得自由自在，很快乐。这对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德·特雷维尔的朋友，他们可以在外面逗留得很晚，甚至可以在闭了营门以后回来。

一天晚上，达尔大尼央在壕沟里值勤；阿多斯、波尔朵斯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拉密斯骑着战马，披着作战时披的披风，一只手放在手枪的枪柄上，三个人正从一家小酒店回来，这家小酒店是阿多斯两天以前在通往拉雅里的大路旁发现的，店名叫红鸽棚客店。他们三人一面正在通往军营的路上走着，一面正在聚精会神地提防着是否会遭到什么伏击；在走到离布瓦纳尔村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他们似乎听到有几个骑马的人正在向他们走来。他们三人马上就停住了，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在大路中央等待着。一会儿，就在月亮从云堆中钻出来时，他们看到在大路拐弯处出现了两个骑士；他们在发现了阿多斯等三人以后勒马停住，好像在商量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这种迟疑不决的神态引起了三个朋友的疑心：于是阿多斯向前走了几步，用坚定的声音喊道：

“是谁？”

“你们是谁？”两个骑马的人中有一个回答。

“这不是回答！”阿多斯说，“是谁？请回答吧，要不我们就要动手了。”

“你们要干什么事，可得当心一些，先生们！”一个响亮的惯于发号施令的嗓音说。

“一定是某个高级军官在巡夜，”阿多斯对另外两个火枪手说，“先生们，你们看怎么办？”

“你们是谁？”同一个嗓音用同样的命令语气说，“现在轮到你们回答了，否则你们可能会后悔的。”

“国王的火枪手。”阿多斯说，他越来越相信那个在问他们的人有权问他们。

“哪个部队的？”

“德·特雷维尔的火枪队的。”

“听我的命令走过来，向我报告你们这个时候在这儿干什么。”

三个伙伴向前走去，心情有点儿沮丧，因为三个人现在都认



## 三个火枪手

为他们现在正和一个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在打交道，他们让阿多斯去跟他谈。

骑士中的一人，停在他的同伴前十步的地方；阿多斯也向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做手势叫他们留在他后面，随后一个人往前走。

“对不起，长官！”阿多斯说，“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而你们也能看到我们在严加防备。”

“您的姓名？”那个用披风掩住一半脸庞的军官问。

“可是您自己的姓名呢？先生，”阿多斯说，他对这样的询问感到不高兴，“请您把您有权这样问我的证明给我看。”

“您的姓名？”骑士第二次问，一面让披风落下来，露出了他的脸。

“红衣主教先生！”阿多斯惊愕地说。

“您的姓名？”红衣主教第三次问。

“阿多斯。”阿多斯说。

红衣主教向他的侍从做了个手势，侍从走了过来。

“这三个火枪手要跟着我走，”他轻声对待从说，“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走出了军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把事情说给别人听了。”

“大人，我们是贵族，”阿多斯说，“您只要让我们作出诺言，就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能够保守秘密的。”

红衣主教的锐利的目光紧盯着这个大胆的对话者阿多斯。

“阿多斯先生，您的耳朵真灵，”红衣主教说，“可是现在，请听明白了，并不是因为不信任我才请你们跟着我，而是为了我的安全；这两位大概是您的同伴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吧？”

“是的，主教大人。”阿多斯说，这时候站在后面的两个火枪手都走了过来。

“我认识你们，先生们，”红衣主教说，“我认识你们：我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我对此感到遗憾，可是我知道你们是勇敢而忠诚的贵族，值得别人信赖。阿多斯先生，请您和您的两位朋友陪我一起走；这样我这就有一个能使国王陛下也羡慕的卫队了。”

骑在马上三个火枪手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的脑袋碰到了马的脖子。

“好吧！以我的名誉担保，”阿多斯说，“红衣主教有理由要我们陪他一起去；在大路上我们已经遇到过几个脸色凶狠的人，我们甚至还在红鸽棚客店和四个这样的人打了一架。”

“打架，为了什么，先生们？”红衣主教说，“我不喜欢打架，这你们是知道的！”

“就因为这样我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红衣主教，因为您很可能从别人那儿知道这件事；如果报告不真实，您会以为是我们的错。”

“这次打架的结果怎么样？”红衣主教皱着眉头问。

“阿拉密斯的胳膊上稍稍挨了一剑，不过，如果您下令登城，那点儿伤是挡不住他明天去冲锋陷阵的。”

“不过你们是不会罢休的，”红衣主教说，“我看，坦率一些吧，先生们，你们一定在某人身上狠狠地报过仇；忏悔吧，你们知道我是有权力赦罪的。”

“大人，我呢，”阿多斯说，“我甚至连剑也没有拔出来，不过我把那个跟我打交道的家伙拦腰抱住后，把他从窗口摔出去了；他跌下去时，好像，”阿多斯稍带犹豫地接着说，“摔断了腿。”

“啊！啊！”红衣主教说，“那么波尔朵斯先生，您呢？”

“我吗，大人，我知道决斗是被禁止的，所以我抓起一条板凳，对准其中一个匪徒敲了下去；我相信他的肩胛骨被敲断了。”

“好啊，”红衣主教说，“还有阿拉密斯先生，您呢？”

## 三个火枪手

“大人，我吗，因为我天性非常温和，再说大人也许不知道，我是即将要进入教会的人。我正想拉开我的朋友，突然这些混蛋中有一个偷偷地给了我一剑，刺中了我的左胳膊；这时候我失去了耐心，也拔出了剑；当他再向我扑来时，他的身体被我的剑刺穿了。我只知道他倒在了地上，仿佛有人把他和他的两人同伴抬走了。”

“见鬼，先生们！”红衣主教说，“小酒店里一场争吵使三条汉子丧失了战斗力；你们真是太过份了，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打架的呢？”

“那些坏蛋喝酒喝醉了，”阿多斯说，“因为他们知道当天晚上客店里住进了一个女人，他们想把门强行打开。”

“把门强行打开！”红衣主教说，“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向她施暴，”阿多斯说，“我对您说过这些坏蛋都喝醉了。”

“而这个女人年轻又漂亮，是吗？”红衣主教稍带不安地问。

“大人，我们没有看见她。”阿多斯说。

“你们没有看见她；啊，太好了！”红衣主教马上接着说，“你们保护了一个女人的名节，干得很好。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到红鸽棚客店去，我就会知道你们各位说的是不是真话。”

“大人，”阿多斯骄傲地说，“我们都是贵族；我们决不会说一句谎言。”

“阿多斯先生，我并不怀疑你们各位对我说的话。可是，”他改变话题而接着说，“那个女人是不是单身？”

“那个女人跟一个骑士一起关在房间里。”阿多斯说，“可是，尽管外面吵得天翻地覆，那个骑士却没有露面，可以猜想到那个骑士是个懦夫。”

“《福音书》上说，不要草率地判断人。”红衣主教说。

阿多斯弯了弯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先生们，很好，”红衣主教接着又说，“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请跟我走吧。”

三个火枪手都走到红衣主教身后，红衣主教又用披风遮住了脸，策马慢步前进，和他身后的四个伙伴保持八步到十步距离。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那座寂静和偏僻的红鸽棚客店；无疑客店老板已经知道了他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尊贵的来客，因此他已经把一些惹人讨厌的人打发走了。

走到离客店门口十步远的地方，红衣主教向他的侍从和三个火枪手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停下。一匹鞍辔齐全的马系在护窗板前面，红衣主教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在窗上敲了三下。立刻有一个披着披风的人走出店门，很快地和红衣主教交谈了几句；随后，他就跨上那匹马，向巴黎方向驰去。

“先生们，请过来吧。”红衣主教说。

“你们刚才对我说的全是真话，”他对三个火枪手说，“现在请跟我来吧。”

红衣主教跳下马，三个火枪手也跟着下了马；红衣主教把缰绳扔在侍从的手里，三个火枪手把缰绳系在护窗板跟前。

客店老板站在客店门口；对他来说，红衣主教只不过是一个来拜访一个女人的军官。

“您的客店底层有没有房间，可以让这几位一边烤火一边等我？”红衣主教说。

客店老板打开一间大厅的门，厅里正好有一座很好的大壁炉，代替一只旧的铁炉子。

“我有一间大厅。”他说。

“很好！”红衣主教说，“先生们，进来吧，请在这儿等我；我用不了半小时。”

三个火枪手走进楼下的大厅，红衣主教没有再问什么话，便登上了楼梯。

## 第四十四章 火炉烟囱的用途

三个火枪手的骑士性格以及好冒险的脾气使他们竟然帮了红衣主教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个人的忙。

现在，这个人究竟是谁？这是三个火枪手首先想到的问题；但是他们想不出是谁，于是波尔朵斯把老板叫来，向他要了一副骰子。

在一张桌子跟前，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坐下开始赌钱，阿多斯一边踱步一边沉思。

在沉思和踱步时，阿多斯总是在一段被截去一部分的火炉烟囱管前面来来往往，这段烟囱管的另一端通往楼上的房间，每当他走过来和走过去时，他总是听到有轻微的讲话声，这种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多斯走到烟囱管跟前，很清楚地听到了很有价值的几句话，因此他向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做了个手势，要他们别说话，自己弯腰站着，耳朵的高度和烟囱管断口的下端相平。

“听我说，米莱狄，”红衣主教说，“事情很重要；请坐在这儿，让我们来谈谈。”

“米莱狄！”阿多斯喃喃地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恭听您的指示。”一个女人说；她的声音阿多斯听了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有一条小船，船员都是英国人，船长却是我的人；这条船在夏朗德河口的拉波安特炮台那儿等你；这条船明天早上张帆出海。”

“这么说我今天夜里就一定得去？”

“马上就去，也就是说在您接受了我的指示以后就去。您在出去时会在门口找到两个人，他们一路保护您走。您让我先走，在我走了以后半个小时您再走。”红衣主教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大人，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您要交给我的使命；因为我已经决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恳请您把使命交待清楚，说得明白，以免我出任何差错。”

在两个对话者之间，有一会儿变得寂静无声，很明显是红衣主教在字斟句酌地考虑自己要说的话，而米莱狄正在集中她全部的智慧，以便领会他要说的话，并把这些话铭记在心。

阿多斯利用这个时机吩咐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把门从里面关好，并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过来和他一起听。

两个火枪手都是喜欢舒服的。他们各自搬来一把椅子，也替阿多斯搬了一把。

于是三个人坐了下来，把脑袋凑在一起，侧耳细听起来。

“您这就动身去伦敦，”红衣主教接着说，“到了伦敦以后，您去找白金汉。”

“请您注意，”米莱狄说，“自从钻石坠子事件以来，公爵对我一直有所怀疑，对我总是有所戒心。”

“所以这一次，”红衣主教说，“您不必再去骗取他的信任，而是光明正大地、开诚布公地以一个谈判者的身份去见他。”

“光明正大地、开诚布公地，”米莱狄用一种难以形容的伪善语气重复着说。

“是的，光明正大地、开诚布公地，”红衣主教用同样的语气接着说，“整个谈判都要毫无掩饰地进行。”

“我会严格地执行您的指示；我在等待您给我指示。”

“您用我的名义去找白金汉，告诉他，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担心，因为只要他的冒险行动一开始，我就让王后身败名裂。”

“他会屈服于您的威胁吗？”

“会的，因为我有证据。”

“我一定得把这些证据给他看看，让他自己作出判断。”米莱

狄说。

“当然可以。您对他说，布瓦—罗贝尔和德·博特吕侯爵曾向我报告，在大元帅夫人家里举行假面舞会的那天晚上，公爵曾和王后会过面；这件事我要公开宣布。您再对他说，他那次参加舞会时穿的是一套蒙古皇帝的服装，那套衣服原来是德·吉斯骑士的，是他花了三千皮斯托尔从骑士手里买下来的。”

“大人，知道了。”

“一天夜里，他化装成一个意大利的算命先生进入罗浮宫，他如何进去又如何出来的详细情节我都知道。为了使他对我的情报的正确性没有任何怀疑，您告诉他，在他那次披的披风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长袍。上面画着很多黑点子，还有一些死人骷髅头，因为万一被人撞见，他可以被当作是白衣娘娘的鬼魂；大家知道，每逢罗浮宫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时，总会有白衣娘娘显灵。”

“大人，还有别的吗？”

“您告诉他，我还知道发生在亚眠的那次冒险活动的细节；我还要叫人把那件事写成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情节曲折，有一幅花园的详细的平面图和发生在黑夜里的那场戏中的主要角色的画像。”

“我会把这些都告诉他的。”米莱狄说。

“您还可以告诉他，我逮住了蒙泰居；他现在关在巴士底狱，我们在他身上没有搜到什么书信，可是只要用用刑就可以使他供出他知道的事情，甚至……他不知道的事情。”

“太好了！”

“最后，您还可以告诉他，公爵大人在仓促撤离雷岛时，把德·谢弗勒兹夫人给他的一封信忘在他的住处没有带走，那封信对王后非常不利，因为它不仅证明了王后陛下竟然爱着国王的敌人，而且还和法国的敌人共同谋反。我对您讲的一切，您已经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记住了，是不是？”

“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大元帅夫人的舞会；罗浮宫的深夜；亚眠的傍晚；蒙泰居的被捕；德·谢弗勒兹夫人的信。”

“是的，”红衣主教说，“是这几件事，您的记忆力真好，米莱狄！”

“可是，”被红衣主教当面夸奖的女人接着说，“尽管有了这许多理由，如果公爵仍旧不肯罢休，还是要威胁法国，那又怎么办呢？”

“公爵爱得像个疯子、傻子，”红衣主教黎塞留无不辛酸地接着说，“他发动这次战争只是为了挣得他的美人对他望上一眼。如果他知道这场战争可能要以他的情人为代价，也许还要以她的自由为代价，我向您保证他对这件事会重新再作考虑的。”

“不过，”米莱狄继续问，这种刨根究底的态度说明她非得把自己担负的使命搞得明明白白不可，“倘若他一意孤行呢？”

“如果他一意孤行，”红衣主教说，“……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米莱狄说。

“如果他一意孤行……”红衣主教稍许停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我的希望就要寄托在那种能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事件上去了。”

“假使您能把历史这类事件举一两件给我听听，”米莱狄说，“也许我就能对未来抱有信心了。”

“好吧，您听着！比如说，”红衣主教黎塞留说，“1610年，威名远扬的先王亨利四世，几乎跟今天的战争是同样的原因，即将出兵弗朗德斯和意大利，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可是这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个使奥地利幸免于难的事件吗？为什么法国国王就不能有跟奥地利皇帝同样的好运气呢？”

“您想讲的是铁器店街上的那一刀子吗？”

“正是。”红衣主教说。



## 三个火枪手

“拉瓦亚克后来受尽了酷刑，您难道不担心那些想去效法他的人会因此感到害怕吗？”

“在任何时代和在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因宗教原因而分裂的国家，总是有一些狂热的信徒巴不得自己能以身殉教。请听我说，正巧现在我想到了眼下英国的基督教新教徒——清教徒正在怒气冲天地反对白金汉公爵；他们的布道人都把公爵称作是基督的敌人。”

“那又怎样呢？”米莱狄问。

“那又怎样！”红衣主教漫不经心地继续说，“比如现在，只要能找到一个年轻、漂亮、机灵，想为自己对公爵报仇的女人就行了。一个这样的女人是能够遇到的：公爵是个在女人堆里过日子的男人，如果他在谈情说爱时立下了许多永不变心的誓言，那么他当然也会因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誓言而播下无数仇恨的种子。”

“毫无疑问，”米莱狄冷冷地说，“一个这样的女人是能够遇到的。”

“既然如此，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把刀子交给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手里，法国就得救了。”

“是的，可是这个女人就成了您的同谋犯。”

“难道有人找到过历史上拉瓦亚克或者雅克·克莱芒的同谋犯？”

“没有，也许是因为那些人的地位太高，所以没有人敢去他们所在的地方去找他们；没有人会为了随便什么人就去焚烧高等法院的，大人。”

“这么说，您认为高等法院失火决非偶然，而是另有原因啦？”红衣主教黎塞留问。他的语气就像在提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人，我吗，”米莱狄回答，“我什么也不相信，我只是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了一个事实而已。不过我说，如果我的名字叫德·蒙邦西埃小姐或者玛丽·德·美迪奇王后，那么我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小心翼翼了，可是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名叫克拉丽克的英国夫人。”

“说得不错，”红衣主教说，“那么您还要什么？”

“我还需要一份命令，这份命令要预先证明我今后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都是为了法国的最大利益而必须做的。”

“可是首先要找到我刚才提起过的那个女人，要为自己对公爵复仇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已经找到了，”米莱狄说。

“其次要找到那个宗教狂热分子。”

“那个人会找到的。”

“好吧！”红衣主教说，“到那时候我才会给您那份命令。”

“您说得对，”米莱狄说，“是我搞错了，其实只要我以您的名义直言不讳地告诉公爵，说您已知道了在大元帅夫人举行的舞会上，他是怎样靠了化装的帮助接近王后的；说您已经掌握了王后在罗浮宫里同意接见一个意大利星相学家的证据，而这个星相学家就是白金汉公爵；说您正在叫人写一部关于亚眠的冒险活动的情节曲折的不长的小说，还附有花园里的平面图和主要角色的画像；说蒙泰居关在巴士底狱，说酷刑能使他把他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最后还要说，您持有一封在他的住处找到的德·谢弗勒兹夫人的信。然后，假使我说了这一切，他仍然一意孤行，那么我只能祈求上帝创造奇迹来拯救法国了。是不是就这些事，大人，我没有其他事要作了吧？”

“就是这些。”红衣主教语气生硬地说。

“现在呢，”米莱狄说，仿佛没有注意到这位公爵对她讲话时改变了语调，“关于您的敌人，我已经得到了指示，大人是不是允许我讲几句有关我的敌人的事情？”

“您居然也有敌人？”红衣主教问。

## 三个火枪手

“是的，大人，我也有一些敌人，您应该全力支持我对付他们，因为我是为您效劳才招来这些敌人的。”

“是些什么人？”红衣主教说。

“首先是一个姓博纳希厄的诡计多端的小女人。”

“她关在芒特的监狱里。”

“应该说，她曾经在那儿关过”米莱狄接着说，“不过王后从国王那儿得到了一道旨意。把她转移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转移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是呀，转移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哪个修道院？”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绝对秘密的。”

“我呀，我会知道的！”

“您以后会告诉我这个女人在哪个修道院里吗？”

“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红衣主教说。

“好，现在我还有另一个敌人，对我来说，他远比博纳希厄太太可怕得多。”

“是哪一个？”

“她的情夫。”米莱狄说。

“她的情夫叫什么名字？”

“噢，这个人您很清楚，”突然火冒三丈的米莱狄叫了起来，“他是我们两个人的凶神：在一次和您的卫队遭遇时，是他保证了国王的火枪手取得胜利，是他把您的密使德·瓦尔德刺了三剑；是他使您的钻石坠子的计划终于失败；最后还是他，知道了是我绑走了博纳希厄太太以后，发誓要我死于非命。”

“啊！啊！”红衣主教说，“我知道您要说的是谁。”

“我要说的是达尔大尼央这个坏蛋。”

“他是条硬汉子。”红衣主教说。

“就因为他是条硬汉子才更使人害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定要搞到一个他和白金汉暗中勾结的证据。”红衣主教说。

“一个证据！”米莱狄嚷道，“十个我也会有的。”

“这样的话，就再简单也没有了！把证据给我，我就把他送进巴士底狱。”

“好，大人，以后呢？”

“一个人进了巴士底狱，是没有什么以后的。”红衣主教嗓音低沉地说，“啊！见鬼，”他继续说，“如果我除掉我的敌人就像除掉您的敌人那样容易，如果您向我要求的免予处分是为了对付这样的人！……”

“大人，”米莱狄接着说，“货换货，性命换性命，人换人；您把这一个人给我，我把另一个人给您。”

“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红衣主教接着说，“不过我希望使您高兴，我也看不出满足您提出的要求有什么困难；更何况您对我说达尔大尼央那个小子是个浪荡鬼，是个好决斗的人，是个叛徒。”

“一个下流胚子，大人，一个下流胚！”

“把纸、笔和墨水给我。”红衣主教说。

“大人，都在这儿。”

这时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说明红衣主教正在斟酌那些写在纸上的话。阿多斯对刚才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全都听到了，这时他抓住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每人一只手，把他们拉到屋子的另一头。

“噢！”波尔朵斯说，“您要干吗，为什么不让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听完？”

“嘘！”阿多斯轻声说，“我们需要听到的已经全听到了；并且我也不是不让你们再听下去，不过我现在一定要出去。”

“您一定要出去！”波尔朵斯回答，“可是如果红衣主教问起您，我们怎么回答？”

## 三个火枪手

---

“你们别等他问起我就先告诉他我去探路了，因为客店老板有些话使我想起路上也许不安全，而且我还得先去跟红衣主教的待从说两句话。其余的事情由我来办，你们别担心。”

“当心，阿多斯。”阿拉密斯说。

“放心吧，”阿多斯回答，“我一向是很冷静的，不会出什么事。”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又重新坐在火炉烟囱管旁边的椅子上了。

阿多斯这时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客店，走到护窗板跟前牵了自己的那匹马，找红衣主教的待从短短地交谈了几句，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在回去的路上派出一个前哨，这时他又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枪的引火线，把剑咬在嘴里，随后顺着那条通往营地的大路走去。

## 第四十五章 夫妻相会

红衣主教很快就下楼了；他打开火枪手们待着的那间屋子的门，看到波尔朵斯正在起劲地和阿拉密斯掷骰子。他向屋子里所有的角落很快地扫了一眼，发现阿多斯不在。

“阿多斯先生呢？”他问。

“大人，”波尔朵斯回答说，“他听了客店老板几句话，认为路上不太安全，出去侦察一下。”

“您呢，您干了什么，波尔朵斯先生？”

“我赢了阿拉密斯五个皮斯托尔。”

“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了！”红衣主教说。

“我们听候您的吩咐。”

“先生们，那就上马吧，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

侍从站在门口，手里握着红衣主教骑的那匹马的缰绳。不久，在黑影里有两个人和三匹马；那两个人就是要送那位贵夫人去拉波安特炮台，并且看着她上船的人。

侍从向红衣主教证实了两个火枪手刚才说的关于阿多斯的话，红衣主教做了一个表示赞许的手势，随后就上路了，在归途中采取了和出发时同样的预防措施。

让红衣主教在侍从和两个火枪的保护之下顺着回营地的那条路走吧；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阿多斯。

在一百步以内，阿多斯骑得比较慢，可是一到了视线之外，他就策马向右绕了个圈子，又退回二十来步，躲在一个矮树林里窥伺着那一小队人马经过。在认出了他的两个同伴的镶花边的帽子和红衣主教的披风上的金线流苏以后，他便等着这几个骑马的人绕过大路上的拐角，直到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以后，才纵马快步奔回客店，客店的门马上就开了。

老板认出了他。

## 三个火枪手

“我的那位长官，”阿多斯说，“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对二楼的那位夫人说，他派我来告诉她。”

“请上楼，”老板说，“她还在房间里。”

得到许可后阿多斯便步子非常轻地登上了楼梯，走到楼梯平台上，通过半掩着的房门，他看到米莱狄正在系她的帽带。

他走进房间，把身后的房门关上。

米莱狄听到插门闩的声音，回过头来看。

阿多斯站在门前，披着披风，帽子压在眉毛上面。

看到这个像一尊塑像似的一动不动、不言不语的人，米莱狄吓了一跳。

“您是什么人？您想干什么？”她叫了起来。

“不错，果然是她！”阿多斯轻轻地说。

于是他脱掉披风和帽子，向米莱狄走去。

“夫人，您还认得我吗？”他问。

米莱狄往前跨了一步，随后惊慌失措地往后退。

“嗯，”阿多斯说，“很好，我看您还认得我。”

“德·拉费尔伯爵！”夫人喃喃地说，她脸色发白，向后退去，一直退到碰到墙壁无法再退为止。

“是的，夫人，”阿多斯回答，“我是德·拉费尔伯爵，他专门从另一个世界赶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和您久别重逢的乐趣。我们这就坐下吧，并且像红衣主教说的那样：让我们来谈谈。”

米莱狄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控制住，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

“您真是一个魔鬼！”阿多斯说，“您的威力是强大的，这我知道；可是您也知道，靠了上帝的帮助，人才能战胜最最可怕的魔鬼。您曾经出现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我以为已经让您彻底完蛋了，夫人；可是，要么是我弄错了，要么是地狱又使您复活了。”

听到这些引起她很多可怕的回忆的话，米莱狄轻轻地呻吟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声，低下了脑袋。

“是的，地狱又使您复活了，”阿多斯接着说，“地狱使您发了财，地狱给了您另一个姓名，地狱甚至还几乎重新改变了您的容貌；可是它没有擦掉您灵魂上的污垢，也没有擦去您肉体上的烙印。”

米莱狄猛地站了起来，眼睛里闪出了亮光。阿多斯还是坐着不动。

“就像我以为您已经死了一样，您也以为我已经死了，是不是？在阿多斯的名字后面隐藏着德·拉费尔伯爵，就像米莱狄·克拉丽克的名字后面隐藏着安娜·德·比埃伊一样！在您的哥哥把我嫁给我时，您不是就叫这个名字吗？我们现在的地位真是有趣，”阿多斯一边笑一边接着说，“我们两人所以能活到今天，那只是因为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

“可是，”米莱狄用一种低沉的嗓音说，“究竟是谁带您到我这儿来的？您要对我怎么样？”

“我要对您说，在您看不见我的时候，我，我却一直在注视着您。”

“您知道我做过的事情吗？”

“您所进行的活动，我可以一件一件讲给您听，从您为红衣主教当差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阿多斯说。

一丝表示不相信的微笑在米莱狄苍白的嘴唇上掠过。

“您听着：是您在白金汉公爵的肩膀上割下两颗钻石坠子；是您派人绑架了博纳希厄太太；是您，爱上了德·瓦尔德伯爵，自以为在跟他过夜，却为达尔大尼央先生打开了房门；是您以为德·瓦尔德欺骗了您，想派他的情敌达尔大尼央去杀他；是您在这个情敌发现了您那见不得人的秘密后，又派了两个刺客跟在他后面去杀他；是您看到子弹没能击中他，又送了些毒酒去害他，同时还写了一封假信，想使达尔大尼央相信这些酒是他的朋友送



给他的；最后还是您，刚才在这个房间里，坐在我现在坐的椅子上，和红衣主教黎塞留商量好，由您去找人刺杀白金汉公爵，作为交换条件，他同意您去杀害达尔大尼央。”

米莱狄脸色铁青。

“您是神吗？”她说。

“也许是，”阿多斯说，“可是，不管怎样，您听清楚了：您亲自去或者派人去刺杀白金汉公爵，都与我无关！我又不认识他，再说他是英国人；不过您可别用您的手指头去碰达尔大尼央的一根头发，他是我喜欢的、也是我要保护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否则的话，我叫您粉身碎骨。”

“达尔大尼央先生严重地冒犯了我，”米莱狄嗓音低沉地说，“达尔大尼央先生一定得死。”

“冒犯您，夫人，这真的可能吗？”阿多斯笑着说，“他冒犯了您，他就一定得死？”

“他一定得死，”米莱狄接着说，“首先是那个女的，随后是他。”

阿多斯似乎感到一阵头晕：看到这个毫无女人味的女人，勾起了他好些揪心的回忆。现在杀人的欲望又在他心中燃起，他想把她杀掉以实现自己的诺言。他站了起来，把手伸到腰带上，拔出手枪，扳起枪上的扳机。

米莱狄的脸色苍白，她想叫喊，可是她的舌头僵住了，只能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这种声音像是野兽的喘息。她披头散发，身子贴在深色的壁衣上，就像是个活生生的恐惧的形象。

阿多斯慢慢地举起他的手枪，伸出胳膊，枪口几乎碰到米莱狄的脑门，随后用一种镇静的嗓音开始讲话；由于这种嗓音包含着一种坚定的决心，所以格外使人感到害怕。

“夫人，”他说，“您马上把红衣主教签给您的那个文件给我，否则的话，我要把您的脑袋打开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是跟另一个男人打交道，米莱狄也许还会有所怀疑，可是对阿多斯她是了解的；然而她还是没动。

“我给您一秒钟做出决定，”他说。

米莱狄看到他的脸在抽搐，说明枪马上要响了；她急忙把手伸向胸口，从里面取出一张纸，递给了阿多斯。

“拿去吧，”她说，“您这个该死的东西！”

阿多斯接过文件，把手枪重新插在腰带上，走到灯前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他要的那样东西，他打开那张纸念道：

为了国家的利益，本文件的持有者按照我的命令，  
做了他已经做的事情。

黎塞留

1627年12月3日

“现在，”阿多斯说，一面又重新披上披风，把毡帽拉拉低，“现在我已拔掉你的牙齿；你这条毒蛇，你能咬你就咬吧。”

说完他走出了房间，连头也没有回。

走到客店门口时他看到了那两个人和他们牵在手里的马。

“先生们，”阿多斯说，“大人的命令你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尽快把这个女人送到拉波安特炮台，一直等她上船上以后才可以离开她。”

这些话跟他们已经接到的红衣主教的命令是符合的，所以他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阿多斯轻捷地跨上马鞍，策马疾驰而去；只是他没有顺着大路走，而是从田野中横穿过去，他使劲地用马刺刺他的马，催它快跑，一边又不住地停下来侧耳静听。

在有一次勒马停下时，他听到大路上有几匹马的马蹄声。他肯定那是红衣主教和他的卫士们。他立刻又再次策马向前疾驰，

## 三个火枪手

马身子经常在灌木丛和树叶中间擦过；在离军营两百步远的地方，他又从田野里回到了大路上。

“是谁？”当他看到那些骑马的人就远远地喝问。

“我相信，您是我们的勇敢的火枪手。”红衣主教说。

“大人，是的，”阿多斯回答，“是我。”

“阿多斯先生，”红衣主教说，“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严密的保护，请接受我的谢意；先生们，我们现在到了。你们走左边的那道门，口令是‘国王’和‘雷岛’”。

红衣主教边说边向三个火枪手点头告别，由他的侍从跟着向右边走去，因为这天夜里他在军营里留宿。

“怎么！”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待红衣主教走到听不见他们声音的时候低声说，“怎么！他签了米莱狄要求他签的那份文件！”

“这我知道！”阿多斯平静地说，“因为文件就在这儿。”

三个朋友在回到他们的宿营地以前，除了向哨兵回答口令以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不过他们打发穆斯格东去通知普朗歇，要达尔大尼央在战壕里值完班以后，立刻到火枪手的驻地来。

另一方面，那个贵夫人，在门口找到了那两个在等她的人，便爽爽快快地跟着他们走了。在一刹那间她很想立刻到红衣主教跟前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她这方面的揭露也会带来阿多斯方面的揭露。她当然可以说阿多斯曾经吊死过她，可是阿多斯也可以说她是上过烙刑的。她想了想还是保持沉默为好，先悄悄动身，用她一贯的机敏去完成她肩负的困难任务；随后，当一切事情办妥，使红衣主教感到满意以后，她再求他为自己报仇。

在经过整整一夜的奔波以后，她在早上七点钟抵达拉波安特炮台，八点钟上船；九点钟，那条带有红衣主教签发的许可证，大家以为要驶往法国西南部巴荣讷的船，终于张帆起锚，开往英国去了。

## 第四十六章 圣热尔韦棱堡

达尔大尼央来到火枪手的驻地后，看见他们正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阿多斯在沉思，波尔朵斯在捋着自己的小胡子，阿拉密斯手里拿着一本漂亮的小开本的日课经在念祈祷文。

“先生们！说真的，”他说，“我希望各位要对我说重要的话，否则的话，我要向你们预先声明，我是不会原谅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来而不让我休息的；因为昨天整整一夜，我们都在夺取并且拆毁一座棱堡。啊，先生们，那儿的场面真是够热闹的！”

“我们那儿倒也不算冷清！”波尔朵斯回答，一边以他特有的方式捋着他的小胡子。

“嘘！”阿多斯说。

“啊，啊！”达尔大尼央说，他懂得阿多斯为什么微微地皱着眉头，“看来这儿有重要新闻可听。”

“阿拉密斯，”阿多斯说，“您前天在巴尔巴约客店吃过早饭，我说得对吗？”

“是的。”

“那儿怎么样？”

“对我来说，那儿吃得差极了。前天是一个守斋日，可是他们只有荤菜。”

“什么！”阿多斯说，“在一个海港里，他们竟拿不出鱼来？”

“据他们说，”阿拉密斯一边说一边看着他的日课经，“红衣主教先生派人建造的堤坝把鱼都赶到大海里去了。”

“可是我问您的不是这个，阿拉密斯，”阿多斯接着说，“您在那儿是不是过得很自在，没有人来打扰您？”

“我们在那儿没有遇上太多的惹人讨厌的人；不错，对您要谈的那件事来说，阿多斯，我们到巴尔巴约客店去谈那确实是再

好没有了。”

“那我们就去巴尔巴约客店吧，”阿多斯说，“因为这儿的墙壁太差了。”

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的作法已经习以为常，能够从他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色立即看出形势的严重性；因此他挽住了阿多斯的胳膊，一声不响地和他一起出了门，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一边交谈一边跟在他们两人身后。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格里莫，阿多斯对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过来；格里莫按照他的习惯，默默地服从了。

早上七点钟，他们来到巴尔巴约客店的餐厅，太阳慢慢升起来了。四个朋友要了早饭，走进一个房间，据客店老板说，他们在这个房间里不会受到打扰。

不幸的是，这个时间却选得不好，军营里刚刚打起床鼓，大家都在起床；为了驱除清晨的潮湿空气，来到餐厅里喝上一杯：龙骑兵、瑞士雇佣兵、卫士、火枪手、轻骑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匆匆走了进来，这使达尔大尼央他们皱起了眉头。所以他们对这些伙伴对他们的敬礼、举杯祝酒和插科打诨的答复是冷冰冰的。

“唉！”阿多斯说，“看来我们要跟人大吵一场了。达尔大尼央，把您昨天夜里的事讲给我们听听，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事告诉您。”

“是啊，”一个轻骑兵一边举着一杯烧酒在慢慢品味，一边晃动着身子说，“是啊，卫士先生们，昨天夜里你们在战壕里，好像你们跟拉罗舍尔城里的人有过麻烦，是不是？”

达尔大尼央看看阿多斯，想知道该不该回答这个插进他们谈话的士兵。

“喂，”阿多斯说，“你没有听到德·布西尼先生正在赏光跟您讲话么？既然这几位先生想知道昨天夜里的事情，您就给大家讲讲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不是攻下了一座棱堡吗？”一个瑞士雇佣兵用发音不准的法语问，他端着酒在喝。

“先生，是的，”达尔大尼央弯了弯腰说，“我们在棱堡的一个角落下面安放了一桶火药；这桶火药把棱堡炸了一个大缺口。而且这座棱堡已经跟昨天不一样了，没有被炸毁的部分已经被震得散架了。”

“这是哪一座棱堡？”一个龙骑兵一边问，一边吃着军刀上串着的一只烤鹅。

“圣热尔韦棱堡，”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拉罗舍尔人在这座棱堡掩护下骚扰我们的工人。”

“这件事干得很热闹吧？”

“是的；我们牺牲了五个弟兄，拉罗舍尔人死了八九个。”

“真他妈的带劲！”瑞士雇佣兵说；他是习惯于用法语骂娘的。

“但是很可能，”轻骑兵说，“他们今天很可能派些工兵去把棱堡修复。”

“是啊，这完全有可能。”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们，”阿多斯说，“打个赌怎么样！”

“啊，好啊，打个赌！”瑞士雇佣兵说。

“打什么赌？”轻骑兵问。

“请等等，”龙骑兵说，一边把军刀搁在壁炉的两个柴架上，面，“我也参加。该死的客店老板，马上拿一个接油的盘子来，别让我损失掉从这只珍贵的家禽中烤出的每一滴油。”

“他说得对，”瑞士兵说，“鹅油拌果酱的味道真是妙极了！”

“好啦！”龙骑兵说，“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打赌的事吧！我们听着，阿多斯先生。”

“是的，谈谈打赌的事吧！”轻骑兵说。

“好！德·布西尼，我跟您赌，”阿多斯说，“就这样赌吧，我

## 三个火枪手

的三个朋友，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还有我，我们一起到圣热尔韦棱堡里面去吃早饭，不管敌人用什么方法来撵我们走，我们也要在里面坚守一个小时。”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相互望望，他们开始有点儿懂了。

“可是，”达尔大尼央凑到阿多斯的耳边说，“您这是让我们去送死！”

“如果我们不去那儿，”阿多斯回答，“我们更活不成。”

“啊，说真的，先生们！”波尔朵斯仰坐在他的椅子上捋着他的小胡子说，“这真是一次绝妙的打赌。”

“所以我同意了，”德·布西尼说，“现在的问题是决定赌注。”

“先生们，你们是四个人，”阿多斯说，“我们也是四个人，就赌一餐可供八个人尽情享用的晚饭，您看怎么样？”

“太好了！”德·布西尼说。

“棒极了。”龙骑兵说。

“行，就这么办！”瑞士雇佣兵说。

一直不说话的阿拉密斯这时也点了点头，表示他同意这个建议。

“您的早饭准备好了。”客店老板说。

“很好，拿来吧！”阿多斯说。老板听从吩咐。阿多斯叫来格里莫，向他指指放在角落里的一只大筐子，做了个手势叫他把端来的肉全包在餐巾里。

仆人格里莫马上懂得要去野餐了，他拿起筐子，把包好的肉放进去，又加了几瓶酒，随后把筐子挎在胳膊上。

“可是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吃我的早饭啊？”老板问。

“只要付钱给您，”阿多斯说，“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说着他神气十足地仍了两个皮斯托尔在桌子上。

“长官，是不是要把零钱找给您？”老板问。

“不必了，只要再给我们两瓶香槟酒就行了，剩下的就算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几条餐巾的钱。”

老板认为这笔买卖做得不太好，不过他还是用两瓶安茹葡萄酒冒充香槟酒塞给了四位顾客，想多捞一些回来。

“德·布西尼先生，”阿多斯说，“我们把表对准。”

“先生！再好没有了，”轻骑兵说，一边从他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只四周镶有钻石的非常华丽的表，“七点半。”

“七点三十五分，”阿多斯说，“我们知道我的表比您的快五分钟，先生。”

阿多斯他们四个人一边向在场的那些目瞪口呆的人点头致意，一边向通往圣热尔韦棱堡的那条路走去，后面跟着挎着筐子的格里莫；格里莫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可是他已经养成了惟命是从的习惯，所以甚至没有想到问一下。

在走出军营区以前，四位朋友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再说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想知道打赌的结局如何。可是在他们越过封锁壕，来到田野之中之后，对情况一无所知的达尔大尼央认为要求作出解释的时间到了。

“现在，我亲爱的阿多斯，”他说，“请告诉我，我们这是去哪儿？”

“您看得很清楚，”阿多斯说，“我们这是去棱堡。”

“可是，我们去棱堡干什么？”

“去棱堡吃早饭。”

“我们为什么不在巴尔巴约客店吃早饭呢？”达尔大尼央问。

“因为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谈，而在那家客店里有那么多讨厌的人；他们来来往往，见人行礼，找人攀谈，那里让我们连谈五分钟的话也不可能，而在这里，”阿多斯指指那座棱堡接着说，“至少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我觉得，”达尔大尼央小心翼翼地说，他的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和他非凡的勇敢结合得十分密切，十分自然，“我们能够在



## 三个火枪手

海边的沙丘地里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只要有人看到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用不了一刻钟，红衣主教的探子们便会向他报告说我们正在开会。”

“是的，”阿拉密斯说，“阿多斯说得对。”

“有一片荒野倒是不坏，”波尔朵斯说，“问题是要找到它。”

“世上没有一片荒野天上没有一只鸟儿飞过，水中没有一条鱼儿跃起，洞底没有一只兔儿钻出，这些鸟儿也好，鱼儿也好，兔儿也好，全都是红衣主教的密探。所以最好还是让我们把这个打赌继续进行下去。再说，事已至此，我们也不能后退了，否则要让人耻笑。我们打了一个赌；打赌是无法预料的，没有人能猜到我们的真正原因。为了要赢，我们要到棱堡里去待上一个小时。我们在那里也许会遭到袭击，也许不会遭到袭击。如果没有遭到袭击，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谈话，没有人会听到；如果遭到了袭击，我们还是可以谈我们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作了抵抗，我们便得到了光荣。您看清楚了这件事横竖都是有利的。”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不过我们肯定要挨枪子。”

“啊，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您很清楚，最叫人害怕的枪子不是敌人的枪子。”

“不过，我觉得，”波尔朵斯说，“要作这样一次冒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火枪都带去。”

“波尔朵斯，您真傻，为什么我们要背上一个无用的包袱——火枪？”

“面对着敌人，一只口径合适的好火枪，一打子弹和一壶火药是有用的，并不是无用的包袱。”

“嗯，好吧！”阿多斯说，“难道您没有听到达尔大尼央讲过的情况吗？”

“达尔大尼央讲过些什么？”波尔朵斯问。

“达尔大尼央说过，在昨天夜里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八九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国人，拉罗舍尔的人也有八九个人阵亡了。”

“那又怎么样？”波尔朵斯说。

“因为眼下要办的急事很多，大家都没有时间去打扫战场，是不是？”

“那又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我们去找他们的火枪、他们的火药壶和他们的子弹；我们将会得到十五六支火枪和一百来颗可以使用的子弹，而不是四支火枪和一打子弹。”阿多斯说。

“啊，阿多斯！”阿拉密斯说，“您真了不起！”

波尔朵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达尔大尼央还没有心悦诚服。

毫无疑问，格里莫也跟他的主人一样存有疑虑；因为他看到他们一刻不停地向那座棱堡走去，而他到目前时为止，还一直不相信真的会去，所以他拉了拉阿多斯衣服的下摆，用手势问他：“我们这是去哪儿？”

阿多斯指指棱堡。

“可是，”一直默不作声的格里莫还是打手势说，“我们会被打死的，我们会把我们的皮留在那儿的。”

阿多斯抬起眼睛，用手指指天。

格里莫把筐子放在地上，一边摇头一边坐在地上。阿多斯从腰带上拔出手枪，看了看引火线是不是装好，然后扣上扳机，把枪口对着格里莫的耳朵。格里莫吓得跳了起来。

阿多斯做了个手势要他拿起筐子走在前面。

格里莫服从了。

格里莫从这幕短暂的哑剧中所得到的全部收获，就是他从后卫变成了先锋。

来到棱堡以后，四个朋友都回过头来向后面看。

在军营门口聚集了三百来个各个兵种的士兵，看得出那里面

有德·布西尼、龙骑兵、瑞士雇佣兵和另外那个参加这次打赌的人。

阿多斯脱下帽子，放在剑尖上，举在空中摇晃着。

所有在观看的人都向他还礼，伴随着这种礼节的是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随后，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都进入棱堡不见了；格里莫已经在他们之前进去了。

## 第四十七章 火枪手的会议

除了十来具尸体以外，棱堡里什么也没有。

“先生们，”在这次出征中阿多斯担任指挥，他在格里莫去安排吃早饭的桌子时说，“我们先去收集枪枝弹药吧，而且我们可以一边干一边谈话。这几位先生，”他指着那些尸首说，“是听不到我们说话的。”

“不过在查明他们口袋里一无所有以后，”波尔朵斯说，“我们总可以把他们扔到沟里去的吧？”

“是的，”阿多斯说，“这是格里莫的事。”

“这样的话，”达尔大尼央说，“就让格里莫去搜他们，然后把他们从围墙上扔下去好了。”

“我们还是别把他们从围墙上扔下去，”阿多斯说，“他们能为我们效劳的。”

“这些死人能为我们效劳？”波尔朵斯说，“啊，阿多斯，您疯了。”

“不要草率地判断人，红衣主教是这样说的，”阿多斯回答，“多少支火枪，先生们？”

“十二支。”阿拉密斯回答。

“多少颗子弹？”

“一百来颗。”

“这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来装弹药吧。”阿多斯说。

他们四个人开始工作。当他们装完最后一支枪时，格里莫走來用手势报告说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阿多斯也是用手势回答说干得很好，并向格里莫指指棱堡角上的一个哨亭；格里莫马上懂得了是要他到那儿去站岗。不过为了减轻站岗时的烦闷，阿多斯同意他带去一块面包、两块排骨

和一瓶葡萄酒。

“现在大家入席吧。”阿多斯说。

四个朋友盘着双腿坐在地上。

“啊，现在，”达尔大尼央说，“您再也不用害怕说话被别人听到了，我希望您赶快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们。”

“先生们，我希望我同时能给你们带来乐趣和光荣，”阿多斯说，“我邀请你们来作一次惬意的散步；这儿是一顿非常可口的早饭；那边还有五百个人，你们可以通过围墙上的枪眼看到他们，他们那些人正在把我们看作疯子或是英雄。”

“不过那个秘密呢？”达尔大尼央说。

“秘密，”阿多斯说，“那就是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那个贵夫人。”

达尔大尼央这时刚把酒杯端到嘴边，可是一听到那个贵夫人，他的手马上便剧烈地抖动起来，迫使他把手放下，免得把酒洒在地上。

“您看到了您的妻……”

“嘘！”阿多斯马上止住了他，“您忘记了，达尔大尼央，这几位先生并不知道我家庭的隐私。我见到了夫人米莱狄。”

“在哪儿？”达尔大尼央问。

“在离这儿两法里左右的红鸽棚客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了。”达尔大尼央说。

“不，还没有完全完，”阿多斯接着说，“因为这时候她大概已经离开法国海岸了。”

达尔大尼央松了一口气。

“可是，”波尔朵斯问，“米莱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阿多斯一边品尝着一杯起泡沫的葡萄酒，一边说，“这个该死的客店老板！”他大声叫了起来，“他用安茹葡萄酒冒充香槟给我们，以为我们会被他蒙骗过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他又继续说，“是的，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她曾经对达尔大尼央一片好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达尔大尼央如何得罪了她，所以她要报仇。一个月以前，她想用火枪杀死他；一星期以前她想毒死他；而昨天，她请求红衣主教为她报仇。”

“什么！请求红衣主教要我的脑袋？”达尔大尼央吓得脸色煞白地嚷道。

“这件事，”波尔朵斯说，“我是亲耳听见的。”

“我也是。”阿拉密斯说。

“这样的话，”达尔大尼央沮丧地垂下他的双臂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如我朝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一了百了。”

“这是最不应该干的傻事，”阿多斯说，“因为这种傻事是无法补救的。”

“可是有了这样一些敌人，”达尔大尼央说，“我是永远也逃脱不了的。首先是我在默恩遇到的那个陌生人；其次是被我刺了三剑的德·瓦尔德，随后是被我发现了秘密的那个名叫米莱狄的贵夫人；最后是被我破坏了复仇计划的红衣主教。”

“哎哟！”阿多斯说，“所有这些人加起来不过是四个，我们也是四个，一个对一个。见鬼！看格里莫对我们做的手势。格里莫，发生什么事了？”阿多斯说，“由于形势危急，我允许您开口说话，格里莫，不过请您说得简单一点，您看见了什么？”

“一支队伍。”

“多少人？”阿多斯问。

“二十个。”

“十六个工兵，四个步兵。”格里莫回答说。

“他们离我们还有多远？”

“五百步。”

“好，我们还有时间吃完这只鸡和喝一杯酒来祝你健康，达尔大尼央！”

## 三个火枪手

“祝你健康！”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跟着说。

“好吧，就祝我健康吧！尽管你们的祝愿对我没有多大用处。”

“这是哪儿话！”阿多斯，“上帝是伟大的，未来掌握在他的手里。”

说着，阿多斯喝完了他杯子里的酒，把空杯子放在一旁；随后他懒洋洋地站起来，顺手捡起一枝枪，向一个枪眼走去。

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也跟着阿多斯做了。至于格里莫，他待在四个朋友身后，替他们在放过的枪里重新装弹药。

过不了一会儿，他们看到那支队伍出现了；那些人正朝着一条羊肠似的壕沟走过来，这条壕沟联接棱堡和拉罗舍尔城。

“见鬼！”阿多斯说，“为了这二十来个拿着十字镐、镢头和铲子的家伙，根本用不着惊动我们！只要格里莫向他们做个手势要他们走开，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得到安静的。”

“我表示怀疑，”达尔大尼央说，“因为他们正朝这儿走来；而且，跟那些工兵一起来的还有四个步兵和一个队长，他们都带着火枪。”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阿多斯说。

“说真的！”阿拉密斯说，“我真不愿意向这些可怜的城里人开枪。”

“您这个教士真不像话，”波尔朵斯说，“怎么同情起异教徒来了。”

“说实在的，”阿多斯说，“阿拉密斯说得对，我去通知他们。”

“您究竟要去干什么？”达尔大尼央说，“您这不是要去挨枪子吗？”

可是阿多斯根本不把这个意见当回事，他一手提着枪，一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拿着帽子，爬到了围墙的缺口上。

“先生们！”他对那些士兵和工兵说。那些人吃了惊，在离棱堡五十步远的地方停住了；阿多斯还对他们彬彬有礼地敬了个礼后，接着说：“先生们！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正在这座棱堡里吃早饭。大家都知道，没有比吃早饭被人打扰更让人扫兴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一定要到这儿来干什么事，那就等我们吃完早饭，或者过些时候再来也行；除非你们真想弃邪归正，脱离叛党，和我们一起来为法国国王的健康干杯。”

“阿多斯，当心啊！”达尔大尼央嚷道，“您没有看到他们在向您瞄准吗？”

“看到了，看到了，”阿多斯说，“不过那都是些打枪打得很糟糕的小市民，他们是打不中我的。”

果然，四支枪同时响了起来，枪弹落在阿多斯的四周，却没有一颗碰到他。

几乎就在同时，达尔大尼央他们四支枪也响了，不过这四枪要比进攻者准得多：三个士兵被击毙，一个工兵受了伤。

“格里莫，再来一枝火枪！”阿多斯说，他仍旧站在缺口上。

格里莫马上按照吩咐去做了。三个朋友也为各自的武器上了弹药。第二阵枪响紧接在第一阵后面，队长和两个工兵倒在地上死了，这支部队剩下的人都逃走了。

“喂，先生们，来一次出击。”阿多斯说。

四个朋友立即跃出棱堡，冲到战场上；捡起了四个士兵的火枪和队长指挥用的短矛。他们觉得那些逃走的人一直要逃进城里才会停下来，所以便带着战利品又回到棱堡里。

“格里莫，把枪里的弹药重新装好，”阿多斯说，“我们呢，先生们，我们还是继续吃早饭，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刚才谈到哪儿啦？”

“我记得，”达尔大尼央说，“您说到米莱狄在向红衣主教要



## 三个火枪手

我的脑袋以后，离开了法国海岸。她到哪去了？”达尔大尼央又这么问了一句。

“到英国去了。”阿多斯回答。

“什么目的？”

“目的是刺杀或者是派人刺杀白金汉。”

达尔大尼央气愤地惊叫一声：“真是无耻之极！”

“啊！至于这件事，”阿多斯说，“请您相信我是不太在乎的。”接着他又对格里莫说，“格里莫，现在你要干的事已经干完了，您可以拿起队长的短矛，在它的矛头上系一块餐巾，把它插在棱堡最高的地方，让拉罗舍尔的叛乱分子看看，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些忠于国王的勇敢的士兵。”

格里莫一声不响地照办了。不多一会儿，一面白旗在棱堡顶上飘扬起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对它的出现表示敬意；营地的人有一半都在栅栏跟前观看。

“怎么！”达尔大尼央接着说，“她去刺杀或者派人去刺杀白金汉，您不太在乎？可是白金汉是我们的朋友啊？”

“白金汉是英国人，他正在和我们打仗；米莱狄想把公爵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对这件事满不在乎。”

阿多斯把手里一只瓶子里的剩酒全都倒在自己的杯子里，随后把它抛到了十五六步以外。

“等等，”达尔大尼央说，“我不能这样对待白金汉；他给了我们好几匹漂亮的马。”

“尤其是那些华丽的鞍辔，”波尔朵斯说，他身上披的披风上的花边就是从那副马鞍上拆过来的。

“而且，”阿拉密斯说，“上帝要的是罪人改宗，而不是要罪人死亡。”

“阿门，”阿多斯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就现在来说，最使我关心的事，达尔大尼央，我肯定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能理解，就是把米莱狄向红衣主教强求来的那份全权证书夺到手。靠了那份证书的帮助，她可以把您甚至把我们一起除掉而不受任何惩罚。”

“这么说，那个女人是个魔鬼吗？”波尔朵斯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盘子递给正在分割一只鸡的阿拉密斯。

“那份全权证书呢？”达尔大尼央问，“那份全权证书还在不在她手里？”

“不，它已经在我手里了，不过我不能说我得来全不费功夫。”

“亲爱的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我已经算不清您救了我几次命了。”

“这么说，昨天晚上您离开我们就是去找她？”阿拉密斯问。

“正是。”

“红衣主教的文件在您这儿？”达尔大尼央问。

“这就是。”阿多斯说。

说着他从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了那份珍贵的文件。

达尔大尼央的手在发抖，他用这只颤抖的手接过文件，打了开来，念道：

为了国家的利益，本文件的持有者按照我的命令，做了他已经做的事情。

黎塞留

1627年12月3日

“是啊，”阿拉密斯说，“这是一份完全符合规定的全权证书。”

“一定得把这份证书撕掉。”达尔大尼央说。

“恰恰相反，”阿多斯说，“一定得好好地保存起来。”

“现在她会怎么干呢？”达尔大尼央问。

“现在吗？”阿多斯漫不经心地说，“她可能会写信告诉红衣主教，有一个名字叫阿多斯的火枪手，用武力抢走了她的安全通行证。在同一封信里，她建议红衣主教在除掉阿多斯的同时，除掉他两个朋友，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红衣主教会想这几个人就是老挡着他去路的人。于是，在某一天早上，他会派人去逮捕达尔大尼央，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待在牢里闷得慌，还会把我们三个人一起送进巴士底狱去陪他。”

“啊！是吗！”波尔朵斯说，“阿多斯，我觉得您是在开一些蹩脚的玩笑。”

“我可不是在开什么玩笑。”阿多斯说。

“你知道不知道，”波尔朵斯说，“拧断这个该死的米莱狄的脖子了，虽然有罪，可是要比拧断那些可怜的胡格诺派的脖子的罪要轻得多；因为胡格诺派的罪过只不过是用法语唱圣歌，而不像我们用拉丁文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罪过。”

“神父怎么说？”阿多斯平静地问。

“我说我同意波尔朵斯的意见。”阿拉密斯回答。

“我也一样！”达尔大尼央说。

“幸好米莱狄在远处，”波尔朵斯说，“倘若她在这儿，她会让我感到不自在。”

“米莱狄在法国让我感到不自在，在英国也让我感到不自在。”阿多斯说。

“不论在什么地方，米莱狄都让我感到不自在。”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既然您已经抓住了米莱狄，”波尔朵斯说，“为什么你没有把她淹死，掐死，绞死！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

“波尔朵斯，您这么相信吗？”阿多斯反问，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有一个主意。”达尔大尼央说。

“说呀！”火枪手们一起说。

“快拿起武器！”仆人格里莫喊道。

他们赶忙站起来，向他们的火枪扑去。

这一次来的是一支二十人到二十五人的队伍；可是不再有工兵了，都是驻守在城里的士兵。

“我们是不是回营地去？”波尔朵斯说，“我觉得，双方的力量悬殊。”

“不可能回去，”阿多斯回答，“理由有三个：首先是我们的早饭还没有吃完；其次是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谈；第三是还有十分钟才到一个小时。”

“喂，”阿拉密斯说，“可是我们得订一个作战计划。”

“这很简单，”阿多斯说，“一到敌人走进火枪的射程以内，我们就开火；如果他们继续前进，我们再开火，一直把我们装了弹药的枪打完；倘若他们剩下的人这时候想冲锋，我们就让他们一直冲到棱堡下面地壕沟旁，到那时我们把那一堵墙向他们的头上推下去。”

“妙啊！”波尔朵斯说，“阿多斯，你肯定是个天生的将军；红衣主教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可是和你一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先生们，”阿多斯说，“我请求你们别一心二用；每个人都好好瞄准自己的目标。”

“我的瞄好了。”达尔大尼央说。

“我的瞄好了。”波尔朵斯说。

“我的也瞄好了。”阿拉密斯说。

“那么，放！”阿多斯说。

四支枪同时开火，只听到一个响声，可是倒下的只有四个。

马上响起了击鼓声，那支小小的队伍开始冲锋了。

## 三个火枪手

这时枪声变得密集起来了，可是始终打得很准；不过拉罗舍尔人仍旧用跑步的速度往前冲。

三声枪响，又打倒了两个人，可是那些没有倒下的人并没有减慢前进的速度。

冲到棱堡下面时，敌人还剩下十二到十五个；棱堡上朝他们放了最后一排枪，可是并没有挡住他们：他们跳进壕沟，准备爬上围墙的缺口。

“喂，我的朋友们，”阿多斯说，“我们把他们一下子全结果了吧：推墙！推墙！”

阿多斯、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在格里莫的协助下，一起竭尽全力地用他们的枪管猛推一堵很大很大的墙。这堵墙向外倾斜，墙基部分很快松动了，随着一声巨响，塌倒在壕沟里：随后是一阵惨叫声，一片烟雾升向天空，事情就此结束。

“我们是不是把他们全都压死了？”阿多斯问。

“是的，我想是这样。”达尔大尼央说。

“不，”波尔朵斯说，“那儿有两三个人在一瘸一拐地逃命呢。”

果然，这些不幸的人中有三四个，浑身是泥土和鲜血，正在那条低陷的路上向城里逃去。

阿多斯看看自己的表。

“先生们，”他说，“我们在这儿已经待满一个小时了，现在我们已经赢了这次打赌；不过我们应该赢得更加漂亮一些，多呆一会儿，而且达尔大尼央还没有把他的主意告诉我们呢。”

说完以后，阿多斯以他通常的镇静态度，走过去坐在还没有吃完的早餐前面。

“我的主意？”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您刚才说您有一个主意，”阿多斯说。

“啊！我想起来了，”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再到英国去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次，去找白金汉公爵。”

“达尔大尼央，您不能去。”阿多斯冷冰冰地说。

“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

“是的，但那时候我们不是交战双方；那时候白金汉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敌人。而您现在要做的事很可能被加上谋反的罪名。”

达尔大尼央懂得这番道理的份量，不再吭声了。

“可是，”波尔朵斯说，“我也有一个主意。”

“大家静一静，听听波尔朵斯的主意！”阿拉密斯说。

“我去向德·特雷维尔请几天假，不过用什么借口得由你们替我编，因为我对找借口是不在行的。米莱狄不认识我，我可以接近她，她也不会提防我；等这个美人到了我手掌心里，我把她掐死就完了。”

“嗯！”阿多斯说，“我认为波尔朵斯的主意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算了吧！”阿拉密斯说，“杀死一个女人！不，我有一个真正的主意。”

“阿拉密斯，我们就来听听您的主意吧！”阿多斯说，他对阿拉密斯是相当尊重的。

“应该通知王后。”

“啊，是的，”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同时说，“我相信我们的办法找到了。”

“通知王后？”阿多斯说，“怎么通知？我们与宫廷里有关系吗？我们能派人到巴黎去而不让营里的人知道吗？从这儿到巴黎有一百四十法里路；我们的信还没有送到昂热尔，我们可能已经被关进牢里了。”

“至于找一个把信送给王后的可靠的人，”阿拉密斯一边说，一边脸红了，“这件事我可以负责，我认识一个住在图尔的很机

灵的人……”

阿拉密斯看到阿多斯在微笑，便打住了话头。

“嗯！阿多斯，您不想采用这个方法？”达尔大尼央说。

“我并不完全反对，”阿多斯说，“不过我只是要阿拉密斯考虑，他不能离开军营；除了我们之外，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派出去的人走了两小时以后，红衣主教手下的所有的修士，所有的警官，所有的奸细都会一字不错地记住您那封信的内容；您和您那个机灵人都将被捕。”

“还没有算上，”波尔朵斯说，“王后会救白金汉先生，但决不会救我们这几个人。”

“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波尔朵斯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啊！啊！城里发生什么事了？”阿多斯说。

“在打紧急集合鼓。”

他们四个人侧耳静听，鼓声果然传到了他们的耳边。

“他们会派整整一团来对付我们，”阿多斯说。

“您不打算和整整一个团对抗吧？”波尔朵斯说。

“为什么不呢？”阿多斯说，“我觉得我浑身是劲。如果我们早有准备，只要多带上十来瓶酒，我就可以和一个军对抗。”

“鼓声越来越近了，”达尔大尼央说。

“让它来吧，”阿多斯说，“从这儿到城里有一刻钟的路。这点时间让我们定个计划绰绰有余；如果我们离开这儿，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合适的地方谈话了。先生们，听着，我想到了一个真正的主意。”

“那就请说吧。”

“请允许我先向格里莫下几道命令。”阿多斯说。

他做了个手势要他的仆人走近来。

“格里莫，”阿多斯指着那些横在棱堡里的尸首说，“您去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几位先生抱起来，让他们靠墙竖着，把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把枪放在他们手里。”

“啊，您真了不起！”达尔大尼央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了。”

“您懂得了？”波尔朵斯说。

“你呢，格里莫，你懂不懂？”阿拉密斯问。

格里莫点点头。

“这就行了，”阿多斯说，“我们再来谈谈我的主意。”

“不过我还是想弄弄明白。”波尔朵斯说。

“不必了。”

“是啊，是啊，阿多斯，说说您的主意吧！”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同时说。

“这个米莱狄，这个女人，这个婊子，这个恶魔，有一个小叔子；达尔大尼央您过去对我说过。”

“是的，我甚至跟他还很熟，他对他的嫂嫂米莱狄并无多大好感。”

“这倒不坏，”阿多斯回答，“如果他厌恶她，那就更好。”

“这样的话，对我们将大大有利。”

“不过，”波尔朵斯说，“我还是想弄弄明白格里莫为什么要这样干。”

“波尔朵斯，别说了。”阿拉密斯说。

“这个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温特勋爵。”

“他现在在哪儿？”

“在伦敦。”

“好，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阿多斯说，“我们应该去通知的就是这个人；我们要让他知道，他的嫂嫂米莱狄正在谋杀一个人，我们要请他时刻注意她。我希望在伦敦总该有一个像妇女感化院之类的机构吧；他可以把他的嫂嫂送到那里去，我们就没事



了。”

“是啊，”达尔大尼央说，“等她出来以后，我们又麻烦了。”

“噢，天啊！”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您的要求也太高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全给您了。”

“我呢，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阿拉密斯说，“我们同时通知王后和温特勋爵。”

“是的，可是我们派谁送信到图尔和伦敦去呢？”

“我保证巴赞可靠。”阿拉密斯说。

“我保证普朗歇可靠，”达尔大尼央说。

“是啊，”波尔朵斯说，“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营地，我们的仆人倒是可以离开的。”

“当然，”阿拉密斯说，“我们今天就写信，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马上动身。”

“给他们一些钱？”阿多斯跟着说了一遍，“这么说你们有钱？”

四个朋友面面相觑，刚刚舒展了一会儿的脸上这时又升起了一片阴云，因为他们没有多少钱。

“当心！”达尔大尼央叫道，“我看见那边有一些黑点子和红点在晃动；您刚才怎么说是一个团，阿多斯？那是真正的一个军。”

“天啊，是的，”阿多斯说，“他们来了。这些阴险的家伙在悄悄地摸过来，既不打鼓，也不吹号。喂，喂，格里莫，你的事干完了吗？”

格里莫做了个手势表示已经干完，并指了指十来个他已安置好了的姿态逼真的尸体：有几个像是拿着枪，有几个似乎在瞄准，有几个手里握着剑。

“太好了！”阿多斯说，“你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还不是一样？”波尔朵斯说，“我还是想弄弄明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先离开这儿，”达尔大尼央说，“随后你就懂了。”

“等等，先生们，等等！留点儿时间让格里莫收拾吃剩的早餐。”

“啊！”阿拉密斯说，“那些黑点子和红点子很明显地越来越大了，我同意达尔大尼央的意见；我相信我们得赶快回营，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真的，”阿多斯说，“我已经不再有反对撤退的理由了。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赌，我们现在已经待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什么好说了，我们走吧，先生们，我们走吧。”

格里莫已经挎着筐子和吃剩的东西在前面走了。四个朋友跟在他后面走出棱堡，刚走了十来步。

“呀！”阿多斯突然叫了起来，“我们这是干什么啊，先生们！”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阿拉密斯问。

“那面旗子，见鬼！不能把旗子留在敌人手里，即使这面旗子不过是一条餐巾。”

阿多斯又奔进棱堡，登上平台，取下了那面旗子。只不过这时候来棱堡的敌人已经很近了，他们没有目标地放了一排枪。

但阿多斯安然无恙，无数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可是没有一颗碰到他。

阿多斯把背转向从拉罗舍尔过来的人，摇着手里的旗子向营地的人致敬。两边都在大声叫喊；一边是大声怒吼，另一边是大声欢呼。

紧接在第一排枪后面马上又响起了第二排枪，三颗子弹打穿了那条餐巾，使它变成了一面真正的旗子。达尔大尼央他们都在呼喊：

“下来！下来！”

阿多斯下来了，他那几个等得心惊肉跳的伙伴，看见他安全

地下来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喂，阿多斯，喂，”达尔大尼央说，“放开脚步，放开脚步；现在除了钱以外，我们什么都找到了，再被打死就太傻了。”

可是，阿多斯还是那么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着；他们看到自己的劝说不起作用，于是用整齐的步伐和阿多斯并肩前进。

格里莫和他的筐子在前面打先锋，这时已走出了火枪的射程之外。

过了一会儿，突然又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枪声。

“怎么啦？”波尔朵斯问，“他们在向什么开枪？我没有听到枪弹的呼啸声，也没有看见有一个人。”

“他们在向我们的死人开枪。”阿多斯回答说。

“不过我们的死人是不会回击的。”

“一点不错；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以为是一次伏击，他们会先商量一下，随后派代表过去谈判；当他们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时，枪子已经打不到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急忙奔跑。”

“啊！我懂了。”波尔朵斯喜不自胜地说。

“这真叫人高兴！”阿多斯耸耸肩膀说。

法国人这一方面，看到阿多斯他们四个人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

最后又传来一阵火枪声，这一次的枪弹都带着凄厉的呼啸声，落在四个朋友周围的碎石地上。拉罗舍尔人终于占领了棱堡。

“这些家伙都是些木头疙瘩，”阿多斯说，“我们一共打死了他们多少人？十二个吗？”

“也许是十五个吧。”

“压死了他们多少人？”

“八九个吧。”

“而我们却连毫毛也没有伤着一根，是不是？啊，有的！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手上是怎么回事，达尔大尼央？我好像看见有血？”

“没事。”达尔大尼央说。

“一颗流弹？”

“不是流弹。”

“那么是什么？”

我们已经说过了，阿多斯疼爱达尔大尼央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性格忧郁而执拗的阿多斯有时对达尔大尼央却像父亲般地关怀。

“碰破了一点皮，”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的手指被夹在城墙的石块和我的钻石戒指之间，所以把皮肤擦破了。”

“这就是戴钻石戒指的结果。”阿多斯轻蔑地说。

“嗨，”波尔朵斯叫了起来，“真的有一颗钻石！见鬼！既然有一颗钻石，为什么我们还要埋怨没有钱？”

“喂，您说说清楚！”阿拉密斯说。

“太好了，波尔朵斯；这真能算是一个好主意。”

“当然，”波尔朵斯说，他因为受了阿多斯的赞扬而有点儿趾高气扬，“既然有一枚钻石戒指，我们就卖掉它！”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这是王后的钻石戒指呀！”

“那就更有理由卖掉了，”阿多斯接着说，“王后救助白金汉先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是她的情夫；王后救助我们，这也是合乎道德的事，因为我们是她的朋友。我们把钻石戒指卖掉吧。神父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不必问波尔朵斯了，因为他的意见已经讲过了。”

“我想，”阿拉密斯红着脸说，“他的戒指不是情妇送给他的，不是爱情的信物；达尔大尼央可以把它卖掉。”

“阿拉密斯，您讲起话来就像是神学的化身。这么说，您的意见是……”

“卖掉钻石戒指，”阿拉密斯回答。

## 三个火枪手

“好，”达尔大尼央高兴地说，“我们把钻石戒指卖掉，不用再多说了。”

枪声还在继续，可是阿多斯他们这时已经在敌人的射程之外了，敌人放枪也不过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罢了。

“说真的，波尔朵斯想起这个主意也正是时候。我们已经回到营地。因此，先生们，对这件事一句话也别再说了。他们都在注意我们，就要来迎接我们，我们就要凯旋归营了。”

果然，整个营地已经轰动了；有两千多人像看演出似的观看了这四个朋友的幸运得到成功的疯狂举动，至于这次疯狂举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是任何人都猜想不到的。到处都有人叫着：国王卫队万岁！火枪手万岁！德·布西尼先生第一个过来握住阿多斯的手，承认他打的赌输了。龙骑兵和瑞士雇佣兵跟在他后面，所有的弟兄又全都跟在他们两人后面。祝贺，握手，拥抱，简直没完没了，一提起拉罗舍尔人，大家都捧腹大笑。末了，因为嘈杂声实在太太大，红衣主教以为出了什么事，派他的卫队长拉乌迪尼埃尔来了解情况。

大家热情洋溢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红衣主教特使拉乌迪尼埃尔。

“什么事？”拉乌迪尼埃尔回来后红衣主教问他。

“大人，什么事吗！”卫队长回答，“有三个火枪手和一个卫士跟德·布西尼打赌，他们要到圣热尔韦棱堡里去吃早饭；他们在那儿跟敌人周旋了两个小时，打死了不少拉罗舍尔人。”

“您问了这三个火枪手的名字了吗？”

“大人，问了。”

“他们叫什么？”

“他们是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三位先生。”

“又是我这三个勇士！”红衣主教喃喃地说，“那个卫士呢？”

“达尔大尼央先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是我那个年轻的怪家伙！一定要让这四个人归我所有。”

当天晚上，红衣主教向德·特雷维尔谈起了早上那件成为全营重大新闻的丰功伟绩。德·特雷维尔已经从进行这次冒险的几位英雄嘴里知道了全部经过，所以他把这个故事详详细细地讲给红衣主教听，甚至连那块餐巾的插曲也没有忘记。

“很好，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说，“请您把这块餐巾交给我。我要叫人用金钱在上面绣三朵百合花，再还给您，给您的火枪队做队旗。”

“大人，”德·特雷维尔说，“这对国王卫队来说就不太公正了：达尔大尼央不是我队里的人，而是德·艾萨尔的部下。”

“好，您就把他收下吧，”红衣主教说，“既然这四个军人如此相亲相爱，如果不让他们在同支部队里服务，是不公道的。”

当天晚上，德·特雷维尔向三个火枪手和达尔大尼央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并邀请他们四人第二天一起来吃早饭。

达尔大尼央大喜过望；大家都知道，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火枪手。

阿多斯、波尔斯、阿拉密斯也都非常高兴。

“说真的！”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说，“你的主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得到了光荣，并且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也不会有人怀疑我们了；因为靠了上帝的帮助，今后我们将被人看作是红衣主教的人了。”

就在当天晚上，达尔大尼央到德·艾萨尔那儿去表示敬意，并且把他得到升迁的事告诉他。

德·艾萨尔很喜欢达尔大尼央，主动提出可以为达尔大尼央提供一些装备：因为部队间的调动需要变换装备，这是很费钱的。

达尔大尼央拒绝了他的好意，不过他把钻石戒指交给他，请他叫人估价，说他想把它卖掉。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德·艾萨尔的仆人来到达尔大尼央的驻地，把一个盛着价值七千利弗尔的金币的口袋交给了他。

这就是卖掉王后那枚钻石戒指的钱。

## 第四十八章 家 务 事

家务事是不值得红衣主教去调查研究的；家务事跟谁也不相干；任何人都可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

因此，阿多斯想出了这个词：家务事。

阿拉密斯想出了这个主意：派仆人去干。

波尔朵斯想出了这个办法：卖掉钻石戒指。

达尔大尼央原是这四个人中最富有想象力的，这一次却什么也没有想出来。他一听到米莱狄的名字，就心慌意乱，一筹莫展了。

啊！不，达尔大尼央想到了收购钻石戒指的人。

在德·特雷维尔那儿吃的那餐早饭吃得非常愉快。达尔大尼央已经穿上了他的火枪手的制服；因为他的身材跟阿拉密斯差不多。而阿拉密斯，他卖诗给出版社，收入的稿费很多，置办任何东西都是双份的，所以他让了一整套火枪手的装备给达尔大尼央。

如果没有看到米莱狄像天际的乌云那样显现在眼前，达尔大尼央本来是会心满意足的。

早饭以后，他们几个商定当晚在阿多斯的住处碰头，把那件事作个了结。

整个白天，达尔大尼央都穿着他的火枪手的制服在营地内所有的街道上炫耀。

到了晚上四个朋友又聚在一起了；他们还剩下三件事要决定：

写给米莱狄的小叔子的信的内容；

写给图尔那个机灵人的信的内容；

派哪两个仆人去送信。



## 三个火枪手

每个人都说要派自己的仆人去：阿多斯谈到了格里莫的小心谨慎，说他只有在主人同意他说话时才说话；波尔朵斯吹嘘穆斯格东的力大无穷；阿拉密斯称赞巴赞的机灵；最后，达尔大尼央对普朗歇的勇敢毫不怀疑，并且提到了他是如何处理发生在布伦的那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的。

大家久久地讨论了这四种品质的价值，发表了许多精彩的高论，我们就不再在这儿一一细述，以免故事显得乏味冗长。

“麻烦的是，”阿多斯说，“我们派出去的那个人一定要一身兼有这四种品质。”

“这样一个仆人到哪儿去找啊？”

“根本找不到！”阿多斯说，“这我很清楚，就派格里莫去吧。”

“派穆斯格东去。”

“派巴赞去。”

“派普朗歇去；普朗歇既勇敢又机灵，在这四种品质中他已具备了两种。”

“先生们，”阿拉密斯说，“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我们的四个仆人中哪个最小心谨慎，力气最大，最机灵或者最勇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个最爱钱。”

“阿拉密斯讲的话太有道理了，”阿多斯说，“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人的缺点上，而不是寄托在他们的优良品质上。阿拉密斯，您真是个伟大的伦理学家！”

“毫无疑问是这样，”阿拉密斯说，“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有人为我们好好办事，并不单单是为了取得成功，而是为了不致失败；因为如果遭到了失败，那就要影响到脑袋，当然不是指仆人的脑袋……”

“阿拉密斯！轻点儿说。”阿多斯说。

“是的，不是关系到仆人的脑袋，”阿拉密斯接着说，“而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系到我们的脑袋，甚至关系到几个主人的脑袋！我们的仆人能忠心到为我们去冒生命危险吗？不能。”

“说真的，”达尔大尼央说，“我差不多可以为普朗歇担保。”

“好，亲爱的朋友，请再在他天生的忠心上加上一笔可以使他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的钱，这样的话，就是对他的双倍保证了。”

“唉，仁慈的上帝！尽管这样，还是靠不住的，”阿多斯说，他看事一般总是乐观的，看人却总是悲观的，“他们为了得到钱，什么都能够答应，而到了路上，一害怕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被人家抓住，别人就会拷问他们；他们一受到拷问，就会什么都讲。真见鬼！要到英国去（阿多斯压低了声音），一定要穿过到处都是红衣主教的密探和走狗的整个法国；一定要有一张允许上船的通行证；一定要懂得英语，才能在伦敦问路。据我看，这件事情相当困难。”

“一点也不困难，”达尔大尼央说，“相反我看这件事很容易。见鬼！不用说，如果写给温特勋爵的信中谈到了家务事以外的事情，谈到了红衣主教的可耻行径……”

“讲轻点儿！”阿多斯说。

“谈到国家的阴谋和秘密，”达尔大尼央接着轻声地说，“不用说我们全都会活生生受车轮刑；可是，看到上帝的份上，请别忘了，阿多斯，我们写给他的信里只谈些家务事；我们写信给他的惟一目的，是要他等米莱狄一到伦敦以后，就设法使她无法再陷害我们。因此我想写一封内容大致如下的信……”

“我们来听听看，”阿拉密斯已经预先摆出了一副准备找碴儿的姿态说。

“‘亲爱的朋友和先生，……’”

“啊！真不错，亲爱的朋友，写给一个英国人，”阿多斯打断他的话说，“您这个开头真是妙极了，好极了，达尔大尼央！光

凭这个称呼，您就不是受车轮刑，就是要被四马分尸了。”

“那好吧，我就简简单单地称他为先生。”

“您不妨就称他为米罗尔。”非常重视礼仪的阿多斯接着说。

“‘米罗尔，您还记得卢森堡宫后面的那片圈起来放羊的荒地吗？’”

“好啊！现在又是卢森堡宫了！别人会以为是影射王太后呢！写得真妙！”阿多斯说。

“好吧！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写：米罗尔，您还记得有人在那儿救了您性命的那片圈起放羊的荒地吗？”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您不是一个高明的拟稿人，‘有人在那儿救了您性命的那片圈起来放羊的荒地！’这算什么话！对一个上等人，永远也别提起这类帮助。埋怨他的忘恩，就是对他的侮辱。”

“啊！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说，“您真叫人难以忍受，如果在您的审查下写信，我只能放弃了。”

“您做得对，放枪和击剑，这两项活动您都很在行，可是摇笔杆子呢，您还是交给神父先生吧，这是他的事。”

“啊！是的，确实如此，”波尔朵斯说，“把笔杆子给阿拉密斯，他还用拉丁文写过论文呢。”

“好吧，”达尔大尼央说，“阿拉密斯，请您给我们起草这封信吧，可是，您也得注意一些，因为我也要找您的碴儿的，我预先告诉您。”

“那真是再好没有了，”阿拉密斯带着天真的自信心说，“可是得让我知道情况。当然我在这儿那儿也听说过他这位嫂嫂米莱狄是个无恶不作的女人；在听了她和红衣主教谈话以后我完全相信了。”

“讲轻点儿，真见鬼！”阿多斯说。

“可是，”阿拉密斯继续说，“详细情况我不知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一样。”波尔朵斯说。

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相互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阿多斯经过考虑以后，脸色变得有点苍白，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达尔大尼央懂得自己可以说话了。

“好吧！以下就是信上要说的，”达尔大尼央说，“‘米罗尔，您的嫂嫂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为了继承您的财产，她曾想找人杀死您。不过她本来就不可以嫁给令兄，因为她已经在法国结过婚，后来又被……’”

达尔大尼央停住了，看着阿多斯，仿佛在考虑如何措辞。

“又被她的丈夫撵走了。”阿多斯说。

“因为她曾被上过烙刑。”达尔大尼央接着说。

“啊！”波尔朵斯叫了起来，“不可能！她曾经想找人杀死她的小叔子吗？”

“是的。”

“她是结过婚的人？”阿拉密斯问。

“是的。”

“而她的丈夫发现她的肩头上烙了一朵百合花吗？”波尔朵斯大声问。

“是的。”

这三个“是的”都是阿多斯说的，音调一个比一个忧郁。

“谁见过那朵百合花？”阿拉密斯问。

“我和达尔大尼央。”

“这个可怕的女人的丈夫还活着吗？”阿拉密斯问。

“他还活着。”

“您能肯定吗？”

“我就是她的丈夫。”阿多斯说。

一时间大家都不再说话，在沉默中，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的触动。

## 三个火枪手

“这一次，”阿多斯首先打破了沉默说，“达尔大尼央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提纲，首先要写的就是这些。”

“见鬼！阿多斯您说得对，”阿拉密斯接着说，“写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写这样一封信，连司法大臣也会感到棘手，尽管他写起诉状来十分得心应手。管他呢，大家别说话，我写啦！”

阿拉密斯果然拿起羽笔，稍加思索，便动手写了八九行字，字体纤细漂亮，随后用又轻又缓慢的嗓音，读出了以下这封信：

米罗尔：

写这几行字给您的人曾经有幸在地狱街的一小块圈住的荒地里跟您比过剑。从那以后，您曾经好几次很乐意地说您是他的朋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来报答您。您已经有两次差点儿成为您嫂子的牺牲品，因为您根本不知道，她在英国完婚以前，在法国早已有了丈夫。她第三次，也就是现在，要对您下手了，您可能要送命。您的嫂子昨夜从拉罗舍尔启程来到英国，请您从她到达的时候起就监视她，因为她有几个事关重大的可怕的计划。如果您一定要知道她能干出些什么事来，那么就请在她左边的肩头上看看她的过去吧。

“行！写得好极了，”阿多斯说，“您有一支生花妙笔，如果温特勋爵能得到这封信，他就可以严加防范了；即使这封信落到红衣主教手里，我们也不会受到牵连。不过因为那个送信的仆人有可能对我们说他已去过了伦敦，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离开过法国，所以我们在交信给他时只给他一半钱，答应等他带来回信后再给他另外一半。您的钻石戒指带在身边吗？”阿多斯接着问。

“我带在身边的比钻石戒指还要好；我带着现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说着就把钱袋扔到桌上：一听见金币的响声，阿拉密斯抬起了眼睛，波尔朵斯一阵哆嗦；至于阿多斯，还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

“这个小袋子里有多少钱？”他问。

“七千利弗尔，都是每枚值十二法郎的金路易。”

“七千利弗尔！”波尔朵斯嚷道，“这枚不起眼的小钻石戒指值七千利弗尔？”

“看来是的，”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总不至于把自己的钱加进去。”

“可是，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信里的这些话我们没有想到王后，让我们稍许关心一下她的亲爱的白金汉的健康。这是我们应该为她做到的最起码的事。”

“说得很对，”阿多斯说，“不过这是阿拉密斯的事。”

“好吧！”阿拉密斯红着脸说，“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噢，”阿多斯接着说，“这很简单；再写一封信给那个住在图尔的机灵人。”

阿拉密斯再拿起羽笔，重新开始考虑，写了下面这几行字，并马上念给他的朋友们听，以取得他们的同意：

亲爱的表妹……

“啊！啊！”阿多斯说，“这个机灵人是您的亲戚！”

“我的表妹。”阿拉密斯说。

“那就表妹吧！”

阿拉密斯继续念下去：

亲爱的表妹：

红衣主教大人，——愿上帝保佑他——，很快就要

把拉罗舍尔的反叛的异教徒击溃，英国舰队的援助将会断绝。我甚至敢说，我可以肯定，白金汉公爵将因受到某个重大事件的拖累而无法成行。红衣主教是过去的、现在的、还可能是将来的最杰出的政治家。如果太阳妨碍他，他会使太阳熄灭。我亲爱的表妹，请您把这些好消息转告令姐。我曾梦见白金汉公爵已经死了。我记不起他是死于兵器还是毒药，惟一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曾梦见他已经死了；而您是知道的，我的梦一直是非常灵验的。请您相信，我不久便会回来。

“妙极了！”阿多斯大声说，“我亲爱的阿拉密斯，您是诗人之王，现在您只要把收信人的地址写在信上就行了。”

“这很容易。”阿拉密斯说。

他把这封信折得很精巧，又拿起笔来写上：

送交图尔的女裁缝米雄小姐。

三位朋友相互望望笑了起来：他们上当了。

“现在，”阿拉密斯说，“你们懂得了，先生们，只能派巴赞把这封信送到图尔去；因为我的表妹只认识巴赞，也只信任他；派任何别人去，这件事就办不成。而且巴赞既有志气又有学问；巴赞读过历史，他知道意大利西克斯图斯五世曾经放过猪，后来却做了教皇。是啊！他是多么希望和我同时出家做修士啊；他对自己日后会成为教皇，或者至少当上红衣主教，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希望。你们都懂得，一个有了这样的目标的人是不会被人抓住的；或者，即使被人抓住了，他宁愿受刑苦熬也不会开口招供的。”

“好的，好的，”达尔大尼央说，“我完全同意阿拉密斯的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不过也请您同意普朗歇这个人选：有一次米莱狄曾经叫人用棍子把他打出门外；而且普朗歇的记性很好。如果他能设想出一种可行的报复手段，他是宁愿被打断脊梁骨也不肯放弃的。如果去图尔的事情是您的事情，阿拉密斯，那么去伦敦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所以我请求大家挑选普朗歇，而且他已跟我去过一次伦敦，还能用相当准确的英语说：‘请问，先生，去伦敦怎么走？’和‘我的主人是达尔大尼央爵爷。’有了这几句，是不会迷路的。”

“这样的话，”阿多斯说，“应该在普朗歇动身前，先给他七百利弗尔，还有七百等他回来后再给他。巴赞呢，去三百回来三百。这样一来还剩下五千利弗尔，我们每人拿一千作为各自的随意开销，还剩下一千给神父保管，作为意外用途或者共同的需要。这样安排你们看是否合适？”

“亲爱的阿多斯，”阿拉密斯说，“您真是聪明绝顶，足智多谋。”

“好，就这么说定了，”阿多斯说，“让普朗歇和巴赞去。其实呢，不管怎么样，把格里莫留下我也并不感到不高兴。他已经习惯了我那一套，我少不了他。昨天白天发生的事已经够他受的了，再要他作这次旅行，他肯定得完蛋。”

普朗歇被叫来了，大家告诉了他一些注意事项。他已经从达尔大尼央那儿得到指示；达尔大尼央首先告诉他完成这项任务是多么光荣，随后告诉他将会得到多少报酬，最后告诉他冒的是什么危险。

“我把这封信藏在衣服袖子的镶边里，”普朗歇说，“如果我被抓住，我就把信吃了。”

“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无法完成任务了。”达尔大尼央说。

“今天晚上您再抄一份给我，到明天我就牢记在心了。”

达尔大尼央瞧瞧他的朋友们，意思是说：



“ 嗯！看我原先是怎样保证他的？”

“ 现在，” 达尔大尼央继续对普朗歇说，“ 你用八天时间赶到温特勋爵那儿，再用八天时间赶回来；一共是十六天。如果你动身以后的第十六天晚上八点钟你没有准时赶回，即使你是八点零五分到的，你也拿不到你那七百利弗尔了。”

“ 先生，这样的话 ” 普朗歇说，“ 请买一块表给我。”

“ 把这块拿去吧，” 始终是无忧无虑、慷慨大方的阿多斯一边把自己的表给他，一边说，“ 你要做一个好小伙子。你好好想想，如果你说了什么，如果你多嘴多舌，如果你东游西逛不抓紧时间，你会让你的主人被人砍去脑袋，而你的主人达尔大尼央却是这么信任你。可是你也得想一想，如果你的主人由于你的过错而遭到不幸，那么不论你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随后把你开膛剖肚。”

“ 啊！先生！” 普朗歇委屈地说，尤其是因为阿多斯的镇静态度而感到害怕。

“ 我呢，” 波尔朵斯转着他那双大眼睛说，“ 我要活剥你的皮。”

“ 啊！先生！”

“ 我呢，” 阿拉密斯用他柔和而悦耳的嗓音说，“ 你要想一想，我要用小火烧死你。”

“ 啊，先生！”

普朗歇哭出来了；不知道他是因为听到威胁而感到害怕了呢，还是因为看到这四个朋友如此亲如手足而受到了感动。

达尔大尼央握住他的手，拥抱他。

“ 普朗歇，你看，” 达尔大尼央对他说，“ 这几位先生对你说的这些话，全都是为了关心我；其实他们内心里是很喜欢你的。”

“ 啊！先生！” 普朗歇说，“ 要么我成功，要么我被砍成四块；即使我被砍成四块，我也绝不会说出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家一致决定普朗歇第二早晨八点动身，为的是在当天夜里，能把那封信背出来。这样安排，他就有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他应该在第十六天晚上八点钟赶回来。

第二天早上，就在普朗歇要出发时，达尔大尼央把普朗歇拉到一旁。

“听我说，”达尔大尼央对他说，“你把信交给温特勋爵，等他看完以后，再对他说：‘请注意白金汉爵爷的安全，因为有人企图谋杀他。’不过这两句话，普朗歇，你知道，非常重要，关系重大，甚至我不愿意向我的朋友们承认我要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你；而且即使委任我做队长，我也不愿意写下来交给你。”

“先生，请放心好啦，”普朗歇说，“我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您以后会知道的。”

普朗歇跨上了一匹骏马，他要到六十法里以外去换乘驿车。他策马飞奔，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巴赞是第二早上去图尔的，他用八天时间来完成他的使命。

在他们两人走了以后，四个火枪手比任何时候都睁大眼睛张望，抬起鼻子嗅，竖起耳朵听。他们白天的时间都用来偷听别人的谈话，窥探红衣主教的举止，猜测来到军营里的信使的任务。有几次，当他们出乎意料地被召去办一些公务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了，因为他们不能打听什么秘密了。此外他们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米莱狄是个幽灵，一旦在人前出现，就不再会让人安静地睡觉。

第八天早上，巴赞和平时一样精神饱满、脸上带笑地走进了巴尔巴约客店；这时候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正在吃早饭，他按照原先约定的暗语说：

“阿拉密斯先生，这是您表妹的回信。”

四个火枪手交换了一个愉快的眼色：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当然这是比较容易和比较简单的一半。

## 三个火枪手

阿拉密斯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他接过来信，信上的字写得很大，而且拼法有错误。

“仁慈的上帝！”他笑着高声说，“我真的很失望；这个可怜的米雄永远也不会写好。”

“这个可怜的米雄是什么人？”跟他们打过赌的那个瑞士雇佣兵问，信送到时，他正在和四个朋友谈话。

“啊！我的上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阿拉密斯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可爱的女裁缝，我要她亲手写几行字给我留作纪念。”

“好极了！”瑞士雇佣兵说，“阿拉密斯，您真是艳福不浅哪！”

阿拉密斯看完信后就交给了阿多斯，说：

“阿多斯，您看看她写了些什么。”

阿多斯向那封信瞄了一眼。并且高声念了起来：

我的表哥：

我的姐姐和我两人都会详梦，因此我们甚至很怕做梦；不过关于您的梦，我希望我能够说：任何梦都不可当真。再见吧！请保重身体，并使我们不时地听到有人谈起您。

阿格拉埃·米雄

“她谈的是什么梦啊？”龙骑兵在阿多斯念信时走过来问。

“是啊，谈的是什么梦？”瑞士雇佣兵说。

“啊，见鬼！”阿拉密斯说，“没什么，我做了一个梦，后来讲给她听了。”

“啊，是的，讲自己的梦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从来不做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真是太幸运了。”阿多斯站起来说，

“从来不做！”瑞士雇佣兵又说，因为阿多斯居然羡慕他不做梦，感到十分高兴，“从来不做！从来不做！”

达尔大尼央看到阿多斯站起来，也跟着站了起来，接着便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了出去。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留下来应付龙骑兵和瑞士雇佣兵的纠缠。

至于巴赞，他已经去躺在一捆麦秸上睡觉了；因为他富有想象力，他梦见阿拉密斯已经做了教皇，正拿着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往他头上套。

不过，巴赞的幸运归来只是替四个如坐针毡的火枪手解除了一部分忧虑。等候的日子实在是太漫长了，尤其是达尔大尼央说现在的日子每天都有四十八小时。他忘记了海上航行的缓慢是不可避免的，他过分夸大了米莱狄的能耐。在这个被他视为恶魔一样的女人身边，他又想到肯定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助手。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他就以为有人来逮捕他了，而且还带着普朗歇一起来和他以及他的朋友们当面对质。此外，他从前对这个正直的普朗歇的强烈的信任感，正在日渐减弱。他的这种忧虑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只有阿多斯还是不为所动，就好像在他的周围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他，他仍旧在呼吸着和平时一样的空气。

尤其是第十六天，达尔大尼央和他的两个朋友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显得心神不定，甚至到了坐立不安的地步，他们三个人如同幽灵一般，不断地在普朗歇应该从那儿回来的路上来回转来转去。

“说真的，”阿多斯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呀，像是些孩子，所以才让一个女人吓成这副模样！你们究竟怕些什么呢？害怕被关进监狱吗？好吧！会有人把我们救出监狱的；博纳希厄太太不

就是被人救出来了吗？怕被砍头吗？可是我们不是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到战壕里去冒比这更可怕的危险吗？刽子手砍下我们的脑袋固然很痛苦，但是我确信这种痛苦要比外科医生锯掉我们大腿时我们感到的痛苦轻得多。所以请你们安心地等着吧：两小时，四小时，至多六小时以后，普朗歇一定会回到这儿。他答应过要回来，而我，我是非常相信普朗歇的诺言的；我看他是个相当正直的小伙子。”

“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呢？”达尔大尼央问。

“嗯，如果他不回来，那是因为他被耽误了时间，不会有其他情况。他可能是从马背上摔下来了；他可能是从桥上跌落到河里；他可能是因为奔跑过度而得了肺炎。啊，先生们，你们应该象我一样心胸广阔，请坐下喝酒吧；举起一杯尚贝尔坦葡萄酒看看吧，我们的前途就像这种粉红色一样美丽。”

“说得很对，”达尔大尼央回答，“可是每次在喝新开瓶的葡萄酒时，总是担心这瓶酒会不会是从贵夫人米莱狄的酒窖里拿出来的，担心来，担心去，担心得已经有些厌烦了。”

“您真有点杞人忧天，”阿多斯说，“她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啊！”

“她是一个上过烙刑的女人！”波尔朵斯大笑着说。

阿多斯一阵哆嗦，伸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出于一种无法克制的神经性动作，他也一下子站了起来。

然而白天慢慢过去，暮色逐渐降临，天终于完全黑下来了。各处小酒店里全都顾客盈门。阿多斯口袋里装着卖掉钻石戒指后分给他的那一部份钱，始终待在巴尔巴约客店。他已经找到了和他旗鼓相当的赌友；而且这位先生还请他们吃了一餐极为丰盛的晚饭。所以当钟敲七点钟时，他们还是像平时一样在赌钱，同时听到巡逻队都去加双岗；七点半，响起了归营的号声。

“我们输了。”达尔大尼央在阿多斯耳边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的意思是我们赌输了吧，”阿多斯一边不慌不忙地说，一边从他口袋里掏出四个皮斯托尔扔在桌子上，接着又说，“好吧，先生们，吹归营号了，我们去睡吧！”

阿多斯走出了巴尔巴约客店，达尔大尼央跟在他的身后。再后面是挽着波尔朵斯胳膊的阿拉密斯。阿拉密斯嘴里叽里咕噜地在背着诗，波尔朵斯不时地拔下一根胡子，表示内心的失望。

可是突然间，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它的模样达尔大尼央非常熟悉；同时有一个熟悉的噪音响了起来：

“先生，我把您的披风拿来了，因为今晚上天气很冷。”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欢天喜地地叫了起来。

“普朗歇！”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跟着叫喊。

“嗯！是普朗歇，”阿多斯说，“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他答应过八点钟回来，而现在刚敲八点钟。好样的，普朗歇，你是个说话算数的小伙子；将来万一你要离开达尔大尼央，就来我这儿当差。”

“啊，不行，永远不行，”普朗歇说，“我永远也不离开达尔大尼央先生。”

这时候，普朗歇塞给达尔大尼央一封信在他手里。

达尔大尼央真想拥抱一下普朗歇来迎接他的归来，可是他怕这种在大街上对他的仆人的感情流露，也许会使某个过路人感到非同寻常；所以他克制住了。

“我拿到回信了。”他向阿多斯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说。

“很好，”阿多斯说，“我们回屋里去看信吧。”

达尔大尼央急切地想看这封信，他想加快步子；可是阿多斯却握住他的胳膊，放在自己胳膊下面挽着，逼着他和自己同步前进。

他们终于走进了营帐，点燃了一盏灯。为了不让别人来打扰这四个火枪手，普朗歇则站在帐门口。达尔大尼央用微微颤抖的

手拆开了封蜡，把那封苦苦等待了这么久的信打了开来。

这封信只有半行字，字体完全是英国式的，简洁的风格完全是斯巴达式的。

Thank you , be easy .

这句话的意思是：

“谢谢，请放心。”

阿多斯从达尔大尼央手里接过信来，放在灯火上点燃了，一直到这封信全部化为灰烬为止。

随后他把普朗歇叫进来对他说：

“现在，普朗歇，你可以要你的七百利弗尔了，不过带这样一封信你倒是没有冒多大的险。”

“可是我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护它。”普朗歇说。

“好，”达尔大尼央说，“把那事的经过讲给我们听听吧。”

“天啊！先生，说来话长呢。”

“普朗歇，你说得对，”阿多斯说，“况且归营鼓已经敲过了，如果别人的灯光已经熄掉而我们的还亮着，时间久了会引人注意的。”

“算了，”达尔大尼央说，“我们睡吧。普朗歇，睡个好觉！”

“是啊，先生！十六天来这将是第一个好觉。”

“我也是！”达尔大尼央说。

“我也是！”波尔朵斯说。

“我也是！”阿拉密斯说。

“嗯，我也对你们讲真话：我也是！”阿多斯说。

## 第四十九章 厄运当头

然而米莱狄愤怒得发了狂，她像一头狮子似的在甲板上咆哮，恨不得跳到海里游回岸上去，因为她想起自己受到达尔大尼央的侮辱，受到阿多斯的威胁，想起没有向他们进行报复就离开法国，实在是不甘心。很快，这个想法使她改变了去英国完成红衣主教的计划的想法，以至于她甘愿去冒对她说来可能是很可怕的危险，请求船长把她送到岸上去。但是船长急于摆脱处在法国巡洋舰和英国巡洋舰之间的尴尬处境，希望赶快回到英国去，对她的请求他仅仅认为是女人的任性，坚决加以拒绝，但是他的这个女乘客又是红衣主教特别托付给他的，他只好答应她。如果大海和法国人允许的话，就让她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港口，或者在洛里昂，或者在布雷斯特上岸。但是风是逆风，海上浪又大，船一直都在迂回曲折，顶风航行。直到离开夏朗特九天以后，米莱狄才看见菲尼斯太尔的蔚蓝色的海岸出现在眼前。

她计算日子，从菲尼斯太尔回到红衣主教那儿去至少也得三天，加上上岸所需的一天时间，一共是四天；再把这四天加到那九天上去，这就是一十三天白白浪费了。在这十三天里伦敦可能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她想到红衣主教毫无疑问会因为她回来而大发雷霆，结果是他会听信别人对她的抱怨，而不会听信她对别人的指责。因此她又回心转意，重新登上去英国的轮船。米莱狄继续她的行程；就在普朗歇从朴次茅斯上船回法国的同一天，红衣主教的女使者米莱狄扬扬得意地进入了港口。

朴次茅斯非常热闹，有四艘新近建造的大军舰刚刚在海边举行下水礼。白金汉站在海堤上，穿着用金线绦子装饰的衣服，和平常一样身上珠光宝气，毡帽上插着一根白羽毛，白羽毛垂落在肩膀上，一群和他一样光彩夺目的参谋人员簇拥着他。



## 三个火枪手

这是个罕见的天气晴朗的冬日，它让英国人想起了世上还有太阳。这个苍白的、但是还很灿烂的太阳，朝西坠落在天边，用一道道火光把天空和大海染成紫红色，还把最后的金色光辉洒向城里的塔楼和古老房屋，玻璃窗闪闪发亮。米莱狄呼吸着因为接近陆地而变得更强烈、更带有香脂气味的这种海上的空气，注视着她要去摧毁的所有这些战备力量，也就是说，她应该靠她一个人，用几袋金币去摧毁这支军队的全部力量。

船驶入锚地，但是正准备抛锚的时候，有一条全副武装、令人生畏的、海岸巡逻艇模样的小快艇驶近商船，放下艇上的小划子，向舷梯划过来。这条小划子上有一名军官、一名水手长和八名桨手。只有军官一个人登上商船，他受到极其尊敬的接待。

军官和船长短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让船长看了他带来的几页文件；船长一声命令，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水手和旅客，全都叫到了甲板上。

等到点名的手续办完以后，军官高声询问这只船的出发地点，航行路线，沿途停靠地点；船长毫不犹豫，毫无困难地一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于是军官开始上前一个一个审视所有的人，他在米莱狄的面前停下，仔细地打量她，不过没有跟她说一句话。

接着他回到船长身边，又对船长说了几句话；他下了命令，船员们立刻照他的命令操作；于是商船又重新开始航行，小快艇并排押送它，用六门大炮的炮口威胁着它的舷侧；至于那条小划子，它在大船的航迹中跟随着，和大船这个庞然大物一比，成了一个小小的点子。

在军官检查米莱狄时，米莱狄在贪婪地盯着他看。这个目光炯炯的女人尽管有丰富的经验，对她需要猜到内心秘密的那些人，她能够一直看到他的内心深处，但是这一次她只找到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一番审视后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位立在她面前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细地默默观察她的军官，年龄可能是二十五六岁，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略微有点凹陷的浅蓝色眼睛。他的嘴长得很细巧，轮廓端正，一直是一动不动的紧闭着；他的下巴有力地突出，显示出那种顽强的意志力；脑门略微有点塌，略微被稀疏的短发遮着，头发的颜色和遮满脸的下半部的胡子的颜色一样，是美丽的深褐色。

船进入港口时，天已经黑了。雾使黑暗变得更加浓重，海堤上，一盏盏标志灯和照明灯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个圆圈。空气潮湿，阴冷，让人感到忧伤。

曾经令人心寒的米莱狄，不由得打起哆嗦来了。

军官点清了米莱狄携带的东西，让人把她的行李搬到小划子上；之后，他请她也下到小划子上去，还伸出手想搀扶她。

米莱狄望着这个人，犹豫不决。

“先生，”她问，“多蒙您好意，对我特别照顾，请问您是谁？”

“夫人，您从我的军服上，应该看出来；我是英国海军的军官。”年轻人回答说。

“但是，女同胞到达英国港口时，听候她们的吩咐，甚至殷勤地把她们一直送上岸，难道这是英国海军军官的习惯吗？”

“夫人，是的，这是个习惯，不过是出于谨慎，在战争期间，外国人都得被送到指定的客店，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直到有关他们的情况完全查清。”

这番话说得极其谦恭有礼，而且非常沉着冷静，然而却不能说服米莱狄。

“先生，不过我可不是外国人，”她用那种最纯正的英国口音说，“我叫克拉丽克夫人，这种措施……”

“夫人，这种措施适用于所有人，您试图避免，是不可能的。”

“既然这样，我跟您走，先生。”

她接受军官的搀扶，开始从舷梯上下去，那条小划子在舷梯底下等她。军官跟在她后面下去；一件大披风铺在船尾，军官请她坐在披风上，然后在她旁边坐下。

“划船。”他对水手们说。

八支桨重新插进海水，桨声合成一个，动作整齐划一，小划子好像在水面上飞。

五分钟后小划子靠岸了。

军官跳到码头上，把手伸给米莱狄。

一辆马车在等着。

“这辆马车是接我们的吗？”米莱狄问。

“夫人，是的。”军官回答。

“这么说，客店离这儿很远吗？”

“在城市的另一头。”

“走吧！”米莱狄说。

说完她果断地登上马车。

军官又分附手下人把米莱狄的行李仔细地在车厢后面缚牢。随后，他在米莱狄旁边坐下，关上车门。

车夫立刻把马赶得飞奔，马车钻进了城里的那些街道。

这样离奇的接待，迫使米莱狄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看见年轻军官丝毫没有显露出想谈话的样子，于是臂肘支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对出现在她脑海里的所有假设一个一个地进行思索。

然而一刻钟以后，她对路途这么长感到了惊奇，于是身子俯向窗口，想看看这是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房子已经不再看见，树木在黑暗中出现。

米莱狄有点发抖了。

“先生，我们已经不是在城里了吗。”她说。

军官保持沉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您不说出您把我送到哪里去，我就不再往前走了；我可把话对您说在头里，先生！”

这句威胁话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啊，这太过分了！”米莱狄叫了起来，“救人呀！救人呀！”

没有人回答她，马车继续迅速地朝前驶去。军官像一座雕像。

米莱狄望着军官，露出她脸上特有的那种严厉可怕的、一动不动令人生畏的表情。愤怒使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年轻军官仍然不动声色。

米莱狄想打开车门跳下去。

“夫人，当心，”年轻军官冷冰冰地说，“您跳下去会摔死的。”

火冒三丈的米莱狄又重新坐下；军官也把身子侧过来望着她，看见这张先前还是那么美丽的脸，因为满面怒容，变得丑陋不堪，不禁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奸诈的米莱狄明白，如果让他知道她的使命，那她就完了；她使自己的脸上平静下来，用诉苦般的嗓音说：

“以上帝的名义，先生！请告诉我，对我施加的这种暴力，我应该让您负责，让您的政府负责，还是让一个敌人负责？”

“夫人，没有对您施加任何暴力，这是我们不得不对所有在英国下船的人采取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措施。”

“这么说，您不认识我？”

“我是第一次有幸见到您。”年轻军官说。

“以您的荣誉发誓，您没有任何恨我的理由，是吗？”

“丝毫没有。”

年轻军官的嗓音是那么安详、冷静，甚至还是那么温和，米莱狄听了以后安下心来。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马车终于在一道铁栅栏门前停下，门里

## 三个火枪手

是一条低凹的路，通向一座建筑式样朴实无华的、庞大的、孤立的城堡。当车轮在细砂上滚动时，米莱狄听见巨大的轰鸣声，她听出这是海浪冲击陡峭的海岸发出的响声。

马车在两座拱门下穿过，最后停在阴暗的方形院子里，车门立即打开了，年轻军官轻捷地跳下车，把手伸给米莱狄，米莱狄扶着他的手沉着地下了车。

“我仍然是个囚犯，”米莱狄一边说，一边望望四周，随后又看看年轻军官，露出最优美动人的笑容，“但是我可以肯定，时间不会很长，”她补充说，“我的良心和您的礼貌，先生，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军官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他从腰带上取下一只小银哨子，吹了三下，每一下的音调都不同；于是出现了好几个人，卸下大汗淋漓的马，把车子推到车棚底下。

军官仍旧用同样不动声色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请米莱狄到房子里面去。她也仍旧带着同样的笑脸，挽住他的胳膊，经过一扇矮矮的拱形门，进入一条有着拱顶的，仅仅在尽头点着灯的走廊，到了尽头是一座围着一根石柱转的石楼梯；接着他们上楼，来到一扇门前停下，年轻军官把随身带着的一把钥匙插进锁孔以后，这扇门在铰链上沉重地转动，门打开以后里面是为米莱狄准备的房间。

女犯人仅仅扫了一眼，就把整个房间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房间的陈设，不论是对牢房来说，还是对一个自由人的住房来说，都是非常适合的；但是窗子上装着一根根铁条，房门外面装着一道道铁门，说明了这肯定是一间牢房。

米莱狄尽管受过大风大浪的磨练，但是看到这个情景，转眼之间就失去了她的全部精神力量。她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低下头，时时刻刻都期待着进来一个法官审问她。

但是除了两三个海军士兵以外，没有人进来。这两三个海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士兵把行李搬进来，在一个角落里放好以后，什么也不说就退了出去。

所有这些琐碎的小事都由军官亲自安排，他的态度还是那样平静。他一句话不说，不是做一个手势，就是吹一声哨子让士兵照他的意思办。

简直可以说年轻军官和士兵之间，话语已经变得没有用了。

最后，米莱狄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打破了沉默。

“以上帝的名义求您，先生！”她叫了起来，“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别让我再困惑下去了。对我预见到的任何危险，对我了解的任何不幸，我都有勇气去承受。我这是在哪儿，我为什么在这儿？如果我是自由的，为什么要有这些铁栅栏和这些门？我是犯人吗？我犯了什么罪？”

“夫人，您这是在为您安排的房间里。我接到的命令是到海上去接您，然后把您送进这座城堡。我仅仅以一个军人的身份执行命令而已。我在您身边应该完成的任务到现在已经结束，以后的事由另外一个人负责。”

“这另外一个人，他是谁？”米莱狄问，“您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吗？……”

这时候从楼梯上传来响亮的马刺声；有人说了几句话，接着就不说了。一个人的脚步声离门越来越近。

“这个人，他来了。”军官一边说，一边让开路，露出恭敬服从的神情站立在一旁。

与此同时，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

他没有戴帽子，身边佩着剑，手指把一条手绢揉得有些皱了。

米莱狄好像觉得认识这个黑暗中的人影；她用一只手在椅子扶手上支起身子，伸出头去想看看清楚。

那个陌生人慢慢地朝前走过来；随着他朝前走进了灯光形成

的光圈之内，米莱狄的身子反倒不由自主地在往后缩。

接着，她惊讶到了极点，叫了起来：

“怎么！我的兄弟！是您吗？”

“美丽的夫人，是我！”温特勋爵一边回答，一边半恭敬半嘲弄地鞠了一个躬，“正是我本人。”

“那么，这座城堡？”

“是我的。”

“这间屋子？”

“是您的。”温特勋爵说。

“这么说，我是您的犯人？”

“差不多。”

“可这是骇人听闻的滥用权力！”

“不要夸大其词；坐下来，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

接着他朝房门转过身去，看见年轻军官在等候他的最后命令，于是说：

“很好，我感谢您，现在，您可以走了，费尔顿先生。”

## 第五十章 一个小叔子和一个嫂子的谈话

接着温特勋爵关上门，推上一扇护窗板，再把一把椅子移到他嫂嫂米莱狄的扶手椅跟前。在这段时间里，米莱狄陷入沉思之中，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事，认为这是个阴谋。她清楚她的小叔子温特勋爵是个善良的贵族，爽直的猎人，勇敢的赌徒，追起女人来胆大妄为，但是在搞阴谋方面的能力只有中等以下水平。他怎么会发现她的来到？怎么能让人抓她？为什么要扣押她？

阿多斯知道她和红衣主教之间的谈话；但是她不能相信他能这么迅速、这么大胆地采取对抗措施。

她更担心的倒是她以前在伦敦的行动被发现了。白金汉很可能知道是她剪下了两颗钻石坠子，对她进行报复。但是白金汉不可能对一个女人干出过份的事来，特别是这个女人被认为是出于嫉妒心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这个推测在她看来可能性最大。她认为白金汉打算对她的过去进行报复，而不是防患于未然。然而，不管怎么说，她落在她的小叔子手里，而不是落在一个真正的、精明的敌人手里，总是一件让她感到高兴的事。她估计她很容易就能摆脱她的小叔子。

“好，我的兄弟，让我们谈谈吧，”她带着愉快的心情说。她决定要从谈话中弄清一些为了安排她今后行动所必须知道的情况。

“这么说，您还是决定回到英国来了？”温特勋爵说，“可您在巴黎时却经常向我说决不再踏上英国领土了。”

米莱狄转换话题说。

“首先，”她说，“讲给我听听，您是怎么让人对我进行如此严密的监视的，不仅事先得知我的到达，而且连我到达的日期、时间和港口都知道。”



温特勋爵采取和米莱狄相同的战术。

“但是，请您告诉我，我亲爱的嫂子，”他说，“您到英国来干什么。”

“我是来看您的，”米莱狄回答，她仅仅是希望用一句谎话来博取温特勋爵的好感，可不知道她的这种回答反而加重了达尔大尼央的信在他心里引起的猜疑。

“啊！来看我？”温特勋爵泰然自若地问。

“当然是来看您，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除了看我，您到英国来，就没有别的目的吗？”

“没有。”米莱狄说。

“这么说，您不辞辛苦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人？”

“仅仅为了您一个人。”

“哟！多么深的情义。”

“我不是您最近的近亲吗？”米莱狄用最动人的天真的口气问。

“甚至还是我惟一的继承人，对不对？”温特勋爵凝视着米莱狄的眼睛，跟着问了一句。

米莱狄听了禁不住发抖了；温特勋爵在他说最后那句话时，把手放在他的嫂嫂的胳膊上，因此他发现了她的颤抖。

事实上，这个打击对米莱狄确实直接而沉重。出现在米莱狄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她被凯蒂出卖了，她曾经在这个女仆面前，流露出由于自己贪财而对温特勋爵产生的反感，一定是这个女仆把她的这种反感告诉了他；她还记起了在达尔大尼央救了她的小叔子性命后，在狂怒中她曾经对达尔大尼央进行攻击。

“米罗尔，我听不懂，”她说，“您想说什么？在您的话里有什么弦外之音？”

“啊！我的上帝，没有，”温特勋爵说，表面上显得很天真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良，“您盼望看看我，您来到了英国。我猜到了您有这个盼望，为了让您免受夜间到达一个港口的所有那些麻烦，下船上岸的所有那些劳累，我打发了一个军官来接您；我派了一辆马车听候他的使用，他把您接到这座城堡来，我是这座城堡的司令官，我每天来，为了让我们双方都有的见面的愿望得以实现，我让人替您准备了一个房间。我说的这一切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吗？”

“没有，我感到令人惊奇的是您事先得到通知，知道我来。”

“不过这件事也再简单没有了，我亲爱的嫂子：您没有看见您那条小海船的船长在进入锚地时，为了得到进入港口的许可，曾经先派出一条小船，小船上还带着航海日志和船上人员名册？我是港口司令，航海日志被送到我这儿来，我看见了您的名字。我知道了您冒如此艰险的海上旅程的种种危险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于是派了我的快艇来接您。其余的您都已经知道了。”

米莱狄明白温特勋爵是在说谎，她更加害怕了。

“我的兄弟，”她继续说，“晚上我刚到时，看见在海堤上的是白金汉吗？”

“正是他。啊！我明白了，看见他您有点激动，”温特勋爵说，“您来法国，我知道白金汉公爵那些对付法国的军备使您的朋友红衣主教忧心忡忡。”

“我的朋友红衣主教！”米莱狄叫了起来，她看出温特勋爵在这方面也完全了如指掌。

“难道他不是您的朋友？”温特勋爵漫不经心地说，“啊！请原谅，我还以为是呢。不过，我们以后再谈红衣主教吧，现在我们不要偏离谈话已经选定的偏重感情的方向。您说，您是为了看我才来的？”

“是的。”

“好！您会被服侍得周周到到，尽量使您满意，而且我们每天都能见面。”

“难道我要永远住在这儿了？”米莱狄带着几分恐惧地问。

“您也许觉得住得还不够舒服吧？您缺什么提出来，我会尽快地给您办到的。”

“可是我没有我的那些女佣人，也没有我的那些男仆人……”

“夫人，您全都会有的；请告诉我，您的第一个丈夫把您的家安排在怎样的一个标准上，尽管我仅仅是您的小叔子，我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安排。”

“我的第一个丈夫！”米莱狄睁着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望着温特勋爵，叫了起来。

“是的，您的法国丈夫；我谈的不是我哥哥。而且，如果您已经忘记了，由于他还活着，我可以写信给他，他会在这件事上向我提供一些情况。”

米莱狄的额头上沁出一阵冷汗。

“您在开玩笑，”她轻声地说。

“我像在开玩笑吗？”温特勋爵一边问，一边站起来，朝后退了一步。

“您在侮辱我！”她一边继续说，一边用双手撑在椅子的两边扶手上，双臂一使劲站了起来。

“在侮辱您，我！”温特勋爵鄙视地说，“夫人，您真的认为这可能吗？”

“先生，”米莱狄说，“您真的是醉了，或者是精神失常了；您出去，给我派一个女佣人来。”

“我的嫂子！女佣人往往嘴都不紧。我不能给您充当侍女吗？这样一来，所有我们的秘密都留在家里，不会外传了。”

“厚颜无耻！”米莱狄叫了起来，她一蹦老高地朝男爵扑过去，温特勋爵不动声色地等着，不过一只手搭在他的剑柄上。

“嗨！嗨！”他说，“我知道您有谋杀人的习惯，但是我会自卫的，即使是对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您说得对，”米莱狄说，“您给我的印象是您相当卑鄙，会对一个女人动手的。”

“也许是的；不过，我想，我的手不是对您动手的头一只男人的手。”

温特勋爵不慌不忙地用一个控告的手势指着米莱狄的左肩，手指几乎碰到了她。

米莱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一直后退到房间的角落里。

“啊！您想怎么咆哮，就怎么咆哮吧，”温特勋爵叫了起来，“但是不要企图咬人，因为这对您没有什么好处，我预先通知您：这儿没有事先处理遗产继承的诉讼代理人，没有为了您来找我吵架的游侠骑士；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几位法官，他们会处置一个厚颜无耻地钻到我的哥哥的床上来的女人，一个重婚的女人；这几位法官，会把您交给一个刽子手，这个刽子手会把您的两个肩膀搞成一模一样。”

米莱狄的眼睛射出闪电般强烈的凶悍光芒。尽管温特勋爵是个男子汉，而且手上持有武器，但看到这个没有武器的女人眼睛里射出的凶悍光芒，他还是感到恐惧挟带着一股冷气，一直钻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仍然继续说下去，不过怒火越烧越旺。

“是的，我明白，在继承了我哥哥的遗产之后，如果能再继承我自己的遗产，您一定会感到高兴；但是我预先让您知道，您可以杀我，或者找人杀我，但我的预防措施已经采取；我的财产连一个便士也到不了您的手里。您已经拥有近百万的财产，难道还不够富有吗？如果您做坏事仅仅是为了得到无穷无尽和至高无上的快乐，您就不能在您这条毁灭的道路上中途停止吗？啊！听我对您说，如果您不是我哥哥的妻子，我一定让您到国家监狱的黑牢里去蹲上一辈子。在这段时间里，我保持沉默，不过您也得安下心来忍受对您的监禁。在十五天到二十天以后我将跟随军队到拉罗舍尔去；不过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有一艘海船将来接您，

## 三个火枪手

我将看着这艘海船出发，它将送您到我们的南方殖民地去；您放心好了；我会让一个人陪着您，您一有冒险回英国或者回大陆的企图，他就会立刻把您的脑袋打开花。”

米莱狄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双冒着怒火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是的，目前，”温特勋爵继续说，“您就待在这座城堡里：墙壁很厚，门很结实，窗子上的铁栅栏很坚固；况且您的窗子简直可以说是高悬在大海之上。我手下的人忠心于我，生死与共，他们在您这座房子周围站岗放哨，监视所有通往院子的通道；再说，即使到了院子，您还有三道铁栅栏要越过。只要有一点越狱的可疑迹象，不论是迈出一步，做一个手势，说一句话，就立即朝您开枪。如果把您杀了，英国司法当局会感谢我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自己动手了。啊！您脸上恢复了平静和自信，您在说：‘十五天，二十天，哼，在那以前，我足智多谋，能想出主意来的；我有恶魔般的才智，我会找到牺牲品的。半个月以后，’您心里在说，‘我会离开这儿的。’啊！啊！您试试看吧！”

米莱狄看到自己的心思被猜中，把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除了焦虑不安的表情以外，不让脸上流露出任何别的表情。

温特勋爵继续说：

“我不在时在这儿负责指挥的军官，您认识。正如您看见的，他懂得如何遵守命令，因为我知道您这个人，您从朴次茅斯到这儿来的路上决不会不试图引他开口说话。您对他有什么看法？难道他没有表情，沉默寡言吗？您曾经在许多男人身上试过您的诱惑力，不幸的是您一直都能成功；但是试试这个男人看，见鬼！如果您能达到目的，我承认您就是魔鬼。”

他朝门口走去，猛地把门打开。

“去把费尔顿先生找来，”他说，“您再等一会儿，让我把您交给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温特勋爵和米莱狄之间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寂静，在寂静中传来越来越近的、缓慢匀称的脚步声；很快地在阴暗的走廊里出现了那个年轻中尉站在门口，等着勋爵的命令。

“进来，我亲爱的约翰，”温特勋爵说，“进来，把门关上。”  
年轻军官进来了。

“现在，”勋爵说，“看看这个女人：她年轻，她美丽，她拥有人世间的种种诱惑能力。好！她是一个恶魔，才二十五岁，已经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您到我们的法院中去看看档案吧，可以看上整整一年。她的嗓音会引起别人对她的好感，她的美丽是引诱男人的诱饵，她的肉体甚至能付出她所允诺的代价。她将试图引诱您，说不定还会试图杀死您。我把您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费尔顿，我设法让您被任命为中尉，我曾经救过您一次性命，您知道是在怎样的场合中救的。我对您说来，不仅仅是一个保护人，而且是一个朋友；不仅仅是一个恩人，而且是一个父亲；这个女人回到英国来，目的是密谋杀害我的生命，现在我把这条毒蛇抓在手里；好！我把您叫来，对您说：费尔顿朋友，约翰，保护好我，特别是保护好您自己，不要受到这个女人的伤害；凭您的灵魂起誓，好好看住她，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约翰·费尔顿，我相信您的誓言，我相信您的忠诚！”

“米罗尔，”年轻军官说，在他的纯洁的目光中充满了他的全部仇恨，“米罗尔，我向您发誓，一切都将按照您的意思办到。”

米莱狄的眼睛里流露出顺从、温和的目光。连温特勋爵几乎都认不出片刻之前他准备与之斗争的那只母老虎了。

“您听好，约翰，决不许她离开这间屋子，”温特勋爵继续说，“不许她与人通信；她只能和您一个人说话。”

“好了，米罗尔，我发誓。”

“现在，夫人，努力去跟上帝和解吧，因为您受到了世人的审判。”

米莱狄搭拉着脑袋。温特勋爵一边朝费尔顿做了个手势，一边走了出去，费尔顿跟在他后面，出去以后把门关上。

过了一会儿以后，从走廊里传来一个海军士兵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腰间插着斧子，手上握着火枪，在站岗放哨。

米莱狄搭拉着脑袋有好几分钟没有动弹，因为她猜想也许有人正在从锁眼里观察她。接着她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恢复了一种咄咄逼人而又满不在乎的可怕表情。她奔到门口听听，又朝窗外望望，最后倒在一把大扶手椅里，陷入沉思之中。

## 第五十一章 军 官

这时候红衣主教正在焦急地等待从英国来的消息，但是除了令人不快和带有威胁性的消息以外，什么消息也没有。

尽管拉罗舍尔被围困得滴水不透，尽管靠了已经采取的那些预防措施，胜利看上去已经十拿九稳，但是封锁还需要长时间地继续下去，这对国王的军队是个莫大的耻辱，对红衣主教是个莫大的烦恼。红衣主教尽管不需要再去挑拨路易十三跟王后奥地利安娜的不和，因为这件事已经成功，但是他还需要为闹翻了的德·巴松皮埃尔和当古莱姆公爵调解。

至于大王爷，围攻拉罗舍尔是由他开始的，后来他把完成围攻的责任交给了红衣主教。

尽管拉罗舍尔市市长，严禁反叛、投降，城里还是有人反叛，图谋投降；市长把那些肇事者处以绞刑。这次死刑的执行使那些最不守本分的人安稳下来，他们终于打定主意还是听任自己饿死。在他们看来这种死法总比绞死来得慢，而且不像绞死那样必死无疑。

围攻者这方面呢，他们经常抓住拉罗舍尔人派出去给白金汉送信的信使，或者白金汉派到拉罗舍尔人那里去的间谍。对这两类案子的审判都进行得很快。红衣主教只简简单单地说这两个字：“绞死！”国王应邀来看执行绞刑。他没精打彩地来到，坐在最好的位置上仔细观看执行绞刑的每一个细节。这总能让他得到一点儿消遣，帮助他耐下心来进行围城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非常无聊，随时都在提出要回巴黎去；因此如果没有这些信使和间谍，红衣主教尽管想象力丰富，要把国王留住还是会感到非常为难的。

然而时间在慢慢地过去，拉罗舍尔人没有投降。最后从捉到



的一名间谍身上查出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告诉白金汉，这座城市已陷入了绝境；不过信的结尾没有说：“如果您的援助半个月之内不能到达，我们将投降。”而是简简单单地说：“如果您的援助半个月之内不能到达，我们将全都饿死。”

因此拉罗舍尔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白金汉身上。白金汉是他们的救世主。显然他们如果有一天确实知道不该再指望白金汉了，那他们的勇气就会化为乌有。

红衣主教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以极大的耐心等候着来自英国的、宣布白金汉不可能来的消息。

用武力强行攻占城市的问题，常常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但总是遭到否决。首先，拉罗舍尔似乎是攻不破的；其次，红衣主教心里十分清楚，在这场法国人跟法国人厮杀的冲突中造成的流血恐怖，从政治观点来看，是朝后倒退六十年，而红衣主教在他那个时代里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进步人士的那种人。在1628年，如果洗劫拉罗舍尔，杀害三四千宁死不降的胡格诺派教徒，这确实太像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了。除此以外，国王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对这个极端方法毫无反感，但是这个极端方法每次提出后总是遭到否决，因为将军们认为除了用饥饿这个办法以外，拉罗舍尔是攻不破的。

红衣主教摆脱不掉他那个可怕的女密使米莱狄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惧，因为他也知道这位时而是条蛇，时而是头狮子的女人所具有的非凡能力。她背叛他了吗？她死了吗？不管怎样，他对她有足够的了解，他知道她不论是站在他一边还是站在反对他的一边，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而行动，除非遇到巨大的障碍，她决不会待着不动；但是这些障碍来自何方呢？这是他所不能知道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信赖米莱狄，他猜出在这个女人的过去发生过只有他才能够遮盖住的可怕的事。他觉出这个女人为了某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原因对他忠诚，因为她只能从他那儿得到保护，来抵挡威胁她的危险。

因此他决定独自进行战争，也企盼着一切靠外来的帮助取得的胜利。他继续派人筑造那条用来迫使拉罗舍尔人挨饿的、出名的海堤；在这同时他朝拉罗舍尔望去，在这座城市里有着那么深重的灾难，有着那么多的英雄业绩；他记起了路易十一的话，“分而治之。”

亨利四世围攻巴黎时，曾经派人往城墙里面扔面包和食物；红衣主教派人扔的是一些传单，他在传单上告诉拉罗舍尔人，他们的首领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不公正、多么自私、多么野蛮。这些首领有大量的小麦，却不拿出来分配；他们也有他们的准则：女人、孩子和老人死活并不重要，只要替他们守卫城墙的男人仍旧身强力壮。传单没有在拉罗舍尔城引起普遍的响应，但是却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传单提醒男人，被听任饿死的这些孩子、女人、老人是他们的儿子、妻子和父亲；如果人人都分担共同的苦难，才会显得更为公正，到那时相同的处境会使人作出全体一致的决定。

这些传单起到了红衣主教所期待的作用：许许多多居民决定和国王的军队单独谈判。

但是就在红衣主教看见自己的方法已经产生效果，为自己使用这个方法感到庆幸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朴次茅斯的拉罗舍尔的居民，天知道他怎么能够穿过国王军队的一道道防线，进了城，他说亲眼看见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已经做好在一个星期之内出航的准备。另外白金汉通知市长，反法的大联盟即将宣布组成，法国将同时遭到英国军队、帝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这封信在所有的广场上公开宣读，信的抄件还张贴在各条街的街角上，那些已开始进行谈判的人也终止了谈判，决定等待英国的援助。

## 三个火枪手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后，红衣主教黎塞留又回复到最初的忧虑之中去了，而且他不由自主地把他的眼睛又重新转向在英国的米莱狄。

法国军队可没有它的惟一的、真正的首脑红衣主教的那些忧虑，这时候过着快乐的生活，军营里不缺少食物，也不缺少钱；所有的部队都在互相比胆量，比玩得开心。捉间谍处以绞刑，到海堤上或者海上去，冒险远征，先想出一些冒失事，然后头脑冷静地去干；正是有了这些消遣，军队才觉得日子短，相反受着饥饿和焦虑煎熬的拉罗舍尔人觉得日子长，坚决对他们进行封锁的红衣主教，也觉得日子非常非常长。

红衣主教经常骑着马外出。他从法国各地招来了一些工程师，在他的指挥下修建工事，他觉得进度太慢。当他用沉思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工事时，如果遇到特雷维尔的队伍里的火枪手，就会走到跟前，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着对方，等到认出对方不是我们那四个伙伴中的一个以后，就让那个火枪手离去，而红衣主教自己又开始想别的问题了。

有一天，因为既没有与城里人进行谈判的希望，也没有英国来的消息，红衣主教心烦得要命，于是他和卡于扎克、拉乌迪尼埃尔漫无任何目的地出去走走。他骑马沿着沙滩走去，把他无边无际的梦想混入在无边无际的大西洋之中。他让他的马迈着小步来到一座山冈上。从山冈上他看见在一道树篱后面有七个人，他们躺在沙滩上，享受一下罕见的阳光。四周围丢弃着许多空酒瓶。这七个人中有四个是我们的火枪手，他们正准备听他们中间的一个念他刚收到的封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连纸牌和骰子都被扔在一面鼓上。

另外三个人在忙着打开一个巨大的坛子的盖子，坛子里装的是科利乌尔葡萄酒。他们是四个火枪手的仆人。

红衣主教心情极不愉快；当他处在这种心情时，他的阴郁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极点。况且他始终认为促使别人快乐的正是造成他忧愁的那些原因。他朝拉乌迪尼埃尔和卡于扎克做了一个停住的手势，他从马上下来，朝这些有说有笑、形迹可疑的人走过去，他希望靠放轻脚步和遮住他前进的树篱的帮助，可以听见几句他们的谈话，他觉得他们的谈话一定很有趣。到了离树篱仅仅还有十步远的地方，他听出了吱吱喳喳的加斯科尼口音。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人是火枪手，所以他毫不怀疑其中三个人，就是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

红衣主教偷听谈话的欲望因为这个发现而有所增加。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古怪的表情，他迈着山猫般的步子朝树篱走去；但是他还只能够听见一些含含糊糊的、没有任何肯定意思的音节，就在这时候突然响起一声响亮的、短促的叫喊，吓得他打了个哆嗦，而且引起了火枪手们的注意。

“军官！”格里莫叫道。

“混帐东西，您好像说起话来了，”阿多斯用一边的胳膊肘支起身子说，同时用炯炯的目光慑服了格里莫。

因此格里莫沉默了，仅仅朝树篱的方向伸出食指，用这个手势告知了红衣主教和他的随从的来到。

四个火枪手一下子跳了起来，站好，恭恭敬敬地行礼。

红衣主教好像火气很大。

“看来火枪手先生们也派人保卫自己了！”他说，“难道是英国人从陆路来了，还是火枪手把自己看成是高级军官？”

“大人，”阿多斯回答，在普遍的恐惧之中只有他一个人还保持着沉着和冷静，“大人，火枪手在不值班的时候或者值完班以后喝酒和掷骰子，他们对他们的仆人来说是很高级的军官。”

“仆人，”红衣主教不满地咕哝着，“得到命令在有人经过时通知他们的主人，这样的仆人不再是仆人，而是哨兵。”

“不过您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我们

## 三个火枪手

就完全可能看不见您经过，错过机会向您表示我们的敬意，并且为了您出面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恩情，我们应该向您表示我们的感谢。达尔大尼央，”阿多斯继续说，“您刚才还说您希望有机会向大人表达您的感激之情；瞧，机会来啦，别错过了。”

阿多斯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在危险时刻显得与众不同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冷静态度，还有他表现出的极端的谦恭有礼，使他在某些紧要关头成了一个威严的国王。

达尔大尼央走过来，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但是在红衣主教的阴沉的目光下他很快就说不下去了。

“先生们，反正一样，”红衣主教继续说，“反正一样，先生们，我不喜欢有些人因为有幸在一个享有特权的部队里服役，就大摆其老爷架子，纪律对他们和对所有的人应该是同样的。”

阿多斯让红衣主教把话说完，鞠了一个躬表示同意，然后开口说：

“大人，纪律，丝毫没有把我们忘记。我们不值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意去支配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正巧您有特殊的命令要下达给我们，我们会立即服从。大人也能看出，”阿多斯继续说，他皱紧了眉头，因为这种盘问已经使他感到不耐烦，“为了应付任何紧急情况，我们出来都随身带着武器。”

他把放着纸牌和骰子的鼓旁边的四支火枪指给红衣主教看。

“请您相信，”达尔大尼央补充说，“如果我们知道您在这么少的人的陪同下朝我们走来，我们一定会前来迎接您的。”

红衣主教咬住唇髭，也略微咬住了嘴唇。

“你们总是像这样待在一起，带着武器，还有你们的仆人保卫着，你们知道你们看上去像什么吗？”红衣主教说，“你们看上去像四个密谋分子。”

“啊！至于这个，大人，这倒是真的，”阿多斯说，“我们搞密谋，正如您曾经在一天上午看到的，不过是为了对付拉罗舍尔

人。”

“嘿！政治家先生们！”红衣主教也皱紧眉头说，“你们看见我来了，连忙把信藏起来，如果我能像你们看那封信一样看到你们的脑子里，也许可以在你们脑子里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阿多斯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朝红衣主教走了一步。

“大人，您好像真的怀疑我们，我们好像是在受一次真正的审问；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请您俯允略微解释一下，让我们至少心中也有个数。”

“如果是审问又怎么样？”红衣主教说，“在你们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都被问过，阿多斯先生，而且都一一回答了。”

“因此，大人，我也对您说过，您只管问，我们做好了回答的准备。”

“阿拉密斯先生，您将要念的，后来又藏起来的是封什么信？”

“大人，一封女人来的信。”

“噢！我明白了，”红衣主教说，“这种信需要保密；不过让一个听忏悔的神父看看还是可以的。”

“大人，”阿多斯平静地回答，因为他的这番回答是在拿自己的脑袋冒险，所以他的平静更显得可怕了，“信是一个女人写来的，但是信上签的名字不是马里翁·德·洛尔姆，也不是代吉荣夫人。”

红衣主教的脸一下子非常苍白，从他眼里射出一道狰狞的光芒，他转过身去，好像是为了向卡于扎克和拉乌迪尼埃尔下一道命令。阿多斯看见了他的这个动作，朝火枪走了一步，三个朋友的眼睛紧紧盯着火枪。红衣主教连自己才三个人；火枪手包括仆人在内一共有七个人。红衣主教认为双方的力量悬殊，如果是阿多斯和他的伙伴们确实是在搞密谋的话，那就会更悬殊了；于是他满面的怒容顿时化成了微笑。

## 三个火枪手

“好啦，好啦！”他说，“你们是勇敢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自豪，在黑暗里忠诚；把别人保护得那么好的人，保护保护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先生们，我没有忘记你们护送我到红鸽棚去的那个夜晚；如果我担心接着走下去的路途中会有危险的话，我一定请你们送送我；但是没有危险好担心，请你们留下吧，把你们酒瓶里的酒喝完，牌打够，信念完。再见了，先生们。”

他骑上卡于扎克给他牵过来的马，用手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四个火枪手站着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一直看到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他们互相望着。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沮丧的神色，因为红衣主教虽然友好地告别，但是他们明白他是怀着满腔怒火走的。

只有阿多斯一个人脸上带着那种威严的、轻蔑的微笑。

红衣主教已经走远了，波尔朵斯恨不得把满肚子的火气发泄到什么人头上，他叫了起来：

“这个格里莫发现得太晚了！”

格里莫正要回答，为自己辩解，阿多斯举起手指，格里莫一声不响了。

“阿拉密斯，您会把信交出去吗？”达尔大尼央说。

“我，”阿拉密斯用他那最狡猾的嗓音说，“我已经决定：如果他非要我把这封信交出不可，那我就一只手把信交给他，另一只手用我的剑刺穿他的身体。”

“我早已经料到了，”阿多斯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站到了您和他的中间。说真的，红衣主教这样跟别的男人说话，未免太冒失了；他简直就像一直光跟女人和孩子在打交道。”

“我亲爱的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佩服您，不过说到底是我们理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我们理亏！”阿多斯说，“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属于谁？我们的目光投在上面的这片大西洋属于谁？我们躺在上面的这片沙滩属于谁？有关您的情妇的那封信属于谁？难道属于红衣主教？在红衣主教的想象中，认为全世界都属于他；您站在他面前，结结巴巴，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简直就像巴士底狱矗立在您面前，这个庞大的怪物把您一下子变成了石头。请问，爱上了也是搞密谋？您爱上了一个被红衣主教关起来的女人，您想把她从红衣主教的手里救出来；这是您和红衣主教之间的一场赌博，这封信就是您手中的牌，为什么您要让红衣主教看您的牌呢？这绝对不可以。好极了，让他猜吧！我们呢，我们能猜到 he 手中的牌！”

“不错，”达尔大尼央说，“阿多斯，您说的这些，完全合情合理。”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谈刚才发生的事了，让阿拉密斯继续念她表妹写来的那封信吧。”

阿拉密斯从口袋里掏出信，三个朋友聚到他跟前，三个仆人重新又回到那个酒坛子周围。

“您刚刚念了一两行，”达尔大尼央说，“还是从头开始重新念吧。”

“好的，”阿拉密斯说。

我亲爱的表哥，我想我已经决定动身到斯特内去，我的姐姐已经把我们的少女佣人送进了那里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这个可怜的孩子安于天命，她知道她生活在别的地方她的灵魂的得救就要遭到危险。然而如果我们家的事能安排好，我相信她会冒着受到天罚的危险，回到她怀念的那些人身边来，特别是因为她知道有人一直在想念她。眼下她并不是太不幸；她惟一希望得到的是



她未婚夫的一封信。我知道这种东西很难从铁栅栏门通过；但是我已经一次次向您证明过，我亲爱的表哥，我毕竟不是一个太笨手笨脚的人，让我来负责送这封信。我的姐姐感谢您对她的殷切的永恒的怀念。她一度感到非常担心；不过她现在终于稍微有点放心了，因为她把她手下的伙计派到那边去，防止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再见，我亲爱的表哥，尽可能常常地，也就是说，每当您能够有把握做到时，给我们送来您的消息。我拥抱您。

玛丽·米雄

“啊！阿拉密斯！我多么感谢您呀，”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亲爱的博纳希厄太太，我终于得到了她的消息；她活着，她安全地待在一座修道院里，她在斯特内！斯特内在哪儿，阿多斯？”

“在洛林，离阿尔萨斯边境几法里；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转一圈。”

“那一天不会远了，应该说有盼头了，”波尔朵斯说，“因为今天早上绞死一个间谍，这个间谍说拉罗舍尔人已经落到吃他们的皮鞋面子的地步了。假定他们把鞋面吃光了，他们就吃鞋底，我看不出到那时他们还剩下什么，除非是互相吞食。”

“这些可怜的笨蛋！”阿多斯一边说，一边斟了一杯非常好的波尔多葡萄酒。

“这些可怜的笨蛋，倒好像天主教不是最有好处、最愉快的宗教似的！不管怎样，”他舌头抵住上颚发出一下咂嘴声后接着说，“他们是些好小伙子。不过，见鬼，您在干什么，阿拉密斯？”阿多斯继续说，“您把这封信塞进口袋？”

“对，”达尔大尼央说，“阿多斯有道理，应该把它烧掉；即使烧掉，谁知道红衣主教还会不会有审问纸灰的秘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一定有，”阿多斯说。

“那您打算把这封信怎么处置呢？”波尔朵斯问。

“格里莫，到这儿来，”阿多斯说。

格里莫站起来，照吩咐的做。

“为了惩罚您没有得到允许就说话，您要把这张纸吃下去；然后，为了奖赏您帮了我们这个忙，把这杯酒喝下去；先是这封信，使劲嚼。”

格里莫露出了微笑，眼睛盯住阿多斯刚斟得满满的那杯酒，牙齿嚼烂信纸，吞了下去。

“好极了，格里莫师傅！”阿多斯说，“现在喝这个。”

格里莫默默地大口喝着杯子里的波尔多葡萄酒，但是他抬起头朝天空看，在干这件愉快事儿的整个时间里，却用一种不出声的语言倾诉着。

“现在，”阿多斯说，“除非红衣主教想到打开格里莫的肚子这个巧妙的主意，我们差不多可以放心了。”

在这段时间里，红衣主教继续他那心情忧郁的散步，上唇蓄着小胡子的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这四个人，必须让他们归到我手下来。”

## 第五十二章 囚禁的第一天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米莱狄吧。

我们再找到她时，她仍然处在我们离开她时的那种绝望的境地，她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充满悲观的想法的深渊，一个阴郁的地狱；她几乎把全部希望都留在这个地狱的门外，因为她头一次丧失了信心，头一次感到了害怕。

她有过两次运气不佳，有过两次被人识破并且被出卖；这两次就是她遇到了达尔大尼央，肯定是上帝派他来打败她的凶神恶煞而使他遭到惨败。

达尔大尼央利用了她的爱情，羞辱了她的高傲，挫败了她的野心，现在他又毁掉了她的前途，损害了她的自由，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安全。更有甚者，他撩起她的假面具的一角，这个假面具是她用来掩盖自己的，没有假面具，她就没有这样的光辉。

她正像她恨所有她以前爱过的人那样恨着白金汉，红衣主教黎塞留曾经企图利用王后酝酿一场暴风雨来威胁白金汉，是达尔大尼央帮助白金汉摆脱了威胁。她对德·瓦尔德忽然产生了强烈的爱，达尔大尼央乘机冒充了德·瓦尔德。达尔大尼央知道了她的那个可怕的秘密，而她曾经发誓说过谁知道了这个秘密谁就得死。最后，就在她刚得到一份签名授予全权的空白证书，她可以借助这份全权证书向她的敌人进行报复时，这份全权证书却被阿多斯从她手里夺走；正因为达尔大尼央，她成为囚犯，正因为他，她将被送往殖民地，送往印度洋里某一个污秽不堪的泰伯恩。

她遇到的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达尔大尼央引起的；堆积在她头上的这么多耻辱，如果不是来自他，又会来自谁呢？只有他才有可能把一件件由他发现的所有秘密转告温特勋爵。他认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小叔子，他可以给她的小叔子写信。

她浑身散发出多少仇恨啊！她在那儿一动不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紧紧盯住空房间的深处，低沉的咆哮声不时从她的胸脯里随同她的呼吸迸发出来，与波涛声配合得那么和谐。波涛升起来，轰鸣着，吼叫着，像一个永无休止的、无能为力的绝望，冲向这座阴森森的、傲慢的城堡建立在其上的悬崖峭壁，撞得粉碎。在狂怒中她的心头亮起了阵阵闪电，在这闪电的光芒照耀下，她构思出一个个对付博纳希厄太太，对付白金汉，特别是对付达尔大尼央的宏伟的报复计划！

是的，为了报复，必须获得自由；当一个人被囚禁时，为了获得自由，必须凿穿墙壁，拆除铁栅栏，打通楼板；所有这些事换了一个有耐心的、身体强健的男人，他可以坚持干到底，但是对一个女人，而且是处在急躁的恼怒状态中，肯定会遭到挫折。况且为了办成这一切，必须有时间，几个月，几年，而她呢……只有十天到十二天。

然而，如果她是个男人，她一定会试着去干这一切，说不定她还会获得成功。为什么老天犯下这样大错误，把这个想法放进这个脆弱的、娇嫩的肉体里。

因此，囚禁的最初时刻是可怕的：她不能控制住自己由狂怒引起的那几下痉挛性动作，这是女性弱点的自然流露。但是渐渐地她控制住她的狂怒的发作，震动她的肉体的神经性颤抖也消失了，现在她像一条在休息着的疲乏的蛇那样，身子缩成一团。

“够啦，够啦！像我这样发火简直是疯了，”她一边说，一边照镜子，镜子里映出了她的火热的目光，她仿佛在用这火热的目光询问自己，“不应该暴躁，暴躁是软弱的表现。首先我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取得过成功。如果我使用我的体力对付女人，也许我能有机会发现她们比我还要弱；但是我是在同男人作斗争，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女人，让我作为女人去斗争，我的力量就在

我的弱点里。”

为了让自己知道她是否能够控制住她的富于表情、多变的容貌，米莱狄呈现出各种从愤怒的表情一直到最温柔多情、最富有诱惑力的微笑的表情。接着她摆弄自己的美丽多姿的头发，以增加自己的媚力。

最后她对自己感到满意了，低声说：

“好，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仍旧很美丽。”

这时候大约是晚上八点钟。米莱狄看见一张床；她想，休息几个小时不仅能使头脑和思路清醒，而且能使她的气色变得更鲜艳。然而在躺下来以前，她又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她刚才听人谈起过晚餐。她来到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晚餐可能很快就给她送来。米莱狄不希望浪费时间，她决定从当天晚上起就试探试探，摸摸底，研究一下负责看管她的那些人的性格。

从门底下漏进来一道灯光，这灯光表明她的监狱看守们回来了。米莱狄站了起来，连忙奔过去重新坐在扶手椅上，头往后仰，美丽的头发解开后披散着，胸脯裸露在揉皱的花边底下，一只手放在心口上，另一只手搭拉着。

有人拉开门闩，门扇在铰链上吱嘎作响，房间里响起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

“放在这张桌子上，”米莱狄听出说这句话的是费尔顿。

命令得到执行。

“你们送一些蜡烛来，再让哨兵换岗，”费尔顿继续说。

年轻中尉的命令，向米莱狄证明了服侍她的和看守她的一些士兵。

而且在沉默之中费尔顿的命令迅速得到执行，这充分说明他有极其严明的纪律。

费尔顿还没来得及朝米莱狄看过一眼，最后他朝她转过身来。

“啊！啊！”他说，“她睡着了，很好；她醒了以后再吃晚

饭。”

他走了几步准备出去。

“不过，中尉，”一个士兵说，他没有他的长官那么坚定，曾经走到过米莱狄的眼前，“这个女人没有睡着。”

“怎么，她没有睡着！”费尔顿说，“那她在干什么？”

“她昏过去了；她的脸色很苍白，我听来听去，听不见她呼吸声。”

“您说得对，”费尔顿没有朝米莱狄走近一步，只是从他站的地方望了望她以后，说，“去通知温特勋爵，他的女囚犯昏过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士兵走出去执行军官的命令。房门旁边，正好有一把扶手椅，费尔顿坐下等着，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一个动作。米莱狄掌握着女人们精心研究的这种高超本领：隔着长睫毛观看而眼皮看起来并没有睁开。她看见费尔顿背朝着她。她继续看他，看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无动于衷的年轻军官一次也没有转过身来。

她接着想起温特勋爵就要来了，他的出现会给她的监狱看守增添新的力量，那她的第一个考验就完了，因此她打定了主意，抬起头，睁开眼睛，轻轻地叹了口气。

听到这声叹气，费尔顿终于转过身来。

“啊！夫人！您醒了，”他说，“这样一来我在这儿没事了！如果您需要什么，您可以打铃。”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多么难受啊！”米莱狄低声说，用的那种悦耳的嗓音，很像古代女巫的嗓音，能够把所有她想毁掉的人迷住。

她在扶手椅上坐起来，坐着的姿势比她躺着时的姿势还要优美，还要放肆。

费尔顿站了起来。

## 三个火枪手

“夫人，每天像这样供应您三顿饭，”他说，“早上九点钟，中午一点钟，还有晚上八点钟。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您可以另外规定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不过，我难道要永远一个人待在这间又大又闷的房间里吗？”米莱狄问。

“已经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她明天来城堡，随时听候您的使唤。”

“先生，我感谢您。”女囚犯谦恭地回答。

费尔顿略微鞠了鞠躬，朝门口走去。正在他跨出门槛的时候，温特勋爵出现在走廊里，后面跟着那个给他送去米莱狄昏过去的消息的士兵。他手里拿着一瓶嗅盐。

“嗯！怎么回事？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温特勋爵望着已经醒过来的女囚犯和准备离去的费尔顿，用嘲笑的口气问，“她难道已经复活了？见鬼，费尔顿，难道你没有看出她把你看成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新手，在跟你演一出喜剧的第一幕？当然我们会很高兴把这出喜剧从头看到尾的。”

“米罗尔，我也想到了这一层，”费尔顿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女囚犯毕竟是一个女人，我希望像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对待一个女人那样对她有几分尊重，即使这个男人不是为了她，也是为了他自己。”

米莱狄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费尔顿的这番话像块冰似的通过了她的所有血脉。

“这么说，”温特勋爵笑着说，“这巧妙地披散的美丽的头发，这雪白的皮肤，还有这懒洋洋的眼神，都还没有能够把你勾引上，真是铁石心肠！”

“米罗尔，是的，”毫不动心的年轻军官回答说，“为了腐蚀我，需要的远不止是女人的那些手段和卖弄风情。”

“既然如此，我的勇敢的中尉，让米莱狄去寻找别的东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咱们去吃晚饭吧，啊！放心吧，她有丰富的想象力，喜剧的第二幕紧跟着第一幕很快就要上演了。”

说着这些话，温特勋爵挽住费尔顿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带走了。

“哼！我肯定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米莱狄低声地咕哝，“放心吧，你这个可怜的人，你原该出家当修士，却把一件修士服给自己裁剪成了军服，改变主意当了兵。”

“顺便说说，”温特勋爵在门口停下说，“米莱狄，千万别让这次失败影响您的胃口。尝尝这只小鸡和这些鱼，我以荣誉担保，我没有让人在里面下过毒。我对我的厨师还相当满意；因为他不会继承我的遗产，所以我对他完全信任。再见，亲爱的嫂子！等您下次昏过去再见。”

米莱狄所能忍受的也就是这一切了：她的一双手紧紧地抓住她坐着的扶手椅，她的牙齿咬得咯咯响，她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等到只剩她一个人，绝望又突然攫住了她；她朝桌子上看看，看见一把刀闪着亮光，她扑过去，抓住它；但是刀身是柔韧的银质的，尖端又是圆形的，她大失所望。

从没有关好的门后面响起了哈哈大笑声，门又打开了。

“哈！哈！”温特勋爵叫了起来，“哈！哈！哈！你看见了吧，我的好费尔顿，你看见我对你说过的事了吧；这把刀子是对付你的；她会把你杀了的；你看见了吧，凡是妨碍她的人，她都要把他除掉，这是她的怪脾气之一。如果我听你的话，刀子就会是尖的，纯钢的；就不会再有费尔顿，她会杀死你，杀死你以后，还会杀死所有的人。瞧瞧，约翰，她握那把刀子握得多么在行。”

米莱狄的手里确实还紧紧握着那件进攻性武器，但是温特勋爵的这些话对她是最大的侮辱，使她松开手，丧失了体力，甚至丧失了意志力。

刀子掉落在地上。



## 三个火枪手

“米罗尔，您是对的，”费尔顿说。他用那种深恶痛绝的语气震得米莱狄胆战心惊，“您是对的，是我错了。”

他们两个人又出去了。

她听见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深处。

“我完了，”她低声说，“我现在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摆布，我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对我了如指掌，能抵挡我的各种武器。”

“然而结局决不可能像他们所决定的那样。”

事实上，她又出自本能地恢复了希望，恐惧和那些脆弱的思想感情在她的深不可测的心灵里不会逗留很长时间，米莱狄坐到桌前，吃了好几样菜，喝了一点儿西班牙葡萄酒，感到她的决心又完全恢复了。

在她上床睡觉以前，她已经对温特勋爵和费尔顿进行过全面的评价、分析、反复考虑，并从各方面研究了他们的谈吐、步伐、手势、特征，甚至还研究了他们的沉默。从这深刻的、熟练的和细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费尔顿是迫害她的两个人中较易于攻破的一个。

有一句话米莱狄记得特别清楚：

“如果我听了您的话，”温特勋爵曾经对费尔顿说。

显然费尔顿曾经说过对她有利的話，因为温特勋爵不愿意听从他的话。

“不论是微弱还是强烈，”米莱狄重复说，“这个人的心灵总还有那么一点怜悯的火花；我将把这点火花扇成一场大火，把他吞没。”

“至于温特勋爵，他了解我，他怕我，知道万一我从他手里逃脱，我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此在他身上作任何打算都是徒劳的。但是费尔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是一个天真的、纯洁的年轻人，好像还很有德行。这个人，我有可能把他毁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米莱狄躺到床上，嘴唇上带着微笑睡着了；沉睡中的她，谁看了都会说这是一个在梦里看到的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里戴上花冠的年轻姑娘。

## 第五十三章 囚禁的第二天

在梦里米莱狄梦见自己终于逮住了达尔大尼央，梦见自己亲临刑场，看见刽子手把他的头砍下来，她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

她就像一个开始有了一线希望而安然入睡的囚犯那样，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有人走进她房间时，她还在床上。费尔顿待在走廊里，他带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走进房间，来到米莱狄的床边，表示愿意为她效劳。

米莱狄的脸色通常总是很苍白，因此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往往会被她的脸色唬住。

“我在发烧。”她说，“昨天整整一夜，我连一分钟也没有睡着过，我难受得要命；您会仁慈地对待我吗？况且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允许我继续躺在床上。”

“要不要给您请一个医生？”那个女人说。

费尔顿听着她们的对话，没有说一句话。

米莱狄考虑后认为，她周围的人越多，她需要花力气去引起他们怜悯的人也就越多，而且温特勋爵的监视也会成倍地增加。况且医生可能说病是假装出来的；米莱狄在输了第一局以后，不愿意再输第二局了。

“去请一个医生，”她说，“有什么用？这些先生昨天就说过我的病是装的，今天毫无疑问他们还会这么说；因为从昨天晚上起，他们有的是时间去通知医生。”

“好，”费尔顿失去了耐心，说，“夫人，您倒是自己说说看，您希望接受怎样的治疗。”

“哟！我，我怎么知道，我的上帝！我仅仅感到我身上难受，别的没有什么；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吧，对我反正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

“去把温特勋爵找来，”费尔顿说，他对这种没完没了的抱怨感到十分厌烦。

“啊，不！不！”米莱狄叫了起来，“不，先生，别去叫他，我求求您，我感到我好多了，我什么也不需要，别去叫他。”

在她的呼喊中她倾注了惊人的激昂情绪和动人的说服力，以至于费尔顿被打动了，他跨过门槛，在屋里走了几步。

“他过来了，”米莱狄想。

“夫人，不过，”费尔顿说，“如果您真的感到难受，我们就派人去请医生；如果您欺骗我们，哼！那对您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至少在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责备自己的了。”

米莱狄没回答；不过美丽的脑袋倒在枕头上，她泪如雨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像平时一样，费尔顿无动于衷地望着她，望了一会儿以后，看到她的发作有可能持续下去，于是走了出去；那个女人跟在他后面也出去了。温特勋爵没有出现。

“我相信我已经开始弄清楚了，”米莱狄怀着无法遏止的快乐低声咕哝。为了不让那些可能在偷偷观察她的人看见她心满意足的激动情绪，她把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

两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病应该好了，”她说，“起来吧，从今天起应该取得一些胜利；我只有十天时间，到今天晚上两天就过去了。”

早上进入米莱狄房间的人，曾经给她送来了早餐；她心里想，很快就会有人来搬桌子，到那时她又可以见到费尔顿了。

米莱狄没猜错。费尔顿重新露面，他没有注意米莱狄是不是碰过饭菜，做了个手势，叫人把通常都是摆上饭菜后送进来的桌子搬出房间去。

费尔顿留在最后，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 三个火枪手

米莱狄躺在壁炉旁边的一边扶手椅上，显得美丽、苍白、顺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在等待殉教的童贞圣女。

费尔顿走到她跟前，说：

“夫人，您是天主教徒，温特勋爵认为您丧失了参加您的宗教的仪式和祭礼的机会，会感到痛苦。因此他同意您每天念您的日课常规经，这本书里面有经文。”

米莱狄注意到费尔顿把这本书放在她身边小桌子上的态度，他说“您的日课”这四个字的口气，以及一边说一边露出的轻蔑的笑容；她抬起头，更加注意地望着这个年轻军官。

于是从他那端正的发型，从他那朴素得过分的服装，从他那光洁、坚硬的额头，她认出了他是她经常可以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遇到很多的那种阴郁的清教徒。

因此她灵机一动，有了主意；那些天才人物处在危急时刻，处在对自己的前途或者性命必需作出决定的紧急关头，往往会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您的日课”这四个字，还有她投向费尔顿的那简简单单的一瞥，事实上已经使她明白了她所要作出的回答有多么重要。

她靠了特有的敏捷的智力，这个回答很快就完全想好了，出现在她的嘴边。

“我！”米莱狄说，口气里的轻蔑程度，和年轻军官的嗓音里的轻蔑程度完全一致，“我，先生，我的日课！温特勋爵，这个腐化堕落的天主教徒，他明明知道我信的和 he 信的不是同一种宗教，这是他对我布下的一个圈套！”

“夫人，那您信的是哪一种宗教？”费尔顿惊讶地问。

“等到我为了我的信仰受够了痛苦的那一天，”米莱狄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大声嚷道，“我会说的。”

费尔顿的目光告诉米莱狄，她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然而年轻军官仍然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落在我那些敌人的手里，”她继续用她知道的清教徒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激奋的语调继续说，“好吧！让我的上帝救我，或者让我为我的上帝去死！这就是我请您替我带给温特勋爵的回答。至于这本书，”她一边补充说，一边指着日课经，不过她的指尖没有碰到它，“您可以带走，留给您自己使用，因为您无疑是他进行迫害的同谋，也是他传播异端的同谋。”

费尔顿什么也没有回答，怀着厌恶感情拿起书，沉思着走了出去。

温特勋爵在晚上五点钟左右来了；米莱狄在整个白天里有充分时间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她接待他时，已经是一个完全恢复了自己的所有优势的女人。

“看来，”温特勋爵一边说，一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很随便地把两只脚伸向壁炉，“看来咱们干了一件小小的背教的事！”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咱们改变了宗教信仰；莫非您又嫁了一个清教徒的丈夫？”

“米罗尔，请您解释清楚，”米莱狄神色庄严地说，“因为我郑重地向您宣布我听见了您说的话，但是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您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温特勋爵冷笑着说。

“这更符合您的道德准则，”米莱狄冷静地说。

“啊！这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啊，您用不着承认您对宗教的不关心，米罗尔，您的放荡和您的罪行会对此作出证明的。”

“哼！您谈到了放荡，梅萨利纳夫人，麦克佩斯夫人！您这个人太恬不知耻了！”

“您这样说话，是因为您知道有人在听我们说话，”米莱狄冷静地说，“是因为您想引起您的那些监狱看守和您的那些刽子手对我的反感。”

## 三个火枪手

“我的那些监狱看守！我的那些刽子手！唷，夫人，您用的是诗歌般悲壮的调子，昨天晚上的喜剧今天晚上变成了悲剧。不过，一个星期以后您就离开这儿到了殖民地，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卑鄙可耻的任务！违背教义的任务！”米莱狄用挑衅的那种激昂口气说。

“我以荣誉担保，”温特勋爵站起来，说，“我相信您发疯了。行了，行了，冷静下来吧，清教徒夫人，否则我就让人把您关进牢房。妈的！是我的西班牙葡萄酒的酒力冲上了您的头，对不对？不过，尽管放心，这种酒喝醉了不会有危险，不会有严重后果。”

温特勋爵嘴里骂着走了。

费尔顿确实是在门背后，这场争吵中谈的话他都听到了。

米莱狄猜中了。

“是的，走吧！走吧！”她对她的小叔子温特勋爵说，“正相反，后果很快就会出现，不过，蠢货，您要等到来不及避开的时候才会看见。”

寂静恢复，两个小时过去了；有人送晚餐进来，发现米莱狄正在专心地高声做祈祷，祈祷经文是从她第二个丈夫的一个老仆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老仆人是个性格严肃刻苦的清教徒。她看上去已经出了神，甚至对周围发生的事好像都没有注意。费尔顿做了个手势，叫人不要打扰她；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他悄悄地带着士兵出去了。

米莱狄知道自己可能受到监视，因此她继续祈祷一直到结束，她觉得站在门外站岗的那个士兵不再像原来走来走去，好像是在听。

她暂时感到心满意足。她站起身来，坐在桌前，稍微吃了一点，只喝水，没喝别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小时以后费尔顿一个人来抬桌子。

这么说，他是害怕经常看见她。

她朝墙壁转过身去微笑着。

又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古城堡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大西洋永无休止的哗哗的波涛声。于是，她用她那圆润的、悦耳的、响亮的嗓音，开始唱当时受到清教徒特别喜爱的那首赞美诗的头一段：

为了检验我们是否虔诚；  
主啊，你离开了我们；  
后来看到我们坚定不移，  
你又亲手把荣耀赐给了我们。

米莱狄一边唱，一边听：在她门外站岗的那个士兵，就像变成石头似的，停住不动了。因此米莱狄能够判断出她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于是她怀着热忱和感情继续唱下去，她觉得她的歌声在拱顶底下传得很远很远，像魔法似的使她的看守们的心变软了。然而那个站岗的士兵毫无疑问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似乎摆脱了魔法，因为他隔着门说：

“夫人，别唱了，您的歌声忧伤得像哀悼经，除了在这儿站岗以外，还得听这种东西，真叫人难以忍受。”

“住嘴，”这时费尔顿严肃地说，“您管起什么闲事来了，混帐东西！您得到过命令禁止这个女人唱歌吗？没有。要您做的是看住她，如果她企图逃跑，就朝她开枪。好好看住她；如果她逃跑，您就杀死她，但是对下达的命令不可做丝毫的改变。”

米莱狄的脸上出现了快乐的表情，一下子显得容光焕发，但是这种表情是短暂的；接着她把魔鬼赋予她的嗓音的魅力、响度



和诱惑力又完全施展出来，继续唱下去：

我有我的青春和祈祷，  
来对付我的眼泪和苦恼，  
还有流放、徒刑和坐牢；  
上帝将会计算我苦难受多少。

米莱狄的嗓音响亮得出奇，而且充满了崇高的激情，从而使这首赞美诗的粗糙的、没有经过修饰的诗句有了一种魔力和一种表现力，这种魔力和表现力连最狂热的清教徒也难得在他们弟兄们的歌唱中找到，因此她的歌声迷住了清教徒费尔顿。费尔顿相信他听见了天使在唱歌。

米莱狄继续唱下去：

但是，公正而强大的主啊，  
我们得救的日子就已经在望；  
如果他使我们的希望落空，  
我们总还剩有苦难和死亡。

这段赞美诗，米莱狄竭尽全力把她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终于给年轻军官费尔顿的心里带来了混乱；他猛地打开门，米莱狄看见他出现时脸色苍白，但是一双眼睛激昂如焚，而且几乎丧失了理智。

“为什么您要像这样，”他说，“而且用这种声音唱？”

“先生，请原谅，”米莱狄语气温和地说，“我忘了我的歌在这所房子里唱不合时宜。我也许冒犯了您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不是故意的。因此请原谅我犯下的一个无意的错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候米莱狄是那么美丽，她投入那种宗教性的忘我出神的状态，给她的脸添上了一种人间所没有的表情，以至于费尔顿眼花了，相信自己亲眼看见了那位天使。

“是的，是的，”他回答，“是的，您打扰了，您惊动了住在这座城堡里的人。”

可怜的丧失理智的费尔顿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些话前后不连贯，在这同时，米莱狄的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看到了他内心的最深处。

“我不唱了，”米莱狄垂下了眼睛，非常顺从、温和地说，态度尽可能做到顺从。

“不，不，夫人，”费尔顿说，“只是在夜里唱声音应该轻些。”

说完这些话，费尔顿感到自己不可能把他对米莱狄的严肃态度再保持下去，急忙匆匆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中尉，您做得很对，”那个看门士兵说，“她的歌让人心里乱得慌，不过最后会习惯的；她的嗓音真美！”

## 第五十四章 囚禁的第三天

费尔顿来了；米莱狄必须让他单独留下来，但是她还没有想出具体的办法。

米莱狄还必须应该让他开口说话，这样她就能跟他说话，因为米莱狄清楚地知道，她的最大的诱惑力是在她的嗓音里；所有的音阶从凡人的说话一直到天国的语言，她都能巧妙地加以运用。

然而尽管拥有这种诱惑力，米莱狄还是可能失败，因为费尔顿得到过哪怕是最小的意外情况也要防范的警告。从这时候起，她注意自己的所有行动，所有谈吐，最简单的眼神，自己的手势，甚至可能被人理解为叹气的她的呼吸。总之，她用心研究一切。

对付温特勋爵，这就比较容易了；而且头天晚上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在他面前应保持沉默和尊严，时不时用一种装出来的轻蔑表示，用一句鄙视的话来激怒他，逼他说出一些威胁的话，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与她的逆来顺受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是她的计划。费尔顿会看在眼里，也许他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会看在眼里。

早上，像平常一样费尔顿来了；但是米莱狄让他安排早餐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他说话。因此到了他要退出去时，她有了一线希望，因为她相信他就要开口说话了；但是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任何声音从他嘴里发出来，他竭力控制住自己，把将要说不出的话重新又缩了回去。

中午前后，温特勋爵进来了。

这是冬天里的一个相当晴朗的日子，英国的太阳苍白无力，一道阳光从牢房的窗栅栏照进来，带来了亮光，却没有带来温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米莱狄望着窗外，假装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

“啊！啊！”温特勋爵说，“在演了喜剧，又演了悲剧以后，现在我们又演起什么伤感剧来了。”

米莱狄没有回答。

“对，对，”温特勋爵继续说，“我明白了；您是希望获得自由；您是希望乘上一艘大海轮在这绿得像翡翠一样的大海上破浪前进；您是希望不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为我设下您那么善于安排的那种巧妙的小小埋伏。耐心点！耐心点！四天以后，海岸将给您自由，大海将对您开放；因为四天以后您将要离开英国。”

米莱狄双手合掌，朝天抬起她那双美丽的眼睛。

“主啊！主啊！”她温柔地说，“请原谅这个人，像我本人原谅他一样原谅他吧。”

“好，祈祷吧，该死的女人，”温特勋爵叫了起来，“你的祈祷，因为你落到了一个决不会饶恕你的人手里，就显得更加宽宏大量了。”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在他出去的时候，有一道锐利的目光从微微打开的门缝里钻了进来，她看到费尔顿急忙退到一边，不愿被他看见。

她于是跪下来，开始祈祷。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说，“您知道我为了什么神圣的事业在忍受痛苦；因此把忍受痛苦的力量赐给我吧。”

门又轻轻打开了；美丽的米莱狄装作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用饱含泪水的嗓音继续祈祷：

“复仇的上帝！仁慈的上帝！您就让这个人去完成他那些可怕的计划吧！”

说到这儿，她才假装听到了费尔顿的脚步声，立刻站了起来，脸也红了，好像她对跪着时被人撞见感到不好意思似的。

## 三个火枪手

“夫人，我不喜欢打扰在做祈祷的人，”费尔顿严肃地说，“因此我请求您，不要因为我而中断您的祈祷。”

“先生，您怎么知道我在祈祷？”米莱狄用被呜咽哽住的嗓音说，“您错了，先生，我没有在祈祷。”

“夫人，”费尔顿说，虽然语气比较温和，但是嗓音还是和刚才一样严肃，“难道您认为我有权利阻止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世人匍匐在上帝面前吗？但愿不是这样，况且，悔恨对罪人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罪人不管犯下多么大的罪，他跪在上帝脚边，对我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罪人，我！”米莱狄笑着说，笑得非常迷人，“罪人！我的上帝，您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人！请您说我是被定罪的人，先生，这才对；不过，您也知道，上帝喜爱殉教者，允许世人有时也给那些清白无辜的人定罪。”

“如果您是定罪的人，如果您是殉教者，”费尔顿回答，“那就更有理由祈祷了，我自己呢，也会用我的祈祷来帮助您。”

“啊！您，您是一个正直的人，”米莱狄急忙跪倒在他的脚边，叫了起来，“瞧，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因为我担心在我需要坚持斗争时缺乏力量；因此请听我的恳求。您受到了欺骗，先生，不过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仅仅请求您帮我一个忙，如果您答应，我在这个世界上和另外一个世界上都将为您祝福。”

“夫人，去对我的长官讲吧，”费尔顿说，“我呀，幸好我不担负饶恕和惩罚的责任，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比我地位高的人。”

“对您讲，不，只对您一个人讲。听我说吧，这总比助长我遭到的毁灭好，总比助长我蒙受的耻辱好。”

“夫人，如果您理应受到这种耻辱，如果您给自己招来了这种耻辱，您就应该听从上帝的意旨，忍受它。”

“您在说什么！啊！您不了解我！当我谈到耻辱时，您以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的是什么惩罚，是监禁或者死亡！上帝保佑！我才不在乎死亡或者监禁呢！”

“夫人，我不想再了解您了！”费尔顿说。

“是不是装作不再了解我，先生，”米莱狄面带怀疑的笑容回答。

“不，夫人。”

“怎么！您竟然不知道温特勋爵对付我的计划！”

“我不知道。”费尔顿说。

“不可能，您是他的亲信！”

“夫人，我从来不说谎话。”

“啊！他可不怎么隐瞒自己的事，这些计划很容易就可以猜到。”

“夫人，我对什么事都不想花力气去猜；我等着别人告诉我；温特勋爵除了当着您的面说给我听的以外，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

“这么说，”米莱狄叫了起来，口气真诚得令人难以置信，“您不是他的同谋？您不知道他决定要让我蒙受比人世间任何惩罚都要可怕的耻辱？”

“夫人，您错了，”费尔顿一边说，一边脸红了，“温特勋爵决不可能这样。”

“好，”米莱狄心里想，“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把它叫做一桩罪行了！”

接着她大声说：

“无耻之徒的朋友是什么都能干出来的。”

“您把谁叫作无耻之徒？”费尔顿问。

“难道适合于用这样一个称呼的人在英国有两个吗？”

“您是指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费尔顿说，两只眼睛冒出了怒火。

## 三个火枪手

“那些非基督教徒称呼他白金汉公爵的那个人，”米莱狄说，“我不相信您不知道我讲的那个人是谁！”

“上帝的手已经伸向他，”费尔顿说，“他不会逃脱理应受到的惩罚。”

费尔顿仅仅是表达出所有英国人对公爵怀有的憎恶，甚至连天主教徒也把他叫做敲诈勒索者，贪污分子，腐化堕落的人。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米莱狄叫了起来，“当我求您惩罚这个应当受到惩罚的人时，您知道我追求的不是我个人的报复，而是我在恳求拯救整个民族。”

“莫非您认识他？”费尔顿问。

“他终于问我了，”米莱狄心里在说，她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这么大的成绩，高兴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啊！我是不是认识他？啊，认识！这是我永远摆脱不掉的不幸。”

米莱狄痛苦地绞着自己的双手。

费尔顿无疑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他朝门口走了几步；米莱狄密切地注视着他，追过去，拦住他。

“先生，”她大声嚷道，“行行好，发发慈悲，听听我的恳求：那把刀子，勋爵从我手里夺走了，因为他知道我要用它干什么；啊！请听我把话说完！那把刀子，请您开开恩，可怜可怜我，把它还给我，只需一分钟！我抱吻您的双膝；您看我恨的不是您。我怎么能恨您，您是我遇到过的世上仅有的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怎么能恨您呢，也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可以把门关上，一分钟，这把刀子，一分钟，仅仅一分钟，我从门上的小窗洞还给您；只需一分钟，费尔顿先生，您就可以挽救我的荣誉！”

“您想自杀！”费尔顿惊骇得叫了起来，忘掉从米莱狄的手里抽回自己的手，“您想自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我说出了，”米莱狄压低声音喃喃地说，同时让自己瘫倒在地板上，“我说出了我的秘密！他知道了一切！我的上帝！我完了！”

费尔顿仍旧站着，一动不动，犹豫不决。

“他还有怀疑，”米莱狄想，“我还不够真实。”

从走廊里传来走动的响声；米莱狄听出是温特勋爵的脚步声。费尔顿也听出了，他朝门口走了一步。

米莱狄扑过去。

“啊！一句也别说，”她压低嗓音说，“我刚才对您说的那些话，一句也别对他说，否则我就完了，是您，您……”

接下来，因为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害怕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闭上了嘴不再说下去，还惊恐万分地把她美丽的手按在费尔顿的嘴上。费尔顿轻轻推开米莱狄，米莱狄倒在一把长椅上。

在门前经过的温特勋爵没有停下，脚步声渐渐远去。

费尔顿脸色非常苍白，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等到脚步声完全消失以后，他才喘了口气，接着就急匆匆地走出房间。

“啊！”米莱狄说，她又在仔细地听费尔顿的脚步声，费尔顿的脚步声远去的方向和温特勋爵的脚步声正相反，“他终于属于我了！”

接着她的额头又变得阴沉起来了。

“如果他告诉勋爵，”她说，“我就完了，因为勋爵清楚地知道我不会自杀，会当着他的面把一把刀子放到我的手里，他知道我的悲痛绝望的表示仅仅是在演戏。”

她来到镜子前，照了照自己，她从来不曾这么美丽过。

“啊！是的！”她微笑着说，“不过他不会对勋爵说。”

晚上，晚餐送来时温特勋爵也来了。

“先生，”米莱狄对他说，“难道您非得天天来不可，您的到来给了我额外的折磨。”



## 三个火枪手

“亲爱的嫂子，怎么回事！”温特勋爵说，“您这张今天对我如此残酷的漂亮的小嘴唇，不是曾经情意深切地表明过，您这趟到英国来惟一的目的就是让您能够得到和我见面的快乐；这种快乐，您还说，您甘心为它冒一切危险：晕船，暴风雨，被俘！好吧！我就在这儿，该满意了吧；况且这一次我的探望还有一个原因。”

米莱狄打了一个哆嗦，她以为费尔顿说出来了。这个曾经体验过那么多强有力的截然不同的情绪波动的女人，有生以来，也许还从来不曾感到自己的心如此猛烈地跳动过。

她坐着；温特勋爵抓住一把扶手椅，拉过来，在她旁边坐下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慢慢摊开。

“瞧，”他对她说，“我想让您看看我亲自起草的这种护照，从今以后充当您的身份证件。”

接着他把目光从米莱狄身上转到纸上，念道：

“‘押送名叫夏洛特·贝克森的女犯去……’地名空着，”温特勋爵念到这儿停来说，“您如果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可以向我指出，只要在离伦敦一千法里以外，您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好，我接着念下去：‘押送名叫夏洛特·贝克森的女犯去……的命令，该犯曾被法兰西王国司法部门打过烙印，但是在惩罚后被释放，她将长期居留此地，活动范围永远不得超出三法里以外，如有潜逃企图，立即处以死刑。她每日领取五先令作为住宿费和伙食费。’”

“这道命令与我无关，”米莱狄冷静地说，“因为上面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姓名，不是我的姓名。”

“姓名！难道您有姓名？”

“我有您哥哥的姓。”

“您错了，我哥哥仅仅是您的第二个丈夫，您的第一个丈夫还活着。把他的姓告诉我，我用它来换下夏洛特·贝克森这个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字。不？……您不愿意？……您保持沉默？很好！您将用夏洛特·贝克森这个名字登记在犯人花名册上。”

由于恐惧，米莱狄一直默不作声；她相信命令已经准备执行，她以为温特勋爵把她送走的时间提前了；她甚至以为当天晚上她就得动身。因此在她头脑中想好的一切，刹那间全都完蛋了。谁知就在这时候她突然发现命令上还没有任何人的签字。

这个发现使她很高兴。

“是的，是的，”温特勋爵说，他看出她心里起的变化，“是的，您在寻找签字，您心里在说：还没有彻底完蛋，因为这份证书还没有签字；让我看只不过是吓唬吓唬我，没有别的。您想错了：明天这份命令就要送给白金汉公爵；后天在他亲手签过字，盖过他的印章以后送回来，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可以向您保证，它将开始得到执行。再见，米莱狄，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呢，我将回答您，先生，这种滥用权力，这种使用假名字的流放，是卑鄙无耻的行为。”

“米莱狄，您更喜欢用您的真名字被绞死吗？您也知道，英国的法律对重婚罪是毫不留情的；让我们坦率地说个明白吧：尽管我哥哥的姓被牵连到这件事里，为了能肯定一劳永逸地摆脱您，我将不怕丢脸，进行公开诉讼。”

米莱狄没有回答，但是脸色一下子苍白无色。

“啊！我看出您更喜欢长途旅行。好极了，米莱狄，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旅行增长年轻人的才智。说真的！您没有错，生活毕竟是美好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不担心您会致我于死命。现在剩下的还有五个先令这件事需要谈谈妥当；我显得有点小气，是不是？这是因为我不愿意让您去收买您的看守。况且您还有您的美貌可以用来引诱他们。使用它吧，如果您在费尔顿面前遭受的挫折还没有使您对这种企图感到沮丧。”

“只要费尔顿没有说出来，”米莱狄对自己说，“那就什么也

没有完蛋。”

“现在，米莱狄，再见了。明天我来向您宣布我的信使已经出发。”

温特勋爵站起来，嘲弄地向米莱狄行个礼，走了出去。

米莱狄缓了口气；她还有整整四天；四天的时间足够她用来引诱费尔顿的了。

然而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就是温特勋爵也许会派费尔顿去请白金汉在命令上签字。这样一来，费尔顿就从她的手心里逃走了，因为米莱狄要获得成功，必须继续对费尔顿施展她的诱惑，不能中断。

然而，有一件事使她放下心来：费尔顿没有说出来。

她没有因为受到温特勋爵的威胁而显得心烦意乱，于是就坐到桌前，吃了起来。

接着她跪下来，高声地祈祷。像头天一样，士兵不再走动，停下来听她祈祷。

很快地她就听见了脚步声，比哨兵的脚步声轻，从走廊深处过来，停在她的门前。

“这是他，”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了，唱的是头天曾经使费尔顿激动不已的同一首宗教歌曲。

但是，尽管她的温柔、饱满、响亮的嗓音是那么悦耳，那么令人心醉，门却一直关着。米莱狄偷偷朝门上的小窗洞看了几眼，隔着紧密的铁栅栏她仿佛看到了年轻人的一双火热的眼睛；但是不论她看到的真的是他的眼睛，还是一个幻觉，反正这一次他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自己没有进去。

不过米莱狄在她唱完了她的宗教歌曲以后，过了一会儿，听见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随后是脚步声，慢慢地，而且好像极不情愿似的远去了。

## 第五十五章 囚禁的第四天

第二天，费尔顿走进米莱狄的房间时，发现她站在一把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根用几条麻纱手绢撕成长条编起来的绳子。听到费尔顿开门的响声，米莱狄从扶手椅上轻轻地跳下来，企图把这根拿在手里的临时接成的绳子藏在身后，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费尔顿的脸色比平时还要苍白，眼睛因为昨天晚上失眠而有点发红。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峻。

他慢慢地朝米莱狄走过去，米莱狄已经坐下，手里握住那根上吊用的绳子的一头，故意把绳子露了出来。

“夫人？这是什么？”他冷静地问。

“这个吗？没什么，”米莱狄微笑着说，同时脸上带有那种微笑的痛苦表情，“烦闷是囚犯们的致命的敌人，我感到烦闷，编这根绳子作为消遣。”

费尔顿把目光投向室内的墙壁，他刚才发现米莱狄就是在这堵墙壁前面，站在现在她坐着的那把扶手椅上；他看到在她的头顶上面有一只砌在墙壁上的镀金钩子，是用来挂衣服或者武器的。

他打了个哆嗦，米莱狄看到了他打的这个哆嗦。

“您站在这把扶手椅上想干什么？”他问。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米莱狄回答。

“不过，”费尔顿接着又说，“我希望知道。”

“请不要问我，”米莱狄说，“您也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是禁止说谎的。”

“好吧！”费尔顿说，“让我来说给您听听您在干什么，您是要实现您心里怀有的那个不祥的打算。好好想想吧，夫人，如果

说我们的上帝禁止说谎，他也更加严厉地禁止自杀。”

“当上帝看到有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处在自杀和受辱之间时，请相信我，先生，”米莱狄用深信不疑的口气说，“上帝会饶恕他自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就是殉教。”

“您讲得太多，或者说，太少了。说吧，夫人，以上帝的名义，请您说说清楚吧。”

“要我把我的不幸讲给您听，好让您把它们当成笑料；要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您，好让您去检举告发，不，先生；况且我的生死与您有什么关系呢？您仅仅对我的躯体负责，对不对？只要您交出一具尸体，只要让人认得出是我的尸体，上司对您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甚至也许还会加倍奖赏您呢。”

“我，夫人，我！”费尔顿叫了起来，“居然认为我会拿您的生命去换取奖赏；啊！您在说些什么。”

“让我去做吧，费尔顿，让我去做吧，”米莱狄情绪激昂地说，“每个军人都应该有雄心壮志，对不对？您是中尉，好！您将佩带上尉军衔参加为我送葬的行列。”

“可是，我到底对您做过什么事，”费尔顿有点动摇地说，“使您在世人和上帝的面前要我参加您的送葬？再过几天您就要离开这儿，夫人，您的生命将不再由我保护，”他叹了口气补充说，“到那时您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这么说，”米莱狄愤怒地叫了起来，“您，一个虔诚信教的人，被人称为正直的人，您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不要因为我的死亡受到控告，受到追究。”

“我应该保护您的生命，夫人，我将尽力保护。”

“但是，您了解您所执行的任务吗？如果我确实有罪，您的任务已经够残酷的了，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您怎么能执行您的任务呢？上帝会容忍它吗？”

“我是军人，夫人，我执行我的任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以为到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上帝会把盲目的刽子手和极不公正的审判者分开吗？您不希望我自杀，您却充当了希望毁灭我灵魂的人的代理人！”

“但是，我再向您重复一遍，”决心已动摇的费尔顿说，“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您。我替温特勋爵做出保证。”

“失去理智的人！”米莱狄嚷道，“可怜的失去理智的人，您居然敢替别人做出保证，居然站到最强的、最幸运的温特勋爵一边，来欺骗一个最弱的、最不幸的我！”

“不可能，夫人，不可能，”费尔顿低声说，“在您囚禁期间，您不会因为我而恢复自由，在您活着期间，您不会因为我而失去生命。”但是费尔顿心底里感觉到米莱狄提出的理由是合情合理的。

“是的，”米莱狄叫了起来，“不过我会失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我会失掉荣誉，费尔顿；我将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要您对我遭受到的羞耻和污辱负责。”

费尔顿尽管装着沉着冷静，这一次他却不能抵挡她对他的影响：看到这个美丽、洁白的女人，看到她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咄咄逼人；同时又受到她的痛苦和美貌的极大影响，所有这些影响对他来说太过份了，他有点儿不能自制。

米莱狄看出费尔顿的慌乱心情，凭直觉她感到了他的激情之火在他的宗教狂的血管里的血烧得沸腾起来，她站了起来，美得像一个古代的女祭司，而且像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童贞女一样受到神灵启示；她一条胳膊伸着，领口敞开，头发披散，一只手害羞地把衣服拉上来遮住她的胸部，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焰已经给年轻的清教徒费尔顿造成理智上的混乱；她朝他走过去，用她那温柔的、在必要时她能赋予它一种可怕的音调的嗓音，按照一支高亢激昂的曲调大声唱了起来：

把牺牲献给巴力（众神之王），  
把殉教者扔给狮子吧。  
上帝将会使您后悔！……  
我向他吁求深渊。

在这种奇怪的斥责下费尔顿发呆似的停住了。

“您是什么人，您是什么人？”他双手合掌叫了起来，“您是上帝派来的，您是地狱的使者，您是天使还是魔鬼？”

“费尔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是尘世间的女子，我是和您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的姐妹，仅此而已。”

“是的！是的！”费尔顿说，“我原来还怀疑，但是现在我相信了。”

“你相信，然而你却是温特勋爵的帮凶！你相信，然而你却把我留在我的敌人、英国的敌人、上帝的敌人的手里！你相信，然而你却把我交给那个用异端邪说和淫逸放荡来玷污这个世界的人，交给那个卑鄙无耻的反基督者白金汉。”

“我，把您交给白金汉！我！您在说些什么呀？”

“他们有眼睛，”米莱狄大声叫喊，“他们却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他们却听不见。”

“是的，是的，”费尔顿说，他的双手在大汗淋漓的额头上抹来抹去，“是的，我认出了在我梦中对我说话的那个声音；是的，我认出了每天夜里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天使的容貌，这个天使朝着我不能入眠的灵魂叫喊：‘打击吧，挽救英国，挽救你自己吧，免得你将来死去，没有能够平息上帝的怒火！’讲吧！讲吧！”费尔顿大声叫喊，“我现在信任您了。”

一道可怕的、但是迅如闪电的快乐的的光芒，从米莱狄眼睛里迸发出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管这道凶光是那么短暂，费尔顿还是看见了，他打了个哆嗦。

费尔顿猛然记起了温特勋爵的警告，记起了米莱狄的引诱，她刚到时的初步企图；他朝后退了一步，低下头，但是一直不断地看着她，就像中了这个奇怪的女人的魔法，他的眼睛也不能摆脱她的眼睛。

米莱狄非常精明，一下子就猜到了费尔顿犹豫的原因，她这个人尽管表面上情绪激动，内心里却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赶在费尔顿回答她以前，赶在她必需把这次谈话再继续下去以前，她让自己的双手无力地垂落下去，就像女人的软弱重新又压倒了年轻军官的狂热，她说：

“不，我可不是拯救祖国的犹滴，因此请让我用死亡来逃避侮辱，请让我躲避到殉教里去。我既不像一个囚犯所渴求的那样向您要求自由，也不像一个异教徒所渴求的那样向您要求报复。请让我死吧，这就是我向您提出的全部要求。我求您，我跪下来哀求您：请让我死吧，我的最后一声叹息将是对您的祝福。”

听到她的这种温柔的、哀求的嗓音，看到她的这种胆怯的、沮丧的目光，费尔顿又朝她走近一步。米莱狄渐渐地又开始佩戴了她可以随意取舍的那些具有魔力的装饰品，也就是说，美丽，温柔，眼泪，尤其是混合着宗教狂热的神秘色彩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而混合着宗教狂热的神秘色彩的诱惑力是诱惑力中最具有毁灭力的一种。

“唉！”费尔顿说，“如果您向我证明您是一个受害者，我只能做到一件事，就是对您表示同情！因为温特勋爵对您有着强烈的不满。您是基督教徒，您是我宗教方面的姐妹，我感到有一股力量使我接近您，而我以前只爱过我的恩人，我在生活中只遇到过一些叛徒，一些亵渎宗教的人。但是您，夫人，您实际上是那么美丽，您看上去又是那么纯洁，温特勋爵这样虐待您，一定是



您干过什么不公正的事？”

“他们有眼睛，”米莱狄用痛苦口气再次说，“但是他们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但是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既然如此，”费尔顿叫了起来，“那就讲吧，讲吧！”

“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米莱狄满脸通红叫了起来，“因为一个人的罪恶常常是另外一个人的耻辱；您，一个男人，我，一个女人，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她一边继续说，一边用手害羞地蒙住眼睛，“啊！我决不能，决不能！”

“讲给我听，讲给一个兄弟听！”费尔顿嚷道。

米莱狄望了他很长时间，在观察他，她有决心要把他迷住。

现在轮到费尔顿双手合掌，流露出恳求的目光。

“好吧，”米莱狄说，“我信任我的兄弟，我下决心讲！”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温特勋爵的脚步声；这一次米莱狄那严厉可怕的小叔子停下来，和卫兵谈了两句话，然后门开了，他走了进来。

听着温特勋爵和卫兵的说话声，费尔顿连忙朝后退，温特勋爵进来时，他离着女囚犯只有几步距离。

勋爵慢慢地走进来，目光从米莱狄身上转到年轻军官身上。

“您在这儿，费尔顿，待的时间很长啦，”他说，“这个女人把她犯下的罪行讲给您听了吗？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谈话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

费尔顿打了个哆嗦，米莱狄明白如果不立刻去帮助已经陷入窘境的费尔顿，她自己也要完了。

“啊！您担心我会从您手里逃跑！”她说，“好吧，问问您的可敬看守，我刚才向他恳求给予我什么恩典。”

“您请求得到一个恩典，”起了疑心的勋爵说。

“是的，米罗尔，”局促不安的费尔顿承认。

“说说看是什么恩典？”温特勋爵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把刀子，她收到以后，一分钟以后再从门上的小窗洞还给我，”费尔顿回答说。

“这么说，这儿有什么人藏着，米莱狄想要杀死他？”温特勋爵用他那嘲笑的、轻蔑的嗓音又问。

“有我，”米莱狄回答。

“我曾经让您在美洲和泰伯恩之间选择，”温特勋爵说，“选泰伯恩吧，米莱狄请相信我，绳子比刀子还要可靠。”

费尔顿脸色发白，朝前走了一步，他想到他进来时，米莱狄手上拿着一根绳子。

“您说得对，”米莱狄说，“这点我已经想到过，”接着又用低沉的嗓音补充说，“我以后还会想到的。”

费尔顿打了个寒战，感到身上一直冷到骨头里；也许温特勋爵看到了这个动作。

“约翰，当心，”他说，“约翰，我的朋友，我信赖您，多留点神！我事先就告诉过你！况且，鼓起勇气来，再过三天，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女人，到了我送她去的地方，她再也不会危害任何人了。”

“您听见他说的了吧！”米莱狄大声嚷了起来，为的是让勋爵以为她是对上帝讲的，而费尔顿能够明白这是对他讲的。

费尔顿开始低下头，思索。

温特勋爵一边挽住军官的胳膊，一边回过头去看米莱狄。

“嗨，嗨，”米莱狄在门关上以后说，“我还没有取得我料想到的进展。温特以往总是那么蠢笨，现在变得谨慎得让人认不出了。这正是复仇愿望的表现，这种愿望能使人得到很大提高啊！至于费尔顿，他在犹豫。啊！他不是像该死的达尔大尼央那样的人。一个清教徒仅仅崇拜贞女，而一个火枪手爱女人，他抱在怀里爱她们。”

然而米莱狄迫不及待地等着，因为她料到她当天一定会再见

到费尔顿。一小时以后，她终于听见有人在门外低声谈话，紧接着门开了，费尔顿进来了。

费尔顿匆匆走进屋里，让身后的门开着，朝米莱狄做了个手势要她别吱声。他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激动的神色。

“您要我做什么？”她说。

“听好，”费尔顿低声回答说，“我刚把卫兵支走，为的是待在这儿而不让人知道我来过，为的是和您谈谈而不让人能听见我对您说的话。温特勋爵刚对我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米莱狄露出她那种逆来顺受的被害者的微笑，并且点了点头。

“或者您是个魔鬼，”费尔顿继续说下去，“或者温特勋爵，我的恩人，我的父亲，是个恶魔。我认识您才不过四天，我爱他已经爱了有两年；因此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难以作出选择。您不必为我说的话感到惊慌，我需要的是能让我信服。今天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我来看您，到时候您来说服我吧。”

“不，费尔顿，不，我的兄弟，”她说，“这个牺牲太大，我知道您要付出多高的代价。不，我已经完蛋，您不要跟着我一起完蛋。我的死将比我的生更有说服力，尸体的沉默将比我的话语更能说服您。”

“夫人，别说了，”费尔顿叫了起来，“别对我说这种话；我来是为了要您答应，发誓，决不企图自杀。”

“我不愿意发誓，”米莱狄说，“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尊重誓言，如果我作出保证，我就必须遵守。”

“好吧！”费尔顿说，“那就仅仅保证到您再见我的时候为止。您再见到我以后，如果您仍然坚持，好！您就完全有处置您自己的自由，我呢，我会把您向我要过的武器给您。”

“好！”米莱狄说，“为了您，我将等着。”

“发个誓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以我们上帝的名义发誓。您满意吗？”

“很好，”费尔顿说，“今天夜里见！”

他匆匆地走出房间，重新关上门，在外面等着，手上握着士兵的短矛，替士兵站岗。

士兵回来了，费尔顿把武器还给他。

米莱狄已经靠近门上的小窗洞，这时候她从小窗洞望出去，看见费尔顿十分虔诚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欣喜若狂地沿着走廊走远了。

米莱狄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嘴角上挂着轻蔑的狞笑。她嘴里骂着街，她一再提到上帝这个可怕的名字；她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但是她从来不信上帝。

“我的上帝！”她说，“丧失理智的宗教狂！我的上帝！就是我，我自己和那个要帮助我进行报复的年轻军官。”

## 第五十六章 囚禁的第五天

米莱狄已经获得了一半成功，而且她得到的成功使她的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对米莱狄来说战胜那些动辄就让自己被勾引上的，而且很快就因为在宫廷里受的风流放荡的教育而掉进陷阱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米莱狄相当美丽，她不会遇到来自肉体方面的阻力，而且她相当机智，能够克服所有精神上的障碍。

但是这一次她要与之斗争的是一个天性孤癖、拘谨，由于严肃刻苦而变得冷漠的清教徒。宗教信仰和苦行使得费尔顿变成了一个对一般的诱惑无动于衷的人。在他的狂热的头脑里反复考虑的是一些庞大的计划，是一些纷乱的打算，再没有地方容得下任何一种爱，不论是空想的还是肉体的，都容不下，而爱这种感情需要靠闲暇来维持，需要在腐化堕落里成长。米莱狄因此用她的虚假的德行，在一个事先得到了对她极为不利的通知的费尔顿的看法里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用她的美貌在纯洁天真的费尔顿的心里和感情里打开一个缺口。总之，米莱狄所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象就是有着独特的天性和信仰的费尔顿，在费尔顿身上，她使出浑身招数，充分发挥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具有的那些才能。

然而，当天晚上，她还是感到了绝望。虽然她不乞求天主，但是她相信邪神的力量，相信它左右着生活中的所有细节。

米莱狄已经做好了接待费尔顿的准备，她已经制定出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她知道自己还剩下两天的时间，这道命令一旦白金汉签署了（因为这道命令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白金汉不可能知道用这个名字的女人是谁，所以他签署起来就更加容易了），温特勋爵就会立刻把她送上船；她也知道，被判处流放的女人在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行诱惑时使用的武器，远没有那些所谓贞洁女人有力量，因为那些所谓的贞洁女人有上流社会的太阳照耀着她们的美貌，有时髦人士的声音夸奖她们的才智，有贵族身份的具有魔力的光芒给她们镀上一层金。被判处可耻的加辱刑，对一个女人说来，虽然这并不能成为她的美丽的障碍，但却永远是阻止她重新变得强有力的绊脚石。像所有真正有才能的人一样，米莱狄知道什么环境适合于她的性格，适合于她的能力。贫穷让她感到厌恶，屈辱会使她的伟大降低三分之二。

当然，她会从流放中回来，对这一点她连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这次流放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对像米莱狄这样生性活跃、雄心勃勃的性格来说，凡是不能用于向上爬的日子都是凶日；失去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也就等于失去了永无尽期的时间；等她回来时，幸运的、胜利的达尔大尼央，还有他的那些朋友，已经从王后那里得到了因为他们的效劳而理应得到的奖赏。米莱狄不能忍受的正是这些折磨人的想法。况且，在她心中发作的暴风雨般的怒火使她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如果她的肉体的力量也能够达到她的精神的力量的高度，哪怕只有一刹那，她肯定能一下子把监狱的墙壁打穿。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对红衣主教的记忆在激励着她。心神不定、疑心重重、不轻易信任人的红衣主教，对她的杳无音信会怎么想、怎么说呢？红衣主教，不仅现在是她惟一的依靠，惟一的支持，唯一的保护，而且还是她未来取得成功和进行报复的主要工具。她了解他的为人，她知道自己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回去，即使说自己遭到了监禁，即使添枝加叶地叙述自己遭受到多么大的磨难，都不会有任何用处，红衣主教会用怀疑论者的、同时因为他的权力和才华而显得强有力的、嘲弄的平静口气回答：“您就不该让人抓住！”

于是米莱狄集中全部精力，心里默默念着费尔顿的名字，现

## 三个火枪手

在他是把她从地狱里拯救出来的惟一希望；就像一条蛇为了了解自己有多大力量，把身子盘起来，伸展开，又盘起来一样，她已经事先用她的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把费尔顿一圈又一圈地缠绕起来了。

然而时间在消逝；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青铜钟锤的每一下敲打声都在米莱狄的心头引起回响。九点钟，温特勋爵进行例行的巡视，他看了窗子和铁栅栏，探测了地板和墙壁，检查了壁炉和各扇门，在这次又长又仔细的巡视中，他和米莱狄两个人都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两个人毫无疑问都明白情况变得太严重，没有时间全浪费在讲没有用处的空话和不起任何作用的脾气上。

“行了，行了，”温特勋爵在离开她说，“您今天夜里仍旧逃不出去！”

十点钟，费尔顿布置了一个卫兵；米莱狄听出了他的脚步声。米莱狄现在像一个情妇猜测心上人的脚步声一样猜测他的脚步声，然而她心里既厌恶又轻视这个意志薄弱的宗教狂。

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费尔顿没有进来。

两个小时以后，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那个卫兵被换下岗。

新换上岗的卫兵开始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十分钟以后费尔顿来了。

米莱狄仔细听着。

“听好，”费尔顿对卫兵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这扇门，因为您也知道，昨天夜里有一个士兵离开了岗位，虽然只离开了一会儿，还是受到了米罗尔的惩罚；尽管在他短暂离开的时间里，还有我代替他站岗。”

“是的，我知道，”士兵说。

“因此我叮嘱你要保持最严格的警戒状态。我吗，”他补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我要进去，对这个女人的房间做第二次检查。这个女人，我担心她会自杀，而且我接到了监视她的命令。”

“好，”米莱狄低声说，“这个一本正经的清教徒说起谎话来啦！”

那个士兵，微微笑了笑。

“见鬼！我的中尉，”他说，“您接到这样的差使，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米罗尔准许您到她的床上去监视，那就更没有说的了。”

费尔顿脸红了；换一个场合，他一定会斥责这个胆敢开这种玩笑的士兵；但是他感到十分惭愧，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如果我招呼你，”他说，“你赶快来；如果有人来，你也赶快招呼我。”

“是，中尉，”士兵说。

费尔顿走进米莱狄的房间。米莱狄站起来。

“您终于来啦？”她说。

“我答应过要来的。”费尔顿说，“我现在来了。”

“您还曾经答应我别的事。”

“什么事？我的上帝！”费尔顿说，他尽管有自制力，还是感到自己的双膝在发抖，脑门上冒出了汗珠。

“您曾经答应给我带一把刀来，而且在我们谈完话以后把刀留下。”

“夫人，请不要谈这件事，”费尔顿说，“不管多么可怕的环境，也不允许上帝创造出来的人去自杀。我再三考虑后，认为我决不应该让自己犯下这样的罪行。”

“啊！您考虑过了！”米莱狄一边说，一边带着轻蔑的微笑，在她的扶手椅上坐下，“我也考虑过了！”

“考虑过什么？”

“对一个不遵守诺言的人，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啊，我的上帝，”费尔顿低声说。

“您可以走了，”米莱狄说，“我不会说的。”

“刀子在这儿！”费尔顿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刀子，这件武器他按照他的许诺带来了，但是他下不了交给女囚犯的决心。

“让我看看它，”米莱狄说。

“为什么看它？”

“我马上就还给您；您可以把它放在这张桌子上，您待在它和我之间。”

费尔顿把武器递给米莱狄，她仔细地察看了刀锋，并且在自己的指尖上试了试刀尖。

“很好，”她说把刀子还给年轻军官，“这把刀是好钢打的；您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费尔顿。”

费尔顿接过武器，把它放在桌子上。

米莱狄两只眼睛看着他，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

“现在，”她说，“请听我讲吧。”

这句叮嘱其实是多余的，因为费尔顿已经站立在她面前，如饥似渴地在等着听她说。

“费尔顿，”米莱狄说，庄严的口气中充满了悲愤，“费尔顿，您就假定我是您的姐妹在对您说话吧：在我年纪还轻的时候，不幸的是我长得相当美丽，有人使我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进行反抗；那个人在我周围大量地使用诡计和暴力，我进行反抗；因为我呼唤我事奉的宗教和我崇敬的上帝来救助我，那个人就辱骂这位上帝和这个宗教，我进行反抗；于是那个人对我百般侮辱，因为他不能毁掉我的灵魂，他就打主意要永远玷污我的肉体。最后……”

米莱狄说不下去了，一丝苦涩的微笑在她唇间掠过。

“最后，”费尔顿说，“最后，那个人干了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有一天晚上，那个人决定摧毁我的反抗：一天晚上，他在我喝的水里加进了一种麻醉药。我刚吃完了饭，就感到自己渐渐陷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迷迷糊糊的状态里。尽管我没有起疑心，我还是隐隐约约感到了担心，我试图和困倦进行斗争。我站起来，我想跑到窗口去呼救，但是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觉得天花板塌了下来，全部重量压在我头上，把我压垮了。我伸出双臂，试着说话，我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难以抗拒的麻木控制着我，我感到自己快要倒下去，连忙扶着扶手椅，但是很快地就支持不住了，先是一条腿跪下去，接着第二条腿又跪了下去，我想祈祷，但是我的舌头发僵了。上帝毫无疑问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倒在地板上，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在这次沉睡中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我睡了多长时间，我完全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我醒来躺在一间圆形的卧房里，家具非常豪华，光线从开在天花板上的一個窗洞透进来。而且看上去好像没有一扇进出的房门，简直可以说是一间富丽堂皇的牢房。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我所待的地方和我刚才讲的所有那些细节，为了摆脱黑暗，我进行过努力，但是没有成功。我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经过了一段路程，好像有马车的滚动声，好像做了一场耗尽了我的体力的噩梦；但是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是朦胧的、模糊的，以至于这些事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而不是属于我的生活，然而它又和我的生活混在一起。

“我有一段时间，老做梦。我摇摇晃晃地起来，我的衣服就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不记得我脱过衣服，也不记得我躺下过。就在这时候，现实出现在我眼前，充满了使我为自己的贞操感到担心的恐怖：我已经不是在我住的那所房子里，我根据阳光来判断，白天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我是在前一天傍晚睡着的；这么

## 三个火枪手

说，我的睡眠延续了将近二十四小时。在这次长时间的睡眠中发生过什么事？

“我尽可能快地穿好衣服。我的动作又慢又僵硬，证明了麻醉药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况且，这间卧房是按照接待一个女人的需要而布置的；即使是最卖弄风情的女人，也不会再有什么要求。

“当然我不是被关在这间华丽的牢房里的第一个女俘虏；但是，您也明白，费尔顿，牢房越漂亮，我心里越感到害怕。

“是的，这是一间牢房，因为我试图出去，却怎么也出不去。我轻轻地敲打四面的墙壁，想发现一扇门，可是墙壁上处处都发出实心的、沉浊的声音。

“为了寻找一个出口，我在这间卧房里也许绕了有二十个圈子，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出口也没有。疲倦和恐惧把我压垮了，我倒在一把扶手椅上。

“在这段时间里，黑夜又迅速地降临；随着黑夜的降临，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留在我坐的地方；我觉得我好像被危险包围着，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这些危险。尽管我从头一天起就什么也没有吃过，恐惧却使我一点也感觉不到饥饿。

“没有任何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我仅仅能推测出是晚上七八点钟；因为当时是在十月里，天已经完全黑了。

“突然间一扇门的铰链转动的吱嘎声把我吓了一跳。一盏球形灯罩的灯出现在天花板的装着玻璃的窗洞上面，把明亮的灯光投入我的卧房，我惊骇万分地发现有一个男人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一张桌子放置在屋子中间，上面摆着两副餐具，还有一顿完全准备好的晚餐。

“这个男人就是追求我有一年之久的那个人。他曾经发誓说要占有我，听了 he 嘴里说出的头几句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在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天夜里已经达到了目的。”

“卑鄙无耻的坏蛋！”费尔顿低声说。

“啊！是的，卑鄙无耻的坏蛋！”米莱狄叫了起来，她看出年轻军官已经听得出神，对她的这段离奇的故事非常关心，“啊！是的！卑鄙无耻的坏蛋！他以为他只要在我睡着以后占有我，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来了，指望我会接受现实的一切！他来向我提出以他的财产交换我的爱情。

“一个女人心里所能容纳下的那些极度的蔑视和藐视的话，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全都向他泼过去；无疑他对我这种斥责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他双臂交叉在胸前，面带微笑，冷静地听着我说。等他相信我已经说完了以后，他向我走过来；我一步蹦到桌边，抓起一把刀子，抵在自己的胸口上。

“‘您再走一步’，我对他说，‘除了我的受辱以外，您还将为了我的死亡而自责。’”

“在我的目光里，在我的嗓音里，在我整个身上的那种动作、姿势和语气的真实性使他停了下来。

“‘您的死亡’他对我说，‘啊！不，您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情妇，我决不会同意在仅仅占有您一次之后，就这样失去您。再见，我的美人儿！我等着您心情好起来以后再来看您。’

“说到这儿，他吹了一声哨子；那盏照亮我的房间的罩着圆形灯罩的灯朝上升去，接着不见了；我又陷在黑暗之中。隔了一会儿以后重新出现了一扇门开关的响声，那盏罩着圆形灯罩的灯又降落下来，屋子里却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个时刻是可怕的；如果我曾经对我的不幸还有过一丝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在令人绝望的现实里也消失了。我完全处在一个我不仅厌恶而且蔑视的人的摆布之下，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个人是谁？”费尔顿问。

## 三个火枪手

“在一把椅子上我度过了一夜，有一点响声我就吓得发抖；因为午夜十二点左右，那盏灯熄了，我重新陷在黑暗之中。但是在这天夜里我的迫害者再没有新的企图。天亮了，桌子已经不见踪影；不过我手上还有那把刀子。

“那把刀子，它是我的全部希望。

“因为彻夜未眠，我已经疲惫不堪，两只眼睛感到疼痛。我连一分钟也不敢合上眼睛。天亮了，我的心也放下来了，我握着救命用的刀子，扑倒在床上，我把刀子藏在枕头底下。

“当我醒来时，又出现了一张摆好饭菜的桌子。

“这一次尽管我还感到恐惧，还感到不安，我却感觉到了难熬的饥饿，我已经有四十八小时没有吃任何食物。我吃了点面包和几个水果。接着我记起了曾经有人在我喝的水里掺过麻醉药，所以我没有碰放在桌子上的水。而是从洗脸盆上面的墙上砌着一个大理石水箱里接了一杯水。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个防范措施，开始有一段时间我还感到非常担心。但是我的忧虑这一次是没有根据的：整个白天过去了，没有出现一点使我担心的情况。

“为了防备我的怀疑被人发现，我把水瓶里的水倒掉一半。

“夜幕再次降临，黑暗也跟随着降临；尽管非常非常黑，然而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习惯；在黑暗中我看见桌子陷落到地板下面去；一刻钟以后，它又重新出现，上面放着我的晚餐；过了一会儿，靠了那同一盏灯，我的房间重新又亮了起来。

“我决定只吃一些不可能加进任何催眠药的东西：两个鸡蛋和几个水果构成了我的这一顿饭；接着我从水箱里接了一杯水，开始喝起来。

“喝了头几口我觉得水的味道和早上不同，我顿时起了疑心，不再喝下去；但是我已经喝下去半杯。

“我惊骇万分地把剩下的水倒掉；我等着，脑门上吓得出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冷汗。

“毫无疑问，有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曾经看见我接水箱里的水，于是我再次决定用自杀来了却我的余生。

“半个小时还没有过去，同样的征兆出现了；不过这一次我只喝了半杯水，我挣扎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我没有完全睡着，而是陷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里，能感觉到周围发生的事，但是又失去了自卫或者逃跑的力量。

“我摇摇晃晃地朝我的床走去，想去取我还剩下的唯一的一件防御武器，我的那把救命的刀子。但是我没有能够一直走到床头；我跪倒下去，双手紧紧抓住床脚的一根柱子；这时候我明白我完了。”

费尔顿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整个身体起了一阵痉挛性的战栗。

“更加可怕的是，”米莱狄继续说下去，她的嗓音变了，就像她又感到了在那个可怕时刻感到的焦虑不安，“这一次我意识到了威胁着我的危险；我的灵魂，在我沉睡的肉体里一直醒着；我看得见，也听得清：不错，这一切都好像是在一场梦里，但是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可怕。

“我看见灯向上升，渐渐地把我留在黑暗之中；接着我听见熟悉的门的吱嘎声，尽管那扇门只开过两次。

“我感觉到有人在走近我。

“我想做一次努力，我试图叫喊；在一股难以置信的意志力的推动下，我居然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又倒了下去……倒在我的迫害者的怀抱里。”

“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年轻军官叫了起来。

米莱狄一眼就看出了她讲的每个细节，引起了费尔顿极大的痛苦；但是她并不打算免除他这种痛苦的折磨。她越能使他的心破碎得彻底，他越能为她报仇。因此她继续说下去。

## 三个火枪手

“只不过卑鄙无耻的坏蛋这一次对付的，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毫无感觉的人。我曾经对您说过：我无法反抗，但是我还剩下对我的危险的感觉。因此我尽一切力量挣扎，尽管我非常衰弱，毫无疑问我还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挣扎，因为我听见他叫喊：

“‘这些该死的女清教徒！她们使得对她们进行宗教迫害的人感到厌烦，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以为她们对她们的情夫不会那么厉害。’

“唉！这种绝望的挣扎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我感到我已经精疲力尽；那个坏蛋这一次利用的不是我的沉睡而是我的昏厥。”

费尔顿听着；除了发出一种低沉的咆哮声以外，他没有别的表示。不过汗珠从他的额头上往下淌，他藏在衣服里的那只手抓破了他的胸口。

“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在我的枕头底下寻找那把我没有能够摸到的刀子。那把刀子如果不能用来防卫，至少可以用来自杀赎罪。

“费尔顿，当拿起那把刀子时，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曾经发誓把一切都告诉您，因此我将把一切都告诉您；我曾经答应您讲真话，因此我将讲真话；哪怕讲出来会毁了我。”

“您有了对这个人报仇的想法，对不对？”费尔顿叫了起来。

“嗯，是的！”米莱狄说，“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是一个女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总之，我将对您怎么说呢，费尔顿？”米莱狄用责备自己犯罪的口气继续说，“我有了这个想法，毫无疑问再也摆脱不掉它了。我今天受到惩罚，就是因为有这个杀人的念头。”

“说下去，说下去，”费尔顿说，“我急于要知道您是怎么报仇的。”

“啊！我决定尽快地报这个仇，我相信他当天夜里还会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天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因此，当吃早饭的时间来到后，我毫不犹豫地又吃又喝；我决心假装吃晚饭，但是什么也不吃，因此我必须早上吃饱，来抵挡晚上挨饿。

“不过，我藏起了一杯水，是我从早饭里省下来的，我一连四十八小时不喝也不吃时，我最需要的是喝水。

“白天过去了；除了使我更加坚决以外，这个白天没有对我起到任何别的影响。不过我很注意，不让在脸上暴露出我心里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我受到了监视；甚至有好几次我感觉到我忍不住，唇边露出了微笑。费尔顿，我不敢告诉您我想到了什么才微笑的，您听后会对我反感的……”

“说下去，说下去，”费尔顿说，“我在听，而且急于要知道结果。”

“夜晚来临了，一切照常，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在黑暗中我的晚餐照例又准备好了，接着那盏灯点亮，我坐下吃饭。

“我仅仅吃了几只水果，我假装从水瓶里倒水，但是我只喝我保存在我的杯子里的水；而且这次我干得非常灵巧，如果确实有暗探在侦察我，那些暗探也不会发现的。

“吃过晚饭以后，我装出迷迷糊糊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朝床走去，脱下连衣裙就躺下了。

“这一次我找到我的那把藏在枕头底下的刀子，我假装睡着了，手却紧紧地握住刀柄。

“两个小时过去了，却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这一次，我的上帝，我竟然开始担心他不来了！

“最后我终于看见灯慢慢地升高，消失在天花板上的深渊里。我的卧房里充满了黑暗，但是我尽力用我的目光穿透这黑暗。

“将近十分钟过去了。除了我心跳声外，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我恳求老天让他来！”

“最后，我听见门开了又关上的熟悉的响声。尽管地毯很厚，我还是听见踏得地板轧轧响的脚步声；尽管很黑，我还是看见一个人影走到我的床边。”

“快说下去，快说下去！”费尔顿说，“难道您没有看出您的每一句话都像熔化的铅一样烫痛了我？”

“这时候，”米莱狄继续说下去，“这时候我集中了全身的力量，我对自己说报仇的时刻来到了。我身子蜷缩着，手里握着刀子；我看见他来到我身边，伸出双臂寻找我；就在这时候我发出最后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叫喊，朝他的胸部中间刺去。

“坏蛋！他什么都预料到了。他的胸部罩着锁子甲；刀子反而卷了口。

“‘啊！啊！’他一边叫喊，一边抓住我的胳膊，夺走我的刀子，‘您想要我的命，我美丽的女清教徒！这不正是仇恨，这是忘恩负义！好啦，好啦，安静下来，我的小美人儿！我原来以为您已经心软下来。我不是那种用强制手段把女人留住不放的暴君。您不爱我，我原来不相信，因为我这个人一向太自负；现在我相信了。明天您就可以得到自由。’

“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他把我杀了。

“‘当心！’我对他说，‘因为我得到自由就意味着您声名狼籍。’

“‘请您解释解释。’

“好吧，因为我一旦从这儿出去，就把什么都说出来，我要说出您对我所使用的暴力，我要说出您把我监禁。我要揭露这座卑鄙无耻的府邸；您的地位非常高，米罗尔，但是，发抖吧！在您上面还有国王，在国王上面还有上帝。’

“尽管他看上去是那么有自制力，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发起脾气来了。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是我的手放在他的胳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我感觉到了他的胳膊在抖动。

“‘如果这样，您就别想从这儿出去！’他说。

“‘好！好！’我叫了起来，‘如果这样，我受折磨的地方也将是埋葬我的地方。好！我将死在这儿；而您将会看到，一个在控诉的鬼魂是不是比一个有威胁的活人更可怕！’

“‘我们不给您留下一件武器。’

“‘还有一件武器人人都有，我会让自己活活饿死。’

“‘想想看，’那个坏蛋说，‘和平是不是总比战争好？我立刻把自由还给您，我公开宣扬您是美德的化身怎样？’

“‘我，我要向世人揭发您。如果我需要用我的血来签署我的控诉书，我也一定会用血来签署的。’

“‘哈！哈！’我的敌人用嘲笑的口气说，‘如果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真的，您在这儿毕竟过得挺不错，您什么也不缺，如果您把自己饿死，那就得怪您自己了。’”

“说完这些话，他出去了，我听见门打开后又关上的声音，我陷在痛苦之中，陷在报仇没有成功的羞愧之中。

“他遵守了他的诺言。第二天整个白天，整个夜里过去了，我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也遵守我的诺言，我既不吃也不喝；我下决心让自己饿死。

“在祈祷中我度过了白天和黑夜，因为我希望上帝能饶恕我自杀。

“第二天夜里，门开了；我当时躺在地板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听见声音我用一只手支起身体。

“‘听着！’有一个人对我说，这噪音在我耳朵里引起那么可怕的回响，我不可能听不出是谁的噪音，‘听着！您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儿缓和了，您是不是愿意用保持沉默的诺言来换取您的自由？瞧，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补充说，‘尽管我不喜欢清

## 三个火枪手

教徒，我还是承认他们的正当权利，只要她们长得漂亮，对女清教徒也是如此。好，您指着十字架给我发一个小小的誓言，我别的不再要求您了。’

“‘指着十字架！’我一边叫嚷，一边站了起来，因为我听见让我厌恶透顶的这个噪音，我的力气一下子完全恢复了，‘指着十字架！我发誓：任何诺言，任何威胁，任何折磨都不能封住我的嘴。指着十字架！我发誓：要到处揭露您是一个谋杀犯，是一个窃取荣誉的盗贼，是一个卑怯的小人；指着十字架！我发誓：如果有一天我能从这儿出去，我要向全世界提出向您报仇。’

“‘当心！’他用威胁口气说，‘我还有一个非到最后关头不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封住您的嘴，或者至少能不让人相信您说出的每一句话。’

“我集中全身的力量，用一阵大笑来作为回答。

“他知道在我们之间从此以后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听好，’他说，‘我把今天夜里剩下的时间和明天整个白天的时间给您，好好考虑考虑；如果您答应保守秘密，等着您的将是财富、尊敬，甚至荣誉。如果您以把这件事说出去作为威胁，我会判处您加辱刑。’

“‘您！’我叫了起来，‘您！’

“‘终身的，永远洗刷不掉的加辱刑！’

“‘您！’我重复说，啊！我对您说吧，费尔顿，我当时以为他发疯了。

“‘是的，我！’他说。

“‘啊！离开我，’我对他说，‘如果您不愿意看到在您面前用我的头撞墙壁，就赶快出去！’

“‘好吧，’他说，‘随您的便，明天晚上见！’

“明天晚上见！’我一边回答，一边倒下去，狂怒地咬着地毯

.....”

米莱狄怀着恶魔般的快乐看到，费尔顿靠在一件家具上，说不定他在她讲完以前就会支持不下去了。

## 第五十七章 古典悲剧的手法

为了观察费尔顿，米莱狄沉默了片刻时间，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我差不多有三天时间没有喝也没有吃，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有时候好像有云雾裹紧我的额头，蒙住我的眼睛，这是精神错乱初期的症状。”

“天黑了，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经常昏过去，每次昏过去我都感谢上帝。因为我相信自己快要死了。”

“在一次昏迷中，我听见门开了；恐惧使我清醒过来。”

“他戴着面具走进了我的房间，后面跟着一个戴面具的人。但是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我听得出他的声音，我认得出他这个人的威严气派。”

“‘怎么样！’他对我说，‘您已经决定按照我的要求，向我发誓吧。’”

“‘您自己也说过：清教徒说话算数。我的话您已经听说过，这就是：在尘世上我要到世人的法庭上去控诉您，到了天庭，我要到上帝的法庭上去控诉您。’”

“‘这么说，您坚持到底？’”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将请全世界的人为您的罪行作证，直到我找到一个复仇者。’”

“‘您是一个娼妇，’他用雷鸣般的嗓音说，‘您将受到惩处娼妇的刑罚，在世人眼里，您将是打过烙印的，您努力去向这些人证明您既没有罪也没有发疯吧！’”

“接着他对跟他来的人说：

“‘刽子手，尽你的职责！’”

“啊！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费尔顿叫了起来，“他的名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当时我叫喊，我反抗，因为我开始明白了等待着我的死还要糟的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叫喊，不管我怎么反抗，刽子手还是抓住我，把我翻倒在地板上，使劲地压住我，我哭得透不过气来，几乎失去知觉，我祈求上帝保佑，上帝却没有听见我的话。我突然因为疼痛和羞愧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一块灼热的、通红的、刽子手的烙铁，在我的肩膀上烙出了一个印记。”

费尔顿发出一声怒吼。

“瞧，”米莱狄这时候一边说，一边威严地站起来，“瞧，费尔顿，瞧瞧有人想出了怎样一种新奇的折磨人的办法来对付我这个年轻姑娘。您要学会认识人心，从今以后不要那么轻易地成为他们非正义的报复的工具。”

米莱狄动作迅速地解开她的连衣裙，撕破遮住她的胸部的细麻布内衣，把那个永远不能消除的烙印指给费尔顿看，因为虚假的愤怒和装出来的羞愧她的脸涨得通红。

“不过，”费尔顿叫了起来，“我看见的是一朵百合花！”

“这正是卑鄙可耻的地方，”米莱狄回答，“如果是英国的烙印……那就需要证明是哪个法庭给我烙上的，而且我可以向王国的所有法庭提出上诉；但是法国的烙印……啊！有了这个烙印，我蒙受的耻辱真的永远洗刷不掉了。”

这在费尔顿看来太过份了。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被这骇人听闻的揭露压垮了，被这个女人的美迷惑住了。这个女人恬不知耻地向他裸露出自己的身体，但是他却认为她的恬不知耻非常崇高。最后他跪倒在她面前，就像初期的基督教徒跪倒在那些纯洁的、神圣的女殉教者面前一样，烙印消失了，只有美留了下来。

“请原谅，请原谅！”费尔顿叫了起来，“啊！请原谅！”

米莱狄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爱情，爱情！

“原谅什么？”她问。

“原谅我参加到那些迫害您的人中间。”

米莱狄把手伸给他。

“这么美丽，这么年轻！”费尔顿连连吻着这只手，大声喊叫。

米莱狄那种能使一个奴隶变成国王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费尔顿是个清教徒，他放下这个女人的手去吻她的脚。他已经不再是爱她，而是崇拜她了。

这阵冲动过去了，米莱狄看上去好像恢复了冷静，其实她从来就不曾失去过冷静；费尔顿看到爱情的宝物重新被掩盖在贞洁的幕布后面，藏得这么好，是为了让他更强烈地希望得到她的爱情。

“啊！现在，”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要问您，就是那个折磨您的真正的刽子手的名字，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刽子手；另一个人是工具，仅此而已。”

“怎么，兄弟！”米莱狄叫了起来，“还需要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还没有猜到是谁？”

“怎么！”费尔顿又说，“他！……又是他！……永远是他！……怎么！真正的罪犯……”

“真正的罪犯，”米莱狄说，“是那个英国的蹂躏者，真正的信徒们的迫害者，多少妇女的贞操的卑鄙可耻的破坏者，由于他那颗腐化堕落的心一时任性，他要让英国血流成河，他今天保护新教徒，明天又出卖他们……”

“白金汉！这么说是白金汉！”费尔顿怒气冲天地叫了起来。

米莱狄用双手捂住脸，好像她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想起耻辱。

“白金汉，那个折磨您的刽子手！”费尔顿叫了起来，“你竟没有用雷劈死他，我的上帝！你反而听任他地位显赫，受人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重，权势大得能把我们全都毁掉！”

“上帝舍弃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的人，”米莱狄说。

“那是上帝希望把保留给该下地狱的人的惩罚招引到他的头上！”费尔顿情绪激昂地继续说，“那是上帝希望世人的报复先于上帝的公正审判！”

“世人怕他，宽容他。”

“啊！我，”费尔顿说，“我不怕他，我不会宽容他！……”

米莱狄感到自己的心灵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中。

“不过，温特勋爵，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费尔顿问，“他怎么会参预到这一切中间去的？”

“费尔顿，听我说，”米莱狄回答，“即使在卑鄙无耻的、令人蔑视的人旁边，也还有心地高尚，宽宏大量的人。我有一个未婚夫，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一颗像您的心一样的心，费尔顿，一个像您一样的人。我去找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未婚夫，连一瞬间的怀疑也没有产生。他是个大贵人，是个在各方面都和白金汉不相上下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仅仅佩好他的剑，披上他的披风，到白金汉府去了。”

“是的，是的，”费尔顿说，“我明白了，对付这种人，应该使用的不是剑而是匕首。”

“作为使者，白金汉被派往西班牙，头天动身了。他是去西班牙为查理一世国王向西班牙公主求婚。我的未婚夫没见到他，只好回来了。

“‘听我说，’未婚夫对我说，‘白金汉已经动身了，因此他暂时逃脱了我的报复；不过眼下让我们像我们本来就应该的那样结合吧，然后您就把这件事托付给温特勋爵（这里是指米罗尔的哥哥）。’”

“温特勋爵！”费尔顿叫了起来。

“是的，”米莱狄说，“温特勋爵；现在您应该完全明白了，



## 三个火枪手

是不是？白金汉离开了将近一年。在他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前，温特勋爵突然去世了，留下了我，我是他的惟一继承人。这个打击来自何方？无所不知的上帝无疑是知道的，我呢，我不怪罪任何人……”

“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费尔顿叫了起来。

“温特勋爵生前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的弟弟。您的保护人看到他的哥哥和一个没有家产的年轻姑娘结婚，心里感到不快。我明白我不能期望从一个继承遗产的希望落了空的您的保护人那里得到支持。我到了法国，决定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但是我全部财产都在英国；由于战争，两国之间的交通中断了，我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我不得不回来，六天前我在朴次茅斯上了岸。”

“后来呢？”费尔顿说。

“后来吗！白金汉无疑知道我回来了，向已经对我抱有成见的温特勋爵谈起我，告诉他，他的嫂子是一个妓女，一个打过烙印的女人。我的丈夫已经不能活过来用他那真诚的、高尚的声音为我辩护。温特勋爵特别是因为白金汉对他说的话对他有好处，所以他轻易地相信了。他派人把我逮捕，送到这里，交给您看管。其余的您都知道了。后天他就要把我驱逐出境，终身流放；后天他就要把我安置在那些可耻的人中间去。啊！阴谋策划得非常好，是呀！圈套安排得非常巧妙，我的荣誉将不复存在了。您看得很清楚，我应该死，费尔顿；费尔顿，把这把刀子给我！”

说完这些话，米莱狄就像全身力量耗尽了似的，虚弱、疲惫地倒在年轻军官费尔顿的怀抱里。爱情，愤怒，还有肉欲的快感，使年轻军官忘乎所以，他万分激动地接住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心口上，闻到从这张如此美丽的嘴里呼出的气息，浑身直打哆嗦，接触到这个颤动得如此厉害的胸部，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不，”他说，“不，你将受人尊敬，清清白白地活下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将为了战胜你的敌人们而活下去。”

米莱狄一边用手慢慢地推开他，一边又在用目光吸引他。费尔顿也一边搂住她不放，一边哀求她。

“啊！死亡，死亡！”她说，嗓音变得模糊，眼皮合了起来，“啊！宁愿要死亡也不要耻辱；费尔顿，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恳求您！”

“不，”费尔顿叫了起来，“不，你将在报仇成功后活下去。”

“费尔顿，我会给您不幸！费尔顿，别管我，费尔顿，让我死吧！”

“好，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死吧！”他叫了起来，同时用自己的嘴唇贴紧女囚犯的嘴唇。

有人一连敲了好几下门；这一次米莱狄真的把他推开了。

“听，”她说，“有人听见我们说话，有人来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没救了！”

“不，”费尔顿说，“仅仅是通知我要去巡逻的卫兵来了。”

“那您赶快跑过去，亲自开门。”

费尔顿照她吩咐的去做；米莱狄已经主宰他的全部思想，占有他的全部灵魂。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率领一支巡罗队的军士。

“嗯！有什么情况？”年轻中尉问。

“您曾经对我说，如果我听见呼救，就赶快开门，”那个士兵说，“但是您忘记了把钥匙留给我。我听见您叫喊，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想打开门，但是门从里面关上了，因此我叫了一个军士来。”

“我在这儿。”军士说。

费尔顿惊惶失措，他站着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米莱狄明白这个局面要靠她来对付，她奔到桌边，拿起费尔顿放在桌上的那把刀子。

“您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死？”她说。

“伟大的上帝！”费尔顿看见刀子在她手里闪闪发光，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走廊里响起了含有奚落意味的大笑声。

被闹声吵醒的温特勋爵过来了，他身上穿着室内便袍，剑夹在胳膊底下，站立在门口。

“哈，哈！”他说，“我们现在到了悲剧的最后一幕；您看见了吧，费尔顿，这出戏按照我曾经指出的一个一个阶段在发展；但是，您放心，血不会流出来的。”

米莱狄明白，如果她不立即拿出可怕的证据来向费尔顿证明她有勇气，那她就完了。“您错了，米罗尔，血会流出来的，但愿这血溅落到你们身上！”

费尔顿发出一声喊叫，朝她扑过去，但是太迟了，米莱狄已经刺了自己一刀。

但是那把刀子幸运地，应该说巧妙地碰到了铁制的胸衣撑。在那个时代，像护胸甲一样，胸衣撑是用来保护妇女的胸部的。刀子一滑，刺破了连衣裙，斜着在肌肉和肋骨之间刺了进去。

不过米莱狄的连衣裙还是很快被血染红了。

米莱狄仰面倒下去，好像昏过去了。

费尔顿夺下刀子。

“瞧，米罗尔，”他神色阴郁地说，“一个在我看管下的女人自杀了！”

“放心，费尔顿，”温特勋爵说，“她没有死，恶魔是不会这么容易死掉的；放心吧，到我屋里去等我。”

“不过，米罗尔……”

“去吧，我命令您。”

费尔顿跟着温特勋爵走了；但是在出去时他把刀子贴胸塞到了衣服里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至于温特勋爵，他仅仅把服侍米莱狄的那个女人叫来；等她来了以后，他把一直昏迷不醒的米莱狄托付给她，让她一个人陪着女囚犯。

然而他尽管对米莱狄的自杀行为抱有怀疑态度，也许这个刀伤也有可能很严重，所以他立即派人骑马去请医生。

## 第五十八章 逃 跑

米莱狄的伤势并没有危险性；因此等到剩下她单独一个人跟温特勋爵派人叫来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在那个女人急急忙忙给她脱衣服的时候，她就立刻睁开了眼睛。

然而她必须装出身体虚弱，伤口疼痛的样子；对一个像米莱狄这样的喜剧演员来说，这并不是难事。因此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被米莱狄瞒骗住了，坚持要留下来整夜地守护她，尽管她一再说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这个女人在场并不妨碍米莱狄思索。

再也不必怀疑了：费尔顿已经深信不疑，费尔顿已经属于她了。如果有一个天使出现在这个年轻军官眼前谴责米莱狄，就他当时的心情来说，他肯定会把这个天使当成是魔鬼的使者。

米莱狄想到这儿露出了笑容，因为费尔顿从此以后是她惟一的希望，是她得救的惟一工具。

但是温特勋爵很可能对费尔顿产生怀疑，费尔顿现在很可能也受到了监视。

凌晨四点钟左右，医生来了；但是米莱狄的伤口已经收口；因此医生既不能测出伤口的方向也不能测出深度，他仅仅根据伤者的脉搏断定情况并不严重。

早上米莱狄借口夜里没有睡好，需要休息，把在身边看护她的那个女人打发走了。

她盼望费尔顿能在吃早饭时来到，但是他没有来。

费尔顿受到监视了吗？费尔顿受到温特勋爵怀疑，在关键时刻不能来帮助她了吗？她还剩下一天的时间；温特勋爵曾经向她宣布她在二十三日上船，而今已经是二十二日上午了。

然而她还是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吃午饭的时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管她早上没有吃，午饭还是按时送来了；米莱狄惊恐地发现看守她的士兵们的制服已经换了。

于是她大着胆子询问费尔顿的情况。卫兵告诉她说，在一小时以前费尔顿已经骑马走了。

她打听温特勋爵是不是还在城堡；那个士兵回答说温特勋爵还在城堡，另外他得到命令，如果您希望找温特勋爵谈话，要我及时通知温特勋爵。

米莱狄回答说，她暂时还太弱，她惟一的希望就是单独一个人待着。

士兵出去了，留下摆好了午餐的桌子。

费尔顿被打发走了，海军士兵被调换了，这么说费尔顿遭到了怀疑。这是对米莱狄的最后一击。

剩下她一个人以后，她从床上起来。她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受了重伤，一直谨慎地躺在床上；躺在这张床上简直就像身子底下有一盆炽热的炭火在烤她似的难以忍受。她朝房间看了一眼，温特勋爵让人在房门的小窗洞上钉了一块木板；毫无疑问他是担心她用什么魔鬼的方法通过这个窗洞引诱那些看守。

米莱狄高兴地露出微笑。因为这样一来她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感情，而不会被人看见。她像一个狂怒的疯子或者一头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那样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如果刀子还留在她手里，她肯定会想到杀人，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想自杀，而是想杀死温特勋爵。

六点钟，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温特勋爵进来了。这个男人，米莱狄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相当幼稚无知的公子哥儿，没想到一下子竟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监狱看守。他好像什么都能料到，什么都能猜到，什么都能预防。

他仅仅朝米莱狄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在她内心里有什么想法。

## 三个火枪手

“好吧，”他说，“不过您今天还杀不了我；您没有武器了，况且我有了戒备。您开始把费尔顿引入邪路；他已经受到您的邪恶的影响，但我要拯救他。他不会再见您，一切都结束了。把您的衣服收拾收拾好，明天您就动身。我本来把上船的日子定在二十四日，但是我想这件事越是早办越安全。明天中午我将得到白金汉签署的流放您的命令。您在上船以前，不论对谁哪怕只说一句话，我的军士将用枪把您的脑袋打开花。在船上您在得到船长允许以前，不论对谁说一句话，船长会叫人把您扔进海里。再见，我今天要对您说的，全都说了。明天我再来看您，给您送行！”

说完这些话，温特勋爵出去了。

米莱狄听着这长长的一大串咄咄逼人的话，嘴唇上始终挂着轻蔑的微笑，但是心中却充满了着怒火。

晚饭送进来了；米莱狄感到自己需要增加体力，她不知道在即将来临的这个黑夜里会发生什么事，看来这个黑夜将不会平静，因为大块的乌云在天空疾驰而过，出现在远处的闪电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暴风雨在夜里十点钟左右发作了。米莱狄看到大自然分担她内心的混乱，感到了安慰；雷电隆隆作响；她好像感觉到那吹过来的狂风，吹乱了她额头上的头发，她像狂风暴雨一样呼号，她的声音消失在大自然的巨大声音里，大自然好象也在呻吟，也感到了绝望。

突然间她听到有人敲玻璃窗，在一道闪电的微光下，她看见出现在窗栅栏后面的一个熟悉人影。

她跑过去，把窗子打开。

“费尔顿！”她叫了起来，“我得救了！”

“是的，”费尔顿说，“不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我需要时间锉断这些窗栅栏。只不过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们从门上的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洞看见您。”

“啊！这是上帝支持我们的一个证据，费尔顿，”米莱狄说，“他们用一块木板把窗洞封住了。”

“很好，上帝使他们失去了理智！”费尔顿说。

“我应该做什么呢？”米莱狄问。

“什么也别做；只要把窗子再关上就行了。您去躺下来，或者至少穿着衣裳上床去躺着；等我干完了，我会敲玻璃窗。不过，您能跟上我吗？”

“啊！我能。”

“您的伤口呢？”

“痛虽痛，但是并不妨碍我走路。”

“那您就做好准备等第一个信号。”

米莱狄把窗子关上，吹熄了灯，照费尔顿嘱咐的，蜷缩在床上。在暴风雨的吼叫中她听见锉刀锉铁栅栏的吱吱声；在每次闪电的亮光中，她都看见窗玻璃后面的费尔顿的影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一个小时里她紧张得呼吸困难，喘着气，额头上挂满汗珠，每次听见走廊里有响动，她都会吓得心惊肉跳。

有时候几个小时会长得像一年。

一个小时以后，费尔顿又敲窗子了。

米莱狄跳下床，去开窗子。少了两根栅栏，形成一个缺口，正好能让一个人通过。

“您准备好了吗？”费尔顿问。

“准备好了。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吗？”

“如果您有金币，就带上金币。”

“有，幸好他们让我留着我的金币，没有拿走。”

“好极了，因为我租了一条小船，把我的钱全花光了。”费尔顿说。



“接着，”米莱狄说着把满满的一袋金路易递到费尔顿手里。费尔顿接过袋子，把它扔到墙脚下。

“现在，”他说，“您愿意来吗？”

“我这就过来。”

米莱狄爬上一把扶手椅，整个上半身伸出窗外；她看见年轻军官踩在一条绳梯上，高高地悬在深渊之上。

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惧感使她第一次记起了自己是个女人。

下面的深渊使她感到害怕。

“我已经料到了，”费尔顿说。

“没关系，没关系，”米莱狄说，“我闭着眼睛下去。”

“您信任我吗？”费尔顿说。

“这还用问？”

“两只手靠拢，交叉起来，很好。”

费尔顿用他的手绢把她的两个手腕扎起来，然后在手绢上面再扎上一条绳子。

“您干什么？”米莱狄惊讶地问。

“您把胳膊套在我的脖子上，不要害怕。”

“不过我会使您失去平衡的，我俩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放心，我是海员。”

没有一秒钟可以浪费了；米莱狄把胳膊套在费尔顿的脖子上，身子滑到了窗外。

费尔顿开始慢慢地、一级一级地踩住绳梯往下爬。两个身体的份量很重，而且他们在空中还是被暴风雨的狂风吹得摇摆不定。

费尔顿突然停下来。

“怎么回事？”米莱狄问。

“别出声，”费尔顿说，“我听见有脚步声。”

“我们被发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费尔顿说，“没什么。”

“但是这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米莱狄说。

“是在巡查道上经过的巡逻队的声音。”

“巡查道在哪儿？”

“正好在我们脚底下。”

“巡逻队要发现我们了。”

“只要没有闪电就不会。”费尔顿说。

“他们会碰到绳梯的下端。”

“幸好离地面还有六尺的距离。”

“他们来了，我的上帝！”

“别出声！”

两个人在离地面二十尺高的地方，一动不动，连气也不敢透；这时候，士兵们有说有笑，在他们底下经过。对两个逃跑者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巡逻队过去了；他们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远，嘁嘁喳喳的说笑声也越来越轻。

“现在，”费尔顿说，“我们得救了。”

米莱狄叹了口气，昏过去了。

费尔顿继续往下爬。到了绳梯的下端，他感到他的脚找不到支撑以后，于是用双手攀住梯极；最后他终于到了最后一级，靠了他的双腕的力量让自己吊着，触到了地面。他弯下了身子，拾起盛金币的口袋，用牙齿咬住它。

接着他把米莱狄捧在怀里，朝着和巡逻队相反的方向迅速跑去。他很快就离开了巡查道，在悬崖峭壁间往下走，到了海边，吹了一声哨子。

一声相同的暗号回答他；五分钟以后，他看见一条小船过来，船上有四个人。

## 三个火枪手

小船尽可能近地划向海岸，但是水不够深，小船不能靠岸。费尔顿不愿意把米莱狄交给别人，走进了齐腰深的水里。

幸好暴风雨开始平静了，不过大海上还是波涛汹涌；小船在海浪上颠簸。

“到单桅帆船上，”费尔顿说，“尽可能快划。”

四个人开始划桨；但是海浪太大，四条桨起不了多大作用。

然而城堡还是离得越来越远了；这是最主要的。夜色漆黑，从小船上已经不可能分辨出海岸，从海岸上就更不可能分辨出这条航行中的小船了。

那条单桅帆船在海上摇晃。

当四个人竭尽全力划着小船朝单桅帆船前进时，费尔顿解开绳子，然后又解开缚住米莱狄双手的那条手绢。

等到她的双手解开以后，他舀了点海水，浇在她的脸上。

米莱狄叹了口气，睁开眼睛。

“我在什么地方？”她问。

“您得救了，”费尔顿回答说。

“啊！得救了！得救了！”她叫了起来，“是的，这儿是天空，这儿是大海！我呼吸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啊……谢谢，费尔顿，谢谢！”

费尔顿把她搂在心口上。

“可是我的手怎么啦？”米莱狄问，“我觉得我的两只手腕好像被人用虎钳钳碎了。”

米莱狄举起双臂，两只手腕确实有伤痕。

“唉！”费尔顿望着这一双美丽的手，慢慢地摇着头说。

“啊！没关系，没关系！”米莱狄叫了起来，“现在我记起来了！”

米莱狄向周围看了看。

“在这儿，”费尔顿说着，用脚把盛金币的袋子踢过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候离单桅帆船近了。值班水手招呼小船，小船作出回答。

“这艘海船是怎么回事？”米莱狄问。

“我替您租用的。”

“它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您希望去的地方去，不过您得先把我送到朴次茅斯。”

“您到朴次茅斯去干什么？”米莱狄问。

“执行温特勋爵的命令，”费尔顿带着阴沉的笑容说。

“什么命令？”米莱狄问。

“您难道还不明白？”费尔顿说。

“不明白；我请求您说说清楚。”

“因为他不信任我，所以他希望亲自看守您，派我代他去取请白金汉签署流放您的命令。”

“可是，他如果不信任您，怎么会把这份命令交给您呢？”米莱狄说。

“他会认为我知道送的是什么东西吗？”

“说得有理。您到朴次茅斯去？”

“我没有时间好耽误了：明天是二十三日，白金汉明天率领船队出发。”费尔顿说。

“他明天出发，到什么地方去？”

“到拉罗舍尔去。”

“他不应该出发！”米莱狄叫了起来。

“放心，”费尔顿回答，“他不会出发的。”

米莱狄快活得浑身打颤；她刚才一直看到了年轻军官心灵的最深处，那儿清清楚楚地写着：杀死白金汉。

“费尔顿……”她说，“您真伟大！如果您死了，我跟您一起死。”

“别出声！”费尔顿说，“我们到了。”

小船确实靠了单桅帆船边上。

费尔顿先爬上梯子，把手伸给米莱狄，水手们在下面托住她，因为大海上的波涛非常汹涌。

只不过一会儿工夫他们全都到了甲板上。

“船长，”费尔顿说，“这就是我对您谈起过的人，应该安全地把她送到法国。”

“代价是一千皮斯托尔，”船长说。

“我已经付给您五百。”

“完全正确，”船长说。

“另外五百在这儿，”米莱狄指着盛金币的袋子说。

“不，”船长说，“我说话算数，我已经向这个年轻人许下诺言；另外五百皮斯托尔等到了布伦再付给我。”

“我们能到达吗？”

“保证平安到达，”船长说。

“好吧！”米莱狄说，“如果您遵守诺言，我将给您的不是五百，而是一千皮斯托尔。”

“乌拉！我美丽的夫人，”船长喊道，“但愿上帝经常给我送些像您这样的顾客来！”

“现在，”费尔顿说，“您先把我们送到那个小海湾。”

船长点点头作为回答；早上七点钟左右，小海船在指定的海湾抛锚。

在这段旅程中，费尔顿把一切都讲给米莱狄听：他怎样没有去伦敦，租了这艘小海船；他怎样回来；他怎样在爬墙的时候，随着他往上爬，在石头缝里插进了一些扣钉，好让脚有踩的地方；最后他怎样爬到了窗栅栏那儿，拴住了绳梯；其余的米莱狄都知道了。

米莱狄呢，她试图鼓励费尔顿完成他的计划；但是她头几句话刚说出口，就清楚地看到年轻的宗教狂更需要的是劝他克制自

己，而不是加强他的决心。

他们商量后决定：米莱狄等费尔顿将一直等到十点钟；如果十点钟他还回来，她就出发。

假定到那时他没有失去自由，他可以到法国贝蒂讷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去找她。

### 第五十九章 发生在朴次茅斯的事

费尔顿吻了吻米莱狄的手向她告别。

他显得和平常一样平静，只是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不寻常的光芒，还有他的脸比平时还要苍白。他牙齿咬紧，他的话说得又急促又不连贯，表明费尔顿心里有着一个阴郁的想法在翻腾。

在那条把他送到岸上去的小船上，他的脸一直转过来朝向米莱狄；而米莱狄呢，则站在单桅帆船的甲板上，以目相送。他们两个人都放心了，不再怕受到追捕，因为在九点钟以前决不会有人进入米莱狄的房间，而从城堡到伦敦又需要三个小时。

费尔顿踏上陆地，爬上通往悬崖顶上的那个小山脊，向米莱狄作最后一次致意，然后朝城市方向走去。

走了一百步，因为地势渐渐地下降，他只能看见那艘单桅帆船的桅杆了。

他立刻朝朴次茅斯方向匆匆走去，他看见朴次茅斯就在眼前，塔楼和房屋浮现在晨雾里。

在朴次茅斯另一边的海面上布满了军舰，桅杆被风吹得摇晃不定。

费尔顿匆匆地走着，回想起米莱狄对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那位宠臣白金汉的有正确也有错误的指责。这些指责是他在两年之久的严肃思考中，以及在清教徒中间长期的逗留中集聚起来的。

费尔顿拿白金汉公开犯下的明显罪行，和米莱狄控诉他犯下的秘密的、不为人知的罪行相比较，认为在白金汉身上最有罪的是公众不知道他怎样犯下生活方面的罪行。事实上是费尔顿的那种奇怪的、陌生的、热烈的爱情促使他过分夸张地看待米莱狄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卑鄙可耻的、纯属想象的指责，正像我们通过放大镜把一些事实上比蚂蚁还要难以觉察的细小的东西看成了可怕的庞然大物一样。

他匆匆地赶路，使得周身血液更加沸腾。他想到他把他像崇拜圣女一样崇拜的米莱狄留在后面，她有遭到可怕的报复的危险。这种想法，还有那过去的激动，现在的疲乏，所有这一切使他达到了一般人的感情所不能达到的精神激昂状态。

早上八点钟左右他进入朴次茅斯；全市居民都已经起床，街上和港口上响着咚咚的鼓声。上船的军队朝海边开去。

费尔顿到了海军司令部，浑身尘土，大汗淋漓。他的脸平时是那么苍白，这时却因为热和愤怒，变成了红色。卫兵想挡住他；但是费尔顿叫来了警卫班长，从口袋里掏出温特勋爵派他送的那封信。

“温特勋爵送来的急件，”他说。

大家都知道温特勋爵是公爵大人的密友；警卫班长听见温特勋爵这个名字，立即下令让费尔顿通过，况且费尔顿也穿着海军军官制服。

费尔顿冲进了司令部。

就在他进入前厅时，有一个人也进来了；这个人浑身尘土，气喘吁吁，把驿马留在门外，这匹马累得刚一停下就跪倒在地。

费尔顿和那个人同时对白金汉公爵的心腹随身男仆帕特里克讲话。费尔顿说出温特勋爵的名字，而那个陌生人却不愿意说出任何人的名字，声称他只能对公爵一个人说。两个人都争着要先见公爵。

帕特里克知道温特勋爵和白金汉公爵不仅有公务上的联系，而且还有友谊关系，把优先权给了以他的名义来的费尔顿。另处一个人只好等着，不难看出他对自己被耽搁了是很气愤的。

随身男仆领着费尔顿穿过一间大厅，大厅里有法国德·苏比



## 三个火枪手

斯亲王率领的拉罗舍尔的代表们在等候着。随身男仆接着把费尔顿领到一间书房门口，白金汉刚洗完澡，正在房间里作最后的打扮。

“费尔顿中尉，”帕特里克说，“温特勋爵派来的。”

“温特勋爵派来的！”白金汉跟着说了一遍，“让他进来。”

费尔顿进来。这时候白金汉把一件金线刺绣的、华丽的室内便袍扔在长沙发上，换上一件缀满珍珠的蓝天鹅绒紧身短上衣。

“温特勋爵为什么不亲自来？”白金汉问，“今天早上我等他。”

“他委托我转告大人，”费尔顿回答，“他十分遗憾，不能享有这个荣幸，因为他必须留在城堡里看管犯人，分不开身。”

“是的，是的，”白金汉说，“我知道这件事，他有一个女囚犯。”

“我想和大人谈的，正是这个女囚犯，”费尔顿说。

“好！谈吧。”

“公爵，我要对您说的只能让您一个人听见。”

“帕特里克，出去吧，”白金汉说，“不过留在铃声听得见的距离之内；我随时都会叫您。”

帕特里克出去了。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先生，”白金汉说，“谈吧。”

“公爵，”费尔顿说，“温特勋爵那天写信给您，请求您在一份与一个叫夏洛特·贝克森的女人的流放命令上签字。”

“是的，先生，我已经答复他，他可以亲自或者派人把这道命令送来让我签。”

“公爵，在这儿。”

“给我，”公爵说。

他从费尔顿手里接过那张纸，匆匆地看了一眼。他看清楚这确实是对他说起过的那道命令，于是放在桌子上，拿起羽笔，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备签上自己的名字。

“公爵，请原谅，”费尔顿阻止公爵签字，说，“您知道夏洛特·贝克森这个名字是这个年轻女人的真名字吗？”

“是的，先生，我知道，”公爵一边回答，一边把羽笔伸进墨水瓶蘸了蘸。

“这么说，大人知道她的真名字？”费尔顿语气生硬地问。

“我知道。”

公爵手中的羽笔已经接近那张纸。费尔顿脸色发白。

“大人知道这个真名字，”费尔顿又问，“仍旧要签吗？”

“当然，”白金汉说，“不是一次，我更愿意签两次。”

“我不敢相信，”费尔顿继续说，语气变得越来越生硬，越来越不连贯，“大人知道事关温特夫人……”

“我完全知道，但是对您也知道这件事我感到奇怪！”白金汉说。

“大人签这道命令不感到内疚吗？”

白金汉傲慢地望着年轻人。

“居然有这种事，先生，您知道不知道，”他对年轻人说，“您向我提出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我要是回答您，也未免太糊涂了。”

“大人，请您回答，”费尔顿说，“情况也许比您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白金汉想到年轻人是温特勋爵派来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

“丝毫不感到内疚，”他说，“温特勋爵知道米莱狄是一个罪恶极大的罪犯，对她的惩罚仅限于终身流放，这几乎等于赦免她了。”

公爵把羽笔放在纸上。

“您不能签署这道命令，公爵！”费尔顿说着，朝公爵走了一步。

“我不能签署这道命令？”白金汉说，“为什么？”

“因为您得扪心自问，您得公平地对待米莱狄。”

“要公平对待她，就该把她送往泰伯恩，”白金汉说，“米莱狄是个十恶不赦的女人。”

“大人，米莱狄是个天使，您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要求您释放她。”

“居然有这种事！”白金汉说，“跟我说这种话，您莫非疯了不成？”

“公爵，请原谅我！我尽我所能地说；我克制住自己。然而，公爵，考虑考虑您将要做的事，您别把事情做得过份！”

“您再说一遍？……上帝饶恕我！”白金汉叫了起来，“不过我看他是在威胁我！”

“不，公爵，我还是在恳求您，我要对您说：多加一滴水，满杯的水就会溢出来；再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给尽管犯了很多罪行可仍然得到宽容的人招来惩罚。”

“费尔顿先生，”白金汉说，“您给我从这儿出去，立刻叫人把您送进禁闭室。”

“公爵，请听我说完。您引诱了米莱狄，您侮辱了她，玷污了她。请您弥补您对她犯下的罪行，让她自由地离开吧，我不向您要求别的。”

“您不要求！”白金汉惊讶地望着费尔顿说，他把刚说的四个字中的每一个字都念得很重。

“公爵，”费尔顿继续说，他越说越慷慨激昂，“公爵，请您当心，整个英国都对您的不公正感到厌倦；公爵，您滥用了属于国王的权力；公爵，您遭到世人和上帝的厌恶。上帝以后将惩罚您，但是我，我今天就要惩罚您。”

“啊！这真是太过份了！”白金汉一边喊叫，一边朝房门走了一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尔顿拦住他。

“我谦恭地向您请求，”费尔顿说，“请求您签署释放米莱狄的命令；请您想想，她是个被您败坏名誉的女人。”

“先生，给我出去，”白金汉说，“不然我就叫人了，我要让人给您戴上镣铐关起来。”

“您叫不成人了，”费尔顿一边说着，一边站到公爵和放在一张镶银的独脚小圆桌上的铃中间，“您现在落到了上帝的手里。”

“您的意思是说，落到了魔鬼的手里，”白金汉叫了起来，他提高喉咙是为了吸引人来，然而并没有直接喊人。

“签署吧，米罗尔，签署释放温特夫人的命令吧，”费尔顿说着把纸推向公爵。

“强迫我签！您开玩笑！喂，帕特里克！”

“签吧，公爵！”

“决不签！”白金汉公爵说。

“决不签？”费尔顿说。

“来人哪！”白金汉公爵喊道，同时他向他的剑跳过去。

但是费尔顿不让公爵有时间拔出剑来，他从怀里拔出准备好的、米莱狄用来自杀的那把刀子。他一步朝公爵跳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帕特里克走进房间，嚷道：

“公爵，一封法国来的信！”

“法国来的！”白金汉叫了起来，他想到这封信是谁来的，把一切都忘了。

费尔顿利用这个机会，把刀子深深地刺进他的左肋，只露出刀柄在外面。

“啊！叛徒！”白金汉叫嚷道，“你杀了我……”

“杀人啦！”帕特里克大声喊叫。

费尔顿打算逃走，他朝周围看看，看到门开着，就奔进了隔壁拉罗舍尔的代表们在里面等着的那个房间；他奔跑着穿过房

间，冲向楼梯；但是在头一级梯极上他遇到了温特勋爵。温特勋爵看见他脸色苍白发青，精神异常，手上和脸色沾着血，于是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同时，叫了起来：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猜到了这件事，可惜迟了一分钟！啊！我这个人真不幸！真不幸！”

费尔顿没作任何反抗；温特勋爵把他交给卫兵们，卫兵们把他押到俯视大海的小平台上，等候新的命令。温特勋爵奔进白金汉的书房。

在候见厅里的那个人，听见公爵发出的叫声，又听见帕特里克的喊声，急忙冲进书房。

他看见公爵躺在一张沙发上，抽搐着的手紧紧按在伤口上。

“拉波尔特，”白金汉公爵用奄奄一息的声音说，“拉波尔特，您是她派来的吗？”

“是的，爵爷，”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的忠实的持衣侍从回答，“不过，也许太迟了。”

“别出声，拉波尔特！别人会听见您说的话；帕特里克，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啊，我不能知道她转告我什么了！我的上帝，我要死了！”

公爵昏了过去。

这时候温特勋爵、代表们、远征军的首领们、白金汉的侍从军官们，都一起涌进了这间房间，到处都可以听到白金汉绝望的叫喊。首相白金汉先生被刺的消息很快就从海军部传出去，传遍了整个城市。

一声炮响，宣布这个特大新闻。

温特勋爵揪自己的头发。

“迟了一分钟！”他叫了起来，“迟了一分钟！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多么不幸啊！”

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早上七点钟有人来通知他，从城堡的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窗子上有一条绳梯挂下来；他立刻跑到米莱狄的房间，发现房间空了，窗子敞开，窗栅栏被锉断，他立刻记起了达尔大尼央托信使口头转告他的警告，不禁为白金汉公爵担起心来了。他奔到马厩，来不及让人替马加上鞍子，跳上了遇到的第一匹马，就策马飞奔，到了海军部的院子里跳下马，匆匆奔上楼梯，在最上面一级，遇到了费尔顿。

不过白金汉公爵还没有死，他又醒过来，睁开眼睛；所有人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先生们，”他说，“让我单独跟帕特里克和拉波尔特在一起。”

“啊！您在这儿，温特！您今天早上给我派来了一个奇怪的疯子。您看他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

“啊！公爵！”温特勋爵叫了起来，“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了。”

“那您就错了，我亲爱的温特，”白金汉一边说，一边朝他伸过手去，“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值得另外一个人为他抱恨终身的；好，出去吧，我请求您。”

温特勋爵哭着走了出去。

书房里只剩下了受伤的白金汉公爵、拉波尔特和帕特里克。

有人去找医生，但是没有找到。

“您会活下去的，公爵，您会活下去的，”王后奥地利安娜的忠实仆人跪在公爵的沙发前面，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给我的信上说些什么？”白金汉有气无力地说，血不停地往外淌，为了谈谈他心爱的人，他忍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给我的信上说些什么？把她的信念给我听听。”

“啊！公爵！”拉波尔特说。

“照我吩咐的做，拉波尔特；你没有看到我没有时间好耽误了吗？”

## 三个火枪手

拉波尔特拆开火漆封印，把那张羊皮纸放到公爵眼睛前面；白金汉尽力想看清羊皮纸上的字，但是没有办到。

“快念吧，”他说，“念吧，我看不见了；念吧！因为我也许很快就会听不见，到死也不会知道她给我的信上说些什么了。”

拉波尔特不再提出异议，他念道：

公爵：

自从认识您以来，就因为您以及为了您我受尽了痛苦，看在这个份上，我恳求您，如果您关心我的安宁，就中断您为了对付法国而进行的大规模扩充军备，停止这场战争吧；对这场战争，人们在公开的场合说它的显而易见的起因是宗教，而私下里却说，它的秘而不宣的起因是您对我的爱情。这场战争不仅可能给法国和英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可能给您，公爵，带来使我抱恨终生的不幸。

您的生命受到威胁，请多加提防；从我将不再被迫把您看作一个敌人的时候起，您的生命对我将是宝贵的。

您的亲爱的  
安娜

白金汉集中他剩下的生命力，听拉波尔特念信。等信念完以后，他失望地问：

“拉波尔特，您有没有什么话要当面对我说了吗？”

“有，爵爷：王后委托我告诉您，要多加提防，好好保护自己，因为她得到消息，有人要谋杀您。”

“就这些，就这些吗？”白金汉迫不及待地又问。

“她还委托我告诉您，她永远爱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白金汉说。“谢天谢天！这么说，我的死对她说来将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死！……”

拉波尔特泪如雨下。

“帕特里克，”白金汉公爵说，“把放钻石坠子的那个小匣子替我拿来。”

帕特里克把公爵要的东西拿来，拉波尔特认出这件东西曾经是王后的。

“现在把上面有珍珠缀成她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的那个白缎子小口袋拿来。”

帕特里克又听从了他的吩咐。

“瞧，拉波尔特，”白金汉说，“这是我从她那儿得到的仅有的两件信物：这个小银匣子和这两封信。您把它们还给王后陛下；作为最后的纪念……（他在身边想寻找一样珍贵的东西）……您再添上……”

他还在寻找；但是，死亡临近，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只看到从费尔顿手里掉下来的那把刀子，刀身上染满鲜红的血，还在冒着热气。

“您再添上这把刀子，”公爵抓住拉波尔特的的手说。

当他还能够把小口袋放进银匣子，在让刀子落进匣子去时，他向拉波尔特做做手势，意思是说他不能说话了；接着是最后一次痉挛，他再也没有力气与它作斗争了，从沙发上滚落到地板上。

帕特里克大声喊叫起来。

白金汉想最后一次微笑，但是死亡使他的这个想法停住了。

这时候白金汉公爵的医生惊慌失措地来到了；因为他已经到了旗舰上，去找他的人不得不到旗舰上去把他找来。

他来到公爵身边，抓起公爵的手，在自己的手里握了一会儿以后又重新放下。



“毫无办法可想，”他说，“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帕特里克叫了起来。

听到这声叫喊，那一群人又回到房间来，到处是一片沮丧和混乱。

温特勋爵看见白金汉断气了，立刻跑去找被士兵们看押在海军司令部平台上的费尔顿。

“坏蛋！”温特勋爵对费尔顿说，从杀死白金汉以后，又恢复了平静和沉着，看来这平静和沉着不会再离开他了，“坏蛋！你干了些什么？”

“我替自己报了仇！”他说。

“替你自己！”温特勋爵说，“你应该说你做了那个该死的米莱狄的工具；不过，我要向你发誓，这桩罪行将是她的最后一桩罪行。”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费尔顿平静地说，“而且我不知道您想谈的是谁，米罗尔；我杀了白金汉先生是因为他两次拒绝您提升我为上尉。我仅仅惩罚了他的不公正，没有别的。”

温特惊愕地望着那些捆绑费尔顿的士兵，不知对他这种冷漠态度该怎么办。

然而有一件事情给费尔顿的神情坦然的额头添上了阴云。这个天真的费尔顿听到每一个响声，都以为是米莱狄的脚步声和嗓音，他担心米莱狄会跑来投入他的怀抱，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跟他一起去死。

突然间他打了一个哆嗦，从他所在的平台可以俯览整个海面，他的目光盯住了海上的一点。换一个人会把这一点看成是一只海鸥在波浪上摇晃，但是他用他那海员的鹰一般锐利的目光，认出了这是朝法国海岸驶去的单桅帆船的船帆。

他脸色发白，手按在他的已经破碎的心上，他一下子明白了米莱狄的整个背叛行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米罗尔！请给我最后一个恩惠。”他对温特勋爵说。

“什么恩惠？”勋爵问。

“几点钟了？”

勋爵掏出表来。

“九点差十分，”他说。

米莱狄把她离开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一听见宣布白金汉遇刺的炮声，就立刻吩咐起锚开船。

那条船在蓝天下航行，离海岸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抱着宗教狂的那种顺从天意的态度说，然而他没法把视线从那条小船上移开，无疑他相信自己看见了米莱狄的白色影子。

温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再观察他的痛苦表情，猜到了一切。

“坏蛋，你一个人先受到惩罚，”温特勋爵对被押走的，但是眼睛一直盯着大海的费尔顿说，“不过我以我哥哥的身后名声向你发誓，你的同谋犯米莱狄也逃不了。”

费尔顿低下了头，一言不发。

至于温特，他匆匆走下了楼梯，到港口去了。

## 第六十章 在 法 国

在知道白金汉遇刺身亡以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头一件担心的事是，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出去会使拉罗舍尔人气馁。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回忆录》中说，查理一世尽可能想长时间地向他隐瞒，关闭了英国的所有港口，不让一艘船出海，而且他亲自代替白金汉，担负起了监督军队出发的责任。

他要求严格执行他的这道命令。

但是在事件发生后五小时，也就是在下午两点钟，他才想到发布这道命令，因此已经有两艘船出了港口：其中一艘，我们已经知道，带走了米莱狄。米莱狄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她看到旗舰的桅杆上飘扬的那面黑旗，她更加深信白金汉遇刺身亡了。至于第二艘船，我们以后再说这艘船上载的是什么人，它是怎样离开的。

在这段时间里，拉罗舍尔的营地里却没有什麼新情况，只有国王感到非常无聊，于是决定偷偷到圣日耳曼去过圣路易节。他要求红衣主教给他准备一支仅由二十名火枪手组成的护送队。国王的无聊有时候也会感染红衣主教，因此他十分乐意给国王假期。他的这位国王答应在9月15左右回来。

德·特雷维尔得到红衣主教的通知后，立刻整理自己的鞍囊，因为他知道，不过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迫切地需要回巴黎去，所以不用说他指派他们参加了护送队。

四个年轻人只比德·特雷维尔晚一刻钟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是他们通知的头一批人。到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才看到红衣主教给他的恩典有多大价值；是红衣主教最后把他调进火枪队的，如果不是这样，他的朋友们走了，而他却留在营地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去，不用说是因为博纳希厄太太在贝蒂讷修道院，如果碰见她的死敌米莱狄肯定会有危险。因此阿拉密斯立即写信给图尔的内衣女商人玛丽·米雄，托她去请求王后准许博纳希厄太太离开修道院，躲藏到洛林或者比利时去。八九天以后，阿拉密斯收到了回信：

我亲爱的表哥：

您认为贝蒂讷修道院的空气对我们的年轻女仆不利，今随信附上我姐姐准许她离开贝蒂讷修道院的证明。我的姐姐十分愉快地把这份证明寄给您，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姑娘，期待着以后还有机会能帮助她。

我拥抱您。

玛丽·米雄

这封信附有一份证明文件，措词如下：

贝蒂讷女修道院院长接本证明后，请将由我推荐进入该院并受我保护的初学修女交给递交本文件的人。

安娜，1628年8月10日于罗浮宫

当然，阿拉密斯和那个把王后叫作姐姐的玛丽·米雄这种亲戚关系，引起了这些年轻人强烈的开玩笑的兴致。但是阿拉密斯听了波尔朵斯的那些粗俗的玩笑，脸上有两三次涨得通红以后，他恳求朋友们不要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还郑重其事地宣称，如果谁再就这个话题对他多说一句，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他再也不找他的表妹来做中间人了。

因此四个火枪手再也不提玛丽·米雄。只要他们留在拉罗舍尔的营地，这道命令就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因此达尔大尼央

## 三个火枪手

正要去向德·特雷维尔请假，老老实实在地把他请假的重要原因告诉他的这时候，有人给他和他的三个伙伴送来了这样的消息：国王要带二十名火枪手组成的护送队动身到巴黎去，而且他们四个人都参加护送队。

得到消息后他们高兴得大呼大叫。他们叫仆人带着行李先走，自己在次日上午出发。

红衣主教护送国王陛下，从絮热尔送到莫兹。到了莫兹后国王和红衣主教互相告别。

国王尽可能快地赶路，因为他希望在 23 日到达巴黎，然而他一边赶路，一边还要不时地停下来看放鹰捕喜鹊，他对这种消遣的爱好还是从前由吕依纳培养出来的，并且一直对它特别偏爱。遇到这种情况，二十个火枪手中，有十六个尽情地玩乐，但是阿多斯他们四个却拼命地低声抱怨。特别是达尔大尼央，他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个不停，对此波尔朵斯是这么解释的：

“有一位很高贵的夫人告诉我，这是因为有人在什么地方念叨您。”

在 23 日夜里护送队终于穿过巴黎市区；国王感谢德·特雷维尔，答应他给部下放四天假，条件是享受假期的人一个也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露面，违者关进巴士底狱。

头四个获得假期的人，不用说，当然是四个火枪手。不仅如此，阿多斯还说服了德·特雷维尔先生多给他两天假，而且在这六天之外还添了两夜，因为他们 24 日晚上五点钟动身，德·特雷维尔，把填写的日期推迟到 25 日早晨。

“哟，我的上帝，”达尔大尼央说，“我觉得我们为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给自己添了许多麻烦。用两天时间，累死两三匹马（我不在乎，我有钱），我就可以抵达贝蒂讷，我把王后的信交给修道院院长，把博纳希厄太太带回来，我不把她藏在洛林，不把她藏在比利时，我要把她藏在巴黎。在巴黎她可以藏得很好，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其是在红衣主教远在拉罗舍尔期间。一旦仗打完了回来，一方面我们有阿拉密斯的表妹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又为王后效过劳，王后一定会答应照我们希望的去做的。因此你们留在这儿。有我和普朗歇就足以应付这趟极其平常的奔波。”

阿多斯听了后，平静地回答：

“钱，我们也有；因为我还没有把卖钻石戒指分到的钱喝酒喝光，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没有把他们的那一份吃光。因此我们也可以像累死一匹马一样累死四匹马。不过好好想想，达尔大尼央，”他补充说，嗓音是那么阴沉，达尔大尼央听了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好好想想，贝蒂讷是红衣主教和罪大恶极的米莱狄的约会地点。如果您要对付的是四个男人，达尔大尼央，我就让您单独一个人去；而您要对付的是这个女人，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吧，但愿再加上我们的四个仆人，人数就足够了。”

“阿多斯，您吓坏我了，”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您到底怕什么呢，我的上帝？”

“什么都怕！”阿多斯回答。

达尔大尼央端详着伙伴们的脸。他们的脸也流露出深深担忧的表情。他们策马飞奔，继续赶路，没有再说一句话。

25日晚上他们进入阿腊斯，达尔大尼央刚刚下马到金针齿耙客店喝一杯葡萄酒。有一个骑马的人从驿站的院子里出来，这个人刚在驿站里换了一匹精神饱满的马，朝通往巴黎方向的大路奔驰而去。就在他经过沿街的大门时，风掀开他的披风，掀起了他的帽子，就在帽子已经离开他的脑袋时，他抓住它，连忙又戴上并且拉得低的，遮到眼睛上。

达尔大尼央眼睛盯住这个人，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手上的杯子也落到了地上。

“先生？您怎么啦？”普朗歇说……“啊！快来，先生们，我的主人发病了！”

## 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跑过来，看到达尔大尼央朝他的马奔过去。他们在门口拦住他。

“见鬼！”您这是往哪儿去呀？阿多斯向他嚷道。

“这是他！”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他脸色苍白，额头上还淌满汗水，“这是他！让我去追他！”

“他，到底是谁呢？”阿多斯问。

“他，就是那个人。”

“哪个人？”

“那个该死的人，每逢有什么不幸威胁我的时候，我总会看到我的灾星。就是我第一次遇见时陪着米莱狄的那个人，就是我要我的朋友阿多斯决斗时我在寻找的那个人，就是在博纳希厄太太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看见的那个人！我看见了，这是他，当风掀开他的披风时我认出了他。”

“见鬼！”阿多斯若有所思地说。

“上马，先生们，上马；让我们去追他，我们能抓住他。”

“我亲爱的，”阿拉密斯说，“您想想他去的方向和我们去的方向正相反；他骑的是一匹精神饱满的马，而我们骑的是四匹疲惫不堪的马；因此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马累死，也不可能追上他。让那个人走吧，达尔大尼央，我们要去救那个女人。”

“喂！先生！”一个管喂马的伙计一边追赶那个陌生人，一边叫喊，“喂！先生！这儿有一张从您的帽子里掉出来的纸！喂！先生！喂！”

“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半个皮斯托尔换这张纸！”

“好吧，非常乐意！在这儿！”

这个伙计高兴地回到客店的院子里去了；达尔大尼央打开那张纸。

“怎么样？”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围住他，问。

“只有一个词！”达尔大尼央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不错，”阿拉密斯说，“这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村庄的名字。”

“‘阿尔芒蒂埃尔。’”波尔朵斯念道，“阿尔芒蒂埃尔，我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城市或者村庄的名字是她亲手写的！”阿多斯叫了起来。

“这样的话，让我们小心保存这张纸，”达尔大尼央说，“也许我那半个皮斯托尔没有白白浪费。上马，我的朋友们，上马！”

四个火枪手朝贝蒂纳的方向奔驰而去。



## 第六十一章 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

罪大恶极的罪犯的命运都是预先注定的，因而他们虽然克服了所有的障碍，逃过了所有的危险，但是他们难逃上帝的惩罚。

米莱狄的情况正是这样。她在英法两国的巡洋舰中间穿过，到达布伦，没有遇到任何意外。

在朴次茅斯上岸时，米莱狄自称是一个英国人，受到法国迫害，从拉罗舍尔被驱逐了出来。经过了两天的航程，在布伦上岸时，她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法国人，又受尽英国人的折磨。

况且米莱狄有着她的美貌，她的尊贵的仪表，她的挥霍起皮斯托尔来的慷慨气派。上了年纪的港口总监吻她的手，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态度殷勤地免除她履行例行手续；她在布伦只稍作停留，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致拉罗舍尔城前营地，红衣主教德·黎塞留：

请放心，白金汉公爵大人绝不会出发来法国了。

米莱狄

25 日晚，贝蒂讷

又及：按照您的要求，我到贝蒂讷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去等候指示。

米莱狄确实是在当天晚上就动身了。黑夜来临，她在一家客店停下留宿。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出发，三个小时以后进入贝蒂讷。

她打听到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的地址，立刻就进入了该修道院。

女院长来迎接她。她让院长看红衣主教的命令。院长给她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房间，并且替她准备早餐。

过去的一切已经在米莱狄的心目中消失，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未来，她只看到红衣主教为她准备好的荣华富贵；她这次为他效劳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丝毫没有把红衣主教的名字牵连到这桩血淋淋的案件中去。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贪欲在煎熬着她，使得她的生活看上去就像那些在天空飞奔的云，时而反射出天蓝色，时而反射出火红色，时而又反射出暴风雨的浓黑色，在大地上除了破坏和死亡外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

吃过早餐以后，院长来看她。修道院里没有什么娱乐，善良的院长急于来结识新寄宿的米莱狄。

米莱狄想讨好院长；对她说来，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她力图显得和蔼可亲；她长得娇美动人，用她的引人入胜的谈话和她全身散发出来的优雅风度吸引住善良的院长。

院长是贵族出身，特别喜欢听宫廷故事，宫廷故事难得传到这儿，尤其是越过修道院的高墙，就更加困难，世俗社会的声音传到修道院门口就消失了。

米莱狄，五六年来她一直生活在贵族的倾轧中间，她对所有这些贵族的尔虞我诈都了如指掌；因此她开始和善良的院长谈法国宫廷里的，和国王的对宗教的过分笃信混杂在一起的社交习俗。她叙述宫廷里的爵爷们和夫人們的丑闻，她还略微谈到王后和白金汉的爱情。她谈了许多，是希望对方也能多少谈一点。

但是院长仅仅听，仅仅露出笑容，一句话也不说。然而米莱狄看到院长非常喜欢听这类事情，所以她继续讲下去；只不过她的话题转到了红衣主教身上。

但是她不知道院长是国王派，还是红衣主教派，因此她谨慎地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是院长呢，保持一种比刚才还要谨慎的克制态度，每逢米莱狄提到红衣主教的名字，她仅仅深深地地点一下头。

## 三个火枪手

米莱狄在修道院感到非常烦闷；因此她决定冒一下险，好马上知道该怎么对付。她想看看这位善良的院长的谨慎能坚持到什么地步，开始说红衣主教的坏话，先说得很隐晦，到后来说得很详细，她讲到了红衣主教和代吉荣夫人、马里翁·德·洛尔姆以及其他几个轻佻的女人之间的爱情。

院长听得很认真，她渐渐地兴奋起来，而且露出了笑容。

“好，”米莱狄想，“她对我说的话感到兴趣了。如果她是红衣主教派，她不会盲目地相信。”

于是她谈到了红衣主教对他的敌人所进行的迫害。院长仅仅在胸前划十字，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不赞成。

这使米莱狄更确信自己的看法正确，院长是国王派，而不是红衣主教派。米莱狄继续说下去，添油加醋，越说越离谱。

“我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院长最后说，“但是尽管我们离宫廷十分遥远，尽管我们置身于尘世的利益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些和您讲的情况类似的非常悲惨的例子。我们这儿寄宿的女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深受红衣主教报复和迫害之苦的人。”

“在您这儿寄宿的一个女客人？”米莱狄说，“啊！我的上帝，可怜的女人，我同情她。”

“你说得对，因为她确实值得同情：监狱，威胁，虐待，她什么苦都吃过了。不过，话说回来，”院长接着又说，“红衣主教也许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要这样做；尽管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不过我们总不该根据相貌来判断人。”

“好！”米莱狄自言自语，“谁知道呢！我也许要在这儿发现什么情况，我的运气真好。”

接着她脸上装出一副极其老实的表情。

“唉！”米莱狄说，“这一点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不应该相信人的外貌；但是如果连上帝的最美丽的创作都不应该相信，那还有什么好相信的呢？至于我，我这一辈子也许都要上当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骗，但是我将永远相信一个容貌引起我好感的人。”

“这么说，”院长说，“您愿意相信这个年轻女人是无辜的吗？”

“红衣主教不仅仅追究罪恶，”她说，“也追究美德。”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的惊讶，”院长说。

“对什么感到惊讶？”米莱狄天真地问。

“当然是对您的说法。”

“这种说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米莱狄笑容满面地问。

“既然是红衣主教把您打发来这儿，那就是说您是他的朋友，可是……

“可是我说他的坏话，”米莱狄接口说，把院长的想法和盘托了出来。

“至少您没有说他的好话。”

“这是因为我不是他的朋友，”她叹了口气说，“而是他的受害者。”

“可是他写的那封把您介绍给我的信呢？……”

“是一道命令，要我留在修道院，等以后他的打手来把我带走……”

“为什么您不逃走？”

“往哪儿逃？您认为如果红衣主教愿意伸出手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他不能达到的地方！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还能做到；但是一个女人，能做到吗？在您这儿寄宿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曾经试图逃跑吗？”

“没有，这倒是真的；但是她，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她是因为爱情才留在法国的。”

“如果是这样，”米莱狄叹了口气说，“她在爱，就不是一个完全不幸的人。”

“如此说来，”院长怀着不断增长的兴趣望着米莱狄说，“您

是又一个可怜的被迫害的女人吗？”

“唉，是的！”米莱狄说。

院长担心地望着米莱狄，望了一会儿，好像在她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您不是我们的神圣信仰的敌人吧？”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米莱狄叫了起来，“我，新教徒？啊！不，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如果这样，夫人，”院长微笑着说，“那么，您待在里面的这所房子不会成为一座非常冷酷的监狱，为了使您喜欢您的监禁生活而必须做的事，我们都会做到的。另外您还能在这儿找到那个由于宫廷里的什么密谋而受到迫害的年轻女人。她和蔼可亲，讨人喜欢。”

“她叫什么名字？”

“她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托付给我的，用的名字是凯蒂。我没有打算去了解她另外的名字。”

“凯蒂！”米莱狄叫了起来，“什么！您能肯定？……”

“肯定她叫了这个名字吗？当然，夫人，您可能认识她吗？”

米莱狄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可能就是从前的那个侍女，不由得暗自笑了起来。她想起这个年轻姑娘，就怒火填膺；进行报复的愿望使米莱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她又马上恢复了那种平静而和蔼的表情。

“我对这个年轻女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她？”米莱狄问。

“今天晚上，”院长说，“甚至今天白天。但是您亲口对我说过，您旅行在外已经有四天之久；今天早上您五点钟就起来了，您一定需要休息。躺下来睡一觉，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会叫醒您。”

一次新的冒险活动使米莱狄感到了兴奋，尽管在这种兴奋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绪的支持下，她完全可以不用睡觉，但是她还是接受了院长的建议。两个星期来，她经受了种种不同的情绪的波动，即使她的铁打的肉体还能够支持住疲劳，她的心灵还是需要休息的。

因此她和院长告辞以后，就躺到了床上渐渐入睡了。她记起了红衣主教曾经答应她，如果她这次获得成功，就有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采取行动的自由。她已经获得成功，因此达尔大尼央要受她的摆布了！

惟一让她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她想到了她的丈夫。她原来以为德·拉费尔伯爵已经死了，或者至少已经移居国外，没想到他变成了阿多斯，达尔大尼央的最要好的朋友，重新出现在她面前。

不过，如果他是达尔大尼央的朋友，那么他一定也在王后来挫败红衣主教的计划的那些诡计中助了达尔大尼央一臂之力。如果他是达尔大尼央的朋友，他也就是红衣主教的敌人。毫无疑问，她也能成功地把她引进报复圈套里。

所有这些希望对米莱狄来说都是愉快的，因此她在这些想法哄骗下很快就睡着了。

她被一种温和的噪音叫醒。她睁开眼睛，看见院长由一个年轻女人陪着，这个年轻女人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气色很好，盯着她看，目光充满了善意的好奇。

这个年轻女人的脸对她说来是完全陌生的。她们两个人一边说客套话，一边仔细的互相观察着。她们两个都非常美，不过是完全不同的美。然而米莱狄露出了微笑，因为她看出她在高贵的气派和优雅的举止上远远胜过这个年轻女人。

院长给她们互相做了介绍以后，她就把这两个年轻女人单独留下了。

初学修女看到米莱狄躺着，想跟随院长离开，但是米莱狄留住了她。

## 三个火枪手

“夫人，怎么，”米莱狄对她说，“我刚见到您，您就要离开我？然而，我为了不得不在这儿度过的时间，我多少希望得到您的陪伴。”

“不，夫人，”初学修女回答，“我以为现在您不需要我陪，因为我看见您在睡觉，您一定很疲倦。”

“哎呀！”米莱狄说，“睡觉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醒来后身心愉快。这种醒来后的身心愉快您已经给我了；让我尽情地享受享受吧。”

米莱狄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床旁边的一把扶手椅跟前。

初学修女坐下了。

“我的上帝！”她说，“我有多么不幸！我来到这儿已经有六个月了，连一点儿娱乐也没；您来了，以后有您作伴可就太好啦，而且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修道院！”

“怎么！”米莱狄说，“您很快就要出去了？”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初学修女说，脸上流露出快乐表情。

“我好像听说您因为红衣主教吃过不少苦，”米莱狄继续说下去了，“这又是一个使我们之间产生好感的原因。”

“这么说，我们好心的院长嬷嬷告诉我的是真的了，您也是坏蛋红衣主教的受害者？”

“嘘！”米莱狄说，“即使在这儿，我们也别这样谈论他；我的所有不幸都来自我当着一个女人的面说了和您刚才说的差不多相同的话，我相信这个女人是我的朋友，但是她出卖了我。您呢，您也是被人出卖的受害者吗？”

“不，”初学修女说，“我对我爱的一个女人忠心，为了她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为了她我现在就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她抛弃了您，是吗？”

“我也曾经有过这个错误的想法，但是两三天前我知道这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法是错误的，我要为此感谢上帝；如果真的是她把我忘了，我会非常难过的。不过您呢，夫人，”初学修女继续说，“我，觉得您是自由的，如果您想逃走，那全取决于您自己。”

“在这儿我不熟悉，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也没有钱，您要我到哪儿去呢？……”

“啊！”初学修女叫了起来，“说到朋友，无论您到哪儿都会有的，您看上去是那么善良，而且您又长得那么美！”

“尽管如此，”米莱狄一边说，一边使她的微笑变得更温和，“我仍然是孤孤单单，受到迫害。”

“请听我说，”初学修女说，“应该对上帝抱着希望；我们做过的好事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辩护的时刻总会来到的。瞧，尽管我地位低微，又无权无势，您遇到了我，也许对您来说是件幸运事，因为如果我从这儿出去，嗯！我有几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在为我进行活动以后，也可能会为您进行活动。”

“啊，我说我孤孤单单，”米莱狄说，她企图用谈她自己的事来引得初学修女开口，“并不是说我没有地位高的熟人；地位高的熟人我也有几个，但是，他们见了红衣主教也要发抖。连王后也不敢支持别人反对红衣主教；我有证据可以证明，王后陛下尽管心地极其善良，也不止一次地在红衣主教发怒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那些为她效力的人。”

“夫人，请相信我，王后看上去好像抛弃了那些人，但是，这只是表面的：那些人越是受到迫害，她越是想到他们。往往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他们却得到了王后的帮助。”

“唉！”米莱狄说，“这一点我相信，因为王后心地非常善良！”

“啊！这么说，您一定认识王后，所以才会这样谈论她！”初学修女兴奋地叫了起来。

“应该说，”米莱狄说，她已经被逼到了绝路，“我没有认识



王后的荣幸；但是我认识她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我认识德·皮唐热；我在英国认识迪雅尔，我还认识德·特雷维尔！”

“德·特雷维尔！”初学修女叫了起来，“您认识德·特雷维尔。”

“当然认识，还很熟。”

“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啊，您就要看到，”初学修女叫道，“我们马上就会成为完全熟识的朋友了。如果您认识德·特雷维尔，您一定到他家里去过？”

“经常去！”米莱狄说，她看到谎话获得成功，打算把谎话一直说到底。

“在他家里，您一定见过他的火枪手？”

“凡是他经常接待的人我都认识！”米莱狄说，这次谈话开始真的让她感到兴趣了。

“把您认识的举几个出来，您将看到他们会是我的朋友。”

“好啊，”米莱狄为难地说“我认识德·皮唐热，德·库蒂伏隆，德·费吕萨克。”

初学修女让她说下去，看到停住，于是问：

“您不认识一个叫阿多斯的贵族吗？”

米莱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尽管她尽力控制自己，还是忍不住发出一声叫喊，同时抓紧初学修女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咦！你怎么啦？啊！我的上帝，”初学修女问，“莫非我说了什么使您感到不舒服的话？”

“没有；不过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惊讶，因为我也认识这位贵族，我发现您对他非常熟悉，不免感到了奇怪。”

“啊，是的，非常熟悉！非常熟悉！不仅仅他，还有他的朋友们：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两位先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我也认识他们！”米莱狄叫了起来，她感到一股寒气一直透进她的心窝里。

“哟！如果您认识他们，您一定知道他们都是些好心的、坦诚的人。如您需要帮助，为什么不找他们呢？”

“应该说，”米莱狄结结巴巴地说，“实际上我跟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很深的交情，我了解他们是因为我听他们的一个朋友，达尔大尼央，经常谈起他们。”

“您认识达尔大尼央？”初学修女也抓紧米莱狄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叫了起来。

接着她注意到米莱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于是说：

“请原谅，夫人，您认识他，是什么关系？”

“噢，”米莱狄为难地回答，“是朋友关系。”

“夫人，您骗我，”初学修女说，“您是他的情妇。”

“夫人，您才是！”米莱狄也叫了起来。

“我？”初学修女说。

“是的，您；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您是博纳希厄太太。”

博纳希厄太太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一步步朝后退。

“啊，别不承认！说吧，”米莱狄接着又说。

“好吧！是的，夫人！”初学修女说，“我们是情敌吗？”

一股怒火猛然升起，米莱狄的脸涨得通红，换了在另外的情况下，博纳厄太太会吓得逃走，但是她完全被自己的嫉妒心控制住了。“好，说吧，夫人，”博纳希厄太太接着坚定有力说，“您曾经是、还是现在是他的情妇？”

“啊！不！”米莱狄叫了起来，“从来就不是！从来就不是！”

“我相信您说的，”博纳希厄太太说，“不过，您刚才为什么这样大声叫了起来呢？”

“怎么，您不明白！”米莱狄说，她已经从心慌意乱中恢复过来，又变得和原来一样沉着了。

“您要我怎么明白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您不明白达尔大尼央先生是我的朋友，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己？”

“真的？”博纳希厄太太说。

“您不明白我什么都知道，知道您在圣日耳曼的那所小房子里被绑架，知道达尔大尼央的失望，他的朋友们的失望，知道他们从那时候起一直在徒然寻找您！想想看，我在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突然和您，和他全心全意爱着的您，和他使我在没见到您以前已经爱上了的您见了面，您要我怎么能不感到惊奇呢！啊，亲爱的博纳希厄太太，我找到您啦，我终于见到您啦！”

米莱狄说着朝博纳希厄太太伸出双臂。博纳希厄太太对米莱狄刚说的这番话深信不疑，刚才她还相信米莱狄是她的情敌，现在却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真挚的和忠实的朋友了。

“啊！原谅我！原谅我！”她一边大声说，一边情不自禁地伏在米莱狄的肩头上，“我是那么地爱他！”

两个女人互相拥抱了一会儿。如果米莱狄的力气和她仇恨一般大，可以肯定博纳希厄太太决不可能活着从这次拥抱中摆脱出来。但是米莱狄不能闷死她，只好向她微笑。

“啊，亲爱的美人！我的好孩子！”米莱狄说，“见到您我真高兴！让我好好看看您。”她一边这么说，一边仔仔细细地看她，“啊！根据达尔尼央对我说的，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我完全认出您来了。”

博纳希厄太太不可能猜到在这个开朗的额头后面，在这种如此明亮的、她只看到关心和同情的眼睛后面，有着多么残酷可怕的想法。

“这么说，您知道我受了不少苦，”博纳希厄太太说，“因为他对您说过我受过不少苦。但是为他受苦，这是一种幸福。”

米莱狄机械地跟着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这是一种幸福。”

她脑子里在想着别的事。

“再说，”博纳希厄太太继续说下去，“我的苦难就要结束了；明天，也许今天晚上，我将再见到他，到那时过去不复存在了。”

“今天晚上？或明天？”米莱狄叫了起来，博纳希厄太太的几句话把她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在等他的什么消息吗？”

“我等的是达尔大尼央。”

“达尔大尼央，上这儿来！”

“是的。”

“可是这不可能的！他跟随红衣主教在围攻拉罗舍尔；要等城攻下来以后他才能回来。”米莱狄说。

“您这么相信，但是对高贵而忠诚的达尔大尼央来说，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啊！我不能相信您说的！”

“好吧！看看这个！”不幸的博纳希厄太太在过分的骄傲和快乐中一边说一边把一封信递给米莱狄。

“德·谢弗勒兹夫人的笔迹！”米莱狄暗自思量，“啊！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这方面有勾结！”

接着她急急忙忙地看下面这几行字：

我亲爱的孩子，做好准备吧；达尔大尼央很快就要来看您了，他来看您，仅仅是为了把您从保护您的安全的监狱里接出去。因此做好动身的准备，永远不要对我们感到失望。

我们极其可爱的加斯科尼人新近又一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勇敢和忠诚，请告诉他，有人对他的警告非常感谢。

“是的，是的”米莱狄说，“是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您知道这个警告指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猜想是他把红衣主教的什么新的阴谋诡计通知了王后。”

“对，肯定是这样！”米莱狄说着把信还给博纳希厄太太，同时她把脑袋垂落到胸口上。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马匹的奔跑声。

“啊！”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朝窗口奔去，“难道是他已经来了？”

米莱狄留在床上，惊讶得楞住了；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出乎意料的事，她平生头一次慌了神，没了主意。

“他！他！”她低声叨唠着，“难道他来了？”

她留在床上，两眼发呆。

“唉，不是的！”博纳希厄太太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过看样子是朝这儿来的；是的，他跑得慢下来了，他停在门口，他在拉门铃。”

米莱狄从床上跳下来。

“您能肯定不是他？”她说。

“啊！是的，我能肯定！”

“您也许看错了。”

“啊，只要看到他的毡帽上的羽毛，他的披风的下摆，我就能立刻认出他来！”

米莱狄继续穿衣服。

“没有关系！您说这个人是从这儿来的？”

“是的，他进来了。”博纳希厄太太说。

“他可能来找我，也可能来找您。”

“啊！我的上帝！您看上去多么激动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我承认，我不像您那么信心十足，我害怕从红衣主教那儿来的一切。”

“嘘！”博纳希厄太太说，“有人来了！”

果然门开了，院长走了进来。

“您是从布伦来的吗？”她问米莱狄。

“是的，我是从布伦来的，”米莱狄冷静地回答说，“谁找我？”

“一个不愿意说出自己名字，但是受红衣主教派遣来的人找您。”

“他要找我说话？”米莱狄问。

“他要找一个从布伦来的夫人说话。”

“好吧，院长嬷嬷，请让他进来吧。”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博纳希厄太太说，“会是什么坏消息吗？”

“我想是的。”

“您一个人会见这个陌生人，不过等他一走，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立刻就回来。”博纳希厄太太说。

“当然可以！我求您了。”

院长和博纳希厄太太出去了。

米莱狄一个人留下，眼睛盯住房门；过了一会儿从楼梯上传来马刺碰着级梯的响声。接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

米莱狄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这个人是红衣主教死心塌地的效忠者德·罗什福尔伯爵。

## 第六十二章 两种魔鬼

“啊！”罗什福尔和米莱狄同时叫了起来，“是您！”

“是的，是我。”

“您从哪儿来。”米莱狄问。

“从拉罗舍尔来，您呢？”

“从英国来。”米莱狄回答说。

“白金汉呢？”

“不是死了，就是伤势严重。我离开时什么有关他的情况一点都没能得到，只知道有一个宗教狂刚刺杀了他。”

“啊！”罗什福尔露出笑容说，“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红衣主教听了一定会感到满意！您通知他了吗？”

“我在布伦写了一封信给他。但是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红衣主教不放心，派我来找您。”

“我昨天刚到。”

“从昨天起您干了些什么？”罗什福尔说。

“我没有浪费时间。”

“啊！这一点我能猜到！”

“您知道我在这儿遇到了谁？”

“不知道。”

“猜猜看。”米莱狄说。

“我怎么能猜得出？”

“王后营救出狱的那个年轻女人。”

“年轻的达尔大尼央的情妇？”

“对，博纳希厄太太；红衣主教不知道她躲在哪儿。”

“哟！”罗什福尔说，“这又是一个巧合，我和您在这儿相遇的巧合具有同等价值；红衣主教确实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我和博纳希厄太太面对面相见时，”米莱狄继续说，“您能想得出我有多么惊讶吗？”

“她认识您？”

“不。”

“这么说，她把您看成一个陌生人了。”罗什福尔说。

米莱狄露出笑容。

“我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说真的，”罗什福尔说，“只有您，才能创造出这种奇迹来。”

“骑士，真是幸运，”米莱狄说，“因为您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吗？”

“不知道。”

“有人要在明天或者今天下午带着王后的命令来接她离开这儿。”

“当真！是谁来接她？”

“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们。”米莱狄回答说。

“他们要真的这么干，我们就不得不把他们送进巴士底狱。”

“以前为什么不把他们逮捕送进巴士底狱？”

“有什么办法！因为红衣主教对这几个人有些偏爱，我真弄不懂是什么缘故。”

“真的吗？”

“真的。”罗什福尔说。

“好吧！您把这件事告诉红衣主教，罗什福尔：告诉他，他和我在红鸽棚客店的谈话被阿多斯他们四人听见了；告诉他，在他离开以后，他们中间的阿多斯上楼来，把他给我的全权证书强行夺走；告诉他，他们把我到英国去的事通知了温特勋爵；还有，他们差一点又像他们使有关钻石坠子的使命受挫一样使我这一次的使命受挫；告诉他，在这四个人中只有两个让人畏惧，那



## 三个火枪手

就是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告诉他，第三个，阿拉密斯，是德·谢弗勒兹夫人的情夫；应该让他活着，我们能知道他的秘密，也许对我们有用；至于第四个，波尔朵斯，这是个傻瓜，自命不凡的人，糊涂虫，根本用不着把这个人放在心上。”

“不过这四个人眼下应该在围攻拉罗舍尔。”

“我原来也和您一样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博纳希厄太太接到德·谢弗勒兹夫人一封信，而且还让我看了，这封信使我相信四个火枪手正在采取行动，到这儿来把她接走。”

“见鬼！怎么办呢？”

“关于我，红衣主教对您有什么吩咐？”

“拿到您的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报告后，骑驿马赶回去。等他知道您做过的事以后，再考虑您下一步应该干什么。”罗什福尔回答说。

“这么说，我应该留在这儿？”

“留在这儿或者附近。”

“您不能带我一起走吗？”米莱狄问。

“不能，这是命令。在营地附近，您会被认出来的；况且您的出现，您也明白，会连累红衣主教。”

“这么说，我应该留在这儿或者附近。”

“不过，您得先告诉我，您在什么地方等候红衣主教的消息，好让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您。”

“听好，我大概不能留在这儿。”

“为什么？”罗什福尔问。

“您忘了我的那些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这儿。”

“这倒是真的；不过这样一来，博纳希厄太太就要从红衣主教手里溜走啦。”

“得啦！”米莱狄笑着说，“您忘了我是博纳希厄太太最好的朋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这倒是真的！因此关于博纳希厄太太，我可以对红衣主教说……”

“他只管放心好了。”米莱狄说。

“就这些？”

“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猜得出。现在，让我们看看我应该做些什么？”

“立即动身回去；我觉得您带去的消息很重要，得赶紧走。”

“可是我的四轮马车坏了。”罗什福尔说。

“好极了！”

“怎么好极了？”

“因为我需要您的马车。”米莱狄说。

“那我怎么走呢？”

“快马加鞭。”

“您说得倒轻松，一百八十法里地呢。”

“那算得了什么？”

“就这样办吧，还有吗？”罗什福尔说。

“还有，在经过利莱尔时，把您的马车给我派来，同时吩咐您的仆人听从我的差遣。”

“好。”罗什福尔说。

“您身上一定带着红衣主教的什么命令吧？”

“我带着他给我的全权证书。”

“您拿出来让院长看看，您就说或者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有人来找我，我必须跟随以您的名义来的那个人走。”米莱狄说。

“很好！”

“别忘了在跟院长说话时，要狠狠地骂我两句。”

“这为什么？”福什福尔说。

“因为我说我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受害者。我必须引起博纳希厄太太的信任。”

## 三个火枪手

“完全正确。现在您愿不愿意写一份关于所有发生的事的报告交给我？”罗什福尔说。

“我已经把这些事讲给您听过了，您的记忆力很好，把我对您说过的话复述一遍就行了，一张纸可能丢失。”

“您说得有理，不过得让我知道上哪儿去找您，别让我在附近一带到处空跑。”

“说得有理，您等一等。”

“您要一张地图吗？”

“啊！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

“您？什么时候您来过这个地方？”

“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米莱狄说。

“真的吗？”

“您看，在某一个地方长大，有时候也能派上用处。”

“那您在哪儿等我？……”罗什福尔问。

“让我考虑一下，噢，就在阿尔芒蒂埃尔吧。”

“阿尔芒蒂埃尔，是什么地方？”

“利斯河边的一座小城；只要过了河，我就到了外国地界。”

“好极了！不过，当然是在危急的情况下您才过河。”

“当然。”米莱狄说。

“在危急情况下，我怎么知道您在哪儿呢？”

“您不需要您的仆人吧？”

“不需要。”

“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吗？”

“经得起考验。”罗什福尔说。

“把他给我；没有人认识他，我把他留在这儿，他可以把您领到我所逮的地方。”

“您是说您在阿尔芒蒂埃尔等我？”

“是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这个地名给我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我怕我会忘掉；一个地名，不会连累什么人，您说是不是？”

“谁知道呢？没关系，”米莱狄一边说，一边在半页纸上写下地名，“我不在乎。”

“啊！”罗什福尔说着，从米莱狄手里接过那半页纸，折起来，放到毡帽的夹层里面，“况且，我会好好地保护这张纸的，一路上不停地背这个地名。现在，再没有什么了吧。”

“好像没有了。”

“让我们好好回忆一下：白金汉不是死了就是受了重伤；您和红衣主教的谈话被四个火枪手听见了；温特勋爵得到您到达朴次茅斯的通知；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应该关进巴士底狱；阿拉密斯是德·谢弗勒兹夫人的情夫；波尔朵斯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博纳希厄太太找到了；尽快地把马车给您送来；让我的仆人听候您的差遣；为了不让院长起疑心，得把您当成红衣主教的一个受害者；阿尔芒蒂埃尔在利斯河旁边。就这些？”

“真的，我亲爱的骑士，您的记忆力好得令人惊奇。对了，还要加上一件事……”

“什么事？”罗什福尔问。

“我看见有片漂亮的树林，它该是紧靠着修道院的花园，您就说允许我在这片树林里散步；谁知道呢？我也许会需要从一扇后门出去。”

“您什么都想到了。”

“可您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忘了问我需不需要钱。”米莱狄说。

“对，您想要多少钱？”

“您带着的全部金币。”

“我差不多有五百皮斯托尔。”

“我也有这么多；有一千皮斯托尔可以应付一切了；把您的口袋掏空吧。”

“全在这儿了。”罗什福尔说。

“好！您就动身吗？”

“一个小时以后；稍许吃点东西，同时我还要派人去找一匹驿马。”

“好极了！再见，骑士！”米莱狄高兴地说。

“再见，伯爵夫人！”罗什福尔说。

“请代我向红衣主教致意。”

“请让我向您致意。”

米莱狄和罗什福尔相视一笑，然后就分手了。

一个小时以后，罗什福尔骑上马，奔驰而去；五个小时以后，他路过阿腊斯。

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达尔大尼央已经认出罗什福尔；在认出他以后，四个火枪手又怎样因为担心而更加急急忙忙朝贝蒂纳赶路。

## 第六十三章 最后一击

罗什福尔刚出去，博纳希厄太太就进来了。她发现米莱狄笑容满面。

“哎呀！”博纳希厄太太说，“您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红衣主教要派人来带走您吗？”

“博纳希厄太太，谁对您说的？”米莱狄问。

“我听见那个人亲口讲的。”

“到这儿来，坐在我身边。”米莱狄说。

“我来了。”

“等一等，让我查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听我们说话。”

“为什么要采取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博纳希厄太太说。

“您会明白的。”

米莱狄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朝走廊里看了看以后，回来在博纳希厄太太身边坐下。

“哟，”她说，“他的角色扮演得真好。”

“谁？”

“就是作为红衣主教的使者来见院长的那个人。”米莱狄说。

“难道他是在扮演一角色？”

“对，博纳希厄太太。”

“这个人难道不是……”

“这个人。”米莱狄压低了嗓音说，“是我的哥哥。”

“您的哥哥！”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

“好！只有您知道这个秘密，如果您把这个秘密说给任何人听，我就完了，您说不定也会完了。”

“啊！我的上帝。”

“听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哥哥来救我，他打算使用武力把

## 三个火枪手

我从这儿抢走，没想到他碰上了奉红衣主教命令来带走我的密使，于是，他就盯密使的梢。在路上到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地点，他拔剑在手，责令红衣主教的使者交出携带的证件；这个使者打算抵抗，我哥哥把他杀了。”

“啊！”博纳希厄太太打着哆嗦说。

“这是惟一的办法，您想想看。我哥哥于是决定以计谋来代替武力；他把证件拿到手，扮成红衣主教的密使来到这儿，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辆红衣主教派来的马车把我带走。”

“我明白了；这辆马车是您哥哥给您派来的。”

“对，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您接到的那封信，您以为是德·谢弗勒兹夫人写的……”

“怎么样？”

“它是假的。”

“怎么会呢？”

“不错，是假的；这是一个圈套，好让他们来带走您时，您不会反抗。”

“可是，来的人是达尔大尼央啊。”

“您错了，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们还在围攻拉罗舍尔，是不能回来的。”

“您怎么知道的？”博纳希厄太太问。

“我的哥哥遇见了一些穿火枪手衣服的红衣主教的密使。他们将会到门口来叫您，您以为是朋友来了，他们就劫持您，把您带回巴黎。”

“啊！我的上帝！在这乱糟糟的一大堆罪恶企图中间，我的脑袋都给吓昏了。我感到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博纳希厄太太双手捧住额头，接着说，“我会发疯的！”

“等等……”

“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听见马蹄声，这是我哥哥骑马走了；我想向他最后告别，来。”

米莱狄打开窗子，朝博纳希厄太太做了个手势，要她也过来。博纳希厄太太走了过去。

罗什福尔骑着马奔驰而过。

“再见，哥哥。”米莱狄喊道。

罗什福尔抬起头，看见两个年轻女人，他一边跑，一边朝米莱狄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

“这个好心的乔治！”她说，关上门，脸上充满了友爱和伤感的表情。

她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好像陷入了沉思之中。

“亲爱的夫人！”博纳希厄太太说，“请原谅我打扰了您！不过您建议我该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您比我有经验，说吧，我听您的。”

“首先”米莱狄说，“很可能是我弄错了，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们真的会来救您。”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这样美满的幸福不是为我准备的！”

“这么说，您明白了；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种比谁先到的竞赛。如果是您的朋友们在速度上获胜，您就得救了；如果是红衣主教的仆从们获胜，您就完了。”

“啊！对，对，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博纳希厄太太说。

“有一个十分简单、十分自然的办法……”

“什么办法，说说看？”

“在附近躲藏起来，这样就可以查明来找您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但是在哪儿等待呢？”



## 三个火枪手

“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自己也要停下来，躲藏在离这儿几法里以外，等待着我哥哥来接我；好吧！我带您一起走，我们在一起躲藏，在一起等待。”米莱狄说。

“可是这儿的人不会放我走，在这儿我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囚犯。”

“既然这儿的人相信我是根据红衣主教的命令走的，就不会相信您也会急着想跟我一起走。”

“怎么样？”

“是这样！马车停在门口，您向我告别，您登上踏脚板，来接我的我哥哥的仆人事先得得到通知，他朝马车夫做个暗示，马就拉着我们奔驰而去。”

“但是，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如果他来了怎么办呢？”

“我们会知道的。”

“怎么才会知道呢？”

“再容易没有了。我们把我哥哥的那个仆人再派到这儿来，让他化装，住到修道院的对面，如果来的人是红衣主教的密使，他就待着不动；如果是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们，他就把他们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米莱狄说。

“难道他认识他们？”

“当然认识，他不是在我家里见过达尔大尼央先生吗？”

“啊！是的，是的，您说得对；这么一来，一切顺利；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要离这儿太远。”博纳希厄太太说。

“离这儿最多七八法里；不过我们要停留在边界上，一有紧急情况我们就离开法国。”

“从现在到那时之间，应该做些什么呢？”

“等待。”

“不过，他们要是来了呢？”

“我哥哥的马车比他们先到。”米莱狄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来接您的人到了，我不在您身边，那该怎么办？譬如说，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呢？”

“您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博纳希厄太太说。

“对院长说，为了我们尽可能少分开，您要求她允许您和我一块儿吃饭。”

“她会允许吗？”

“他应该同意您的要求。”

“啊！很好！这样一来我们连一分钟也不会分开了！”

“好吧！您下楼到她那儿去，向她提出您的请求！我感到头发胀，我要到花园里去走走。”米莱狄说。

“去吧，我到哪儿找您？”

“这儿，一个小时以后。”

“这儿，一个小时以后；啊！您真好，我不知道怎样感激您。”

“我怎么能不对您关心呢？即使您不是这么美丽可爱，您不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的女朋友吗！”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啊！他不知会怎样感激您啊！”博纳希厄太太说，

“但愿如此。好！一切都说定了，让我们下楼吧。”

“您到花园里去？”

“是的。”

“走这条走廊，有一座小楼梯通往花园。”

“好极了！谢谢。”米莱狄说。

米莱狄和博纳希厄太太相互交换了一个亲切的微笑后便分手了。

米莱狄讲的是真话，她的脑袋确实发胀。因为她的计划还像一堆乱麻似的纠缠在她的脑袋里。她需要单独一个人待着，把她

的思路理理清。她隐隐约约地看到以后的事；但是她需要安静，好让她把头脑里的模糊打算理理清楚。

最紧急的一件事是把博纳希厄太太骗走，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必要时把她留在那里作为人质。米莱狄开始在为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结局担心，因为她知道在这场斗争中她的那些敌人表现出的坚决程度和她表现出的顽强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另外，她还像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一样，感觉到这个可怕的结局即将来临。

因此，对米莱狄来说，最主要的是把博纳希厄太太掌握在自己手里，博纳希厄太太，就是达尔大尼央的一切，她的性命，他心爱的女人的性命对达尔大尼央说来，比他本人的性命还要宝贵；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她可以成为谈判的筹码，而且肯定可以因此而获得有利的条件。

然而有一点已经确定：博纳希厄太太会毫不怀疑地跟她走。一旦带着她躲藏在阿尔芒蒂埃尔，很容易让她相信达尔大尼央没有到贝蒂讷来。顶多半个月，罗什福尔就可以回来了；况且在这半个月里，她还可以考虑怎么来向阿多斯他们四个人进行报复。谢天谢地，她不会感到烦闷，因为她有了最愉快的消遣，这就是把一个报复计划考虑得尽可能地周密。

米莱狄一边思索，一边朝四周看看，把花园的地形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她好像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既预见到了胜利，也预见到了失败，按照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做好前进或者后退的准备。

一个小时以后，她听见博纳希厄太太叫她，博纳希厄太太的噪声十分温和悦耳。好心的院长当然完全表示同意，作为开始，她们将在一起吃晚饭。到了院子里，她们听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声音。

米莱狄仔细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听见了吗？”她说。

“听见了，是一辆马车的行驶声。”博纳希厄太太说。

“是我哥哥给我们派来的那辆马车。”

“啊！我的上帝，”

“好，拿出勇气来！”

有人拉修道院的门铃，米莱狄没有弄错。

“上楼到您的房间去，”她对博纳希厄太太说，“您一定有几件珠宝要带走。”

“我有他写给我的信。”博纳希厄太太说。

“好吧！快去取，然后到我的房间来找我，让我们赶快把晚饭吃好；可能我们要赶一段夜路，应该积蓄一些体力。”

“伟大的上帝！”博纳希厄太太把手放在胸口上，说，“我的心跳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能走路了。”

“勇敢些，听我说，勇敢些！想想看，再过一刻钟您就得救了，别忘了您是为了达尔大尼央才去做您要做的事。”

“啊！对了，一切都是为了他。您用一句话就使我恢复了勇气。您去吧，我等一会儿来找您。”

米莱狄急急忙忙上楼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见到了罗什福尔的仆人，向他——做了指示。

仆人应该等候在门口；万一火枪手来了，马车就立即迅速离开，围绕修道院转个圈子，到树林另一边的小村里去等米莱狄。在这种情况下，米莱狄就穿过花园，徒步走到那个村子。

如果达尔大尼央他们没有来，一切都照讲定了的进行：博纳希厄太太借口向她告别，登上马车；她把博纳希厄太太带走。

博纳希厄太太进来了，为了消除她可能有的疑心，米莱狄又当着她的面，对仆人原原本本重复说了一遍。

米莱狄问了几句有关马车的话；这是一辆三匹马拉的轻便马车，赶车的是一个驿站车夫；罗什福尔的仆人作为前导，骑着马

走在车子前面。

米莱狄担心博纳希厄太太起疑心，是担心错了；博纳希厄太太纯洁，一点也没有怀疑米莱狄会干出阴险恶毒的事来；况且她从院长嘴里听到的完全陌生的温特伯爵夫人这个名字，她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在她遭到的不幸中起到了那么巨大、那么致命的作用。

“您看见了，”米莱狄在仆人出去以后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院长没有起丝毫疑心，她以为红衣主教派人来带我走。这个人去下最后的指示；您吃点东西，喝口葡萄酒，我们就走。”

米莱狄做了个手势要她在对面坐下，给她斟了一小杯西班牙葡萄酒，又给她叉了一块鸡胸脯肉。

“您看看，”米莱狄对她说，“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天开始黑下来啦，我们天亮时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躲藏地点，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哦，勇敢些，吃点东西。”

博纳希厄太太机械地吃了几口，又抿了抿杯子里的葡萄酒。

“喝吧，喝吧，”米莱狄把自己的杯子举到唇边，说，“像我这样喝。”

但是就在米莱狄把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不动了。她刚刚听到大路上有由远而近的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几乎就在同时，她又听见了马的嘶叫声。

这声音就像暴风雨的响声把米莱狄从美梦中吵醒一样，把她一下子从快乐中拉了回来。她脸色苍白，朝窗口奔过去，这时候博纳希厄太太浑身哆嗦着站起来，靠在椅子上才没有摔倒。

还看不见什么，仅仅能听见越来越近的奔驰的马蹄声。

“啊！我的上帝，”博纳希厄太太说，“这是什么声音？”

“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来了，”米莱狄说，态度冷静得可怕，“留在您待的地方，我会告诉您的。”

博纳希厄太太仍旧站着，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脸色苍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像一座雕像。

声音更加响了，可以肯定那些马不会在一百五十步以外。如果说还看不见它们，那是因为大路拐了一个弯。然而声音变得那么清晰，根据马蹄铁的断断续续的响声可以判断出有好几匹马。

米莱狄集中全部注意力望着大路；天色还够亮，她可以认出他们是什么人。

突然间在大路的拐弯处，她看见镶着饰带的帽子在闪闪发光，帽子上的羽毛在飘动。她数了数，两个，五个，骑马的人一共有八人；他们中间的一个比所有其他的人超前了两匹马的距离。

米莱狄发出一声被抑制住的低低的呻吟。她认出带头的那个人是达尔大尼央。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博纳希厄太太叫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红衣主教卫士的制服，不能一分钟好耽搁了！”米莱狄叫了起来，“让我们赶快逃，赶快逃！”

“对，对，赶快逃！”博纳希厄太太重复说，但恐惧把她牢牢地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一步也迈不动。

她们听见骑马的人在窗子底下经过。

“快走呀！快走呀！”米莱狄一边叫喊，一边试着拽博纳希厄太太的胳膊，“多亏有花园，我们还能逃，我有钥匙，不过我们得赶快，再过五分钟就来不及了。”

博纳希厄太太刚试着走了两步，就双膝跪倒在地上。

米莱狄试着扶她起来，想把她带走，却没有成功。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马车的隆隆声；车夫看见火枪手，赶着马车飞快地离开了。接着响起了三四下枪声。

“最后一次问您。您想不想走？”米莱狄叫了起来。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您看得

很清楚，我不能走路了。您一个人逃吧！”

“一个人逃！把您留在这儿！不，不，决不能。”米莱狄嚷道。

突然间米莱狄站住不动，一道不祥的凶光从她的眼睛里射出来。她跑到桌前，极其迅速地打开一个镶嵌宝石的戒指底座，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博纳希厄太太的杯子里。

这是一粒淡红色的小丸子，倒在葡萄酒里立刻就溶化掉了。

接着她一只手坚定地拿起杯子，说，

“喝下去，这杯葡萄酒会给您增添力气，喝下去。”

她说把杯子送到年轻女人的嘴边，博纳希厄太太机械地喝了下去。

“啊！我本来不想这样来为自己报仇，”米莱狄一边说，一边脸上带出恶魔般的微笑，把杯子放回到桌上，“不过，说真的，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去做，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接着她冲出了房间。

博纳希厄太太望着她逃走，却不能跟着她；她正像梦见有人在追赶自己，而自己想走却又迈不动脚的人一样。

几分钟过去了，从大门口传来可怕的响声；博纳希厄太太时时刻刻都在期望着米莱狄重新出现，但是米莱狄没有再出现。

有好几次，毫无疑问是因为恐惧，她的滚烫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最后她听到打开铁栅栏门的嘎嘎声，接着从楼梯上传来皮靴声和马刺声，还有一片越来越近的噤噤喳喳的说话声，在这片说话声中她好像听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

突然间她快乐得大声叫了起来，向房门口奔过去，她听出了达尔大尼央的声音。

“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她大声叫喊，“是您吗？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康斯坦丝！康斯坦丝！”达尔大尼央回答，“您在哪儿？我的上帝！”

在这同时，房间的门被撞开了；几个男人冲进来；博纳希厄太太倒在扶手椅上，再也不能动一动了。

达尔大尼央把握在手上的一把还在冒烟的手枪扔掉，跪倒在他的情妇面前；阿多斯把自己的一把手枪插回到腰带上；握着剑的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把剑重新插进剑鞘。

“啊！达尔大尼央！我心爱的达尔大尼央！您终于来啦，您没有骗我，真的是您！”

“是的，是的，康斯坦丝！我们又在一起了！”

“啊！她胡说什么您不会来了，但是我心里还抱着希望；我不愿意逃走，啊！我做得多么对，我多么幸福啊！”博纳希厄太太说。

正安安静静坐着的阿多斯，听见这个“她”字，猛地站了起来。

“她！她是谁？”达尔大尼央问。

“我的一个女伴，她出于好意，想帮助我摆脱那些迫害我的人；她把你们当成了红衣主教的卫士，刚刚逃走了。”

“您的女伴！”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脸色变得比她的情妇博纳希厄太太的白头巾还要白，“您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伴？”

“是有辆马车停在门口的那个女伴，是一个自称是您的朋友的女人，达尔大尼央；是一个您把什么都讲给她听的女人。”

“她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我的上帝！难道您不知道她的名字？”

“知道，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过；等一等……可是，真奇怪……啊！我的上帝，我的脑袋发晕，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快来，朋友们，快来！她的手冰凉，”达尔大尼央叫了起



来，“她感到不舒服；伟大的上帝！她失去知觉了！”

在波尔朵斯高声呼救时，阿拉密斯跑到桌边去取一杯水；但是看见阿多斯的脸色变得十分可怕，他停住不动了。阿多斯站在桌旁，头发倒竖，眼睛吓得发了呆，他望着几只玻璃杯中的一只。

“啊！”阿多斯说，“啊！不，这不可能！上帝，不允许她犯这样的罪行。”

“水，水，”达尔大尼央喊道，“水！”

“可怜的女人呀，可怜的女人！”阿多斯用激动得发抖的嗓音低声说。

博纳希厄太太在达尔大尼央的亲吻下，重新睁开了眼睛。

“她醒过来了！”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夫人，”阿多斯说，“夫人，这个空杯子是谁的？”

“是我的，先生……”博纳希厄太太用奄奄一息的声音回答。

“这只杯子里葡萄酒是谁斟给您的？”

“她。”

“她到底是谁？”

“啊！我记起来了，”博纳希厄太太说，“温特伯爵夫人……”

四个火枪手同时发出一声叫喊，但是阿多斯的叫喊声比其他人都高。

这时候博纳希厄太太的脸色变成了灰白色，一阵隐痛使得她难以忍受，她气喘吁吁地倒在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的怀里。

达尔大尼央抓住阿多斯的双手，痛苦得难以形容。

“怎么！”他说，“你认为……”

达尔大尼央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认为什么都有可能，”阿多斯说，他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喘气，把血都咬了出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博纳厄太太嚷道，“你在哪儿？别离开我，你看得很清楚，我就要死了。”

达尔大尼央松开他这时还紧紧握着的阿多斯的双手，朝她跑过去。

她的那张美丽的脸完全变样了，她的呆滞的双眼已经失去光彩，一阵痉挛性的颤抖摇动着她的身体，汗水在她的额头上往下淌。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去找人呀；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快去找人来救她！”

“没有用了，”阿多斯说，“没有用了，她下的毒没有解毒药。”

“对，对，救救我！救救我！”博纳厄太太喃喃地说，“救救我。”

接着她集中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捧住达尔大尼央的脑袋望了一会儿，就像她的整个灵魂都注入在她的目光里。接着她伤心地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贴在他的嘴唇上。

“康斯坦丝！康斯坦丝！”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从博纳厄太太的嘴里吐出一声叹息，在达尔大尼央的嘴边掠过；随着这声叹息，这个如此纯洁、如此多情的灵魂重新升到天上去了，达尔大尼央的情妇博纳厄太太死了。

达尔大尼央抱在怀里的仅仅是一具尸体。

他发出一声叫喊，倒在他的情妇身边，像她一样苍白，像她一样冰凉。

波尔朵斯哭了，阿拉密斯扬起了拳头，阿多斯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门口，脸色几乎和屋子里的人一样苍白，他朝周围望望，看到了死去的博纳厄太太和昏过去的达尔大尼央。

## 三个火枪手

他正好在紧跟着大灾大祸而来的那种惊魂未定的时刻出现了。

“我没有弄错，”他说“这是达尔大尼央先生，你们是他的三个朋友，阿多斯先生，波尔朵斯先生和阿拉密斯先生。”

被提到名字的人惊奇地望着陌生人，他们三个人都觉得他有些面熟。

“先生们，”新来的人继续说，“你们和我一样在寻找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他露出可怕的笑容，补充说，“一定曾在这儿经过，因为我看到一具尸体！”

三个朋友仍旧默不作声。只不过他的嗓音和他的脸一样，使他们想起了一个曾经见过的人；然而他们回忆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见过的。

“先生们，”陌生人继续说，“既然你们认不出我，那就应该由我来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是温特勋爵。那个女人的小叔子。”

三个朋友惊讶得叫了起来。

阿多斯站起来，伸过手去和他握手。

“欢迎，米罗尔！”他说，“您是我们的自己人。”

“我比她晚五小时离开朴次茅斯，”温特勋爵说，“我比她晚三个小时到达布伦，我到圣奥梅只和她相差二十分钟；最后在利莱尔我失去了她的踪迹。我盲目地走，遇到人就打听，就在这时我看见你们奔驰而过；我认出了达尔大尼央。我喊你们，你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跟着你们，但是我的马太疲乏，跟不上你们的马的速度。然而看来不管你们怎么赶，你们还是来得太迟了！”

“您看，”阿多斯一边说，一边把死去的博纳希厄太太和昏過去的达尔大尼央指给温特勋爵看，这时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正在尽力使达尔大尼央苏醒过来。

“他们两人都死了吗？”温特勋爵冷静地问。

“不，”阿多斯回答，“幸好达尔大尼央只是昏过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太好了！”温特勋爵说。

果然这时候达尔大尼央睁开了眼睛。他从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怀抱里挣脱出来，像发了疯似的扑倒在他的情妇的尸体上。

阿多斯站起来，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子朝达尔大尼央走过去，亲切地拥抱他，当达尔大尼央嚎啕大哭时，阿多斯用他那庄重具有说服力的嗓音说：“朋友，要像个男子汉。女人为死人而流泪，男子要为死人报仇！”

“啊！对，”达尔大尼央说，“对！如果是为了替她报仇，我准备跟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阿多斯趁着报仇的希望使达尔大尼央暂时恢复力量的时刻，叫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去找修道院院长。

两个朋友在走廊里遇到她。出了这么多事后，惊慌失措的修道院院长还没有平静下来；她叫来了几个修女，她们不顾修道院的习俗，出现在五个男人的面前。

“院长嬷嬷，”阿多斯挽着达尔大尼央的胳膊，说，“我们把这个不幸的博纳希厄太太的尸体留给您按照教规给予料理。她在变成天上的天使以前是人世间的天使。把她作为您的修女中的一个对待吧。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回来在她的墓前祈祷的。”

达尔大尼央把脸埋在阿多斯的胸口上，嚎啕大哭。

“哭吧，”阿多斯说，“哭吧，充满了爱情、青春和生命力的心！唉！我真希望我也能像您一样哭！”

阿多斯把达尔大尼央带走了，像一个父亲一样充满深情，像一个教士一样给人安慰，像一个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一样形象高大。

五个人，后面跟着他们的仆人，牵着马，一同朝郊区已经近在眼前的贝蒂讷城走去。他们在遇到的第一家客店门前停住。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不去追赶这个女人吗？”

“以后再追赶，”阿多斯说，“我要先采取一些措施。”

## 三个火枪手

“她会从我们手里逃脱的，”达尔大尼央又说，“她会从我们手里逃脱的，阿多斯，那将是您的过错。”

“她逃不了。”阿多斯说。

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说的话完全相信，低着头，走进了客店，再也没有说什么。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互相望望，一点也不明白阿多斯怎么会如此自信。

温特勋爵以为他这么说是为了减轻达尔大尼央的痛苦。

“现在，先生们，”阿多斯在问清楚了客店里有五间空房间以后说，“我们各人回到各人房间里去；达尔大尼央需要单独一个人去哭泣，去睡觉。一切由我负责，放心好了。”

“然而，”温特勋爵说，“我觉得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米莱狄，这与我有关，她是我的嫂子。”

“我呢，”阿多斯说，“她是我的妻子。”

达尔大尼央露出了笑容，因为他明白阿多斯有把握报仇，才会露出笑容。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互相望着，脸色苍白。温特勋爵心里想，阿多斯一定是疯了。

“各人回到各人的房间去，”阿多斯说，“让我去做吧。我身为丈夫，这件事与我有关。只不过，达尔大尼央，从那个人帽子里掉出来的、上面写着村名的那张纸，如果您没有丢掉，请您交给我……”

“啊！”达尔大尼央说，“我明白了，她亲手写的那个地名……”

“你看得很清楚。”阿多斯说。

## 第六十四章 披红披风的人

阿多斯强忍住痛苦，这使得他本来就智慧过人的头脑变得更加清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想的是怎么实现他已经许下的诺言，怎么尽到他已经负起的责任。他最后一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请客店老板给他找来一张本省的地图，身子俯在地图上，研究上面标出的一条条线，查明了有四条不同的路从贝蒂讷通往阿尔芒蒂埃尔，接着他把仆人们叫来。

普朗歇、格里莫、穆斯格东和巴赞进来了，他们接受阿多斯的明确、严格而又认真的命令。他们应该在第二天拂晓时动身，各人走一条不同的路到阿尔芒蒂埃尔去。普朗歇在四个人中最聪明，他应该走的路，是四个朋友开枪射击的那辆马车逃走的那条路，也就是罗什福尔的仆人护送的那辆马车。

阿多斯让仆人们出场，首先是因为自从这些人为他和他的朋友们效力以来，他熟悉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的和主要的长处。

其次，仆人向行人打听，非但不会引起行人的怀疑，而且可以得到被他们询问的人的更多的好感。

最后还有米莱狄认识主人，但不认识仆人；相反的仆人们全都认识米莱狄。

所有四个人应该在第二天十一点钟集合。如果他们发现了米莱狄的藏身之处，三个人留在当地守住她，第四个人回到贝蒂讷来通知阿多斯，并且为四个火枪手做向导。

布置完毕以后，仆人们退了出去。

于是阿多斯从椅子上起来，把剑佩好，裹上披风，走出了客店。这时候大约十点钟了，街上变得十分冷清。然而阿多斯是想找个人，好向他打听一件事。最后他遇到了一个过路人，他朝这个人走过去，问了几句话。被他问到的这个人吓得直往后退，不

## 三个火枪手

过他还是用手指了指路，作为对火枪手的问话的回答。阿多斯拿出半个皮斯托尔，想请这个人带路，但是被这个人拒绝了。

阿多斯走进指路人用手指的那条路；可是到了十字路口，他又停住了，显然他感到了为难。然而十字路口总比别的地方更能给他提供遇到人的机会，所以他在十字路口停住不动。过了不一会儿，果然有一个守夜的人走过。阿多斯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守夜的人流露出同样的恐惧，也拒绝陪阿多斯去，只是用手指了指他应该走的路。

阿多斯朝指出的方向走去，到了郊区。这个郊区在城市的另一头，与他们进城时经过的郊区方向正好相反。到了那儿，他好像又感到不安和为难，于是第三次停了下来。

幸好有一个乞丐路过，他走到阿多斯跟前，请求施舍。阿多斯拿出一个埃居要他把自己领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乞丐犹豫了片刻，不过看到那枚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银币，他还是下了决心，走在前面给阿多斯带路。

到了一条街的拐角，他指指远处的一所孤立的、偏僻的、凄凉的小房子。阿多斯朝小房子走过去，那个乞丐接到赏钱之后，撒腿跑掉了。

阿多斯绕了一圈，才在这所房子漆着的淡红颜色中间把门辨认出来。没有一点灯光从裂缝里漏出来，没有一点声音，整所房子就像一座坟墓一样黑暗、寂静。

阿多斯敲了三次门，没有人回答。不过在敲第三下时，里面有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最后门微微打开了，一个高身材、脸色苍白、头发和胡子都是黑色的男人出现了。

阿多斯和他低声交谈了几句，接着这个高身材的人向火枪手示意，他可以进去。得到这个许可，阿多斯立即进去，紧接着门在他背后又关上了。

阿多斯跑了那么远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个人把阿多斯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了他的实验室。他正忙着用铁丝把一具骨头架子的骨头连接起来。整个身体已经接好了，只剩下一个头颅骨还放在桌上。

室内的其他陈设说明了主人正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盛满蛇的短颈大口瓶，瓶子上贴着品种标签；有放在大黑木框子里的、像绿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晒干了的蜥蜴；最后还有一束束气味芳香的野草，悬挂在天花板上，垂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

而且这个高身材的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仆人，独自一个人住在这所房子里。

阿多斯用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目光，朝四周看了看，在他来寻找的那个人的请求下，阿多斯挨近了那个人坐下。

于是他说明他这趟来访的目的，他要求对方帮什么忙；但是他刚陈述完他的请求，一直站立在火枪手面前的陌生人吓得直往后退，连声拒绝。阿多斯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上面写着两行字，并且附有签名，盖有印章的纸，递给这个人。高身材的人刚念过这两行字，看过签名，辨认了印章，立刻就点头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准备服从。

阿多斯没有更多的要求了，他站起来，行完礼，走了出去。他回到了客店，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拂晓时分，达尔大尼央走进他的房间，问他应该怎么办。

“等待。”阿多斯回答。

过了不多一会儿，修道院院长派人来通知火枪手们，葬礼在中午举行。至于那个下毒的女人米莱狄，没有一点有关她的消息；只不过在花园的沙地上找到了她的脚印，而且还发现花园的门锁着；至于钥匙，已经不见了。这一切都可以肯定米莱狄是从花园逃走的。

到了指定时间，温特勋爵和四个朋友到修道院去。钟使劲地被敲响，教堂的门开着，祭坛的铁栅栏门关闭着。在祭坛中间停



## 三个火枪手

放着博纳希厄太太的尸体，她身上穿着她的初学修女的服装。祭坛的每一边和朝向修道院开的铁栅栏门的后面是加尔默罗会修女聚集的地方，她们在那儿和教士们一同唱歌，但是她们看不见俗人，俗人也看不见她们。

在教堂门口，达尔大尼央感到自己的勇气又失去了；他转过身来找阿多斯，但是阿多斯不见了。

阿多斯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报仇使命，他让人领到花园里，在沙地上看见了那个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留下血腥的痕迹的米莱狄的轻浅的脚印，他沿着脚印一直走到朝向树木的那扇门，让人把门打开，走进了树林。

于是阿多斯所有的怀疑都得到了证实：那辆马车是绕过树林逃走的。阿多斯眼睛盯着地面沿着这条路走了一会儿，路面上有点点的血迹，可能是作为先导骑着马走在车前的那个人受了伤，也可能是三匹马中的一匹受了伤。走了将近四分之三法里，到了只离费斯蒂贝尔有五十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块比较大的血迹；地面被马践踏过。树林和这个发生过情况的地点之间，稍微在被马蹄刨开的地面后面一点，又找到了和花园里相同的小小的脚印；马车肯定在这儿停过。

米莱狄就是在这个地点走出树林，登上了马车。

这个发现证实了阿多斯所有怀疑是正确的，他回到客店后，看到普朗歇在焦急地等他。

一切都和阿多斯预料的相符合。

普朗歇沿着阿多斯注意到有血迹的那条大路朝前走，他像阿多斯一样认出了马停留的地点；不过他比阿多斯走得更远，因此他在费斯蒂贝尔村的一家客店喝酒时，不用打听就知道了头天晚上八点半钟，有一个人护送一位乘驿站快车旅行的夫人，他受了伤，不能再朝前走，只得留下来。受伤的原因据说是在树林里遇上强盗。这个受伤的人留在村子里，那位夫人换了马，继续赶

路。

普朗歇把赶驿车的车夫找到了。他说他赶车把那位夫人一直送到佛罗梅尔，从佛罗梅尔她又动身到阿尔芒蒂埃尔去了。普朗歇抄近路，早上七点钟就到了阿尔芒蒂埃尔。

当地只有一家驿站的客店。普朗歇到客店去，说自己是一个在寻找雇主的没有工作的仆人。他和客店里的人谈了还不到十分钟就知道有一个单身女人晚上十一点钟到达，要了一个房间，并且把客店老板找去，说她希望在附近一带逗留一段时间。

普朗歇的任务完成了。他奔到集合地点，找到了三个准时来的仆人，让他们守候在客店的每一个出口，然后来找阿多斯。阿多斯刚听完普朗歇提供的情况，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就回来了。

所有人的脸上，甚至连阿拉密斯的那张温和的脸，都是阴沉沉的，蹙紧了眉头。

“应该怎么办？”达尔大尼央问。

“等待。”阿多斯回答。

各人回到各人的房间里去了。

晚上八点钟，阿多斯吩咐给马加上鞍子，并且让人通知温特勋爵和朋友们做好远行的准备。

一会儿功夫五个人全都准备好了。各人检查各人的武器，并收拾停当。阿多斯最后一个下楼，看见达尔大尼央已经骑在马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

“耐心点，”阿多斯说，“我们还缺少一个人。”

四个骑在马上的人惊奇地朝周围张望，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他们缺少一个什么人。

这时候普朗歇把阿多斯的马牵来了；阿多斯轻捷地跨上马背。

“等等我，”阿多斯说，“我就回来。”

接着他策马飞奔而去。

一刻钟以后，他果然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戴着面具、披着一件红色的大披风的人。

温特勋爵和三个火枪手彼此看了看。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向别人提供情况，因为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而他们认为既然这件事是阿多斯安排的，那就是正确的。

九点钟，这一小群骑马的人由普朗歇领路出发，他们走的就是那辆马车走过的路。

这六个人让人看了会觉得有点儿凄惨、害怕，他们默默地奔驰着，各自都陷入沉思之中，一个个就像失望和惩罚的化身，严厉可怕。

## 第六十五章 审 判

这是一个阴暗的暴风雨之夜，大块大块的乌云在天上飞奔，遮住了星光；月亮要到午夜时才会升起。

在天边不时地亮起一道闪电，可以看见一条荒僻的、白苍苍的大路展现在眼前；接着闪电熄灭了，一切又重新回到黑暗之中。

每时每刻阿多斯都在招呼队伍前面的达尔大尼央，提醒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但是一转眼他又冲到前面去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勇往直前，他也确实是在勇往直前。

他们悄悄地穿过费斯蒂贝尔村，那个受伤的仆人就留在这个村里；接着他们沿里什布尔树林走，到了埃尔利埃，领路的普朗歇领着队伍向左转去。

有好几次，或者是温特勋爵，或者是波尔朵斯，或者是阿拉密斯，都试图想和那个披红披风的人说话；但是不论问他什么，他只是弯弯腰，不回答。火枪手们于是明白了这个陌生人一定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他们也就不再找他说话了。

况且暴风雨即将来临，闪电接连不断地迅速出现，雷声开始隆隆地响起来；狂风在骑马人的羽饰和头发里呼啸。

这一队骑马的人开始策马大步小跑。

过了弗罗梅尔不远，雨下起来了。他们展开披风挡雨，还剩下三法里路要走，他们冒着滂沱的大雨前进。

达尔大尼央脱掉毡帽，也没有披上披风，他喜欢让雨水在他滚烫的额头上和激动得颤抖的身体上往下淌。

这一小群人越过戈斯卡尔以后，即将到达驿站时，有一个躲在一棵树底下避雨的人，离开树干，一直走到大路中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阿多斯认出了格里莫。

“到底出了什么事？”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她离开了阿尔芒蒂埃尔了吗？”

格里莫点点头表示同意。达尔大尼央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达尔大尼央，别出声！”阿多斯说，“是我负责一切，因此让我来问格里莫。”

“她在哪里？”阿多斯问。

格里莫把双手伸向利斯河的方向。

“离这儿远吗？”阿多斯问。

格里莫向他的主人伸出弯曲的食指。

“单独一个人吗？”阿多斯问。

格里莫点点头。

“先生们，”阿多斯说，“米莱狄单独一个人待在朝那条河的方向，离这儿半法里远的地方。”

“很好，”达尔大尼央说，“格里莫，快领我们去。”

格里莫穿过田地，为这队骑马的人带路。

走了大约五百步，遇到一条小溪，他们涉水而过。

在一道闪电的照耀下，他们看见了昂甘盖姆村。

“在那儿吗，格里莫？”阿多斯问。

格里莫摇摇头。

“安静！”阿多斯说。

这一群人继续赶路。

另一道闪电亮了；格里莫伸出胳膊，他们在淡蓝色的亮光中，看见了一所在河边上的离渡口有一百步远的孤立的小房子。

一扇窗子透出灯光。

“我们到了。”阿多斯说。

这时候有一个躺在一条沟里的人站起来，他是穆斯格东；他指了指有灯光的窗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在那儿。”他说。

“巴赞呢？”阿多斯问。

“窗子由我看守，他看守门。”

“很好，”阿多斯说，“你们都是很忠心的仆人。”

阿多斯跳下马，把缰绳交到格里莫手里，做了个手势，要其余的人绕到门口那边去，自己朝窗子走去。

这所小房子被一道有两三尺高的绿篱围着，阿多斯跨过绿篱，一直来到窗前，窗子没有护窗板，但是遮住窗子下半截的短窗帘已经完全拉拢。

阿多斯爬上石头窗台，让他的眼睛可以从窗帘上面望进去。

一盏灯点着，在灯光下阿多斯看见一个裹着深色斗篷的女人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的矮凳上。她的双肘搁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白得像象牙的两只手托着脑袋。

她的脸看不清楚，但是露出一丝凶险的微笑。决不会弄错，这正是他要找的她。

这时候有一匹马嘶叫，米莱狄抬起头，看到了贴在窗玻璃上的阿多斯的那张苍白的脸，哇地一声叫了起来。

阿多斯知道自己被认出来了，他用膝盖和手猛撞窗子，窗子撞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接着阿多斯跳进了房间。

米莱狄奔过去，打开门；达尔大尼央在门口，脸色比阿多斯还要苍白，还要严厉可怕。

米莱狄发出一声叫喊，朝后退。达尔大尼央以为她有办法逃走，担心她会逃脱他们的手掌，于是从腰间拔出了手枪；但是阿多斯举起了手。

“达尔大尼央，把武器放回去！”阿多斯说，“这个女人应当受到审判，而不是马上把她杀了。再耐心等一会，达尔大尼央，您会感到满意的。进来吧，先生们。”

达尔大尼央服从了，因为阿多斯有着上帝亲自派来的审判官

那样的庄严的嗓音和强有力的手势。波尔朵斯、阿拉密斯、温特勋爵，还有那个披红披风的人也跟在达尔大尼央的后面进来了。

四个仆人守住门和窗户。

米莱狄倒在她的椅子上，两只手向前伸着。她看见她的小叔子，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

“你们要干什么？”米莱狄叫了起来。

“我们吗？”阿多斯说，“我们找夏洛特·贝克森，她原先叫德·拉费尔伯爵夫人，后来叫温特夫人和谢菲尔德男爵夫人。”

“是我，是我！”她在极端恐惧中低声说，“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要根据您的罪行审判您，”阿多斯说，“您有申辩的权利；如果您能够的话，就为您自己辩护吧。达尔大尼央先生，首先由您来控告。”

达尔大尼央走向前去。

“在天主和世人的面前，”达尔大尼央说，“我控告这个女人毒死了昨天死去的康斯坦丝·博纳希厄。”

他朝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转过身去。

“我们作证。”两个火枪手同时说。

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

“在天主和世人的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也曾经想毒死我本人，毒下在她派人从维尔鲁瓦送来的葡萄酒里，她伪造了一封信，让我相信酒是我的朋友们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送来的。上帝救了我；但是有一个人代替我死了，他的名字叫布里斯蒙。”

“我们作证。”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重复说了一遍。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曾经图谋让我杀害德·瓦尔德温特男爵；因为此处无人可以证明我的这个控告的真实性，所以由我自己来作证，我说完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阿拉密斯一起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去。

“米罗尔，轮到您了！”阿多斯说。

温特勋爵走了过来。

“在天主和世人的面前，”他说，“我控告这个女人唆使人杀害了白金汉公爵。”

“白金汉公爵被杀害了？”所有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是的，”温特勋爵说，“被杀害了！根据你们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派人逮捕了这个女人，我把她交给一个忠于我的费尔顿看管；她腐蚀了这个女人，把匕首交到他的手里，唆使他杀死了公爵；此时此刻费尔顿也许正在为了这个恶毒女人犯下的罪行而付出他的头颅作为代价。”

听到对这些还不为人知的罪行的揭发，在场的审判官们全都不由自主地发抖了。

“这还不是全部，”温特勋爵接着又说，“我的哥哥让您做他的继承人，他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三个小时就死了，全身留下了青紫斑痕。米莱狄，您的丈夫是怎么死的？”

“多么可怕！”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叫了起来。

“杀害白金汉的凶手，杀害费尔顿的凶手，杀害我哥哥的凶手，我要求给您应得的惩罚；同时我宣布：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我将亲自动手。”

温特勋爵说完，过去站在达尔大尼央身边，把位子空出来，让给下一个控告人。

米莱狄双手捧住垂下的额头，力图理清在眩晕中变得乱糟糟的想法。

“轮到我了，”阿多斯颤抖地说，“轮到我了。在这个女人还是个年轻姑娘时，我不顾家里人反对娶了她；我把我的财产给了



她，我把我的姓氏给了她；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女人打过烙印：这个女人的左边肩膀上烙有一朵百合花。”

“啊！”米莱狄站起来说，“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对我做出这个卑鄙可耻的判决的法庭。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执行这个判决的人。”

“安静！”有人说，“对这一点该由我来回答！”

那个披红披风的人这时走了过来。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米莱狄叫了起来，她吓得透不过气来，头发松散在她脸色铁青的脑袋上倒竖起来。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个人，因为除了阿多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可是阿多斯也同样惊讶地望着这个人，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人 and 这时候正在结束的这场可怕的悲剧有什么关系。

陌生人迈着缓慢庄严的步伐向米莱狄走过去，走到只有一张桌子把她和他隔开以后，揭下了脸上的面罩。

米莱狄望着这张被黑头发和黑颊髯围绕着的、冷冰冰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看了一会儿，越来越感到恐惧。接着她突然站起来，一直退到墙边，同时还一边说：

“啊！不，不，这是地狱里来的鬼魂！这不是他！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呀！”她声音嘶哑地叫喊，同时朝墙壁转过身去。

“您到底是什么人？”所有目击这个场面的人都叫了起来。

“问这个女人吧，”披红披风的人说，“因为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女人，她认出我来了。”

“里尔的刽子手，里尔的刽子手！”米莱狄大声叫喊，已经吓得失去了理智，双手扶住墙。

所有的人都向后退，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房间的中央。

“啊！发发慈悲！发发慈悲！饶恕我！”米莱狄一边叫喊，一边跪了下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披红披风的人等着她安静下来。

“我对你们说过，她认出我来了！”他接着又说，“不错，我是里尔城的刽子手，请听我说说过去的一段经历。”

所有的人都盯住这个人，迫不及待地等着他说下去。

“这个年轻女人从前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唐普尔玛尔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修女。有一个心地单纯、笃信上帝的年轻教士，主持这座修道院的教堂；她开始勾引他，并且获得了成功。她这个人，甚至能把一个圣人勾引上。

“他们两人发下的誓愿都是神圣的，不可收回的；他们的私情不可能长久地继续下去而不把他们两人毁掉。她说服他离开当地；但是要想离开当地一同逃走，逃到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可以安心生活的法国其他地方去，就必须有钱；他们两人都没有钱。教士偷了圣器卖掉；可是正当他们准备一同离开时，两个人都被逮捕了。

“一个星期后，她勾引上监狱看守的儿子，她逃走了。年轻教士被判处戴上镣铐监禁十年，而且打上烙印。正如这个女人说的，我是里尔城的刽子手。我必须给犯人打烙印，而这个犯人，却是我的弟弟！

“我于是发誓：这个女人毁掉了他的一生，既然是她唆使他犯罪，她就不止是他的同谋犯，至少，也应该分担他受到的惩罚。我料到她会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去找她，结果找到了她，我把她捆绑起来，给她打上了和我弟弟身上相同的烙印。

“我回到里尔的第二天，我的弟弟也成功地越狱逃走了，我被指控为同谋犯，判处代替他关在狱中，直到他回来自首入狱的那一天为止。我可怜的弟弟并不知道这次判决；他又找到了这个女人；他们一同逃到贝里；在贝里他当上了本堂神父，主持一个不大的本堂区。这个女人冒充她的妹妹。

“本堂神父的教堂所在地的领主看到了这个冒牌妹妹，爱上

了她，而且爱得那么深，向她提出了娶她的要求。于是她离开我的弟弟，嫁给了领主，变成了德·拉费尔伯爵夫人……”

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望着阿多斯，这是他的真正姓名。阿多斯点了点头，表示刽子手说的都是真的。

“于是，”刽子手接着说下去，“我那可怜的弟弟发疯了，绝望了，回到了里尔，他知道我代替他服刑的判决以后，他投案自首，当天晚上我的弟弟在他的牢房里的气窗上吊死了。

“对那些判我徒刑的人也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遵守了诺言，等尸体辨认出以后，他们立即恢复了我的自由。

“以上就是我控告的罪行，以上就是她被打上烙印的原因。”

“达尔大尼央先生，”阿多斯说，“您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

“死刑，”达尔大尼央答。

“温特勋爵，”阿多斯继续说，“您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

“死刑，”温特勋爵回答。

“波尔朵斯先生和阿拉密斯先生，”阿多斯接着又说，“你们是审判官，你们判这个女人什么刑罚？”

“死刑，”两个火枪手用低沉的嗓音同时回答。

米莱狄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两膝跪着向审判官们挪动了几步。

阿多斯伸出手去，阻止她。

“夏洛特·贝克森，德·拉费尔伯爵夫人，温特勋爵夫人，”他说，“您的罪行已经让尘世上的人和天上的上帝感到无法容忍了。如果您还会念什么祈祷经文，那就念念吧，因为您已经定罪，马上就要被处死了。”

米莱狄听了这几句没有给她留有任何希望的话，站了起来，挺直身子，准备说话，但是她没有一点力气；她感觉到有一只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有力的、无情的手抓住她的头发，像命运拉走人一样无可挽回地拉走她。因此她没有试图反抗，走出了茅屋。

温特勋爵、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跟在她后面出来。仆人们跟在主人的身后走出了那间房间，在黑暗中只剩下了那间空空的房间，窗子破碎了，门开着，冒烟的灯凄凄凉凉地在桌子上点着。

## 第六十六章 执行死刑

大约午夜十二点，弯弯的月亮被暴风雨留下的最后残迹染成了血红色，从阿尔芒蒂埃尔这个小村子的背后升起；在暗淡的月光下，村里的房屋的黑糊糊的轮廓和透空的、高高的钟楼的骨架越来越清晰。利斯河在前面流淌着；河对岸可以看到一片黑糊糊的树木清晰地在暴风雨的天空显现出来，天空中布满了大块的古铜色云彩，使得这半夜时分好像出现了一种暮色。左边矗立着一座废弃的老磨坊，风车的翼子纹丝不动，磨坊的废墟里面有一只猫头鹰发出间歇的、单调的尖叫声。在这支阴郁的队伍走的那条路左右两边的平原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几棵低矮粗壮的树。

偶尔有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天际，像一把吓人的土耳其弯形大刀把天空和河水切成两部份。空气闷热，没有一丝风。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大自然；刚下过雨，地面很潮，很滑，恢复了生机的青草散发着香气。

两个仆人一人抓住米莱狄的一条胳膊，拉着她朝前走；穿着红披风的刽子手走在后面，温特勋爵、达尔大尼央、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走在刽子手的后面。

普朗歇和巴赞走在最后面。

两个仆人带着米莱狄朝河边走去。她的嘴默不作声，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好像在说话，轮流地向夹着她的两个仆人中的一个哀求。

因为她走在前面，和其他人相隔几步，所以她对两个仆人说：

“如果你们保护我逃走，我给你们每个人一千皮斯托尔；如果你们把我交给你们的主人，在附近就有一些替我报仇的人，他们会让你们为我的死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格里莫犹豫不决。穆斯格东浑身直打哆嗦。

阿多斯听到米莱狄的说话声，急忙走上前，温特勋爵也跟了过去。

“把这两个仆人换掉，”阿多斯说，“她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不再可靠。”

普朗歇和巴赞被叫来代替格里莫和穆斯格东。

到了河边，披红披风的刽子手走到米莱狄跟前，把她的手脚捆起来。

这时候她打破沉默，叫了起来：

“你们是懦夫，你们是卑鄙可耻的杀人犯，你们十个人杀害一个女人，当心吧，如果你们把我杀死，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您不是一个女人，”阿多斯冷酷地说，“您不属于人类，您是从地狱逃出来的恶魔，我们现在就要把您送回去。”

“啊！道德高尚的先生！”米莱狄说，“请你们当心，谁碰我头上的一根头发，谁也就是一个杀人犯。”

“夫人，刽子手可以杀人而并不因此成为一个杀人犯，”披红披风的人一边说，一边拍拍他的那把阔剑，“这是最后的审判官，喏，就是这么回事。”

当刽子手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捆米莱狄时，米莱狄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喊，给人一种凄切而又奇怪的印象。

“不过，如果我有罪，如果我犯了你们控告我犯下的罪行，”米莱狄号叫，“那就把我送到一个法庭上去吧；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没有权力定我的罪。”

“我曾经向您提出过泰伯恩，”温特勋爵说，“为什么您不愿意去？”

“因为我不愿意死！”米莱狄一边挣扎，一边叫喊，“因为我还太年轻，不应该死！”

“您在贝蒂讷毒死的博纳希厄太太比您还要年轻，夫人，然

而她死了，”达尔大尼央说。

“我可以进修道院，我可以当修女，”米莱狄说。

“您曾经进过修道院，”刽子手说，“您为了毁掉我的弟弟从那里逃了出来。”

米莱狄发出一声恐惧的叫喊，双膝跪倒在地。

刽子手双手伸到她的胳膊下面，把她拉起来，打算把她带到船上去。

“啊，我的上帝！”她叫了起来，“我的上帝！难道您要把我淹死！”

听到米莱狄这令人心碎的叫喊声，达尔大尼央一屁股坐在一个树墩上，低下头，用掌心堵住两个耳朵；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她的威胁，她的叫喊。

达尔大尼央是所有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缺乏勇气。

“啊！我不能看见这可怕的场面！我不能同意这个女人这样死去！”

米莱狄听见了这几句话，她又有了一丝希望。

“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她大声叫喊，“别忘了我爱过你！”

达尔大尼央站起来，朝她走了一步。

但是阿多斯站起来，拔出剑，挡住他的去路。

“如果您再多迈一步，达尔大尼央，”他说，“就让我们交锋吧。”

达尔大尼央跪下来，祈祷。

“喂，”阿多斯说，“刽子手，快尽你的责任吧。”

“大人，我很乐意，”刽子手说，“因为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对这个女人行使的职责是伸张正义。”

“很好。”

阿多斯朝米莱狄走了一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饶恕您对我的伤害，”阿多斯说，“尽管我的前途被毁了，我的幸福失去了，我的爱情遭到了玷污，但是我还是饶恕您。您安心地死吧。”

温特勋爵跟着也走向前。

“我饶恕您毒死我的哥哥，”他说，“我饶恕您谋杀白金汉公爵大人；我饶恕您造成可怜的费尔顿的死，我饶恕您企图杀害我本人的未遂罪。您安心地死吧。”

“我呢，”达尔大尼央说，“请饶恕我，夫人，使用欺骗手段，激起您的愤怒；作为交换，我也饶恕您杀害了我可怜的女友，对我进行了残忍的报复，我饶恕您，我为您哭泣。您安心地死吧。”

“我完了。”米莱狄用英语低声说，“我死定了。”

于是她自己站了起来，冒着火焰的眼睛里射出明亮的目光。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仔细听，她什么也没有听见。

她的周围只有敌人。

“我到哪儿去死？”她说。

“到对岸去死，”刽子手回答。

于是刽子手把她带上小船；在他正要跨上小船的时候，阿多斯交给他一笔钱。

“拿着，”阿多斯说，“这是执行死刑的费用，要让人看到我们一切都按照审判官那样办事。”

“很好，”刽子手说，“现在也要让这个女人知道，我是在尽我的责任。”

他把钱扔进河里。

小船载着罪犯和刽子手离开，朝利斯河左岸移动。其余的人全都留在右岸，跪倒在地上。

一片苍白的云彩低低地悬垂在水面上，小船缓缓滑行。

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船停靠在对岸，两个黑乎乎的人影呈现在



淡红色天边。

米莱狄渡河期间成功地把捆住她双脚的绳子解开了；因此一到岸边，她就轻快地跳上岸开始逃走。

但是地面潮湿；到了斜坡顶上，她脚底下一滑，跪倒在地上。

米莱狄认为上天已经拒绝帮助她，她继续保持下跪的姿势，低着头，双手合掌。

这时候对岸的人看见刽子手慢慢举起双臂，一道月光照在他的阔剑的剑身上，寒光闪闪，双臂重新落下去。对岸的人听见阔剑的一声呼啸和受刑人的一声叫喊；这一剑砍下去以后，紧接着被砍掉了脑袋的身体瘫倒在地上。

这时候刽子手脱下红披风，放在地上，先把尸体平放在上面，然后把脑袋扔在上面，拉起红披风的四个角打了个结，扛在肩膀上，重新登上小船。

到了利斯河中间，他停住小船，一边拎着悬在水面上的包袱，一边高声叫喊：

“让上帝的审判得以实现。”

接着他把尸体扔到河水的最深处，河水把它淹没了。

三天以后，四个火枪手回到巴黎。当天晚上他们对他们的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进行例行的拜访。

“嗯，先生们，”正直的队长问他们，“你们这趟旅行，觉得好吗？”

“再好没有了！”阿多斯以他的名义，也以他的朋友们的名义回答。

## 结 局

下个月六日，国王离开了首都来到拉罗舍尔。新近白金汉遭到暗杀的消息刚刚传开，国王还没有从惊愕中恢复过来。

王后尽管以前得到过通知，她心爱的白金汉有危险，但是当有人向她宣布这一消息时，她还是不相信；她甚至冒冒失失地叫起来：

“这是假的！他刚给我写过信。”

但是第二天她不得不相信白金汉遭到暗杀的消息是真的了。拉波尔特带着白金汉送给王后的最后的、临终前的礼物回来了。

国王心里非常高兴，他没有花费心思去隐瞒这种高兴，甚至在王后面前还故意地显露出来，路易十三缺少宽宏大量的气度。

但是国王很快地又变得闷闷不乐，浑身不舒坦了。他觉得军营的生活处处受到束缚、索然无味，但是他还是回到了拉罗舍尔营地。

红衣主教对他来说是具有慑服力的蛇，他是鸟儿，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却不能从蛇的控制中逃走。

因此，返回拉罗舍尔的旅程中国王是十分愁闷的。特别是火枪手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和达尔大尼央让他们的同伍弟兄们感到惊奇；他们在一起并排朝前走，眼神阴郁，脑袋搭拉着。只有阿多斯一个人时不时抬起他那宽阔的前额；有一道亮光从他的眼里闪出，有一丝辛酸的微笑在他的嘴边掠过，然后他又重新陷在沉思之中。

护送队每逢到了一个城市，把国王送到住处以后，四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立刻退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一家偏僻的小酒店去，他们在小酒店里既不赌钱，也不喝酒，只是低声地交谈，一边交谈一边注意地观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

## 三个火枪手

有一天国王在大路上停下来放猎鹰捕喜鹊，形影不离的火枪手没有跟随国王去打猎，而是停留在大路边上的一家酒馆里。有一个从拉罗舍尔纵马飞驰而来的人在门口停下来，喝一杯葡萄酒，他朝酒店里面张望，看见里面坐着四个火枪手。

“喂！达尔大尼央！”他说，“是您吗？”

达尔大尼央抬起头，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原来他就是在默恩、掘墓人街和阿腊斯遇到的那个陌生人。

达尔大尼央拔出剑，朝门口冲去。

但是陌生人这一次非但没有逃，反而跳下马，迎着达尔大尼央走了过来。

“啊！先生，”年轻人说，“我终于找到您了；这一次您不会从我手里逃脱啦。”

“我也没有这个打算，先生，因为这一次我是来找您的；我以国王的名义，逮捕您。我要求您交出您的剑，不许反抗；我通知您，否则，就要您的脑袋。”

“您到底是什么人？”达尔大尼央一边问，一边放低他的剑，不过还不打算把剑交出去。

“我是德·罗什福尔骑士，”陌生人回答，“德·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侍从，我奉命押您回去见红衣主教。”

“我们正是回到红衣主教那儿去，骑士先生，”阿多斯走向前说，“当然，您可以得到达尔大尼央的保证，他会直接去拉罗舍尔。”

“我应该把他交到卫士的手里；由他们押往营地。”

“先生，我们以贵族的荣誉向您保证，由我们来尽这个责任，不过我们也要以贵族的荣誉向您保证，”阿多斯皱紧眉头，补充说，“我们决不会让达尔大尼央先生离开我们。”

德·罗什福尔骑士向后面看了一眼，看见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站立在他和店门的中间；他明白自己完全处于这四个人的摆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之下。

“先生们，”他说，“如果达尔大尼央愿意把剑交给我，而且愿意和你们一同做出保证，我可以接受你们把达尔大尼央送往红衣主教的营地的诺言。”

“您得到我的保证，”达尔大尼央说，“这儿是我的剑。”

“这对我来说更好，”罗什福尔补充说，“因为我需要继续我的旅行。”

“如果是去找米莱狄，”阿多斯冷冷地说，“那就不必了，您不可能找到她了。”

“她出什么事了？”罗什福尔急忙问。

“回到营地去吧，您会知道的。”

罗什福尔思索了片刻；因为到絮热尔只有一天的路程，而红衣主教又要到絮热尔来迎接国王，所以他决定采纳阿多斯的意见，跟他们一起回去。

况且回去对他来说还可以亲自监视达尔大尼央。

大家又重新上路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达了絮热尔，红衣主教已经在那里等候路易十三。这位首相和国王十分亲热地互相问候，互相庆贺法国摆脱了那个煽动全欧洲反对它的死敌白金汉。之后，红衣主教得到罗什福尔的报告说达尔大尼央已经抓到，急于要见到他，于是向国王告辞，并且邀请国王第二天去看看已经竣工的海堤工程。

当天晚上红衣主教回到自己的营地时，看到没有佩剑的达尔大尼央和三个武装的火枪手站立在他住的那所房屋的门前。

这一次红衣主教人多势众，所以他神色严厉地望着他们，用目光和手势示意达尔大尼央跟着他。

达尔大尼央服从了。

“达尔大尼央，我们等着你。”阿多斯大声地说。

红衣主教皱紧眉头，停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走他的路，没

有说一句话。

达尔大尼央跟在红衣主教后面，他进去后门就关上了。

红衣主教走进书房，向罗什福尔做了一个手势，要他把达尔大尼央带进来。

罗什福尔遵命，带进达尔大尼央以后，退了出去。

达尔大尼央单独留下来面对着红衣主教；这是他第二次和黎塞留见面。

红衣主教黎塞留一直站着，靠在壁炉上，在他和达尔大尼央之间隔着一张桌子。

“先生，”红衣主教说，“您是根据我的命令被逮捕的。”

“大人，有人对我说过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大人，不知道；因为惟一的一件我可能因为它而被逮捕的事，您还不知道。”

黎塞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达尔大尼央。

“哦！”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愿意先告诉我犯下了什么罪行，我就会把我做过的事说给您听。”

“别人指控您犯下的那些罪行，将使得您的脑袋落地！”红衣主教说。

“大人，什么罪行？”达尔大尼央问，口气冷静得连红衣主教都感到惊讶。

“有人控告您和王国的敌人有通信联系，指控您窃取国家的机密，指控您企图挫败您的将领的计划。”

“大人，这些是谁指控我的？”达尔大尼央说，他已经猜到这些指控都是来自米莱狄，“是一个被我们国家的法庭打过烙印的女人，一个在法国嫁过一个人，在英国又嫁过一个人的女人，一个毒死他的第二个丈夫，而且打算毒死我的女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您这是在说什么？”红衣主教惊奇地叫了起来，“您这是在说哪个女人？”

“我说的是温特夫人，”达尔大尼央回答，“是的，我说的是温特夫人。您对她充分信任，毫无疑问您当时并不知道她的所有这些罪行。”

“先生，”红衣主教说，“如果温特夫人犯过您所说的那些罪行，她将受到惩罚。”

“她已经受到了惩罚。”

“是谁惩罚她的？”

“我们。”

“她关在监狱里？”

“她死了。”

“死了？”红衣主教重复了一遍，他不能相信他听见的话，“死了，您是说她已经死了？”

“她曾经三次企图杀死我，而我原谅了她，但是她杀死了我心爱的女人。于是我的朋友们和我，我们抓住她以后，经过审判，判处她死刑。”

达尔大尼央接着叙述了博纳希厄太太在贝蒂讷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被毒死，叙述了在那所偏僻的房子里进行的审判，以及在利斯河岸上执行的死刑。

不容易打哆嗦的红衣主教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哆嗦。

但是，红衣主教突然间慢慢开朗起来，最后达到了心平气和，十分安详的程度。

“这么说，”红衣主教说，嗓音的温和和言词的严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你们自己任命自己做法官，却没有想到，不负有惩办任务而进行惩办的人是杀人犯！”

“大人，我向您起誓，我不曾有过保护我的脑袋的打算。我接受您愿意加在我身上的惩罚。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 三个火枪手

“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勇敢的人，”红衣主教充满深情地说，“因此我可以事先告诉您，您将要受到审判，甚至被判处死刑。”

“换一个人也许会说，他口袋里有他的特赦证；我呢，我将仅仅对您说：下命令吧，大人，我已经做好准备。”

“您的特赦证？”红衣主教黎塞留惊奇地说。

“是的，大人。”达尔大尼央说。

“是谁签署的？是国王吗？”

红衣主教流露出一種奇怪的鄙视表情。

“不，是您签署的。”

“是我签署的？您发疯了，达尔大尼央？”

“大人肯定认得出自己的笔迹。”

达尔大尼央把阿多斯从米莱狄那里夺来，后来给了达尔大尼央做安全通行证的那份宝贵的证书交给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接过证书，缓慢地，字字着力地念道：

为了国家的利益，本文件的持有者按照我的命令，  
做了他已经做的事情。

黎塞留

1628年8月5日

于拉罗舍尔营地

念了这两行字以后红衣主教陷入沉思之中，但是没有把证书还给达尔大尼央。

“他在考虑用哪种酷刑处死我，”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好吧，我做出保证，他将看到一个贵族怎样去死。”

达尔大尼央泰然自若，他做好了英勇地死去的准备。

红衣主教黎塞留还在思索，那张证书在他的双手里卷拢又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展开又卷拢。最后他抬起头，用他那鹰隼般的目光注视着达尔大尼央的相貌忠实、坦率、聪颖的脸，从这张留着眼泪残痕的脸上看出他一个月来忍受的所有痛苦，再次想到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有着多么远大的前程，他的精力、他的胆量和他的智慧能给一个英明的主人提供多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米莱狄的罪行、能力和恶魔般的才华不止一次地使红衣主教感到害怕。想到永远摆脱了这个危险的米莱狄，他心里感到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快乐。

红衣主教把达尔大尼央宽宏大量地交还给他的那张证书慢慢地撕碎。

“我完了。”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

接着他对红衣主教深深地弯腰鞠躬，如同说“上帝啊，愿您的旨意得到实现！”

红衣主教走到桌边，没有坐下，在一张已经有三分之二写满字的羊皮纸上写了几行字，然后盖上他的印章。

“这是我的死刑判决书，”达尔大尼央说，“您免掉我去忍受巴士底狱里的烦闷无聊和审判过程的拖延之苦。这又是您的盛情好意。”

“先生，拿着，”红衣主教对达尔大尼央说，“我从您这儿拿了一份空白的全权证书，现在我还给您另外一份。这份证书上姓名空着，您自己去填吧。”

达尔大尼央犹豫不决地接过这张羊皮纸，朝上面看去。

原来是火枪队副队长的委任状。

达尔大尼央跪倒在红衣主教脚下。

“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我的生命属于您，从今以后听凭您的支配；但是您赐给我的这个恩典，我不配得到。我有三个朋友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他们比我更合适上，更应该得到……”



## 三个火枪手

“达尔大尼央，您是个正直的孩子，”红衣主教因为自己制服了生性倔强的达尔大尼央，感到非常高兴，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打断他的话，说，“这份委任状您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过，您应该记住，尽管姓名一项空着，可我是给您的。”

“我永远不会忘掉，”达尔大尼央回答，“请您放心。”

红衣主教转过身去，高声喊道：

“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立即走了进来。

“罗什福尔，”红衣主教说，“这一位是达尔大尼央先生，我已经接纳他为我的朋友之一。因此你们要互相抱吻，如果你们想保住你们的脑袋，那就放老实点！”

罗什福尔和达尔大尼央互相拥抱，仅仅互相用唇尖碰了碰对方的脸颊；不过红衣主教在那儿，他用警觉的目光在观察他们，他看到了一切。

达尔大尼央和罗什福尔同时从房间里走出来。

“我们后会有期，对不对，先生？”

“随您什么时候。”达尔大尼央说。

“会有机会的。”罗什福尔回答。

“嗯？”红衣主教黎塞留打开门说。

两个人互相笑笑，握握手，又向红衣主教行礼。

“我们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阿多斯说。

“朋友们，我来了！”达尔大尼央回答，“不仅仅自由了，而且还得到了恩典。”

“您讲给我们听吗？”

“今天晚上就讲。”

当天晚上，达尔大尼央来到了阿多斯的住处，看见阿多斯正在喝光他那瓶西班牙葡萄酒。

达尔大尼央把红衣主教和自己之间发生的事讲给阿多斯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从口袋里掏出委任状，说：

“拿着，我亲爱的阿多斯，它理应属于您。”

阿多斯露出他那种温和的、可爱的笑容。

“朋友，”他说，“对我来说这太多了；对德·拉费尔伯爵来说，这又太少了。您留着这份委任状吧，它是属于您的，唉！我的上帝！您是花了相当高的代价才换来的。”

达尔大尼央走出阿多斯的房间，又走进了波尔朵斯的房间。

他看见波尔朵斯穿着一件绣满了华丽花纹的、非常漂亮的上衣，正在照镜子。

“啊，啊！”波尔朵斯说，“是您呀，达尔大尼央！您觉得这件衣服我穿着合身吗？”

“再合身不过了，”达尔大尼央说，“不过我来向您提供一件更合身的衣服。”

“什么衣服？”波尔朵斯问。

“火枪队副队长的衣服。”

达尔大尼央把他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情况讲给波尔朵斯听，接着从口袋里掏出委任状，说：

“拿着，波尔朵斯，把您自己的名字写上，做一个待我好的长官。”

波尔朵斯看了看委任状，然后还给了达尔大尼央，使达尔大尼央不免大吃一惊。

“是的，”他说，“这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但是我不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个恩典。在我们远征贝蒂讷期间，我的公爵夫人的丈夫死了；因此，我亲爱的，我要娶这位寡妇。瞧，我现在正在试穿结婚礼服。您留着这份副队长的委任状吧，达尔大尼央；留着吧。”

他把委任状还给了达尔大尼央。

达尔大尼央走进了阿拉密斯的房间。他看见阿拉密斯跪在跪

凳上，额头俯在打开的日课经上。

达尔大尼央把他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情况讲给阿拉密斯听，第三次从口袋里掏出委任状，说：“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明灯，我们暗中的保护人，请接受这份委任状吧；就您的智慧和您的建议来说，您比任何人更配得到它。”

“唉，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说，“我们最近的这些惊险遭遇，使我对人生和军职完全感到了厌恶。这一次，我已下定决心；在围城结束以后我就进教会。您留着委任状吧，达尔大尼央，军人的职业对您更合适，您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队长。”

达尔大尼央的眼睛既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又充满了快乐的光芒，他又回来找阿多斯，看到阿多斯还坐在桌边，在灯光下凝视着最后一杯葡萄酒。

“您看！”达尔大尼央说，“他们也都拒绝这张委任状！”

“这就是说，达尔大尼央，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

阿多斯拿起一支羽笔，在委任状上填好达尔大尼央的名字以后，交给达尔大尼央。

“这么说，我以后不再有朋友了，”达尔大尼央说，“唉，什么也没有了，除掉一些辛酸的回忆……”

他说着，垂下了脑袋，用双手捧着，两滴泪珠沿着脸颊淌下来。

“您吗，您年轻，”阿多斯回答，“您的辛酸的回忆还有时间会变为甜蜜的回忆！”

## 尾 声

拉罗舍尔失去英国舰队和白金汉许诺的军队的支援，在遭到围攻一年以后，投降了。1628年10月28日签订了投降条约。

同年12月23日，国王从巴黎的郊区圣雅各区一座青枝绿叶搭成的拱门下进入巴黎城。他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呼。

达尔大尼央得到了他的军阶。波尔朵斯退了役，次年娶了科克纳尔夫人，他垂涎的那口诉讼代理人的钱柜里面装有八十万利弗尔。

穆斯格东有了一件华丽的号衣，而且得到了满足，他终生渴望站立在一辆镀金的四轮马车的后面。

阿拉密斯到洛林旅行了一次以后，突然失踪，而且不再给他的朋友们写信。后来才听说他在法国东部南锡的一座修道院里出了家。

巴赞变成了办事修士。

阿多斯留下来在达尔大尼央的指挥下做火枪手，一直到1631年；那年他到都兰去旅行了一趟，回来以后，他也退了役，退役的借口是他刚刚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

格里莫跟着阿多斯去了。

达尔大尼央和罗什福尔决斗过三次，刺伤了他三次。

“我很可能在第四次把您杀死，”达尔大尼央一边伸手扶起罗什福尔，一边说。

“这么说，我们就此住手，对您，对我，只会更好，”罗什福尔回答，“见鬼！我是您最好的朋友，因为从第一次相遇后，我只要对红衣主教说一句话，就可以叫您的人头落地。”

他们互相抱吻，不过这一次，是出自真心的，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想法。

普朗歇靠罗什福尔的帮助，在卫队里得到了中士的军衔。

博纳希厄日子过得很平静，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妻子的下落，也不为他的妻子担心。有一天他竟轻率地托人向红衣主教问好，红衣主教叫人对博纳希厄说，他会供应一切，让博纳希厄先生今后什么也不会缺少。

果然在第二天晚上博纳希厄去罗浮宫，从此他再也没有在掘墓人街上出现过。据那些消息最灵通的人说，他吃住都在王室的某一个城堡里，费用由慷慨的红衣主教供给。